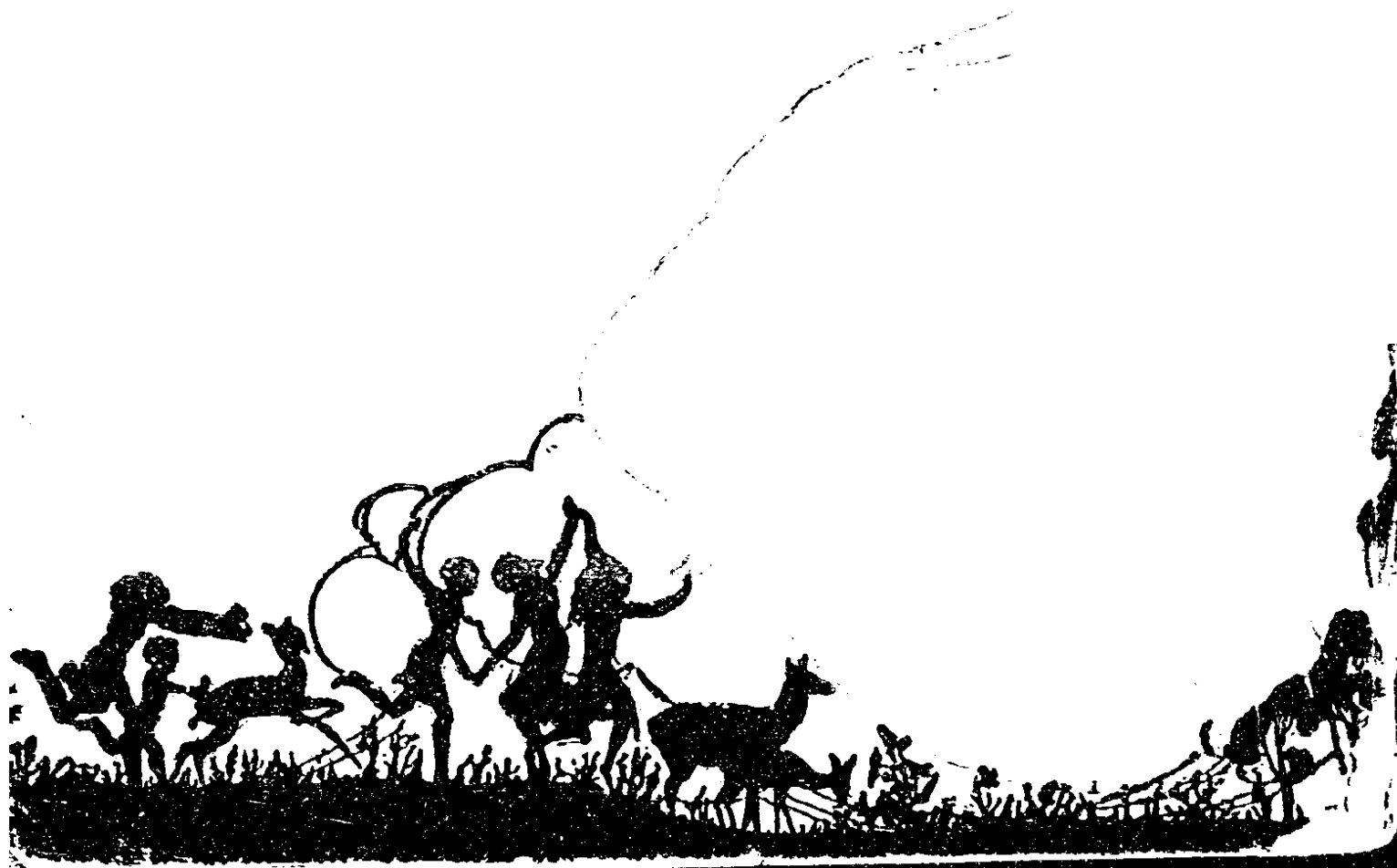


著名學文界世

# 寶兒姑娘

譯石天呂

著代哈·英



世界文學名著

屠格涅夫著

|   |   |
|---|---|
| 情 | 之 |
| 所 | 鍾 |

橘林譯

本書係屠格涅夫的優秀的一個中篇名著，一篇美麗的戀愛的故事。關於女性的描寫，戀愛的描寫，這麼精細美麗的作品，世罕其匹。不但結構嚴密，而且文辭美麗，與其說是小說，毋寧說他是詩還來得妥貼，像這種抒情的靈感與情緒的作品，自然異於他的另著「父與子」「處女地」「羅亭」等書，夠你細細的咀嚼，吟味，吃驚。尚為世界名著中最精彩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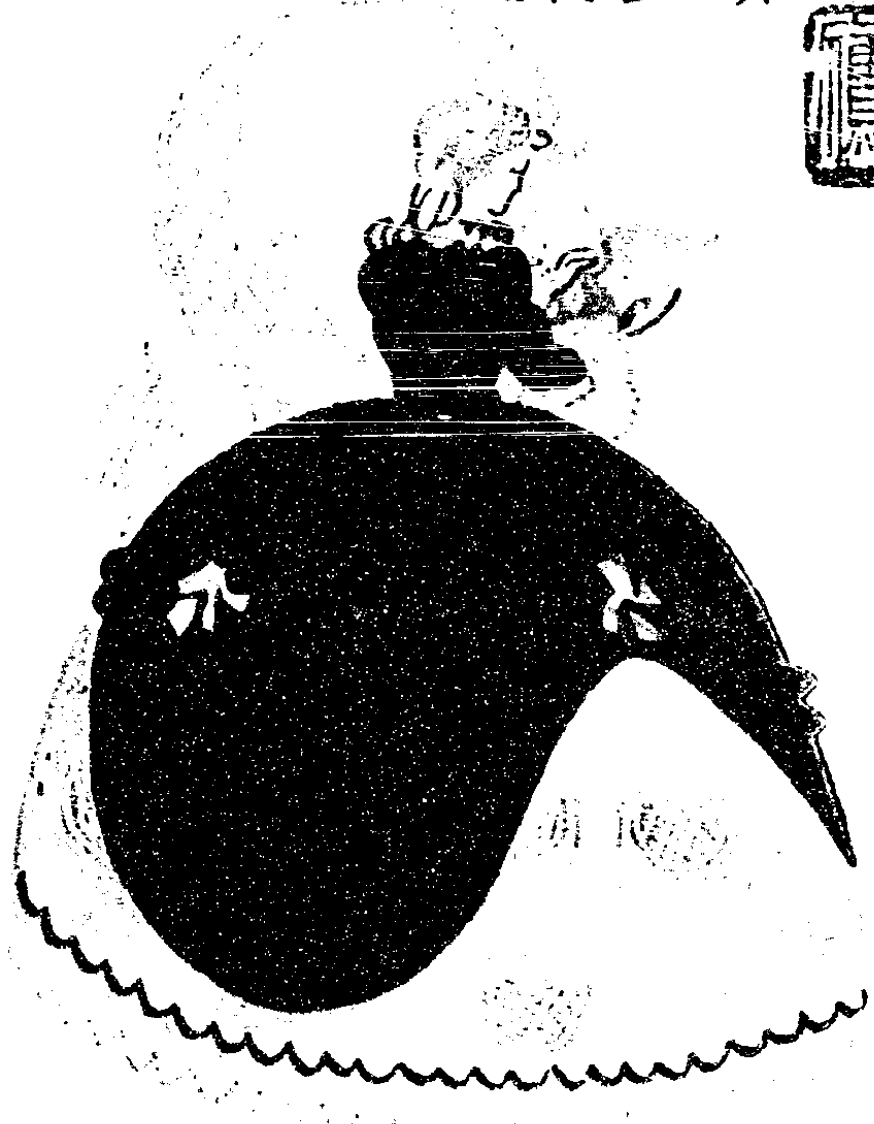
正風出版社發行

著名學文界世

黛絲姑娘

上册

英·哈代著 呂天石譯



正風出版社發行



Thomas Hardy 肖像

# 黛絲姑娘 目次

哈代肖像

小引

第一章 處女的日子

第二章 不再是處女了

第三章 精神的振

第四章 自然的結果

第五章 她的報償

第六章 悔過信道者

第七章 話算應驗了

六一九

五〇九

三八一

二五五

一七三

一二九

一三

一

# 小引

談起英國現代的大小說家，很少有人不推重哈代(Thomas Hardy, 1841—1928)。他不僅是天生的一位小說家，並且是一個獨創風格的詩人。他幼年很喜歡做詩，中晚年亦曾寫小說，及在小說上享了盛名之後，晚年又專心專意地作詩。但一般人推重哈代並不是推重他的詩，却是推重他的小說。他在一八七一年開始創作長篇小說。無希望的激濟(Dorsetshire Rodeo) 雖是初次的長篇試作，然而情節複雜，布局緊湊，已經博得相當的賞識了。翌年，作成描寫鄉村生活的綠樹之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後二年又作一雙喜鸞(A Pair of Blue Eyes) 與避世(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這三部小說出版之後，哈代的文名益著。繼之又寫了一部結構嚴整的大作還鄉(Highwatermark)，於是哈代一躍而為英國第一流小說作家。此後雖有兩三部作品出版，但都表現他的技術的退步。到了一八八六年他的鑄工橋市長(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刊行之後，他作小說的能力又恢復了。一八九一年，他的最有名的一部小說黛絲姑娘(Honour of the Debtors) 出版。哈代得到他在文壇上的地位已益十分穩固了，於是作小說充分表揚他的定命



論和悲觀的思想。一八九五年，無名的悲愴 (The Orling) 告成，這部小說因為過於注重他的悲觀主義，一般讀者都詆斥哈代，但是有些喜歡哈代的人，却以為這部小說是他晚年最經心經意的傑作呢。

哈代生平所寫的十四部長篇小說 (見哈代著作表) 之中，當然以獄絲姑為第一傑作。這部悲劇小說開端是寫一種犯罪的事之結局也是寫一種犯罪的事。亞力山大杜百維為了他那不羈的行為，終不免於一死。不過亞力山大是一個附屬的人物，全書的主角是獄絲姑，而哈代始終說她是一個毫無過失的女子。英國莎士比亞的悲劇常寫一個主角因為他有了某種行為而遭禍殃，這種行為也許是犯罪 (如 *Macbeth*)，也許是判斷的過失 (如 *Othello*)，也許是出於虛榮心的結果 (如 *Hamlet*)。主角有了以上任何一種行為便是犧牲者。哈代却描寫獄絲姑是一個純潔無疵的女子，可以說是打破悲劇的成法而作小說了。

獄絲姑自然是一個富於柔情的女子，但她一生的不幸，何嘗是她自造的？她也有她自己的良心和意志，但她不特遭她的父母和亞力山大之妾琪克萊爾等人的反對，並且受自然之因襲的社會，遺傳的傾向，以及其他顛倒乖戾的事的撥弄。她到牀屈基那個冒牌的杜百維家裏去，完全是受了她父母的逼迫。便是她在獵場的第一次失去了貞操，也是亞力山大勾

譚德因她當落毫無遺失可尋。她對於安琪的愛情也是受了苛刻的自然律支配，所以雙方都奉回婚嫁成立。焦紳事師用這種種的方法，想打破這婚姻，但是結果只是白費氣力。後來她爲了不忍親眼看見她的母親，和弟妹們餓死，才與亞力山大同層山，假如說這一點表示她所懷志的譚德，在那個時代早該說這譚德的弱點，不是由於遺傳的關係，長寧是出於她生長在那種使她意志薄弱的氣候和環境中之所致。她一時忽然刺死亞力山大，但這不是她在常態下所應有的行爲，而因為她平常性格溫柔，不忍傷害一個蠅子，或是一條水蟲，甚至蒼子。這隻小鳥籠子裏也要替牠流淚，會寫第五十八回。所以她自己一怒而刺死了亞力山大，這是由於杜爾維家的血統裏向來有這一種遺傳的氣質（見第五十七回）。結果她自己雖然也不免於台死，但是她並不是爲了贖她自己的罪而死。司蒂芬王朝時代，她家穿匡盜甲的顯宗，在戰鬥後回家的時候，會經殺了許多個下小姑娘，（見第十一回）。所以她是爲了贖她家祖宗的罪而死。安琪的終爲，也可以用遺傳的說法來解釋。最初他與他父母的兩教教派思想格格不入，而極端推崇希臘的宗教思想，但是到了緊急的時期，神祕的宗教思想又發揮了他的心。後來還是他到巴西住了一年之後，才把這種遺傳的潛伏的意識遺留下。其於六十年代以爲人類不想受遺傳和環境的影響，並且受命運的支配。人類是遺物的鴉狗，其



冥之中自有主宰，非人力所能與之抗爭。大概是這位主宰動怒了黛絲絲，所以使她終身吃苦。她幼年略識人生意義的時候，便不幸遇着了品行不端的亞力山大，她在與安琪結婚的前一兩天，曾經寫了一封自白的信，投入安琪的臥室門下，殊不知她的信塞在地氈之下，安琪並沒有看見，一直到了結婚的那一天黛絲絲才知道她的信仍然固封着，沒有拆動。黛絲絲在火石谷時候，她趁着星期日的假期，走了十五哩長路到愛明斯特去，找安琪的父母，她的庇護人，但是門鈴按了數聲，並不見一個人出來應門，因為全家的人都到教堂去做禮拜去了。同時她回火石谷時候，中途不幸又遇着了亞力山大。她寄了一封信給安琪，但是信在巴西內地又耽擱了一些日子，以致安琪遲了數日才回家。哈代認為這些顛倒乖戾的事，都是人之一生中聯貫而來的劇事實，並且攻擊大神人華茲華斯說：「自然的神聖計劃，是在那裏？」（見第二回）「賜福於人類的天神又在那裏？」（見第十回）後來全部故事，敘至緊要關頭的時候，哈代又問：「黛絲絲爲何生存於世？」「燦爛的彩雲」到那兒去了？」「從黛絲絲的眼光看來，一個人是受了一種嚴厲的貶譏的處分，被迫而出世的，其實他活到世界上來毫無一點理由，至多也不過能減少他一生的無謂罷了。」（見第五十回）哈代曾在他的詩歌小說中表現這種悲觀主義的思想。他看出人生是一幕大悲劇，男男女女從

苦無已而生，及至飽嘗憂患與苦痛之後復歸於無一。所以他的小說裏常有厭世惡生的思想。如第第十三回寒食雜說：『我願意我沒有生出來在那邊或是別的地方。』第十九回寒食雜說：『這個活着的困苦是嚴重的。』『這話是老子所說的。』『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因為這個人有這身便有了欲，人類的苦痛多半是起於欲望，欲望雖然一時可以抑制下去，但總想他種欲望又隨之而來，欲望是不能連根斬盡的。』所以世界永遠是個苦痛的世界。

但是哈代抱悲觀主義的思想，並不是由於他生平受了什麼極大的憂鬱或是失望。一則他的性情近乎悲觀思想，一則他對於宇宙間一切的生物具有深厚的同情心。他生平酷愛鳥獸，聽說有許多迷路的貓子，和受傷的狗子，常常得他的護養。他並且實地主張禁止獵鳥的遊戲。所以第四十二回中寫繁絲看見了那些受傷跌落在地的野雞，便爲之痛哭流淚。『這完全表現哈代不但對於人類的痛苦極盡同情，並且對於比人類弱小的生物也表深切的同情。』

哈代的詩歌小說裏所表現的定命論思想，比他的悲觀思想更爲顯著。他認爲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真是渺小極了，只研究人的智慧和工作，是不能了解宇宙的祕密和事物的情理

的。我們在世界主義同類的人的壓迫下，變遷這小，我們一生所與競爭的最主要的不是人類；我們一生所有的惡劣的際遇，都不是別人給我們的。其實我們是受了一位主宰的支配和操弄。這位主宰是一個頑皮的小孩子，人類就是他的玩具。小孩子看到了一個寶貴的玩具，最初有說有笑，但是玩了一會兒，等到厭心一生，又毀壞他的玩具了。這位主宰對於人類也是如此。所以萊慈姑蘇全書的末段說：「正義是彰明了，萬神的主宰也終止玩弄人類了。」哈代為了答覆有些人對於這一句話的批評，曾經引用 *King Lear* 一劇中 Gloucester 伯爵的話替他自己辯護。

*As flies to wanton boys, are we to the gods.*

*They kill us for their sport.*

因此哈代對於基督教也是沒有什麼真諦。他覺得崇拜上帝是一件極可笑的事。世界上那些受苦痛的男女，禱告上帝，或是唱讚美詩歌頌上帝，實在是抹殺了他們固有的理性和常識。他帶在小說裏譏諷那些往日學校的教師和牧師。他觀察鄉下人很久之後，覺得鄉下人最坦白，最專真，不爲習俗所蒙蔽，而且仍然是屬於異教思想的人。他到陶波色什奶場去的時候，在途中偶然聽了一些新編文中的頌歌，好像得了莫大的安慰。但是哈代解釋

說：她是一假冒獨神主義的調子，傾出泛神主義的詔來。」（見第十六回）他看了太陽破雲霧而出，便說道：「這時太陽受了霧的影響，自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和特別的樣子，要用陽性代名詞才能充分把這形容出來。那之四周的山谷裏拔本到一個人影，所以看了它現在的面目，便立刻明瞭古代人民崇拜太陽的理由。無論什麼人都覺得從來沒有比這更健全的宗教會經普及天下了。」（見第十四回）哈代顯然是贊成所謂「不知上帝有無的思想」（Atheism），但他並不是提倡恢復古代人的崇拜太陽，不過藉此攻擊崇拜上帝罷了。這種遺蹟小說裏充滿了異教的思想，而且弄了五回，異教思想的色彩尤為濃厚。第五回八回寫赫絲睡在古代伊德教神廟裏的祭壇上，到了黎明時候，她被日光喚醒之後，便遭逮捕，而判處死刑了。

哈代的小說裏所描寫的境界與他所描寫的人物有同等的重要。境界與自然在他的小說裏，不僅是一種裝飾的背景，却是一個主要的要素。這鄰開端所描寫的艾格格萊爾個人下機的存在性，而且影響那些生長以及住居在那裏的人的命運和心機。赫絲第二回開端所寫的福盧姆谷也是如此。但是赫絲這部小說裏，個人與自然的接觸更為密切。在四卷中，各負各的特性和情調。早晨，中午，晝夜，黑夜都是各有各的性質。其他如海裏，草木，

山水，以及星辰也有個別的性格。黛絲住在瑪瑪村時候，那個星光燦爛的夜裏突然起了陣大風，她便覺得這陣風是三個極悲慘的人的歎息（見第四回）。當她住在陶波色的時候，有一天她對安琪說：「樹木有好探幽的惡習，」河流也好像責備她為什麼要生存（見第十九回）。又有一天的清晨她站在草場上，當她的頭從地面上的二層雲伸出來的時候，安琪把她的傲態體美與德米特女神（見第二十四回）。她看了那一片崎嶇不平的高原，便以為是那個仰臥的多孔房西比利大神母（見第四十二回）。麥耳恰斯特平原，在清晨看了，有如一個偉大人物從酣睡中醒了似的。此外還有那次黛絲從愛明斯特回家，突然遇見了亞力山大而轉身走向麥倉的時候，她覺得她的衣服也成得到亞力山大在她背後對着她凝視。甚至房間裏的器具也有生命，像人一樣，能表現喜怒哀樂的感情。哈代常用環境中的事物解釋人物的性格和心境，這是他的特長，也就是他富於同情心的表示。

哈代不特擅長人物與境界的描摹，並且精於小說的結構。他幼年學習建築廿三年，所以他作詩歌小說，得益於建築術的地方甚多。他的小說除一兩篇外都是結構謹嚴，布局縝密，文詞莊嚴簡潔之作。哈代以為一部小說應如一個完整的有機物，內容各部——如布景、對話、人物、境界——必須配置得宜，如每一部各部勻稱的偉大建築物，人家看頭

得着一個單一的印象。哈代作小說，處處以希臘厄斯勒拉及索福客儼的悲劇為模範，所以他的小說情節變幻，布局緊湊與劇本無異。哈代結構小說的技能可以說是超乎一切與他同時代的小說家之上。

綠絲姑娘這部小說裏的地名，有些是古代英國的地名，有些是哈代臆造的：如福盧姆河 (Froom) 就是 Stour 河，沙士墩 (Shaston) 即 Shaftesbury，百徒堡 (Stourcastle) 即 Sturminster Newton，鐵上橋 (Casterbridge) 即 Dorchester，麥耳恰斯德 (Melchester) 即 Salisbury，大平原 (The Great Plain) 即 Salisbury Plain，查索堡 (Chasoborough) 即 Cranborne，獵場 (The Chase) 即 Cranborne Chase，愛明斯德 (Emminster) 即 Beaminster，金斯比 (Kingsbore) 即 Boro Regis，綠山 (Greenhill) 即 Woodbury Hill，井橋 (Wellbridge) 即 Wool Bridge 即 鹿窟 (Stagfoot Lane) 即 Hartfoot Lane，榛樹窟 (Nuzlebury) 即 Hazelbury，白拉築港 (Port-Bredy) 即 Bridport，白馬牛欄 (Chalk Newton) 即 Maiden Newton，謝頓亞伯司 (Sheriton Abbas) 即 Sherborne，<sup>聖彼得堡</sup> 聖彼得堡 (Middleton Abbey) 即 Milton Abbey，方丈村 (Abbot's Cernel) 即 Cerne Abbas，<sup>艾弗斯德</sup> 艾弗斯德 (Everslead) 即 Evershot，<sup>桑德本</sup> 桑德本 (Sandbourne) 即 Bournemouth，<sup>文靈頓</sup> 文靈頓 (Winton) 即 Winton，<sup>威奇科斯特</sup> 威奇科斯特 (Witchcoke) 即 Witchcoke。

這部紀錄是依據一九三二年哈代的班許本編譯的，藝美倫公司有此刊本出售。

小傳續結

民國三十三年 月

呂天石

附哈代著作表

(1931)

小說

Desperate Remedies (1871)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1872)

A Pair of Blue Eyes (1873)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1874)

The Hand of Ethelberta (1876)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1878)

The Trumpet-Major (1880)

Laodicean (1881)

Two on a Tower (1882)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1886)

The Woodlanders (1887)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891)

Jude the Obscure (1895)

The Well-Beloved (1897)

附哈代著作表



短篇小說

Wessex Tales (1888)

A Group of Noble Dames (1891)

Life's Little Ironies (1894)

A Changed Man, The Waiting Shipper and Other Tales (1913)

詩集

Wessex Poems (1895)

Poem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1900)

The Dynasts Part 1 (1904)

The Dynasts Part 2 (1906)

The Dynasts Part 3 (1908)

Time's Laughing Stocks (1910)

Satires of Circumstances (1919)

Moments of Vision and Miscellaneous Verses (1917)

Late Lyrics and Earlier (1922)

Human Shows, Far Phantasies (1925)

Winter Words (1928)

# 黛絲姑娘 上冊

## 第一章 處女的日子

1

在五月後半月的一天傍晚，有個中年人從沙士墩回家向黑野谷附近的瑪瑙村走着。他用隻腿發軟，走起路來歪歪倒倒，一直向左邊傾斜。有時他也敏捷地點一點頭，好像認可一種看見似的，其實他並不是在那裏思想着什麼特殊的事。一隻空鷄蛋籃子掛在他的手膀上，他帽子的外層絨毛已經起了編紋，帽邊在用大拇指脫帽時所摸捏的地方也磨光了一塊。不會，他遇着一位年長的教士，這位教士騎在一匹灰色母馬上，一面走着，一面隨口低聲唱着曲子。

「您晚上好，」提籃子的人說。

「您晚上好，約翰爵士，」教士說。

提籃子的人走了幾步，停住了腳，轉過身子來。

「請先生，請恕我，上次市日那天，我們也在這時候，在這路上碰見的，我說「晚上好，」您也像今天一樣，回說「晚上好，約翰爵士。」」

「是說過，」教士說。

「這次之前，還有一次——大約在一個月以前。」

「我也許說過。」

「那麼，您是什麼意思：這幾次，都叫我「約翰爵士」？而我只是個平常的人，約翰杜白惟爾，一個販子。」

教士騎在馬上走近兩步。

「這不過是我一時之念。」他躊躇了一下又說道：「這是因為不久我編訂新縣誌，參考各家的族譜時候的一種發見。我是鹿腳路的瓊漢教士，一個考古家。曉得不，杜白惟爾，您是古代望族杜百維的嫡系子孫？據戰寺錄上所载，這杜百維一族是和威廉王一世從挪曼同來的一個有名的浦根杜百維爵士的後裔。」

「從來沒有聽人說過，先生。」

「的確是真的。擡起您的下巴頰子一會兒，讓我好看一看您的面部的側面相。對的，

這是杜百維的鼻子和下巴鬚子——不過有點參雜變壞了。他的祖宗是幫助挪曼王厄斯屈墨維拉征服格拉葛根縣的十二武士之一。在英格蘭這部分地方你家各支派都有領地，他們的名字常在司蒂芬王朝時代的國課度文錄上看到。在約翰王朝代，其中有個人很富，他捐了一部分領地給聖約翰武士團（註一）在愛德華二世時代，你祖宗自理安被召到西寺，參與國家大事會議。你家在阿立福克倫威爾（註二）時代有點衰落，但也並不大衰落，在查利二世時代，你家祖宗因為忠心事國，被封為皇權爵士。真的，你家有好幾代都是約翰爵士，若是爵士是世襲的爵位（註三）像「從男爵」一樣，其實在古代是如此的，父親賜爵士，兒子也賜爵士，那麼你也是約翰爵士了。」

「當真的麼！」

「總而言之，」教士用他的軟轆堅決地擰着他的大腿說道：「英格蘭現在難找到第二家了！」

「把我的眼睛弄得暈眩了，可是真的沒有第二家麼？」杜白惟爾說。「在這裏我東跑西走，年復一年的過去，覺得我和這個村區裏一個極平常的人無異。……瓊漢教士，關於我的這個消息，人家幾時知道的？」

教士就他所曉得的解說給杜白惟聽，他說這個消息已經沒人知道，所以也難說有人知道了。他自己開始考查族譜是在前一年的春天；他探考杜百維家歷史的變遷之後，偶然在杜白惟衛的貨車上發現了他的姓名，因此他便考查杜白惟衛的父親和祖宗，一直把這個問題弄得很清楚才止。

「最初我決定不把這個無益的消息告訴你，煩擾你，」他說，「可是，我們的衝動有時太強，非是我們的判斷力所可制止。我以為你也許早已曉得一點了。」

「是的，我也聽人說過一兩次，真的，說我家在沒有來到黑野谷之前是很盛的。可是我並不在意，只當着我家從前是養了兩匹馬，現在只養了兩匹罷了。我有個舊銀匙在家裏，並且有一顆雕刻的印章；可是，天啦，銀匙和印章是什麼？……又怎麼想到我和那些杜百維貴族是一家？有人說我曾祖父有些秘密，不喜歡人說他是從何處來的。……可是，瓊漢教士，我膽敢問你一句，我家祖宗在什麼地方舉火；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杜百維家住在那裏？」

「你家不住在什麼地方。你家已經絕代了——是說你家在一縣有邸宅和地產的那個貴族。」

「很糟的。」

「是的——這是那些虛偽的家族記載所說的男系絕代——就是說：衰落了——湮沒了。」

「那麼，我家祖宗葬在那裏？」

「在金斯比次青山：你家地下墓洞裏一排一排的都是；有你家祖宗的畫像在下白（註四）大理石墓蓋之下。」

「那麼，我家祖宗的邸宅和地產在那裏？」

「沒有了。」

「噢？也沒有土地了？」

「沒有了，雖然你家從前很多，像我剛才所說的，因為你家分爲無數的支派。在本縣你家有一處邸宅在金斯比，有一處在沙士敦，有一處在磨坊塘，有一處在陸耳斯託，又有一處在井橋。」

「我們能再有恢復的日子嗎？」

「呀？那就很難說了。」

「那麼你叫我怎麼樣才好呢？」杜白惟爾停了一會兒問。

「呀，沒有法子，沒有法子；除非你用『大英雄，竟去世』的思想來磨鍊你自己。這事對於本地的歷史家和族譜家不過是一件有趣的事實，沒有別的。在本縣住居小屋子的人之中，還有好幾家從前也和你家有相等的榮耀呢。好，再會吧。」

「瓊漢教士，爲了這個，你可以轉回去和我喝一杯麥酒吧？清瀉泉有新鮮的麥酒——雖然不及羅立福的好。」

「不了，謝你——不必今天晚上了，杜白惟爾。你已經喝夠了。」教士說完了話便策馬而行，但心裏還懷疑他講述這段稀奇的掌故，他自己是否很慎重呢。

教士去了之後，杜白惟爾在深沉的夢想裏走了幾步路，然後坐倒在路旁的青草土墩子上，把籃子放在面前。不到幾分鐘，遠遠的有個童子走來，與杜白惟爾剛才所走的方向相同。杜白惟爾看見了便舉起一隻手來，同時這個童子也就放快了脚步，走到杜白惟爾的面前。

「孩子，拿了這個籃子——我要你替我做點事。」

這個條板似的童子皺着眉頭。「你是誰，約翰杜白惟爾，你也能吩咐我做這個，做那

個，叫我是「孩子」嗎？你很曉得我的名字，我也很曉得你的名字！」

「你曉得，你曉得？這是祕密，這是祕密！現在你聽從我的吩咐，爲我帶一個信去。

……可是，福萊德，我不妨告訴你這個祕密；我是一個貴族人家的後代了——這個消息令天下下午才探聽出來的。」杜白惟爾說了這話之後，便從坐的姿勢，得意洋洋的暈倒下去，伸直了身子，躺在土墩子上的籬菊裏。

童子站在杜白惟爾面前，把杜白惟爾從頭到脚的仔細打量了一番。

「約翰杜百維爵士——現在我是約翰杜百維爵士了，」以倒在土墩子上的人接着說道。「就是說：如果爵士是和「健男爵」一樣——其實它們是一樣的。歷史上記載我家的事情很多。孩子，你曉得金斯比次青山這個地方嗎？」

「曉得。我從前到過青山市集的。」

「是了，在那個城市裏的教堂之下有——」

「那個地方並不能算是一個城市，一點也不像，當我在那裏的時候——那不過是一個渾樸的小地方。」

「孩子，別管那地方是不是城市吧，這不是我們眼前的事。在那個區域的禮拜堂底下



葬了許多我的祖宗——無數的祖宗——穿着盔甲，戴着珠玉寶石，在好幾噸——好幾噸的夾鉛箱裏，在這個南維薩縣裏，再也沒有人家比我有更高貴的祖宗骨頭了。」

「噢？」

「孩子，你現在拿了這個籃子到瑪瑙亭，先到清滴泉飯店，叫他們立刻放一輛馬車來，送我回家。並且叫他們放一小瓶甜酒在車箱裏，寫在我的賬上。然後再拿了籃子到我家去，叫我的妻子不要洗衣了，因為她不必洗完的，等我回家，我有好消息報告她。」

「這個童子正在猶豫不決地站着時候，杜白惟爾把手伸進衣袋，而後掏出一個光令——這是他向來所有的很少的幾個錢之一。」

「孩子，這是你的腳力。」

「童子得了這個光令之後態度便大不同了。」

「天可——就是，就是，約翰爵士，謝謝你。還有別的事要我做嗎，約翰爵士？」

「告訴我家裏人，說我晚飯要吃——煎羊肉，如果他們能辦到；假如不能，油血臟腸也可以；假如他們再不能辦到——那麼，小雞腸也好。」

「這就是，約翰爵士。」

童子提起籃子，準備動身走的時候，瑪瑙村那邊有音樂隊奏樂的聲音。

「這是什麼？」杜自維爾聽見奏樂的聲音問道。「不是爲了我吧？」

「這是婦女社的結隊遊行，約翰爵士。是的，你女兒也是個社員。」

「哦，不錯；我想着更大的事便把這個忘記了。那麼你快些跑到瑪瑙去吧，爲我叫一輛馬車，我也許坐着車子去看一看她們那個婦女社。」

童子去後，杜自維爾躺在夕陽下的青草和雛菊裏等候着。等了許久，不見一個人從這裏經過，只有那音樂隊的細弱的歌聲是這青山邊境唯一可以聽見的人類聲音。

## 2

瑪瑙村是在黑野谷岡巒起伏的東北部；這一帶的山谷是很孤僻；四面有山環繞；從倫敦到這裏雖然只有四小時的路程，但是在這裏差不多找不着風景畫家和遊人的足跡。

要認識這個山谷最好是從四面環繞的山頂上看去——尤其要在乾燥的夏天裏。在陰雨的日子，若是胡亂走到這個山谷裏的幽僻的地方，往往得不着滿意的結果，因爲那裏全是狹窄，盤曲，溼泥的小路。

這個肥美而偏僻的鄉村地方有不黃的田造，和不涸的泉流；南邊與環抱着漢北墩山，布其伯曼，納特孔多，道格百雷，高斯能，白布墩的高地的那個白雲嶺接壤。從海邊走來的旅客，已經苦苦地在石灰質高地以及麥地上步行了二十多哩路，若是他忽然走到這些懸崖邊上，一定很詫異而且很愉快地看着一片細碎的景色展開來，像一幅地圖在他腳下，和他已經走過的地方絕對不同。在他背後，小山圍蔽，太陽明明地照在田地上，把一切美麗的景色都顯露出來了：狹窄的，雪白的小路，樹枝編成的低籬笆；空中天氣清朗，一點顏色也沒有。這個山谷似乎是根據一種很小而且很精緻的規模構成的一個世界；下面的田地好像是有圍垣的草場，一切都縮小了，所以從這高度看去，圍着田地的密樹籬笆，好像是深青色的線網佈設在淡青的草色裏。崖下的天氣是停滯的，並且染遍了天青色，就是畫家所說的中遠景色。對面的天邊是深藍色。這裏的耕種地有限：除掉一兩處以外，所見的光景都是厚密密的，和一叢一叢的青草與樹木；此外小山疊成大山，夫山谷環抱着小山谷。這就是黑野谷。

這區域在歷史上是有名的，而且在地誌上也很重要。古代這個山谷名叫白鹿林，是卷寧羅羅亞世朝代一個奇怪的傳說而來的。這是有一個人名叫林德湯沃斯，他因為殺死了

英王所追逐而放走了一隻美麗的鹿，受了重罰。從那時到前幾年爲止，這鄉間一帶密密地植滿了樹木。在今日，從前的景況的痕跡仍然可以在年代久遠的橡樹上，在山坡子上那些參差不齊的一排排的樹木，並且在隱匿了許多草地的空幹大樹上看出。

現在呢，樹林已經沒有了，但是在這些樹林蔭庇之下的舊習俗仍然存在。有許多習俗都改變了。譬如「五一」節的跳舞只能在下午舉行的同樂會裏看出，就是在這裏叫做「結社遊行」的。

這事對於瑪瑙村小一輩子的人倒很有趣，雖然參加這個儀式的人大半都看不出什麼真正的興味來。這個儀式的特色不在保存每年結隊遊行和跳舞的習俗，而在社員全是女人。這樣一種慶祝式在男子團體裏也是常事，也許將來會逐漸廢滅。但是女人們天生的害羞，和男親戚們的諷刺的態度，已經把這些留存的婦女結社的光榮和成就剝奪得乾乾淨淨了。現在只有瑪瑙村的結社還存在，並且舉行本地穀神節的慶祝儀式。這個結社雖然不是什麼慈善會，像一種還願的婦女社一樣，但是已經舉行了幾百年了，現在仍然是照常舉行着結社的遊行。

遊行的隊員個個穿了白色長袍——這還是舊曆時代遺留下來的風尚，在那時，「快

樂」和「五月」是同意的辭語，這就是說，是在人們對於繡看排成很長的遊行隊伍還沒有減少興味的時期。她們開始是兩個兩個的排成一隊繞着村子遊行。當太陽照着她們，把她們的影子射在青色籬笆和青藤爬滿了的屋子前部時候，理想和實境好像生了衝突的現象。因為隊員雖然個個穿了白衣，但是沒有相同的兩種白色：有些人的長袍是漂白的，有些是淡青的，有些是灰白的。——大概是從前穿過的舊衣，擱置在家裏已經多年了。並且近乎喬治王朝時代的服式。

五到除掉白色長袍的特色之外，每個女人和小姑娘都是右手拿着剝去了皮的柳條棍，左手拿着二束白花。柳條棍的削皮，和白花的選擇，都是各人自己的事。

隊伍裏滲雜了幾個中年婦人，甚至年老的婦人也有，她們因為受了時間和憂慮的磨折，頭髮白如銀絲，面皮起了皺紋，但是她們側身在這種愉快的情境中，真是又奇怪又悲慘。老實說，這些焦心的有經驗的老女人，比那些青年隊員可以說話的地方很多，光陰過去快極了，等到衰老的日子來到，她們每個人都要說，「我對於它們毫無趣味了。」  
 「這些老女人暫且丟開不論，還是談談那些穿了緊身上衣，生命跳動得又快又熱烈的青年姑娘吧。」

隊伍裏大多數是些年輕的小姑娘，她們秀麗的頭髮在日光之下反映出金黃，黑，褐的各種顏色。有些有嫵媚的眼睛，有些有齊整的鼻子，有些有美麗的小嘴和身段，但是有全美的人很少。這些小姑娘們，顯然覺得把她們的嘴排列起來公開的給大家考察是極難的事，所以都不能泰然自若的仰起頭來，這證明她們真正是鄉下小姑娘，還沒有習慣許多人的眼睛的注視。

她們不但外面有溫暖她們的身子的太陽，並且各人私裏也有個溫暖她們的心靈的小太陽——就是一種夢想，一種感情，一種嗜好，至少也是一種遙遠的希望，這種希望雖然可以餓死，但是仍然生存下去；因此，他們個個歡喜，人人快樂。

她們沿着清滴泉走過來，正從大路穿過一個側門到草場裏去，其中有個女人忽然叫道——

「天！天啦！呀，黛絲，那不是你父親坐着馬車回家嗎！」

隊伍裏有個年輕的隊員聽了這個呼聲便掉過臉來。她是一個很標緻的小姑娘——也許並不比其餘的小姑娘美麗些——她那靈動的牡丹小嘴，和天真爛漫的大眼睛，把她的形體和容色顯得格外動人。她的頭髮上紮了一條紅絲帶，在這白衣隊裏只有她能作這種顯麗的裝

節。她轉過身子來，看見她父親坐在清滴泉的馬車裏，車子向前轉動，趕車子的是一個捲髮的健壯的丫頭，她的長袍袖子一直捲到肘節。這個丫頭是那個飯店裏的女傭，平常是做雜差，但是有時也做馬夫的職務。杜白惟爾背靠在車箱裏，懶洋洋的閉着眼睛，在頭上揮着他的手，嘴裏慢慢地唱道——

「我家——有一個——大墳墓——在金斯比，並且——有許多——有爵位的祖宗——葬在——鉛棺裏！」

除掉名叫黛絲的這個姑娘之外，隊員個個多撲嗤嗤地笑着——黛絲感覺到她父親做出這種見笑於人的事時候，不由得心裏有一陣熱，慢慢地升上來。

「他只是疲倦罷了，沒有別的，」她立刻解釋說，「他順便乘別人的車子回家，因為我家的馬今天需要休息。」

「黛絲，你真好獸！」她的伴侶說道。「他販了市場上的什麼好東西回來了吧。哈，哈！」

「瞧着，如果你們再說笑話打趣他，我決不和你們走一步。」黛絲高聲叫着，她噴噴上的顏色飛漲到滿臉滿頸脖子。傾刻間，她的眼睛滿了淚，她的視線專注地上。她們看到她們

所說的笑話已經重傷了黛絲才厭住了嘴，於是秩序一時又恢復過來。黛絲秉性高傲，再也不願掉過頭來揣度她父親究竟是有何原因，於是她和全體一同走進有圍垣的草地，而後在草場上跳舞。她到了草地才定下心來，用棍子輕拍她身邊的伴侶，照常一樣說話了。

黛絲在這個年齡只是一個富於感情的女子，還沒被經驗着土顏色。她雖然邁過鄉村學校，但是她所說的話裏還是夾雜了些土語。這個區域裏土語的特殊音調大半是這個UR的發聲所造成的，也許在人類的語言裏是很響亮的聲音了。發這音時，自然要掀起嘴唇，但還沒有確定的形狀；當黛絲說完了一個字，抿住了嘴唇的時候，她的下嘴唇把她的上嘴唇的中部微微向上推出。

她幼年時期的發育情形仍然潛伏在她的容貌上。在她今天遊行的時候，騎掉看到她是一個健壯，標緻，成熟的女子之外，有時還可以看出她的十二歲在她的兩頰上，她的九歲在她的眼睛裏閃光——甚至可以看出她的五歲常常在她那小嘴的曲線上飛過去。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這個，並且更少有人想到這個。只有少數人——大半是不相識的人——偶然打她身邊經過，看她幾下，暫時為她那鮮艷的容色所迷，心裏還想能再見她一面；但是從大多數人的眼光看來，她不過是一個美麗的，活潑的鄉下小姑娘罷了。



這時不看見杜白惟爾得意洋洋的坐在女馬夫所嚮導的那個馬車裏，也沒有聽人提到他了。隊伍到了指定的地方開始跳舞。因為隊伍裏沒有男人，最初是小姑娘們自己互相跳舞，等到歇工的時間快到，村子裏的男人，和閒逛的人，以及步行的人，都要圍住這個地方來找一個舞侶。

在這些旁觀的人之中，有三個上等階級的青年，他們肩膀上束了小旅行袋，手裏拿了堅硬的棍子。他們面貌相似，年齡相差不多，看了便知道他們是同胞弟兄。年紀頂大的那個穿了高背心，紮了白領結，戴了候補牧師的薄邊帽；第二個是普通的大學生；第三個年紀最輕，他的容貌還不能表現他的性格；他的眼睛和服裝有點不馴，像沒有受過什麼約束的樣子，可知他到現在還沒有找着固定的職業的門徑；他只是三個無目標的，在實驗期間的學生，什麼事都可以斷定他將來能學什麼做。

這三個弟兄告訴偶然相識的人說：他們是趁着「降靈節」(註六)的假日到黑野谷來逛逛的，他們的路程是從沙士墩的西南向東北方去。

三人靠在大路旁邊的柵門上，一面詢問這種跳舞和白衣女郎的意義。其中兩個年紀大些的分明是不願再停留下去，但是年紀最輕的一個看見這一羣姑娘們跳舞而沒有男舞侶，

心下不由得發生了興味，因此他不急於前行，反而解下行囊，把棍子，行囊一齊放在籬笆上而後推開柵門。

「你進去做什麼，安琪？」年紀頂大的二個說。

「我想進去和牠們跳舞，爲什麼我們不一齊都來——一兩分鐘夠了——不要就讓我們很久的？」

「不——不，胡鬧！」第一個青年說。「公然和這些鄉下大姑娘跳舞——給人家看見了豈不是笑話！來吧，否則不到司徒堡天就要黑了，要曉得，不到那裏我們沒有地方可以睡覺的，而且在上牀之前我們還要看完一章不知有上帝學派的駁議，這本書我帶來了。」

「好吧，五分鐘以後我一定追上你和庫斯相，不要停；我說我一定可以的，福立客斯。」

兩個年紀大些的青年勉強地離開他走了，並且帶了他的旅行囊好叫他後來趕路輕鬆些，他於是跨進柵門，走到草場上。

「這太可惜了，」跳舞停止了一會兒時候，他慫慫懍懍地向他身邊兩三個姑娘說道。

「你們的舞侶在那裏，姑娘們？」

「他們還沒有歇工，」其中有一個膽大的姑娘說。「等一會兒他們就來了。先生，現在你願意做一個舞侶麼？」

「好極了。但是——一個人在這許多人之中！」

「總比沒有好得多。只是面對着同性的人跳舞太沒趣了，又沒有擁抱。喂，聽你選擇吧。」

「咄，別這麼太急切吧！」一個害羞的姑娘說。

這位青年得了她們的邀請之後便向她們看了一遍，想把她們辨別一下，但是他對於這一羣女人一個也不認識，所以很不容易做到。他後來隨便找了第一個來到他身邊的人，却不是說着話，指望要找她的那個人，也沒有碰到黛絲杜白惟爾。族譜啦，祖宗的骨頭啦，重大的功蹟啦，杜百維的家世啦，現在絲毫也不能幫助黛絲在生活的競爭上，甚至不能幫助她在極平常的鄉下人中間吸引一個舞侶。一個挪曼望族的後裔，居然如此的得不着維多利亞時代的利益一點點幫助。

和安琪跳舞的那位不知名的姑娘並不因此而傳名，但是大家都忌妒她，因為她今天是最先享受男舞侶的幸福的人，這也是受了這例子的好影響，就是鄉間少年在不會有人鬧進

來的時候還不急於進門；現在呢，他們個個都飛也似的依次鑽進來了；頃刻間，一對一對的姑娘都和鄉間少年配搭起來；結果連隊伍裏最醜的女人也有了舞侶，不必站在男人的地位跳舞了。

教室裏的鐘聲響了，這位青年學生忽然宣告他要走了——其實他已經忘了他自己了——他要追上他的同伴。當他停止了跳舞之後，他的眼光直射着黛絲身上。黛絲的大眼睛似乎含了點怨意，因為他沒有選擇她做舞侶；他這時好像也懊惱，因為黛絲膽小畏縮，沒有叫他注意到她，所以他離開草場的時候心裏還是念念不捨。

他因為逗留的功夫太久，動身以後便向西邊小路上飛跑，他很快地跑過一個凹地再爬登第二個高岡。他還沒有趕上他那兩個哥哥，他停住了腳歇一歇氣，回過頭來仍能看見那些姑娘們的白色影子在青草地上旋轉，像在她們中間的時候一樣。她們似乎已經忘了他了。

她們都忘了他了，大概有一個人有例外吧。這一個人的白影子單獨的站在籬笆旁邊。他從她的位置看出來她是那個沒有和他跳舞的姑娘。這事雖然很小，但是他覺得他因為忽略了她而傷了她的感情了。他懊悔沒有請她跳舞；他懊悔沒問她的姓名。她是一個貞靜而

活潑的姑娘，而且穿上細薄的白色長衣的時候，越顯得她的性情溫柔，所以他覺得他剛才未免太笨拙了。

但是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他轉過身子，連忙向前走着，把這事便丟開不想了。

## 3

黛絲倒不容易把這事丟開不想。她歇了許久沒有一點精神再想到跳舞；她雖然能有許多舞侶，但是他們總不及剛才這位不相識的青年說話來得好聽。一直等到日光把山岡上這位不相識的青年的影子淹沒了之後，她才拋棄她暫時的憂愁，而後對於希望和她跳舞的人表示允許。

她和她的同伴一直停留到天黑，參加跳舞，很有興趣。她只是純粹以跳舞取樂，並不對異性起戀愛之心。當她看到那些先被人求愛而後成功的姑娘們的一柔的苦楚，苦的甜蜜。快意的憂悶，和有味的煩惱一時候，她也不去想她自己能不能有這種經驗。少年人在跳舞的時候都互相競爭要得着她的歡心為快，但是她覺得這一類的事只是有趣罷了，若是他們做得太過分了，她會責備他們的。

她本來還可以多停留一會兒，但是想起她父親的奇怪的舉止行動，心裏又很着急，不知道她父親是怎麼樣了；她於是離開跳舞的人向她家所在的村子那一頭走去。

離家還有幾十碼遠。但她已經聽見和語有節奏的聲音，是她耳朵裏聽得很熟悉的聲音。原來是屋子裏石板地上的搖牀所發出來的連接的碰撞聲，同時有個女人的聲音合着拍子很快很起勁地唱着歌，唱的是一支斑牛曲——

我看她臥倒——在那邊——青樹林，

來吧，我愛！讓我對你說是在那裏！

搖牀和曲子同時停止了一會，有個很高的叫聲代替了這個歌聲。

「天父賜福給你那鑽石的眼睛！你那蠢蠟的嘴巴！你那櫻桃小嘴！你那吹半長的大腿！和你的身體全部！」

這話說畢之後，搖牀和唱歌的聲音復作，斑牛曲還是像剛才一樣的繼續下去。於是黛絲推開了門，站在地席上觀看了一會。

屋子裏雖然有曲子唱着，但是這樣一種景象使黛絲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淒涼。從今天這個佳節的白日裏娛樂起——譬如白色長袍啦，花束啦，柳條棍啦，青草地上的旋舞啦，對於那位不相識的青年的一剎那的柔情啦——到這一枝蠟燭的黃色的悲慘景象為止，這其間真有天壤之別！她除受了這前後相反的景象的感觸之外，又受一陣自責的冷的感情的刺激，於是自己懊悔她只願在外一味貪玩，而沒有在跳舞之前早些回家幫助她母親料理家務。

今天自從她出去之後，一直是她母親在家中照料幾個小孩子；她母親仍然在星期一開始的洗衣盆上洗衣，她常是延擱到每星期的末日才洗完。她身上所穿的這件白色袍子，便是前天在這個盆子上洗好的——這是黛絲感覺到極大的悔恨的苦痛，因為她不留心，把袍子的衣邊在濕草上染了青的污漬，而累她母親親手把她的袍子洗好，絞乾，用熨斗熨平。

杜夫人照常的用一隻腳支在洗衣盆子旁邊，另外用一隻腳搖着一個頂小的孩子所睡的搖牀。這個搖牀已經有好幾個小孩子睡過，所以牀底下的搖軸已經在石板地上做了許多年的苦工，幾乎磨平了；因此，搖牀擺動一次，同時便有很大的震動，把嬰兒拋來拋去，有如織布的人拋梭一般，這是杜夫人唱歌唱得十分起勁。用她在終日忙碌後所剩餘的氣力踏

着搖牀時候所有的情形。

搖牀喇噠，喇噠地嚮着，蠟燭的火焰伸長了上下跳動；水從她母親的肘節滴下來，曲子很快唱到完結才止；這時她母親正注視着她。杜夫人倒和別人不同，她雖然有子女之累，仍然酷嗜歌曲；不論外面什麼曲子流傳到黑野谷來，她在一星期之內便能把樂譜學會。

杜夫人的容貌，現在仍然微微現出她年輕時代的那種清新美麗的樣子；因此我們可以想到黛絲所能自誇的風姿大半也是她母親遺傳給她的，所以和族譜，爵位毫無關係。

「我來替你搖搖牀，媽媽，」女兒溫和地說。「不然，我就脫去我的好衣服來幫你絞衣裳，好嗎？我以為你早已洗完了。」

黛絲雖是把家裏的事完全丟給她母親做，她母親並沒有怨意，也不常責備她，並且感覺到需要她幫助的時候很少，因為她母親有個調劑的方法，就是把每天做不了的工作拖延下去。杜夫人今天晚上比平常更愉快些，她面容上表現她有一種夢想，心事。和歎歎，她女兒自然不能了解。

「你來得正好，」她母親唱完了曲子說道。「我要去找你父親去。更有一樁事我要告



訴你。寶寶，如果你曉得了，你一定很生氣的！」（杜夫人仍然照常一樣的說着土語；她女兒在一個倫敦女教師的教導之下已經讀完了國民學校的第六級，所以能說兩種言語；在家中大概是說土語，在外面或是對於上等入便說普通的英語。）

「自從我出去之後嗎？」黛絲問。

「當然！」

「是不是關於父親今天下午坐在馬車裏，自己覺得了不得的樣子？爲什麼他這樣？我真願鑽進地下去了！」

「這不過是這件興奮的事的一部分。人家已經考查出我們是這全縣最大的世家，從古代阿立福格龍波（註七）時代以前起，一直到邪教的土耳其人時代爲止，我們家有許多牌坊，墳墓，飾章，紋盾，還有——真是說不盡的。在聖查利時代，我們家祖宗是皇橡爵士，我們的真姓，是杜百維！……你看，這不是使你很開心嗎？因爲這個原故，你父親就乘了馬車回家；並不是喝了酒，像人家那麼猜想的。」

「我很喜歡。媽媽，這事對於我們有好處嗎？」

「這個自然。有許多大事都要跟着起來。無疑的，許多和我們地位相同的人，只要聽

見了這個消息，都必定乘着馬車到這裏來。這是你父親從沙士墩回家，在路上聽到的；他已經把事原原本本的告訴我了。」

「父親現在是在那裏？」黛絲突然問道。

她母親說着的話別來當做回答。「他今天到沙士墩看醫生去了。並不是肺癆。是有點脂肪附住了他的心，他說。瞧着，好像這樣。」王安杜白惟爾在說話的時候，把一個潮濕的大拇指和食指變成一個C字形，係用另外一個食指來指點。「在現在，」他對你父親說：「你的心在這幾邊都被圍困住了；這個口子仍然開着，」他說。「只要這個口子一時合攏起來，」——杜夫人把兩個指頭合攏起來成了一個圓圈——「你就歸天了，杜白惟爾先生，」他說。「你也許能再活十年；也許十個月，或是十天之後便要歸天。」黛絲聽了頗為驚訝。她父親發現他是一個大世家的後裔之後突然偉大了，但是不久也許與世長辭，淹沒無聞的。

「現在父親是在那裏？」她又問。

她母親臉上現出輕視的神色。「你現在不必生氣吧！他這個可憐的人——他聽了那個教士的消息，受了一陣接舉，心裏覺得快活得昏了——所以半點鐘之前，他到羅立福去

了。他一定要鼓起點力氣，明天才能帶着蜂房走路，因為蜂房明天必須交付給人的。他今晚十二點以後便動身，因為路程不短。」

「鼓起點力氣！」黛絲性急地說着，眼淚也湧出來了。「呀，天啦，到酒館裏去鼓起點力氣，媽媽，你却同意他去嗎！」

她的責備和怒氣瀰漫着全屋，並且分了些驚恐之色在用具，蠟燭，遊戲的孩子，和她母親的臉上。

「不是，」她母親急急說道，「我並不同意。我已經等你很久，等你來家守門，我好去找他回家。」

「我去罷。」

「不——不要。黛絲你曉得，那是無用的。」

黛絲也不再和她母親爭辯。她知道她母親反對她的用意。況且杜夫人的短外套和帽子已經掛在身邊一張椅子上，早有準備出去的樣子，那麼她的出行更是必然的了。

「把這本占卜全書送到下房去。」玉安一面說，一面揩一揩手，而後穿好了衣服。

這本擱置在桌上靠近她肘節的占卜全書是一部很厚的舊書，因為時常裝在衣袋裏，書

邊已經磨損到字邊了。黛絲拿起了書，她母親也就動身出去了。

杜夫人如此到飯店裏去尋找她那無以爲生的丈夫，仍然是匆忙地撫養兒童以外的一種娛樂。她的樂趣是在找着了她丈夫在羅立福，而後在他身邊坐一兩小時，同時忘了兒童的掛念和愁慮。這時好像有一種輝暈，一種西方的紅光來到她的生命裏。一切的煩擾，以及其他實際的瑣事現出一種玄妙的無形體的東西，變成需要沉思默想的一些理智現象，却不是重壓與攪擾身心的東西了。孩子們不在面前反而好些，合意些，而且這裏的日常生活也並不是沒有談諧和樂趣。她坐在她丈夫身旁，現在她所感覺到的，與從前當她丈夫向她求婚的時候，她在同樣的地方所感覺的是一樣，她閉住眼睛，不看到她丈夫的品性上的缺點，只把他當着一個理想的愛人看待。

黛絲獨自一人和她弟妹們留在家裏。她首先拿了占卜的書，走到下房裏，把它塞在茅草中。她母親對於這本書有一種很奇怪的屬於迷信的恐懼，所以不准把這本書留在屋子裏過夜，只要查看完了便把它拿回來放在這裏。一個是有許多快要消滅的迷信。民間傳說，土語，和口傳的歌謠的母親：一個是有「改訂的條例」下的第六級知識和國民教育的女兒：在她們母女之間真有平常所認爲二百年的懸隔。她們在一起的時候，好像是英王詹姆

士一世和維多利亞兩個朝代的並立。

黛絲從園子裏回來的時候，一路默想着她母親爲了什麼特別的事要在今天查看這本占卜書。她以爲是和那個最近發現了她家的先祖的事有關係，却萬想不到完全是關於她自身的事。她於是撇開這事不想，忙着灑水在白天曬乾的布衣上，有她九歲的弟弟亞伯拉罕，十二歲半的妹妹艾利沙魯意紗——就是平常簡稱爲「利沙魯」的——給她做伴；頂小的幾個孩子已經送上牀了。黛絲和在她之後生下來的一個孩子相差有四歲，填補這個缺口的兩個孩子在嬰兒時代已經死了，所以總獨自一人和她的弟弟妹妹們在一起的時候，有代表母親的態度。比亞伯拉罕年幼的是兩個小姑娘，就是希望和謙遜；再幼的是一個三歲的男孩子，還有剛剛滿週的一個嬰兒。

這些小東西都是杜白惟爾船上的搭客——完全依靠兩個成年的杜白惟爾的判斷得着他們的快樂，需要，健康和生存。若是杜家船上的兩個主子願意航行到困苦，災難，饑饉，疾病，衰敗，和死亡裏去，這些在艙底下受苦受難的半打伴因也要被逼迫着和他們同去——這六個無依無靠的小傢伙，從來沒有人問過他們是願在什麼一種條件之下生存着，更沒有人問他們是否願意生存在像這無以爲生的杜白惟爾家的困苦境况裏。這位詩人（註八）的哲

學現在都認爲是深奧而可信，他的詩歌也是清奇而簡潔，但是不知道他從何處得着根據說出大自然的「神聖計劃」(註九)的話。

時間已經不早了，但是黛絲的父親母親還沒有回來。她時時向窗外望着，心裏默想着經過瑪瑙村的路程。這時瑪瑙村好像正在閉起它的眼睛。蠟燭和燈到處都熄滅了；她能想像到熄火的人和他那隻伸直了的手臂。

黛絲的母親去找她的父親是無異於添了一個被找的人。她也覺得一個身體不好的人，還要在深夜一點鐘動身出門，便不應該在這很遲的時候，仍然留在飯店裏慶祝他的祖宗。

「亞伯拉罕，」她立刻對她弟弟說，「把你帽子戴上——你不怕吧？」——到羅立編去——看一看父親和母親是怎樣了。」

亞伯拉罕連忙從椅子上跳將起來，打開了門，然後黑暗便把他吞下去了。半點鐘又過去了；並不見男人，女人，和小孩子回來。亞伯拉罕大概像他的父母一樣，也關在那個陷害人的飯店裏不能出來了。

「我非親自去不可，」她說。

於是利沙魯上牀睡覺，黛絲把他們一齊鎖在屋子裏，然後出門在一條黑漆而彎曲的街

道上慢慢地走着，這條街道還是寸土不值寸金的時代鋪成的，在那時一個指針的時鐘便可以細分一日的時間了。

## 4

羅立福飯店是這衰落而很長的村子這一頭的一個酒館；它僅特准賣酒而消費於屋外的免許狀而營業，不得招徠客人在屋內飲酒，所以公然的款待客人只以繫於園籬上的一個六吋闊，兩碼長的木架托子爲限。在這個木架托子上有口渴的外路客人安放酒杯，他們站在路上飲着，酒渣子拋棄在佈滿塵埃的地上像些波理泥西亞（註一〇）羣島一般，其實他們都想在屋內得着一個舒適的座位呢。

這是說的外路客人。本地的顧客也有相同的志願，而且有志者事竟成。

樓上有一間大臥室，窗子是用羅立福老闆娘子最近所丟棄的毛織披肩密密地幕着，今晚大概有十二三個客人在這臥室裏享盡幸福，這些客人都是瑪瑙的老居民，和常到這裏來的老主顧。清涵泉是有完全營業執照的酒館，在這散亂的村子很遠的另外一頭，但是並非由於路遠不能招徠這一頭的居民，最重要的是酒的實質，人家都說在羅立福的屋頂角裏飲

這比在高堂大廈的清漪泉還好。

臥室裏有一架細薄的四根柱子的架牀，牀的三面坐滿了人；另外有兩三個人高高的坐在衣櫃上；有幾個蹲在雕花橡木箱子上；又有兩個棲在洗盆架子上；還有兩個坐在凳子上——大家都舒舒服服地坐着。這時他們的心境的快樂達到了極頂，他們的心靈似乎漲出了皮膚，把溫暖的性情散佈在全室。因此，全室和室內的用具更爲堂皇，更爲奢華；幕在窗上的披肩有如華麗的掛帷；衣櫃上的銅手柄有如金的門鏈；雕刻的牀柱子似乎和所羅門（註二）所造的聖殿裏的大柱子一樣的壯麗。

杜夫人離開了黛絲之後已經匆匆跑到這個飯店裏來了，她打開了前門，穿過樓下黑黝黝的一個房間，而後又扳開了樓梯門，好像對於這些門門的巧妙很熟悉似的。她慢慢爬上彎曲的樓梯，她的面孔升至末一級梯子之上，迎着亮光時候，便引起圍聚臥室裏的人的注視。

「——只是幾個私朋友，我自己花錢邀他們進來慶祝結婚遊行的，」老閨娘子聽見梯子上脚步聲喊着說，好像一個孩子很流利地背誦教義問答書一般，同時伸頭探看樓梯上的來人。「哦，是你啊，杜太太，天啦，你嚇死我了！我以爲是衙門裏派來的人呢。」



杜夫人受了剩餘的幾個聚飲的人用注目和點頭款迎了之後，轉身走到她丈夫所坐的地方。他正在恍恍惚惚之中低聲哼着說：「我和這裏那裏的幾個人一樣的好了！我家有一個大祖墳在金斯比次青山，並且比維薩縣任何人有更好的祖宗！」

「我心裏想到了一件事要告訴你——一個大計劃！」杜夫人很愉快的低下聲音來說道。「這樣，約翰，你懂得我的話麼？」她用肩膀輕輕觸他幾下，但他好像隔了一層玻璃窗子窺着她，嘴裏只顧背誦他那幾句話。

「靜些！別說得聲音這樣高，好人，」老闊娘子說道：「如果衙門裏有人打這裏經過，就要把我的執照拿去了。」

「我想他已經把我們的事告訴你了嗎？」杜夫人問。

「是的——一點點。你以為靠着這個便有錢嗎？」

「啊，這是個秘訣，」王安杜白准爾伶俐地說道。「可是最好還是和馬車親近，縱然你不坐它。」她降低了聲音，繼續輕輕地對她丈夫說道：「我久已在心裏計劃了，自從你帶來那個消息，說有個有錢的婦人住在蘇屈基那邊，在獵場的邊境，姓杜百維。」

「喂——什麼？」約翰爵士說。

她又把她的話重說了一遍。「那個婦人必定是我們的本家，」她說。「我的計劃是想送黛絲去認親。」

「照你的說法，那麼是真有這個姓頭的婦人了，」杜白雅爾說。「瓊漢教士並不會想到，她大概是我們——無疑的，是我家一個小支派在挪曼王時代以後分出來的。」

這個問題正在討論的時候，他們夫婦二人因為心中有事，都不會注意到小亞伯拉罕已經爬進房裏來，正在等着機會催他們兩人回家。

「她有錢，她必定照顧這個丫頭的，」杜夫人接着說道；「而且這是很好的事。為什麼兩個支派同是一家都不來往？」

「真的；我們都來認親吧！」亞伯拉罕在牀底下伶俐活潑地叫了出來。「我們一起去看她，等到黛絲到了她那裏去了之後，我們坐她的馬車，穿黑衣服！」

「你怎麼來的，孩子？別胡說，滾開，在樓梯上玩玩，等着你的爸爸媽媽！……黛絲應該到她家去，她和我們是一家。黛絲一定能得着那個婦人的喜歡——這是一定的；而且也能引起貴族的人來和她結婚。總而言之，我心裏很明白。」

「怎樣？」

「我已經在古卜全書上試了一試她的命運，書上是這樣子說……你沒有看出她今天多麼標致呵！她的皮膚之柔嫩，真和女公爵的一樣。」

「那丫頭自己怎麼說，她去不去？」

「我沒有問她。她還不曉得這麼一個本家婦人哩。可是她一定會因此得着一門好親事，她不會說不去的。」

「黛絲這丫頭倒古怪呢。」

「向她總能制服的。把她交給我好了。」

這些談話雖然秘密，但是主要的意思附近的人早已猜到一半，他們都知道杜家這時比平常的人有更重大的事要討論，並且明瞭他們那個很標致的長女黛絲將來有很好的前途。

「黛絲是個扮出奇形怪狀叫人發笑的人，像我今天對我自己說的，當我看見她和其他的人繞着村區遊行的時候，」其中有個年長的酒鬼子低聲說道。可是王安杜白惟爾要曉得她在地板上找不出青麥芽的。這是一句有特別意義的比語，但是沒有人回答他。不會感他們兩人的談話更含蓄了，立刻聽見別的脚步子走過樓下的房間。

「——只是幾個私朋友，今晚我自已帶錢帶他們進來慶祝結婚遊行的，」老胡娘子又點

用那種現存的語式，很快地對於圍進來的人說了一通，可是她沒有看到來客就是黛絲。

便是在她母親的眼光裏看起來，黛絲的容貌上也現出憂色，表示她不宜於在這種氣酒瀰漫的房間裏，這種酒精的蒸氣只宜於皺皮的中年人；黛絲還不及閃着黑眼睛表示責備，使她父母從座位上站立起來，趕快喝完了酒，跟着她下樓去的時候，羅立福老闆娘子的警告語便跟着他們的脚步子說出來——

「請你們別作聲，好人；不然我便要失去我的執照，被傳了去，那就不得了啦！再會！」

他們同陣步行回家，黛絲執着她父親的一隻手臂，杜夫人執住另外一隻。其實他酒喝得很少，還抵不上一個酒鬼子，在星期日下午不停止地向東行與膜拜時候，帶到教堂去的四分之一的分量，但是約翰爵士的體質素弱，所以他這樣很小的過失已經弄成很大的罪過了。他到了新鮮空氣裏，走起路來歪歪倒倒，把一排三個人有時傾斜到這一邊，好像走向倫敦去，有時傾斜到另外一邊，好像走向紐斯去，這樣令人發笑的事是人家夜裏行路回家常有的現象，所以像許多令人發笑的事一般，究竟沒有什麼可笑之處。母女兩人竭力掩飾這些不自然的進一步和退一步的走路動作，不但不使杜白催爾和亞伯拉罕知道，並且也不

使她們自己感覺到，後來才漸漸走到他們自家房子的大門。這位家主子越走越近的時候，突然又想起他所常唱的一句話，好像看見了他現在住宅很小，必須振起他的精神才好似的——

「我家有個大——大墳墓在金斯比！」

「幫些——別這麼默，約翰，」他的妻子說道。「不僅是你一家在古代是大家。你看：安克特爾家，霍拾家，瓊漢家——現在都像你家一樣的衰落了——雖然你家從前比他們還大些，這是真的。謝天謝地，我不是什麼大家人家的出身，所以也沒有什麼慚愧的地方！」

「別說得這麼太可靠吧。從你們的性情看來，我相信你比我們更丟祖宗的醜，你家祖宗從前還是皇帝，皇后呢。」

黛絲於是移轉他們兩人的談話，說起她心中當時比她的祖宗更重要的事來——

「我伯父親不能明天一大早帶着蜂房動身了。」

「我？我一兩點鐘之後便好了，」杜白惟爾說。

杜家這幾個人還沒有上牀之前已經是十一點鐘了，蜂房若是必須在星期六的市集之前

送給鑄工橋的版子，那麼，今晚深夜兩點鐘是動身最遲的時候了。由這裏到鑄工橋有二十至三十哩的境路，而且家裏的馬車又是最慢的一種。一點半鐘的時候，杜夫人跨進黛絲和他的小妹妹們睡覺的一間大屋子裏來。

「可憐，這個老東西不能去了，」她對黛絲說道；其實黛絲的大眼睛在他母親碰着房門的時候就睜開了。

黛絲坐在牀上，昏昏沉沉的，如墮入介乎一個夢和這個消息的迷離模糊的境界裏。

「總得有個人去的，」她回答道。「現在拿了蜂房去已經遲了。蜂子孳生的時期快要過去了；如果擱着等到下星期的市集再拿去，便沒有人要買，那麼這些蜂房都是歸自己承受了。」

杜夫人似乎不能應付這個緊急的事。「或者有一個少年人可以去嗎？昨天很歡喜和你跳舞的人之中隨便那一個好了，」她立刻示意說。

「哦，不要；我決不要他們！」黛絲高傲的說。「讓個個人都曉得這個理由——這真可恥！我想我能去，倘若亞伯拉罕給我作伴。」

他母親最後也同意這個辦法。於是小亞伯拉罕在臥室的一角被她們從熟睡中喚醒，穿

上了衣服，但是他的心還在另外一個世界裏呢。這時黛絲已經很快地穿好了衣服了，她和她弟弟點着燈籠走到馬房裏去。蜂房裝上了歪歪倒倒的車子之後，黛絲牽着歪歪倒倒的稍比車子好一點的卜林斯馬出去。

這個可憐的牲口很詫異的向黑暗，燈籠，和他們兩個人的影子望着，好像不能相信，在這一切生物都睡覺休息的時候，却被人傳喚出來做苦工。他們放了一把蠟燭頭子在燈籠裏，又將燈籠掛在車子的右邊，而後趕着馬向前走。他們最初在上山的一部分路上是在馬的身邊走着，因為這樣才不致於使一匹體力不壯的馬負擔過重。他們盡力使他們自己快樂，用燈籠的光，造成了一種假的早晨，吃着麵包和牛油，並且一路談着，其實真的早晨還離開很遠呢。亞伯拉罕沒睡好，一直是在恍恍惚惚的神情中，現在大醒了之後，便開始談論現映在天空中的黑漆物件所呈露出來的種種奇形怪狀；他說到這棵樹像一個發怒的老虎從窩裏跳出來，又說到那棵樹像一個巨大的頭。

他們經過寂寥無聲的布滿了褐色茅屋的司徒堡鎮之後又走到更高的地方。在他們左邊還有上升的高地，名叫布耳伯羅，這段地勢直上天空，四面爲大海所環繞，在南維薩縣要算是最高的地方了。從這裏起，再向前去，便是些很長的，徐徐向下傾斜的路。他們兩人爬

上馬車，亞伯拉罕心裏沉思地想着。

「黛絲！」沉靜了一會之後，他心裏好像有準備的說道。

「噢，亞伯拉罕。」

「我們變成貴人了你快活嗎？」

「並不特別快活。」

「但你將和一個貴人結婚，這使你很快活了？」

「什麼？」黛絲擡起頭來說。

「就是我們的大本家要幫助你和一個貴人結婚。」

「我？我們的大本家？我們沒有這樣一個本家。你怎麼會想到這件事？」

「我到竊立福去找父親的時候，聽見他們說的。說是一個有錢的婦人住在林屈基那

邊，是和我們一家。母親說：如果你和這個婦人認親，他能叫你一個貴人結婚。」

黛絲忽然不說話，只是默默地思想着。亞伯拉罕繼續談話，只顧自己說講快樂，而不

管別人聽與不聽，所以他始終那種恍惚出神的样子對於他毫無關係。他靠在壁房上，仰觀

天上的星子，只見星子的寒光在烏黯黯的天空中跳動着，與他們二人相距甚遠。他問起這



些閃光而霎眼的星子離開地球有多麼遠，又問到上帝是否隱藏在這些星子的背後。但他的孩子氣的話語也時時說到比宇宙間各種奇怪事物所給與他的印象更深的東西。若是黛絲果真和貴人結了婚，有了錢，她能夠買一架大望遠鏡把這些星子引到面前，像納特孔多一樣的很近嗎？

黛絲聽到她弟弟又提起這個傳遍全家的老題目，心中很不耐煩。

「別管這事吧！」她說。

「你說星子都是世界嗎，黛絲姊？」

「是的。」

「都是和我們這個世界一樣嗎？」

「我不曉得；但是我想是這樣的。有時它就好像和我們那些堅硬的樹上的蘋果一樣，

大半是優美的，完好的——只有少數是傷壞的。」

「我們住在那一個上面——是優美的一個，還是傷壞的一個？」

「是傷壞的一個。」

「真是不幸得很，我們沒有選擇一個完好的住着，誰知道完好的很多呢！」

「是的。」

「真是像這樣嗎，黛絲？」亞伯拉罕重想起這個稀罕的消息，受了很深的印象，所以轉過臉來問她。「如果我們選擇了一個完好的住着，那又怎麼樣呢？」

「那麼，父親不是這樣地咳嗽，爬到這裏，爬到那裏，也不會喝醉了酒，不能走這路了；母親也不必時常洗衣服，天天洗不完的了。」

「那你也是個現成的有錢的女人，不必嫁了貴人才有錢了？」

「啊，亞伯，別——別再談這些話吧！」

亞伯拉罕獨自尋思了一會兒之後，便覺得昏昏欲睡了。黛絲駕駛馬車的手段並不高明，但她想暫時總可以對付，如果亞伯拉罕要睡覺，讓他去睡好了。她替他在蜂房前面做了一個窩，好教他睡着了不致滾跌下去；於是又拿着繩繩，像剛才一樣慢慢地趕着車子向前而行。

下林斯需要照料的地方很少，而且它也沒有多餘的力量來做別的動作。黛絲背靠着蜂房，因為許久無人打攪。也深入夢想的境界了。靜寂無聲的樹林和籬笆在她肩膀旁邊擦過去，因此引起許多出乎實境以外的奇怪的景象：夜風偶然飄動，好像是一個極憂鬱的人的

嘆息，這種嘆息在空間上是和宇宙一樣的廣大，在時間上是和歷史一樣的悠久。

她回想起自己紛雜的事情的時候，似乎看出她父親的自誇的虛榮心，和她母親的有一個貴人向她求婚的幻想；她又似乎看出這個貴人是一個會做歪臉的人，輕視她，譏笑她貧窮，和過那有爵位的祖宗。她心事越想起多，竟不覺得時間很快便過去了。突然有一個碰撞把她從熟睡中驚醒。

她醒着之後，車子已經走了很遠的路，現在忽然停住了，有一個是她從來沒有聽過的沉濁的嘆息聲在車前發出來，跟着便是沉重的哀號。

掛在車上的燈籠火已經熄滅了，但是另外有一盞火在她面前照耀着，比她自己的燈更外明亮。一樁極可怕的禍事已經發生，駕車其纏結在攔阻道路的東西上去了。

黛絲在驚惶中跳下車子，而後知道這件可怕的禍事是什麼。原來這嘆息聲是從她家那匹怪可憐的馬卜林斯發出來的。早晨兩輛馬車照常一樣的在這些狹隘的路上飛跑着，現在已經衝上她這輛慢而沒點燈的馬車了。黛絲知道馬車上如劍一般銳利的車桿已經深入不幸的卜林斯的胸膛，它的生命之血從傷口汨汨地流出，同時驚駭地射在路面上。黛絲在馬車中急急跳到馬面前用手按住傷口，結果她從臉到下面的衣服都濺滿了深紅

的血點。她於是站在那裏看着，束手無策。卜林斯也立定腳跟不動，最後才突然倒下地來，跌做一團。

這時郵車上的人已經趕了上來幫她的忙，拖着卜林斯，替她卸去馬具，但馬已經斷氣了。郵車上這個人看了暫時無事可做，便回轉到他自己的未受傷的牲口那裏去了。

「這是你錯了，」他說。「現在我必須帶着這些郵袋子向前走的，所以頂好是你站在這裏看守你的東西。我趕快去找個人來幫助你。快天亮了，你也不必怕了。」

他上了車子飛快地趕着向前走；黛絲站在那裏等着。四邊的天氣變灰白了，烏雀在籬笆裏擺動身子，站起來，咕咕地叫着；路上現出白的形色，黛絲臉上現出更白的顏色。她面前的血泊已經變成紅色的凝結體，等到太陽出來之後，血塊子上呈出千萬個色彩。卜林斯直挺挺的暈倒在路旁不動，它的眼睛半開半閉着，它胸部的傷口並不大，似乎不能洩出那些使它生氣的鮮血來。

「這都是我做的——都怪我自己——」悲痛的黛絲注視着這種現象大聲叫着。「沒有可以推託的——沒有。父親和母親將來靠什麼生活呢？亞伯，亞伯——她搖醒亞伯拉罕，因為這個禍事發生以後他——一直是在熟睡着。——我們的東西不能運去了——卜林斯死了！」

亞伯拉罕明瞭了一切之後，五十歲的人縷紋立刻現在他那小臉上。

「唉，我昨天還跳着，舞着，笑着！」她自言自語地說。「想不到我是這樣一個獸子！」  
 「這是因為我們住在傷壞的屋子上，不是一顆完好的屋子，是不是，黛絲？」亞伯拉罕流着眼淚喃喃地說。

他們兩人呆呆地等着，似乎有無限的時間等着。後來她聽見一個聲音，看見一個人走到面前來，才曉得趕郵車的那個人的話是不假。這個人是司徒堡附近一個農人家裏的工人，他牽了一匹肥壯的馬在前面走過來。他於是把馬駕在裝載蜂房的車子上，而後趕着向鑄工橋去。

到了黃昏時候，這輛空車子又回到出事的地點。卜林斯從早晨起便臥倒在土溝裏了；道路中間的血泊雖然經過了許多來來往往車子的碾擦，但是血跡依然隱隱可見。卜林斯的屍體先擡進原來他所拖曳的那輛車子裏，而後在四蹄朝天，馬蹄鐵在落日的輝光裏閃耀着的情形之下，走着八九哩的回頭路到瑪瑙去。

黛絲回家早些。她不曉得如何說出這個可怕的消息是好。她在她父親的面孔上看到他們已經知道這個損失才放下心來，這不是說因為她父母知道了這事，她更覺得沒有罪過。

殊不知她良心上的自責還繼續增加呢。

但是無謀生之計的杜家，反而不像一個勤苦力作的人家，對於這個不幸的禍事，有十分可怕的感覺，其實這事對於杜家是無異於毀家之難，對於勤苦力作的人家只是一種不便利罷了。杜白雉爾夫婦二人臉上毫無一點紅的怒氣，若是好高和好爲女兒謀幸福的父母便要大大地向他們的女兒發脾氣了。沒有一個人責備黛絲像她責備她自己那麼厲害。

卜林斯是一匹瘦弱的老馬，杜白雉爾知道屠戶和皮匹只肯出幾個先令的代價來買這匹老馬的屍體，所以他不用多想便當機立斷了。

「我不，」他泰然自如的說道，「我不願賣去這匹老馬的身子。當我們杜百維家在這裏是爵士的時候，我們祖宗從來不把戩馬當貓的肉賣。讓他們留了他們的先令罷！它一生服侍我很好，我不願丟棄它的。」

他第二天辛辛苦苦地在園子裏掘了一個墓給卜林斯睡，比他在幾個月以來爲他家種麥子還勤懇些。墳窟掘好了之後，杜白雉爾和他的妻子用繩子捆綁着馬，而後拖到墳窟旁邊，小孩子們列隊在後面走着送喪。亞伯拉罕和利沙魯低聲哭着，希望和謙遜用咆哮的方法吐出他們的憂愁，連四壁也反響着回聲來。卜林斯滾落在墳窟之後，他們大家都圍聚

在墓邊。養活他們一家的牲口已經死了，他們以後將如何謀生？

「它到天堂去了嗎？」亞伯拉罕在哭泣中間。

於是杜白惟爾開始劇土，孩子們又痛哭了一陣。除黛絲之外，個個人都哭。這時她的面孔蒼白，沒有一點眼淚，好像把她自己看做一個殺馬的兇手似的。

## 5

馬死之後，負販的生意頓時跌落。因為這個買賣大部分是靠著這個馬匹。眼前雖然還不致於走到赤貧的地步，但是不久便要感受窮困的苦痛的。杜白惟爾是本地人所說的那種不喜做事的懶惰漢子。他偶然也用力做事，可是他這偶然的勤勞，不一定能在需要他做事的時候看得見；其實他是不大習慣日常有規律的工作；所以在需要他做事的時候，他縱然能勤勉操作，也沒有何等的耐久性。

黛絲這時正默想着如何援救她的父母，因為她覺得完全是她使他們處於這種困苦的境界的；於是她母親供獻一種計劃說道：

「黛絲？我們應當把盛衰，成敗看做一樣，」她說；「你的高貴的出身沒有比這時再

能用得着了，你必須到你親戚那裏去試一試看。你曉得在獵場邊境有一個很有錢的杜百維太太嗎？她必定是我們的本家。你必須到她那裏去認親，我們在困難中可以請她幫助我們的。」

「我倒不願做這種事，」黛絲說。「如果真有這位太太，只須她對我們親近便夠了——不一定要她幫助我們的。」

「我兒，你討了她的歡喜之後，你可以這便叫她做什麼。並且還有你所預料不到的事呢。我已經聽見我所要聽的了，呀。」

黛絲因為闖了那個禍事，心裏很覺難受，所以現在更不能不遵從她母親的志願了；但是她總不明白：她母親一直是很滿意的思想着這種不一定有利益的事。她母親也許已經打聽到這位杜百維太太是個天下無比的仁慈而有德的婦人。但是黛絲天性孤高，她家雖窮也極不願去高攀一個有錢的本家。

「我寧可找點工作，」她喃喃地說。

「杜百維爾你能決定的，」杜夫人移轉到背後她丈夫所坐的地方說道。「如果你說她應該去，她去的。」



「我不願我的孩子去找一個不相識的親戚，還受人家的恩惠。」杜白推爾喃喃的說。

「我是杜家頂高貴一個支派的家主，我應該做出像一個家主的樣子。」

從黛絲的眼光看起來，她父親這個主張她在家的理由比她自己反對出去的意思更壞。媽媽，我已經害死了馬，」她傷心地說道，「我也該做點事。你要我去看她也可以，但是請不請她幫助我們要由我。也不必想到要她替我找一門好親事——這是很笨的。」

「說得好，黛絲！」他父親簡潔的說。

「誰說我有這個意思？」王安說。

「媽媽，我猜你心裏有，但是我是去的。」

她第二天一大早起身，步行到那個山鎮叫沙士墩，而後就便乘了一星期通行兩次的從沙士墩東邊到獵城的車子，快要經過牀屈基了，因為那位渺茫，神祕的杜百維太太是住在這個村子附近的。

黛絲在這很可紀念的一天早晨所走的路程，是在她的出世之地黑野谷東北部山岡起伏的地方。從她的眼光看來，黑野谷好比是個世界，裏面的居民好比是世界上各種不同的民族。她幼年常是好奇地站在瑪瑙村口或是旋蘭木（註一二）上眺望全村，那時她所認為是

神祕的東西到現在還是覺得很神祕。她每天從臥室窗口已經看見那些城樓，村莊，和隱隱約約的白色大廈；最雄壯的是那巍然獨立的沙士敦鎮，鎮市裏的窗子在落日中照耀着像無數的燈火一般。她從來沒有到過這個市鎮，她所認識的只限於黑野谷四周很少的一小部分地方，至於這個山谷以外很遠的地方她並不知道。所以她僅對於黑野谷周圍的小山形狀很熟悉，有如對於她的親戚的面孔很熟悉的一般；若是講到外邊再遠一些的地方，她便依賴她在鄉村學校裏所得的知識作判斷了，因為一兩年前，她在學校裏讀書時候，她在學校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呢。

她年幼的時候，她那些同年的小姑娘都喜歡她，所以在這個村子裏常看見她和另外兩個小姑娘在一起，三人的年齡相同。放學後從學校並肩步行回家，黛絲走在中間，她穿了一條粉紅印花格子圍裙，和一件靛色的，絨布襪子，長長的腿兒，着了貼脚的襪子，膝頭處有好幾個梯形小洞，這是因為她時常跪在道路上或土墩子上尋找蔬菜和其他貴重的礦物而磨穿的；她的土灰色頭髮披下來像銅鈎子一般；兩邊兩個姑娘用手膀撲住她的腰，她的手架在她們的肩頭上。

黛絲年事稍長，知道各種的事情的時候，便覺得對於她母親有馬爾登斯（註二三）的

思想，因為她母親無思慮地使她有這許多弟妹。杜夫人的智力確實是和一個無憂無慮的小孩子的智力相同；她只是加添的一個孩子，而且在她自己那些侍候「天命」的家人之中，並不是年紀最長的一個孩子。

但是黛絲待她的弟妹們很和善而仁愛，並且竭力設法幫助他們。她從學校放學回家之後便替鄰近的農家曬乾草，割麥子，或是隨便做些擠牛奶，製牛油的工作；她父親從前養牛的時候她曾經學習過這些事，所以她對於這一類的工作倒是一個能手。

從此黛絲的肩頭上天天加增家庭的負擔，所以她代表杜白惟爾家到杜百維家去是自然的結果。這裏我們應該承認杜白惟爾家是把最好的一面翻在外面了。

她在牀屈基十字路下車，而後上山向獵場方面走去，因為她聽說在獵場邊境可以找着杜百維太太所住的地方——就是斜坡。杜太太所住的屋子並不是平常所認為是地主的邸宅，有田園，有草場，有作怨聲的農夫，地主專用種種的方法榨取農人的錢來養活他自己以及他一家的人。這裏的屋宇純粹是一種逍遙閒居的鄉間別墅，比普通的邸宅還堂皇富麗些，所以這裏除住居所需的房子，和用一個管家所看守的一塊別緻小農場以外，沒有一畝煩擾人心的土地。

最先看見的是紅磚砌的門房，四面有厚密的長青樹長得恰齊屋簷。黛絲以為這就是杜太太的公館，心裏慌慌忙忙的走進邊門，到了路的轉灣處，才看見全部的屋宇透露出來，這裏的房子多是最近建築的——其實是很新的建築——顏色深紅，和門房的四週的長青樹相形益顯。這座屋子好像紅風呂草長在四面全是輕淡顏色的東西中間，在屋子的一隅背後，遠遠地展開來全是一片獵場的淡青顏色，這是英格蘭上古時代所遺留下來的一塊莊嚴的森林地，這裏仍有往日督伊德（註一四）教民所敬重的槲寄生攀附在年老的橡樹上，還有天生的，巨大的紫杉。這些山林古跡雖然從斜坡可以看見，但都在杜百維太太的產業的邊界以外。

在這個緊密的產業上，各樣東西都是鮮明的，繁盛的，並且保存得很好；有好幾畝長的玻璃溫室伸延到斜坡腳底的矮樹為止。各色的東西都像錢，就是像造幣廠裏新近發出來的錢幣。還有幾個馬房，一半為奧國松和長青樹遮住，裏面有種種新近的設備，真和小禮拜堂一樣的莊嚴。此外在闊草地上還設了美麗的天幕，黛絲正對着這個天幕的門走來。簡單的黛絲站在碎石地邊上有點詫異的凝視着。她不知如何走到這麼一個地方來了，眼前所見的都和她所預料的完全不同。

「我以為我們是一個舊的世家，誰知道這完全是新的！」她坦白的說道。她懊悔她自己不加思索便聽從她母親的計劃來認親，一殊不知在家鄉附近找點工作也可以得些幫助。

像這個擁有這些產業的杜百維家，就是最初自稱為司徒格杜百維的。在這這磨的鄉下地方倒是不多見。瓊漢教社已經毀過，只有那個走起路來歪歪倒倒的約翰杜百維是這維薩縣或是住在這縣附近的老杜百維家真正的嫡系子孫；他也許還可以說這個司徒格杜百維並不是杜百維的一個真的支派，因為他知道很清楚。但是我們也要承認，這個新家族自從接上了一個需要復新的老姓頭之後，也成為很好的一個人家了。

當新近去世的西曼司徒格做一個誠實的商人，有人說他是放債者。在北方發了一筆巨財之後，他就決定離開那個做生意的地方，遷移到這英格蘭的南部的一縣裏來。在這裏，他覺得要用一個使人家不會看出他是像古代那些機敏的商人一樣的姓頭，並且這個姓頭必須不像原來的那麼個光頭光腦的極平常的字。他費了一小時的工夫，在大英博物院裏查看了許多專載他所要居住在這個英格蘭一部分地方的那些全絕代的，半絕代的，無名

的，以及散亡的家族的書籍；他覺得「杜百維」這個名字很好，於是永遠把杜百維加在他自己和後裔的姓名上。他又想建築他家的根系在新的根基上，因此竭力和人家互結婚姻以造成貴族的系統，這自然是合理的事；但他也決不加添一個虛張過甚的爵號在他的姓頭上，這表明他並不是一個狂妄太過的人。

這種出於意想所成的事，黛絲和她父母自然都不知道——這使他們心裏頗為惶愧的；真的。連這兩個姓頭的合併的可能性他們也想不到；他們以為一個人的容貌的美麗也許是命運所賜，但是一家的姓頭總是出於天然。

黛絲仍然站在那裏躊躇不決，有如一個快要跳進水中去沐浴的人，不知道是退回去好，還是耐着性子耐前走的好。她忽然看見一個人從幕子的一個幽暗的三角門走出來；這人年紀很輕，身材高大，嘴裏含着草煙。

他的面孔赤紫，兩脣醜惡的大嘴，紅紅的，上唇養了一撮捲頭的黑鬍子。他的年紀只有二十三四歲。他外貌上雖然有些野蠻的樣子，但是他的面孔和髮兒悍而慄動的眼睛上自有一種特別的勢力。

「姑娘，我能為你做什麼嗎？」他迎上前來說道。看了她站在那裏驚惶不寧的樣子又

說道：「別怕我。我就是杜百維。你來是看我，還是看我母親的？」

這麼一個本家具體的呈現於黛絲眼前真是出乎黛絲意料之外，她覺得比杜家的屋子和園地距離她的預料更遠。她最初以為必定能看見一個老邁而莊嚴的面孔，是杜百維家幾十代人的容貌的結晶，在臉皮皺紋上現出有無限的回憶，在紋章上代表他家和英格蘭數百年的歷史；殊不知今日事實與猜想適得其反。但她又不能不鼓起點勇氣，說出她來到這裏的使命，於是硬着頭皮，勉力回答道——

「我是來看你母親的，先生。」

「恐怕你看不見她——她是一個殘廢的人，」一個冒牌的杜百維後裔說；他的名字叫做亞力山大，是新近去世的那個司徒格的獨子。「看我是一樣吧？你有什麼事要看她，和她說？」

「不是一件事——是——我不好說出口是什麼了！」

「來逛逛的？」

「不，不是。先生，如果我說出來，那似乎是——」

黛絲十分感覺到她做這件可笑的差事，她雖然怕她，站在那裏心神不安，但她忽然又

擦起她那玫瑰紅的嘴唇，快要發出一個微笑來，這個面色赤黑的亞力山大看了自然動心。

「是很猷的事，」她吞吞吐吐地說道：「我怕我不能對你說！」

「不要緊；我喜歡很猷的事。說出來吧，姑娘。」他溫和地說。

「我是我母親叫我來的，」黛絲接着說道：「而且也是我的意思。但是沒有想到事情是如此的。先生，我來是告訴你：我們是一家。」

「哦，窮本家。」

「是的。」

「司徒格？」

「不是；杜百維。」

「對的，對的；我是說杜百維。」

「我們的姓頭已經慢慢地轉變為杜白惟爾了；但是我們有幾種證據表明我們是杜百維。考古家說我們是——我們——並且我們有一古印，上面刻了一面盾牌，盾牌上有跳立的獅子，獅子面前有一座城堡。我們又有一個很古的銀湯匙，凹處是圓的，像一個小柄杓，上面也刻了同樣的一座城堡。銀湯匙已經磨光了，我母親用它攪豆湯。」



「城堡實在是我們的飾章，」他溫和地說。「而且我們的紋章也是一個跳立的獅子。」

「所以母親說我們應該和你們認識，認識——因為我們最近不幸死了一匹馬，我們又是杜家最老的一個支派。」

「這是你母親的好意，我相信。我個人並不怪你母親有這個步驟。」亞力山大說話的時候緊對着黛絲望着，把黛絲羞得臉上有點發紅了。「那麼，姑娘，你來是看看我們的，像親戚們走走的一樣了？」

「我想我來是的，」黛絲又現出不安的樣子支吾地說。

「那麼——這也無妨。你住在那裏？你是什麼人？」

她簡單地把情形告訴了他，又回答了他另外幾個問題，然後告訴他說她要跟着送她來的那輛車子回家。

「還有許多時間車子才能回來經過林屈基十字路呢。我們在那花園草地上兜一個圈子來消磨這個時間好不好？我的標致的堂妹？」

黛絲很想縮短她的拜訪的時間，無奈亞力山大勉強留她，她只得允許陪着他去了。他

領她到草地，花臺，和養花的暖房，而後又引她到果樹園和暖室，並且問她吃不吃草莓。

「我吃的。」黛絲說：「如果有。」

「這裏就有。」杜百維着手採了些草莓，彎着腰，恭恭敬敬地送給她；他立刻又選了特別好的「大不列顛皇后」一種，站起來，捻了草莓的梗子送到她嘴上來。

「不，不要！」她趕快用手指隔住他的手和她的嘴唇說：「先生，我要我自己拿。」

「胡說！」他固執地說道；黛絲雖然張開了嘴，把草莓吞進去了，但總有點不太高興的樣子。兩人於是信步走着，黛絲在一種一半願意，一半勉強的情態之下，吃着杜百維送給她的東西。她吃飽了之後，杜百維又裝了些草莓在她的水籃子裏；隨後兩人走到玫瑰花旁邊，他又摘了些花給她戴在胸口上。她完全服從他，像在夢中一般。等到玫瑰花堆不上去了，他便替了兩枝還沒有開放的花朵在她的帽子裏，並且盡量堆了一些在她的籃子裏。最後他望了一望他的手錶說道：「現在你也該吃點東西了，吃完了東西才是回家去的時候，假如你必定要趕上車子到沙士墩去。到這裏來，讓我看一看能找點什麼東西給你吃。」

司徒格杜百維引了她回到草場，而後又進天幕；他在這裏離開了她，不一會便回來了帶着一籃子小點心放在她面前。這顯然是他想在這裏和她面對面地暢談一會兒，而不使僕人來打擾。

「我抽煙，你不怪吧？」他問。

「一點不，先生。」

在煙絲瀾漫的天幕裏，他望着她那可愛的小嘴細嚼食物。黛絲只顧天真地向下看着她胸口的玫瑰花，再也猜不到在這霧醉的煙霧後面，却隱藏了她一生的悲慘的禍災——很可以說是她那幼穉生命分光鏡裏的一道血紅的光綫。她有一種特質，現在却反而有害於她了；杜百維把眼睛釘住她望的原故，也是因為她有了這個特質。就是現在她有發育完全的那種豐滿的姿態，所以看她很像一個婦人而不像一個姑娘。她這種風姿是得之於她母親的遺傳，但表面上並着不出來。爲了這事她有時很爲煩惱，後來聽她的伴侶說，這種缺點將來可以治愈，才放下了心。

不一會她吃完點心了。「現在我要回家去了，先生」她一面說一面立起身來。

「他們叫你什麼名字？」他伴送她走着，等到離開了屋子很遠，他忽然想起問她這

驚。

「黛絲杜白惟爾，在瑪瑙。」

「你說你家死了一匹馬嗎？」

「我——是我害死它的！」她回答道；她說起卜林斯慘死的詳情時候，她兩眼裝滿了眼淚。「爲了這個，我不曉得要替我父親做什麼才好！」

「讓我想一想我能不能幫助你。我母親必定可以分派一件事給你做。可是，黛絲，你可不必再胡說什麼「杜百維」了；你知道的，「杜白惟爾」——是很不同的一個姓頭。」

「那再好也沒有了，先生，」她莊重地說道。

一會兒——只是一會兒——他和她走到路灣子，在那些高蕊香和長青樹裏還不曾看見門房的時候，他忽然偏了臉對着她，好像要向她——但是他終於沒有做：因爲他一時又變了更他的意思，讓她走了。

這事便如此地發生了。若是她早已看到這次會晤的意義，她也許要問爲何在這一天她偏偏被一個不正當的人來看見她，注意她，愛慕她，却沒有遇着她心裏所愛慕的一個正當的人——其實人類中也有這種正當的，合意的人。但是在亞力山大一方面看來，她只是一

個片刻即忘的印象罷了。

一件事如果處置的不適當，便是有很好的計劃也難獲得滿意的效果；你所需要的人不見得能應召而來，你所心愛的人也很少能在你需要戀愛的時候出現。當觀看能使人們做事決策的時候，「自然」對於可憐的人類並不常說「看啦！」或是對於一個問「那裏？」的人回響說「這裏！」除非這種捉迷藏的游戏已經變成了一個煩厭的把戲。不知人類進化達到極頂的時候，究竟這種不合時宜所發生的事情將來是否能用更精密的直覺，就是用比現在震蕩人類的那個社會組織的一種更嚴密的相互影響作用來糾正；但是這樣的完備是不能預言的，或是認為可能的。在現在這個例子看來，像千萬個例子一般，只可以說近乎完整的全體的一半個，並不在完備的時候互相對立；所缺少的那個相對的一半個還是孤獨的在地球上飄蕩着，並且笨拙地等候着，要最遲的時候來到才止。因此，從這種笨拙而遲延的等候中發生了憂鬱，失望，打擊，災難，以及種種奇怪的命運。

杜百維回到天幕裏便跨坐在椅子上面回想着，臉上發出喜悅的輝光，於是高聲大笑起來。

「我真該死，真是可笑的事！哈哈！真是個圓圓圓的可愛的姑娘！」

黛絲下山到林屈基十字路，默默地等候乘坐從獵城回到沙士墩的車子。她跨進車子，回答了車子裏的人的幾句問話，但不知道他們向她說些什麼話；後來他們再談着話的時候，她便坐在車子裏只放開心裏的眼睛，而不睜開外面的眼睛了。

車子裏的乘客中，有一個向她說話最為尖刻：「呀，你倒是一束花了！這些玫瑰花在六月初！」

她頓時才感覺到她表現給他們看和使他們詫異的現象是什麼：她胸口上有玫瑰花，帽子裏玫瑰花，籃子裏也裝滿了玫瑰花和草莓。她羞紅了臉，怔忡地解釋說這些花都是人家送給她的。她趁着乘客們不向她觀看的時候，偷偷的從她帽子裏摘下那兩枝顯豔的花束，然後把花放在籃子裏用手帕蓋好。於是她低頭回想着，當她低頭下着的時候，遺留在胸口的一個玫瑰花刺忽然刺了她下巴頰子。黛絲像黑野谷鄉下人一般，腦子裏充滿了幻想和預兆的迷信，她以為這是她今天所見的第一個不吉之兆。

車子只通行到沙士墩為止，另外還要步行好幾哩路，才能從沙士墩的山鎮下山走到瑪

環村的山谷裏來。她母親曾經對她這樣說：若是她覺得很疲倦不能再向前趕路，她可以在沙士墩一個他們所認識的婦人家過宿。黛絲依照她母親的話做了，到了第二天下午才下山回家。

她跨進屋子，立刻便從她母親興高采烈的神氣上看出來一定是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哦，是的；我都曉得！我不是告訴你過：說是一定很好嗎？現在已經證實了！」

「自從我離家之後？什麼事已經？」——黛絲有點不耐煩地問道。

她母親把她上下打量了一番，心裏益為稱意，並且滑稽地說：「你已經把他們說得依從你了！」

「你怎麼知道，媽媽？」

「我收到一封信。」

黛絲記起來了，她想也許在這時候有這封信來。

「他們說——杜百維太太說——她要你去替她照料她所喜歡的一個小小的雞場。但這是她想要去的巧妙的法子，先不提高你的希望。她將認你做親戚——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並沒有看見她。」

「你總得看見了一個人的，我想。」

「我看見了她的兒子。」

「他認你做親戚嗎？」

「他叫我堂妹。」

「我知道的！約翰——他叫她堂妹！」王安高聲向她丈夫說道。「那麼，他自然向他母親說過了，所以他母親一定要你到那裏去。」

「但是我不曉得我這人是否善於養鷄？」猶豫不決的黛絲說。

「那麼我不曉得誰能養鷄子了。你是生在這種事業裏，又在這事業裏長大的。凡是生長在一種事業裏的人，常比一個學徒所知道的還多。而且這正是表明有事給你做，使你不覺得是白白地受人之惠。」

「我完全不以為我應該去？」黛絲沉思地說道。「誰寫的信？能給我看一看嗎？」

「杜百維太太寫的。這就是。」

信是用第三身的語氣寫的，約略說到他們要黛絲去照料鷄場；若是她能去，他們必定為她預備一個舒適的房間給她居住，以後他們如果喜歡她，還要多賞幾個工錢給她。



「啊——只是這樣嗎？」黛絲說。

「你總不能馬上便盼望她抱着你，和你親嘴，撲着你的頸子的。」黛絲向窗子外面望了望。

「我情願和父親，和你住在家裏。」她說。

「那又爲什麼呢？」

「我寧可不告訴你理由，媽媽是真的，我不大曉得爲什麼原故。」

一星期之後，她出去想在附近的地方找點事做，但是到了黃昏回家，毫無結果。她心裏的意思是，想趁着這夏天賺點錢來買一匹新馬。她的脚也不會跨過門檻，便有一個孩子從房間裏舞着跑過來說道：「那位少爺剛才在這裏！」

杜夫人也連忙跑來解說，她身上無處不堆滿了笑容。她說杜百維太太的兒子剛才騎馬來拜訪她，並且是偶然走到瑪瑙這個地方來的。他這次來是用他母親的名義，打聽黛絲是否實在願去照料鷄場，因爲看管那些鷄子的一個童子現在已經證明是不可靠了。「杜少爺說：照你的人品相觀看來，你必定是個很好的姑娘；他曉得找你了便是花些金錢也值得。他很看重你。」——說真話——

黛絲向來覺得她自己是走很卑微的，現在居然聽見有一個不相識的人來誇獎她，一時心中很為高興。

「他能這樣着想，却是善意。」她喃喃地說；「如果我真知道那裏的生活的情形，我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去。」

「他是個極漂亮的男人！」

「我倒不以爲然。」黛絲冷淡地說。

「不過，這是你的機會，無論如何；真的，他戴了一個很好的鑽石戒指！」

「真的，」小亞伯拉罕在窗檻旁去偷窺地說；「我看見的，那個戒指閃着光，當他搔起手來摸鬍子的時候。媽媽，爲什麼我們的大本家時常搔起手來摸鬍子？」

「聽這孩子說話！」杜夫人掃嘴誇獎她的兒子說。

「或者是露出他的鑽石戒指的？」約翰爵士坐在椅子上如在夢中的說道。

「讓我去想一想再說吧。」黛絲說了這話便走出房外去了。

「好，她毫不用心便制服了比我們小的一個支派了，」杜夫人繼續向她丈夫說，「她如果不乘勢接着追上去，真是個傻瓜。」

「我倒不大願意我的孩子離開家，」這位販子說。「我既然是一家之主，其餘的人都應該到我這裏來。」

「約翰，求求你讓她去吧，」他這位可憐的無思慮的妻子如此好言好語地央求道。「他已經看上了她了，——這個你可以看出來的。他叫她「堂妹」——他十分之八要娶她的，要娶她做夫人；那麼她就和她祖宗一樣了。」

約翰雖體弱無力，而有自負的觀念，況且這個推定的話是他所樂意聽的。

「或者還是杜百維少爺的意思，」他容納他妻子的話說道；「我相信他有想和老支派結親來改良他的血統的重要思想。黛絲小乖兒！她拜訪了他一次，便真有這個結果嗎？」

這時黛絲正沉思地在園中卜林斯墓旁那些醋栗樹叢裏走着。她進了房之後母親又乘機追問她。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她問。

「我懊悔我沒有看見杜百維老太太，」黛絲說。

「我想你以決定爲是。那麼，你不久便能看見她了。」

她父親在椅子上咳嗽。

「我不曉得怎麼說才好，」心神不寧的黛絲回答說。「這要等你決定的。我害死了老馬，我想應該做點事來買一匹新馬。但是——但是——我不大願意杜百維少爺在那裏！」小孩子們以爲黛絲如果被他們的有錢的本家——他們認爲這一家是他們的本家——接了去，在馬死之後正是解除困苦的一種方法；現在忽然聽到黛絲不願去便大哭起來，並且擲掄她，責備她無決心。

「黛絲姊不願去——去——做太——太了！——不，她說她不——不願去！」他們傷心地哭着，小嘴都哭扁了。「我們將來沒有一匹新的好馬和許多，許多的錢買東西了！黛絲姊也不再穿上好衣服很好看了！」

她母親也附和他們，和他們唱着相同的調子；並且提出她無限地延長家中的工作的方法，叫人看了，她在家裏的工作好像更重一些似的。只有她父親保持一種中立的態度。

「我去吧，」最後黛絲說。

杜夫人仍然不能遏止爲黛絲的允許所觸起的婚姻夢想。

「好極了！這對於一個標緻的小姑好真是個好機會！」

黛絲不大高興地微笑着。

「我希望這一個賺錢的機會；不是別的一個機會。頂好你別再提起那個關於村子的獸事了。」

杜夫人並沒有允許她以後不說。自從那位少年客人到她家說了那些話之後，她覺得非常榮幸，所以她的話很多。

這事便是如此商量定了。黛絲寫了一封信，答應杜太太什麼時候需要她。她便什麼時候動身。她也接到了一封回信，說杜太太聽見她決定了很為歡喜，並且說後天便派一輛兩輪運貨的輕馬車到黑野谷頂上來迎接她，只要她準備動身好了。杜太太所寫的字似乎很像一個男人的筆跡。

「貨車？」杜夫人懷疑地說道。「爲了他自己的一個本家也得要放一輛好好的馬車吧？」黛絲拿定了主意之後，心中便不大覺得不安，也不像以前那麼恍惚出神的樣子；她能照常地做事，並且相信她只須做點不大重的工作便可以爲她父母買一匹新馬。她從前也有想做學校裏的教員的意思；但是種種的命運都給她一個否決。她心裏還比她母親明白得多，所以毫不把她母親對於她的婚姻希望放在眼裏。殊不知這位輕浮的杜夫人，大概從她女兒出世的那一年起，便着手爲她女兒找一門子好親事了。

在指定爲她出門的這一天早上，黛絲未到黎明便醒了——這時還是晝夜分界的那個片刻的當兒，樹林子窸窣無聲，只有一隻預言的小鳥唱着嘹亮的清歌，心裏十分相信只有它知道這一天的正雅的時間；其餘的鳥雀却保持沉默的態度，好像都認爲它是錯了。黛絲這時仍然在樓上捆紮行李，直到吃早飯的時候才捆好，而後穿了日常在週日內所着的衣服下樓，她星期日所穿的衣服已經很謹慎地疊摺起來放在箱子裏去了。

她母親忠告她道。「你是去看他的本家，豈不是要打扮得比這還標致些嗎？」

「我是去做工的！」黛絲說。

「是的，」杜夫人說了這一句又低聲私下對黛絲說道，「最初不妨做點虛飾……我想如果你把你最好的一面現露出來，那你就更聰明了。」

「好極了；我想你的見解當然是最好。」黛絲只得順從她母親的話，恬靜地回答說。

黛絲爲了要討她母親的歡喜，便完全聽從她母親的安排，並且沉着地說道，「媽媽你喜歡要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好了。」

杜夫人看了她女兒如此馴良，笑顏頓開，她先拿了一個大面盆，把黛絲的頭髮洗得十分透澈，所以黛絲的頭髮吹乾了，經過梳刷之後，便有原來的兩倍大。她用粉紅的闊絲帶繫着黛絲的頭髮，而後又把黛絲在結隊遊行時候所穿的那件白長衫給她穿上。黛絲着了這件蓬鬆，輕飄的衣服，再加上她那滿頭蓬起的髮髻，全身現得更大，人家看了都要誤會她的年紀，把她當做一個婦人看待，而不以為她是一個小姑娘了。

「我的襪跟有一個洞，」黛絲說。

「襪子上有洞沒有關係——他們不會說的！我在做小姑娘的時候。只要有一頂漂亮的帽子，誰來看我的腳後跟。」

杜夫人看了黛絲的容貌很為得意，於是退回幾步再看一看她的女兒。好像一個畫家從畫架子倒退幾步，把他的作品通體察看一遍似的。

「你必須看一看你自己。」她大聲說道。「這比你前一兩天好看得多了。」

黛絲家裏只有一面小鏡子，一次只能照出她的一小部分身體；杜夫人仿照善於裝飾的鄉下人的通常辦法，掛起一件黑衣在窗子外面，於是窗子上的玻璃立刻變成一面大反射鏡了。這時她丈夫坐在樓下房間裏，她下樓走到丈夫面前去。

「讓我對你說，杜白惟爾，」她十分喜悅地說道：「他決不會沒有心腸愛她。但是你無論怎麼說，切不可把他愛她，和她已經得着了這個好機會的話對她說。黛絲是個很古怪的丫頭，你說了之後，她也許反對他，或者她現在立刻就肯到那裏去。如果一切的事都順手，我一定要好好的報答那個鹿脚緊的教士。因為這是他告訴我們的——這個可愛的好人！」

黛絲動身的時間快到了，等到替黛絲打扮的一陣與致過去了之後，杜夫人似乎又起了一些疑懼之心。她有了這個疑心，便連忙說到要出來送她女兒一段路——至少走到黑野谷到外界去的第一個陡峭向上的斜坡才回家。司徒格杜百維家言定放一輛兩輪輕馬車來在這山坡子頂上迎接黛絲的，她的箱子已經在先遣人用矮車推到山頂上去，一切都準備妥帖了。

小孩子們看見母親戴上了帽子，大家都吵着要和她同去。

「我也要 and 姊姊走幾步路，因為她是去和我們的堂哥哥結婚。穿好衣服！」

「呸！」黛絲臉羞紅了連忙轉身來說道：「我不要再聽這種話了！媽媽，你怎麼把這種鬼話灌輸他們的腦子裏去？」

「我的小平乖，她是替我們那個有錢的本家去做工，賺些錢來買一匹新馬的，」杜夫



人溫和地對她的幾個小孩子說。

「再會，父親，」黛絲哽咽着說道。

「再會吧，丫頭，」約翰爵士停止打盹，一面說，一面把頭從胸口擡起來，因為今晨他慶祝這個特別事故，費神過度，打了一會兒盹。「好，我希望這位少年能喜歡一個與他同宗的標緻的妹妹。黛絲，告訴他說我們因為從以前堂堂的世家衰敗下來了，我們可以把爵位賣給他——是的，賣給他——只須一個很公道的數目。」

「不少於一千鎊！」杜夫人喊着。

「告訴他——我要一千鎊。可是也可以少一些，讓我想一想。他把這個爵號裝飾在他的姓頭上，比放在我這個可憐的，老弱的人的姓頭上好得多。告訴他拿一百鎊好了。我不願在這種價錢的小事上認真——告訴他拿五十鎊——二十鎊好了，是的，二十鎊——這是最低的限度。該死，一家的爵號總是一家的符號，少一個錢我也不肯！」

黛絲眼淚盈眶，怒氣哽喉，一肚子的怨言，一點也不能吐露出來。她趕快掉過臉來出去了。

孩子們和她母親都跟着她出去，她左右有一個孩子握着她的手，時時沉思地向她望

着，好像看了一似要做一番大事的人似的；她母親走在頂小的一個孩子背後，這一小隊人便造成左右有天真爛漫的孩子，後面有簡單而好虛榮的母親的一幅樸實而美麗的畫圖。他們一路走着，直抵山坡子的腳前才止。然而基派來的車子，是到這個山坡頂上來迎接黛絲，他們預先約定在這裏會面，爲了是給馬兒減少一次上下這個斜坡的勞苦。在第一重山崗的背後，遠遠的看見沙土墩那些如懸崖絕壁的房屋衝破了山嶺的一條平線。在繞過這個山崗子的高路上，什麼人也看不見，只有他們派遣在他們前面走的那個運送黛絲所有的行李來的童子，坐在那輛手車的把手上。

「在這裏等一等好了，無疑的，那輛車子快來了，」杜夫人說。「你瞧，我看見從那邊來了！」

車子已經到了——突然附近一個高地的前部鑽出來，而後停在推手車的那個童子身邊。於是她母親和小孩子們決定不再向前走，黛絲和他們很快地話別之後，便彎着腰爬上山了。

他們看着她那白色影子慢慢地走近那輛兩輪輕馬車，她的箱子早已搬上車了。在她快要走到的時候，另外又有一輛車子突然從山崗頂上那些樹叢裏鑽出來，轉過一個路灣子，

穿過那輛行李車，而後在黛絲身邊停下來。黛絲擡頭一看，好像大吃一驚似的。

她母親這時才看出第二輛車子並不像第一輛車子那麼破敝，却是一部嶄新的，油漆很亮，設備很講究的兩輪單馬車。馱車子的人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少年，嘴裏啣了一支雪茄，戴了一頂華麗的帽子；穿了褐色的褂子，櫻色的短袴，圍了白色的頸飾，戴了站領和趕馬車用的棕色手套——簡單地說，他就是兩星期之前來拜望王安，而後得着她對於她女兒的回話的那個好騎馬的，漂亮的執紼少年。

杜夫人像個小孩子一般的指着她的手掌。她向下看了一眼又瞪着眼來注視了。她是受騙而不知道這一切的意義嗎？

「那個是不是要娶姑媽太太的本家少爺？」年紀頂小的一個孩子問道。

他們仍然看見穿薄棉紗布的黛絲影子猶豫不決地站在馬車旁邊，一動也不動，這時亞力山大正向她說着話。她表面是有猶豫不決的態度，其實她不但疑心，並且害怕。她情願乘那輛破敝簡陋的貨車。只見亞力山大跨下馬車，催她上車。她掉過臉來向山崗下一看，她的母親和弟妹們，並且對這一隊人凝視了許久。這時好像有一件心事逼着她從速決定，大概就是她把卜林斯馬害死了的事吧。她忽然爬上馬車，接着那位少年也跨上車子坐在她

的身旁，而後策馬而行。不一會，他們已經超過那輛運送箱子的貨車，走到山肩背後便不見了。

於是黛絲也看不見了，這一件如一篇戲曲的趣事可以說是暫時告一段落。小孩子們的眼睛都裝滿了淚珠子。頂小的一個說道：「我情願可憐的黛絲姊不去做一個太太！」說了這話又放低了他的嘴唇的兩角而大哭起來。這種新的見地是有傳染性的，第二個孩子也接着哭，而後又輪流到第三個，於是三個孩子都號啕大哭起來了。

王安轉身回家的時候，眼睛裏也裝滿了眼淚。她到家之後只消極地信託於幸運。但是到了晚上她在牀上嘆氣，她丈夫問她有什麼事。

「啊，我也不曉得是爲什麼，」她說。「我一直想到黛絲不去還好些。」

「是不是事前你就該想到這個？」

「不過，這也是這個丫頭的機會——如果再有這事發生，我決不讓她去，除非我打聽到這位少爺確實是個好人，而且真心要選擇她做他的妻子。」

「對啦，你早該這樣做的，」約翰爵士斯着說。

王安平常不論做什麼事，總設法找一個理由或是一句話來安慰她自己：「既然是真的

同族，她就該向他進行；只須拿出能操必勝之權的策略來。如果他先不和她結婚，後來總要和她結婚的，因為他對於她的愛情如熟火一般，這是個個人的眼睛能看出來的。」

「什麼是她的能操必勝之權的策略？你所說的是指她是杜百維貴族人家的人嗎？」

「獸子，不是；是說她的臉子——像我從前的一樣，」

## 8

杜百維跨上車子，坐在她的身邊，而後立刻策馬順着第一個山坡子的頂上走着。他一面趕車，一面說話恭維黛絲，這輛那輛運送箱子的貨車早已丟在背後很遠了。他們再向上走，無邊的景色在他們的四周展開來；背後綠油油的山谷是她的誕生之地，面前是一片灰色的鄉村；她除第一次曾往牀屈基小住數日之外，對於這個地方沒有一處認識。他們後來到斜的邊境，從這斜坡下去便是有一哩長的向下的直路了。

黛絲雖然膽大，但是自從那次她家裏的馬在路上慘死的事發生之後，她坐在馬車上非常怯懦，只是覺得有一點不照常例的撞動便大吃一驚，於是她有時對於亞力山大胡亂地趕車深覺不安。

「光生，我想你該可以慢慢地趕着下去吧？」她故意做出冷淡的樣子說道。

杜百維把她周身看了一遍，而後用中間幾個白色大牙齒咬着雪茄頭，慢慢地發出一個微笑來。

「那麼，黛絲，」他噴了兩口煙答道，「是不是像你這樣一個勇敢，健壯的姑娘會問這種話？我下坡子時候是跑得飛快的。如果你想振作你的精神，沒有別的比這再好不了。」

「可道現在你不必一定如此吧？」

「啊，」他搖搖頭道，「有兩個必須顧到的。不僅是我一個人。也要替鐵步打算的，而且它的脾氣很怪。」

「誰？」

「就是這匹馬。它剛才好像現出很可怕的样子一直向我望着。你注意了嗎？」

「別想法子來嚇我，光生，」黛絲態度強硬地說。

「我並不，如果世界上有一個人能駕馭這匹馬——我不說誰能夠的——不過，如果有這樣能力的一個人，那我就是他。」

「爲什麼你養這一匹馬？」

「啊，你真問得好！這是我的命運，我想。鐵步害死過一個人；我初次買了它回家的時候，它又幾乎害死了我。後來——你可以相信我的話——我又幾乎害死了它。但它仍然任子暴躁、很暴躁，有時坐在它背後，一個人的性命真不安全。」

他們從斜坡子直馳下去，這匹馬——也許是出於自己的意思，也許是由於杜百維的意思，自然是第二個理由比較合理些——好像並不需要背後人的一點暗示，便很能了解主人的希望，不顧一切地向前奔馳。

他們的車子向下飛跑着，車輪子像陀螺一樣的響着，只見車子左右搖擺，車軸與進行的直線成爲傾斜的姿勢，馬的形體如波浪一般的在他們面前一起一落。有時一邊的輪子飛起來好像離地面有數十碼高，有時把一塊石子打得旋過籬笆，馬蹄上的火花比白日的陽光還明亮。他們越向前跑，這條直路的前部越擴大，只見兩旁土墩如柴枝的分裂，在肩頭處一擦便過去了。

大風鑽進黛絲的薄棉紗布衣，而達到她的皮膚，她那洗刷過的頭髮也被風吹得在她背後飄散。她不再露出恐懼之色了；她只是緊握着杜百維執了韁繩的手臂。

「別碰我的手膀！如果你碰，我們都要一齊拋下去的！抱着我的腰！」她抱緊了他的腰，他們才安然到了斜坡脚下。

「平安了，謝天謝地，儘管你這麼捉弄我！」她說了這話，面孔紅得如火一般。

「黛絲——吓——這是脾氣！」杜百維說。

「這是真話。」

「你總不應該脫離了危險，馬上便不抱着我，一點也不感恩的吧。」

她還不會想到她剛才做了什麼事；也不知道她不願意地抱着他的時候，他是一個男人還是一個女人，是一條木棒還是一塊石頭。她恢復了她原來的冷淡和沉默的態度之後，只是呆呆地坐着，嘴裏一聲也不響，於是他們又到了另外一個向下的斜頂子上去。

「喂，又來了！」杜百維說。

「不，不要！」黛絲說。「請你，求求你明理些吧。」

「可是人家到了這一縣的最高地方，總得再下去的，」他答辯着說。

他鬆了繩繩，作第二次的飛馳。他們在車中左右搖擺的時候，杜百維掉過臉來對着她，然後嬉皮笑臉地挪揄着她說道：「喂，再把你的手像上次一樣抱着我的腰，我的美



人。」

「決不！」她竭力支持着，不給她的身子碰着他。

「黛絲，可不可以讓我在你那如君彰草的嘴唇上輕輕吻一下？或是在你那溫暖的嘴巴上吻一下，那我就停——一言爲定，我決停的！」

黛絲驚惶失措，只願向她的座位後面退縮。他於是再策馬前進，把她在車子上搖撞得更厲害了。

「別的不可以代替嗎？」她最後不顧一切，大聲喊着！她那兩隻大眼睛釘住了他望着，好像是猛獸的一對大眼睛一般。這顯然是她母親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有這麼一個悲慘的結果。

「沒有別的可以，親愛的黛絲，」他回答說。

「啊，我不曉得——」黛絲；我不管！」可憐的黛絲喘着氣說道。

他勒住了韁繩，車子的速度減緩的時候，他幾乎要舉手在她嘴巴上印三個嘴印子的禮節了，但是她好像還不會感覺到羞怯，便立刻出於天性地向旁邊一閃而躲開。這時他稍手都執了韁繩，所以不能阻止她用這個巧妙的手段。

「該死——要把我們的頭骨撞脫了關節了。」她這位易怒的伴侶呢訊着。「所以你能這樣子失信，不願你的話，你這小妖婦，你能嗎？」

「就是。」黛絲說，「你既然如此堅決，我就不動好了！可是我——從前還以為你一定待我好，保護我，像我的親眷一樣！」

「親眷該死！」

「但是我並不願誰吻我，先生！」她哀求他說道；一顆大眼淚珠子從她臉上滾下來，她竭力遏止着她的哭泣，所以她的嘴的兩角一直是顫抖着。「如果我早知道，我也不來了！」

他不聽她的話，她坐着也不作聲，於是杜百維佔了優勢，吻了她一下。她給他吻了一下之後，臉上羞得通紅；她連忙拿出手帕，揩去她臉上給他的嘴唇子所碰的一個印痕。他看見了，不由得怒火大發，其實她是無意中做出那個動作的。

「你這鄉下小毛丫頭真是神經過敏了！」這位少年說。

黛絲置之不答，她實在是不明瞭他這句話的用意，也想不到無意中揩去了她臉上的嘴。這便是叱責他的一種表示。但是她做了這種動作之後，他那個「吻」已經無異於是除消了！

「假如在事實上是可能的話，兩人走近麥耳堡和文格林時候，她好像約略感覺到他是動怒了，於是只顧向前注視；後來看到仍然還要嘗試跑下一個斜坡的滋味，又不免大吃一驚。

「你做了這件事，我將使你後悔！」他一面揮着鞭子，一面仍然發怒聲說道。『就是說，除非你願意允許我再吻一下，不用手帕。』

她嘆了一口氣。『好極了，先生！』她說。『哦——讓我拿我的帽子去！』

她嘴說着話的時候，她的帽子已經吹脫下地，落在路上，因為這上車子在這高原上行走的速度很快。杜百維勒住了韁繩，嘴裏說着他替她下去拾帽子，但是黛絲已經從另外一邊滑下車子了。

她轉過身來拾起那頂帽子。

你不戴帽子反而標緻些，的的的確，他在馬車背後注視着她說道。『那麼，上來吧！爲什麼了？』

黛絲戴好了帽子，但不向前走進一步。

『不了，先生，』她說着這話的時候，露出她嘴裏的紅肉和牙齒，同時在睫毛中間閃着她那亮晶晶的眼珠子；『不再上來了——我知道了！』

「怎麼——你不上來坐在我身邊嗎？」

「不——我步走了。」

「到牀屈基還有五六哩呢。」

「便是二三十哩我也不管。而且，有那輛貨車在後面。」

「你這狡猾的賤婦！你告訴我——你是不是有意把那頂帽子吹脫下地？我可以發誓說，你是有意的！」

她有策略的緘默使他的懷疑心更強。

於是杜百維咒詛她，詬罵她，並且竭力想出種種的方法來捉弄她。他突然掉轉馬頭，要想把車子趕到她的身邊，把她夾在馬車和籬笆的中間。但他不能做這種使她受傷的事。

「你她出這樣罵人的話，你自己也該覺得是羞恥的，」黛絲在籬笆頂上用力喊着，因為她早已爬上了。「我一點也不喜歡你！我恨你，討厭你！我要回去到我的母親那裏去，我要回去！」

杜百維看見她發脾氣，他自己的怒氣便完全化為烏有了；他於是大笑一陣。

「但是，我更喜歡你，」他說。「來吧，從此和平。我決不再做什麼違反你的志願

的事。這話是千真萬確的！」

他仍舊不能把黛絲騙上車子。但是黛絲也不反對他。着車子緊靠身邊走着，於是二人如此慢慢地向牀林屈基子走去。杜百維看了這種現象也時常表現很深的苦惱，因為他逼着她如此走路是他的錯處。其實她這時該可以安全地信託他了，但是她對於他毫無信心，所以繼續沉思地在路上走着，好像認為以回家為宜似的。但她已經下了決心，如果沒有更為重大的理由，而想打消她的決心，那便是游移不定，近乎孩子氣了，她如何能取回她的箱子，回家去見她的父母？根據一時的感情用事，便把她要想恢復她全家的整個計劃破壞了嗎？幾分鐘之後，斜坡那些煙囪都在眼前了，黛絲所要到那個雞場和茅屋也在右邊一個隱伏的角落裏可以看得見了。

## 9

黛絲所管理，飼養的一羣鷄子都是以一個園地裏一所舊茅屋為大本營，這個園地從前是一個園子，現在却是一塊糜爛的沙石之地了，茅屋上生滿了長春藤，上面的煙囪，因為纏繞着寄生樹的枝葉，現得比原來的形狀更大，遠看有如一座廢塔一般。下面的房間完全

養着鷄子，鷄子是這些房間的主人，它們在裏面走來走去，好像這地方是他們自己建築的，並且是爲了它們自己而建築的，却不是睡在墳地上那些已死的，按地產法領到采地耕種權的人所建築的，或是爲了他們自己而建築的，這些已死的主人的後裔，雖然知道這所屋子是他們祖宗化了無數的金錢所經營，而且已經過傳了好幾代，但是他們以爲把這所屋子賣給杜百維家，改爲雞場。是與他們家族的名譽沒有什麼關係，「在祖父時代，這所屋子對於基督徒是很有用，」他們如此地說。

先前，這些房間裏有許多嬰兒號哭，現在呢，只聽見初生的小雞用嘴敲地啄食的聲音。雞欄裏母雞所佔據的地方，就是從前沉靜的農夫安置椅子的所在。從前燒火的爐所，現在却裝滿了倒置的蜂房給母雞在裏面生蛋；從前各個家主所鏟平的，以及細心規劃的地方，現在都被公雞的爪子抓得稀爛了。

這個裏面有茅屋的園子，四面有牆垣繞着，只有一個門出入。

黛絲依照她自己的見解——因爲她是一個精於養雞的人的女兒——改良種種的佈置已有一小時之後，園門忽然放開，進來一個戴白帽，穿白裙的女僕。她是從邸宅那裏來的。杜太太照常要這些雞子，「她說；看了黛絲不大懂得她的意思又解釋：「太太是老

了，又是瞎子。」

「瞎子！黛絲說。」

她得了這個消息之後，連忙聽從她的女伴的指導，挾着兩隻極美麗的漢堡種雞，跟隨那位挾了兩隻雞在手裏的女伴，同向附近一個大廈走去。這是一所堂皇富麗的大廈，而且從這一邊便可以看出：住在裏面的人是很愛這些鹽巴動物，因為屋子的前面有羽毛飄動，草地上擺了雞欄。

樓下一間起坐室裏，背朝着亮光而坐在圈椅上的便是這一家的主婦；她是個白髮老婦，戴了一頂大帽子，約莫有六十歲的年紀。她的面容活潑，像那些由於年老而失明的人一樣，並不像那些多年瞎了眼，或是生而喪明的人，有一副死板的面孔。黛絲帶了兩隻雞——一邊手膀上樓了一隻——走到主婦面前來。

「啊，你是來照料我的雞子的那個小姑娘嗎？」杜百維太太認識一種新的腳步聲說。「希望你能待它們好些。我的管家的告訴我說；你是很適當的一個人。喂，雞在那裏？喲，這是司出特種——它今天不大活潑了，是不？我想它是因為在一個生人的手裏。有些吃驚了。費那種也是——是的，有點受驚嚇了——雞寶寶，你們是不是？但是不久它們都要

習慣你的。」

當這位老主婦說話的時候，黛絲和另外那個女僕已經依照主婦的手勢，分別把雞子放在她的膝頭上，讓她從頭到尾的撫摸著，仔細考查它們的嘴冠，以及公雞的鬃毛，翅膀，和爪子。她一摸觸便認識它們是那一種雞，而且知道它們的羽毛有沒有損傷或是拖了污泥。她撫摸了它們的脖子，便曉得它們吃了什麼，而且曉得它們吃得多，還是吃得少；她的面孔活潑潑地表現她心裏所經過的批評。

這兩個姑娘所帶來的雞子都送回鷄場，而後這種手續仍是繼續地做下去，等到一切的寵愛的公雞和母雞都送給這位老主婦檢閱過後才止——如漢堡種，巴塘種，可琴種，白拉馬種，度金種，以及當時很時髦的幾種雞——無論什麼雞子放在她的膝頭上，她只須用手一摸便知道，所以她對於每一隻雞的認識很少有錯誤的。

這事使黛絲想起一種主教所行的堅信禮，杜百維太太好比是主教，雞子是少年男女，她自己和那個女僕是教養這些少年而成長的教士和副牧師。在這禮節舉行完畢之後，杜百維太太總起她的面孔，突然問黛絲道，「你能吹嘴哨子嗎？」

「吹嘴哨子，太太？」



「是的，用嘴吹出調子。」

黛絲像許多鄉下女兒一樣，也能用嘴吹調子；她雖然不喜歡在體面的人跟前說她有這種技能，但她溫和地承認她能用嘴吹哨子。

「那麼，你每天須練習。我前次有個孩子吹得很好，可是他已經走了。我要你吹曲子給我的照窩聽；我雖然看不見它們，可是我愛聽它們叫，我們是如此地教它們唱歌的。以利沙白，你告訴她籠子在那裏。你明天必須起頭，不然它們又要回復到原來的噉噉地叫了。已經有好幾天沒人教它們了。」

「杜百維少爺今天早上已經吹曲子給它們聽了，太太，」以利沙白說。

「他！呸！」

杜太太的面孔摺成憎惡的縐紋，她也不再回答。

黛絲第一次拜望她這位想像中的本家杜太太便如此的完結，鷄子也送回原處去了。黛絲看了司徒格杜百維太太的樣子並不十分驚奇；因為她自從看了這裏的屋子的情形之後，心裏早已有數，不再指望有什麼了。但她却不知道這位老太太還不會聽到所謂「本家」兩個字呢。她只約略曉得這個鷄子太太和她兒子沒有什麼感情。殊不知她這個見解又錯了；杜太

太是與一般的母親相同，她雖然怨恨她的兒子，可是同時也很溺愛他的。

黛絲昨天雖然有這麼一個不暢快的開端，但是今天早晨在太陽出來以後，她便很覺得她的新職位的自由和新奇了。她也急於想在昨天杜太太突然吩咐她做的那件事上試一試她的技能，看看她究竟能不能保持她的位置。因此她單獨一個人在圍牆的園子裏，坐在一隻籬籠上，撮緊着小嘴，練習她那荒疎已久的吹嘴哨子。她從前吹曲子的本領很好，但是現在已經大為退步了，因為她只能從兩扇間衝出一陣聲音沉濁的氣息，却不能吹出響亮而清晰的調子來。

她吹了又吹，但是仍然吹不成聲。她心裏不懂得何以從前她有這種天賦的技能，而現在却沒有了。後來她忽然感覺到在遮擋着茅屋和園子圍牆的那些長春藤枝條裏，有一種行動的聲音。她看見一個人影子從牆頂石上跳下地。原來是亞力山大杜百維，自從那天他引導她進了她住宿地方的那個茅屋的門之後，她一直便沒有看見他了。

「若是我撒謊，我就死，」他喊着說道，「從來自然裏，或是美術裏沒有一種美麗的東西比你這副容貌了，黛絲堂妹。（「堂妹」兩個字用在這裏實在有點嘲弄的口氣。）

我早已在牆上看着你了——你坐着像個不耐煩的塑像坐在紀念塔上，掀起美麗的紅嘴唇，像吹調子的形狀，呼呼地吹着，而後暗下詛咒，但是吹不出調子來。你很生氣，因為你吹不出來。」

「生氣也許是有，可是並沒有詛咒。」

「啊！我懂得你為什麼練習這個了——那些照寫！我母親要你繼續教它們的歌。她真是自私自利！好像服侍這些鬼公雞，母雞，一個姑娘的工作還不夠似的。像這樣子沒趣，假如我是你，我一定拒絕她。」

「可是她特別要我做這事，並且叫我明天早晨就要學會。」

「她叫你學的吗？那麼——讓我來教你。」

「哦，不——不要你教！」銀絲退到門邊說道。

「胡說；我決不碰着你。瞧着——我站在銀絲綉的這一邊，你儘管可以站在那一邊；這樣子你總覺得很安全了吧。喂，瞧着我，你掀起你的嘴唇太緊了。瞧着，像這一樣。」

他把字和動作配合，用嘴吹出一行「拿去，哦，拿去這些嘴唇。」（註一五）殊不知銀絲一點也不領會這個引喻的意義。

「試一試看，」杜百維說。

她裝做深沉冷淡的樣子；於是面孔上便現出如雕刻的石像一般的嚴肅的神色。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指望她對於這個能有多少成就？他仍然要求她吹；最後她想要他快些走開，只得依照他的指導，努起嘴唇，試吹一個清晰的調子。她忍痛大笑起來，繼之又羞紅了臉，氣憤她自己發笑。

他用「再試一試看！」鼓勵黛絲。

黛絲這時態度十分嚴肅，她表面嚴肅，心裏更爲苦惱；她練習吹着——最後果然無意中發出一個圓囀的聲音。她爲這種片刻的成功快樂所支配，於是眼睛睜大了，並且不知不覺地向他一笑起來。

「對了！我已經爲你開端了——你必須好好地繼續下去。瞧着——我已經說過我決不靠近你；固然世界上沒有別人曾經遇着過這種強烈的引誘，但我決不失信，決不騙你。……黛絲，你想我母親是不是一個古怪的老東西？」

「我還不大曉得她這個人呢，先生。」

「你將來會看出她是這樣的；她是這一種人，所以叫你學吹調子給她的照寫聽。現在

她是很嬌我的，但是如果你好好的照顧她的鷄子和照鷄，你很可以得着她的寵愛等。一會再見。若是你遇着困難，需要什麼幫助，不必到管家的那裏去，到我這裏來好了。」

於是黛絲在這種情形之下擔任看管鷄子的職務。她第一天的經驗大概也能代表她以後許多日子的經驗。她和亞力山大時常見面，所以漸漸和他熟悉了——這種熟悉的局面自然是亞力山大用了一番心思，說着嬉笑的話語所造成的。他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他時常滑稽地以「堂妹」稱呼她——她原來怕見他面的那種含羞的態度，現在已經丟了一大半，但她並不種下一種新的而且是更溫柔的含羞的感情。可是無論如何，她不得不屈服於他的手下，因為她沒奈何，只有依靠他的母親而他母親並不能援助她，所以她又不得不依賴他。

她重行學會了吹口嗚子的技能以後，覺得在杜百維太太房間裏吹曲子給照鷄聽，並不是一件煩重的工作，因為她自幼便在她那位擅長音樂的母親處，學到許多合乎那些照鷄的歌曲。她認為比在園子裏練習更為滿意的是：她每天早晨貼着鷄籠用嘴吹曲子。這時亞力山大不在面前，她毫無一點拘束，所以她能掀起她的小嘴，靠近籠子的橫桿子上，從容不迫地吹曲子給那些照鷄聽。

杜百維太太睡在掛了厚花布帳子的四根柱子的大架牀上，照寫也住在這個房間裏，有時自由地飛來飛去，添了一些白色小點子在室內的器具上。有一次，當黛絲站在窗邊。照常的對着鴿籠子吹調子的時候，她似乎聽見牀背後有一種粹縹的細聲。這時老主婦不住這裏，她回過頭來，似乎看見一雙靴子的靴頭子露在帳子底下。立地她的吹法凌亂了，若是真有這麼一個人在帳後竊聽，他必定看出黛絲已經猜到是他在那裏了。從此以後，她每天早晨都檢查帳子，但是並沒有找到一個人影子在裏面。這分明是亞力山大已經變更他埋伏在帳子後來恫嚇她，戲弄她的策略了。

## 10

一個村莊有一個村莊的特性，組織，和道德規律。牀屈基以及牀屈基附近的少婦的輕佻是著名的，也許這是牀屈基附近的斜坡一帶的特殊精神的表現。這地方還有一種永遠不會改除的缺點，就是人人拚命飲酒。四周的農莊上的人的主要談話，多是講到節省金錢之無益。還有些穿粗布衣裳的數學家，依靠在犁頭和鋤頭上，他們的計算很細密而且精確，照他們的計算，一人老了，村區所分派給他的救濟的錢，比他一生由辛苦力作所得來

的積蓄還多。

這些哲學家每逢星期六晚上在工作完畢之後，必到兩三哩遠的一個沒落的市鎮獵城去尋樂，一直到深夜一兩點鐘才回來，而後整天睡覺，把他們喝了飯店專賣給他們吃的那種像啤酒的怪酒之後所生的不消化的病，一覺便睡消了。

黛絲很久沒有參加這種每週到獵城的旅行了。但她受了比她的年齡大不了多少的女人們的強迫——因為鄉下一個二十一歲的男人和一個四十歲的男人所得的工錢是一樣，所以此地的人結婚是很早的——她後來也允許去了。她第一次逛獵城得了一種出乎意料之外的愉快，因為她整天沒趣地看守鷄場，很容易傳染別人的快樂。她繼續的去了好幾次。她的姿容雅麗，而這時看了又像一個婦人一樣，所以她走在獵城街上，常常引起許多閒逛的人的注視；因此，她有時到獵城去雖是獨自一人，但在日暮回來的時候，常常尋找她的伴侶保護她回家。

一兩月都是如此的過去了。到了九月裏一個星期六，這一天是一個市集和一個市日同時舉行的日期，從牀屈基來了許多遊人，他們在飯店裏加倍尋樂。黛絲爲事所縲，在家動身甚遲，她的同伴早已在她之前進城了。這是九月裏一個晴天的黃昏時候，太陽剛要下

山，只見淡黃的夕陽與藍藍的暮色互相競爭着。這時除掉有無數的有翅的昆蟲在天空中飛舞之外，四周的環境，不需要什麼山林的幫助，便自成一色。黛絲在這低低的濃麗的霧氣裏緩步走着她的路。

她到了獵城，才知今天是市集和市日同時舉行的日子，但進了城之後，天色漸暗了。她所買的東西有限，所以不需要多大的功夫便完事了。她照常尋找牀屈基鄉村的人，以便結伴回家。

最初她找不着他們，她聽人說他們大半都到和他們有往來的一個賣乾草和泥煤的人家去跳舞了。那個人家是住在這個小城市的一個偏僻的角落裏。她正在想找路到那裏去的時候忽然看見亞力山大站在一條街角上。

「怎麼——我的姑娘？這樣遲你還在這裏麼？」他問。

她對他說了她是等候幾個同伴回家。

「那麼，回頭再見吧，」她轉身向後街而走的時候，她在她背後說道。

她走近那個賣乾草的人家，忽然聽見一種伴着蘇格蘭舞蹈而奏的絃樂聲，從後進屋子裏一陣陣的播送出來，但是聽不到跳舞的脚步聲——這是特殊的情形，因為音樂的響聲通



常多爲腳踏的響聲所掩。前面的大門是閉着。只須眼睛不爲暮色所遮，她一直可以看到屋背後的園子。她敲了幾下門，沒有人出來應門；她穿過堂屋，而後沿着小路，追隨弦樂的響聲走到外面一座小屋的面前。

這座小屋是一個沒有窗子的貯藏東西的倉棧，一道黃色的明亮的密霧，從門前浮流到幽暗的屋子裏，黛絲乍看還以爲是透明的煙呢。但是走到跟前，才知道是一陣被屋子裏的蠟燭照亮了的煙塵。這種塵霧中的燭光，把大門影子投射到園中廣大的一片黑暗裏。

她再向前走近幾步，朝裏面一望，而後才看到模糊的人影，一起一落地在倉屋裏跳着，舞着。脚步落地的聲音聽不見，這是由於地上佈滿了煤屑和別的東西的粉渣子；跳舞的人的脚步亂踏，把這些煤屑和粉渣子攪動了便發生這種煙霧瀰漫的情形。泥煤和乾草的殘餘物的霧氣，以及跳舞的人的汗氣與熱氣，已經造成一種半爲植物，半爲動物的混合粉霧在空中浮動；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不響的絃琴所發出來的低弱的聲音，和跳舞的精神恰相反。他們一面舞着，一面咳嗽，一面咳嗽，一面笑着。這些成對兒的男女跳得比什麼還快，竟看不出他們是誰，因爲模糊不明的塵霧籠罩着他們，把他們變成些半人半山羊的神仙，擁抱着許多山林女神，活像許多潘神（註一六）跟着許多薛林克神（註一七）旋轉，又像

羅蒂絲神（註一八）想躲避卜萊愛白斯神（註一九）但終於逃脫不了。

間或有一對人走到門前換一口新鮮空氣，這時塵霧不能遮蔽他們的形體，這兩個半人半山羊的神，便立刻化爲平常的鄰居了。牀屈基在兩三小時之內能變得如此的瘋狂嗎？

這一羣人之中有幾個塞李乃神（註二〇）坐在牆邊的凳子和乾草捆上。其中有一個認識黛絲。

「姑娘們都不以爲在鳶尾跳舞是體面的事，」他解釋說道。「她們不願人家曉得誰是她們的愛人。而且，有時她們跳舞跳得正起勁的時候，門就要關了。所以我們到這裏來，叫人買點酒來喝。」

「可是你們要到什麼時候才回家？」黛絲着急地問。

「好了——大約就要走了。這是末了一次的舞。」

她等着。蘇格蘭式的跳舞也完了，有些人也有動身回家的意思。但是另外有些人不想走，所以又舞了一次。黛絲以爲這必定是最後一次了，殊不知舞完了又連接舞一次。她心裏覺得很不耐煩；不過既然等了這麼久也只得等下去了。今天是市集的日子期；道路必定有不少閒逛的人和不懷好意的漢子；她雖然不怕什麼可以預料的危險，但總怕有不測的事

婚發生。若是在瑪瑙村邊境，她也不會如此的害怕了。

「別膽小，好人，」一個濕臉的年輕漢子一面咳嗽，一面勸導她說着，他頭後的草帽壓得很低，帽邊環繞着頭，看來很像聖像頭後的光輪。「你什麼事這樣子着意？明天是星期日，謝謝天父，我們可以在做禮拜的時候睡覺呢。喂，你和我來舞一次，好嗎？」

她並不討厭跳舞，但她不願在這裏跳舞。這時屋子裏人的跳舞動作更外如火的一般熱烈了；隱在透明的塵霧後面那些彈琴的人，時時在絃線的駕馬反面，或是絃弓的背上，彈着使歌曲有變化之趣。但是這對於他們並沒有什麼關係；那些喘氣的人影子仍然繼續地旋轉着跳舞。

他們若是喜歡原來的人，決不變換舞侶。若是更換舞侶，就是說一對舞侶中有一個人還沒有選擇到一個滿意的人。這時一對一對的人早已配合得很適當了。於是人人都在一種極端愉快的夢境裏，好像屋子裏只有熱烈的情緒而沒有別的東西；如果有別的東西便妨礙他們，而使他們不能遂心所欲地舞蹈了。

地上撲噠一聲，一對人已經跌倒下來堆成一團。後面的一對人因為一時來不及止步，也被前面的障礙絆倒地上了。於是這些睡倒在地上的人的四周，又刮起一陣更厚的灰塵，

在倉屋裏的普通塵霧中飛舞。一時只見手臂和大腿纏結在一起的抽動。

「回家之後看我罵你吧，我的人！」從一堆子的人中間發出這樣一個女人的聲音來。這就是由於身子粗笨而鬧出那個跌倒在地上的亂子的女人聲音。她是那個男人的舞侶，也就是他的新婚的妻子，這樣一種配合，在牀屈基是算不了一件什麼奇怪的事，只須配偶之間有感情罷了。後來他們也竭力避免未婚的青年男女的誤會，因為別的年輕的男女，在結婚之後，夫妻間的感情也許是很好的。

在黛絲背後那個圓子的暗影裏，忽然有一陣笑聲，與屋子裏的嗤嗤的笑聲相應和。她四面一看，望見一支雪茄烟頭的紅火：原來是亞力山大站在那裏，他向她招手，她於是很勉強地退步走到他面前去。

「我的姑娘，你在這裏做什麼？」

她整天在外面，而且又走了許多路，自然是十分疲倦，所以她把她心中的煩惱告訴了他，並且說到自從他看見她以後，她便在這裏等候着伴侶回家，因為晚上她不大認識路。

「但是他們都像不回去的樣子，我想我也不再等了。」

和我一起回家。」

黛絲雖然被他感激地奉承了一番，但還沒有十分忘記她原來對於他的懷疑，她也知道那些人很遲才能動身，但他情願和他們一同回去。她感謝了他的一番好意之後又說道：「我已經和他們說定在這裏等候他們，他們也指望我在這裏等着了。」

「好極了，不靠人的小姐。聽你自己吧。……那麼我不必着急。……天啦，他們在那裏鬧些什麼！」

他還不會向前走到燈光裏，但是早有幾個人看見他了；他到這裏使他們稍停了一會，並且使他們想到時間已經不早。他再點了一支雪茄煙便走開了。不久，牀屈基的人也從其他村莊子的人中間分開來聚集在一起，打算整隊回去了。他們拿着包袱和籃子，半點鐘以後，就是在時鐘敲了十一點一刻之後，他們都順着上山的小路走着回家。

他們走的是一條三哩長的雪白的乾路，在今天晚上月光之下，這條路現得格外雪白。黛絲在這隊人裏走着，不久看到有些酒喝得過度的男人，到了晚上的清新空氣裏便東倒西歪地走着路，這個隊伍裏有些享樂的女人也是如此的走着——譬如一個黑皮潑婦名叫

佳兒達祺，綽號「鑽牌皇后」，「先前是杜百維的寵人，和她妹妹蘭緝，綽號「鑽石牌皇后」；」還有跌倒在地的那個已結婚的少婦。她們的容貌在一股不受迷的眼光看來固然是粗笨，是近乎世俗，但是她們自己却大不爲然。這一隊人沿路走着，只知道他們是在一種托住他們的空中高飛着，而且個個心裏都有新穎而深遠的思想，因此，他們自己和周圍的自然界，已經形成一個各部分融洽而和合的機體了。他們和天上的星子，月亮一樣的高潔，但是月亮和星子也有他們的熱誠。

黛絲在家裏也曾經歷過這些痛苦的經驗，所以她發現他們這種酒醉的情形之後，便把她在月下走路漸漸感覺到快樂完全破壞了。但她仍是緊隨着這個團體，這個理由上面已經說過了。

他們在空曠的大路上散開來走着；這時他們正走到一個圓形的柵門，因爲最前一個人不能開門，後面的人都聚攏上來緊緊地擠在一起了。

走在最前的一個是「鑽牌皇后」佳兒，她帶了一個柳條籃子，裏面裝着她母親的雜貨，連自己的市疋，和其他屬於這一星期內所用的東西。這籃子又大又重，佳兒爲了便於負載起見，把它頂在頭上；當她兩手又在腰際走路的時候，籃子也在危險的平衡中向前進。

「哎呀——在你背上掛下來的是什麼，佳兒這祺？」這一隊人裏有一個突然叫着。

一時大家都望着佳兒。她穿了薄薄的印花布衣，在她頭背後可以看見有如一條繩子的東西掛下來直拖到腰際，活像中國人的辮子。

「這是她的頭髮拖下來了，」另外一個人說。

其實並不是她的頭髮：却是一條烏黑的東西從她籃子裏流下來；像在幽靜寒冷的月光之下閃光的黏滑的蛇一般。

「這是糖漿，」一個留神觀看的女人說。

的確是糖醬。佳兒的老祖母就喜歡這種甜東西。她自己家裏的蜂房裏也有很多的蜂蜜，但是她祖母酷愛糖漿，所以她買了這東西使祖母歡喜的。她趕快把籃子放下來之後才知道籃子裏盛着糖漿的罐子已經撞破了。

這時大家看了佳兒背上的怪象，都藉着大笑起來，於是這位黑皮皇后連忙想法子除去這種醜像，但不願這些嘲笑她的人幫助她。她急急跑到他們快要走過的一個空場，仰臥着在草地上，而後用她的肘節支着全身，在草上旋轉着來揩淨她的衣裳。

笑聲更大了；有些人依附着柵門，有些扶着柱子，有些靠在手杖上，這都是因為他們

看了黑皮皇后那種醜態，大笑不止，才有這個弱點的。黛絲雖是保持鎮靜的態度很久，但在放蕩不羈的時候，也情不自禁的和他們一同大笑了。

這真是一件大爲不幸的事。這位黑皮皇后聽了黛絲所發出來的很響亮的笑聲，她那久已壓藏在心中的潛伏的妒忌，馬上便爆發出來了。她突然如瘋如狂地跳將起來，緊對着她所厭惡的人

「你怎敢笑我，小賤貨！」她大聲喊着。

「我看了別人笑，我也止不住的，」黛絲仍然格格地笑着道歉說。

「啊，你以爲你是和別人一樣，因爲你現在是他的第二個相好的了！我的姑娘，且慢，且慢，像你這樣我要抵你兩個！瞧着——瞧着我來報復你！」

黛絲看了這位黑皮皇后剝去了她的上部衣服，大吃一驚——佳兒有了她的衣服，爲人取笑的理由，自然更喜歡脫去她的上衣了——後來佳兒把她的圓潤肥壯的頸子，肩膀，胳膊，都赤裸裸的袒露出來，正在月光之下，現得雪白豐潤，好像普拉西第理氏（註二）的雕刻一般，因爲她是圓圓團團的，肥壯的鄉下姑娘。她捏緊了拳頭，面對着黛絲，而後擺出門拳的姿勢來。



「我真不和你打的！」黛絲很莊重地說；「如果我早知道你是這種東西，我再也不讓我和你這樣一個淫婦同來了！」

這句包括太廣的話，引起了另外一方面人對於黛絲的責罵聲，尤其以鑽石牌皇后爲最氣憤，因爲她和杜百維的關係，有如人家猜想佳兒和杜百維的關係一樣，她現在成立刻和佳兒成立了適合職線來反抗她們共同的敵人。另外有幾個婦人也加入職團，若是她們在傍晚的時候不會跳舞，嬉戲了一陣，再也沒有人很蠢笨地表現這種很高的興致。後來做丈夫的和做情人的看了黛絲被人欺負，便上前替黛絲說話，想從中說和，但是結果反使她們的戰鬥更加擴大。

黛絲心裏又懊怒又害羞。她這時也不願路的孤僻和時間的太遲，唯一的目的是在脫離這一隊人越快越好。她很曉得隊伍裏好一些的人，第二天必定懊悔他們有種壞脾氣的。他們這時都走到田場裏去了，但是黛絲仍是慢慢的向後退着，想獨自一個脫逃。擋住大路的籬笆角落裏忽然走出一個騎馬的人來，原來是亞力山大；他向他們望了一轉。

「你們到底鬧些什麼事，工人們？他問道。」  
並沒有人立刻加以解釋；其實，他也不需要什麼解釋。他離開很遠的時候就聽見他們

的聲音了，因此他慢慢地騎着馬到這裏來，實地調查這事的真相。

黛絲是和其他的人離開，靠近柵門站着。他走到她面前彎着腰低聲向她說道，「跳上來坐在我背後，我們立刻就可以離開這一羣叫號的貓子了。」

她因爲十分感覺到目前的危機，幾乎要暈過去了。如果在另外一個時期她必定拒絕他，不需要他的幫助和做伴的，像她先前拒絕了他好幾次一般；而且現在如果僅僅爲了她自己孤獨無伴，她也不致於不拒絕他的。但是剛剛在這個危機的時期他來邀她上馬；她一舉足之勞，便可以把她對於這些仇敵的恐懼和憤怒消滅，轉而戰勝了他們，因此她不顧一切，把腳趾踏着他的腳背，跳上馬鞍，坐在他的背後。等到那些好爭鬥的酒色之徒知道了這事，他們兩人早已飛跑到很遠的灰色裏去了。

鐘牌皇后已經忘了她的緊身衣上的污跡，而站立在鑽石牌皇后和那個行立不穩的新婚少婦身旁——大家都睜大了眼睛，向着馬蹄聲逐漸消逝的那條路的方向看去。

「你們看什麼？」有一個沒注意這事的人問道。

「呵——呵——呵！」黑皮佳兒笑着。

「嘻——嘻——嘻！」那位好飲酒的新娘，扶在她的親愛的丈夫的手臂上笑着。

「咻——咻——咻——」黑皮佳兒的母親也笑起來，而後抹一抹她的上唇鬚子，簡單地解說道：「才離鍋底，又到火坑裏去了！」

這些露天裏的孩子，便是喝了多量的酒也是無妨，這時大家已經走到曠地的路上了。他們向前走着的時候，頭影子的四周有一道珠光圈子和他們同時進行着，這種珠光圈子就是月光照在一片雪亮的露水而成的反光。各人只能看見各人自己的光輪，個個光輪都是搖蕩不定，但緊緊地依着頭影子，而且把頭影子裝飾得更為美麗。後來這種搖蕩的動作與光輪成爲不可分開的一部分，他們呼吸的氣息和晚上的密露也混而爲一，於是景色、月光，和「自然」的精神似乎都與酒的精氣融合起來了。

## 11

他們兩人騎在馬上慢慢地走着，歇了一點時候沒有說話。黛絲靠在他身上仍然在勝利中喘着氣，可是在別的方面，她是在懷疑。她已經看出這匹馬並不是他平常所騎的那匹活潑的馬，她因爲這個原故而不驚慌，雖然她的座位並不穩固。她要求他把馬放緩了腳步慢慢地走，亞力山大也遵照她的話做了。

「這樣很好吧，是不是，親愛的黛絲？」他等了一會兒說。

「很好！」她說「真的，我應該十分感激你的。」

「你麼？」

她不回答。

「黛絲，爲什麼你常常不喜歡我親你的嘴？」

「我想——因爲我不愛你。」

「你是真的麼？」

「我有時生氣你！」

「啊，我一半怕你如此。」但是亞力山大也不反對她這樣的直言。他覺得她無論怎樣，總比她冷淡無情的好。「爲什麼你早不對我說，在我叫你生氣的時候？」

「你很知道原因的。因爲我在這裏是沒法子的。」

「我時常向你調情，沒有得罪過你罷？」

「你有好幾次得罪我的。」

「幾次？」

「你知道很清楚的一一無數的次數了。」

「每次都是如此嗎？」

她不作聲，同時馬也溜着蹄走了許多路，後來晚間瀟瀟的霧也擴大了範圍，把他們兩個人包圍起來了。這霧似立攔住月光，使月光比在清朗的空氣裏更普遍。她或許是由於霧的原故，或許是別有所想，或許是由於昏昏欲睡的關係，一點也不曉得他們兩人早已走過從大路岔出到默屈基的那條小路的地點，也不曉得亞力山大並沒有領她走在到向默屈基的路上。

這時她非常疲倦。她這一星期以來都是早晨五點鐘起身，整天在外走路，況且今天晚上又步行了三哩路到獵城，等着她的鄉人有二小時之久，沒有吃什麼，也沒有喝什麼，因為她不耐煩地催着他們動身，沒有功夫去吃東西；後來她回來的時候又走了一哩多路，受了爭吵的刺激，他們的馬行得又慢，所以現在已經快到深夜一點鐘了。但是只有一次她實在被瞌睡所克服。在那睡着了忘却一切的時候，她輕輕靠在他身上。

杜百維從馬踏燈上縮回他的腳，把身子在馬鞍子上向旁邊移轉，而後用手抱了她的腰，扶持着她。

她立刻取了防禦的姿勢，並且一時情不自禁地採取報復的行爲，突然給他一推。他因爲地位不穩，幾乎失去了平衡，跌下地去；因爲他所騎的是一匹強壯而最安靜的馬。

「太無人情了！」他說。「我並沒有壞意——只是護着你，不給你滾下去。」

她先是懷疑地想着；後來想到他這話也許是真情，於是她變爲溫和，而後很謙恭地說道：「請你饒恕我，先生。」

「我決不饒恕你——除非你表示信任我。天啦。」他忽然大聲說道。「我是什麼人，居然遭你這個小鬼丫頭的拒絕？在這長而無聊的三個月以來，你只是玩弄我的感情，躲避我，責罵我；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我，明天就離開你，先生。」

「不，你明天不能離開我！我再請求你一次，你可不可以表現你相信我，讓我用手抱住你？來，來；現在只是你我兩個，沒有別人了。我們都很知道；你曉得我是愛你，把你看做世界上最美麗的一個姑娘，而且你實在是如此的。我可不可以把你當做我的愛人？」

她連忙吸了一口反對的不悅之氣，不安地在座位上扭着，而後向前看着，喃喃地說道，「我不曉得——我渴望——我怎能答應，或不答應，在這——」

他依照他自己的心意，用手抱住了她才解決了這個問題，黛絲這時也不再表示拒絕了。他們兩人如此地向前走着，後來她忽然覺得他們已經走得太久了——從獵城到家只有一段極短的路程，便是照這樣很慢的速度走着，平常也不需要這許多時間，這知道他們不是循大路而行，却是在小路上走了。

「呀，我們到了什麼地方？」她說。

「正經過一個林樹。」

「一個樹林——什麼樹林？我們離開大路很遠了？」

獵場的一小部分地方——英格蘭最古的樹林。在這爽暢的晚上，我們何必不稍徵延長我們走路的时间？」

「你怎麼這樣子陰險！」黛絲一半裝駭，一半驚慌地說着，而後把他的指頭一個一個地扯開了才脫離了他的擁抱，便是她自己滑跌下去也不管了。「剛才我還那麼信任你，感激你，使你歡喜，因為我想到我那麼給你一推是冤屈了你！請你把我放下去，讓我回家吧。」

「最親愛的，天氣雖是清爽了，但是你不能回家去。我們距離牀屈基有許多哩呢；如

果你一定要我告訴你，那麼，在這擴大的密霧裏，你便是走了幾小時的路，必定仍然在這樹林子裏走呢。」

「那沒有關係，」她好言好語地說。「把我放下去，求求你。我不管是在什麼地方了；只是讓我下去吧，先生！」

「就是，那麼，我要——有個條件。已經把你帶到這野外來了，我覺得我有保護你安全回家的責任，不管你自己是怎麼想。至於你沒有人幫助，你自己一人走到牀屈基去，那是絕對不可的；說一句真話，親愛的，因為這個密霧把一切的東西都掩蓋起來的原故，連我自己也不曉得我們是走到什麼一個地方了。若是你能站在馬旁邊等候着，等我走完這些樹叢子，到了一條大路；或是一座屋子，認清楚了我們是在什麼地方，那我就願意把你放下去了。等我回來之後，我給你完全的指導；若是你堅持着要步行也可以；你要騎馬走去也可以——聽你的便好了。」

她完全接受了這些條件，而後在附近的一邊滑下馬來，但他已經匆匆地偷着吻了她一下了。他是從另外一邊跳下去的。

「我必須牽着這匹馬嗎？」她問。



「啊，不必，不必要，」亞力山大拍着那個喘氣的牲口回答道。「它今天晚上很夠了。」

他掉轉馬頭走到樹叢子裏，把馬拴在樹枝上，而後又爲黛絲在厚密的一堆枯樹葉子裏做了一個又像是牀，又像是窩的東西。

「坐在這裏吧，」他說。「這些樹葉子還沒有潮濕。只看着這匹馬，那就很夠了。」他離開她走了幾步，又回轉頭來說道，「黛絲，我有一件事和你說：你父親今天有一匹肥壯的新馬了。一個人送給他的。」

「一個人？是你吧！」

杜百維點一點頭。

「哦，你真好！」她大聲叫着，同時苦痛地感覺到她不得不立刻感謝他的困難。

「孩子們有玩具了。」

「我不曉得——你送東西給他們！」她受了很大的感觸，喃喃地說道。「我很盼你沒有送——這是我十二分盼望的！」

「爲什麼，親愛的？」

「這事——牽累我了。」

「黛絲——你是不是永久如此不愛我了？」

「我感激你的，」她勉強承認着說道。「但是我怕我不——」她忽然看出杜百羅對於她的熱情到了這麼一個結果，很爲痛心，於是流下一滴一滴的眼淚，立刻大哭起來。

「別哭，親愛的——坐在這裏，等着我回來吧。」她只得從他的吩咐，坐在樹葉堆子中，身子微微有點發抖。「你冷吧？」他問。

「不大冷——有一點。」

他的手指摸在她身上好像浸在絨毛裏一般。「你只穿了一件鬆胖胖的棉衣裳——爲什麼如此呢？」

「這是我最好的夏衣。我今天在家動身時候，天氣很暖，我不曉得要騎馬的，也不曉得要到這深夜的。」

「九月裏的深夜漸漸冷了。讓我想一想。」他脫去他所穿的一件薄外套，輕輕地蓋在她身上。「動手——你現在覺得暖和些了吧？」他接着說道。「我的姑娘，你在這裏休息；一會兒功夫我就回來。」

他替她扣好了外套，而後跳到密霧裏去。這時密霧在樹林之間已經織成一幅一幅的幕子了。最初他爬上附近一個斜坡時候，她還聽見樹枝裏沙沙的聲音；他的行動有如一個鳥雀的跳躍，聲音逐漸降低下去最後便完全沒有什麼聲息了。殘月西降，灰白色的光也隨之逐漸減縮；黛絲爲夜色蒙蔽，這時她在樹葉子上已經進入夢鄉了。

這時，想探明他們在獵場一個什麼地方的亞力山大也走到斜坡子頂上了。剛才他騎在馬上已經胡亂地走了好幾點鐘，照着每個路灣子走，以延長他和黛絲作伴的時間，其實他對於月光下的黛絲，比對於路旁任何的東西還重視。他趁此又可以給她那疲倦的馬休息一會兒，所以不急於搜尋標路的界石。後來他爬過一個山岡，到了附近一個山谷，才遇着一條大道的圍籬；這裏的情勢他是認識的，所以他們是在什麼地方的問題也解決了。杜百維於是轉回頭來。這時月亮完全落下去了，雖然距離早晨很近，但是一半由於密霧的關係，獵場仍然黑暗籠罩着。他伸手摸索着向前進行，以免撞着樹枝。最初他走了很久還找不着他原來動身的地點。他上下徘徊，轉來轉去，後來才聽見附近有馬的一種細微動作聲，同時出乎意料之外，他那件外套袖子又突然絆住了他的腳。

「黛絲！」杜百維這麼叫了一聲。

並無回答。四處黑漆。他眼前只約略看到一種灰白色的朦朧霧氣在他腳邊，殊不知這就是穿了白棉紗衣，睡在枯樹葉子上的黛絲影子。另外一切的東西都是同樣的黑暗。杜百維彎下身子來，聽到一種有規律的細聲呼吸。他於是跪下地，把身子更彎低些，後來她的呼吸的氣息溫暖了他的臉，不一會他們兩人的嘴巴子也接觸了。這回她正在熟睡着，眼毛上還留了幾顆淚珠子。

黑暗和蕭瀟漫着四周。在他們的頭上是些獵場原始時代的水松和橡樹，樹上還棲了許多快要睡足的小鳥；他們的身旁有偷着跳來跳去的兔子。但是黛絲的保護神是在那裏？她所信仰的天神又在那裏？也許像善於諷刺的提斯比人（註二二）所說的那個神一樣，他正在那兒談話，或是走到一邊，或是正在路途中走着，或是睡着了而不能喚醒呢（註二三）。

像她這樣一個美麗的姑娘，原來是如遊絲一樣的感覺靈敏，如白雪一樣的皎潔，為什麼在她這個人身上應該有這樣一種污點，好像是命中注定要有的？為什麼惡劣的東西常常是如此地侵佔了精美的東西？這個定例，幾千年的分析哲學還沒有解釋出來使我們明白。其實我們也可以說黛絲遭遇這個不幸的事是有一種果報的關係。黛絲那些穿了盔甲的亂宗中，有些在戰鬥之後很快樂地一路走着回家時候，對於鄉下姑娘們也演過這種把戲。

甚至比這還野蠻些，這是毫無疑問的。祖宗爲惡，子孫受報，這在神祕看來雖是美德，但終爲平常一般人所蔑視，所以這樣的話也是無濟於事。

正如住在偏僻的所在的那些黛絲的親族根據命運的見解所常說的話：「這是定數。」可憐的地方就在這裏。從此以後，社會上人便認爲我們的女主角，和她離家到牀屈基雞場去試一試機會的先前那一個人大有不同了。

## 第二章 不再是處女了

12

她提了沉重的籃子和大包袱走着，好像不覺得結實的東西是很累重似的。她有時也停了脚步，機械地靠在柵門邊，或是柱子上，休息一會兒；然後再把那兩件東西放在她那圓潤的手臂上，接着向前趕路。

這是十月杪的一個星期日早晨，在黛絲來到牀屈基的四個月之後，距離她和亞力山大在獵場騎馬回來的那天晚上只有一兩個星期。這時天亮未久，在她背後的天際黃色陽光照着她對面的山脊——這就是她近來作客所居的那個山谷的障壁——越過這個山脊便到了她的故鄉。牀屈基這一面還是逐漸上升的斜坡，土壤與景色和黑野谷的大為不同。甚至這兩處人的性格和口音也有細微的差別，固然一條圍繞的鐵路也有使他們混合的影響；因此，她的家鄉雖然與她在牀屈基所暫住的地方相距不到二十哩，但是她已經覺得是很遠的一個地方了。閉塞在黑野谷一邊的鄉下人都向西北方去做生意，都向西北方去旅行，求愛，

結婚，他們心裏所想的也是西北方；惟有牀屈基這一邊的人把他們的能力和注意力引導到東南方去。

這個斜坡就是六月裏那一天杜百維和她趕着馬飛跑的那處高地。黛絲一口氣爬上去沒有停憩。她到了斜坡的邊頂，才凝視着對面很熟悉的綠葉蔥蔥的樹木，這時樹木一半被烟霧籠罩住。從這裏下去，景色多是美麗的，今天黛絲看了覺得更外美麗，因為自從她上次看見了以後，她早已知道凡是小鳥唱着甜蜜的歌兒的地方，便有蛇兒的嘶叫，而且她的人生觀自從得了這次的教訓之後已經完全改變了。她現在是另外一個人，不是像她先前在家裏那麼簡單了。她爲這種思想所抑制，在這裏停立着，而後轉過身子向她的背後望着。她實在不忍向前看着黑野谷！

黛絲爬着她剛才所走的那條長路上升的時候，看見一輛兩輪車子，車旁有一個男人走着，並且舉起他的手來引她注目。

她聽從他的手號，定心定意地等着他來；幾分鐘以後，人和馬車都停靠在她的身邊。

「爲什麼你像這樣子偷偷地跑走了？」杜百維喘氣責備她說：「又是星期日早上，人家都還睡在牀上呢！我偶然才發現你走，我趕着馬飛跑的追來。你看一看這匹馬吧。爲什

麼你這樣子走開？你曉得人家不會阻止你，不許你走的。你也不必如此辛辛苦苦地走了這許多路，帶了這個重包袱拖累你自己！我跟你追着像個瘋子，只想送你走過其餘的路，若是不回去。」

「我不回去，」她說。

「我早已想到你不——我說過了。那麼，提起你的籃子，讓我幫助你上去。」她無精打彩的把籃子和包袱放在那個兩輪馬車上，而後爬上去和他並排坐着。她現在不怕他了，她信任他便是造成她的憂鬱的主因。

杜百維沒趣地點了一支雪茄煙，兩人於是向前走着，一路只斷續地說到路旁平常的事物，談話裏毫無一點感情。他已經忘記他在夏天迎接黛絲到牀屈基來的時候，趕打馬車在這條路上爭着要和她接吻的事了。但是黛絲還沒有忘記，她這時坐着像個木偶，只用一個音的字回答他的問話。他們走了一些路以後便看見一叢樹林，在這樹林那邊就是瑪瑙村。到這時候她的面孔上依然不表現一點感情，眼睛裏開始滴下一兩點眼淚來。

「你爲什麼哭？」他冷淡地問。

「我剛才一直在想到我是生在那邊的，」黛絲喃喃地說。



「那麼——一個人總要生在一個地方的。」

「我願意我沒有生——在那邊或是別的地方！」

「呸！那麼，若是你不願到牀屈基來，爲什麼你又來呢？」

她不回答。

「你不是爲了愛我而來的，這是真的了。」

「這是很真的。若是我爲愛你而來，若是我曾經真心愛過你，若是我仍然愛你，我也不像現在一樣如此地恨我自己有那個弱點了！……我的眼睛一時被你弄昏罷了。」

他聳一聳他的肩膀。她又說——

「我不懂得你的用意，等到曉得了也太遲了。」

「一個個女人都是這樣子說。」

「你怎敢說這話！」她急急轉過身來對他喊着；當她這種潛伏的銳氣——他將來看得更多——衝上來的時候，她的眼睛閃着極強的亮光。「天啦！我把你打出這車子！難道個女人所說的話，有些女人能感覺到麼？」

「是的，」他笑着說；「我很抱歉，得罪了你了。這是我錯——我承認。」他心裏也

有點悲傷，於是接着說道：「只是你不必始終不變地把那話當着我面說出來。我預備給你很多的錢。你不必再在田裏，牛奶場裏做工了，你曉得的。你也曉得你可以穿上頂好的衣服，不必像你最近裝出那麼光頭光腦的，樸實的樣子，好像你所得的工錢還不能買一條絲帶。」

她的嘴唇微微顫起，雖然她那寬大而易於激動的性情裏照常地毫無一點輕視。

「我已經說過我不再向你拿一點東西了，我不願——我不能！若是再照這樣子下去我就是你的人了，我不願！」

「人家看了你的樣子，一定以為你是一個公主，而且，你又是個真的杜百維——哈！哈！黛絲，親愛的，我不能再說了。我想我是一個壞人——一個壞透了的人。我生來是壞，我活了這些年也是壞，我將來死大概也是壞。但是，我可以賭咒，我不再待你壞了，黛絲。若是有某種情形發生——你懂的——在那種情形之下你是有點需要，有點困難，只寫一封短信告訴我，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我也許不在牀屈基——我要到倫敦去住幾時——我那個老太婆太討厭，我不能忍受。但是一切的信件可以寄去轉交的。」

她說了她不願亞力山大再伴送她向前走，於是車子在一叢樹底下停了下來。杜百維下

了車子，把她抱下來，又把她的東西放在她旁邊的地上。她向他微微鞠了一躬，眼睛緊對着他的眼睛凝視着；她後來轉過身子，拿了包袱籃子走開了。

亞力山大拿去了雪茄煙，彎低了身子向她說道——

「你不是這樣離開我就走吧，親愛的？來！」

「假如你要，」她冷淡地回答說。「看你已經把我捏在手心裏了！」

她因此轉過身來擡起她的臉對着他的臉，當他印了一個嘴的痕跡在她的嘴巴子時候，她一動也不動，像大理石的界石柱子上的人頭像一般——這自然一半是勉強的，一半好像是由於熟識還沒有十分死盡的樣子。在他吻着她的臉的時候，她的眼睛正模糊地望着小路上最遠的那個樹林，有如一點也不覺得他所做的事一般。

「再來那一邊，爲了老相識的原故。」

她仍是消極地轉過臉來，如同一個人聽從理髮匠或是畫像的人的要求，轉過頭來的一般。他在另外一邊親了一個嘴，覺得他的嘴唇觸在潮濕，光滑，冰冷的，有如在他們四週的蕈菌的皮一般的臉頰上。

「你不回親我一個嘴。你決不願意做的——我怕你決不會愛我。」

「我已經說過了，時常說過。這是真的。我從來沒有真心愛過你，我想我將來也決不會愛你的。」她又悲哀地說，「一切的事之中，也許在這件事上說一個謊，現在對於我是最好也沒有了；這事雖是很小，但我決不來說這個謊話。若是我果真愛你，我有最好的理由可以讓你知。可是我不。」

他很苦地嘆了一口氣，好像這一段情形格外使他的心，他的良心，以及他的體面和身分上受着一種難堪的壓迫似的。

「黛絲，你太憂鬱了。我現在沒有理由可以奉承你，可是我可以簡單地對你說：你不必這樣子憂愁。你能保全你的美貌，和這地方的任何一個女人對抗，無論她是溫柔，或是簡單。我把這實話告訴你，是我一番好意。假如你是個聰明人，你必須多多表現你的美貌給大家看，在你的美貌沒有衰謝凋殘之前。……但是，黛絲，你可以回到我這裏來麼？真的說，我不願讓你這樣子離開我而走！」

「決不！決不！我已經下了決心，當我看出——我所早就應該看出的；我不願來的。」

「那麼再會吧，我的四個月的堂妹——再見吧！」

他輕輕跳上車子，整潔鞮繃，趕着車子從紅漿果子樹的高籬笆中間走了。

黛絲並不看着他去；她慢慢地繞着曲折的小路走着。這時還早，太陽的底邊雖然脫離了山頂，但它射出來的不決意的光芒，仍然能感動我們的視覺，而不能感動我們的觸覺。附近一個人影子也看不見。憂愁的十月，和更憂愁的黛絲，是這條路上僅有的存在的東西。

她走着路的時候，背後有男人的腳步聲；那人走得飛快，不一會便趕上她，緊靠在她的腳後跟，等到她知道他和她走得很近的時候，他已經向她說了一句「你早上好呀」了。這人看來好像是一個匠人，手裏拿了一罐子紅顏料。他誠懇地問她要不要他提着她的籃子，結果她答應了而後在他身邊走着。

「你真早，在這安息日早晨你已經出來走路了，」他愉快地說。

「是的，」黛絲說。

「這時人家因為做了一星期的工作，多半還睡着休息呢。」

她也承認這話不錯。

「我今天比一星期內所做的工作更實在呢。」

「真的麼？」

「在星期的幾個日子裏，我所做的工作是爲了人的光榮，在星期日是爲了天父的光榮。這個豈不是比那個更實在麼？在這個旋關木（註二四）上我有一點小小的事要做。」這人說話之後便轉身而朝牧場的一個路口走去。「如果您能等我一會，」他又說，「我馬上就回來。」

她看了他已經爲她提了籃子也不好意思不等候了；她於是站在那裏看着他。他放下他的籃子和白鐵罐子，用刷子攪着罐子裏的顏料，而後寫了很大的方體字在三塊板合成的旋關木中間一塊板上，並且在每一個字的字間加上一撇的休止符號，如此才能把每一個字深印於讀者之心——

你，的，滅，亡，必，速，速，來，到。

彼得後書，二章，三節。

這些極眩目的朱紅色的字，光芒直射到對面沉靜的景色，以及灰白而凋殘的小樹林，蔚藍的天空，與生了石苔的旋關木板上。它們似乎用很大的聲音把它們自己叫了出來，連

第二章 不再是處女了

空氣也震得響了。有些人看了這些可怕的塗寫的怪字，也許叫道：「啊呀，不幸的神學呀！」——這可以說是從以前對於人類有莫大供獻的教條所變出來的一種意想不到的怪現象。但是這些紅字刺在黛絲的心裏比查備她還厲害，並且使她有說不出的恐懼。她以為這個人好像已經知道她最近的歷史似的：其實他完全是個和她不相識的人。

他寫完了這句經文便拾起她的籃子；黛絲同時也機械地在他身邊走着。

「你相信你所寫的話嗎？」她低聲問道。

「相信那句經文？我相信我自己的生存呢！」

「但是，」她戰戰兢兢地說道，「假如一個人的罪惡不是由於他自己的過失，怎麼樣？」

他搖一搖頭。

「我不能仔細辨明這個火急的問題，」他說。「今年夏天我已經走了幾百哩路，在這區域遍處都寫了像這些經文在牆上，樞門上，以及旋關木的板上。我讓人家看了這些經文放在心裏，而後自己去應用。」

「我覺得這些經文太可怕了，」黛絲說。「歷煞人，惱煞人的！」

「這就是經文的用意！」他回答道。「可是您應該再看我那些最嚴厲的經文——我留了到海口或是窮人窩裏的小街小巷去寫的。您看了會叫您扭動起來！我不敢說這對於鄉下人不是一種很有益的經文。……啊——那邊倉房有一塊很好的空白的牆，未免荒廢了。我必須去寫一句經文在上面——寫一句像您這樣一個有危險性的青年女人所要當心的經文。……等候我嗎，姑娘？」

「不等了，」她說，這話便拿起籃子慢慢地走了。她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只見那塊灰色的舊牆上寫了同樣的紅字，個個現出奇怪而非常的樣子，好像悲傷它們自己向來不曾盡過這種責任似的。她看了並且能領會那人這寫了一半的那句經文將是什麼時候，她的面孔頓時發紅了。這句寫了一半的經文是——

不，可，姿——（註二五）

那人看見她回頭來望，便停住了筆，大聲對她說道——

「假如您要請教這些重大的問題，倒有一個很誠懇的好人，他今天在德馬上就要走過的那個村子裏講道——他是愛明斯特的克萊爾光生。我現在和他的教派不同了，但他是個



好人，他解說教義很好。他還是第一個使我信教的人呢。」

但是黛絲不回答；她戰戰兢兢地向前走著，只顧把一雙眼睛注視地下。「呸——我不信天父這些話！」她現出輕視的樣子，嘴裏喃喃地說着，這時她臉上的紅色已經退盡了。

一捲黑煙從她家的煙囪上突然昇騰起來，她看了這個情形很為心酸；到家之後，看了屋子裏的情況更為痛心。她母親剛才下樓，正在壁爐旁邊用剝去皮的橡樹枝子燒着早飯，見她來了便轉過身來迎接她。小孩子們仍然在樓上，她父親也在上面，今天是星期日早晨，所以她父親覺得多睡半小時是合理的。

「呀——」黛絲我兒！她母親吃驚地嚷着，並且跪將處來吻着她。「你好吧？你到了我身邊之後，我才看清楚是你！你回家是打算和他結婚麼？」

「不是，我回來不是為這事的，媽媽。」

「那麼是因為放假嗎？」

「是的——因為放假；因為放了長假，」黛絲說。

「怎麼，你那位堂哥哥不打算做這件好事嗎？」

「他不是我的堂哥哥，他也不打算和我結婚。」

她母親仔細打量了她一番。

「來，你還沒有完全告訴我，」她母親說。

於是黛絲走到她母親跟前，把臉上在她母親的頸頸子上，前前後後的對她母親說了。

「你沒有叫他娶你！」她母親又說道。「隨便那一個女人，在有了這麼一回事之後必定早已要求了，只有你不！」

「也許隨便那個女人早已要求了，只有我不。」

「如果你真有那事，那你這樣回來就變成一個故事了！」杜夫人苦惱地說着，幾乎要破聲哭出來。「傳到我們這裏來關於你和他的話很多，誰曉得竟有這麼一個結果！爲什麼你不爲你家裏好着想，只想你自己？你看我平常如何的掙扎，如何的吃苦做工，你那位可憐的衰老的父親的心，塞着像個承油滴的鍋子，我很盼望你這事成功之後有好的希望！四個月以前，你臨走的時候，看他和配成一對兒多麼好！你看，他已經送給他們多少東西——都是，我們想，因爲我們是他的本家，如果他不是的，這是因爲他愛你而做這事。誰知道你沒有叫他娶你！」

叫亞力山大心裏有意娶她麼！他真心娶她麼！關於婚姻的事，他從來沒有吐出半個字。

。若是他果真有這意思，又怎麼樣呢。他也許急於要救濟她在社會上的地位，不得不允許他的要求。但隨那位可憐的，癡狂的母親不知道她現在對於他的感覺。或者這是境遇中非常的，不合理的，而且不能解釋的事！但是事實是如此；這就是她所說的那件使她痛恨她自己的事。她向來是不介意他的，現在更不介意他了。她曾經懼怕他，躲避他，因為他利用她那無依無靠的弱點才使他屈服；她一時為他那鄙俗富麗的樣子所欺騙，因而在昏亂中屈服於他，但是後來忽然又輕視他，厭惡他，結果還是逃走。這是這樣罷了。現在呢，她也不十分忿恨他了；她只把他當做灰塵一樣看待，心裏縱然想顧全她的名譽，也不願與他結婚。

「你早該謹慎些，如果你無意叫他娶你做他的妻子！」

「哦，母親，我的母親！」這位心裏痛苦達到極頂的姑娘喊着，而後轉過臉來對着她母親看着，好像她的心要碎的樣子。「我也萬想不到的。我是一個小孩子，在四個月以前我離開家的時候。為什麼你不曾告訴我：男人裏面有危險？為什麼你不先警告我？大家人家的小姐們大半都知道怎樣防禦，怎樣抵抗，因為她們看過許多告訴她們這些詭計的小說；但是我再也沒有機會能學到，而且你又不幫助我！」

她母親給她說虛了。

「我以為若是我說出他對於你的愛情，和將來的結果，你對於他就要高傲，那麼就失去你的機會了。」杜夫人一面喃喃地說着，一面用裙子抹她的眼睛。「我想我們必須善處逆境。總之，這是天道，這是天命。」

## 13

黛絲從她那有錢的本家家裏回來的事到處風傳，若是「風傳」這兩個字用在一方哩的鄉村地方是不過分的話。到了下午，瑪瑙村有她從前所認識的好幾個朋友和同學來拜訪她；這幾個客人都是姑娘們，個個穿了幾過而且熨過的最好的衣服，好像參拜二位得了極大的勝利的人一般；她們圍坐在房間裏，睜大了好奇的眼睛凝視着她。愛上她的人是那個遠房的堂哥哥亞力山大杜百維，她並不是完全本地人，他是一個荒唐，好色，常使女人心碎的人，他這種名聲早已傳播到牀屈基的境界以外了；人家設想黛絲所處的地位頗為可怕，因此她的地位有很大的魔力，她的地位如果不大危險，也不會有如此的魔力了。

她們的興趣如此之濃厚，所以當黛絲的身子轉過去的時候，年幼些的小姑娘們低聲說

道——

「她多麼好看的；那件衣服把她襯托出來多麼好的！我相信這件衣服價值大哩，這是他送給她的禮物。」

黛絲正在伸手由一個屋角櫃子拿茶杯等物，所以沒有聽見這些評語。若她聽見了，她立刻便要糾正她們的見解。杜夫人是聽見的，這時她雖然不能有成就一個足以炫耀的婚姻的希望，但還能在她女兒的足以炫耀的風流之事上，竭力培養她那簡單的虛榮心。從大體說來，她覺得心滿意足，其實這樣一種有限的，虛幻的勝利是牽累她女兒的名譽；說不定他們的婚姻後來還可以成功；所以杜夫人興致勃勃地應答她們這幾個客人誇獎她女兒的話而後又留下她們吃茶。

這幾個客人的閒談，笑聲，溫和的譏刺，尤其是她們的忌妒的表示，反而把黛絲的精神振作起來了。黃昏漸漸地過去，她傳染了她們的興奮的精神之後，也變得心神愉快了。這時她的面孔一點也不像大理石那麼僵硬，她又跳着走路，像從前一樣，少女的一切的美，都在她驟然流溢於臉上的紅色裏現露出來了。

有時她雖然有事在心裏想着，但仍然用高傲的態度回答她們的問話，好像承認她的求

愛的經驗實在是沒有什麼可妒的。但是她離開羅貝特那斯（註二天）所說的「與她自己的滅亡發生了戀愛」的情形尚遠，所以這個幻想如閃電一樣，瞬息即逝；冷的理智又回到她心頭，譏笑她自己有作輟無常的弱點；這時她暫時的得意又譴責她，並且使她恢復原來沉默冷淡的態度。

第二天黎明時候她尤其失望，因為第二天是星期一，而不是星期日；又沒有頂好的衣服；談笑的客人也不在了；她醒在她從前所睡的那張牀上，天真爛漫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們仍是環繞着她睡在那裏輕輕地呼吸。這時她並想不到回家的歡欣和樂趣，只在她面前看見她必須要走的一條長而崎嶇的路，沒有人幫助她，也沒有人同情她。她心裏憂鬱極了，恨不得鑽進墳墓裏去。

幾星期之後，黛絲的精神已經恢復，足以在一個星期日早晨到教堂裏去了。她喜聽唱歌，聽那些舊的讚美歌，並且愛加入唱詩班，唱那早晨讚美詩。她得了她那會唱歌謠的母親的遺傳性，有天生愛好歌曲的習癖，便是極簡單的音樂也能使她感受很大的影響，有時甚至可以使她心忌而神迷。

她自己現在有種種理由，越使人不注意她越好；她爲了避免青年男子向她獻殷勤，當

在沒有唱詩以前便動身往教堂，而後專控教堂掛樓下面，靠近堆放破傢伙地方的一個後排座位坐着，因為到這裏來坐的人只是些老頭兒和老太婆，此外附近便是一輛運棺柩的車子，一頭豎立在掘墳穴所用的器具裏。

鄉村裏的人兩個，三個的走進教堂裏來，坐倒在她面前的幾排凳子上，托着顎頭，休息四十幾秒鐘，有如禱告一般；而後他們坐立起來，四周眺望。待唱歌的時間到了，黛絲所愛唱的一個歌偶然選了出來——就是「蘭墩」雙唱——她不曉得是什麼名字，但心裏很想知道這首歌的名字。她覺得一個音樂家的能力真是神奇；他早已長眠於地下了，但他還能由表現他個人的情感的音樂，控制着像她這樣從來未聽見過他的姓名，也無從了解他的性格的一個小姑娘。

禮拜式在進行中的時候，那些已經回過頭來觀看的人，現在又回過頭來；最後他們看見了她，並且互相低聲談論着。她也猜到他們低聲所說的是些什麼話，於是漸生厭心，覺得她不能再到教堂裏來了。

從此她和她小妹妹們同居的那個臥室，便是她的長久藏身之所。在這個只有幾碼地闊的茅屋裏，她看着風吹，雪飄，雨滴，美麗的日落，和繼續而來的圓月。她住在這個屋子

裏極爲隱秘，所以幾乎人人都以爲她到別處去了。

這時期她唯一的運動是在天黑之後舉行；她每天晚上在樹林裏的時候一點也不覺得寂寞。她知道恰巧在黃昏那個微光和夜色成了均衡狀態的片刻間出來，那時正是在人們受了白日的工作的壓制之後，和一切動作都在晚上歸於停止的時期之前，在這個片刻的當兒，她的心境有絕對的自由。也只有在這個時期，人的生存的苦況減少到最小的範圍。她現在不怕黑影了；她唯一的思想似乎是想逃避人類——可以說：要逃避這個冷酷的世界，從體積說來，這個世界是可怕的，但是從組成它的個體而說，它不但是不可怕，並且是可憐。

在這種幽靜的山岡山谷裏，她所過的這種安定的生活已經和她所常處的境界打成一片了。她那隱着而不大顯露出的嫵娜的姿態，也成爲環境的主要的一部分。有時她那乖僻的幻想也能使環繞她周身的事物的變動程序進行更快，後來這些事物似乎也是她的故事的一部分。頂好是說這些事物的變動是她的故事的一部分；因爲世界不過是一種心理的現象，我們以爲這些事物的變動是什麼便是什麼。冬季中夜，在有包圍很緊的樹芽和樹皮的枝條及所哀號的風，便是苛刻的責備的定式。一個落雨的日子，便是一種渺茫的知善惡的神，看了她的弱點，心裏很憂鬱的表示，但她不能明確地辨別這是不是她那兒童時代的上帝



也不曉得是不是另外一種神祇。

黛絲目前所處的這種環境，是以瑣碎的社會習俗爲根據，並且其中佈滿着爲黛絲素所厭惡的鬼怪和聲音，就是說：有一團道德的妖怪，她看了無緣無故地發生一種極大的恐懼，其實這種境界完全是她那悲慘而錯誤的幻想所造成的。所以和這個現實的世界不調和的是這些道德的妖怪，並不是黛絲。她有時在睡着於籬笆裏的鳥雀中走着，有時看着兔子在月光的兔場上跳躍，或是站在山鷄所棲的樹枝下面眺望，這時她覺得她自己是一個罪人闖進一個無辜的境域裏來了。但是她一直是在沒有區別的地分出區別。她覺得她在反對的時候才完全融洽。她已經被逼着破壞一個公認的社會規例了，但是並沒有破壞不合乎環境的規律。

## 14

這是八月裏太陽剛出的一個霞霧密佈的清晨。夜裏的濃霧受了暖和的陽光的打擊，漸漸分散，而後在山凹子裏和隱僻的地方縮成一層層的白氣，頃刻間便化爲烏有了。

這時太陽受了霧氣的影響，自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和特別的樣子，要用陽性的代名詞才

能充分把它形容出來。加之四周的山谷裏找不到一個人影，所以看了它現在的面目，便立刻明瞭古代人民崇拜它的理由。無論什麼人都覺得從來沒有比這更健全的宗教曾經普及天下。這個太陽是金絲髮，面目輝煌，眼睛溫和的一位尊神，它專心專意地注視下面爲了它充滿着興趣的大地。

不多時以後，這位尊神的光輝便穿進人家的百葉窗隙，放出許多如燒紅了的火棒的條子，射在碗櫃，衣櫃，以及其他的傢具上，並且喚醒割麥的人從牀上起身。

這一天早晨，一切的紅色物件中，最顯豔的要算瑪瑙村附近一個黃麥田邊伸出來的兩支油漆的闊木桿了。這兩支木桿和下面的兩支配成割麥機上馬耳第司（註一七）十字旋轉器，這這部機器還是前一天晚上搬運到這田裏來準備今天做工的。桿子上所塗的油漆在日光之下顯得更外鮮麗，好像是在流質的火裏浸潤過的一般。

麥田已經「開過」了；就是說：已經在麥田周圍用手割去一些麥子，開闢了給機子和馬下田的一條幾尺闊的窄路了。

有兩組人已經下田到這窄路上來了，一組是男人和男孩子，一組是女人；這時東邊籬笆頂的影子射在西邊籬笆的中部，所以這兩組人的頭部是享受日出的快樂。但他們的腳仍

然是在曙光中呢。等一會兒這條窄路上便看不見他們的踪跡，因為他們都走到立於一個麥田的柵門兩邊的那個石柱中間去了。

立刻便聽見一種啾啾啾啾的，像兩個蚌殼開閉的聲音。割麥機子已經開始工作了。在柵門這邊可以看見三四匹馬和這部電動的長機子的一種串連的動作，一個司機子的人坐在四匹拖機子的馬上，另外一個跟隨的人坐在機子的座位上。這部機子順着一邊田走，四支木桿慢慢地旋轉到了山岡下面便看不見了。頃刻間它又慢慢地從那一邊田裏爬上來。當它在麥根上爬起來可以看見的時候，最前一匹馬的頸頭上那個閃光的銅星最先引人注意，而後隨隨的木桿子才逐漸透露出來，後來全部的機器都出現了。

在早晨漸漸過去的時候，機車轉動一次，圍繞麥田的那條只剩下麥根的窄路便加寬一次，同時那些尚未割去的站立的麥子也逐漸縮小範圍。兔子，蛇，老鼠都只願向站立的麥子裏面鑽進躲避，好像已經到了一所堅固的城堡裏了，殊不知它們避難的地方是臨時的，而不是長久的，它們的惡運正在後面哩。當它們的隱身之所愈縮愈小的時候，它們不問是朋友或是仇敵，大家都擠作一團，等到最後幾碼地的麥子在每次不誤事的機齒上割倒下來之後，它們個個都被割麥子的人用棍子或是石子敲死了。

割麥的機子把割傷的麥子一堆一堆的丟在後面，每一堆就是一把麥子的分量；後面有人積極地做捆紮的工作——大半是女人；也有些是男人，他們穿了印花布襯衣，褲子是用皮帶子束在腰際，把背後兩個鈕扣變成無用了，但是他們身子一動，這兩顆鈕子便熒熒的光芒四射，好像他們背後腰間有一對眼睛似的。

但是尤其以那些捆麥子的女人最為有趣，因為這時候她們是和自然界不可分開的一部分，卻不像平常一樣只是自然界裏的一樣東西，所以她們有一種動人之處。一個男農夫是田裏的一個人，但是一個女農夫是田裏的一部分；她大概已經失掉了她自己的界限，吸收了她的環境的精英，與環境化而為一體了。

這些女人——實在是些小姑娘們，因為她們的年紀大半是很輕的——都戴了抽花的大垂底棉布帽子遮着太陽，並且戴了手套使手指不致為麥根所擦傷。有一個穿了淡紅色的短褂，有一個穿有了緊身袖子的乳酪色的長袖；有一個穿了像割麥機子的木桿那麼紅的圍裙；還有幾個年老些的穿了褐色粗布圍裙——這是年老的女農夫所穿的最合式的舊式衣服。年輕的姑娘們自然不屑穿的。今天早晨，大家的目光又轉注到那位穿淡紅色的短褂的姑娘；在這些女人之中，她自然要算是最嬌娜，最美麗。她的帽子壓過了眉毛，所以在她捆

麥子的時候，她的面孔完全看不見，但是從她的帽帘子下面露出來的一兩條蓬鬆的暗黃色頭髮上，可以推想她的容貌。也許她不常引起人家注意的原故是由於她不欲人家注意，她不像別的女人時常向着她的四周觀望的。

捆麥子的工作像時鐘一樣單調地進行着。她由捆好的一捆麥子裏抽出一把麥穗子，而後用左手掌把它們拍齊。而後她彎低了身子向前走着，用兩隻手靠在膝頭上收束麥子，她把戴手套的左手從麥把子下面伸過去，而後與另一邊的右手相遇，把麥子抱在懷裏，有如擁抱了愛人一樣。她把麥桿頭子理齊，而後跪在麥捆子上用繩子捆着麥子，時時把微風所掀起來的裙子壓下去。她的野牛皮手套和裙子的袖子之間，微微露出一段手臂來；當這白天逐漸過去的時候，她這段柔潤光滑的手臂已經被麥根割破而出血了。

她有時也站立起來休息一會，重理她那攪亂了的裙子，或是拉正她的帽子。這時我們才可以看出她那一副秀麗的瓜子小臉，深深的黑眼睛，密密的緊貼的長髮，真是又嫵媚又標緻，無論什麼人遇着了也要被她的眼睛和髮髮鈎住了心的。她有白晰的臉子，齊整的牙齒，薄薄的兩片紅嘴唇，和平常一般的鄉下小姑娘迥不相同。

這是黛絲杜白雅爾，如果在另一種情形之下便是杜百維，她有點改變了——和從前同

是一個人，但是同時又是另外一個人；這地方雖然並不是一個異鄉，但她現在住在這裏却是一個異鄉之客。她躲在家裏，住了很久之後，便決定在她的家鄉做點戶外的的工作，因為農家一年最忙的時期已到，而且她這時在家裏找不着另外一件比在田裏割麥子所得的工資更多的事做。

別的女人們的動作大概也和黛絲的差不多。她們各人每次束好了一捆麥子便聚合在一起，像四組跳舞的舞者一樣，各個人把個人的麥捆與其他的麥捆，一頭對一頭的放着，而後砌成一個十細或是十二細的大堆子。

她們吃了早飯又回來照常一樣地做工。大約快到十一點鐘的時候，黛絲的眼睛時常轉動，並且沉思地向着那邊山崖上望一眼，雖然她仍然忙着捆麥，並不停止。到了十一點鐘，便有幾個從六歲到十四歲的孩子，從那邊麥根很多的凸起的山岡上升起來了。

黛絲的面孔微微泛起了一點紅色，但她仍舊不斷地做工。

這些走來的小孩子之中，有個年紀頂大的小姑娘；她披了一條三角形的披肩，披肩的一端拖在麥根上。她手裏抱着一樣東西，乍看以為是一個玩耍的洋娃娃，後來才知道是一個用長衣裹着的嬰兒。另外一個孩子帶了些午膳的食物。這時，割麥子的人都停止工作，

拿了他們的食物坐下來靠在一個麥網堆子吃着，還有些男工坐着對付一個粗陶器罐子裏的麥酒，輪流傳遞杯子喝着。

黛絲是最後停工的一個人她坐倒在麥網子的一頭，臉背着她的伴侶。她坐下來之後，一個頭戴兔皮帽，腰帶上插了一條紅手帕的男工，從麥網堆子上遞了一杯麥酒過來給她喝，但她並沒有接受他的酒。她擺好了飯菜，便叫她妹妹把她的嬰孩抱給她；她妹妹解除了抱孩子的重負之後，便很快樂地跑到第二個麥堆子，和另外幾個小孩子一同玩耍去了。這時黛絲雖然大膽地解開她的上衣餵奶給她的嬰兒吃，但她的動作總有點隱秘。因此，她臉上的紅色也加深了一層。

和她坐得最近的幾個男工只顧看着麥田的那一頭；有些抽着煙；有一個心神惶惚，很惶喪地搗着酒罐，因為罐子裏已經沒有一滴麥酒流出來了。除掉黛絲以外，其餘的女人都與高采烈地談着笑着，並整理她們頭上攪亂了的髮結子。

她把嬰兒吃飽了奶之後，便扶着他坐在膝頭上，她一面望着遠處，一面撫摩着嬰兒，心裏有一種近乎厭惡而抑鬱的冷淡。後來她突然猛烈地和她的嬰兒接連吻了幾十下，好像她絕對不能離開他；同時嬰兒受了藐視與溺愛兩種感情交加的打擊也大哭起來了。

「她很喜歡那個嬰孩，雖然她表面裝作恨他；並且說她希望那個孩子和她一起都到墳墓裏去，」那個穿紅裙子的女人說道。

「她不久便要丟開不說這話了，」那個穿獸皮衣的女人說。「天啦，這倒奇怪，一個人怎能習慣這種事！」

「我想這事不只是勸說才有這個結果。他們去年有一夜在獵場聽了一種哭泣的聲音？有一個人必定要吃苦的，如果有人走到跟前。」

「啊，不管怎樣，在一切的人之中，剛巧她適着這事，真是太可惜了。但當是頂好看的女人才有的！醜女人便和教堂一樣的安全了——喂，是吧，吉妮？」轉過臉來對着一個伴侶說，但是這個伴侶並不是面貌不揚的人。

這真是萬分可惜的事；便是黛絲的仇敵，看了她坐在這裏有這樣如花的小嘴，和溫柔的大眼睛，也不能不對她深表同情。她的一雙眼睛也不黑，也不藍，也不是灰白。也不是紫羅蘭色，實在是這些深淺可愛的顏色和其他幾百個顏色的總和；若是我們向着它們的色彩窺視看，便看到有無窮盡的一層一層的色彩；如果她沒有那一點不謹慎的遺傳的品性，她真是一個模範女人了。



這幾個月以來，她算是首次在這一星期裏，下了這樣一個使她自己驚訝的決心，到田裏來做工。她在蠶居無經驗的時期中，雖然計劃了許多使她懊恨的方法來困惱自己，磨折她那跳動的心，但她現在已經得了常識的啓示，覺得又能做事，又有用了。她不管代價如何，必須再來嘗試自立生活的甜蜜滋味。已往的事已成過去；不管從前如何，現在總不在眼前。而且不管她的往事對於她的果報若何，久而久之總要被「時間」掩蓋下去的；等到幾年之後，便如沒有發生一般，連她自己也要在被打倒之列而後掩沒無聞了。但是現在樹木還是像從前一樣的綠，鳥雀還是照常地唱歌，太陽還是明亮地照在大地之上。這種很熟悉的環境並不會因她憂鬱而幽暗，也不會因她痛苦而不快。

她也許已經看出使她低頭深思的念頭——就是認為世上人們的關心她的境况的思想——是從一種幻想而發生的。從別人的眼光看來，她並不是一種生存，一種經驗，一種感情，或是一組感覺所構成的體質。她對於一切的人類只是一種瞬息即逝的思想。便是她的熟悉的朋友也不過把她看做一種時常懂懂往來的思想。若是她使她自己整天整夜的吃苦，人家也不過這麼說——「啊，她使她自己不快樂。」若是她設法使她自己愉快，摺除一切憂慮，而在白日裏，花草上，和嬰兒上求娛樂，人家也不過有這個思想——「啊，她很能

忍耐下去。『若是她獨自一人住在荒島上，她對於這事便不致於感覺到這樣大的苦惱了。假如她生在這樣一個荒島上，一天忽然想到她自己是一個沒丈夫的人，也沒有人生的經驗，只是一無名的嬰兒的母親，這種情形也不會使她絕望或是沮喪；她必定能安靜地過下去，並且在這種境遇裏尋我快樂。所以她的痛苦。大半由於她那習俗的見解。而不由於她那固有的感覺而發生的。』

黛絲心裏究竟如何推想，我們可以置之不問，但是我們看出另外有一種精神已經使她像從前一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到這裏來做工了，因為這時期割麥子的工人的需要頗大。這就是她雖然抱了嬰兒在手裏，態度仍然莊重，以及有時和人緊對着面也很鎮靜的原因。

割麥子的男人都從麥細子旁邊站立起來，伸伸懶腰，而後熄滅了煙筒裏的煙。卸除馬具和餵過食的那匹馬，現在又拴在紫紅色的割麥機子上了。黛絲吃過中飯便換了她的大妹妹將嬰孩抱去，而後鈕好衣服，戴上皮手套，再行彎着腰，牽起上次捆好的麥細子上那根繩子來捆綁第二個麥細子。

在下午和黃昏的時候，田裏的工作還是繼續地做下去像上午一樣，黛絲和割麥子的人都做到天黑才休息。他們大家乘了頂大的二輪貨車回家，那時有朦朧的月光從東方地面上

昇起來，這月亮的表面很像一個被蟲子蛀蝕的多斯加尼的聖像的金葉光輪子一樣。黛絲的女同伴都唱着歌，她們對於她能夠從家裏出來做工，大半都表示同情和歡欣，自然也不免有幾個惡作劇的人，偶然唱出一兩支關於一個姑娘走到綠樹子裏，而後回來便是改變了的個人的歌曲。人生一切的事情都是均平，都是有抵補的；她那事雖然使社會上的人把她看做前車之鑒，但是同時也使她成爲一村中最有意味的一個人物。人家都對於她表示好感，後來她傳染了他們的快樂和活潑的精神，自己也覺得很高興了。

現在她在道德的觀念上所感覺到的憂愁已經是過去了，但是她那不知有社會法律的夫性上又起一陣新的憂鬱。她到了家才知道她的嬰兒今天下午突然生病。體質素弱的一個小嬰孩，忽然生了虛弱的病，自然是意中事，但是黛絲看了便大吃一驚了。

這個嬰兒違犯社會法律，鬧到這世界上來的事，這位小母親已經忘了；她心裏唯一的欲望是在保存這個嬰兒的生命，使這種違法的事可以繼續下去。殊不知她最壞的疑慮還沒有想到之前，這個小囚犯的大解脫的時候來了。她看到了以後，她的痛苦真是超過她僅僅失去了一個孩子的苦痛。她的嬰兒還沒有受過洗禮。

黛絲心裏積極地想到：若是她爲了她所做的事便跌入火坑，她是願受火燒的。那麼這

也是一個了結的方法。她像別的小子裏的小姑娘一樣，也熟讀聖經，很忠實地看了阿荷拉和阿荷利巴（註二八）的歷史，並且知道從她們的歷史推演許多例子來。但是關於這個嬰兒的相同的問題發生，她的見解便不同了。她的愛子快要死了。實在無法可救的。

大約到睡覺的時候，她還跑下樓去問一問她能不能請一個牧師來。這時剛巧是她父親對於他家在古代是個貴族的虛榮心最重的時期，而且她父親也很感覺到她已经污辱了她家的門第，因為他剛才從羅立福飯店喝酒回來。她父親一面想着他自己的事，一面說不准任何牧師進門，探察他家的事，因為她做了這種醜事，非着實掩瞞不可。他鎖了大門，把鑰匙放在他的口袋裏。

全家的人都上牀睡覺了，黛絲受了非常的痛苦也就寢了。她躺在牀上一直睡不着，到了中夜她看出她的嬰兒的病勢加重，顯然快要死——快要安靜而無痛苦地死去了。

她苦痛極了，只是在牀上翻來覆去的轉動自己的身子。時鐘已經嚴肅地敲了一點鐘，這時正是思想跨出理智的範圍的時候，也是凶事穩固地變成事實的時候。她想到她的嬰兒已經進到地獄的最低層角落裏了。因為她的嬰兒有兩重刑罰，一是出世的違法，二是沒有受過洗禮。她似乎看見魔鬼用一把三個叉頭的叉子（好像烘麵包時所用的叉子一樣）把她

的嬰兒拋來拋去。她在這種幻想上又加上這個基督教的國家裏傳受給少年人聽的許多關於魔鬼磨難人的故事。這種可怕的印象像在更深夜靜的時候強烈地影響了她的想像。因此，她的睡衣也汗溼了，牀架子也跟着她的心跳動了。

嬰兒的呼吸更困難了，黛絲心神的緊張的程度也格外加增。她只是和這個小東西接吻也是無濟於事；她不能再躺在牀上了。她於是不安地在房裏踱來踱去。

「哦，慈悲的天父！可憐我的孩子吧！」她喊着。「你儘管加多少怒氣在我身上，我歡迎的；但是可憐這個孩子吧！」

她靠在衣櫃上，嘴裏喃喃地說了許多斷斷續續的禱告話，後來她忽然一驚起來。

「啊！孩子也許得救的！也許是一樣！」

她很歡喜地說着這話，正如她的面孔在她四周的黑暗裏現出亮光來一樣。

她點了一支蠟燭，走到牆上第三個第三個黑牀舖，喚醒了她的小妹妹和小弟弟們。因為他們都睡在這個房間裏。她拖出四個洗臉架子，倒了一些水在臉盆裏，自己站在架子後面，而後叫他們環繞了架子跪着，並且合起他們的手掌來把指頭垂直地向上。小孩子還模半醒半睡的，看了黛絲的舉止行動自然都很駭怕，因此個個睜大了眼睛，站立着不動。這

時她從牀上拖起她的嬰孩——真是一個孩子的小孩子——如此一個未成熟的小嬰孩似乎還夠不上把「母親」這個名義稱呼生產他的人。黛絲抱着嬰兒，壁直地站在洗臉盆子旁邊，第二個妹妹在她面前捧了翻開來的一本祈禱書，好像教堂裏的職員捧了祈禱書站在教士的面前一般；黛絲於是開始替她的嬰兒受洗。

黛絲穿了白色長睡衣站在那裏的時候，她的身段顯得很高，態度也很嚴肅，一條很厚的黑辮子從她背上垂到腰際。朦朧暗淡的燭光把她的容貌上的小污點——就是手腕上被麥根所割的傷痕與她眼睛的疲態——都掩蓋住了，若是在日光之下，這些瑕疵必定是極顯明的。這時她自己所毀壞的面孔已經被她那很高的熱情改變了形狀，顯出一個潔白秀麗的臉子來，真有帝王的威嚴。這幾個小東西環繞了架子跪着，疲倦的眼睛閃着光而且發紅，他們都是等着看她做她所準備的事，個個心裏有一種奇怪的疑心，不過他們這時因為沉沉欲睡，不讓這種奇怪的疑心在腦子裏活動罷了。

有一個受了最深的感動的小孩子說道——

「你真要替他受洗，爲他取一個名字嗎，黛絲？」  
黛絲莊重地點頭默認。

「你要替他取一個什麼名字？」

她還沒有想到這事。但是她替她的兒子施洗禮的時候，忽然從創世紀中一句話上想到一個名字，隨口便說出來：

「憂愁，我假天父，基督，聖靈的名爲你受洗。」

她灑過了水，便靜默了一會。

「說「亞們」孩子們。」

好幾個小聲音立刻跟着說道：「亞們！」

靈絲又說：

「我們接收這個孩子——等等——和用十字架的記號爲他畫十字。」

她於是把手浸在臉盆裏，很懇摯地用她的食指在嬰兒身上畫了一個大十字，又照例說了些關於他很勇敢地和罪惡，俗慾，與惡習抗爭，以及他一生是上帝的信實的兵士和僕人的話。她又唸主禱文，孩子們跟着她像蚊子一樣的哼着，末了大家提高了聲音像牧師一般地吟着，而後說了「亞們！」便靜默了。

靈絲對於這種洗禮的效驗頓時增加了信仰，所以她繼續從她心的深處領出感謝上帝的

話來，她用最高的聲調滔滔不絕地說着，這是她把全付精神放在說話上的時候常有的情形。所以凡是認識她的人都不會忘記她這種說話的聲調。她從這種信心所得到的狂喜幾乎把她化為爲神，並且使她的面孔發財紅光，每個臉頰中間起了紅暈。這時她的瞳人裏映了縮小的蠟燭火焰的倒影，並且閃着光像鑽石一般。孩子們更外加了些尊敬心來注視着她，也無意再發問題了。她現在不像是他們的姊姊，却是完全和他們不同的一位崇高，偉大而可怕的神了。

這位可憐的憂愁與罪惡，俗慾，惡習的奮鬥，只有有限的一段光明燦爛的歷史，——但就他的開端而說，他也就很僥倖了。到了早晨，這位脆弱的兵士或是僕人便斷了氣，另外幾個小孩子醒了之後，也傷心地哭了一陣，並且要求他們的姊姊再生一個好看的小寶寶給他們。

黛絲從替她兒子施洗禮，以至看她兒子斷氣爲止，心裏一直是鎮靜的。到了白天，她才覺得她晚上對於她兒子的靈魂的懼怕未免太過分了。現在她心裏並沒有什麼不安，她是這樣子推想：若是上帝不承認這種洗禮的儀式是近乎真實，那麼在她自己或是在她的兒子都不重視這種由於不合常法而失去的天堂了。



這位「非所欲有的憂愁」便如此地與世界昇辭——他是一個沒有邀請而闖進世界裏來的客人，他是不顧社會法律的那種厚臉皮的「自然」的私生子，他是一個無主子的小東西，把永久的時間看做幾個日子，也不知有年代和世紀的分別；在他的眼光看來，茅屋的内部就是宇宙，一個星期的天氣就是一年的氣候，呱呱墮地的嬰兒時代就是人之一生，吸乳的本能就是人類的知識。

德麟對於洗禮思索了很久，心裏不曉得在教義上能不能為她兒子按照基督教的儀式安葬。除掉教士以外，這個問題沒有人能解答。但是這裏的教士是新來的，而且又不認識她。她在天黑之後走到他家去，站在門邊，不敢提起膽子來跨進去。她正要轉身回去的時候，忽然遇見教士回家，若是她這時再不看見她，她也預備拋棄她的心願回去了。在黑暗裏她可以自田地把話說出來。

「我想請問你一件事，先生。」

他表示願意聽她的話，於是德麟把她兒子待病的事實以及臨時舉行洗禮的話，都告訴了她。

「那麼，先生，」她誠懇地說，「你能告訴我這個——這對於他是不是如同你替他受

洗的一樣。」

他有做生意人的天然感情，他以為這筆生意原來是應該請他去的，現在他的主顧自己已經草草了事做過，他自然傾向於不承認了。但是黛絲的莊重的態度，和特別溫柔的語聲，打動他更高尚的情緒——就是他經過十年的努力，將專門的信仰，與實際的懷疑主義結合起來所得的情感。這時人情和教會的思想在他的心中交戰，結果勝利還是屬於人情的思想。

「姑娘，」他說，「是一樣的。」

「那麼你可以按基督教的儀式爲他安葬麼？」她連忙問道。

這位教士弄得窘極了。那天黃昏時候，他聽見她的嬰兒病重，便跑到她家裏去，預備替她的兒子施洗禮，但是他不知道拒絕他進去的是她父親而不是她，他這時也沒有辯解的必要了。

「啊——這是另外一件事，」他說。

「另外一件事——怎麼說？」黛絲急切地問。

「唉——我也願意這樣做，若是你我兩人的關係的話。但是我一定不能——爲了禮拜

式的原因。」

「僅此一次罷，先生！」

「真的，我一定不能！」

「哦，先生！」她一面說話一面執了他的手。

他縮回他的手，把頭搖一搖。

「那我不歡喜你了！」她猝然說，「我不再到你的教堂裏去了！」

「說話不要如此的鹵莽，黛絲。」

「若是你不去，也許對於他是一樣？……是不是一樣？求求你，別像聖徒對罪人說話，要像你自己對着我說話——不幸的我呀！」

至於教士如何把他的回答，和他對於這些問題所主張的嚴格的見解調和起來，那就不是一个俗人所能了解，更談不到原諒了。他好像受了什麼感動似的說道——

「這是一樣的。」

到了晚上黛絲用一個小杉板箱子盛着她的嬰孩，上面蓋了婦人的舊披肩，運到墳地上去，而後在燈籠的亮光之下掩埋了。她只費去一先令 and 十二兩麥酒的錢給挖墳墓的人，把

她兒子葬在上帝所分派的一個鄙陋的，生了芋蕨的角落裏，這裏都是沒有受洗的嬰兒，聲名狼藉的醉漢，自殺的人，以及其他可以猜想到的有罪的人所埋葬的地方。黛絲雖身處逆境，仍然勇敢地用兩根條板，一根繩子做成一個十字架，上面紮了一些花，而後趁著晚上無人看見的時候偷進墳地，把十字架插在墳頭上，並且拿了一束相同的花，用水瓶盛着，使花不萎，放在墳墓的腳頭。平常的人見了這個花瓶，只看到外部的「克耳威爾果子醬」幾個字，但這也無妨。可是一個慈母却不看這幾個字，她看見了這個瓶子便別有所思了。

## 15

勞吉亞斯克姆（註二九）說：「憑藉經驗我們在走了許多遠路之後可以找到的一條捷徑。」但是遠路走多了往往不能使我們向前進，那麼經驗對於我們有什麼用？黛絲的經驗也是屬於這樣無用的一種。她後來已經知道如何去做了；但是又有誰來贊成她的行爲呢？若是她在沒有到杜百維家去之前，曾經受了她自己和普通一般人所知道的各種格言的磨練，她也不致於受人欺騙，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黛絲那時怎麼能——無論什麼人也沒

有這個能力——知道金科玉律的格言後來對於她是有莫大的益處；她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也能用聖奧古斯丁（註三〇）的話來諷刺上帝說：「你所規勸的一條路，勝過你的允許。」

在冬季的幾個月裏，她仍是住在家里拔雞毛，假食給火雞和鵝吃，或是把杜百維送給她們。她不屑穿的幾件華麗衣服改做她妹妹和弟弟的衣裳。她不願去懇求他幫助她。她常把兩手抱着頭沉默思想，但人家還以為她是在很辛苦地工作呢。

她沉靜地注意一週年內經過的幾個日子；譬如她在牀屈基受害的那個不幸的一夜；她的嬰兒的生日和死亡的日子；她自己的誕辰；還有其他與她有關係的每個有特別事故的日子。一天下午，她正在鏡子裏窺看她自己的美麗的容顏時候，忽然想到還有比這些日子更重大的幾個日子：就是她自己與世長辭的一日，也就是她那動人的風姿全歸於盡的一日；這個隱藏在每年三百六十五日裏，沒有形象，也沒有聲息。但是每年總有這一天在那裏的。究竟是那一天呢？為什麼她每年每次遇着這一天時候並不寒心？她有吉萊密推洛（註三一）的思想，以為知道她的人將來終有一天會說，「今天就是不幸的黛絲杜白惟爾死的日子。」但是說這話的人並沒有什麼特別感想。這一天是在一切的時代中注定為她的生命終止的一天，可是她不曉得這一天是在那一月，那一星期，那一季，或是那一年。

黛絲現在突然由一個簡單的小姑娘變成一個思想和情感皆複雜的婦人了。她臉上堆滿着回憶的愁容，說起話來有時含了悲慘的聲調。她的一雙眼睛更大並且更能表達她心中的感情了。她的姿容端麗，風采奕奕，已經成爲一個所謂美人兒了；她的心靈也變成一個婦人的心靈，這二十年以來的煩惱困苦，皆不能破壞她。從一般人的意見說來，她這些已往的經驗只是擴充她的普通知識的教育罷了。

她那件不幸的事本來不是人人知道的，加之近來她很少與人交接，所以瑪瑙村的人現在大半已經把她那事忘了。想是她自己心裏明白，她覺得留在這個人人看見她家與有錢的杜爾維家認親戚的計劃失敗的家鄉地方，是不會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便是能得着快樂，至多也要在幾年之後，等她把她對於那件事的敏銳的感覺完全消滅了才可以。但是現在她又感覺前途多希望的生命在她心裏跳動了；她只須找着一個沒有回憶的天涯地角便可以取得着快樂。她避已往的計劃便是消滅它們，所以她必須脫離她的家鄉才能消滅她自己的已往的計劃。

這操演次迭法之際便永遠是失法嗎？她常常如此地問她自己。若是她能掩飾她已往的事，她自然能證明這話是錯。這種充滿有機體的恢復能力，我們不能說小姑娘們是沒有的。

她等了許多日子還找不着一個離去本鄉的機會。不久有個特別好的晴天來了，樹芽和花蕊出芽的聲音幾乎可以聽見；這使她感動，有如使野獸大受感動一般；於是她急於走開。後來在五月初的某天，她收到她母親的一個舊友——是她從來不曾看見過的一個人——給她的一封信，信內說到離這裏向南去數十里的地方有個牛奶場，這個牛奶場正需要一個熟手的擠牛奶的女工，並且說這個牛奶場的主子願意僱她做這夏季幾個月的工作。

這個牛奶場並沒有她心裏所希望的那麼遠；但是因為她的聲名和行動範圍太小的原因，這個牛奶場也就很遠了。從行動範圍狹小的人眼光看來，一哩就是地理學上的一度，一村就是一縣，一縣就是一省或是一國。

在這一點上她已經如此地決定了；她決不容許對於杜百維的空中樓閣再存在她那顆生命的夢想和行爲裏。她只做一個擠牛奶的女工，不再想做別的事了。她母親雖然沒有心她說過，但是很知道她對於這一點的感覺，所以也不提及她家貴族的祖宗的話。

這也是人類的矛盾，誰知道她對於這個新地所有興趣，乃是因為她祖宗的家鄉湊巧靠近這裏（她母親雖是道地的黑野谷人，但她的祖先並不是黑野谷人。）她所要到的那個牛奶場名叫陶波色，距離杜百維家從前所置的產業地方不遠，也就是在她的那些貴族祖宗說

墳墓附近她到了那裏便可以看見那些墳墓，同時不僅能回想杜百維家已經像巴比倫一樣的滅亡了，並且能推想到一個無辜的卑微的後裔，也將寂寞無聞便過去的。她常想她在她祖宗的家鄉之地，能否遇着一件奇怪的好事；於是一種新的精神自然發生，有如春天樹枝裏的汁液流通一般。她現在還是一個精力尙未耗盡的青年人，所以受了暫時的抑制以後又能振作起來，帶了新的希望，趨向於那個不可遏制的尋樂欲望方面去了。



無終結

179

### 第三章 精神的復振

16

黛絲從牀屈基回家之後的兩三年，自然是她孤獨地努力自新的一個時期；這幾年匆匆便過去了，在烏雀孵卵的時候，和充滿了茴香氣味的一個五月的早晨，她離家作第一次的出行。

她捆好了行李給人以後送給她，而後僱了一輛馬車先到司徒堡，因為這個鎮市是必由之徑。這次，她的路程方向與她第一次所走的方向幾乎相反。她固然急於離家，但是動身之後，剛走到附近一個山岡灣子，又愁眉不展地回顧瑪瑙村和她家的屋子了。

一旦她雖然出了門，她家裏的人大約還能照常一樣的挨過他們的生活，也不會因為她不在家而減少的快樂。再過幾天，孩子們大概又會從前一樣很快活地遊戲，也不感覺到少了她一個人了。她這樣毅然決然地離開她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們自然很好；若是她仍然住在家裏，他們能得着她的教訓的益處也許很少，恐怕受了她的榜樣的害處更大呢。

她經過司徒堡的時候沒有停止，又向前走到幾條大路的交岔處，等候到西南去的鐵車；因為內地的鐵路不由這裏經過。她正在等着的時候，後面來了一個農夫趕着六輛馬車，和她所要走的路程方向相同。她並不認識他，但是他在身邊空出一個座位請她去坐，她也只得領受他的好意；殊不知他請她去坐的動機是由於看重了她的半副臉子。他是到天氣城去的，她到了天氣城之後，其餘的路可以步行，不必乘坐籠蓋經過鑄工橋了。

黛絲到了天氣城之後，除在這個農夫介紹她的一個人家，幹了些零活之外，並沒有停憩。她提了籃子，步行不久便到了一塊雪草茂盛的很闊的高地，再向前行便是那個牛奶場——她的目的地——所在的一個山谷裏的平草地了。

黛絲從來不曾到這偏僻的地方來過，但是總覺得她對於這裏的景色很親近。她在左邊的景色裏看到一段幽暗的地方，後來問了人才知道這是割開金斯北城郭的樹林，她的宗祖——那些無用的祖宗——的骨頭便是葬在這個金斯北的教堂裏。

她現在不讚美她的祖宗了；她受了他們的牽累很大，反然憎恨他們；除掉那個印章和湯匙之外，她沒有保存一點是他們的東西。「呸——我得到母親的遺傳和得到父親的遺傳同樣的多！」她說。「我的美貌是她給我的，而她不過是一個擠牛奶的婦人。」

艾格墩中間的高地和平地雖然只有幾哩的面積，但是她預料不到在這裏走路須受這麼大的困苦。她走錯了許多路灣子，兩點鐘以後才達到在上面可以俯瞰那個有大牛奶場的山谷的高嶺。在這高嶺以下的山谷裏，牛奶和牛油的產量很豐，比她家鄉所出產的更多。因為這一帶的青草平原都得了瓦其或名叫鱈盧姆河水的灌溉之益。

這裏的山谷和只有小牛奶場的黑野谷完全不同。黛絲除那次不幸走到牀屈基之外，只知有黑野谷，現在却看到一個新的地方了。在這裏，各樣東西的規模很大。圈圍的草地有五十英畝之多，不像黑野谷的只有十英畝；這裏的農場更廣，可以說牛羣相聚成一族，不像黑野谷的牛羣只是相聚成一家罷了。她從來不曾看過這些自極遠的東邊起，一直到極遠的西邊為止的牛羣。青草地上斑斑點點的都是這些乳牛的蹄跡，好像萬亞耳斯路或是薩拉特（註三）的油畫上那些城市的人一般。這裏的乳牛有紅的，有棧黑的，它們的成熟的颜色幾乎掩蓋了黃昏的日光；便是從她所站立的高地看下去，有些牛身上籠罩的白衣的反光，仍然射到人眼裏來，使人的眼睛睜不開。

她面前鳥瞰的景色雖然不及黑野谷的優麗，但是看了令人心快神怡。這裏缺少黑野谷那深藍的天色，結實的土壤，和濃厚的香氣；但是這裏的空氣清新而稀薄，很能鼓起人們

的精神。而且養育這個有名的牛奶場的乳牛和青草的一條河流，也與黑野谷的河流異趣。黑野谷的河流是靜的，有色的，並且水流很慢，河牀的泥濘很深；涉水的人，偶一不慎，便突然沉下去淹死了。福慮姆的河水是和指示給福音聖徒看的那一道「生命水」的河（註三三）一樣的清，水流得好像雲影一樣的快，中間有許多石卵子的淺灘，天天聽見潺潺的水聲。黑野谷水裏的花是百合，這兒水中的花是毛茛。

或許是由於她從濃密的空氣來到這稀薄的空氣裏的關係，或許是由於在這新的景況裏沒有嫉妒的眼睛監視着她的原故，她現在非常有精神了。當她面對和暖的南風跳着走着的時候，她的希望與日光混而為一，有如環繞聖像頭後的光輪一般。她在微風裏聽到悅耳的聲音，在鳥雀的歌聲裏悟出快樂來。

她的面色近來和她的心境一樣的改變了，可以說是介乎美麗與平庸之間。隨着愉快或是嚴肅的心情而不斷地變化。她的臉子有時是緋紅而純潔無疵；有時是蒼白而略有愁容。她的臉子緋紅的時候，她的感情反而不及在臉色蒼白的時候那麼強烈；換一句話說，她興致越低，她的容貌越美；反之，她的興致越高，她的姿容也隨之而減色。這時她正迎着南風走來，她的面孔可算是在最好看的詩候了。

世上一切生物，不論高低貴賤，天生就有一種不可遏制的尋樂的性向，終於黛絲也被這個尋樂慾所支配。她現在只是一個二十歲的姑娘，她的理知和感情都還沒有發育得完全，所以她雖然對於有些事物所受的印象很深，但是她的印象並不是久後不能變更的。

因此，她的精神，她的感激之心，和她的希望逐漸加增。她想唱些歌謠，但終覺得那些歌謠不足以表達她的感情；後來又想到她在沒有嘗試「辨別善惡的智果」(註三四)之前的一個星期日早晨所讀的詩篇，於是低聲唸着，「哦，太陽和月亮……哦，星子……哦，地上青的草木……哦，空中的飛鳥……哦，地上的走獸和牛羊……哦，一切人類的孩子……哦，你們崇拜天父，讚美天父，永遠尊敬天父！」

她停止了之後忽然又喃喃地說道，「也許我還不大認識天父呢。」

黛絲朗誦了這些一半無意識的頌歌，可以說她是假冒獨神主義的調子，傾出泛神主義的話來。女人們的主要的伴侶，乃是自然界的那些形體與勢力，所以她們心裏保存了許多屬於古代人類的異教思想的本性，以致後來傳授給她們的種種有系統的宗教信念反而很少。但是黛絲幼年讀過那些萬物讚美詩(註三五)她覺得這些頌歌至少可以約略地表達她的感情；這已經夠了。她心中十分滿意，像她這樣對於開始謀獨立生活，便如此的大為滿意。

這還是杜白惟爾全家人的特性。黛絲很想處世正直，但她父親毫不想到；她和她父親相似的地方是在：眼前小有成就，便認爲滿足，而沒有心腸努力向前，力謀完成受嚴重妨礙的一家所能完成的那種金錢上與社會地位上的些微進步。

黛絲得過於遺傳的精力，和她年少的血氣現在都隨着壓制她已久的經驗重行振奮起來了。老實說，女人們受了一番恥辱之後多能繼續生活着，並且能恢復原來的精神，用眼睛很有興趣的向四處觀看着。只須有生命便有希望；便是「被誘騙者」也有這種堅信，並不像有些理論家所說的話，使我們相信他們完全沒有。

黛絲振起了精神之後，心裏充滿了生命的熱誠，於是一步一步的走下艾格墩斜坡，對着牛奶場的方向進行。

這兩個山谷的顯著的不同處現在看出來了。黑野谷的奧義只能從四圍的高處上看出來，但是在她眼前的這個山谷，必須下山走到山谷的中間才能明白。黛絲下山之後才發覺她是在向東西伸展很長的一塊綠草如茵的平地上。

這條福盧姆河，從前從更高的地方偷來了許多細微的東西到這個山谷裏，做成了這麼一個平原；現在呢，這條河也老了，衰弱了，力氣也盡了，只在它從前所捨棄的曠物中間

蜿蜒曲折地流着。

黛絲大不認識方向，所以她停了腳步站在那個廣大的，綠油油的，肥沃的平地上，像一個蠅子站在一張很闊，很長的彈子桌上一般，她在這裏對於環境的關係，也不過等於藉一個蠅子罷了。她到這個寂靜的山谷裏來下之後，唯一的影響只是驚擾了一隻孤鷺的心，後來這隻自管飛下來站在離她不遠的地上，而後又伸直了頸頸子向她看着。

在這低凹的平原上，各處突然發出一陣延長而重複的叫聲——

嗚——嗚——

這些叫聲立刻佈滿了自極遠的東邊，到極遠的西邊，有時狗子也吠幾聲來附和着。這並不是這個山谷感覺到美麗的黛絲已經來到的表示，只是擠牛奶的時間——四點半鐘——

到野的照常的一種報告，這時擠牛奶的人都出來把牛羣趕進棚屋裏去擠奶了。

靠得很近的一羣紅牛和白牛，它們早已呆呆地站在院子門邊等着人的呼喊了，現在呢，它們都整隊從棚進到牛奶場的背後基地去，只見它們身下的大奶袋手擺來擺去。黛絲跟着它們慢慢地走到院子裏來。院子的四周全是牽連很長的茅屋，屋頂上長滿了鮮麗的野薔薇，屋檐下有木柱支着，這些柱子已經被無數的乳牛磨擦得雪亮光守。排在這些柱子中間



的都是乳牛，從背後看了，好像是一個圓圈子架在兩根桿子上，中間有一個軟條，像鐘擺那樣地左右擺動着。太陽在這些有耐性的一排乳牛後面逐漸下降，把它們的影子向內射在牆上，每天的夕陽把些無名的，平庸的牲口的影子射在牆上，好像是從前皇宮牆上殿美女的側面拍一般，並且摹出它們的形貌，也像在古代畫了阿林皮亞（註三六）山神的形像在大理石的屋宇正面，或是畫過亞歷山大王（註三七），該撒（註三八），法老（註三九）等的形貌一樣。

這些排列在柵欄裏的乳牛多半是不安靜的份子。那些自願站着不動的牛，都在院子裏聽人去擠奶，現在有許多像這樣品行好的乳牛便站在那裏等着——都是些最上乘的乳牛，在外邊很少看得見，便是在這個山谷裏也不多見。它們的食料是今年這個頂好的一季中水草地上的出產。那些有白斑的乳牛，反映在太陽光裏，看了令人眩目。它們的角上銅頂子也閃着強烈的亮光，猶如展列的一排軍隊一般。它們那些脈管大的乳房垂下來像些沙袋，乳頭凸出猶如吉卜雪（註四〇）人的鑿器支腳；這時它們都等着機會下奶，只見白色的奶慢慢地湧出來，而後一點一點地滴落在地上。

擠牛奶的男女工人看到牛羣已經從草場來了之後，大家都紛紛地跑出茅屋和牛奶房。女王們穿了木屐走着，這並不是因為天有雨，只是爲了要使她們的鞋子不踏着場地上的污泥。她們坐在三脚凳上，面孔偏向一邊，右頰靠在牛身上，沉思地望着黛絲走進院子裏來。男工們戴了垂邊帽子，而且這時多托着額頭向下望着，所以不會看到她來。

這些擠奶的人之中有個健壯的中年人，他所穿的白色長罩裙比別人的罩衣好些，而且乾淨些，他的襯衣也很漂亮，好像是出門時候所着的衣服——這就是黛絲所見面的那個牛奶場主人。他有兩重性格：在一星期的六天之內是做擠牛奶和製乳酪的工作，到了第七天的星期日，便穿了漂亮的大呢衣到教堂裏，而後坐在指定的家族席上，他是如此一個很有名的人，所以人家替他譜了一首歌——

在一星期之內

是擠牛奶的笛克——

到了星期日便是先生利查客理克。

他看了黛絲站在那裏張望，於是走到她面前去。

場裏的男工在擠牛奶的時候大半都有點不高興的樣子，但是客理克老闆現在得了一把新斧來幫忙，心裏十分歡喜。這幾天場裏的工作極忙，所以他很熱誠地招待她，問候她的母親和她家裏的人。這不過是一種客套，若不是介紹黛絲的那一封短信告訴他，他還不知請杜白催爾夫人這麼一個人呢。

「啊——當我是小孩子的時候，你那個鄉村我很熟的，」他結束着說。「不過我近來沒有到那裏去過。最近這裏有個九十歲的老太婆，她早已死了，她曾經告訴我說在黑野谷有和你家同姓的一家原來是這些地方的人，並且說這一家是古代的貴族，人，大半多死完了。雖然現在的人都不曉得。但是，天啦，我並不留心這個老太婆胡亂說的話，我不。」

「哦，不——這不算什麼，」黛絲說。

後來他們的談話只是屬於做事的一方面去了。

「你擠牛奶能擠得乾淨麼，姑娘？在這時期不能把我的牛弄得不出奶的。」

她對於這一層向客理克說了她的保證她自己能做得好。他把她上下打量了一番。她躲在

家裏很久，所以她的皮膚長得又細又嫩。

「你真能吃得住這苦嗎？要是粗人在這裏倒很覺舒服；但是我們也不是住在胡瓜棚子裏的。」

她雜實地說她飽吃著，她的熱誠和願望的表現已經使場主子容理克相信她了。

「那麼我想你要喝杯茶或是吃點什麼東西了，喂，要不要？聽你自己吧。但是，如果是我走了這些路，那我必定像一塊乾餅子了。」

「那麼我現在就來擠牛奶吧，讓我也學學，」黛絲說。

她喝了些生牛奶，暫時得了些補養，但是容理克看了大為詫異——實在有點輕視她，因為他決想不到牛奶能當茶喝。

「啊，如果你能嚥下去，你就嚥下去吧，」他拿起她喝奶的那隻桶冷淡地說道。「這東西我好幾年也沒有摸過——我沒有。這種爛東西，把它吃下去在腸子裏還要像鉛一樣呢。」他又指着靠近身邊的一頭牛說道：「你可以用手在它身上試一試，我不能一定說它是很難取奶的牛。這裏有難對付的牛，有容易對付的牛，像別人一樣。你不久便曉得了。」

黛絲脫去帽子，戴上了頭巾，拿起凳子坐在牛身下，牛奶立刻從她手裏射在桶裏，她

這時才覺得她已經爲她的將來的生活打了一個新的基礎了。她有了這個自信，心也很安，脈息也跳得慢些，並且能四前觀看了。

這一大羣擠牛奶的人之中有男人有小姑娘們，男工們對行難取奶的牛，女工們取馴和豔的半的奶。這個牛奶場的規模很大。全場有一百頭乳牛，場主子客理克每天必親自擠七八頭牛的奶，只有他不在家的時候才不做。這七八頭牛是最難擠奶的牛，他不常僅散玉來做這事，也不敢信託他們擠這幾頭牛的奶，惟恐他們不留心，不能把奶完全擠出來。他也不敢付託女工們做這事，怕的是她們缺少手力，也不能把奶擠乾，那麼，不多時這幾頭牛都弄得不出奶了。這倒不是場主爲了一時的損失，才把這個問題看得如此重大，只是因爲乳牛如果不出奶，需求必定減少；需求如果減少，供給亦因之而減少，到了後來非弄得供給完全停止不可。

德絲坐在乳牛身邊擠奶的時候，院子裏沒有一個人談話，只有牛奶從噴管射入桶裏的嘩嘩的聲音，和間或有人叫牛轉過身子來或是站穩了不動的說話聲音。這時擠牛奶的人的手或上或下，牛的尾巴擺來擺去。大家都如此地工作下去，四圍全是抵到這個山谷兩邊斜坡邊境的那個廣大的平原草地，這是和古代的景緻合成的一片平原景色，但是現在却和

古代的景色大不同了。

「據我看，」場主客理克擠完了一頭牛的奶，忽然站立起來，而後一手拿着三腳凳，一手拿着牛奶桶，移到他的附近另外一頭難擠奶的乳牛身邊去，「據我看，」他說「這些牛今天不像平常一樣的能出奶了。老實說，如果溫克以後再像這樣子不出奶，也不值得到中夏的時候才把它去掉了。」

「這是因為有個新手來了，」吉納山開爾說。「我從前留心過這事的。」

「真的。也許是這樣。我沒有想到。」

「我已經聽人說過：奶在這時鑽到牛角裏去了，」一個擠牛奶的女工說。

「那麼，至於奶鑽到牛角裏的話，」場主子客理克很不大相信地說道，「很難說，我真不能說。但是沒角的牛，和有角的牛一樣的不下奶，我倒不很相信。吉納山，你曉得沒角的牛的那個謎語嗎？為什麼沒角的牛每年所出的奶比有角的少？」

「我不曉得！」一個女工插嘴說。「為什麼它們這樣？」

「因為沒角的牛不多，」場主子說。「但是這些鬼東西今天果真不下奶了。朋友們，我們必須提起我們的嗓子來唱一兩個歌——這是唯一的醫救的法子。」

在乳牛不能照常一樣下奶的時候，他們唯一的方法是唱歌來引誘。這一隊擠牛奶的人聽從主人的話大家都唱起歌來了，他們的歌聲整齊，但是有點不大自然；他們相信在他們繼續唱下去的時候得個確實的好結果。他們所唱的一支山歌是說到一個殺人的兇手在黑暗裏不敢上床，因為他看見了他的身子四周有一種硫磺火焰。他們唱完了十四五節之後，其中有個男工說道——

「我希望低着頭唱歌，不要太費氣息！你應該拿着你的豎琴來，先生；並不是說：胡琴是頂好的。」

黛絲聽了以爲這話是對場主子說的，可是她弄錯了。頓時好像從牛欄裏面一頭棧黑色的牛肚子裏發出這麼一個回答的聲音說道：「爲什麼？」原來這句回答是站在這頭牛背後的那個擠牛奶的人說的，黛絲到現在還不會看見他。

「哦，是的，沒有什麼再比胡琴好，」場主子說道。「雖然我是想到公牛比母牛更容易受歌曲的感動些——至少這是我的經驗。從前在麥耳斯托克那裏有個老頭兒，名字叫做威廉杜維，他在那裏常做販賣的生意，吉納山，你記得吧？——我看了他便認識他，好像我認識我的弟兄一樣。這老頭兒是在一個做喜事的人家奏樂回來，那天是雪亮的有月光的

牧裏，他想走短路，所以直穿那兒的一塊地，名叫四十噶，在那裏有個公牛吃草。這個公牛看見了威廉便兩角朝地，直追着他走，天啦！威廉自然拚命的飛跑，但他酒喝得不多，「想一想：這是一個喜事，又是一個有錢的人家——」他後來曉得他來不及走到籬笆跟前，跨過籬笆逃走。末後，他沒主意，只得一面跑一面抽出他的胡琴，對着公牛彈個曲子，而後向一個角落裏慢慢地退走。這個公牛也被他的琴聲軟化了，站住不動，釘緊了威廉看着，威廉仍是拉着彈着，後來公牛的臉上現出一種笑容來。但是威廉停住了琴，要想跨過籬笆的時候，公牛也立刻不笑，低着他的角，直向威廉的屁股上衝來。於是威廉又不得不接連彈下去；那時才三點鐘，他曉得在那裏不會有人走那裏經過，他很疲倦，所以弄得他不曉得怎樣才好。他這樣子挨到四點鐘的元景，覺得再也挨不下去了；他自言自語的說：「只剩了這一支曲子了，再不彈，我就沒命了！天救我，天救我，不然我使完啦。」而後他又想到他從前看見公牛在聖誕節的前一夜跪到更深夜靜的時候。那天並不是聖誕節的前一夜，他不過心裏想要款騙那個公牛罷了。所以他開口唱聖誕節讚美詩，完全像在聖誕節唱了聖誕節詩歌一樣。他看了公牛不知不覺的山膝跪下來，好像真是基督降生節的夜裏一樣。在這洞有角的朋友跪下來之後，威廉轉過身子，叮嚀一聲，像獵犬一般，平安跳過籬



他，這個正在禱告中的公牛已經來不及站立起來，去追上他了。威廉常說，他先前看過的獸子很多，但從來不曾看過跌得像這頭公牛的，當他發現他的誠虔的感情受了戲弄，那天並不是聖誕節的前一夜。……是的，威廉杜維是他的名字，我能仔細告訴你：他現在圍在麥耳斯托克教堂的墓地上——就在第三棵水松樹和北邊的側堂之間。」

「這却是一個怪誕的故事，叫我們回想到中古時代，那時信心是活的小。」

這句在牛奶場裏不能聽到的奇妙的話，是隱在櫻黑色牛背後一個人低聲說的，因為人家不懂這句話的意義，多不會注意？但是場主客理克還以為這是懷疑他所說的故事而發的話呢。

「先生，這是十分真確的。這個人我很熟。」

「哦，是的，我並不懷疑。」隱在櫻黑色牛背後那個人說。

威廉注視的目標便移轉到與場主子說話的那個人身上去，她只見那人的一小部分身子，因為他的頭一直是埋在牛的腰窩裏。她不懂什麼原故連場主子客理克也稱呼他為「先生」。她真看不出什麼理由；那人在那頭牛身邊坐了很久，若是在別人早已擠了三四頭牛的奶了，他也有時也私下咕噥着，好像他不能繼續做下去的樣子。

「手放輕些，先生；手放輕些，」場主子說。「做這事要取巧，不在乎力量。」  
「是的，我也覺得是這樣，」在牛背後的那個人說，他說了這話便站立起來，伸直手臂。「我想我已經把她的奶擠完了，我的手也弄痛了。」

這時黛絲才看見他的全身。他穿的是平常擠牛奶的工人的罩裙和遮腿布套，他的靴子黏滿了場地上的污泥；這是他著了本地人的服裝。裹在這服裝裏的便是他那受過教育的，深沉冷淡的，精明的，多愁的，與衆不同的一個人。

但是她忽然發見他是從前曾經看過的一個人，她全神貫注在這個發現上，所以不能看到他的形貌的詳細情形。自從那次和他見面之後，黛絲已經遭受種種境遇的變遷，所以她也一時也記不起在什麼地方遇見他了；後來她忽然想到他是在瑪瑙村參加跳舞的那個青年——就是她不知道是從何處來的那個過客，曾經和別人跳舞，而沒有找着她，後來他隨隨便便的離開了她，便追着他的伴侶走了。

這是一件在她沒有遭受苦難之前的事，但是現在回想起來，種種的回憶使她一時頗爲驚慌；唯恐他認識她，唯恐他或許能用一種方法探出她已往的故事。但他在她臉上看不出什麼記憶的表現，於是她心裏的驚恐也消滅了。她漸漸看出：自從第一次遇見他之後，他

那易受感動的面孔更有深思的神色，並且加上一些少年美男子的整齊的鬚鬚——他兩頰的鬚子從根到尖子是由極蒼白的淡黃色漸變而為褐色。他除掉穿了擠牛奶的布罩裙之外，還穿了黑棉絨褂子，起花布短褲，繫腳套，和漿過的白襯衫。若是他不穿上擠牛奶的衣服，誰也猜不出他是什麼人，他也許是個古怪的大地主，也許是個學習農業的上等人，但是她從他擠那頭牛的奶所費的功夫上想了一會兒之後，便猜出他是牛奶場裏的一個實習生了。

這時擠奶的女工大家都互相談論這個新到場裏來的人，說道：「她多麼美麗啊！」這句誇獎語固然一半是由於她們氣度大而說出來的，但一半也是希望聽話的人能否認這句斷語——嚴格地說來，也許有人說話反對的，因為美麗並沒有一種確定不移的定義，所以黛絲的美不美也隨着各人的眼光而有不同的解答，傍晚擠奶的工作完畢之後，他們都分散到屋子裏去，只有客理克的妻子時常留心照料那些鉛鍋子和別的東西——她很講究體面，所以不大出來擠奶，雖然天熱，她還穿上一件暖和的絨布長袍，因為場裏的女工都穿了印花布衣。

黛絲知道只有兩三個女工晚上在場裏住宿，其餘的人多各自回家。到了吃晚飯的時候，她看不見那位批評那個故事的上等擠奶的人，也不去探問他是誰。晚間她忙着布置她臥

室裏的牀鋪。她的臥室是牛奶房裏一所大房間，大約有三十呎長；其餘三個在場裏住宿的  
改工也舖了牀鋪在這個房間裏。她們都是妙齡女郎，有一個比黛絲年紀輕些，其他兩個比  
黛絲大些。到了睡覺的時候，黛絲十分疲倦，上牀便睡着了。

但是睡在黛絲旁邊的牀上那個小姑娘仍舊醒着，不像黛絲很有瞌睡，她堅持要把場內  
種種情形告訴黛絲，因為黛絲是新來的。她的低聲細語和夜色混在一起，黛絲要睡得很，  
所以在半意識的狀態中，覺得那些浮蕩在黑暗裏的話語，好像是黑暗中生出來的一般。

安琪克萊爾先生——他就是學習擠牛奶的那個彈豎琴的人——他和我們沒有多話。  
他是個教士的兒子，他自己的事太多，沒工夫注意女人的。他在這場內做實習生——實習  
各種畜牧和農事。他已經在另外一個地方學過養羊了，他現在要學習製牛奶的工作。……  
而且他是上等人家的人，他父親克萊爾老先生是愛明斯特的教士——離這裏有好幾哩遠呢

「哦——我聽人說過他的。」黛絲醒了說道。「是一個很誠懇而熱心的教士，是不是

「是的，他是——是維薩州中最誠懇、最熱心的人。他們說——『舊』低教會派」（註四）

中只剩下他一個了，這是他們對我說的。——因為這裏附近的教士，他們稱爲是「高教會」的。他的幾個兒子，除掉我們這位克萊爾先生以外，都做牧師了。」

黛絲這時也無好奇心再探問這位克萊爾先生爲何不與他弟兄一同做牧師；她漸漸便睡着了；向她說話的那個女工的語聲，和附近一個倉房裏的牛奶餅氣味，仍然一陣陣的送到她耳朵和鼻子裏來，樓下榨乳機上的奶汁，也是有規律的一點一點地向下滴着。

## 18

安琪克萊爾這個人物在上面還沒有把他很清晰地描摹出來；他是有一種令人感賞的說話聲音，一雙凝視出神的眼睛，和一個易動的小嘴；從一般男子的嘴說來，他的嘴似乎太小，而且過於優美，但是他有時也能把他的下嘴唇緊緊地捏着，可知他並不是一個沒有果斷的人。不過他的態度和神色上還有一點遠離，凝思，和游移不定的樣子，這是表明他大概對於他的前途還沒什麼確定的宗旨或是顧慮。他幼年時候，人家已經說他將來可以做任何的事了。

他是一個幼子，他父親是這一縣另外一頭的教士；他巡視了畜牧場之後，到這個陶波色牛奶場裏來，作六個月的實習生；他的目的是想在各種養牲畜的方法上求得些實際的技

能，將來可以到一個殖民地去謀發展，或是在國內創辦一個農場，這完全視將來的境况而定奪。

他已經決定投身於農業界，從事於畜牧的研究了，但是他自己和別人都想不到他採取這麼一個步驟。

克萊爾先生的元配夫人去世之後只遺下一個女兒，他後來又續娶了一位夫人。殊不知這位夫人替他生了三個兒子，所以在他的幼子安琪和他自己之間似乎相差有一代的人。這三個兒子之中，只有他暮年所生的幼子安琪沒有得着大學的學位，但是安琪很早就有人說他很有希望，而且也只有他一人宜受大學的教育。

在安琪還沒有到瑪瑙村跳舞之前的兩三年中，就是在他已經脫離學校而在家裏研究的時候，有一天本地的一個書店送來一個包裹，上面寫明送給詹姆斯克萊爾牧師。教士拆開了包裹，翻出一本書來，便讀了數頁，而後立刻起身，挾了書本，跑到那個書店裏去。

「爲什麼把這東西送到我家裏去？」他拿着那本書，斷然地問道。

「這是定閱的，先生。」

「不是我定的，也不是我家裏的人定的，我敢說。」

書買查相定書簿。

「哦，先生，寄錯了，」他說。「是安琪克萊爾定閱的，這應當送給他。」  
克萊爾教士退縮着，好像受了什麼打擊似的。他回家後面色灰白，垂頭喪氣，立刻叫了安琪到他的書房裏來。

「安琪，看一看這本書，」他說。「你曉得這本書是什麼？」

「我定的，」安琪簡單地回答說。

「有什麼用？」

「買來看看。」

「你怎麼想到看這本書？」

「我怎麼想到？」——這是一種哲學體係。出版的書中沒有比這再合乎道德和宗教的了。」

「是的——合乎道德；我不否認。但是怎麼合乎宗教？——而且你——你是要做教師的。」

「父親，你既然提到這事，」這位兒子一面說一面臉上現出急於要說話的樣子，「我

不願，讓我最後說一句話，我不願擔任一個牧師的職位。我怕我本良心說我不能做的。我愛教會像人家愛父母一樣。我將來對於它，時常也有熱誠。我最稱讚教會的歷史；但是，老實說，我不能做牧師，像我的哥哥們一樣。因為教會固執不足取的一種能贖罪的拜神的議論。」

這位正直而誠懇的老牧師，做夢也想不到他自己的兒子有這麼一結果！他嚇呆了。若是安琪不做牧師，那麼送他到康橋大學有什麼用？這個大學如果不是為做牧師的進身之階，那麼從他這位有定見的牧師看來，只是有一篇序言而沒有本文的書籍罷了。他不僅信仰宗教，並且是一個很誠虔而有堅定的信心的人——這不是教會裏面或是外面用手術欺騙人家的神學家所解釋的辭語，却是有福音派的真正的原意：他這個人是能

真正地推想到

十八個世紀以前，

神聖的上帝所做的事。

.....



安琪的父親還想和他辯駁，或是勸解他，或是央求他。

「父親，我不能把『第四條』寫在下面，把其餘的丟了，像宣言所說，只取『字面上和文法上的意義；』所以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不能做一個牧師，」安琪說。「我對於宗教的見解完全是趨向於改進的；引你所喜歡的希伯萊人書裏幾句話說，『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註四二）

他父親深為憂鬱，所以安琪也怕去見的面。

「你母親和我何等節省，吝用，想送你進大學，如果不是爲了天父的光榮，那麼給你受大學教育有什麼用？」他父親又說道。

「父親。有另外的用處呢，可以爲人類增進光榮呀。」

若是安琪有恆心，他像他哥哥們一樣也許早已進康橋了。但是他父親對於這個牧師養成所的學府是有很深的傳統思想和見解；所以這位感覺靈敏的兒子覺得：他如果有恆心便是存心濫用一種信託物，並且對不住他的父母，因爲他父母二人竭力節省費用，爲的是想把三個兒子受同等的教育的。

「我可以不必進康橋了，」安琪末了說道。「我覺得在這種情境之下，是不應該到那

裏去的。」

父子二人辯論的效果不久便表現出來了。好幾年以來他只是胡亂地讀書，做事，或是沉思默想；社會上的禮儀，他一點也不重視。地位以及財富的實質上的區別，他更爲輕視。甚至一種「良好的世家」——用本地一個最近才死的名人所喜歡的一句話來說——對於他也沒有什麼香氣，除非這個世家的後裔有新的堅志。他爲了調和這種嚴肅的見解起見，曾經到過倫敦一次，看了一看世界究竟是什麼樣，並且想經營一種職業。他在倫敦的時候幾乎被一個年紀比他大一些的婦人所陷害，不過他後來徼倖逃脫了才沒有這種經驗的苦。

他幼年在鄉下受慣了寂寞的生活，所以他現在已經養成一種不可抑制的分厭惡近代都市生活的心理了。他有了這個態度自然在事業上不能有所成就：如果他在研究那個不實用的神學之外，再加學習一種世俗的職業，他一定可以成功。但是他總得要做一番事，他已經虛度了好幾年的好光陰了；他有一個朋友在一個殖民地創辦農業，事業蒸蒸日上，所以他覺得到殖民地去辦農業也是一條正路。只須蓄心學習農業之後，無論是在一個殖民地，或是美洲，或是國內創辦農業皆可，因爲這種事業將使他有一種獨立的生活，同時不致於犧牲比資產還重視的東西——就是心智的自由。

因此我們才能看見二十六歲的安琪克萊爾在陶波色場裏做一個養乳牛，製牛奶的實習生。陶波色附近沒有舒適的寓所，所以他只得住在牛奶場裏。

他住在牛奶房的一間大屋頂樓閣。這個頂閣只可以從乾酪倉的樓梯上來，向來是關鎖的，因為他來到才選擇這間屋子給他居住。他的房間很大，當全場的人都休息睡覺的時候，他獨自一人踱來踱去，場裏的人都聽見他的腳步聲。這個頂閣的一頭，用韓幔隔開，裏面是他的臥室，外面裝飾得像家常的起居室一般。

最初他整天住在樓上看書，或是胡亂地彈他所買的一架舊豎琴，有時在憂愁的時候，他也說出他將來有一天也許靠着這架豎琴在街上混飯吃的話。但是不久他又拋棄這種生活，跑下樓來研究人類天性了。因此他在普通的飯堂裏來和場主子，老闆娘子，男女工人等在一起吃飯，在牛奶場裏住宿的工人雖然很少，但是大半都在場裏吃飯。克萊爾在這裏住了，對於這些伴侶的嫌惡之心便日漸減少，近來反而很喜歡和他們均等地享受一切了。

他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和他們在一起，連他自己也覺得很詫異。他住下來了幾天之後，他想像中的那個所謂粗俗的農人的想像都消滅了。陶波色附近並不看見什麼粗鄙的農人，克萊爾最初新從一個不同的社會來到這裏的時候，自然覺得這些現在與他相處很好的

伴侶有點奇怪。他最初覺得坐下來，算是這牛奶場裏的一個人，似乎是失體統的事。這裏的思想，風氣，環境都是落後，無意義的。但是過了些日子，久而久之，這位精明的寓客便感覺到這個境界內另有一番新氣象了。一切的事物都沒有更改，但是單調的環境和生活已經變而為富有變化的環境和生活了。他與他的主人，主人的家屬，和男女工人接近之後，他們都像化學上的分解作用一樣，漸漸在他面前分別開來了。巴斯德（註四三）的思想使他深受感動：「只須稍有心思的人，便發見世間有許多非常的人。惟有平常的人才不大覺得人類中有差別。」那種典型的，不變的粗鄙的農夫也看不見了，現在已經分解而化為無數的別的同類的人——化為有許多思想的人，化為有種種不同之點的人；有些是快樂的，大多數是安靜的，只有少數是抑鬱的，間或有一兩個是有燦爛的天才，有些是愚拙的，其他還有些是放蕩的，有些是嚴肅的；有些沉靜如密爾頓（註四四），有些威武如克倫威爾；化為互相懷私見的人，像他對於他的朋友懷有私見一般；這些人或是互相稱讚，或是互相詆斥，或是互相想到各個人的弱點與罪過以自娛，或是藉此使自己憂愁；大家都是以其各別的方法走到死亡之路上去。

想不到他漸漸喜歡戶外生活了，他爲了戶外生活的本身及其所能發生的結果而喜歡戶

外生活，並不計及戶外生活對於他的預定的事業的關係。他現在已經擺脫自從神權的信仰衰落之後便操縱着文明民族的那種長久的憂鬱了。他好沉思默想，無意於謀職業，近年以來他是第一次肯讀書，因為他化不了多少功夫，便可以熟讀他所要看的那幾部農業使覽的書籍。

他漸漸擺脫種種舊的聯想，而在人生和人類天性上看出些新的東西來了。其次，他仔細認識他從前知道不大清楚的種種現象——如情形不同的四季，早晨和黃昏，性情不同的黑夜和正午，還有性質各異的風，樹木，水，霧，陰影和幽靜，燐火，星座以及無生命的事物的聲音。

有好幾天的早晨仍然很冷，所以他們吃早飯的大飯廳裏還有生火的必要。客理克的妻子以爲克萊爾是一個斯文的人，不能讓他和他們同桌吃飯，所以每次吃飯都請他坐在寬敞的爐隅地方，他的杯，碟，盆子是放在靠近他的肘節的一個大盤子上。亮光從對面有直欄的，闊而長的窗子，照在他所坐的一個角落裏，又有從煙囪射下來的藍色冷光，所以他心裏如果喜歡看書，便能在這裏看書的。在克萊爾和那個窗子之間是他的同伴所坐的一張桌

子，他們的嘴正在咀嚼着東西吃的側面相，恰好反映在窗子玻璃上；背後便是牛奶房的門；從這門裏可以看見一排一排的長方形的鉛鍋子，滿滿地盛了早晨所擠的牛奶。遠遠的門端可以看見那個大號攪乳器旋轉着，機子的軋軋的聲音也可以聽見。這一個從窗口可以瞥見的動力乃是一匹無精打彩的馬，被一個幼童趕走圓圈子。

克萊爾在黛絲來到的幾天之後，常常出神地坐着翻閱才由郵局寄來的一本書，一本定期的刊物，或是一篇樂曲，不會注意到黛絲在桌子上吃飯。她說話的時候很少，其餘的女工的談話很多，但是她們的閒談也沒什麼新的意味足以使他注意，因此他對於外界的事物還是照常地只取大概的印象，而忽略詳情細節。但是有一天，當他正在細心學習樂譜，憑着想像力在心裏靜聽樂譜上的曲子的時候，他忽然變成無精打彩的，以致譜表也滾到火爐裏去了。他對着木柴的火看着，在煮了早餐之後，有個火焰翹着腳，用腳趾在上面作臨死的跳舞一般，這個火焰的有節奏的跳舞似乎和他心裏所奏的曲子相合；同時從扁拴或是橫木垂下來的兩個着滿了煙煤的煙囪鏢鈎也搖撼着相同的調子；而且半空的水鏡裏也嗚嗚地發出和聲來。桌上人的談話也和他心裏幻想的合奏混合了，後來他想到，「這個女工怎麼有這樣好聽的聲音！我想這是新來的那個。」

克萊爾回頭看着她，這時她與其餘的工人坐在一起。

她並不向他看着。真的，因為他沉默已久，人家早已忘了他在房間裏了。

「鬼，我不懂，」她說：「但是我很曉得，當我們活着的時候，我們能叫我們的心靈越出我們的身子。」

場主子嘴裏裝滿了一嘴的東西，轉過身子來對她看着，眼睛裏表現他很有重要的話要問她的樣子，他的大力和叉子（在這裏早餐便真是早餐）直豎在桌子上，正如預備絞死一個犯人的擺設絞架的一般。

「什麼——真的嗎？是的嗎，姑娘？」他說。

「有個很容易感覺心靈越出來的法子。」黛絲接着說道，「是在晚上睡在草地上，你看天上一顆大而明亮的星子，如果你繼續注意着它，你立刻便覺得你是離開你的身子有幾百幾千里遠，那時連你的身體也可以不要的。」

於是場主子變更他的疑視的目標，從黛絲身上移轉到他妻子身上去了。

「基利司強納，這倒是一個奇說，」是不？我這三十年以來，夜裏走過許多路，做生意，求愛，求醫，求食，向來沒有樣個見解，也沒有覺得我的心伸出我的襯衫領子一寸過

的。」

大家的目標都轉注到黛絲，那位實習生也注意她，黛絲滿臉通紅，隨便解說，她這種話真是她個人的幻想，於是繼續吃着她的早飯。

克萊爾仍然注視她。不久她便吃完早飯了，她也感覺到克萊爾是在注視着她，於是用食指在桌布上描着想像的花樣，態度頗為拘謹，有如一個家畜知道有人注視着它一般。

「這個女工真是一大自然山的新鮮而純潔的女兒！」他自言自語地說道。

克萊爾看了她的容貌之後，覺得有點認識她，於是驀然回想到已往的快樂時代，就是他那不識憂愁的少年時代。後來他記起從前確實看見過她一次，只是說不出是在什麼地方。自然是有二次在鄉下閒逛的時候遇見她的，這時他也不急於探查這事的底蘊。可是他假如果真有心對於接近的女人，現在處於這種境况之下，也只有寧可選擇黛絲，而不願選擇另外那幾個擠牛奶的姑娘了。

## 19

通常乳牛都是自己走來聽人擠奶，沒有什麼癖好。可是有些乳牛便有喜歡某人的手術



的表示，有時這種癖好很重，如果不是它們所喜歡的人在面前，它們甚至不肯站着，並且舉動很不客氣，要把生手的牛奶桶踢翻。

場主子客理克的規則是用時常掉換擠奶的工人的方法，打破這些乳牛的偏癖和忌避人的習慣，因為如果有一二男女工人不在場裏，立刻困難便發生了。但是女工們私下的目的是和場主子這個規則適得其反，一個女工每天常選擇八頭或十頭牛，這些牛都給她弄熟了，所以不費氣力便可以在她們的乳牛上做擠奶的工作。

不久，黛絲和她的同伴一樣，也發現那幾頭牛喜歡她的手術了，這兩三年以來，她有個時期禁錮在家裏，所以她的手指現在很細膩而纖嫩，頗能迎合乳牛的心意。在九十五匹乳牛之中，特別有八頭——湯福，幻想，高崇，霧，老美女，小美女，齊整，高聲——喜歡她擠奶，雖然有一兩個乳頭硬如胡葡萄，但是只須她動一動手指，奶便流出來了。她明瞭了場主子的意思之後，便勉力依照乳牛自己走來的次序做擠奶的工作，只有那些極不馴服的牛，她還不能駕御。

但是不久她發現這些乳牛偶然排列的位置，和她心裏所需要它們排列的位置吻合。最初她很詫異，但也覺得這些乳牛排列的次序必定不是偶然的結果，後來才知道是那位實習

坐替她查置的。到了第五六次時候，她依在牛身上擗過臉來，表示暗下要詢問他的樣子。

「克萊爾先生，你已經替我把這些牛排列好了！」她說了這話，滿臉羞得通紅，而後嫣然一笑，掀起她的上嘴唇的中部，好教牙齒尖子顯露出來，但她的下嘴唇仍然保持着莊重的態度。

「是的——這沒有分別，」他說。「你以後可以天天在這裏擠這幾頭牛的奶。」

「你要我這樣麼？我盼望我能如此。可是我不曉得。」

後來她生氣她自己，覺得他不了解她喜歡這個偏僻的地方的重大理由，或許誤會她的意思。她已經誠懇地向他說過了，好像是說她很喜歡他在她面前。黃昏時候，她心中有這種懷疑；等到做完了擠奶的工作之後，她獨自一人在花園裏走着，仍然懊恨她把她已經知道他很關心她的話對克萊爾明說。

這是六月裏一個標準的夏天晚上，天氣又溫和，又平靜，又明朗，所以連一切無生命的物體都好像有兩三個乃至五個官覺。遠的和近的東西實在沒有一點區別，一個聽者必定感覺到他是和地平線內任何的東西都是相近。這種萬籟無聲的情形使她很能感覺一種積極的實在，不僅是沒有聲音的意義。但是這種幽靜忽然被絃琴的聲音打破了。

黛絲早已聽見在她頭上那個頂棚裏所發出來的這種曲子了。這種悶閉在房間裏的曲子，聲音低而不大清晰，但是很剛強地在幽靜的空氣裏飄蕩着，今天她聽了，好像受了特別的感動。老實說，樂器和技能都不高明；可是互相的關係最爲重要，所以黛絲聽了像一隻迷醉的小鳥，再也不能離開一步了。她不但肯離開，並且一步一步的移近彈曲子的人，而後躲在籬笆背後，不給他猜到她是站在這裏。

黛絲這時是站在花園裏，這個花園的邊境已經有好幾年沒有修理或是佈置了，所以現在不但潮濕而且長滿了多汁的雜草，只須碰觸一下，這些雜草便散出無數的花粉。還有開花的長野草發出臭氣，它們的紅，黃，紫的顏色造成種種的色，與栽培的家花一樣的光彩奪目。她像一隻貓子偷偷地在這茂密的花草樹木中鑽着走，她的裙子着了些幼蟲的分泌泡沫，刷去了爬在蘋果樹下的蝸牛；她的手也着了薊液和黑蛭蟻的分泌粘液，她赤裸裸的手臂也擦着了摧殘植物的蚜蟲，所以她的手臂固然在蘋果樹幹中現得雪白，但是皮膚上已經染了這些昆蟲的血污點子了。她於是越走越近克萊爾，但他仍然看不見她。

黛絲是沒有時間和空間感覺的一個人。她從前說過只須注視天上的星子便可以得着愉快，但是現在她很難斷定這話是否是正確了。她跟着那個舊豎琴的聲音一步步地走着，琴

音的和聲如風也似的從她身邊掠過，她聽了不由得流下眼淚來。飄浮的花粉好像安琪所奏的曲子化爲具體一般；花園裏的濕氣似乎是花園的官覺所哭出來的眼淚。天氣雖然快黑暗了，這些腥臭的野草仍然熒熒地閃着光，好像它們一心一意不願合攏起來似的；因此顏色的波浪和琴聲的波浪都融成一片了。

這時唯一的亮光大部分是從西邊雲際一個大裂口中射下來的；所以這裏好像是偶然遺留下來的一小塊白晝，別處都被黑暗籠罩着了。安琪已經彈完他的悲哀的曲子，其實是簡單地奏了一曲，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技能；她仍然靜等着，以爲他還要再彈一曲。但是他已有倦意，也不想再彈了，於是信步沿着籬笆走着，走到她背後了。黛絲看到他來了，連忙轉身偷偷地走開。

安琪看見了她那夏天所穿的薄衫，而後向她說話；他雖然距離她還有一段路，但他的低聲的招呼仍可使她聽見。

「黛絲，爲什麼你又走開了？」他說。「你怕麼？」

「不，先生……不怕外面的東西；尤其是現在，蘋果的花正在謝落的時候，什麼東西都是綠的。」

「那麼你有家裏的懼怕了——嘿？」

「唔——是的，先生。」

「是什麼呢？」

「我倒很難說了。」

「是牛奶變酸了麼？」

「不是。」

「是說的一般的人生麼？」

「是的，先生。」

「啊——我也有呵，而且時常有。這個活着的困苦是嚴重的，你以為這話對嗎？」

「正是——你既然這樣子說出來了，先生。」

「但是，我想不到像你這樣一個小姑娘能看得出來。你何以如此呢？」

她保持一種猶疑不決的沉默。

「來吧，黛絲，誠實地告訴我。」

她以為他是詢問她對於事物的態度，於是含羞地回答道——

「這橋木都有好幾間地舖，是不是？」——這是誰，它們好像有的。而且這條河說，「爲什麼你用你的尊容打擾我？」你好像看見無數的「明天」排成一行，第一個是頂大的而且頂清楚，其餘的越站得遠便逐漸縮小下去了；但是它們個個都現出兇惡，殘忍的臉子，好像是說，「我來了！我心我！我心我！」……但是你，先生——你能用音樂造成許多好夢，趕走這些可怕的幻想！」

他聽了很詫異這位小姑娘居然有這種憂愁的思想。她雖是一個擠牛奶的女工，但有一種稀罕的特色，所以將來總得使其他的女工忌妒她。她只變了一點點第六級教育的幫助，所以還用鄉家的話語表現她的種種感情。而且她這種複雜的感情可以說是時代的感情——就是說：是現代式的痛苦。其實普通所謂高深的思想，大部分也不過是新式的定義——就是說：只用「文學」和「主義」等字樣更正確地表現人類幾百年來沒有認清的感想；若是他想到這一點，她那種見解也不致於使他大爲注意了。

像她這樣年紀的小姑娘便有這種感想真是奇怪。不但是奇怪，她的見解是很動聽之很有趣，而且是很悲慘的。他並不想推想她有這種思想的主因，所以想不起經驗是和強度有關，而和時期是無關係的。殊不知這絲絲一時的外表侮辱乃是她內心憂思的結果。

黛絲也不了解，爲什麼一個出自牧師的世家，沒有物質的缺乏，而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會認爲生存是不幸。像她自己這樣一個飄泊無依的人認爲生存是不幸自然有很好的理由。但是這位令人敬佩而且有詩意的人，怎能遷就到這個「辱谷」裏來，並且，像她兩三年前已經感覺到的一樣：能有和烏斯人（註四五）相同的感想：「我甯可窒死，甯可死亡，而不願生存。我厭惡生存。我常願不生存；」（註四八）

的確，他現在已經不是屬於他自己的那個階級裏的人了。黛絲也知道他像彼得大帝在造船場裏一樣，是爲了研究他所要知道的知識（註四七）。他並不是非做擠牛奶的工作不可的一個人，他是在這裏學習各種知識與技能，預備將來可以做一個有錢的牛奶場主子，大地主，農業家或是畜牧家。他將來也許可以做一個美洲或是奧洲的亞伯拉罕，率統了他那有斑點和有環紋的牛羊羣，以及男女僕人，像一個帝王一般。但是她有時也不懂爲什麼一個絕對好讀書，好音樂，而且有思想的青年，會毅然決然地願做農人，而不願做像他父親和他哥哥的牧師職業。

他們兩人都還沒有找着一種線索可以探考各人的祕密，因此各人不知各人所表現的心情，只得等着相處日久之後，重行認識各人的性情和心境，所以目前並不探訪各人的豎

與。

於是每天，甚至每小時之中，她給他認識她的一點性情，他也給她認識他的一點性情。黛絲正想度一種約束的生活，但又不知道她自己的生活力有多麼大。

最初黛絲似乎把安琪克萊爾看做一種智慧，並非把他看做一個人。她常常如此地把她自己和他相比，有時發現他有豐富的智慧，有時覺得她自己的那種卑卑不足道的見解，與他那深澈的，高如安第斯山（註四八）的見解相距太遠，因此她頗爲憂悶而氣餒，也不想再作進一步的努力了。

有一天，他偶然和她談到希臘古代一種鄉間生活之後，忽然看見她那愁眉不展的容色。當他說話的時候，她正在草地上採集那些名爲「夫君」和「夫人」的花芽。

「爲什麼你忽然這樣地憂愁？」他問。

「唉，這是——愁我自己，」她一面帶了愁容微笑着，一面又剝着一個「夫人」的皮。只是忽然想到我將來也許是怎樣的！我的生命，因爲缺少機會，好像已經浪費掉了！當我看見你所知道的，你所讀的書，你所看的，你所想到的，我覺得我絲毫也沒有！我正像



獄所寫的那個可憐的示巴皇后（註四九）一樣。我再也不會有精神了。」

「啊，別再爲了這個煩惱吧！」他熱切地說，「黛絲，我倒很喜歡幫助你在歷史，或是無論那一種你所要研究的學問上——」

「這又是一個『夫人』了，」她打斷他的話頭說着，同時舉起她已經剝了皮的一個花芽來。

「你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剝花芽的皮的時候，遇着『夫人』常比『夫君』多。」

「別記着這些『夫君』和夫人」吧。你願學一門功課——譬如歷史嗎？」

「有時，我覺得我對於一種事情已經知道了，我就不想再多知道一點了。」

「爲什麼不？」

「因爲只是知道我是一長排中的一個人，那什麼用——只查出在某一本書裏寫了有一個人像我，而我將要做她這一個人；這只是叫我憂愁罷了。最好是不去記憶你的性情，和你已往所做的是和幾千幾萬人相同，或着你將來的生活和事業也要和幾千幾萬人的生活聖經，事業一樣。」

真的麼？那麼你不想再學點什麼了。」

「我倒很想要知道爲什麼——爲什麼這個太陽的光，同樣的照在公正和不公正的人的身上？」他說話的聲音有點顫動。「但這是書裏所找不到的。」

黛絲，別這麼悲傷的！」他說這話自然是平常照理所要說出來的話，因爲他以前也知道他自己心裏有這種煩惱。他看了她那沒有經驗的小嘴和嘴唇，便想到她這麼一個「土人」只用習慣的方法得着這種感覺。她仍然剝着「夫君」和「夫人」的皮，後來當她垂下眼睛珠子望着她自己的柔嫩的嘴巴的時候，克萊爾注視着她的波紋狀的睫毛；看了三會便慢慢地走開了。他走了之後，她仍然站立了一會兒，沉思地剝着末了一個芽；後來忽然如同從夢中驚醒了似的，又急急把那個花芽和那一堆高貴的花蕾擲在地上，勃然大爲不悅，因爲她覺得她自己剛才未免太痴，於是心的底裏又增加了一些熱度。

他一定覺得她太獸的——她在急於要得着他的好的批評時候，便想起她近來竭力所要忘却的那個不快意的事——就是她家和望族杜百維是一家。這自然是無益的一種特色，而且這事發現了之後，在各方面都是對於她無福而她反受其禍。也許研究歷史的克萊爾很能尊敬她，忘了她和「夫君，夫人」的孩子氣的行爲，如果他知道金斯比教堂裏那些卜白大理

石像和雪花石膏像是真正代表她的祖宗，或是知道她並不是像那個住在牀屈基的只是金錢和野心所合成的假的杜百維，而是徹頭徹底的真的杜百維。

但是多心的黛絲在沒有敢於說出這事之前，先直接試探場主子的口氣，看一看克萊爾對於這事有何意見。她問場主子克萊爾是否重視已經喪失了金錢和產業的舊世家。

「克萊爾先生，」場主子着重地說，「是個最有反抗性的人——一點也不像他家裏的人；如果說他有頂厭惡的一樁事，那麼就是所謂老世家了。他說老世家從前曾經做了一番事業是對的，可是現在沒有了。譬如畢雷家，君克家，格雷家，聖昆丁家，哈代家，戈耳家，從前在這裏有幾十里領地的；現在呢，可以說只要唱一個舊曲子便可以把他們的田地一齊買來了。像我們這裏的小理德卜利得爾，你曉得的，是和卜利得爾一家——就是在新地克有許多，許多田地的一個很老的大姓，現在呢，她家的田地早已歸了維薩伯爵了。克萊爾先生考查出來之後，便對於那個可憐的小姑娘很輕視地說了好幾天的話。」啊，「他對她說，『你不能做一個很好的擠牛奶的女工！你家的能力許多年前在巴力斯坦時代已經用盡了，你應當睡下來，睡一千年，養些力氣才能做事！』前一兩天，有個青年人到這裏來找事，他的名字叫做馬特，我們問他姓什麼，他說他從來沒有聽人說過他有姓的；我們問

他什麼原故，他說，也許是因爲他家成立得不久。「啊！你正是我所要的一個孩子！」克萊爾先生說着便跳將起來和他握手；「我對於你有很大的希望，」他而後賞他「半克郎。」  
「哦，他怪討厭老世家的！」

黛絲聽了場主子轉遞了克萊爾這一番嘲弄的話之後倒很悅意，因爲她便是在一個極無抵抗的時候，也沒有說過一句關於她家的話。——縱然她家很老，可以說已經走了一轉，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新的家族。而且關於這一點她和理德卜利得爾的情形相同。但她絕口不提到杜百維墳墓和那個威廉王時代的爵士的話。她忽然看出克萊爾的性格，覺得她得着他的青睞，大半是由於克萊爾認爲她是絕對清新，而毫末受遺傳或因襲的習俗之害的一個人家的女兒。

## 20

這一季已經由逐漸發展而達於成熟了。又有許多花，葉，夜鶯，畫眉，小鶯，以及像這一類的短命的生物佔據了去年那些花，葉，夜鶯等的地位，但是在去年，這些東西只是些精子細胞和無機分子罷了。一切的花草樹木受了日光的恩惠多發芽抽莖，到了現在，

它們的汁液無聲的流通，花瓣開放，並且無形中噴出芬香來。

牛奶場裏的男女工人都是過的舒服，安靜，愉快的生活。他們既無窮困貧乏之累，又不受社會上種種因襲的禮儀和時髦的習尚的拘束，所以他們的地位在社會的階級裏可以說是最快樂的地位了。

綠樹蔭濃，野草如茵的時期便如此地匆匆過去。黛絲和克萊爾兩人無意中互相考察，常在一種熱情的邊際一進一退，但兩人分明都要離開這個邊際的。他們時常在這一種不可抵抗的定律之下已經漸合於一，正如兩道水流匯於一川的一般。

黛絲近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快樂過，也許將來再也不會有這樣的快樂。她的身心都很適合這種新的環境。這棵幼樹的根，在它種下去的地方，已經深入有毒的地層，但是現在又移植到更深的土壤裏了。苔絲——克萊爾也是如此——現在是處於偏愛和戀愛之間的未確定的地方，還沒有深入堂奧；也沒有考慮和深思；只是很爲難的自己問自己道：「這個新潮流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這對於我的將來有什麼意義？對於我的已往又有什麼關係？」

到現在爲止，克萊爾只覺得苔絲是一個理想上的現象——只感覺到她是沒有耐久性的一種具有熱情的玫瑰色的東西現露在他眼前。他專心專意地愛慕她，但承認他愛慕苔絲，

只是等於哲學家注意一種極其新奇而有趣的女人的榜樣。

他們兩人時常會面；其實是不得不時常見面的。他們每天晤面常在一種極嚴肅的時期：朦朧昏暗的晨光中，就是那個紫羅蘭色或是淡紅色的黎明裏，因為這個牛奶場裏的人都耍早起的。擠牛奶的時間很早，在擠奶之前是做殺奶的工作，大概在夜裏三點多鐘便開始了。全場的人之中，通常是有第一個先起身，而後叫醒其餘的人，這第一個早起的人有鬧鐘把他喚醒。後來他們知道黛絲最近才到這場裏來，必定是可靠的人，決不會在鬧鐘響的時候睡着的，於是這個工作便由她一個人擔任了。時鐘敲了三下，她立刻離開她的房間，跑到場主子的門前，而後爬上梯子走到安琪的房前，輕輕地叫醒了她，末了才呼醒了她的同伴女工。等到黛絲穿好了衣裳，克萊爾已經下樓到了潮潤的空氣中了。其餘的男女工人常在枕頭上再翻轉一回，要到一刻鐘以後才走出來。

黎明時期的那種灰白的半濃半淡的晨曦，並不是日落後那種半濃半淡的暮色，雖然二者顏色的深淺程度或許是相同。在朦朧的清晨裏，光是主動的，黑暗是受動的；在朦朧的黃昏時候，光是潛動的，昏沉沉的，只有黑暗是主動的，逐漸加增的。

他們在牛奶房裏常是——不是每次都是熱烈的——起身最早的兩個人，所以他們自己

也覺得全世界中最先起身的人了。她初次來到這裏的時候，並不作撇牛奶的工作，她起來之後立刻便走出門外，因為安琪時常在門外等候她。散佈在空草地上的一半混合如水的七色日光，使他們感覺到孤獨的滋味，好像他們兩人一個是亞當，一個是夏娃了。在這朦朧而使人興奮的清晨，克萊爾覺得苔絲表現一種莊嚴偉大的性情和體格，並且表現她有像一個帝王的統治的權力，因為在這個非常的時期，他認為很難有一個像她這樣才貌的女人能在她眼前的空地上走着，便是全英格蘭也是很稀少的。因為漂亮的女人，平常多半在中夏的黎明時候睡覺。只有她現在是近在身邊，其餘的女人還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呢。

他們兩人於是在這朦朧的晨光中，走到乳牛所在的地方。這種混合的，奇妙的，清澈的幽暗曙光常使他聯想到耶穌復活節的時期。他也不大想起抹大拉的馬利亞（註五〇）是在他身邊。當這一切的景色都在這樣中和的程度時候，苔絲的面孔——現在是他的視線的焦點了——擡起高出了霧層，好像有一道燐光在上面似的。她臉上現出陰祟的容色。其實，她的面孔無意中已經着了從東北方來的寒光了；她看出他的面孔也有這種相同的表現，不過他自己想不到罷了。

剛才已經說過，只是在這時期她給他的印象最深。她現在不是一個擠牛奶的女工，却

是一個幻想的絕世佳人——可以說是典型的美人了。他呼她爲亞體美（註五一）或是德米特（註五二），以及其他種種一半是出於戲謔的幻想的名字。可是苔絲並不喜歡這些名字，因爲她不懂得是什麼意思。

「叫我苔絲，」她斜覷着他說；他也依照她的話說了。

天色漸亮，她的容貌也看出是屬於女性，他們兩人已經變了形貌，不像那些能賜福給求福的人的神了。

他們在這寂寞無人的時候，自然與水鳥接近。幾隻白鷺從草場一端他們所常到的那個樹林子裏飛來，聲音之大，有如開門和開窗板的聲息一般。當他們兩人走過的時候，這幾隻白鷺如果已經憩在這裏，便很難穩穩地立在水中了；它們必定沉靜地轉動着頭，向他們兩人看一看，有如木偶人被機械牽着轉動一般。

這時他們看見一層一層的，平的，如羊毛的稀薄的夏霧，一小塊，一小塊的分開來籠罩着草地。灰白而潮濕的青草上印了乳牛在夜裏睡臥的痕跡——像許多如乳牛身體一樣大的深綠色乾草小島飄在露海裏。每個小島伸出一條很長的蜿蜒曲折的痕跡，就是乳牛睡醒後吃草所走過的足跡，他們在這條足跡的末端找着了乳牛。乳牛的鼻孔裏呼呼地吐出氣來



，於是造成一種更厚的小霧浮在這瀟灑的大霧裏。後來他們或是把乳牛送回牛奶房的院子裏去，或是就地擠奶，這全看情形而定。

有時這種夏霧更外普遍，整塊的草地有如一片白色海洋，一處處的高大的樹木像水中凸起的礁石一般。鳥雀大部飛到這層霧浮上面，而後逗留天空中曬太陽，或是棲憩在劃分草場，閃着亮光。如玻璃竿子一般的那些牛欄杆上。苔絲的睫毛和頭髮上都掛了細小如鑽石或珍珠般的霧氣水點子。等到白日的陽光漸漸變強而趨平凡之後，她頭髮上和睫毛上的霧珠子便化爲烏有；這時苔絲也失去她那奇怪而飄渺如仙女的美了。她的牙齒，嘴唇，眼睛，在日光中，熒熒地放出火花，她只是一個極頂美麗的擠牛奶的女工罷了，因此她必須與世界上其他的女子抗爭。

大約在這時候，她們常藉到場子客理克賓運到的那幾個住在場外的女工說話的聲音；客理克正嚴厲地責備德波娜費安得，因為她沒有洗手。

「天啦，把你的手伸在水龍頭下面洗洗罷，德波娜！老實說，假如倫敦城裏的人看見你這麼醜醜，他們也嚥不下去他們的牛奶和牛油了；這是真話。」

牛奶房裏的工作仍然進行，到了決完了的時候，黛絲和克萊爾以及其他的人，都聽見

客理克的妻子，從廚房邊邊出笨重的早餐桌子的聲息，這在每次吃飯之前都有這樣一種預備的；早餐之後，桌子拖回原地的時候，也有這種軋轆的大聲。

## 21

每天早餐之後，牛奶房裏總有一陣紛擾。攪乳機照常地旋轉着，但不見牛油出來。只要這事一發生。整個牛奶房便像生了麻痺病似的失去了工作的效力了。機子上大活塞筒裏的牛奶只是「噼啷，」「噼啷」地反響着，但許久沒有他們所要聽的聲音出來。

場主子客理克和他的妻子，以及絲黛，馬利安，理德，葉絲，與住在場外茅屋裏那幾個已結婚的男女工人都在這裏：還有萊克爾山，納吉山開爾，老德波娜等一千人也站在這裏失望地注視着攪乳機，此外有一個馬夫也露出月亮般的眼睛，表現她對於這種情況的感覺。便是抑鬱的馬每轉一次也似乎很失望地從窗子裏窺看一下。

「這是好幾年的事了，自從我到艾格墩的羅德呢法家的兒子那裏去有——好幾年了！——」場主子悲傷地說着。「他比不上他父親的百分之一。我已經說過五十次，假如我是說過的話，我不相信他；雖則他辨別病症，替人驗尿是很正確。可是如果他仍然活在世上，我

早已到他那裏去了。真的，我早已看他去了，假如接一連二的有這事下去！」

克萊爾看了場主子如此地失望，也替他愁悶。

「福爾呢法家，他住在鑄工橋那邊，他們常常叫他爲「大圓圈子」的，當我是個小孩子時候，他的確是個好人，」開爾說。「但是現在他壞得像引火木頭一般了。」

「我祖父常到梅特恩呢法家那兒去，他住在奧耳斯庫姆那邊，聽我祖父說：他是怪聰明的一個人，」客理克接着說道，「但是於今沒這樣可靠的人了！」

客理克的妻子對於這件事的猜想更爲接近。

「也許是這屋子裏兩個人愛上了，」她猜度說着。「我少年時候聽人說是這個原因。客理克——好幾年前，那個丫頭，你記得不？那時不是不出牛油嗎？——」

「呀，是的，對啦——但這個不是那個原因。這和兩人相愛沒有關係。我卻記得——那是攪奶機子壞了。」

他轉過身來對着克萊爾。

「先生，約翰曾陸普麼；他這個棍徒，以前在這裏做過工，他在麥耳斯托克那邊向一個姑娘求婚，欺騙了她，像他從前欺騙了許多人一般。那時他已經有另外一個女人在心頭

，並不是她。在日曆上所有的日子之中的一個神聖的日子星期四，我們大家都在這裏，好像現在一樣，只是手中做攪奶的事，那時我們看見這個姑娘的娘跑到門邊來，手裏抓了一把大銅頂傘，像跟一頭牛後面似的，她問，「約翰實陸普在這裏做工嗎？因為我要看他！我要詰問他，老實告訴他吧！」在她背後走着的是約翰的那位姑娘，用手帕蒙着臉，傷心地哭着。「呀，天嘍，不好了！」約翰從窗外看着她們這麼說。「她要殺死我了！我到那裏去能——我到那裏——？別告訴她我是在什麼地方！」他說了這話便從地板的滑門爬進攪乳機，把自己關在裏面，那時正是這個姑娘的娘跑進牛奶房的時候，「這個畜牲——他在那裏？」她說，「我要抓破他的臉，讓我抓住他！」然後，她四處搜查，把約翰惡罵了一頓，約翰幾乎躺在攪乳機內悶死了。那個可憐的丫頭——可以說是少婦了——站在門邊，幾乎把眼睛珠子哭了出來。我決不——決不會忘記的！真要把一塊大理石融化了！但是她隨便在那裏也找不着他。」

場主子停頓了一下，旁邊靜聽的人也說了一兩句屬於批評的話。

客理克說故事的時候往往在故事的中間停頓一下，使人聽了以為她的故事是說完了，其實並沒有完結，不知道他的人常上他的當，不過他的老朋友都知道他的脾氣。後來這位

說故事的人又繼續地講下去——

「然後這個老太婆怎麼能猜着，那我就不能猜着了。後來她找到他在攪奶機子裏，一句話也不說，便抓着那個機車——那時是用手轉動的——接連搖着，約翰便在裏面拍來拍去。『呀，天啦，把攪奶機車停了吧！讓我出來吧！』他伸出頭來說道，『我快要被你攪成碎渣子了！』（他是很膽小的一個孩子，這樣的人，大半多是如此的）『除非你賠來，你破壞了她的閨女身子，』這個老太婆說。『停了攪奶機子吧，老鬼婆！』他喊着。『你倒叫我老鬼婆，是不是，你這騙子！』她說，『這五個月以來，你應該叫我老丈母呢！』攪奶機車繼續地轉動着，約翰的骨頭只是刮辣刮辣地響着，我們之中，沒有敢去干涉！末了，我才答應替她把事安排好了。『是的——我一定好好的照我所說的話去做！』他說。而後那天這事才了結。」

聽的人正在帶笑地批評時候，他們的背後忽然有一陣行動聲，大家都回過頭來看一看。這時臉色蒼白的黛黛已經走到大門那邊去了。

「今天如何這麼熱！」她說話的聲音幾乎聽不見。

天氣是熱，也沒有人看見她走開而聯想到場主子的回憶。客理克先跨到她前面，替她

打開了門，而後溫和地打趣她說道——

「喂！姑娘，你是我這個牛奶場裏頂瓜瓜的一個擠牛奶的人；你不能像這樣子疲倦，在初夏的時候；不然我們以後到了伏天，便不免於缺少了你了，是不是，克萊爾先生？」

「我是很疲倦了——而且——我想我還是到門外去好些，」她無心地說着便走到門外去了。

很僥倖，這時旋轉着的攪乳機，忽然從「噹啞」，「噹啞」的聲音，一變而為連續不斷的劈劈拍拍的聲音了。

「油來了！」客理克的妻子喊着，於是人人把注意力從黛絲身上移轉到攪乳機子上來。

這位感受痛苦的美麗的姑娘，不久便恢復了她的外表的神色；但是整個的下午她仍然抑鬱的不得了。等到黃昏時候的一遍擠奶的工作過去了之後，她不願和其餘的女工在一塊兒；她獨自一人信步在外面踱來踱去。場主客理克剛才所說的那個故事，她的伴侶聽了只以為是一種滑稽而可笑的故事，但她聽了很愁，因為除掉她自己而外，沒有別人能看出這個故事的悲哀來；真的，沒有人知道這個故事打動了她的心的深處。黃昏的太陽——她現在只見太陽的醜態了——有如一個發炎紅腫的大傷口，懸掛在天空中一般。只有一個孤獨

的，吽聲不響亮的蘆雀在河邊矮樹叢裏歡迎她，這個蘆雀叫的是悽其悲慘的有如機械所發出來的聲調，與她已往一個已無友誼的朋友的聲音髣髴。

在這白天很長的六月裏，女工們，也可以說全場的人，都在日落時，或是在日落之前，便上牀睡覺了，因為在擠牛奶之前，牛奶桶裏盛滿了牛奶，所以一大早便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黛絲平常是和她的伴侶同時上樓，但是今天她最先到她們的共同臥室裏；等到其餘的小姑娘進來時候，她已經打了一會兒盹了。她看着她們在快要消逝的橙黃色夕陽光裏脫衣服，只見她們的身上浸滿了太陽的顏色。她又打盹，但是不久又被她們的聲音驚醒，於是轉過頭來沉靜地對着她們望着。

這三位和她同臥室的伴侶還沒有上床。她們披了睡衣，赤着腳，圍聚在一起，靠近窗子站着，西方天邊餘留的紅光，仍舊照在她們的面孔，頸子，和四圍的磚牆上。大家都是極有興致地靜等一個人到園子裏來，她們的臉子靠得很近；一個是圓圓團團的表示很悅意的臉子，一個是披着黑髮的灰白色臉子，一個是有褐色捲髮的美麗的臉子。

「推什麼！你和我都能看得見，」那個頂小的有褐色捲髮的姑娘理德開口說，她的眼睛的視線決不離開窗子一分鐘。

「你也想他愛你，我也想他愛我，這都是無用的，不必再想罷，」年紀頂大的那個馬利安譏諷着她們說道：「他恩想着別的一個人的嘴巴子，不是你們的呢！」

理德仍然不斷地看着，其他兩個也跟了爐看着。

「他又在那裏了！」那個有潮濕的黑頭髮，和細薄的嘴唇，面孔蒼白的小姑娘葉絲後愛德叫道。

「你別再說了，葉絲，」理德國答道。「我看見你吻過他的影子呢。」

「你看過她做什麼？」馬利安問。

「他正站在放出奶漿的桶子的那邊，他的臉影子映在背後牆上，靠近葉絲，那時葉絲也站在那裏灌奶到桶裏。把她的嘴對着適吻着他的嘴影子，我看到的。」

「呀，葉絲後愛德！」馬利安說。

立地葉絲的臉子的中部泛起一塊玫瑰的顏色。

「這也算不了什麼，」她故意冷淡地說道。「如果我愛上了他，理德也是的；馬利安，你也是如此的。」

這時，馬利安的全部臉子的顏色，再也不能比淡紅色再深了。



「我！」她說。「怪事！呀，他又在那裏了！可愛的眼睛——可愛的臉子——可愛的克萊爾先生！」

「啊——你已經承認！」

「你也承認過——我們都承認過，」馬利安淡淡地直說道。「我們自家裝着沒有說，那真好獸，固然我們不必在別人面前承認這話。我巴不得明天便和他結婚！」

「我也想——很想能夠——」葉絲喃喃地說。

「我也是的，」膽小的理德低聲說道。

那位睡在床上靜聽她們說話的人也漸漸興奮起來了。

「我們不能都和他結婚的，葉絲又說道。

「恐怕我們之中沒有一個能的；這是最糟的事，」年紀頂大的那個姑娘說道。「他又在那裏了！」

她們三人都對着他吹了一個無聲的口哨。

「爲什麼？」理德連忙說。

「因爲他頂喜歡黛絲杜白維爾，」馬利安沉低了她的聲音說道。「我天天看着他，我

已經看出來了。」

於是大家都沉地回想着。

「可是她無意於他？」理德最後說道。

「是的——我有時也想到這一點。」

「這都是太跋！」葉絲不耐煩地說道。「自然他不會和我們結婚，也不會和黛絲——上等人家的兒子，他將來要在國外做一個大地主，大農業家的！如果說他將來會叫我們和他同去在他的農場裏做個助手，每年言定多少工錢，這還可靠些！」

一個嘆了一口氣，接連又是一個嘆了一口氣，尤其以肥胖的馬利安的嘆息為最大。附近那個躺在床上的人也嘆氣。理德卜利得爾的眼睛裏流出眼淚來；她是頂小的一個標致的紅髮女郎——是縣誌上所載的那個很重要的卜利得爾世家的唯一的一個嫩芽。她們沉靜地再看了一會兒，三個面孔仍然像剛才一樣的靠在一起，因此三種顏色的頭髮也混合了。但是毫無感覺的克萊爾已經進門，她們看不見他了。這時夜色漸深，她們都上床睡覺。幾分鐘之後，她們聽見他爬上樓梯進房的聲息，馬利安不久便打呼了，可是葉絲許久還不會睡着。理德也等到哭了一番之後才入睡。

殊不知熱情很深的黛絲這時離開塵鄰更遠呢。她們剛才這一席話又是今天她不得不嚙下去的苦藥。但她毫無一點嫉妬之念。她知道她對於這事倒有優先的權利。她比她們容貌美麗些，也比她們多受些教育，除理德之外，要算她的年紀最輕，而且從外貌看來，她比她們兩個更像一個婦人些，所以她只須稍加一點思慮，便可以使她自己在克萊爾的心裏抵抗這幾個很坦白的女伴。但是最重大的問題是：她應該做這事嗎？其實嚴格地說來，她們都沒有機會；只可以說：她們這幾個人之中，只有一個人得着安琪暫時傾心於她的機會，並且享受他向她獻殷勤的快樂罷了。不過這樣一種偏頗的愛已經使男女雙方向着婚姻的路上前進；她在客理克的妻子處，聽到克萊爾有一天嬉笑地說起他和一個有地位的女子結婚的無益，和時時要照料一萬畝殖民地的牧場及養牲畜，收割麥子的麻煩。他所需要的妻子自然是以鄉下女人為最宜。但是不管克萊爾說這話真心還是戲語，她現在是不願讓任何一個男子來和她結婚，而且她從前曾經下了很大的決心，不再嫁人，那麼，她只為了克萊爾住在陶波色時候，可以得着抱她已在他眼睛裏溫暖片刻的快樂，便使他不注意別的女人嗎？

他們第二天下樓之後直是打呵欠；但是繳奶和擠奶的工作仍是照常地進行着。他們都邁門來吃早飯。場主子客理克在屋子裏頓腳，因為他收到了一個主題的一封信，埋怨他的牛油有點臭味。

「天噯，真有呢！」客理克左手拿着上面粘了一塊牛油的本片說道。「真有——你們嚙一嚙看。」

有好幾個人湧到他面前來；克蒸嚙了，黛絲嚙了，其他的女工也嚙了，有一兩個男工也嚙了，最後客理克的妻子等着早飯吃，也來嚙了一嚙。真是一點臭味。

客理克出神地想了許久，要試出牛油的味道來，後來悟出是由於一種特殊的毒草的關係，忽然叫道——

「這是大蒜，我以為那個草場上已經沒有一片了！」

於是場裏的老工人想起幾年前有一塊乾燥的草地——就是近來放進去了幾頭牛的那塊草場——也和這次一樣把牛油弄壞了。那時場主子不會嚙到這個味兒，還以為是牛油受了

什麼巫術的作用呢。

「我們必須仔細檢查那塊草地去，」他又說道；「這事不能再有的！」

於是大家一齊拿了鋒利的刀子出去。這種爲害的植物便是有也是極細小，平常不容易看到，所以要在這塊野草茂密的大地上找出這個植物，似乎是無希望的一種嘗試。他們於是排成一行，個個都來幫忙，因爲搜尋這種植物是徒很重要的一件事；客理克走在上面的一頭，克萊爾自願來幫忙也走在他背後；其次便是黛絲，馬利安，葉絲後愛德和理德；殿尾是住在場外的筆耳牛爲爾，吉納山，和已經結過婚的兩個女工貝克聶布斯與佛郎西——貝克聶布斯有像細毛般的頭髮和圓溜溜的眼睛；佛郎西的膚色淡黃，她因爲受了冬天水草地上的濕氣的影響而有肺癆病的樣子。

他們的眼睛釘在地上看着，先慢慢地走完一小塊草地，而後退轉回來幾步又仔細地察看一遍；如此看完之後，一寸草地也不能逃出他們的視線之外。這種工作自然是毫無一點趣味，在整個的草地上也不過能找出五六根大蒜芽；但是這種植物是有辛味的，所以只須有一頭牛吃了一口，牛奶場裏整天出產的牛奶便添了這個臭味了。

他們的性情和心境雖然各有不同，但是大家都彎了腰，排成整整齊齊的一行——個個

人出於自動，只是沉靜地四處探望；若是外鄉人經過這附近的小路，看了這樣必定以爲他們是一羣所謂粗鄙的農工了。他們緩步向前走着，彎低了身子查考那個植物，這時有一種稀薄的黃光從毛茛花上反射到他們的朦朧的臉上，把他們的面孔加上一種陰祟的顏色，有如月光照在上而一般，其實正午炎烈的太陽正壓着他們的背脊呢。

安琪堅持要和其餘的人共同作事，所以他時常到處看一看。他當然不是偶然走在黛絲背後。

「喂，你好吧？」他喃喃地說道。

「很好，謝謝你，先生，」她莊重地回答說。

他們兩人既然在半小時之前談了許多私語，像這樣一個開端的語式似乎是用不着的。但是說了這一句之後，兩人又沉默了。他們慢慢地走了又走，她那圍裙的底邊正觸着他的綁腿套子，他的肘節有時也擦着她的肘節。後來走在背後的客理克也受不了這苦了。

「真的，像這樣子在這裏彎着腰走，要把我的背弄得又開又關起來了！」他大聲說着，慢慢地伸直了他的身子，臉上現出苦惱的樣子。「而你，黛絲，你一兩天前還不大舒服——這樣又要使你頭痛了！歇一歇吧，如果你覺得疲倦；讓他們做完好了。」

客理克退走了，黛絲跟着也後面走着。克萊爾也從一排人中走出來，四處巡邏，搜尋那個草。她看了他走得和她相近的時候，她想起昨夜所聽的那些話，神經忽然興奮起來，於是不得不先向他說話了。

「她們好看嗎？」她說

「誰？」

「葉絲後愛德和理德。」

黛絲次快的早已有成算在心，她以為這幾個姑娘都可以做一個農人的很好的妻子，並且以為她應該舉薦她們給克萊爾，而掩蓋她自己那種不幸的風姿。

「好看？是的——她們是好看的姑娘——模樣兒也鮮麗。我常常這樣地想。」

「可是，可憐的姑娘們哪，好看是不耐久的！」

「這是很不幸的事。」

「她們都是很好的擠牛奶的女工。」

「是的：雖然不比你好。」

「她們擠牛奶比我教得好些。」

「真的嗎？」

克萊爾仍然望着她們，她們也望着他。

「她的臉紅了，」黛絲大膽地接着說道。

「誰？」

「理得卜利得爾。」

「呀！爲何這樣？」

「因爲你看着她。」

黛絲雖有自己犧牲的心情，這時也不能再進一步而說道，「假如你果真要娶一個擠牛奶的女工，而不要一個大家人家的小姐，隨便你和她們之中那一人結婚吧；別再想到和我結婚了！」她跟着客理克走着，克萊爾也尾隨着她走來，她看了心裏又滿意又有點悲傷。

從此她竭力忍耐着苦痛躲避他——其實他們兩人的接近有時純粹是偶然的，但她從此決不讓她自己像以前一樣和他作長時間的接觸，而讓另外那三個姑娘有種種的機會。

黛絲雖年幼然有成人的見地，她從她們三個人在那天晚上對她明白說出的一番話裏，已經看出克萊爾，很可以在她們之中，擇選一個，據而爲己有的，但他不肯利用這個現成



的機會，而成全她們任何一個人的快樂。她覺得這是克萊爾有自制的責任心的表示，因此她對於他更爲敬重。她想不到他有這種自制的責任心，如果他沒有這種責任心，那麼與他同居在牛奶場裏的幾個姑娘恐怕都必爲他所害，慟哭而走了。

## 23

七月炎熱的天氣突然來了，這個平坦的山谷裏的悶人的天氣，像鴉煙一般地籠罩着牛奶場裏的人，乳牛和樹木。熱蒸氣所凝成的雨時降，雖然使饑餓的青草長得更茂盛，但妨礙了另外幾塊地上的人做曬乾草的工作。

這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擠牛奶的工作已過；住在場外的工人也已回家。黛絲和其他三個姑娘趕決穿了衣服，而後大家約定距離這個牛奶場有三四哩遠的麥耳斯托克教堂去。她在陶波色已經住了兩月，但這還是她第一次的出行。

昨天下午和夜裏大雨如注，草地上一部分乾草都被雨水衝到河裏去了；但是在這大雨之後，今天早晨的太陽越發光明，空氣也芬芳而清冽。

從牛奶場到麥耳斯托克的灣曲的小路，有一部分是低凹的平原。這幾位小姑娘走到了

最慢的地方才知道大雨之後，小路上已經淹了有五十碼闊的深過腳背的水。若是在週日以內的一天，這對於她們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妨礙，因為她們可以穿了高木屐和靴子，拍嗒拍嗒地涉水過去；但是在這虛榮心最盛的一日——日，正是一肉——掛起敬神的幌子，故意買弄風情的時候，她們個個都穿了白襪子，並皮鞋，和水紅的，白的是淡紫色的外衣，她們身上如果濕了一小塊泥點便可以看見，所以在這一天這段水潭對於她們是一種極大的障礙。她們聽見教堂的鐘聲鏗鏘地響着，還有一哩多路呢。

「誰想到河水在夏天忽然漲得這麼大！」馬利安說。她們這時已經走到路旁一個土墩子上，大家都猶豫不決地站着，希望能爬下土墩子的斜坡，而後走過這一段水潭。

「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走過去，除非從水裏走過去；不然非繞着關柵路走不可，那就太遲了！」理德停了脚步，覺得毫無希望地說道。

「我的臉又發燒，而且遲到了教堂，人家都瞪着眼，望着你，」馬利安說，「我的臉是不易冷下去的，除非等到唱那使你快樂。」（註五）

她們站在土墩子上的時候，路灣子那邊忽然有一種踐水的聲音，立刻安琪克萊爾便在水裏沿路走向她們前面來。

四鄰心都同他伸地跳動着。

他的容貌上，毫無一點屬於一個傲慢的教士的兒子所當表現的那種嚴守安息日的樣子；他的服裝也只是日常在牛奶房裏所穿的衣服；他帽子裏藏了菜葉一片，使頭顱涼爽些；此外他只穿了一雙木的長靴，拿了一把鐵鎗。

「你不是到教堂去的，」馬利安說。

「不是，」我盼望他是去的，」黛絲喃喃地說道。

其實，無論這話說的對與不對——這是模倣善於作遁辭的辯論家所用的一種最穩妥的說話方式——在夏季一個天晴的日子，安琪寧可聽木石的教訓，而不願聽教堂裏的講道。

但是今天早晨，他出來是探望這次大雨之後，乾草有若何損失的。他正走在路上的時候，遠遠地便看見了這幾個姑娘，但是她們只顧路的不易通過，而不曾注意到他來。他知道水已漲到這個地方，並且必定阻止她們，使她們不能前進。因此他趕快跑來，心裏存了模糊的念頭，並且想到如何幫助她們——尤其是她們中的一個人。

這四個紅顏明眸的姑娘穿下薄鬆鬆的夏衣，自然是很漂亮；她們依舊站在路旁那個土墩子的斜坡上，像些孩子坐在斜坡頂上一般，所以他在沒有走到她們身邊之前，先停了脚。

步看了她們一會兒。她們的縐紗裙子在青草上擦着了許多蠅子和蝴蝶，這些小昆蟲都圍在透明的紗裙裏，像圍在養鳥室的小鳥，毫無逃出的機會。安琪的視線後來落在站在三個人背後的黛絲身上；黛絲看了她們進退兩難的情形，想笑也笑不出，因此只得擡起頭來將眼睛迎接他的青睞。

他走到她們腳下的水裏，水深只齊他的靴子；他站定了先看一看那些受困的蠅子和蝴蝶。

「你們是到教堂裏去的吧？」他向站立在最前面的馬利安說道，同時也就是對其次兩個姑娘說的，但是他竭力避免向黛絲說話，

「是的，先生；已經遲了。我的臉紅了——」

「讓我抱你們走過這段水——一個一個的抱過去。」

四個人好像是一條心似的跳動着，並且大家都紅了臉。

「先生，我想你抱不動的，」馬利安說。

「你們要想過去只有這個法子。站穩了。胡說——你並不重，讓我把你個四個人一齊抱過去。馬利安，聽着，」他繼續地說，「把你的手抱着我的肩膀，這樣。哪！抱好了。」

這樣很好。」

於是馬利安依照他所說的話，彎下身子，抱着他的肩膀。安琪抱了她，而後踏着大步向前走，他的身子纖細瘦削，從背後看來，馬利安好像是一大束花，他只是束花的梗子。他們兩人走到路邊處便不見了，只有他涉水的腳步聲和馬利安的帽頂子指示他們是在何處。幾分鐘之後他回來了。依照站在土墩子的次序，第二個是輪到葉絲後愛德。

「他來了，」受了興奮的葉絲低聲說道。「我也得要用手抱着他的頸子，向他的臉看着，像馬利安剛才一樣。」

「這也不算什麼，」黛絲連忙說道。

「那便有時間做任何的事，」葉絲滿不在乎地繼續說道。「有個擁抱的時間，也有不擁抱的時間（註五四）第一個時間馬上便是我的了。」

「啞——這是聖經，葉絲！」

「是的，」葉絲說，「我在教堂裏常留心聽像這一類的好句子。」

安琪克萊爾做這事，四分之三是出於他的一種極平常的好意。他又走近葉絲面前。葉絲平心靜氣，如做夢一般，彎低了身子，便落在他手裏，於是安琪也順序抱着她走。理德聽

見他回來抱第三個的時候，一顆心只是一上一下的跳着，連她的全身同時也相同的震動。他走到這位紅髮女郎面前來抱她的時候，先向黛絲丟了一個眼法，他嘴裏好像是很明白地說道：「馬上就要輪流到你了。」她的理會能力也表現在她臉上；這是她情不自禁地表現出來的。他們兩人之間已經有了一種諒解了。

「小理德的身子固然是最輕，可是安琪抱着她走路最感麻煩。馬利安是像一袋子食物，或是一包笨重而結實的東西。他抱着她一直是歪歪倒倒地走着。他抱了葉絲却很快而且很平穩地過去了。可是理德是像有癱瘓病似的，真不容易對付。」

「後來他終能負了這位不安靜的連德過了水，放她下地，又轉回頭來。黛絲能遠遠地看見這三個姑娘站在第二個高岡子頂上。現在輪到她了，她聽見安琪的呼息聲和看見他的眼睛時候，她自己的興奮的程度更外增加。其實她剛才還蔑視她的伴侶有這種興奮呢！於是安琪愈走愈近，她愈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她像怕洩露了她的秘密似的；末了，她託辭推諉，向安琪說道——

「我也許能順這個土墩子爬過去——我比較她們會爬些。」克萊爾先生，你一定很疲倦

三六——

「不——不，黛絲，」他連忙說。黛絲不知不覺地便投入他懷裏，靠在他肩膀上了。

「三個李亞（註五五）才得着一位拉結，」他在其旁邊輕輕地說道。

「她們比我好得多，」她仍然寬宏大量，不改她的決心回答道。

「我沒有這個見解的，」安琪說。

她聽了這話，臉便紅了；於是他們兩人在沉默中走了幾步。

「我不太重吧？」她膽怯地問道。

「一點也不，你舉起馬利安看看！那麼一個大塊頭。你是像太陽所溫暖的一起一落的

波瀾。你身上這些棉紗細毛便是泡沫。」

「那是很好看的了——如果你覺得我是這樣。」

「你可知道我做了四分之三的工作，完全是爲了四分中第四的一部分嗎？」

「不是吧。」

「我想不到今天有這麼一回事。」

「我也想不到的……這水來得真太快了。」

她表面上認爲他所說的話是關於水的泛濫；其實她的呼息的狀態，證明她心裏知道她

的話是爲什麼事。克萊爾停了脚步，把臉湊近她的臉。

「哦，黛絲！」他忽然叫道。

黛絲滿臉通紅，她因爲一時受了很大的興奮，不敢向他的眼睛觀看。安琪忽然想起他不應該利用這個偶然的機會，於是不再說下去了。他們兩人至今還沒有說過一句確定的關於愛情的話，所以現在說到這一點便停止是最適當了。他慢慢地走着，把其餘的路愈走得慢愈好；但是後來走過了路灣子，那三個姑娘便完全看得見他們兩人了。到了乾的路上，他把她放下地。

她的幾個伴侶，都睜着多思慮的眼睛，望着他們兩人，她也知道她們三天剛才都在談論着她。安琪立刻向她們告別，而後拍墮，拍墮地順着浸沉在水中的長路走回去。

四個人還是像剛才一樣地走着，後來馬利安開口說道：

「沒有——千萬萬確的，我們沒有機會能抵抗她！」她板着面孔望着黛絲。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黛絲問。

「他頂喜歡你——頂喜歡你的！他抱着你的時候，我們看得出來。如果你稍微鼓勵他，他就能和你親嘴的。」



「不會，不會，」黛絲說。

她們出發時候所懷的快樂，現在不覺的消失了一大半了，但是大家並沒有仇意或惡意。她們都是胸襟寬大的年輕姑娘；而且多是在命運思想很強的窮鄉僻壤生長大的，所以對於她毫無怨語。這種排擠他人以爲己地的事要到將來才有。

黛絲衷心苦痛極了。她發愛安琪是無庸諱言的事，她自從知道其他幾個姑娘對於他像失了魂似的之後，更加熱烈地愛他了。這種熱情是有傳染性的，尤其是在安琪之間。但她那熱情的心，同時也憐恤她的幾個伴侶。黛絲的天性誠篤，她私下早已反對她自己有這種熱情，可是力量太薄弱了，所以才有現在這個結果。

「我決不妨礙你，決不妨礙你與這個人。」她到了晚上在臥室裏，面向理德說着。一面便流下眼淚來。「我沒有法子，姐姐們！我想他心裏決沒有結婚的意思，但是他果真要來我，我也要拒絕他，因爲隨便那一個男人我都拒絕的。」

「啊！你拒絕嗎？爲什麼？」理德詫異地說道。

「這是不會有的，可是我明白和你們說罷。把我放在旁邊不算，我想他也不會從你們三人之中選擇一個的。」

「我從來沒有盼望過有這事——也沒有作此想過的！」理德悲痛地說道。「呀！我寧可死了！」

這位可憐的孩子受了為她所不能了解的一種情感的刺激很深，後來她掉轉頭來又把臉孔對着其他兩個剛剛來到樓上的伴侶。

「我們再和她做朋友吧。」她向她們兩人說道。「她和我們都是一樣地想到他不會選擇她，或是選擇我們。」

於是大家沉默冷淡的態度立刻化為烏有，從此又互相信任，而且很親密了。

「我現在也不願我所做的事了。」心境沉鬱的馬利安說道，「我將和一個擠牛奶的大司笛克福耳結婚，他向我要求過兩次了，但是——天啦——我寧可死也不做他的妻子！爲什麼你不說話，葉絲？」

「人只老實說出來，那麼！」葉絲喃喃地說道，「我相信今天他抱着我的時候，他要和我親嘴，我安靜地躺在他懷裏，描望着又描望着，一點也不動。但是他不。我不願再任在這個陶泥色了！我要回家去了。」

臥室裏的空氣，似乎和這幾位姑娘們的失望的情緒，同時顫動着。她們在殘暴的自

然律」所給與她們的一種強烈的情緒的壓迫之下狂熱地扭動着——這一種情緒是她們所預想不到，但是她們也不拒絕。今天白日裏的事已經把焚燒她的心火焰扇得更大，所以她們衷心的痛苦已經達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她們的個性的區別也被這種烈情所抹殺，每一個人只是一種名為「性」的有機體的一部分罷了。她們多是坦白的姑娘，並沒有什麼嫉妬心，因為她們已經看到沒有希望了。她們個個都有很好的見識和判斷力，並不以空洞的自負觀念欺騙她們自己，也不否認她們對於克遜爾的深情，或是做出盛氣凌人的樣子要勝過人家，比人家更有面子些。從社會的立場看來，她們的癡情完全是無益，只有無目的的六個開端，和受自己限制的見解；並且在文化的眼光看來，是完全缺乏存在的理由（但是在「自然」的眼光看來並不缺少什麼；）她們的癡情的存在，使大家都感覺到莫大的愉快；——這一切固然使她們有一種順服和莊重的態度，但是她們這種態度終久總要被她們希望得着克萊爾為丈夫的貪心所破壞。

她們在牀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只聽見樓下掉乾酪的機子上一點一點的奶單調地滴着

「你醒了麼，黛絲？」半點鐘之後，有一個低聲如此地向黛絲問道。

這是葉絲後愛德的聲音。

黛絲回答說她是醒了，殊不知理德和馬利安也突然同時打開被單來嘆氣說道——

「我們也醒了！」

「我不曉得她是像什麼一個人——這位小姐聽說是他家裏人替他找的！」

「我不曉得，」葉絲說。

「已經替他找到一位小姐了嗎？」黛絲喘着氣開口說道。「我沒有聽說過！」

「不錯的——這是人家私下說出來的；是一位和他地位相等的小姐；是他家裏人替他選擇的；是靠近他父親的愛明斯特教區的一位神學博士的女兒；他不大喜歡這位小姐，他們說。但他將來一定是和她結婚的。」

她們不大聽人說過這事，但在這黑暗的深夜談到這事，已經很足以使她們造成許多不幸的，悲哀的幻夢了。她們各人夢想到如何得着他允許，如何準備和他舉行結婚大禮，以及新娘的快樂如何，她的服裝和面紗如何，並且想到新家庭的種種幸福，直到克萊爾和她們的愛情達到湮沒無聞的地步為止。她們如此地談着，忍着痛苦，而後哭着，後來臨睡便把她們的憂愁消滅了。

自從這個消息洩露了之後，黛絲心裏也不再懷了癡想，以為克萊爾存心和她結婚是含有很大很深的意味了。已往的愛情好比轉瞬過去的一幕戲，只是一時的純粹的感情而毫無別的目的。克萊爾的確是喜歡她而並不喜歡另外那三個姑娘，而且她自己也知道她比她們富於熱情些，比她們聰明些，比她們穩致些，但是最感困難的是：在社會人的眼光看來，她是極不配做他的妻子，而為他所不重視的那幾個不大好看的姑娘遠比她好得多。

24

在這肥沃而炎熱的福盧姆山谷裏，草木滋生極速，甚至連樹液流通和花蕊授精的聲音也可以聽見；在這樣一個山谷，而且是在這種時期，如果最浪漫的愛不變為熱烈，那是決不可能的事。因此，生活在這山谷裏的人，沒有一個不受這種環境的薰陶。

「七月快要過去了，『熱月』(註五六)的天氣繼之而來，好像是『自然』和陶波色場裏的人的心境互相配合似的。在春天和初夏的時候，這個山谷裏的空氣是清新的，但是到了現在這個時季，全谷的空氣便停滯不流，動盪。濃厚的氣味重重地壓着，到了中午，一切的事物似乎都熱得暈厥了。太陽曬焦了的草木，把牧場的上部斜坡染成一片褐色，但是在水

這繞的地方還可以看見一點綠油油的青草。克萊爾一面受炎熱的天氣的壓迫，一面心裏緣又增加了對於溫柔嫺靜的黛絲的熱情之累。

大雨過去之後，那些高地都乾了。牛奶場主子從市上趕着回家，他那輛彈簧馬車走得飛快，車輪子碰盪了大路的浮塵，跟着一陣一陣的白色灰塵，便在車身後面鼓蕩起來，好像放了火燒着一列裝火藥的車子一般。有些乳牛，被牛蠅纏擾了，急得在五根木桿的院門旁透亂跳；從星期一到星期六，客理克沒有一天不捲起襯衫袖子忙着做事；如果只開窗子而不開門，屋子裏的空氣仍然不能流通；山鳥和畫眉，在牛奶場園子裏的紅蘋果矮樹底下慢慢地走來走去，看了好像是些四足的獸，而不是有翅膀的飛鳥。廚房裏蠅子也懶動，但很親昵的和人纏擾，常在偏僻的地方和地板上爬來爬去，或是鑽進抽屜，或是飛到帶牛奶的女工的手背上。人家的談話都是屬於中暑得病的一類事；在這種情況之下，製牛奶的工作完全停頓，更談不到牛油的存在了。

她們爲了空氣涼爽，和做事便利的關係，大家都在草場上擠牛奶，而不把乳牛趕進場屋裏去。白日裏這些牲口都服服貼貼地跟着最小的樹影子轉動，而樹影子又依附跟着跟太陽轉動的樹幹移轉，後來擠牛奶的人來到之後，它們受了蠅子的纏擾，都不能安靜地站着

不動了。

這一天下午，有四五頭沒有下奶的牛偶然離開那一大隊乳牛，停立在籬笆一角的背棧，其中有湯羅，老美女兩頭牛是頂喜歡黛絲的手術。她從一頭擠完了的乳牛腹下站立起來，克萊爾早已看了她一會了，現在便問她願不願就手擠上面所說的那兩頭牛的奶。她默許了，而後走到那兩頭牛跟前，把凳子放在身旁，牛奶桶放在膝前，站在籬笆後面的那頭老美女的奶立刻便嘶嘶地射到桶裏，於是安琪也想走到這個籬笆角落裏來，擠完那匹離了牛羣的，翹取奶的乳牛，他現在居然也和場主子一樣能做這事了。

這裏的男工和幾個女工，他們擠牛奶的時候都是把頭額埋在牛腹底下，把眼睛注視着牛奶桶裏。只有少數——大半是年輕的——偏着頭靠在牛身上。黛絲的習慣就是如此，她一面把髮角抵在乳牛的腰窩，一面恬靜沉思地向草場的遠遠的那一頭望着。她正在這裏擠老美女的奶，太陽從擠牛奶的這一邊，恰很照在她那粉紅衣裳的身體，她的白帽，以及她的側面，所以她的側面像反映在牛身上，如同以褐色牛腹為背景的浮彫一般。

克萊爾早已追隨她，坐在他自己的牛身底下望着她，但她還不知道。她的態度十分沉靜，她的眼睛雖然開着，但不看見什麼，她是恍恍惚惚的，如同失了神一般。這一幅圖畫

裏，只有老美女的尾巴擺動，和黛絲的淺紅色的手轉動，但是她的手的轉動，溫柔而有節奏，好像是跟一種反射的刺激而動的一般。

他覺得黛絲的三副臉子真是可愛。但是他的美並不是空虛的，無形的，一切都是有真的，生氣之真的熱情，一切都是有具體的表現。他是把她的面貌各部分徹底加以考究之後，仍以她的嘴最能動人。好像她那熱情流露的深潔的眼睛，和嬌嫩的臉頰，他從前也看見過。像她那彎彎的眉毛，齊整端正的下巴頰，和鬚鬚子，他以前也看見過；但是他從來不會看見像她那樣的一個小嘴。她那紅嘴唇，中部稍稍向上掀起，便是毫無情火的一個少年，看了也要神魂顛倒，為之心醉而發狂。他看了她的嘴唇和牙齒，便有莫利沙白時代一個詩人（註五七）的口中開出了白雪的玫瑰花架上的印象在他的腦子裏。她是她的十全愛人，自然說她的嘴唇和牙齒是十全。其實她的嘴並不能說是十全無缺。這只是一個希望十全的人，與一個不十全的人親近，才發生這甜蜜的感，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十全的。

黛絲這兩片嘴唇的曲線，克萊爾已經仔細研究許多次了，他閉住眼睛便馬上能想像出來；現在呢，她那兩片迷人的紅嘴唇又對着他，並且播送一陣芬芳到他的肌膚，一陣香味鑽進他的神經，他閉了不由胸中作惡，因此好像受了一種神祕的生理作用似的，果真打出



一個呆板的噴嚏來了。

這時她才感覺到克萊爾是在看着她，但她並不轉動身子，她表示她已經知道他在背後，其實她這時早已有那種鎮定不動的神色了。我們只須細察一下，便能看出她面孔上的紅暈變深了，會後來又逐漸消滅，只剩下那點點淺淡的顏色。

這時深入克萊爾內心的影響毫無一點消滅或是減少的情勢。他原來的堅強之沉鬱之深沉，和恐懼之心，像打敗仗的軍隊一般，都逃走化為烏有了。他立刻從瓷子上跳將來自丟了牛奶桶，便是乳牛把桶踢翻了，他也不管，而後跑到他眼睛所愛的那人面前，跪在她身旁，緊緊地把她抱着。

黛絲給他嚇了一跳，但是處在這種無反餘地的必然情勢之下，她也只得聽他擁抱着她。她看到擁抱她的是她的愛人而不是別人，兩片嘴唇唇子便分開，於是當時很快地倒在他懷裏。好像是處在一種極歡樂的情境中似的。

他幾乎吻着她那使人迷醉的小嘴，但是在良心上想了一想又對他自己加以約束。真由「饒恕我，親愛的黛絲！」他低聲說道。「我該先向你請求的。我——不曉得我在這裏做什麼了。這並不是說我有這個自由權，完全是因為我太愛你了，我最親愛的黛絲，千萬萬

「——」

這時老美女已經四周觀看了一遍，心裏十分不解他們兩人同時蹲伏在它身下做什麼，可是按照向來的習慣，只是有一個人坐在它身下，它於是很不高興的舉起它的後腿來。

「它生氣了——它不曉得我們是什麼意思——它要踢翻了牛奶了！」黛絲喊着便想逃脫，她的眼睛雖然望着這匹四足獸的行動，但是她心裏仍然關懷她自己和克萊爾。

黛絲離了凳子，他們兩人站在一起，他的手仍然環繞在她的身上。黛絲向遠處凝視着，眼睛裏突然裝滿了眼淚。

「你為什麼哭，愛人？」他說。

「啊，我不知道！」她咕噥着。她看到了並且更明白地感到她自己所處的地位之後，心中頗覺煩惱，想退避了。

「黛絲，我已經把我的憎意在你面前表白了，」他說了很失望地嘆了一口氣，這是他無意中表示他的判斷力已經被他的衝動所克服了。「我是真心真意地——愛你，這是用不着說的，但是我——現在也不必再說了——說了使你痛苦我和你一樣的大吃一驚。你不會想到我是乘你沒有防備——你不會想到我太快，太不思索吧？」

「不——我不曉得。」

他已經鬆手放了她，幾分鐘之後，兩人又繼續做擠奶的工作。他們兩人的吸力如此的合而為一，真不多見！——會場主子客理克從另外一邊有東西遮隔的角落裏走來；他雖然來了也看不出什麼痕跡，因為這時他們已經分開各在一處，別人看了至多不過把他們兩人當做相識的人看待罷了。可是自從客理克這次看見了他們兩人的情形之後，有一件由於他們那兩種性情而使一切都改變的事已發生，若是這位講求實用的場主子知道了這事的性質，他必定輕視的。但事是以一種不可抵抗的勢力為根據，而不是以許多所謂實用為主的事為根據。障隔他們兩人的幔子已經移到另外一邊去了；不論是長時間的還是短時間的，各人的眼界從此放開而有一番新的天際了。

## 第四章 自然的結果

25

天色逐漸幽暗下去時候，坐立不安的克萊爾走到黑暗中去了，黛絲得着了他的寵愛之後也回到她自己的臥室。

夜間還是像白日一樣的炎熱。天黑之後，除却青草地上之外，沒有一處是涼爽的。大路，園中小路，屋宇的前部，以及院子的墻垣都是如火爐一般的炙人，便是夢中行走的人的臉上也表現正午時分的熱度。

他坐在牛奶房院子的東邊門裏，心中不知道要想些什麼才好。真的，今天他的判斷力已經給他的感情窒死了。

他們兩人自從三小時之前突然擁抱了一次之後便分開了。這事發生之後，黛絲表面是鎮靜，而實在是着驚的；克萊爾也覺得這事新奇，並且預料不到有這仍結果，所以在求愛的勝利之後，心裏自然很覺不安——可以說他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沉思冥想而且心神不寧

的人了。但他還不大實際體會到他們兩人的真正關係，和此後他們在第三卷面前互想應取的態度。

安琪最初以為他到這個牛奶場來實習是暫時的，所以他在這裏的一段生活，也不過是他一生中最細微的小事，不久便成爲過去而後忘了。殊不知他來到這裏之後，有如到了一個特殊的境域，好像能從一個有塵埃的小亭子裏，平心靜氣地窺看外面興趣強烈的世界。他一方面和威特曼（註五八）一樣的喊着——

許多男女都穿了平常的衣服，

從我看來，你們是多麼新奇！——（註五九）

一方又決定了一種計劃，想再混在那個世界裏去。但是，瞧着吧，那種興趣強烈的景色已經輸入這裏來了。那個吸引人心的世界，已經化爲無趣味的一曲只是外表表演手勢而不開口說話的戲了。在這裏，表面上似乎是一個幽暗，冷冰冰的地方，但是新奇的事已經如火山一般地突起，從他看來，別處從來沒有這事發生過。

屋子的窗戶都是開着，克萊爾聽見院子裏回去睡覺走路脚步聲。這所簡陋的牛奶場裏的屋子只是約束他的一個暫住之所。他向來不重視它，也不會認爲是一種有價值的景物

；可是現在怎樣呢？這裏生了石苔的，磚砌的舊馬房，好像低聲柔氣地向他叫道，『住下來吧！』每個窗子都向他微笑着；房門也巧諂媚看他，向他招呼；爬藤也紅着臉兒向他締結盟約。這屋子裏有一個人，他的勢力達到各處，以致磚頭，灰泥，和屋上全部穹窿的天空都有熱烈的感覺跳動着。這大有力的人是誰？是一個牛奶場裏的女工。

真奇怪，克萊爾現在居然十分重視這個不出名的牛奶場的生活了。這雖然一半是由於新的愛情的產生，但也不是完全由於這個關係。便是除掉安琪不算，也有許多人知道生活的大小並不在乎它的外部的變更，而在乎內部的感覺。使人易於動情的鄉下老兒所過的生活，比厚臉皮的帝王的生活更偉大，更完美，而且更爲有趣。他如此地觀察生活。所以他以爲無論從什麼地方觀察生活，都覺得生活的範圍是一樣的。

克萊爾雖然有他的異說，過失，和弱點，但總是一個有良心的人。黛絲也不是一個無關輕重的人，可以先玩弄而後拋棄的；她過的是有價值的生活——這種生活在她自己無論是在吃苦還是享樂，但是從他看來實在是有最偉大能力的人的生活那麼大。全世界的萬類都是維繫在黛絲的知覺上，人類也是由於她生存而生存着。連宇宙本身也是爲了黛絲而出現的，而且是在她所生的那一年中的那一日出現的。

安琪心目中的黛絲是如此，所以他覺得她的一切，她所有的機遇完全是一個不表同情的「造物主」所賜給她的一個生存的機會。那麼他怎麼應該看待黛絲比他自己還不重要？他怎能把她當做一個可以玩弄的東西，而後生了厭心又拋棄了她？其實黛絲自從遇見安琪之後，她心裏所激起的感情是十分熱烈，不過她有自持力而不明白表露她的熱情罷了，那麼他怎能不極端慎重將事，容納她的熱情，而忍心使她遭受極大的苦痛？

他們兩人便是照常一樣地每天晤面，也就很足以發展他們已有的關係了。如此很密切地在一起生活着，晤面一次，愛情更深一層；這決非是一個活人所能遏止的。後來他看到了這樣一個趨勢還沒有結果，便想暫時不研究他們兩人將來可以共同努力的事業了。因為他現在脫離她對於她沒有什麼大害的。

但是要實現這個不和她親近的決心，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受了他那脈息每次一起一落的跳動的逼迫，已有不得不傾向於她之趨勢了。

他也想到回家省親去。或許藉此可以試一試他家裏的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他在這裏實習的期限不到五個月便終止了，再加上在別的農場裏實習些時期，他便有很完備的農業學識，將來可以自己創業了。農人要不要一個妻子？究竟一個農人的妻子是一個應接室裏

的獵人，還是有些農業知識的一個女人？他雖然沉默不語，但心裏只想到一個決意的回答，所以他不得不回家去一趟。

一天早晨，在陶波色牛奶場裏的人坐下來吃早餐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女工說起她沒有看見克萊爾。

「哦，不在這裏，」場主子客理克說道，「克萊爾先生已經回到愛朋斯特他家裏過幾天去了。」

早晨的太陽特地爲了這幾個圍桌而坐的熱情的姑娘們突然放出亮光來，鳥雀也含糊地唱着歌。但是這些姑娘沒有一個在言語上，或是舉止行動上，明白表現一種惘然若有所失的心思。

「他和我所定的期限快完了，」場主子不知不覺地又用一種很冷淡的態度說道；「我想他要到別的地方考慮他的計劃去。」

「他在這裏還有多久？」葉絲後愛德問道。這一羣心情抑鬱的姑娘之中，只有她相信她對於這個問題能發言。

其餘幾個人專等着場主子的回答，好像他們的生命是維繫在他的一句回答上似的；理



黛絲張開了嘴注視着檯布；馬利安的紅頸上又加上一些熱力；黛絲向草地上望着，一顆芳心也在那裏跳動。

「不看紀事錄，我不大記得確實的日期，」客理克仍舊用那種不耐煩的，冷淡的聲調回答說，「不過這也可以變更的。他一定可以往在這裏，再實習點關於草院子裏小牛生產的事。他可以住到年底；我說。」

這是她和他同伴相處四個多月所得的痛苦的狂樂——實在是苦樂交集的四個月。從此以後便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漫漫黑夜了。

這時，克萊爾正在離開這些吃早飯的人有十里遠的一條小路上，向他家所在的愛明斯特方向走着。他帶了一個小籃子，裏面盛了客理克送給他父母的一些黑布丁和一瓶糖醬。白色的小路展延在他面前，他的眼睛注視着路上，其實他是注視到明年而不是這條小路。他委實是十分愛她；但是他應該和她結婚嗎？他敢於和她結婚嗎？他母親和他的兩個哥哥將如何說？他自己在做過了這事一兩年之後又將怎麼說？這大概要看牢固的友誼是不是建築在暫時的感情上，或者看他是不是對於她的風姿，只有一種感覺上的愉快，而沒有認識

他的真正永久不變的價值。

他父親所居住的那個四面有山圍環繞的鎮市，以及那德式的紅磚教堂的尖塔，和靠近教士住宅的樹木最後都看得見了。他下了山岡，向他家去的那個有名的峽道走着。在未到家門之前，他先向教堂一帶望了一望。他望見一羣年紀約莫在十二和十六之間的小姑娘站在教堂的聖衣室門邊，顯然是等候另外一個姑娘的來到。頃刻間她們所等候的一位姑娘來了，好像是比女學生們大些的一個人，戴了黑邊帽子，穿了漿得很好的白葛布早禮服，手裏挾了兩本書。

克萊爾很認識這位姑娘。他不知道她有沒有看見他；她固然是一位沒有什麼壞話可說的姑娘，但他希望他不曾看見他，免得走到她跟前去向她說話。他這種不情願見她的心使他自已堅決地相信她不會看見他。這位姑娘是張仁慈小姐，就是他父親的一個鄰友的獨女，也就是他父母希望他將來能和她結婚的一個人。她在「福音廢倫班」和聖經班上是很有名，現在她顯然是上班去的。克萊爾這時不由得飛想到瓦耳谷裏那些富於熱情，浸潤於夏日氣候裏而富有異教思想的人兒。他又想到她們那種濺了一塊一塊的馬鬃的玫瑰紅的臉子，尤其是掛念她們之中最有熱情的一位姑娘。

他盪了一時的衝動，跑回愛明斯特來的，所以事前沒有寫信給他父母知道。他想在早飯時候，趁着他們還沒有往教堂去做禮拜之前趕到家。他遲到了一會兒，他們已經坐下來吃早飯了。他進家之後，全桌的人都跳將起來歡迎他。圍桌而坐的是他的父親，母親，他的哥哥福立客斯牧師——是附近一縣的一個鎮市上的副牧師，在兩個星期的中間回家一次——和他那另外一個哥哥庫斯柏牧師——是研究古學的一個學者，在他所在的那個大學裏是特別給費研究生和管理員，他趁着放長假剛從康橋回來的。他母親戴了便帽和銀絲眼鏡；他父親實在是一個誠摯而敬畏上帝的人，年紀約莫有六十五歲，身材有點消瘦，他的灰白的面孔上起了思慮和宗旨的縐紋。在他們頭上懸掛的是安琪的姊姊的照片，他姊姊是全家子女中之最長者，比他大十六歲，已經和一個教會中人結婚往非洲去了。

克萊爾老先生是有派別的一個教士，他在最近二十年以來，可以說和現代的生活脫離關係了。他是直接承繼威克立夫（註六〇）胡司（註六一）路得（註六二）喀爾文（註六三）的精神。他是純粹的福音派和改教派，也是有屬於使徒派的樸實生活和思想的人。他幼年已經下了一番決心研究深奧的人生問題，以後便不容再有推論的餘地了，與他同時的人，和與他思想相同的一派的人，都以爲他的見解趨於謬誤；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那些完全反對他

的人也稱讚他有徹底的思想，和非凡的能力，因為他拋棄其他一切的問題，只願討論他所能應用的主義。他最愛大數（註六四）人保羅，也喜歡聖約翰，却最恨聖雅各，而對於提摩太（註六五），提多，腓利門等則有不同的感覺。從他的眼光看來，這部新約全書如其說是記載基督的史書，還不如說是記載保羅的史書——就是說：是像一種麻醉劑，而不太像一種言論。他對於定命論的信仰可以說是近乎一種的惡習，而且在消極方面說來，便是近乎叔本華（註六六）與雷奧帕第的哲學思想了。他看不起教典和教儀，只按照教條宣誓，並且認為他自己與這個整個的範疇始終是一致——在一方面說來，他也許是如此。他至少是一個極誠實的人。

他極端厭惡像他的兒子安琪最近在瓦耳谷裏所享受的那種耽於女色和自然生活的，愛美的，以及是屬於異教人的快樂；若是他能訪問或是想像到他兒子在那裏所做的是，他的憎惡之心必定格外加重。有一次安琪在煩惱的時期偶然向他父親說，若是組成近代文化的宗教是發源於希臘而不是發源於巴力斯坦，那麼有益於人類的結果，必定比現在所得的結果還要加上好幾倍。他父親聽了很為擔憂，他父親的心愛，便是對於這句話毫無趣味的表示，因為他不承認安琪這句話裏含了有千分之一的真理，更談不到有一半或是完全的真理。

了。他以後只嚴厲地對他兒子宣講了一會兒。但他是仁慈爲懷的人，便是有憎惡之心，也不會長久的，所以他今天微笑着歡迎他的兒子，他的微笑是坦白而甜美，與小孩子的微笑無異。

安琪坐倒下來之後才覺得他是在家裏？但總不像從前一樣覺得他是家裏的一份子。他每次回家都有這個歧視的感覺，自從上次來家之後，他比平常更覺得教士住宅裏的生活是不適宜於他了。他覺得教士家裏生活的超越的希望——仍然無意中是根據以地爲中心的觀念，一個是頭頂上的天國觀念，一個是足底下的地獄觀念——完全和他自己的希望不合；他認爲教士家裏生活的希望，乃是另外一個行星上的人的夢。因此他後來只看見「生命」，只感覺到偉大而熱烈的生命脈息跳動着，而不爲那些編頗的教條所束縛，其實，有些事只須用智慧便可以節制的。

他家裏的人現在都看出他的改變，看出他逐漸和以前的那個安琪大不相同了。他的兩個哥哥特別看出他的態度更。他的舉止行動漸漸像一個農夫；他擡着腳走路，他的肌肉比從前更爲健壯，他的眼睛的表情能和他的舌頭說話一樣，也許比他的舌頭更會說話。在他身上幾乎看不出有一點學者的態度，應接室裏的少年的態度他更是沒有了。一個道德上自

負的人必定說他已經沒有修養，裝做有禮教的婦人也要說他是粗鄙儂野了。這都是因為他與陶波色那些少女，青年同居，天天沾染他們的習性的結果。

早飯之後，他伴着他的兩個哥哥出去散步。他的哥哥並不是屬於福音教派的，他們兩人都受過優良的教育，而且是純正，品行極端的好少年。每年有無數的像這兩個純潔無疵的模範青年從那有系統的教育機器上不斷地製造出來。他們的眼睛都有點近視，如果一時作行戴單片眼鏡，他們一定也跟着戴單片眼鏡，用一根線繫着；如果一時作行戴雙片眼鏡，他們也戴上雙片眼鏡；如果一時以戴有架子的雙片眼鏡為時髦，他們也立刻戴上有架子的雙片眼鏡，而不顧及他們各人的視覺有什麼特殊的缺點。如果華茲華斯被推為詩聖，他便隨身帶了華氏的袖珍本詩集；若是薛萊（註六七）被人輕視，他們便把薛氏的詩集束之高閣。假如人家稱讚科勒佐（註六八）的聖像畫，他們也稱讚科氏的聖像畫；假如有人贊成魏拉斯開司（註六九）的畫，他們也專心專意地跟着人說，而毫不表示個人的反對意見。

若是這兩個人注意到安琪的不合於社會的性情逐漸加增，安琪也注意到他們兩人的心智的限制愈進愈嚴。他覺得福立客斯全是教會氣；庫斯柏全是大學氣。從福立客斯的眼光看來，主教區的宗教會議和降福節是世界主動力；從庫斯柏看來，康橋大學是世界的主動

方。他們兩人還坦白地說到文明社會裏尙有少數既非屬於大學，亦非屬於教會的人。這些不重要的份子自然只受人家寬容而不爲人所尊視。

他們兩人都是謹慎而孝順的子弟，平常有一定的時間回家省親。福立客斯在神學的傳授上雖是屬於比他父親更新的一個派別，但總不及他父親有偉大的犧牲精神，和無功利的觀念。他比他父親更能容忍一種矛盾的見解，這種情形固然於他有危險，但他不像父親易於將一種矛盾的見解，認爲與他自己所宣傳的教義無關，而等閒視之。從大體說來，庫斯柏對於事物的見解比福立客斯的寬大而精細些，但是他缺少福立客斯的熱情。

他們沿着山岡脚下走着，這時安琪往日的情感又湧上心頭——他以爲若是將他自己和他的兩個哥哥相比，無論他們有多大的優點，他們總沒有一個人看到真實的人生，或是過的是真實的生活。也許與大多數的人一樣，他們的觀察的機會是遠不及他們發覺的機會。他們兩人只知他們自己和他們的伴侶所過的那種平靜而順調的生活，至於其他種種複雜的活動他們便沒有充分明白的觀念。他們都是看不出限於一地的真理和普遍的真理之區別；自然也不知道他在教會或是在學校裏所聽的話是和外界的思想大有不同了。

「我看，你現在除農業之外，什麼也不介意了？親弟弟，」福立客斯談到別的事情中

間忽然向他的小弟弟說着，這時他正是很嚴肅地從眼鏡中眺望遠處的田野。「那麼，我們各人必須盡致其功用。但是我懇求你必須努力和道德的理想接近。做農業的事自然是肉體上忍受艱苦；但是高尚的思想也和質樸的生活並行不悖」。

「這自然可以並行的，」安琪說。「如是你准許我浸入你的境界裏來說一句話，不是一千九百年以前便有人證明出來了麼？福立客斯，你怎麼想到我將要丟去我向高尚思想和道德的理想？」

「這不過：我想這是從你的信札和你的談話的調子上看出來的——這也許是我的妄想——你有點失去了你的理智的了解力。庫斯柏，你也有這個感想麼？」

「喂，福立客斯，」安琪淡淡地說道。「我們是很好的弟兄，你曉得；我們各人腳踏着分派給各人的境界；但是如果談到理智的了解，你，我想你是一個自滿的人，你頂好不管我，只顧你自己將來如何好了。」

他們於是下山回家吃中飯，這餐中飯的時間，是要看他們的父母早晨在村子裏什麼時候做完了事回家而定奪。至於對於午後來拜訪的客人的便利，無私心的克萊爾老夫婦二人是不大想到的；但是三個兒子對於這事都是一致的希望他們父母能稍微從現代的新意見



他們散步回來之後，個個的肚子裏都鬧饑荒，尤其是安琪餓得難挨，因為他過慣戶外的生活，並且吃慣牛奶場桌子上所擺的那些粗糙而豐富的家製菜飯。但是兩個老人還不會回來。一直到了這幾個兒子餓得疲倦到不能再等候的程度，才見他們的父母進門。這一對克己而自制的老人，原來是忙著撫慰村區裏的幾個病人，勸他們進食，而使他們活着受盡束縛——這真是矛盾的舉動——所以完全忘記他們自己的餓了。

全家的人都坐下來吃飯了，只有很少的冷食擺在他們面前。安琪四面望了一望，尋找客理克妻子送給他們的黑布丁；他已經按照牛奶場裏的方法，把那些布丁煎得很好，希望他父母像他自己一樣也來嚐一嚐這種很好的異味。

「啊！我兒，你是找黑布丁吧？畢竟萊博的母親說。『可是我想你不會怪我們不吃這黑布丁的，我相信你父親和我都不怪的，如果你曉得了理由。我已經在你父親面前提過，說：我們可以拿客理克妻子的一份子好禮物送給現在因為染了狂謔病的不能餬口的人的子女們去吃；他贊成我的說法，所以我們便如此地辦了。』」

「當然的，」安琪很高興地說了這話之後又尋找糖菓。

「我以為蜜酒是絕對有酒精性的，」他母親接着說道，「所以極不宜於管做飲品，只有在緊急的時期，和糖酒或白蘭地有同等的價值罷了；所以我已經把它放在藥廚裏去了。」

「我們決不在這桌子上吃酒的，在原則上說，」他父親也加上這麼一句。

「那麼我怎麼給牛奶場老闆娘子回話呢？」安琪說。

「自然照實話說，」他父親說。

「我倒要說我們吃了蜜酒和黑布丁吃得很好呢。她那人極和氣，極有趣的一種人，我回去之後她馬上就要閱我的。」

「你不能這樣說；我們並沒有吃，」他父親明白地回答說。

「不——不說的；不過那種蜜酒確是很好的酒。」

「是什麼？」庫斯柏和福立客斯都異口同聲地問。

「啊——這是他們在陶波色常說的一句話，」安琪紅着臉回答說。他覺得他父母缺少情威雖然是錯，但是他們的素習的操行是對的，所以他也不再多說話了。

安琪等到全家舉行晚禱式之後，才有機會把他心頭上的一兩件事，稟告他的父親。他在地氈上跪在他兩個哥哥背後，一面細察他們靴跟上的小鐵釘，一面盤算他所要說的話。晚禱完畢之後，他母親和他的哥哥都走開了，只剩下他父親和他兩人在房裏。

他先和他父親討論他如何做一個大農家，以及如何創辦一個大規模的農場的計劃——至於農業的地點，或是在芬蘭格內地，或是在一個殖民地均可。他父親說起既然沒有把他送進康橋讀書，也應該每年劃出一筆款子，給他將來租田買地，免得日後說他父親過分薄待他。

「只就世俗的財富而言，」他父親接着說道，「幾年之後你自然比你哥哥們高得多。」

安琪看了他父親如此的慎思周慮，又想到另外一個更切身的問題。他向他父親說起他現在已經二十六歲，將來開始做農業的事業便需要一個人照料一切的事，以後他在田裏做工的時候，也要一個人管理場內的工作，那麼他可不可以結婚？

他父親也覺得這個意見是合理；於是安琪又問道——

「父親，你想，像我這樣一個勤苦力作的農人，頂好是娶什麼一種人做妻子？」

「一個真實的信基督教的女人；當你回家或是出去的時候，她可以幫助你。」安琪你除此以外，便不足道了。這樣一個女人是不難找到的；真的，我的那個誠懇的鄰友張博士的——

「但是第一個條件是不是要她會擠牛奶？會攪很好的牛油，做許多牛奶餅。曉得如何養母鵝，火雞，小雞；在緊要的時候能指導田裏的工人，並且能估出牛羊的價值？」

「是的，農人的妻子；不錯，對的。這樣一個人是合宜的。」克萊爾老說從前還不會想到過這幾點呢。「我要加一句了，」他說，「至於頂純潔而有德的一個女人，你再也找不着第二個對於你真正的利益，並且合乎你母親和我的心意的人，像你的朋友張仁慈小姐了，你也常留心她的。這是真的，我的鄰友張先生的女兒，她最近學會了附近年輕的牧師的習慣，到了節期的時候，用花和其他的東西裝飾聖餐桌——聖壇，一天她這麼對我說，我聽了大吃一驚。但是她父親和我一樣的反對這種虛文客套；她父親說，這種習慣可以改除的；這不過是一種女孩子氣一時的暴發，我想總不會長久的。」

「她是仁慈又好又虔誠，我曉得。但是父親，你想不到有一個姑娘和仁慈小姐一樣的純潔而有德，她雖然沒有張小姐的宗教上的才學，但是很知道農家生活和農人的責任，你以為這樣一個人對於我極為合宜嗎？」

他父親仍舊堅持他的見解，他以為一個農人的妻子，有對於責任的了解力，是遠不如有一個經派的人生觀念重要。感覺靈敏的安琪一面想尊重他父親的情感之一面又想隱諱他心裏的主張，結果他漸漸便有似是而非的言論了。他說命運——或是天命——已經賜給他一個有做農家家的賢內助的種種資格的女人，而且這女人又是絕對心情嚴肅的一個人。他並不提起她是否屬於他父親的那種健全的「低教會」派；但將來總可以設法使她對於他父親的教派起信心。她常到教堂裏去，而且是一個有樸素的信仰的人。她為人誠實，聰明，嫺雅，像淑女一樣的貞潔，在模樣兒上又非常的美麗。

「她是不是你所願意和她結婚的一個人家的？」——簡單地說，「是不是一個上等人家的女兒？」他母親聽了他的話之後很為吃驚，於是想出道話來問他，因為在他和他父親談話的時候，他母親已經輕輕地跨進房間裏來了。

「她倒不是平常的人所說的一個上等人家的女兒，」安琪大膽地說道，「很榮幸的，

她是一個鄉下人家的女兒。但她確是一位高貴的女人，異的——在感情上，或是在性情上。

「張仁慈就是一個好人家的女兒。」

「呸！那有什麼益處，母親？」安琪連帶說道。「家庭的好壞，對於像我這樣一個要忍受困苦的生活的人，有什麼關係？」

「仁慈的才學很好。有才學便有動人之處。」他母親從銀絲眼鏡裏窺着他回答道。

「至於外表的才學，它對於我所要過的一種生活又有什麼用？——但是要她識字，這事我能負責的。她很能做一個伶俐的學生，如果你認識了她之後，你也要這麼說。她那人極富有詩意——可以說是具體化的詩。她是生活着紙上詩人所寫的。……她又是一個純潔的基督徒，真的；也許，就是你所願向她傳教的那一種那一類的人。」

「哦，安琪，你在這裏哄騙人了！」

「母親，請你饒恕我。她確實是每逢星期日早晨必到教堂裏去的，她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爲了這一點，我相信你可以容忍她的家世和地位上的缺點，我覺得我非選擇她不可。」於是安琪熱誠地說出他的愛人無絲天然信奉的一種正教思想來。他從前決夢想不到這

練的正教信仰對於他有這麼大的方便，所以當他看見黛絲和牛奶場裏其他的女工舉行正教的時候，他還輕視正教——這並非由於他自己有懷疑思想，而是由於在表現純粹自然主義的生活裏，正教的信奉是不實在的。

克萊爾老夫婦兩人很爲他們兒子的婚姻擔憂，一直是想着安琪是否有要求和他所說的那個少女結婚的權限，後來他們又覺得有一件有利的事不可忽略，就是這個少婦至少是思想健全，尤其這一對人的配合必定是出於機遇或是天命，因爲安琪向來不把信奉正教當做他選擇配偶的條件。他們後來還是說到安琪的婚姻，不宜草率從事，但他們也不反對看一看他所說的那一個少女。

於是安琪不再敘述詳情細節了。他覺得他父母雖是誠實而能自己犧牲的兩位老人，但是他們是中等階級的人，潛伏的成見仍然很深；現在要克服他們的成見，非用機智不可。他在法律上是有自由選擇配偶的權柄，而且他妻子的資格身分，在事實上對於他父母的生計也沒有什麼妨礙——因爲他和他的妻子將來大概住在離開他父母很遠的地方——但是他爲了顧全父子之間的感情，不願在取決他的終身大事上，得罪他的父母。

他後來也看出他自己說話的矛盾處，因爲他把黛絲生活裏種種偶然的事情當做是她的

主要特色。他愛上了黛絲是爲了她本身的；就是說：爲了她的靈魂，她的心，她的本性——並不是爲了她有製牛奶的技能，也不是爲了她能做一個伶俐的學生，更不是爲了她外貌上信仰宗教。她所過的是一種純正而率真的露天生活，所以不需要什麼習俗與禮節的裝飾，已經很適合他的口味了。他認爲現代的教育，對於家庭快樂之所繫的感情和衝動，並沒有什麼影響。幾百年之後，也許道德和智力訓練上的改良的制度，將把那些無意志的，甚至無意識的人類本能提高，或者把它們大大地提高。但是他覺得到現在爲止，教育僅僅影響了屈服於教育勢力的那些人的心智的外皮罷了。他可以用他對於女人的經驗來證實他這種信念：他對於女人的經驗的範圍，已經從受過教育的中等階級擴張到鄉村社會裏了，所以他知道這一層社會裏一個又好又聰明的女子，和另外一層社會裏一個又好又聰明的女子的真正區別很小，而認爲同在一層社會，或是同在一種階級裏的好女人和壞女人，或是聰明的女人和蠢笨的女人的區別甚大。

這是他離家的那一天早晨。他的兩個哥哥已經結伴起程向北方去旅行了，其中有一個是同學校的，有一個是去做副牧師的。安琪如果不是爲了要看他的陶波色的愛人，也跟他們去了。若是他伴着他們去了，他在他們二人之間，也是處於困難的地位；因爲他縱然



是個很有眼力的人文主義者，而且是一個理想的宗教家，或是說在兄弟三人之中是研究基督的人格，品性，和傳記最精深的一個神學者，但他總感覺到與他們有點格格不入，因為他的方正終不能適合他們替他預備的圓滑。他也不曾在福立客斯或是庫斯柏面前提過烏絲。

他母親爲他做了些夾肉麵包，他騎上了馬，他父親也出來送他一段路。他已經把自己的事向他父親稟明了。他和他父親在樹蔭下小路上，一面走着，一面靜聽他父親講述村區裏的種種困難，以及幾個同僚教士的態度冷淡的故事，因爲他父親用他們所認爲是有害的一種喀爾文派的教義，嚴格地解釋新約聖經。

「有害的！」克萊爾老先生嘲諷地說道；後來他又敘述關於表明這種思想是不合理的經歷。他講到有許多壞人得着他的力量才悔過信道，不僅是貧窮的人，也有些富翁和家道小康的人也受了他的感化；但他也自己坦白地承認他有好幾次的失敗。

他父親隨便舉出一個失敗的例子，說起一個暴發戶的少年紳士，名字叫做杜百維，住在牀屈塞附近，距離此地大約有四十多哩遠。

「不是金斯比和別處的古代望族杜百維家的人吧？」安琪問道。「是那個有馬車傳說的，在歷史上有名的，已經絕代的一家嗎？」

「不是，不是。真正的杜百維家已經在六十或是八十年前衰落，絕代了——至少，我相信是這樣的。這一家大概是個新家族，加上了杜百維的姓頭。爲了那個古代爵士望族的名譽起見，我希望這一家是假冒的。但是，可又奇怪了，你什麼忽然對於舊世家有趣味？我以爲你向來比我更不重視這種東西的。」

「父親，你誤會我了；你常是如此，」安琪有點不耐煩地說道。「從政治的眼光看來，我對於這種舊世家的價值很懷疑。有些聰明的舊世家的後裔，甚至會像哈雷雷特說：『大聲反對他們自己生在那種人家』（七註〇）呢。但是在抒情詩上，戲劇上，甚至在歷史上說來，我心裏對於這些舊世家倒有點念念不忘的呢。」

這種區別雖然不十分精細，但在克萊爾老先生看來已經是過於精細了。他繼續敘述他剛才所要說的那個故事。他說自從這個所謂杜百維的父親去世之後，他的兒子只願培養有罪的情慾，他有一個瞎子母親，其實他看了這種情況應該更爲明白。後來這位兒子的行爲傳到克萊爾老先生的耳朵裏；他到了那地方傳道的時候，立刻利用那個機會向這位有罪的少年說起他的精神的狀態。他雖然是個外鄉人，佔據了別人的講臺來說教，但他覺得他有責任，於是吟着路加福音上的一句經文說道：「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

註七一、這位少年自然十分怨恨這樣一種直接的攻擊，因此兩人以後晤面互相爭論的時候，他公然侮辱克萊爾老先生，並不以其年老而示尊敬。

安琪聽了很爲納悶，臉也紅了。

「親愛的父親，」他面帶愁容說，「我希望你不必和這種棍徒理論，白白地討苦吃！」

「吃苦？」他父親說了這話之後，粗獷的面孔在自制的熱情之下放出亮光來。「我唯一的苦痛是爲了他這個可憐的，無知的少年。你以爲他那些忿怒的話，和毆打能給我苦痛嗎？」被人咒罵，我們就祝福；被人逼迫，我們就忍受；被人毀謗，我們就善勸；直到如今，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註七二）這些對於古代哥林多人所說的寶貴的話，在現在更是真切。」

「不是毆打吧，父親？他沒有打你吧？」

「不是，他沒有。不過我也曾經受過瘋狂如醉的人的毆打。」

「沒有吧！」

「十多次了，孩子。後來怎樣呢？我教了他們，所以他們才沒有犯殺害他們自己的親

屬的罪；現在他們都感激我，並且稱頌天父了。」

「我很希望這個少年也是如此！」安琪懇切地說。「但是從你所說的話看來，我怕他不會如此的。」

「但是我們仍然希望他能，」克萊爾先生說。「雖然此生我們將來大概不致於再遇着他，但我仍然爲他禱告。不過，久而久之，我那幾句話總有一天會像一粒好種子一樣，在他心裏發芽生長起來的。」

克萊爾的父親，現在像平常一樣，具有如小孩子一般的熱誠；他雖然不能容納他父親的褊狹獨斷的主見，但他很尊敬他父親的平素的操行，並且認爲唯有虔誠的教徒能做高尚而偉大的事業。他也許現在比從前更尊崇他父親的平素的操行了，因爲在談到想娶黛絲爲妻的時候，他看到他父親不曾一次想起詢問她的家境是很好，還是很壞。安琪沒有塵心，所以決定在農業上謀一個生計，他的哥哥們將處於窮牧師的地位，也是沒有世慾，可是安琪仍然稱讚他們。安琪雖然有與正教思想抵觸的異說，但他時常感覺到他在人情上比他那兩個哥哥更接近他的父親些。

天氣晴朗的中午時候，他騎着馬已經上山下谷的行了二十餘哩了，到了下午他走到距離陶波色西邊還有兩哩遠的一個山崗；在這裏他又能看見那個肥沃的、潮潤的、綠油油的瓦耳山谷了。當他從高崗上走到下面平坦的沙地的時候，他立刻感覺到天氣更為沉滯；夏季的果子、紫雲霧、乾草、和花卉的芬香瀰漫着山谷，並且使獸類以及蜂子，蝴蝶都懶得昏昏欲睡。克萊爾對於這個地方很熟悉，所以他認識些那點綴在草場上的牛乳，而且知道它們個別的名字。他看到他逐漸獲得由生活的內部觀察生活的能力，心中頗為愉快，因為他做學生的時代，完全不知道這種觀察的方法。他剛才在家裏得了些家庭生活的經驗，現在來到這裏便感覺到有一種特殊的影響，有如受傷的人，在傷口治愈之後拋棄了骨夾子和綑帶一般。平常英勃鄉極度對於談話的語語皆受拘束，在這兒，連這一個約束也沒有，因為陶波色沒有居留的地主。

牛奶場裏沒有一個人在外面。這時住在場裏的人正在享受午後照例一小時的休息的快樂，因為製牛油的人夏天起身過早，午後是有小睡的必要。門口有好幾個經過無數次的洗

刷以磨擦，而浸透了的木桶牛奶桶，掛在特別安置的那個剝去了皮的橡樹叉枝上，如帽子子掛在帽架子上一般。這些木桶都是吃乾了爲傍晚擠牛奶用的。安琪進場之後，便從靜寂無人的走廊穿到後邊屋子裏；他靜聽了一會，只聽得場車房裏送出持續不絕的打呼聲，因爲有幾個男工在裏面睡着；另外離開遠一點的地方有熟昏了的豬子呱呱地叫着。連那些大藥子的大黃和蔬菜也睡着了，它們柔潤的葉面在日光之下懸掛着如垂收賬的布傘一般。他於是解下馬的轡頭，又喂了馬一頓食物。他重進屋子的時候，時鐘剛剛敲了三下。三點鐘是下午繳奶的時間，鐘聲之後，高萊爾聽見樓板的軋軋聲，接着又有腳踏樓梯的聲音。這是黛絲的腳步聲，不一會她便在他眼前走下來了。

她沒有聽見他進來，也沒有覺察他來到這裏。她正在打呵欠，克萊爾看見她的嘴的那個紅的內部，有如着了蛇的嘴一般。她高高地伸起一隻手膀在她的鬚髮捲髮上面，所以他能看見她那光潤細膩的一段手臂，在太陽曬黑了的一段之上；她剛才睡醒，所以面孔還是紅的。她的眼皮沉沉的壓着眼珠子。她那種盈溢的性情，流出體外。這是一個女人的靈魂比在別的時候更具體的表現的時期；也就是無形的美之傾向於有形，與女性之表現於外的時期。

於是她那一雙眼睛從昏沉沉的睡態裏射出亮光來，但是其餘的面孔還沒有大醒呢。她帶了快樂，含羞，和驚訝所混合的一種態度喊道——

「哦，克萊爾先生！你嚇死我了——我——」

自從那天他在她面前表白了那一番話之後，他們兩人的關係已經是不一样了，她最初還沒有時間想到這個，但是當克萊爾向樓梯底下而走，她看了他那一種溫存的態度時候，她臉上立刻表現她完全感覺到他們兩人的關係了。

「親愛的，最親愛的黛絲——」他低聲喚她，而後擁抱着她，把臉湊近她的紅嘴巴子。

「天哪，別叫我『先生』了。我這樣忙着趕回來是爲你的！」

黛絲一顆興奮的心，緊對着他的心忡忡地跳着，當做回答，他們兩人並立在門路入口處的紅磚地上；當他緊緊地把她擁在懷裏時候，日光從窗子裏斜穿進來射到他背上，而後又射在她那偏斜的面孔上，青色靜脈的角邊上，赤裸裸的肩膀上，以及她的頸頸子和頭髮上。她是穿着衣服睡覺的，所以熱得像一隻曬了太陽的貓子似的。最初她還不敢直接對着他望，後來才擡起頭來；於是他的眼睛也望着她，測量她那常變的瞳子的深度；只見她的瞳人放出一絲一絲的藍的，黑的，灰的，紫的光芒出來，這時黛絲看着安琪，正如夏娃第二

次醒了的時候看着亞當一般。

「我要去擠奶了，」她說，「今天只有老德波幫助我。老闆娘子已經和她丈夫上街去了，」  
「德波又生病，其他的人也出去了，怕要到擠奶的時候才能回來。」

他們退到牛奶房裏，看見德波娜費安得出現在樓梯上。

「德波娜，我回來了，」克萊爾說。「我能幫助黛絲擠奶，你既然不舒服，也不必下樓，到了擠奶的時候再下來吧。」

這一天下午，陶波色場裏的牛奶大概沒有熬得十分透徹。黛絲如在夢中一般；她看了熟悉的物件，只見它們有光，有影，有地位，但是沒有特殊的外形。她每次拿了唧筒下的嫩奶器涼一涼的時候，她的手直是發抖，因為她感在他那種極其明顯的熱情之下，不由得怯怯縮縮的，像一種火熱的太陽光之下的植物了。

他把她緊緊地攏在他身邊。當她用食指繞着鉛鍋，切破了乳酪上的衣邊皮之後，他便洗清了她的手指；這時陶波色場裏那種不拘束的行爲對於他們兩人很方便了。

「最親愛的，我現在說出來也像以後說出來一樣，」他又溫和地向她說。「我要向你要求一件很有實際性質的事，自從上星期那天在草地上我便想着這事了。我不久便要結婚。」



了我既然要做一個農人，那麼，我就要一個知道管理一切關於農業的事的人，做我的妻子。爲，你願做這個人嗎？

他如此地說出來，因為他要想使黛絲不認爲他只是屈服於爲他的理智所不贊成的一種衝動。

她聽了心裏十分焦慮。她現在受了和他親近所得的一種不可避免的結果的拘束，有不能不愛他的趨勢了。但她也萬想不到有這麼一個突如其來的結果，真的，連克萊爾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很快地便在她面前提了出來。這時她有一種像死亡一樣的痛苦，她低聲說出她的必要的誠實的回答，——是像一個有身分的女人一般地說出她應有的誠實回答來。

「哦，克萊爾先生——我不能做你的妻子——我不能！」

黛絲這樣一種決斷語似乎把她自己的心也搗碎了，她於是在痛苦中低下頭來。

「但是，黛絲！」他聽了她的回答頗爲詫異，於是一面說了這話，一面把她撲抱得更緊。「你說不能？你真愛我嗎？」

「自然的，自然的！我願意我是你的，再也不願是世界上任何另外一個人的，」抑鬱的黛絲吐出溫柔而誠實的聲音回答道；「但是我決不能和你結婚！」

「黛絲，」他抱着她冷淡地說道：「你已經和別人訂婚了！」

「不，沒有！」

「那麼爲什麼你拒絕我？」

「我不想結婚！我還不會想到做這事。我不能！我只是愛你好了。」

「那又爲什麼呢？」

她爲熱情所迫，不得不信託別的話來支吾地說道：「

「你父親是一位教士，你母親決不喜歡你和我這樣一個人結婚的。她要你有一位大家的小姐結婚。」

「胡說——我已經向他倆兩人說過了。這也是我這次回家的一個原因。」

「我覺得我不能——不能，決不能！」她回答說。

「我愛，是不是這樣子請求你太倉卒了？」

「是的——我預想不到的！」

「黛絲，如果你不願這個，我可以給你一些時間去想一想的，」他說。「我從家裏來，立刻便向你說，這是有點太唐突了。我可以等一些時候再提這事。」

她於是重行拾起雪亮的撇奶器，放在唧筒下面。又做撇奶的工作。但是這次她縱然費了極大的氣力，也不像前幾次一樣，能憑藉她那敏巧的手術，剛剛撇在牛油皮衣的下層；她有時撇到牛奶裏去，有時只在空氣裏撇。她幾乎看不見什麼了，她眼睛裝滿了為一種憂鬱所觸起的兩條眼淚，但是這種憂鬱的心思，她決不能向她這位至好的朋友而且是最親愛的保護人解釋的。

「我不能撇奶了——我不能！」她說着便掉過臉來走開了。

善於體諒的克萊爾看了這個情形也不便再去打攪她，或是妨礙她，於是說出比較普通些的話來：「

「你很誤會我的父親了。他們兩人多是最樸實的人，也沒有什麼野心。他們是很稀少的兩個屬於福音教派的人，黛，你是想音派嗎？」

「我不曉得。」

「你常做禮拜的，我們這裏的教士並不是很「高」的一派，這是他們告訴我的。」

黛絲每星期到教堂裏去聽這個教區的教士講道，克萊爾從來不曾去過，但是她對於這位教士的意見的觀念，還不及克萊爾的清楚。

「我希望我能把我所聽的話更能深印於心，」她這樣籠統地說着比較是妥當些。「我時常爲了這個很憂。」

她如此很自然地說着，所以安琪相信他父親決不致於在宗教的理由上來反對她，其實她並不知道她的宗教的主義是屬於「高」派，「低」派，還是屬於廣派（註七三）。她知道她年幼時所沾染的那種混雜的信仰，在言詞上說，是屬於擁護天主教義的保守派；但在實質上說，是屬於泛神主義的思想。不管她的信仰是否混雜，克萊爾決不願攪擾她的信仰。

當你的妹妹得告的時候，聽她的便罷

她有她幼年時期的天堂，她有她那快樂的見解：

你也不必用模糊的暗示，

攪亂了她的生活的和諧。

他從前以爲這個忠告好像雖是好聽而不大真實，但是現在他都欣然依從了。

他又談到他這次回家的經過，他父親的生活方法，以及他父親如何熱誠地信仰他自己的主義。這時黛絲心裏才平靜些，她撒奶時，手也不抖了，她依次把各個鉛鍋子裏的奶撒完了之後，安琪便拔起塞子，讓牛奶流下去。

「我覺得你進門的時候有些愁容，」她大膽地說，因為她自己急於要丟開她自己的問題不想。

「是的——我父親向我說了他的許多煩惱和困難，這事常使我憂愁。他是很熱心的二個人，所以思想和他不同的人每每罵他，攻擊他，我真不願意聽到人家侮辱一個像他這樣年紀的人，尤其是我以為熱心過度，也沒有什麼好處。他把他最近所干與的一件極不暢快的事告訴了我。他代表教會，到一個距離這裏有四十哩遠的地方牀屈基附近去講道，他在那裏遇着一個放肆而好嘲罵的少年——是那地方一個地主的兒子，他有個瞎子母親。我父親當時認為規勸他是自己的責任，於是向他直說一番話，因而發生了擾亂的事情。這自然是我父親太軟，他要勉強一個不相識的人聽他的話，而結果是毫無一點益處。但是他只要想到是他的責任他便去做，不管是合時或是不合時；因此他自然造成許多怕被他攪擾的仇人，不但是絕對壞的人恨他，便是享樂的，懶惰的人也在恨他。他說他頂喜歡遇着有事，因為他立刻便可以做好事。可是現在他快老了，我希望他也不必如此損壞了他的身子，消磨了他的精神，讓這些豬子在爛泥裏打滾去罷。」

黛絲聽了面孔板硬而蒼白，她那雙滿如成熟的果子的小嘴也含着愁容；但她毫無顫抖

的表示。克萊爾因為重行想到他的父親，不曾注意她，所以他們仍然繼續做那些一排白色長方形的液體乳塊子；他們做完了之後，有另外回來了的女工拿去他們的牛奶桶，於是德波娜也跑來烘乾了那些鉛鍋子，為撇其他的牛奶之用。當黛絲快要到田野裏去看牛的時候，他很溫柔地向她說道——

「黛，我的問題怎樣？」

「哦，不能——我不能！」她鄭重決絕地說着？好像又聽見人家說到她和亞力山大杜百維的那個悲慘而懊惱的往事一般。「這事決不能的！」

她出去向草地上走着，一跳便趕上了另外幾個女工，大概是想借着露天的空氣來趕走束縛她的憂思。女工們都向着在遠處草地上乾草的那些乳牛那裏走去，她們向前走的時候都有野獸般的壯美——這是在無限制的空間裏已經習慣了的女人的這種無顧忌和放肆的行動——她們都在這空曠的草地上恣情樂意地走着，好像游泳的人在波浪中一般。他現在覺得黛絲又要從那無拘束的「自然」裏，而不從「藝術之居」裏選擇一個伴侶了。

竟然猜不到她拒絕他的要求，但也不因為她拒絕而永久氣餒。他對於女人也有很多的經驗，所以他知道女人口頭上的否認便是她將來承認的引子；不過她這次的否認確實不是含羞的戲語，他雖然不知道也沒有什麼關係罷了。他看出她已經讓他愛她，這是使他更為相信的事實；但還沒有充分想到在田裏或是在牧場上「無端的嘆息」（註七四）是斷不可輕視的事在這裏，男女間的求愛，常比在煩惱，着急而有野心的人家，更為受到極大的容忍，而且是純粹爲了愛而發生愛情，若是在有野心的人家，一個女兒爲了貪圖成立一個家庭而求愛，那便破壞她純粹以熱情爲目的的那個天然的思想了。

「黛絲，爲什麼你這樣堅決地說『不？』」一兩天之後他又問她。

她吃了一驚。

「不必問我吧。我已經把理由告訴過你了——一部分。我是不大好的——是不值得你——」

「怎麼？不是很好的一個女人嗎？」

「是的——有點像，」她喃喃地說。「不過你家裏的人要看不起我的。」

「你真真是誤會他們了——我父親和我母親。至於我的哥哥們，我倒可以不管他們——」他抱緊了她不讓她逃走。「那麼——你說那話是沒有存心的，我愛？——我相信你不是有這個意思的！你已經把我的心弄得不安，叫我不能看書，遊戲，或是做別的事了。黛絲我並不著急，但是我要曉得——我要你從你那溫暖的嘴唇上說出來——有一天你一定愛於我的——聽你說是什麼時候都可以；那麼有這一天嗎？」

她只搖一搖頭，把臉掉過去了。

「黛萊爾注視着她，仔細揣摩她臉上的表象，有如看了象形文字一般。她的否認似乎又是真的。」

。「那麼我就不應該這麼抱着你了——是不是？我對於你也無權了——無權能尋找你是——」

凱特什麼地方，或是和你一同走路了！黛絲，老實說吧，你是不是愛另外一個人？」

「你怎麼好問起這話？」她仍然很鎮定地說道。

「和我大概相信你不在的。那麼，你為什麼拒絕我？」

「我並非拒絕你。我喜歡你——對我說；你愛我；你可以時常這樣子對我說，在你和



我一同走路的時候——決不要惱我！」

「那你不要我做你的丈夫了？」

「啊——那又不同的——這的確是爲你好，最親愛的！哦，相信我，這只是爲了你的原故，我不願給我自己這麼大的快樂來答應你——因爲——因爲我十分相信我不應該做的。」

「那你就該使我快樂！」

「啊——你自然是這樣子想，可是你不曉得呵！」

像在這幾次時候，他以爲她拒絕他，是由於她感覺到她無資格做像他這樣一個人的妻子，因此他常說她是一個多才而且有很好的學識的人——這倒是實情，因爲她天資聰慧，加之對於克萊爾又是十分崇拜，所以她說話完全採取他所用的字音和聲調，並且學到他的碎片知識。她在這幾次溫和地和他爭論，而得了勝利之後，常是獨自一個人走開。若是在擠牛奶的時候，她便坐在最遠的一頭牛身邊，若是在休息的時候，她便跨進苔草裏去或是走到她自己的房間裏去，並且私下嘆氣悲傷着，這就在她淡淡地說了一句拒絕的話之後。這一種掙扎是可怕的；她的心已經熱烈地傾向於他的心了——其實是兩顆熱烈的心對

替一片可憐的良心——但她仍然竭力用種種的方法鞏固她從前所下的決心，她到了陶波色便早有這個決心了。她決不贊同以後將使她丈夫因為她的歷史而悔恨他盲目和她結婚的一個步驟。她也認為在她的心不偏於一面的時候，凡是她的良心所取決的事，現在都不應當加以變更。

「爲什麼沒有人把我的事完全告訴他？」她說。「只有四十哩的路——爲什麼那事傳不到這裏來？總有人知道吧！」

其實並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告訴過他。

以後的三四天之內，這事也沒有提到。在她同住的一個房間裏的伴侶的愁容上，她看出她們不但以爲她是安琪所寵愛的人，並且認爲她是安琪所擇配的一個人，但是她們心裏也明白這完全不是她強制安琪的。

黛絲再也想不到她的生命是兩股絞索——積極的快樂和積極的痛苦——所組織而成的一個時期。到了第二次做乾酪的時候，他們兩人又站在一起了。場主子客理克早已走來幫忙，他和他的妻子也很懷疑他們，覺得他們的行爲縱然是很謹慎，叫人看了不大懷疑，但是近來他們兩人之間似乎有密切的關係。後來客理克走開了，讓他們兩人在一起。

他們兩人所做的是打碎凝乳塊子的工作，而後把打碎的凝乳裝進桶子裏去。這個工作和大規模地捏碎麵包相同。黛絲的手在純淨潔白的凝乳中，現出玫瑰的淡紅色來。安琪抓了一把握一把的凝乳裝到桶子裏去，這時他忽然停住了手，把手放在她的手上，而後又彎低了身子吻着她那柔嫩的肩膀上的脈紋，因為她的袖子捲到肘節之上。

九月初的天氣雖然還熱，但是她的手臂久沒在凝乳裏又冷又濕，所以他的嘴，碰在上面好像像是碰在新摘下來的蕈菌上，又像是嚐着乳汁一般。她是一個感覺靈敏的人，現在給他這麼一吻之後，她的脈息跳動得更快，血液一直湧到指頭尖子，冷的肩膀也紅得發燒了。她心裏好像是說：『還要害羞麼？真理到底總是真理，在男女之間和在兩個男人之間是一樣的。』她於是擡起她的眼睛，懇切地向他的眼睛望着，同時她的嘴唇現出溫柔的一半微笑來。

「黛絲，你曉得我為什麼這樣做？」他說。

「因為你很愛我！」

「對啦，這是一個新的要求的初步。」

「別再問了！」

她臉上突然現出恐懼之色，所以她在她自己的欲望支配之下，也快沒有抵抗的能力了。

「哦，黛絲，」他又說道，「我決想不到爲什麼你這樣子捉弄我。爲什麼你這樣子叫我失望？你簡直像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了，我賭咒說：你是真的——是最有都市習氣的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一時這樣，一時那樣，顛覆無常，你正是這樣；在這像陶波色鄉僻的地方，恐怕是唯一所能找到的一個人了。……但是，最親愛的，」他覺得他的話太重，於是連忙改口說道，「我知道你是最誠實的，是世上頂純潔的一個女人。那麼我怎能把你比做一個賣弄風情的人？黛絲，假如你真愛我，像你表面上所做出來的一樣，那麼爲什麼你不喜歡這個做我的妻子的思想？」

「我從來沒有說過我不喜歡這個思想，我也決不能說；因爲——呀，這不是我的真意。」

她不能再忍受他這種壓迫了，她的嘴唇子顫抖着，她不得不走開了。克萊爾心緒混亂，苦痛極了，於是追上她，在走廊裏捉住了她。

「告訴我，告訴我！」他一面說一面緊緊地抱住她，也忘了他手上有凝乳了：「求求

你告訴我說：你除我之外，決不屬於任何一個人！」

「我一定——我一定告訴你！」她喊着。「我一定給你一個完全的答覆，如果你現在讓我走。我要把我的經驗告訴你——關於我的一切——一切！」

「你的經驗，親愛的；是的，那自然，聽你有多少。」他向她臉上望着，好像表示他喜歡說談諧的話似的。「那自然，我的靈敏的經驗多呢？像外面圍子籬笆上，今天早晨第一次開放的那些野旋花一樣的多。聽你告訴我什麼，可不要再說你配不上我的那麼一套鬼話了。」

「讓我記着——不再說——讓我明天把理由告訴你——下星期。」

「在星期日。」

「好，就是星期日。」

後來他走開了，她走到院子低處那些剪去了樹頂的柳樹裏，才停了脚步，因為這裏沒有人看見她。她於是跳入柳樹下那些長而硬的深草中，而後躺下來好像臥倒在牀上一般。她的心在痛苦中忡忡地跳着；她仍然不能拋棄她對於他們兩人將來的結果的恐懼心，所以驟然有片刻的快樂，也不能完全遏止她的內心的痛苦。

其實，她是漸漸傾向於默認了。她的一呼一吸，她的血液的每次流動，以及在她耳朵裏響的每次脈急的跳動，好像都是自添聯合起來反抗她那猶豫不決的態度的一種聲音。只有不顧一切，立刻允許他的要求；允許和他結婚，也不把自己的事告訴他，聽任他發現她的歷史裏的那個第一幕戲。她在痛苦的鐵牙齒還沒有禁錮她之前，還是抓住了成熟的快樂。

愛情所忠告的；她愈爾十分喜悅，而又有點恐懼，因為她從前雖然有過好幾個月的自責，奮鬥，祈求，以及打算將來過孤獨而嚴肅的生活的計劃，但是她現在却預料到她終久要被愛情的忠告所屈服。

下午快要過去，她仍然還留在柳樹裏。她聽見從三叉槩子上拿下牛奶桶的那種刮辣，刮辣的聲音，也聽見乳牛聚集在一起的時的一「喔——喔」的呼聲！但她仍不去擠牛奶。若果她去做工，他倆將看出她的疑慮。場主亞塞塔克若是看出她只是爲了戀愛而煩惱，必定又要溫和地打趣她了。她是不能忍受這種打趣的。

她也知道她的愛人必定已經猜出她與雷道度度的情形，而爲她臆造些她不去擠牛奶的理由，因爲一直沒有人來找她。六點鐘時候，太陽已經降到地平面上，彷彿是天空中懸了一個鎔鐵鏈一般；頃刻間，南瓜般的月亮在另外一面也升起來了。那些無頂的柳樹，因爲

不斷地遭受砍削的苦痛，沒有一點天然的姿式，它們一棵一棵的對着月亮發時着，好像都變成細頭髮的怪物了。她走進屋子，不用燈火便爬上了樓。

現在是星期三了。接着星期四又來到。安琪只從遠處沉思地望着她，但決不走到她面前去強勉她，或是打擾她。場內的女工們——就是馬利安等一千人——似乎都猜到有一件確定的事已經在進行中了，但在臥室裏也沒有問她什麼話，或是強迫她回答。星期五也匆匆過去了，接着是星期六。明天便是那一天了。

「我不能屈服於他——不能不允許他——我非和他結婚不可了——不得已的！」到了夜裏，她的面孔在枕頭上發燒；她忽然聽到一個女伴在睡眠中嘆氣說出安琪的名字，於是她很嫉妬地喘着氣這麼說。「除我之外，我決不能讓誰來把他奪去！不過這未免太對不住他了。」好且也許害了他一條性命，假如他知道了！哦，我的心願——哦——哦——哦！」

29

「喂，你們試想一想：我今天早上聽到了誰的一個消息？」場主子客理克第二天坐下來吃早飯的時候，對着那些大聲而囁的男女工人看了一轉，說道。「喂，你們猜猜是誰？」

這一個猜了，那一個又猜。客理克的妻子無須猜的，因為她早已知道了。

「啊，」場主子說，「就是那個懶惰的棍徒——就是約翰管陸普。他最近娶了一個寡婦。」

「不是約翰管陸普嗎？一個棍徒？——想一想！」有一個男工說道。

這個姓名立刻入了黛絲的意識，因要這是害了他的情婦的那個男人的名字，就是被他的情婦的母親在攪奶器裏惡罵了一頓的那個男人。

「他有沒有照他所允許的話，和那個勇敢的老太婆的女兒結婚？」安琪有意無意地問道；這時他正坐在他的一張小桌子旁邊翻閱報紙，客理克的妻子看他是一個斯文人，所以爲他特設了這麼一個座位。

「他沒有，先生。決沒有這意思，」場主子回答說。「我已經說過了，她是個寡婦，似乎是有點錢——每年大約有五十多鎊；這就是他有所求於她之處。他們草草結了婚；後來她對他說，因爲結婚的關係，她每年損失了五十多鎊錢。你們想一想：這個男人聽了這個消息，心裏是怎麼樣！我從來不曾看過像他們這樣如貓狗一般的，天天吵鬧不休的生活



好好的服侍他，也就好了。但是，不幸，這位女人却失敗了。

「那麼，這個跋子早就該告訴他說：她對前夫的鬼魂要求打攪他，」場主子的妻子說  
 「對啦，對啦，」傷主子猶豫不決地回答道。「而且，你能正確地看出這是什麼一回事。她是需要一個家庭，但是又不願失去了他。你們以為這話有些像嗎，姑娘們？」  
 他朝一排姑娘們看了一眼。

「她早該在他們兩人沒有走到禮拜堂之前告訴他的，那他就不能毀約了，」馬利安夫  
 稟說道。

「對的，她早該的，」葉絲也同意。

「她必定早已看出他所求於她的是什麼，」早該拒絕他的，」理德一時忽然叫道。

「你怎麼說，姑娘？」場主子問黛絲道。

「我想她早該——把事情的真實情形告訴他——不然便拒絕他——我不懂？」黛絲回  
 答說，這時她的喉嚨正被麵包和牛油塞塞着。

「如果叫我做這兩樁事，那真該死，」場外一個已婚的女工白克聶布斯說。「在愛情

和戰爭上，一切都是公平。我也和她一樣的結了婚，假如我丈夫向我說一兩個字，怪我不事前把我和我第一個男人的事告訴他，而我又不得不告訴他，那我必定用展麵棍子打倒他——像他這樣一個瘦小的傢伙！隨便那一個女人都能做的。」

跟着這些談諧的話而來的一陣大笑聲，又被黛絲爲了形式的關係而補充了一些繃眉的微笑。他們所認爲是諧劇的，在黛絲看來便是悲劇；她不忍再看他們如此的快樂了。她馬上從桌子旁邊站起來，預料克萊爾必定追隨她的，於是順着彎曲的小路走，一時踏到灌溉田地的水溝這一邊。一時又踏到另外一邊，後來才站在瓦耳的大河岸上。有許多男工在這裏割着水草，他們已經割到大河的上游了：一大堆，一大堆的水草，從她面前飄過去——如同無數她可以在上面乘坐的移動的綠毛茸小島一般；這些長條子的水草，攀緣在草堆上漂流着，使牛不能通過。

真的，痛苦就在這裏。一個女人說起她自己的故事時候，自然覺得十分悲痛，但別人反而認爲是有趣，這有如人家譏笑着爲宗教或是爲主義而殺身的事一般。

「黛絲！」她背後來了這麼一個叫聲，立刻便是克萊爾跳過水溝來站在她的身旁。「我的夫人——不久便是了！」

「不是，不是；我不能。爲了你的原故，哦，克萊爾先生；爲了你的原故，我才說『不是的！』」

「黛絲！」

「我仍然說『不是！』」她又說道。

他想不到她說出這句話來，但他早已在她的垂髮之下，輕輕地摸着她的腰了。（年紀輕一些女工們——黛絲也在內——在星期日早晨常常是披着頭髮吃早飯，而後梳起高髻去做禮拜，但是她們把頭低在半身上擠奶的時候是不能梳起這種髮式的。）若是她說了「是」，而沒有說「不是」，他早已向她接吻了，而且他是存心要吻她的；但是她那堅決的否認阻止了他那猶疑未決的心。黛絲因爲和他同住在一所屋子裏，不能不與他時常晤面，所以他覺得如果不用誠實的手段，而專以阿諛的強迫方法來壓服她，使她不能自脫，也是極不正當的一種行爲。他於是鬆了手，解放了她那暫時受了束縛的腰，並且收回和她接吻的原意。

殊不知這一解放之後，一切都改變了。這時真有場主子所說的那個寡婦的故事可以了給她一種拒絕他的能力，但是在另外一個時期，她終久要被他屈服的。安琪這時不再說話了。

；他臉上有難色；於是走開了。

他們兩人仍是日日見面，不過不像從前那麼惡感罷了。兩三個星期便是如此地過去。九月底快到了，他在她眼睛裏看出他還要向她要求的。

他的進行的計劃現在不同了——他好像已經確實看出她這幾次拒絕他的理由，他覺得她完全是由於年輕，看了他這種新奇的求婚方式，一時受了莫大的驚恐，因而才有這種含羞的拒絕表示。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她那種忽然掩飾，忽然推託的態度，更使他感覺他這個見解是不錯。因此他使用甘言巧語的手段來奉承她；他現在只竭力用嘴說，但決不說過分的話，也不想急於恢復他們舊日的感情。

克萊爾繼續如此低聲下氣地向她求婚，像牛奶潑潑的流着一般——有時在牛的身旁，有時在撒奶的時候，有時在製牛油的時候，有時在製乾酪的時候，有時在伏卵的雞羣裏或是在產小豕的老豬羣裏——從來沒有一個擠牛奶的女工，被像他這樣的一個男子如此求過婚的。

黛絲知道她必定是失敗的。現在決不是認為那個在先與亞力山大的結合是有實效的，那些宗教意識能使她抵抗到底，更不是對於克萊爾坦白而正直的希望心所能為力。她熱烈地愛他，把他當做一位神看待；她的天性雖未受教誨，生來就是純雅高潔，但是仍然要求

他的保護和指點。她常是對她自己說，「我決不能做他的妻子，」但是這句話現在對於她有什麼效力？她的弱點的證明就是：凡為頭腦冷靜的人所不願明顯表白的話，她却說出來。安琪提起那個婚約的老題目時候，他的話句句刺入她的耳朵，擾亂她的心曲，使她又害怕又愉快。她從前怕她自己取消前言，現在却急欲收回前言了。

安琪的態度——那一個男子的態度不是如此？——好像是在任何的境況，改變，責備和意外之事發生的情形之下，也要愛她，戀她，保護她，所以她自從日日浸潤於他的熱情之後，她的憂鬱逐漸減少，這時秋季快到，天氣雖然明爽，但白晝一天一天的縮短，早上牛奶場裏又要點起蠟燭來做工了，有一天清晨三四點鐘時候，安琪又提出他的要求。

她照常裹了睡衣跑到安琪的房門前叫醒他；而後再回去穿衣服喚醒別人。十分鐘之後她執了一枝蠟燭，走到樓梯頭口同時安琪裹着外衣也走下樓來，用手擋住扶梯的路。

「喂，賣弄風情的小姐，慢些下樓，」他專斷地說。「自從我說了那話之後，有兩個星期了，像這樣子再也不行的。你必須對我說你是什麼用意，不然我就不能不離開這裏了。我的門剛才半開着，我看見你的。爲了你的安全，我不得不走。你不曉得。怎樣？最後還是答應我嗎？」

「克萊爾先生，我剛才起身你便派專給我做，這未免太早了！」她大聲叫着。「你不必叫我是『賣弄風情的小姐。』這太刻毒，太和事實不合了。等一等，請你等一等！我對於這事時常要認真地想一想的。讓我下樓去吧！」

她向一邊執着蠟燭。當她一笑想把她的言語的嚴重性化爲烏有的時候，她的態度真有些像安琪所罵她的那一句話的樣子了。

「那麼，叫我安琪，不許叫我克萊爾先生。」

「安琪。」

「最親愛的安琪——爲什麼不？」

「那就說我承認了，是不是？」

「這只是說你愛我，雖然你不能和我結婚；你好久以前已經承認過了。」

「好極了，那麼，『最親愛的安琪，』如果你必須要我說，『她望着她的蠟燭，嘴上捏着頑皮的縐紋，心裏雖然還有點遲疑，但是不由得她自主便說出口了。』

克萊爾已經拿定主張，除非先得着她的允許，決不吻她。這時黛絲穿了一件亮着橫褶的襪奶時候所着的衣服站在那裏；蓬鬆的頭髮堆在頭上，要等到襪奶和襪奶的時間過了才

有閒暇工夫去整理。他這時看了她，不由得破了戒，把嘴唇放在她的嘴巴上一會兒。她連忙跑下樓，也不回頭看他，也不說一個字。別的女工早已在下面了，所以他的問題也沒有追問下去。除掉馬利安之外，個個都沉思而且懷疑地望着這一對人；這時他們都站立在和屋外黎明的寒光相形益顯的那個慘暗的淡黃色燭光裏。

等到撇奶的工作完畢之後——秋天一到，乳牛的產奶量逐漸減少，因之每天的工作也逐漸減輕——理德和其於的人都跑出去了。這一對愛人也跟隨着她們出去。

「我們戰戰兢兢的生活，和她們的生活不同，是不是？」他看着另外三個女工在黎明的白色冷光中細步從他面前走過去，於是沉思地如此向黛絲說。

「也沒有大不同的，我想，」她說。

「爲什麼你這樣想？」

「只有很少的幾個女人的生活是不——戰戰兢兢的，」黛絲說到這裏便停住了，好像聽了「戰戰兢兢」這幾個字受了很深的印象似的。「你想不到，也許在她們三個人的生活裏邊多些呢。」

「她們的生活裏有什麼？」

「大概她們三人之中，」她說，「隨便那一個都可以做——也許可以做——很適當的一個妻子，比我好得多。也許她們像我一樣地愛你的——大概是的。」

「哦，黛絲！」

她聽了這個着急的叫聲，大為放心，以前她還堅決地認為她自己應當表示慷慨，讓她們三人之一有個機會。可是現在不然了，她沒有第二次犧牲自己的勇氣了。他們又遇着在場外居住的一個擠牛奶的男工，以後便不談與他們關係很深的事。黛絲也知道她今天非決定不可。

到了下午，照例有場裏的幾個工人和助手到草地上去。草地離乳牛奶房很遠，大半的牛多在這裏下奶，用不着趕回家裏的。乳牛快到懷孕小牛的時候，奶的產量逐漸減少，所以綠樹蔭濃的時季所僱的那些額外臨時工人，不久便被辭退了。

這時擠牛奶的工作仍然從容不迫地做下去。一桶一桶牛奶向一輛彈簧大貨車上所載的鐵桶裏傾倒；那些乳牛下了奶之後，也一個追隨一個的牽成一條長綫走開了。

高和他們站在這裏的是場主子客理克，他的外套對着黃昏時候的鉛灰色天空閃着很亮的光。他突然看一看他的一隻很重的時錶。



「呀，想不到這已經很遲了，」他說。「天啦！如果再不留心，我們便來不及把這牛奶送到車站去了。今天沒有功夫把這些奶裝回家，與那些奶混和起來再送去了。這奶非直接從這裏送到車站不可。誰願趕着車子把奶送去？」

這自然不是克萊爾的事，但他自己願去，並且邀黛絲做伴。今天黃昏沒有太陽，然而天氣又熱又悶；黛絲赤着肩膀，沒有加上短外套，因為她出來的時候，只戴了擠牛奶時候所着的頭巾；像她穿了這樣的衣服自然不是預備趕馬車的。她向她那細薄的衣服上看了一眼，而後回答他；但克萊爾苦苦地央求她同去，她也只有答應他，丟了她的桶和凳子給場主子帶回家去了。後來她爬上那輛彈簧車子，坐在克萊爾的身邊。

## 30

天色漸暗，他們兩人趕着車子在穿過那些草地的那條平坦的大路上走着，那些草地很長，一直向前伸延到好幾哩遠的灰色地方為止，背後便是黑色艾格墩草原的峻峻的斜坡。艾格墩頂上有一叢一叢的樅樹，樹梢形成無邊的凹口。很像前部是黑的城寨上所聳立的那些有雉堞的城樓一般。

他們專心想到彼此的關係密切，所以許久默默無語，只有背後高鐵桶裏牛奶的咯落，咯落的聲音，打破了當時的沉寂。他們後來又走到一條狹窄的小路，這裏是很孤僻的一個地方，所以那些棒子仍然留在樹枝上，將來還待它們自己從果殼子裏脫落下來。此外，那些黑莓一球一球的垂下來。安琪時常揮着鞭子上的革帶，扯一串下來送給他的伴侶。

暗淡的天空，不久便送下大雨點子來了，白日裏的停滯不流動的空氣，已經變為忽作忽止的微風，在他們臉上溜來溜去。河裏和塘裏的水銀色的光澤已經消失了，現在只是一片幽暗的鉛灰顏色，遠看水面像一個大鏡。但是這種景象並不影響她心中別有所思的神態。他那天然肉色的的面孔，受了夏季氣候的影響，已經微微加了一些褐色，現在受了雨點子的打擊，顏色更深了；她的頭髮剛才被牛膈壓倒，散披在白布帽子的掛帘外面，現在沾了雨水，黏在一起，如海藻一般了。

「我想我不應該來的，」她對着天空喃喃地說道。

「天下雨，真對不起你，」他說。「但是有你在這裏，我很歡喜！」

遠隔的艾格墩漸漸隱沒在薄紗似的細雨背後去了。只見天色幽暗下去，道路上有柵門阻擋着，所以只能用步行的速度趕着車子前進，如果車行過速，便不大安全。天氣也有點

冷起來了。

「像你這樣赤着肩膀和肩膀，我怕你要受涼，」他說。「坐進來些，緊靠着我，那麼細雨點子便害不到你了。如果我不認爲這雨將與我有幫助，那我更覺得對不起你了。」

她不知不覺的便坐近些，緊靠着他的身邊，他用牛奶鐵桶上遮太陽的一大塊帆布，把他們兩人包裹起來。黛絲用手抓住了帆布，使他們兩人不致於滑跌下去，因爲克萊衛的手中不空。

「現在我們都好了。雨——還沒有！雨點子流到我頸子裏來了，那麼流到你頸子裏的必定更多。這樣好些。黛絲，你的肩膀像濕透去埋石一般，在布裏揩一揩吧。這樣，只要坐定了，你不會受一貼雨的。但是，親愛的——我那個問題——那個攔置很久的問題怎麼樣？」

這時他所能聽見的回答，只是馬蹄子走在潮濕的路上的聲音，和他們背後牛奶桶裏的咯落咯落的聲音。

「你記得你說過什麼話吧？」

「我記得，」她回答道。

「在沒有到家之前，切記着。」

「就是。」

他不再說話了，仍然趕着車子前進，後來經過巍然屹立的一所加羅林時代的古地主的田宅的一部份屋子，而後又把這屋丟在後面去了。

「這是，」他說這話，要想使黛絲心神愉快，「這是一個有趣的舊地方——是古代在這上頭裏很有勢力的一個挪曼族杜百維家所住的地方。我每次經過他們的住宅，沒有一次不想到他們的。一個望族絕了代真是可慘，縱然是個殘暴的，專制的，封建時代有名的世家。」

「是的，」黛絲說。

他們兩人慢慢地趕着車子，向附近一大片樹蔭裏的一個地方走着，這時有一道微弱的燈光把那裏現露出來。白日裏，這地方有深綠色的背景襯托着的那些一陣陣的白色蒸氣升騰上來，這是表示他們的偏僻的世界和現代生活的斷續的接觸。而現代生活也每天三四次把它的蒸氣觸角伸延到這地方來和本地的種種生活接觸，而後又趕快把它的觸角縮回去，好像它所接觸的東西都是與它意氣不投似的。

他們走到暗淡的微光裏，這道微光是從一個小火車站上那個冒煙的燈射出來的；可以說是地上一顆怪可憐的星子，它和天上的星子比較起來雖是相形見绌，但它對於陶波色牛奶場和人類，恐怕比天上的星子還更重要。新鮮的牛奶一桶一桶的在雨中卸下來，黛絲站在附近一顆冬青屬的喬木下躲雨。

突然有一陣嘶嘶的火車聲息，接着火車便停在潮濕的軌道上，不一會有人把一桶一桶的牛奶搬到運貨的矮車上去。機車的燈光向黛絲身上照了一下，她站在冬青屬喬木的那棵大樹下一動也不動。從這些閃光的機車上的彎軸和車輪子的眼光看來，這裏沒有別的東西比這位天真無偽的姑娘再生疎了，她有豐滿的赤露的膈膀，爲雨水浸濕的臉子與頭髮，和一種像一個親昵的豹子亭亭玉立的態度；她穿的是件舊印花布長衫，並且戴了一頂下垂到眉際的棉布帽子。

後來她重行跨上馬車，坐在她的愛人身邊，只是默默地服從着他，這自然是情意熱烈的時候應有的一種表現。他們兩人把他們完全包裹在帆布裏，而後趕着車子回家，於是兩人又沉沒在黑沉沉的夜色裏了。黛絲是很有容受性的，所以她和繁劇的物質文明的幾分鐘的接觸，時常逗留在她心裏。

「明天早飯時候倫敦城裏的人便吃這奶了，是不是？」她說。「多是我們不曾見過的——不相識的人呢。」

「是的——我想他們一定吃的。固然不是像我們所送去的奶。牛奶的力量減少了便不能滲進他們的腦子裏去了。」

「有些是貴族的男人和太太們，有些是大便和百夫長，有些是婦女和做生意的女人，還有向來不曾看見一匹牛的嬰兒。」

「是的；大概是他們；尤其是百夫長。」

「他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也不曉得這奶是從何處而來；他們如何想到我們兩人今晚在大雨中趕着車子，走了好幾哩路，穿過這個曠野，這樣牛奶才能準時送到他們面前？」

「我們趕車子並不是完全爲了這些寶貴的倫敦人的；我們是爲了我們自己——爲了你要決定那個急迫的問題，親愛的黛絲。讓我這麼說吧。你已經是屬於我了，你曉得；我所說的是指你的心。是不？」

「你我都曉得的。哦，是的——是的！」

「那麼，假如你的心是屬於我，爲什麼你的手不呢？」

「我唯一的原故是為了你——爲了一個問題。我有話要告訴黛絲——」

「是完全爲我的快樂，也是爲了我處世的便利嗎？」

「是的，可以說是爲了你的快樂和處世的便利。但是我沒有到這裏來的以前的生活——我要——」

「那麼，這是爲了我的便利，也是爲了我的快樂了。如果我有一所大規模的農場，無論是在英格蘭或是在殖民地，你便是我的很有價值的一個妻子了；比大家人家的女兒還好。所以請你——親愛的黛絲，請你破除你要阻礙我的那個觀念吧。」

「但是我的歷史。我要你知道——你必定要讓我告訴你的——那你便不見得像這樣子喜歡我了！」

「親愛的，說出來，如果你願意。那麼說出這個寶貴的歷史。這樣，我生於某地，耶穌紀元——」

「我生在瑪瑙村，」她湊着他的話輕輕地說出來。「我又長在那裏。我讀書到了第六級便離開了學校，他們說我很聰明，後來可以當一個很好的教員，他們是這樣說的。但是後來我家裏發生了亂子，我父親是不動於做事，他又吃點酒。」

「是——是的。可憐的孩子！並沒有什麼新奇。」他把她摟在身邊更緊些。

「而後——便有非常的事發生——是說我自己的。我——我是——」  
黛絲的呼吸更快了。

「是的，最親愛的。不要緊。」

「我——我——不是一個杜白維爾，的確是一個杜百維——是和我們剛才經過的那些房屋的主人是一家。可是——我家現在却一無所有了！」

「是杜百維！——真的！親愛的黛絲，這是你所有的亂子，所有的困難嗎？」

「是的，」她無力地回答說道。

「那麼——知道了這事之後，為什麼我要減少我對於你的愛情？」

「我聽場主子說：你恨這些舊世家的。」

他大笑起來。

「不錯，在一方面說是真的。在原則上我恨貴族人家比恨什麼還厲害；我也很愛得我們在精神上應當尊敬那些賢明而有德的世家，但是不能因為他是某世家的後裔便尊重他。可是我對於這個消息十二分的有興趣——你真想不到我有多大的興趣！你是這個貴族的子



孫，你自己也覺得有趣嗎？」

「沒有。我反而以為是可愁——尤其是自從來到此地之後，知道我看見的那些山嶺，田啦，從前是屬於我祖宗的。但是也有別的山和田是屬於理德家的，也許還有別的是屬於馬利安家的，所以我不特別地看重這事。」

「對啦——這真是令人聽了大為吃驚的事，你看，現在有許多在這裏耕種的人，在從前還是這裏的田地的主人呢。有時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一派政客毫不重視這種事情；但是我總想他們也不知道啊。……我並不是看不出你的姓頭和杜百維的相似處，或是考查不出你的姓頭的顯明的轉變。這真是令人焦心的秘密！」

她終於沒有把話對他說。到了最後，她一點膽量也沒有了，她怕他罵她不早些告訴他，這時她自衛的本性比她那坦白誠篤的性情強得多了。

「自然，」這位不知不覺的克萊爾接着說道，「假如你是那些長受痛苦，無聲無臭，沒有地位的英國人後裔，而不是那些很稀少的幾個自私自利的，一味犧牲別人以求得自己的勢力的人的後裔，我聽了當然更加歡喜。但是我受了我對於你的愛的影響，已經惡化了，黛絲（他一壁說，一壁笑着，）因此我自己也自私自利了。只是爲了你的原故，我聽

「你說你的家世，我心裏十二分地快樂。社會是非常勢利的；等我依照我自己的夙意，把你教成了一個很有知識的女子之後，你這個家世的事，也許對於我娶你做妻子的事多少有點關係。因為這個緣故，我母親也要把你想得更好了。黛絲，你必須用你的原姓——杜百維——從今天起。」

「我還是喜歡用我的這個好些」

「你必須用，最親愛的！天啦，無數有百萬財產的暴發戶，都要跳將起來爭奪這樣東西了！說起來令我想到另外一件事要告訴你，有個像這一類的人，他已經用了這個姓頭——我是在什麼地方聽見的？——啊，是在獵場附近，我想。我對你說過他就是那個和我父親爭吵的少年，這真是又奇怪，又湊巧的事！」

「安琪，我想我還是不用那個姓頭！用了也許是不祥的！」  
她的心旌搖動了。

「那麼，黛絲杜百維女士，我要你用。再不然就用我的姓名吧，那你就可忘了你了！這祕密已經是很明顯，爲什麼你還拒絕我呢？」

「假如我做了你的妻子真能使你快樂，而且你又覺得你很願意和我結婚，很——十二

分地願意——

「我自然十二分地願意，最親愛的！」

「我的意思是說：假如你果真十二分地需要我，離了我便不能生活，那我便不管什麼，也要使我自己覺得應該說我願意了。」

「你願意——你真是願的，我曉得！你永遠——永遠是我的了！」

她抱緊了她，並且吻着她。

「就答應你！」

她說了這幾個字之後，便嗚嗚咽咽出大哭起來，哭得很厲害，有如心碎了一般。黛絲並不是一個患「歇私的里亞」憂鬱病的人，因此他看了大吃一驚。

「爲什麼你哭，最親愛的？」

「我說不出——很難說出來——我很喜歡想到——我是屬於你的，使你快樂！」

「可是這樣似乎大不像是快樂——我的黛絲！」

「我的意思是——我哭，是爲了我已經破了我的誓言了！我曾經發誓說過我至死不嫁的人！」

「但是，如果你愛我，你願我做你的丈夫嗎？」

「很願，很願——但是，約，我有時希望我不生在世上就好了！」

「親愛的黛絲，如果我不曉得你是受了很大的激刺，你是毫無一點經驗，那麼，我一定說你這句話太不吉兆了。假如你果真喜歡我，你怎麼能希望不生？你喜歡我嗎？我盼望你用一種方式證明給我看。」

「我一向對於你的態度和行爲已經是很好的證明了，還要我再證明嗎？」她心神恍惚而嬌柔的說道。「這樣更可以證明了吧？」

她抱緊了他的頸子，克萊爾於是生平第一次在熱情地愛他的一個女人的嘴唇上嘗着接吻的滋味。

「這樣——現在你相信了吧？」她說了這話之後，臉也羞紅了，她於是揩一揩她的眼睛。

「相信了。我以前決不是真的懷疑——決不，決不是！」

他們如此在黑暗中趕着車子走着，兩人在帆布裏糾成一團，馬車繼續向前進行，大雨點子仍然打在他們兩人身上。她已經允許他了。其實她在最初便可以允許他的。這個普及一切的造物的一「求樂的嗜慾」是一個極其偉大的勢力，它操縱着人類，有如潮汐控制着那

些無依無靠的水藻一般，所以它這個勢力決非是苦心作成的社會規律所能制裁。

「我必須寫信給我母親去。」她說。「你不怪我做這事吧？」

「親愛的，自然不。你是我的人；」黛絲，你這時寫信給你母親最適當了；如果我反對你，那我就大錯了。她住在那裏？」

「同在一個地方——瑪瑙。在黑野谷的那一邊。」

「呀，那麼今年夏天以前，我已經看見過你了——」

「是的，在青草地上跳舞的時候；但是你沒有和我跳舞。哦，現在我希望這事對於我們並不是一個不吉之兆！」

### 31

第二天黛絲急急寫了一封懇切而急迫的信給她母親。到了這個星期的末日，她母親王安杜百准備用前一世紀的字體所寫的一封信覆信來了。

親愛的黛絲——我寫這封信給你，希望你看到了的時候你的近況很好，謝謝天父。親愛的黛絲



「哦，母親，母親呀！」黛絲喃喃地說。

她現在知道她那富有彈性的母親，連一點點小事也看得有莫大的關係了。其實她母親所見的人生，和她所見的人生不同。她母親覺得她那個時常縈繞於心的舊的經歷，只是轉瞬即逝的一件小事。但是無論她自己的理由是如何，她母親所訓誡她的一番話總是合理的。從表面看來，爲了她那愛人的幸福，她自然是不把她的事說出來爲最好；而且她也應該絕口不說一字的。

黛絲得了她這位唯一能控制她的行爲的母親訓誡之後，心下便覺得安靜些了。現在責任既然移轉，她的心境比前幾個星期暢快得多了。因此，她在允許了他之後的幾天——就是從秋末十月起的幾天——她精神上的愉快真是達到了極點，可以說她一生中任何一個時期也比不上這幾天。

她愛克萊爾是毫無一點世俗的意味。她篤信他，敬畏他，把他當做一個十全十美的，至高無上的人看待——她以爲凡是一個指導者，哲學家，或是朋友所知道的他都知道。她覺得他身上每條綫紋都是全德的男性美的表現，他的靈魂是一個神聖的人的靈魂，他的智才是一個先知的智才。她愛安琪所得着的智慧，像愛情一樣的使她有威嚴；她現在是有如戴

了皇冠了。他對於她的深情，使她爲了專一地愛他而雀躍着。安琪有時也看到她那兩隻深的大眼睛向他望着，因爲她的眼睛有如在她面前看到一種永存不朽的東西似的。

她於是拋棄一切的往事，把過去的事放在腳下踐踏着，而後又把它扔掉，有如一個人踏滅了一塊冒煙的，有危險性的炭火一般。

她從前決想不到男人們能像他一樣，很公平，而且很勇敢地保護他們所愛的女人。其實安琪也絕不像她所設想的這一種人。老實說來，他是趨重精神，而不着重肉慾；他有自制的能力，所以毫無粗鄙下流的習性。他性情並非冷淡，但也不大熱烈；他是一個很敏慧的人。他像拜倫（註七五）的性情少而像薛萊的性情多；他能不顧一切地愛人，但他的愛是傾向於想像的，是超乎肉體的；也可以說他的愛是一種吹毛求疵與好嫉妒的熱情；他甚至可以保護他的愛人來反對他自己。所以黛絲看了又驚訝又愉快，因爲她已往的一點點經驗多是不幸的經驗；她由於厭惡男淫起了極大的反動，所以現在不免又過度地尊敬克萊爾了。

他們兩人從此很自然地互相要求做伴；她極誠實地對待他，決不掩飾她需要他做伴的慾望。若是明白地說出來，她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完全是如此：就是她認爲女人們善於掩飾的特性在平常是很能引動一般男人，但是在一個十全的男人表白了愛情之後，這種特性



便使他嫌惡了。因為善於掩飾必定引起善於猜疑。

她只知道一對情侶在訂婚之後自由結伴出遊是鄉下的風俗。她對於這種風俗並不覺得奇怪：克萊爾雖然預想到這種風俗很奇怪，但是後來看見她和牛奶場中其他的人都視為平常地就不覺得這事是奇怪了。因此，在這個十月裏，每天下午，他們兩人常在草場上順着緩流的冰河岸上逛來逛去，或是穿過小木橋到另外一邊去，而後再轉回頭。他們常聽見水關子流冰的潺潺聲音，他們喁喁的情話和這潺潺的流水聲相應和。這時景色上添了一片輝煌如花粉的日光。這個太陽幾乎與草場相平。他們在樹蔭和籬笆的影子裏看見許多小青蛙，此外四處皆是太陽。這時太陽平了地面，加之草地又很平坦，所以克萊爾和黛絲兩人的影子，在他們面前伸延到四分之一哩長，活像兩個長指頭指着遠處的青草沙灘。直抵山谷的斜坡邊境為止。

各處的人都在做工——這時正是工人清除草場上的溝渠，便於冬季灌溉，以及修補為牛所坍塌的土堤時期。只見他們挖着一鍬一鍬的黑如玉的肥土；這種肥美的泥土還是河水和這個山谷的關度相等時候所帶來的。久浸在水中之後，已經成為非常細膩的肥土了，因此我們才有這塊肥美的草場，和在這草場上吃草的肥牛。

克萊爾當着這些挖水溝的工人面前，大膽地摟着她的腰；他表面上雖然有敢於在人面前擁抱的習慣，但是實際上他是和她一樣的害羞。這時她張開了嘴，斜覷着那些工人，臉上現出有心思的樣子。

「當着他們面前——現給他們看到我是屬於你的，你真不害羞！」她很歡喜地說道。  
「一點也不！」

「可是如果傳到愛明斯特去，傳到你家裏人的耳朵裏去了，說你像這樣子和我這麼一個擠牛奶的女工走着路——」

「是最能令人心醉的擠牛奶的女工了。」

「他們大概覺得這是有礙於他們的體面吧。」

「我的姑娘——一位杜百維家的小姐，會妨害了一個克萊爾的體面——這是我們很以利用一個妙策——就是你是一個世家人家的女兒，我現在暫且放心裏，等到我們結婚的時候再說出來，將來一定有很大的效果的，並且可以從瓊漢教士處得些關於你的家世的證據。而且，我的將來如何，我家全不知道——這事決不會影響他們的生活的。我們將來要離開這一部分的英格蘭地方——也許完全脫離英格蘭——那麼，這裏的人，隨便他們怎

穩看待我們，那又有什麼關係？你願意去的，是不是？」

她除點頭默認之外，一句話也不說。她想到和他環遊世界，做他的一個親切的伴侶的時候，她的熱情不由得如潮如水地湧現於心頭。她的熱情似乎漸漸裝滿了她的耳朵，而後又一直湧到她的眼睛裏。兩人攙了手向前走到一處地方，這時太陽本身雖然為橋身所掩，但是橋下河裏反映的太陽，却掃出大道如鎔化的金屬的熱光，使他們看了目為之眩。他們立定了之後，便有許多有羽毛的小頭，突然從風平浪靜的水面上高擡起來；後來那些小動物，看到來打擾它們的人已經停止了脚步而不走開，又沉下水底去了。他們兩人在這河堤上徘徊着，一直等到濃霧快把他們密密地包圍起來才回去——每年到了這個時期，晚霧起得很早——這時濃霧落在她的眼睛睫毛上，又落在他的眉毛和頭髮上，像結晶的珠子一般。

以後他們兩人在星期日出來散步更遲，總要到天很黑的時候。他們訂婚之後的第一個星期日的黃昏時候，牛奶場也有些人出來散步，他們雖然離開他們兩人很遠，不能完全聽見他們的話語，但仍能約略聽到黛絲一時狂喜過度所說的零粹的句子。後來他們又看到她依在他的肩膀上，一面走一面斷斷續續地說着話，這大概因為她的心房跳動很快，以致所說的話只是些零粹的單音字了。後來他們又看到她有時很滿意地停住了脚步，有時又大笑

一陣：她笑是因爲她從許多女人之中，擁奪來了一個她所心愛的男人。最後他們又注意到她與致很高地踏着脚步，像一隻還沒有落下地的小鳥在地面上輕輕地掠過一般。

黛絲現在把她對於他的愛情看做她的性命了；她對於他的熱情有如包圍着太陽的光球包住了她，使她心裏頓覺光明，而忘了她已往的不幸的事。並且逐退了時時觸犯她的那些魔鬼——就是疑慮，恐懼，抑鬱，憂慮，和羞恥。她知道這些鬼怪時常等候着她，像些剛出籠鬥的狼一般，但她有很大的魔力，能把它們挨餓着，並且使它們受長時間的屈服。

但是她精神上雖然忘了許多憂愁，同時她的理智又使她記着別個憂愁。她在光明中走着，但是她也知道光明的背後，時常散佈着許多主凶的暗影。這些暗影之中每天總有一個向前進一步，或是向後退一步的。

有一天傍晚的時候，市場裏的人都出去了，黛絲和克萊爾不得不留在家裏照料一切。她正和他談着話，後來她仰起頭來沉思地向他望着，無意中她的眼睛便和他那兩隻眼睛相對了。

「我不配做你的妻子——哦，我不配！」她說了這話便從矮凳子上跳將起來，好像看了他對於她的恭敬的態度，和她自己滿肚子的快樂，吃了一驚似的。

克萊爾以爲她大受感觸的主因，乃是由於這個主因的一小部分。於是說道——

「我不許你像這樣子說。親愛的黛絲，高貴不高貴並不在乎有一套可惡的舊習俗，却是要像那些真實的，誠篤的，公正的，純潔而可愛的，以及那些有好名譽的人——你便是像那種人，我的黛絲！」

她和嗚咽在她喉嚨裏掙扎着。近幾年以來，她在教學裏時常感這一套美德的苦痛；真奇怪，安琪現在居然也說起她的這些美德來了。

「爲什麼你那時不住下來愛我——，當我是——十六歲的時候？那時我和我的小弟弟妹妹們同住，你在青草地上跳舞，爲什麼你不？爲什麼你不？」她用力握緊了他的手說道。

於是安琪安慰着她。但是私下想到她真是一個喜怒無常的孩子。將來不知如何小心翼翼地服侍她才好，因爲她完全依靠着他而得到快樂的。

「啊——爲什麼我不會住下來——」他說。「我也是這樣子想。我怎麼知道——可是你何必如此懊喪——爲什麼你這樣？」

她有女人善於掩飾的本能，於是連忙回答道——

「如果你住下來了，我四年以前便有了你的心了。那麼我也不致於這幾年以來像這樣子把我的光陰浪費掉了——我也早該有更長久的快樂了！」

有很長一段秘密陰謀的這個成熟的女人，她決不會如此地感受痛苦；只有像她這樣一個天真淳樸的姑娘才有這樣的苦痛。她的年紀不到二十一，但她在到未到成熟日子，便像一隻小鳥一樣，被人捉住，關在籠子裏了。她想完全使她的心平靜了去，於是從小凳子上站立起來，走出房外；她起身的時候，她的裙子拖翻了小凳子。

爐格子上燒着一細綠色藤皮樹枝子，他仍然坐在這種樹枝子所放出來的火光裏。樹枝子劈劈拍拍地響着，兩頭噼噼地發出樹汁的白沫子來。她回房間之後，又恢復常態了。

「黛絲，你想一想你是不是有點反覆無常，沒有主見的樣子？」他一面溫和地向她說着，一面又爲她鋪了一個墊子在凳子上，而後自己坐在她身邊那個有高背的長椅子上。「我先是有一件事要問你的，誰知道你那時又走開了。」

「是的，也許我是有點反覆無常。」她喃喃地說道。她忽然走到他面前，用兩手握着他的兩隻肩膀。「不是，安琪，我並不是真的是這樣——是說在天性上，我並不是這樣的。」她急於要他相信她並不是一個反覆無常的一個人，所以她坐倒在他的身邊，就是坐在

那個高背椅子上，而後把她的頭低在克萊爾的肩膀上。「你所要問我的話——我相信我能回答你，」她謙恭地接着說道。

「好，你既然愛我，也答應和我結婚，那麼又來了第三個問題：是在那一天呢？」

「我喜歡像這樣子和你生活着。」

「可是我想在新年後，或是遲一些時候也無妨，我想爲了我自己，我必須着手創辦我的事業了。而且，在我沒有被我的新事業的繁雜的事情糾纏之前，我要先得着我的伴侶。」

「但是，」她膽怯地回答說，「在實際上說，等你把你的事業創辦好了之後，我們再結婚，這樣豈不是頂好嗎？——其實，我怎忍心想到你走開了，把我丟在這裏！」

「你自然不願的——不過這樣並不是頂好的方法。我着手創辦事業的時候，許多地方需要你的幫助。在那一天？爲什麼不在從今天起的兩星期之後？」

「不。」她說了這個字之後，面孔忽然變莊重了。「他有許多事，必須預先想一想。」

「但是——」

他把她輕輕地拖得更靠近他的身邊。

在逼近結婚的時期，談起婚姻的問題使人更爲吃驚。他們二人正預備對於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討論，殊不知場主子客理克和他的妻子，以及另外兩個擠奶的女工，突然從高背椅子的一角，走到這個充滿了火光的房間來了。

黛絲有如一個富有彈性的皮球，突然從他身邊跳將起來，羞得兩頰通紅，眼睛只是在火光中閃爍着。

「我早就曉得，如果我和他坐得很近，便有什麼事發生的！」她懊惱地說道。「我已經對我自己說過，我說他們一定要來捉我們！可是我並沒有真的坐在他的膝頭上，人家看了也許以爲我是坐過的！」

「對啦——如果不是你這麼樣告訴我們，我相信我們還沒有注意到——完全不曉得，這上大晚上，你是坐在什麼地方呢？」場主子回答說。他又現出好像不懂得關於婚姻感情的一種神色，繼續對他妻子說道——「喂，基利司強納，這表明人家決不能以爲別人在那裏推想，其實他們並不是推想。哦，不會。我決想不到她是在坐什麼地方，如果她不告訴我——我決想不到的。」



「我們快要結婚了。」克萊爾見機而恬靜地說道。

「呀——果真！我聽了真歡喜。先生！我早已猜到你們不久便要做這事了。她做一個女工實在是太委曲了她。——我第二天看見了她，便這麼說——她實在是男人的一個彩物；而且是上等農人的絕好的一個妻子；有了這麼一個妻子在身邊，他決不致於受他的管家的操縱。」

不知何故，爾絲不見了。其實她是看了跟隨客理克而來的那兩個姑娘的顏色受了很深的刺激，並不是聽了客理克的率直的誇獎語而害羞逃走的。

晚飯之後，她走進臥室，殊不知其他幾個姑娘都在裏面了。燈也點了，大家皆是面容蒼白的坐在牀上靜等爾絲，活像一排要報仇的鬼怪一般。

不一會，她看出她們這幾個姑娘並不懷着什麼惡意，並且知道她們也不把她們所希望不到的事，認為是一種很大的損失；她們的態度是客觀的，深思的。

「他不久便和她結婚了！」理德喃喃地說道，她的眼光一刻也不離開爾絲的身子。「她的面孔表現得多麼清楚！」

「你是。不久便和他結婚了嗎？」馬利安問。

「是的，」黛絲說。

「什麼時候？」

「有一天。」

她們都以爲這是遁辭。

「是的——不久便和他結婚——他是一個上等人！」葉絲後愛德又說道。

這三位姑娘一時好像都受了一種魔力似的，個個爬下牀來，赤着腳，圍繞黛絲站着。理德把手放在黛絲的肩頭上，好像在這個奇事發生之後，才覺察她的朋友具有形體似的。另外兩個姑娘用手抱着她的腰，這時大家都釘住她的臉上望着。

「看一看她臉上多麼像啊！我真想不到的！」葉絲後愛德說。

馬利安吻着黛絲。「真的，」她縮回她的嘴唇子，喃喃地說道。

「這是表示你愛她嗎，還是因爲別人的嘴唇子已經碰過的呢？」葉絲又向馬利安淡淡地說道。

「我剛才沒有想到這個，」馬利安也平淡地回答道。「我只是覺得這事很奇怪——想到她將要做他的妻子，而不是別人。我對於這事決不反對，我們之中，隨便那一個也不能

的，因為我們都不想到——只是愛他罷了。而且，世界上便沒有別人可以和他結婚——沒有很好的大家人家的小姐，也沒有戴了珠寶，穿了綢緞的女人：現在居然是她，而她是和我們的生活相同的一個人。」

「你們果真不為這事而嫌怨我嗎？」黛絲低下聲音來說道。

她們並不立刻回答，大家只頭穿了白色睡衣，吊在她身上，圍繞她站着，好像覺得她們的回答可以在她的容貌上看出來似的。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理德卜利得喃喃地說，「我想恨你；但是我又不能夠！」

「我也覺得是這樣，」葉絲和馬利安也應聲說道。「我不能恨她。不過她有點妨礙了我了！」

「他應該和你們之中，隨便那一位結婚的，」黛絲喃喃地說。

「為什麼？」

「你們個個皆比我好。」

「我們皆比你好；」這幾個姑娘低聲慢慢地說着。「不見得，不見得，親愛的黛絲！」

「你們是比我好！」她用力辯駁着說。她扯開了她的門擁抱着她的肩膀，突然流出一陣眼淚來，而後俯伏在衣櫃上，嘴裏不斷地重複說道；「哦，真的，真的，真的！」

她既然情不自禁的哭了起來，一時也停止不住了。

「他早該在你們之中選擇一個的！」她叫道。「我想我應該現在就叫他去做，你們對於他比我——好得多——我不曉得在這裏說什麼話了！哦！哦！」

她們又走到她面前，圍繞着她，但仍然嗚嗚地哭得很厲害。

「拿點水來，」馬利安說。「她被我們攪昏了，可憐，可憐！」

她們把她輕輕地攙回來坐在她的牀沿上，而後又熱烈地吻了她一陣。

「你配他是最好，」馬利安說。「你更像一個大家人家的小姐，比我們的學識又高些，尤其是在他教了你許多東西之後。你應該以此爲榮。你真可以自誇的！」

「我是可以自誇的，」她說；「不過我不自主地哭將起來，自己也應該羞死了！」

於是她們都上牀睡覺。燈滅之後，馬利安隔着牀低聲向她說道——

「黛絲，你做了他的妻子之後，你可要想到我們，想到我們告訴過你：我們都是愛他，並且我們如何想到不怨恨你，也不會怨恨你，也不能怨恨你，因爲你是他所選擇的，而

且我們也不希望他選擇我們。

黛絲聽了這一番話語之後，刺心的鹹味淚珠子一點一點的滴在她的枕頭上；她的心碎了，她願不得她母親的叮嚀囑咐，非把她一切的歷史告訴安琪不可了。她寧可讓她所視為她的性命的愛人去輕視她，寧可讓她的母親把她當作一個傻瓜看待，而不願再保持緘默的態度了；因為她現在如果不把她的故事告訴他，將來他必定認為她是欺騙他，而且同時又妨害了這幾個姑娘，使她們不能和他結婚——這是她的心思，但是她們都不知道。

32

黛絲處在這種痛悔的心境之下，很難指定一定確實的結婚日期。安琪雖然在最迷人的時候詢問她，但是到了十一月初，婚期仍然沒有解決。她大概是希望他們兩人永遠在一種訂婚的狀態之下生活着，一切的事都照常一樣，那她便心滿意足了。

那些草場現在都在改變中。但是在下午的上午期中，天氣仍然暖和，他們可以在擠奶的工作之前，到草場上去閒逛一會兒，因為每年到了這時期，牛奶房裏的工作很輕，每天能有一小時休息。如果迎着太陽向潮濕的草地看去，便可以看到許多游絲綉的閃光的波紋

，好像看了一片月光映在海面上一般。還有些蝸子，它們不知道自己只有片時的榮華，只願在路道上微光裏飛蕩着，並且發出亮光來，好像它們身體裏帶了火似的，後來飛得離開了路綫便看不見了。有時他當着這些東西的面前提醒她，使她知道他們的婚期仍然沒有決定。

有時他等到晚上才問她，因為客理克的妻子很會想出些事來叫她做，使他有和她做伴的機會，而且他必須伴着她去做的。他們今天的差事，是到山谷頂上那個斜坡子上面的農場裏去，探望那些移送到草院子裏去的老牛的現狀，因為每年到了這個時期乳牛是有種種的大變動的。一批一批的牛，天天送到這個生產小牛的院子裏來，而後在裏面吃草，等到小牛生產了能走路，老牛和小牛都一齊趕回牛奶場。所以在小牛還沒有賣出之前，並沒有什麼擠奶的工作可做，等到小牛都送出去了之後，女工們便要照常地工作了。

他們從一條黑暗的道路回家的時候，忽然走到平地附近一個大沙石岩；他們站在那裏靜聽了一會。這時河裏的水位很高，河水穿過一道水閘子，在排水溝裏潺潺地流着；連那些頂小的水溝都裝滿了水；所以在這裏行路的人沒有捷徑可走，非兜圈子繞着長路不可。這幽暗的山谷全境，忽然起了一陣吵雜的語聲；他們聽了，不得不幻想到在他們腳下必定

有一座大塘，這些喃喃的聲音便是城市裏人的喧嚷。

「這好像有幾千幾萬人似的，」黛絲說，「在他們的市場上聚會；他們又爭論，又勸諭，又爭吵，又哭泣，又呻吟，又懇求，又咒罵。」

克萊爾並沒有留心靜聽。

「客理克今天向你說到他這冬季不需要許多工人嗎？」

「沒有。」

「很快牛便要不下奶了。」

「是的。有六七匹昨天已經送到草院裏去了，前天又送了三匹，所以那裏大概有二十四匹了。啊——是不是生小牛的事，場主子不要我幫助他？呀，這裏不要我了！而我還是苦地做工，原來是想——」

「客理克並不會確定地說過不要你的。可是他知道我們兩人的關係，所以他很溫和而且很客氣地說着。他以爲到了聖誕節，我離開這裏時候必須把你帶走。後來我問他如果你走了他如何做事；他只說了這一句——這也是實情——他說：每年在這時期，他不大需要許多人的幫助。我怕我是個罪人，對於他如此地逼着你走，反而使我覺得很快樂。」

「安琪，我想你不應該覺得很快樂的。因爲人家不要我，這總是可悲的事，固然同時也有便利。」

「那麼，這於你是有便利——這你已經承認了！」他用手指點着她的嘴巴子。「啊！他說。」

「怎麼？」

「我手指一點，你的嘴巴子便泛起紅的顏色來了！但是爲什麼我要這樣子戲弄！我們不必戲弄了——人生是最嚴肅的。」

「這話很對。我在你之前便看出來了。」

這時她正在觀察人生。要是決意不承認和他結婚——就是依從她昨夜的感覺——立刻離開了這個牛奶場，那便是到另外一個新的，生疏的地方去，而不是一個牛奶場了。因爲乳牛生產的時期快到，現在不需要什麼擠牛奶的女工。但是如果到另外一個農場裏去，又找不着像安琪一個天神似的男人。因此她厭恨到別的地方去，自然更不願回家。

「所以，誠懇地說來，最親愛的黛絲，」他接着說道，「你既然大概是在聖誕節走開，那麼在各方面都是合宜的，而且是很便利的，就是到了那時候，我要把你帶走，像帶去



我的所有物一般。况且，如果你不是一個真不會算計的女子，你一定明白我們不能永遠像這樣子生活下去的。」

我希望我們能夠。如此，才時時是夏天和秋天；那麼，你時常可以向我求愛，時常掛念着我，像你今年夏天對於我一樣了！」

「我將來也時常如此的。」

「哦，我知道你將來會的！」她在懸望信仰他的熱情中叫道。「安琪，我要定下一個日子，從那一天起，我便永遠是屬於你的了！」

最後，他們兩人在黑暗中回家的當晚，便決定了他們的婚期。

他們回到牛奶場之後，立刻把日期告訴了客理克和客理克的妻子——並且叫他們不要洩漏消息，因為這一對情侶都希望把他們的婚事嚴守祕密。場主子雖然早有辭退她的意思，但是現在感覺到她快要走開。又不免就憂了。以後他對於撤牛奶的工作有什麼辦法？以後誰來替安格堡和沙河的太太小姐們做有花飾的牛酪餅子？客理克的妻子却向黛絲道喜，因為黛絲終能擺脫她那游移不決的態度，並且說到她和黛絲第一次見面，便猜想她後來不致被一個普通的農工娶去的話。黛絲那天下午初到牛奶場，走進院子裏來的時候，頗有自視

很高的樣子，所以客理克的妻子，一見便斷定她是一個良好的人家的女兒。因此，黛絲走到他們面前時候，客理克的妻子確實記得她從前認爲黛絲是很嫻雅，很標致的一個姑娘；不過她對於黛絲的推崇，大概也是由於她後來認識了黛絲，想像出來的罷了。

黛絲現在只是昏昏沉沉地過日子，自己毫無一點意志。她的話已經說出口，日期也寫下來了。她那天賦的睿智已經容納了那些定命論的思想，凡是鄉下人，或是那些與自然現象多多接觸，而不專與他們同類的人常接觸的人，大半都相信這種定命論的思想；因此，她的愛人所提議的事，她都一一答應，因爲消極的服從，表現她現在的心境的特性。

她又寫了一封信給她母親，顯然是把婚期告訴她母親，也就是要求她母親再給她一個忠告。娶她的人是一個上等人，也許她母親對於這是還不會充分加以思索呢。一個很粗魯的人，他也許欣然承諾他妻子在結婚之後的解釋，但是克萊爾是不是那樣一種人？她信寄去了之後，並沒有得着她母親的回音。

克萊爾雖然向他自己和黛絲把他們即時結婚的必要說得很有理，但是這個步驟實在是過於匆促，到了末了幾天尤爲顯明。他的確是很愛她，不過他的愛是近乎理想和幻想，不像黛絲對於他的愛，徹頭徹底是熱情。其實當他最初認爲命中注定要過一種樸實的田園生

活時候，他心裏並不懷着什麼念頭，要想找着一個像她一樣的風姿的鄉下女人。他那時所愛說的是「天真無偽」，自從來到這裏之後，他更認識這四個字的意義了。但是他現在還看不清楚他的前程如何，也許一兩年後他才能創辦事業。這是因為他覺得他自從受了他家裏人的成見的害之後，他的真正的幸運早已失去，所以他的性格和行爲上，都渲染了一種漠不關心的色彩。

「你看，我們還是再等一等，等你把內地的農場佈置好了再說，你看這樣豈不是好些麼？」她有一次很膽怯地問道。（因為這時他只有在內地創辦農場的思想。）

「我的黛絲，告訴你真話吧，我不願丟開了你，使你離開我的影響與同情。」這却是一個很好的理由。她受了他的影響很大，所以已經學會了他的態度，習慣，言語，語法，以及他所喜歡的和不喜歡的東西了。現在如果把她去在鄉下，她又要恢復她原來的情况，便不能和他情投意合了。他還有一個要她跟隨他去的理由。在他沒有帶她到遠處居住之前——無論是在英國或是在別的殖民地——他父母自然很想和她見一面的。不過現在他父母縱然有什麼意見，也不能變更他的主張，所以他決定先和她在外面小住一兩個月，同時可以謀事；他覺得這個辦法也許有助於在她將來認爲是一種嚴重的試驗的事——

就是領她到他家去見他的母親。

第二個理由是他想參觀一個麵粉廠的工作，因為他想合辦一個種麥子和製麵粉的事業。非橋有一個開辦已久的大水車廠——從前是一個寺院的磨坊——廠主子已經允許他去考察他那年代悠久而頗有聲譽的辦理方法，並且允許他在廠裏實習幾天，隨便他什麼時候去都可以的。非橋離這裏只有幾哩的路程，克萊爾有一天到那裏去過二次，探問了一些詳細的情形，到傍晚才回來。她現在也知道他有到非橋麵粉廠去參觀一些日子的決心。但他究竟爲了什麼事下了這個決心？殊不知他到那裏去，並不是完全爲了有一個機會考察磨麥和篩麥子的方法，却是爲了一件偶然的事：就是在那裏附近田莊子上可以找到一個寓居的屋子，而且那個屋子在沒有破壞之前，還是杜百維家一個支派的邸宅呢。這常是克萊爾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他時常根據一種與這些問題毫無關係的感想處決問題。因此他們兩人決意在結婚之後到那裏去住半個月，而不到城裏或是旅館裏去住。

「那麼我們就到倫敦的另外一邊去，考察我所聽人說過的那幾個農場，」他說，「到了三月或四月裏，我們再去拜望我父親和母親好了。」

像這一類的關於進行手續的問題，發生了之後又過去了。那個奇怪的日子——就是她

在這一天是屬於他的日子——近在眼前了。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除夕——是他們兩人的婚期。從這一天起她便是他的妻子，她也是如此地對她自己說。果真是這樣嗎？以後他們兩人合而為一體，永遠苦樂與共；沒有什麼能分開他們；爲什麼不是這樣？但又是什麼原因呢？

有一個星期日早晨，葉絲後愛德從教堂裏回來私下向黛絲說——

「你今天早上沒有去預告結婚。」（註七六）

「什麼？」

「應當是今天第一次預告的，」她悄然看了黛絲回答道。「你們打算在除夕結婚，是不是？」

黛絲立刻點頭默認。

「這必須預告三次的。現在只剩了兩個星期了。」

黛絲感覺到她的嘴巴子變色了；葉絲的話是對的，當然要有三次的預告。也許克萊爾已經忘了！如果真的是忘了，必定又有一星期的遲延，那就不吉利了。這時她怎麼能向她的愛人提起這事？她向來是很沉默的，現在不由得情熱如熾，極端現出不耐煩和驚惶的樣

子，唯恐失去了她的愛人。

殊不知有一種自然的事發生使她釋憂。葉絲向客理克的妻子說起他們忘了向教堂預報結婚的話，因此，客理克的妻子假了主婦的身分向安琪提起這事：

「克萊爾先生，你忘了沒有？我說的是：結婚預告。」

「沒有，我沒有忘記，」克萊爾說。

他遇見葉絲，便立刻向她解說，使她安心。

「別讓他們拿教堂裏的結婚預告來打趣你。有了許可證書，我們更妥當些；我沒有和你商量，已經決定用許可證書了。那麼，你在星期日早上到教堂裏去，便聽不到你自己的姓名了。」

「我不願意聽到我姓名，最親愛的，」她很得意地說道。

葉絲知道了一切的事都在進行中才放下心來，因為她怕也許有人出面，根據她已往的歷史，正式否認他們兩人的婚姻。現在形勢何等於她有利！

「我心裏有點不安，」她自言自語地說。「我現在這好幸，將來總要被許多壞運氣破壞的。天道常是如此。我希望還是能有普通的預告結婚！」

可是一切的事都順利。她不曉得安琪是否喜歡她在結婚的日子，穿上她現在身上所穿的一件很好的白長衫，還是她必須買一件新的衣服。殊不知他早已憑着他的預想解決了這個問題，因為有幾個大包裹已經寄來送給她。她打開了包裹，看見裏面是全套的衣服，有帽子，有鞋子，還有一套極漂亮的早禮服，這些東西都是很適合他們所計劃的一種簡單的結婚儀式。包裹送到了一會兒之後，他走進屋子裏來，並且聽見她在樓上解包裹。

一分鐘之後她走下樓來，兩頰通紅，眼淚盈眶。

「你真會想得到，你真細心！」她把臉放在他的肩頭上喃喃地說。「連手套，手帕都有！我愛——你多麼好——多麼細心！」

「沒有什麼，黛絲。只寫了一封定貨的信給倫敦的商店——沒有別的。」

他不願她繼續推崇他，於是叫她上樓去，不必慌張，而後看一看所買的衣服是否合身，若是不合身，還可以找一個鄉下的女裁縫來把衣服修改的。

她果真爬上樓，穿了長袍。她獨自一人在鏡子前面站了一會兒，看一看她穿了這件衣服的效果；這時她心裏忽然想起她母親所唱的那個神秘的袍子的山歌來——

它將決不適合

那個曾經有了錯處的妻子

這個山歌還是她在小孩子的時候，她母親一面踏着搖牀，一面很快樂地唱給她聽的。她不曉得這件長袍會不會變色而洩露了她的秘密，像從前葛妮維爾皇后（註七七）的長袍一般。她來到這個牛奶場之後，從來不曾想到這兩行歌謠，現在却想到了。

### 33

安琪想在未結婚之前和她離開牛奶場，到一個什麼地方去逛一天，籍作在他們是愛人時期的最後一次的出遊；這一天當然是很浪漫的一天，有許多情境將來也許難再遇到，因為另外那個更重要的日子也近在目前了。在婚前一星期中，他果然提議到附近一個鎮市去買點東西，於是兩人同陣出門。

假如和他自己一個階級裏的人比較起來，克萊爾在這個牛奶場裏可算是過的一種隱士生活了。他有好幾個月不曾到過一個鎮市，他不需要什麼車子，平常也沒有自備一輛車子；他如果需要乘車，可以借用場主子的兩輪單馬車。這一天，他們兩人出去便是坐的客理克的車子。



他們兩人一同出去買東西還是生平第一次。這一天是聖誕節前夕，到處可以看見冬青屬灌木和槲寄生樹；鎮市裏的客人很多，都是爲了這個大節期從四面八方來的。他攬着黛絲在人叢中走着，她那一付秀麗的臉子時時引人注目，不過她這種愉快也是費了極大的代價才得到的。

到了傍晚，他們又回到他們所停留過的那飯店去休息，黛絲站在門口等着，安琪出去探望停放在大門邊的馬車去了。這個飯店的普通客廳裏坐滿了川流不息的客人，當客廳的門每次爲了這些客人通過而或開或關的時候，裏面的燈光不斷地照在黛絲臉上。有兩個男人從客廳裏出來打她身邊經過。其中有個人很詫異地把她上下打量了一番，雖然牀屈基離這鎮市很遠，那裏的人在這裏很少，但是她省出他是牀屈基人。

「倒是一個標致的姑娘呢，」另外一個人說。

「真的，很標致。除非我是十分誤會了——」他立刻打消其餘所要說的關於黛絲的話

克萊爾剛從馬房院子裏回來，他在門檻上和那個人頂頭一碰，他聽到那個人所說的話，並且看到黛絲向後退縮的行動。那人對於黛絲的侮辱觸起了克萊爾的忿怒，因此克萊

爾一想也不想，便對着那個人，即下巴頰子猛烈地打了一拳，把他打得歪歪倒倒的，倒退到走廊裏去了。

那人恢復了原狀之後，似乎又想前來報復；克萊爾走到門外，立定了腳步，而後取下了防禦的姿勢，但是對方那個人又改變了他的意思。後來那人走過黛絲身邊的時候，又向她看了幾眼，而後對克萊爾說道：

「先生，恕我無禮；這完全是一個誤會。我把她當做另外一個女人，離這裏有四十多哩遠的那個人呢。」

克萊爾也感覺到他自已過於凶莽，而且儘管黛絲站在飯店走廊裏，也是他的不是；於是依照他平常處置這種事情的慣例，順手掏出五個先令給那個人，賠償他受了一拳的損害，後來兩人互相告別了之後便分開了。克萊爾從馬夫手裏拿了韁繩，立刻和黛絲趕了車子動身。那兩個人也向另外一方去了。

「到底是不是誤會？」第二個人說。

「一點也不是誤會。可是不願傷那人感情——我不願的。」

這時安琪和黛絲仍然趕着車子向前走。

「我們能不能把我們的婚期延長一點？」黛絲冷淡地問。「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是否願意延長？」

「不能，我愛。放心好了。你想那個傢伙會來找着我和我鬥一鬥嗎？」他溫和地說。

「不是這個——我只是說——日期是不是應該遲延的。」

她的話是很含糊的，後來他叫她拋棄這一類的幻想，她也就服從他的話了。但是她一路回家的時候，總是板着面孔，後來她又想到：「我們快要走開了。是到很遠的地方去。離這裏有好幾百哩；像這一樣的事，決不會再遇着的。而且已往的事，也決不會傳到那裏去的。」

晚上，克萊爾和黛絲在樓梯頭上親熱地分了手之後，便上樓到他的屋頂小閣裏去了。黛絲仍然坐着料理幾件應用的東西，她怕在這剩餘的幾個日子裏，時間不夠支配。她坐在這裏的時候，忽然聽見樓上安琪的房間裏有一種聲音，好像是敲棍子和掙扎的聲音。場裏的人都睡着了，她心裏十分耽憂，怕的是克萊爾也許是突然生病了，所以她趕快跑上樓去，敲着他的房門，問他是爲了什麼事。

「沒有什麼，親愛的，」他在房裏說道。「抱歉得很，我攪擾了你！但是這個理由

也是怪有趣的：我睡着了，夢到我和侮辱你的那個人對打，你所聽的聲音，就是我用拳頭在我的提箱上搥打的聲音，逼提箱是我今天拿了出來收拾行裝的。我有時在睡眠中難免有這些怪想。你上牀睡覺去吧，不必再想了。」

這好比是最後的一塊砝碼，有了這塊砝碼，才能把她這個躊躇不決的天秤轉變過來。要她親自用嘴把她的往事宜佈出來，那是做不到事的；但是也有別的方法。她坐倒下來把三四年前的那件事簡略地寫在四張信紙上，而後塞在信封裏送給克萊爾。她還怕她膽怯，於是赤着脚爬上樓，把信丟在他的房門底下。

這一夜她只是斷斷續續地睡了一會兒，自然沒有睡得好。樓上有微弱的聲音了，她靜聽着。那個聲音照常地來了；他照常地下樓了。她也下樓。他在樓梯處遇着了她，又吻了她一陣。他們兩人自然還是像從前一樣地親熱！

她覺得他的面孔上有點煩惱和憔悴之色。但是關於她所宣佈的事，他並不提一個字。有時便是只有他們兩人在一處，他也不提。他已經收到她那封信了嗎？她覺得她也沒有什麼話可說，只有讓他先提起那事。這一天也就如此地過去了，這分明是他心裏便是有事也決不肯說出來的表示。但他仍然照以前一樣的坦白，一樣的親熱。是不是她的懷疑有點近

乎孩子氣。他饒恕了她麼？是不是他只愛她這個人，爲了她，是這麼一個人而愛她，並且譏笑她的不安的態度，有如譏笑一種可笑的萎靡一般？他確實收到她的信了嗎？她向他房裏窺看了一下，也看不見什麼。也許是他寬恕她了。她一時很相信：縱然他還沒有收到她的信，他必定將寬恕她的。

每天早晨和晚上他還是照常一樣。於是除夕——結婚日——到了。

這一對愛人到了擠奶的時候還沒有起來，他們最後一星期住在牛奶場裏，好像是處在客人的地位，所以場主子特別的客氣，另外讓出一個房間給黛絲住。早餐的時候，他們走下樓來，很詫異地看到那所大廚房，爲了慶祝他們的關係，已經和以前大不同了。在清晨一個奇怪的時間裏，場主子已經雇人把廣闊的爐所粉飾得雪白，磚砌的火爐塗得通紅，又拆除了那個上面有黑色小枝花紋樣式的鐵藍色舊棉布通風器，把亮晶晶的黃花緞摺成的通風器掛在火爐頂拱上了。在這樣暗淡的冬日清晨，這個新氣象確實佔據了這個房間的主要地位，所以全室都像添了一些笑容。

「我必須做一點事，聊表慶賀，」場主子說。「你們既然不願聽那些四絃提琴和沉音四絃琴的吵鬧的聲音來取樂，現在從前我們是用這些樂器的——那麼，沒有吵雜聲音的只

有這個我能想到了。

黛絲家裏的人離開這裏很遠，便是邀請他們來，恐怕路途不便，也沒有人能來參加這個典禮，而且事實上他們也不會請瑪瑙的人來。至於安琪家裏的人呢，安琪已經寫了信把婚期告訴了他們，並且說到很希望至少能有一個人來主持婚禮。他那兩位哥哥沒有寫一個字給他，似乎有點生氣他；他父親和母親却回了一封不快樂的信，爲了他匆匆結婚的事很爲悲痛，但還從好的方面着想，以爲雖然想不到弄了這麼一個擠牛奶的女工做媳婦，但他兒子已經到了相當的年齡，一定有更好的判斷力的。

克萊爾家屬的態度雖然如此冷淡，但他並不十分感受苦痛，因爲他有那個不久便可以使他家裏的人大吃一驚的妙策在後面呢。如果把新從牛奶場裏出來的黛絲打扮得像一個杜百維世家的小姐一般，他覺得這是近於一種鹵莽而且冒險的嘗試；所以他一直掩瞞着她的家世，先和她旅行，同時給她讀幾個月書；等她熟悉了種種的世故之後，才帶她回家省親，而後欣然告訴他父母說：黛絲是古代皇族杜百維的子孫。至少這也是情人的一個夢。因此他對於黛絲的家世極爲重視。

黛絲自從寫了那封信給安琪之後，看到安琪對於她的態度仍然沒有改變，於是心下頗

爲懷疑；不知道他是否收到那個小箋沒有。她不等吃完早飯便跑上樓；忽然想到再去探看克萊爾所住的那個小房間——其實可以說是克萊爾的洞，或者說是他的窩巢。她爬上樓梯之後，便立在克萊爾的房間門前；房門是開着，她一面注視，一面仔細在心裏思量。她彎低了身子走到門檻上，就是兩三天前她在極惶惶的情形之下塞進那封小箋的地方。地毯緊靠門限，她在地毯邊緣下面，看到她送給他的那個小箋的一段模糊不明的白色信封邊，這分明是他並沒有看見她的信，因爲她一時匆匆忙忙，把信摔在門邊地毯下面去了。

她帶着一種氣餒的感覺，取回這封信。這封信還是藏在那裏，和前幾天離去她手的時候完全一樣。他們兩人之間的一座高山還沒有移去。但她現在不能再給他看到這個小箋了。屋子裏充滿了佈置一切的吵雜聲，她回到自己的房間之後便把信撕毀了。

她重行和安琪晤面的時候，面色蒼白，因此安琪也爲她焦急。最初她極懊惱她自己誤投了信，沒有自白的機會；但是在良心上說，她知道現在也無須自白，因爲將來自白的機會多呢。這時一切都在擾攘的進行狀態中：有來的人，有去的人；大家都要穿上漂亮的衣服；場主子容理克和他的妻子也被他們兩人邀了去證婚；現在決無深思熟慮和從容討論的餘地了。黛絲所能與克萊爾在一處的機會，只有他們兩人在樓梯頭上相遇的那個片刻。

「我急於要和你說話——我要把我自己的大小過失統統都說出來！」她故意做出很高興的樣子說道。

「不必，不必——我們沒有什麼過失可說——我愛，至少今天必須認爲是完美，」他大聲說道。「我希望以後我們有很多的時間來談談我們的短處。同時我也把我的過處說出來。」

「但是我想我還是現在說出來好些，免得日後你又耍——」

「好，寶寶，你可以隨便告訴我什麼話——譬如說在我們住定下來之後；現在是不必的。我那時也要把我的過處告訴你。可是別讓我們爲了這種小事，便把這整個兒的一天弄壞了；在那沒有趣味的時候，這都是怪好的談話資料。」

「最親愛的，那麼你是不願我說了？」

「黛，我不願；真的。」

他們都匆匆忙忙地穿衣，準備動身，所以沒有餘暇再談下去。她把安琪剛才所說的那幾句話細想了一遍，於是心也定了。在最後緊急關頭的兩小時中，她只是聽她對於安琪的那種摯愛的洶湧波濤推着前進，自然無深思默想的餘暇。她久已在心裏忍住的一個欲望便是



要把她自己變為他的人，嚶呼他為她的夫君——便是為他而死也可以——這個慾望終於使她擺脫了回想的苦痛。她在穿衣打扮的時候，心中充滿了五顏六色的理想，因此一切不祥的事故，都被這些理想的亮光掩蓋下去了。

魯絲離這裏很遠，他們非乘車不可，尤其現在是冬天。他向一個路傍小飯店租了一輛小馬車，這輛車子還是從前用騾車行旅的時代置的，有堅固的輪輻，沉重的輪軸，彎曲的底架，闊大的皮帶和彈簧。又有一根像懸空橫撞的大槌般的轆桿。馭車子的人是一個可敬的六十歲的馬夫——一個有痛風病的人。這是由於他年幼生活不檢，縱性飲酒的結果。自從不用他趕馬車之後，他在這二十五年以來只是站在飯店門前，毫無事做，正好像耆童並且希望從前的時代能再恢復。他右腿皮膚上有一個永久不愈的傷口，這還是好幾年前，他在鑄工橋的皇章做長期僱工時候，被貴族馬車上的轆桿撞傷的。

在這輛走起路來咯吱，咯吱的笨重馬車裏，就是在這位顏顏衰老的騾車子的老頭兒背後，坐了兩對人物——新娘，新郎，場主亨密理克和他的妻子。安琪本來很想他兩個哥哥之中有一個能來充當男債相，他的信裏早有一點暗示，無奈他哥哥們沒有回音，這自然表示他們是不願來的。他的哥哥們是不贊成他這個婚姻，所以不來。其實他們不來也好，因為

他們都是不諳俗的少年，他們對於這個婚姻的意見如何姑且不問，只是安琪和一個牛奶場女工成親，他這兩個頗有偏見的哥哥聽了已生一種不愉快的感覺了。

黛絲當時在十分興奮的狀態之下，所以絲毫不知道這事，也看不見什麼，並且不認識他們到教堂去的道路。她只曉得安琪是緊坐在她身邊，此外，一切皆如一陣透明的密霧。她現在好比是詩歌裏所寫的一位天神——就是克萊爾和她在一塊兒散步的時候常說給她聽的那種古代文學裏的神祇。

他們兩人這次是用許可證書結婚，教堂裏只到了十幾個人；縱然有一千人到場，她也感覺不到什麼影響。別人與她目前的世界的距離，好比是兩顆星之間的距離。在她極愉快地莊重宣誓實於克萊爾的時候，所有平常關於男女之分的種種感覺似乎都是輕浮的。他們兩人跪在一起，在舉行結婚式中間休息片刻的時候，她不知不覺的靠到他身上，因此她的肩頭碰着他的肩膀。這種動作是無意的，她剛才是受了一種轉瞬即逝的思想的驚恐，要想使她相信自己確實是在她身邊，並且要想加強她的信念，認為安琪對於她的忠心，將非一切事物所可轉移。

克萊爾自然知道黛絲是愛他——可以說黛絲身上條條曲線都表現她對於他的深情——

但是這時他却想不到黛絲對於他的情意多麼專誠，深切而溫柔，也不知道她的一片丹誠保證她能忍受何等長久的苦痛，並且對於他將有何等的忠實，忍耐，與誠意。

他們步出教堂的時候，敲鐘的人搖着鐘，撞出適度的鐘聲三下——這三下鐘聲雖然是有限的表示，但在建築教堂的人已經認為是很足以表現這小小的一個村區的快樂了。她和她丈夫經過鐘樓，而後走到大門，這時她覺得顫動的空氣從有天窗的鐘樓而下，成爲波浪狀的一圈一圈的聲音在他們四周嗡嗡的響着，並且和她的生命之所寄的那個受了重壓的內心氣氛相合。

在這種心境裏她覺得她得了別人的輝光，增加了自己的光榮，有如聖約翰在太陽中所見的那個天使一般；她這種心境許久未變，一直等到教堂的鐘聲寂滅，和那些對於婚禮的情緒平靜下來之後才止。現在她的眼睛可以看見細小的物件了，客理克和他的妻子早已吩咐把他們自己那輛兩輪單馬車放來，而讓這一對新人坐在原來的車子上，這時黛絲才第一次看出這輛笨重的車子的形狀和性質。她坐倒下來，對着這輛車子默默地注視了許久。

「黛，我好像覺得你是有點懊惱似的，」克萊爾說。

「是的，」她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回答道。「我看了許多東西都顫抖。安琪，一切的

東西都是很嚴肅的。就其中我好像從前也看見過這輛車子，好像對於它很熟悉似的。真奇怪——我必定是在夢中看見過的。」

「哦——你已經聽見那個杜百維家四輪馬車的傳說了——就是這一縣的人對於你家所說的那個著名的迷信故事。那時你家在這裏很有聲望；所以這輛車子提醒你。」

「我從來沒有聽人說過。」她說。「什麼一個傳說——可以讓我知道嗎？」

「不過——現在我不必詳細說了。十六七世紀的時候，杜百維家有一個人在他自己家裏的車子裏犯了一個極大的罪，自從那時以後，他家裏的人時常看見或是聽見那輛舊的四輪馬車——我改一天再告訴你吧——是很悽慘的一個故事。你看了這輛舊車子之後，自然有些模糊的思想回到心頭。」

「我不記得我從前聽說過了沒有，」她喃喃地說道。「安琪，是不是在我們家裏的人將死的時候，我們家裏的人看見這事，還是在我們家的人犯了罪之後？」

「喂：黛絲！」

他吻了她一下才止住了她的嘴。

他們回家之後，她心裏很悔恨，而且是無精打彩的。她固然是安琪克萊爾夫人了，但

是實際上她配用這個名義嗎？她是不是稱爲亞力山大杜百維夫人更爲確實些？正直的人都認爲緘默是不當的。她能藉口她對於克萊爾有熱烈的愛情，便不把已往的那件事說出來嗎？在這些情境之下，她真不知她應當如何是好了；他又沒有人指教她。

她趁着獨自一人留在房間裏的片刻當兒——這也是她跨進這個房間的最後一次——跪下來禱告。她想向上帝禱告，但是只有她的丈夫能接收她的懇求。她十分崇拜她的丈夫，所以又怕祈禱是不吉之兆。她想到勞倫司（註七八）借所表白的那個觀念：「這些劇烈的快樂始終有劇烈的結果。」這句話用於醫人的情形上未免太嚴重，太可惡，太過分了。她自言：「哦，我愛，我愛，爲什麼我如此地愛你！」她獨自一人在房裏低聲說道：「殊不知所愛的她，並不是真的我，只是我的意象，只是理想中的我！」

下午一到，便是他們兩人動身的時候了。他們已經商定要實現到井橋製粉廠附近那所農場屋子裏在幾天的計劃。同時可以考察麵粉的製造方法。到了兩點鐘他們一切的事都做完了。只有動身了。陶波色牛奶場裏所有的工人都立在紅磚砌的門路口送行。場主子和他的妻子也伴送他們出大門。黛絲看到她那三位同室的女伴排成一行，愁眉不展的垂着頭站在牆邊。她以爲她們不會來送行的。殊不知她們果真來了，而且個個始終都是很鎮靜，泰然

自若的，她也知道爲什麼那位嬌柔的理德臉色虛弱。葉絲是悲傷萬分的態度。馬利安是蹙然若喪的樣子；她一時只顧默想着她們，而忘了緊隨她自身的不幸的事了。

她一時爲情所動，忽然向她丈夫低聲說道：

「你可不可以和她們，這些可憐的人呵，和她們都親一個嘴？這是第一次，也就是最後一次了。」

克萊爾一點也不反對這樣一個臨別的禮節——他覺得這只是一個禮節罷了——他經過她們身邊的時候，便依次吻着她們，並且對每個人說了一聲「再見。」他們走到大門的時候，葉絲出於天性的回頭一望，看看一看她丈夫給與了她們仁愛的一吻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影響；她的眼睛裏並不表現什麼得意的樣子；便是有，在她看到這幾位小姑娘受了很大的感動之後，也早已消失了。其實這一吻反而害了她們，因爲又激起她們所要抑制下去的衝動。

克萊爾對於這些事一點也不知道。他走開了大門邊的小側門便和客理克夫婦握手作別，並且向他們說了些感謝他們殷勤款待的話，於是在他們兩人還沒有動身之前，有片刻的靜默。這種靜寂的空氣忽然被一隻公鷄的啼聲打破了。原來是一隻有紅冠的白公鷄，棲在

屋子前部的杖籠上，離開他們只有幾碼遠；他的嗝聲刺入他們的耳朵，轉瞬又消滅了。像在存有岩石的山谷裏的回聲一般。

「噢？」客克理的妻子說道，「下午雞叫！」

有兩個男工站在院子門邊，手扶着打開了的門。

「這很精，」其中有一個向另外一個人低聲說着，「也不想到他的話站在小側門邊的這一羣人都聽得見。」

公鷄又叫了一聲——却是對準了克萊爾叫着。

「哎呀！」場主子說。

「我不要聽這個！」黛絲向她的丈夫說。「叫他趕着車子走吧。再會，再會！」公鷄又叫了一聲。

「唏！滾走，先生，不然我就扭斷你的頸子！」場主子有點發怒，掉過臉來對那隻公鷄說了這話，而後又趕了它走。他進門之後便向他的妻子說道：「喂，你今天想一想這個！這幾年以來，我從來也沒有聽它在下午叫過。」

「它叫，這是天氣快變了，」她說；「並不是你所想的事：決不能有的！」

他們趕了車子順着山谷的平地走了幾哩路。到了井橋村之後便向左轉，而後再過那座以利沙白時代的大橋，這個村子名爲井橋的原故，也是因爲這地方有這座橋。在這座橋的背後便是他們所租賃的屋子，這所屋子的形狀，凡是到過福盧姆谷的旅客都是很熟悉的；因爲從前是一個貴族杜百維家的一部分住宅，但是自從有一半毀壞了之後，便變爲一所農場的屋子了。

「歡迎你到你的祖宗的邸宅裏來」克萊爾扶了她下車的時候說道。但他忽然又懊悔他說了這一句戲謔的話，因爲這句話有點近乎諷刺。

他們租了兩間屋子，進門之後才知道那位房東農夫，趁着他們說定了來到的幾天之前，已經到他朋友家裏拜年去了，只留下附近一個草屋裏的女僕在家裏替他們做點雜事。他們住在這個屋子裏有絕對的自主權，所以十分高興，而且覺得他們在自己專有的一個屋裏還是第一次的經驗。

但是他覺得這所發霉的舊屋子有點使他詩新氣抑鬱不快。馬車走了之後他們便上樓去



洗手？這時有那個做散工的婦人引導他們走路。黛絲走到樓梯頭上忽然停住了脚步，大吃一驚。

「什麼事？」他說。

「這些可怕的女人！」她微笑着回答說。「她們把我嚇死了！」

克萊爾擡起頭來，才看見兩個和常人身體一樣大的畫像嵌在牆石裏。這些畫像表現是中世紀的婦人，大概是兩百年前的雕刻，大家看了這些石像的容貌，便永遠不會忘記，這凡是來到這個杜百維邸宅裏參觀的人都知道的。有一個石像是一副長而尖的臉子，狹仄的眼睛，佻笑的姿態，這表示它表面雖很溫和而實際上是很殘酷的；另外一個有鈎頭刀的鼻子，大牙齒，兇猛的眼睛；這表示它的驕傲已經達到了殘惡的程度；大家看了這些石像之後，自然常常會在夢中想起來的。

「這是些誰的像？」克萊爾向那個做散工的僱婦問道。

「我聽老年人說，她們是杜百維家的太太們，杜百維是這裏的地主，」她說。「這些像砌在牆裏，所以不能搬移。」

除掉這些石像給黛絲一種很深的印象以外，還有一件使她感到不愉快的事：就是在這

些描摹過甚的石像上，她似乎能尋出與她那美麗的容貌有相同的形跡來。但是克萊爾對於這事一句話也不說，只懊悔他前次出來找到這處一個屋子，度他們新婚的日子，後來他誇進一個毗連的房間裏去了。這所屋子是匆匆地收拾好了給他們兩人來住的，所以他們兩人

在一個盆子裏洗手，克萊爾的手在水中摸到黛絲的手指。

「那些是我的手指，那些是你的？」他攙起頭來看着她說道。「它們都混在一起了。」

「都是你的，」她竭力裝得比她更歡喜的樣子說道。他並沒有因為她而有沈思默想的愁容，而不高興，因為不論那一個解事的女人都有這種表示：但是黛絲也知道她過於憂愁，所以急於想擺脫這種過於有思慮的態度。

這是一年的最後一個短促的下午，太陽已經降落得很低，日光從窗隙裏鑽進來，為金黃色的條子，而後又射到她的裙子上，做成一塊白斑，像一條白粉痕在她身上一般。他們走進那個年代悠久的客堂裏去喝茶，並且享受他們兩人第一次的共同的一餐晚飯。他覺得和黛絲共用一個麵包和牛奶的碟子，而後用他的嘴抹去她嘴唇上的麵包屑子是件有趣的事，這實在是他們兩人的孩子氣的表示，正確地說，是克萊爾的孩子氣的表示。他心下很詫異，因為不知道為何黛絲不與他很熱烈地鬧着玩笑。

他愕然看着她很久：「她是一個可憐的，很可愛的黛絲，」他自己如此地想着，好像一個人解決了困難的一段文字的正確意義似的。「我是否十分感覺到這個女人是完全是與絕對是由我的好的和壞的條件與命運所創造的那個東西？我想我自問既非女人，自維也感覺不到的。我所知道的是，我無論是在那一種世俗的環境中，她也在裏面。我將來如何，她也必定是如何。我所不能做到的那一個地步，她也不能做到。那麼我將來能不能永遠地不顧她，叫她受苦痛，或者甚至於忘了她，不去想她？哦，我決不致放縱這種罪惡的。」

他們仍然坐在桌子旁邊等候他們的行李。因為場主子客理克允許在天黑之前將行李送到。現在天色漸漸暗下去了。但是行李還沒有送到。他們隨身沒有帶什麼來。太陽落下去之後，冬天白日的平靜氣象也改變了。門外漸漸有些蕭瑟之聲，秋天落下來的那些安靜的枯樹葉子現在也被風扇動，突呈復活的勇氣，好像被逼着在四處旋轉。而後輕輕地撲落在有葉的樹上。不一會，天便下雨了。

那隻公雞知道天氣要變的，「克萊爾說。」

侍候他們的那個女人已經回家睡覺去了。但是，她留下了一些蠟燭在桌子上。現在他個把蠟燭點起來。只見燭焰個個伸頭對着燭所。

「這些舊屋子是透風的。」安瓊看着燃燭的火焰和蠟油，一點點的從旁邊滴下來就說道。「我不曉得行李還在什麼地方。我們連一把刷子，梳子也沒有。」

「我不曉得。」她口裏有聲，一半無意地回答道。

「黛絲，你今天晚上像沒有興致似的。」一點也不像你平常了。櫃上那些老鬼婆的石像攪擾了你，使你不定心了。我帶你到這裏來，真是對不起你。我不曉得你究竟愛不愛我？」

他知道黛絲是愛他的。他說這話也沒有什麼重大的用意；但是黛絲聽了便受了極大的感動，而像一隻受傷的獸一般的畏縮起來了。蠟燭方搖不流淚，但是不由得一兩點淚珠子便凝在眼邊了。

「我不是存心問的。」他很懊悔地說道。「我知道，你是就心你還沒有你的東西。我想不到為什麼老吉納山還沒有把行李送來。呀，有七點鐘了嗎？啊，他來了！」

門外已經有人敲門。這時屋子裏沒有別人出去應門，克萊爾只得自己出來。他手裏拿了一個小包回到房間裏來。

「這不是吉納山。」他說。

「真惱人的！」黛絲說。

這個小包是特別差人送來的，送這小包的人先從愛明斯特到陶波色。他到了陶波色才知道這一對新夫婦已經在他未到之前動身了。他於是追蹤他們跑到這裏來，因為他受了主人的吩咐，必須親自把這個小包交給他們兩人本人手裏。克萊爾把小包拿到燭光面前，才看出是不到一呎長的一包東西，用帆布裹着，線縫着，又有他父親的紅蠟印章固封着，上面寫明由他父親轉交給「安琪克萊爾夫人。」

「這是給你的一點點結婚禮物，黛絲，」他把小包遞給她。「他們真細心！」黛絲拿了小包，心裏有點發慌。

「我想，還是請你來拆開了吧，最親愛的，」她把包裹遞給他說道。「我不願弄碎了這些大蠟印子！看來這些印子都是很嚴重的樣子。請你爲我拆開吧！」

他把包裹拆開了，裏面是一個摩洛哥皮匣子，匣子上放了一封短簡，和一把鑰匙。

信是給克萊爾的，內容如下：

親愛的兒子——這事你也许忘了，你那位和善而有虛榮心的教母皮特納夫人臨終時——這時你還是

一個孩子哩——丟下了她珠寶匣子裏的一部分東西付託我保管，叫我後來轉交給你的妻子——等你有了妻子的時候——這是她聊表她對於你和你所擇配的那一位的清意。我已經盡了我的保管之責，這些鑽石的東西，一向是封鎖了存在銀行裏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我覺得把這些東西送來是有點不當，但是你將來總知道我是不得不把這些東西交給你那位女人，給她一生享用，因為都是屬於她的，所以我趕快把這些東西送給你。嚴格地說，我相信，這些東西，如果照你教母的遺囑的話說來，乃是一種傳家之物。對於這件事的幾條簡略的話也附在匣內。

『我記得很清楚的，』克萊爾說；『可是我又忘了。』

匣子打開了，裏面有一串頸珠和耳環、手鐲、耳環等物。還有其他的小件頭裝飾品。黛絲最初似乎不敢撫摸這些東西，但是克萊爾把全套的寶石等物鋪開來之後，她的眼睛便和寶石一樣地閃着亮光了。

『是我的嗎？』她懷疑地問。

『都是你的，自然，』他說。

他向爐火裏望着。他想起來了，在十五歲的時候，他的教母——一位鄉紳的夫人，是

他平生所發願的唯一的個富人——深信他將來能作爲，並且預言他能夠成功一番轟轟烈烈的偉大事業。所以皮特納夫人貯下這些華麗的裝飾品，給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子子孫孫的妻子，並不是與她原來的期望不合。可是這些寶石現在都蒙着眼睛，好像嘲弄他似的。他問他自己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呢？」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虛榮心的問題，當日既有那個勤功偉業的期望，今日自然感覺到這些寶石珠玉的嘲笑。但是他的妻子是杜百維羅族的子孫，誰能穿戴這些東西比她更相稱呢？

他忽然很高興地說道——

「黛絲，把它們穿戴起來——穿戴起來！」於是他掉過身來幫助她。

她好像施了什麼法術似的，一會兒便把頸珠，耳環，手鐲等物統統都戴上，穿上了。

「可是長袍穿得不好，黛絲，」克萊爾說。「你戴上一套亮晶晶的東西，應該穿一件露胸的衣服。」

「應該嗎？」黛絲問。

他教她把上層衣邊撥進去，那就大約近乎晚服的式樣了。她摺好了衣邊，而後把頸珠的垂飾掛在她那雪白的頸項中間——這是預定的裝飾式樣——他於是倒退了幾步，把她全

身打量了一下。

「天啦，」克萊爾說，「你多麼美啊！」

美麗的烏雀也得要美麗的羽毛襯托出來，這是人人知道的：一個樸實而一見使人愛慕的鄉下小姑娘，若是得了「藝術」之助，穿上一件時髦的衣裳，也能變為一個絕世的佳人；所以午夜跳舞廳裏那些描繪雜沓的美人兒，若是在一個陰霾暗淡的白日裏叫她們穿上鄉下女人的衣服，站在蕪菁的田裏，也出不起風頭來。克萊爾今晚還是第一次看重黛絲的容貌和身段的美呢。

「倘使你現身跳舞廳裏！」他說。「不——不是，最親愛的；我想我最愛你的時候是在你戴上那耳帽和穿上那棉布袍子——是的，比你穿了這樣的衣服好得多，雖然你穿了戴了這些堂堂富麗的東西也很好。」

黛絲感覺到她的風姿動人，一時不覺興奮起來，但這並不是快樂的表示。

「我要脫去了啦，」她說，「給吉納山看見了不好。這些東西都不是我穿的，是不是？我想還是把它們賣了吧？」

「還穿幾分鐘好了。賣與它們？決不。如果賣去，便從我借用了。」



她再思一下，立刻便順從他的話。她心裏有話要說，穿了，戴了這些東西，也許與她有利。她坐倒下來，那些飾物仍然戴在她身上。這時兩個人只顧猜想吉納山究竟把行李已經送到什麼地方，他們來到的時候所酌的一杯麥酒，因為停的功夫過久，已經走氣了。

晚飯已經在一張邊桌上擺好了，他們於是開始吃飯。飯還沒有吃完，突然有一陣火煙膨脹到房間裏來，好像有一個大漢子用手在烟囪頂上按住了一下似的。其實這是外面的大門關了的原因。走廊上忽然有很重的脚步聲，安琪跑出去探看。

「我敲了門，沒有人聽見，」吉納山圓領道歉說着，居然是他來了。「外面又是大雨，所以我自己打開了門。我們東西帶來了，先生。」

「這些東西帶來了，很好。可是你來得太遲了。」

「是的，先生。」

吉納山的語聲裏好像有話說不出似的，但他在白日裏並沒有這個意味，他那頭額上除掉年老的縐紋之外，又添了幾條憂思的縐紋。他接着說道——

「我們在牛奶房裏的時候，忽然聽到一個極悲傷的事，大家都吃了一驚，自從先生和太太——現在可以這樣子稱呼了——下午離開了我們之後。先生，也許你還沒有忘了那隻

公鷄在今天下午叫吧？」

「哎呀；——什麼——」

「對於鷄叫，有人是這麼一種說法，又有人是那麼一種說法，真萬想不到發生了可憐的小理德卜利得爾要想淹死她自己的事。」

「不會吧！真的！怎麼，她還和他們一同向我們告別呢！」

「是的。先生，當先生和太太——用合法的名字來這樣子稱呼她——當你們兩位走了之後，理德和馬利安戴了帽子出去了；因為今天晚上是除夕，沒有什麼事要做，人人都在家裏抹這個，搨那個，誰來注意呢。她們走到牛愛福落得，喝了點酒，而後又走到德利十字路，她們好像是在那裏分手的；理德後來穿過水草地，好像要回家去，馬利安呢，她向前走到第二個村莊，這個村莊裏又有酒館。從此以後便沒有人看見或是聽見人說到理德了。後來一個挖水溝的工人在走路回家，看到那個大塘旁邊有些東西，就是理德的帽子和圍巾放在一起。他在水裏找着了牠，於是和另外一個男人把她帶回了家，以為她是死了，可是她漸漸又醒過來了。」

安琪怕這個淒慘的故事被黛絲聽見，所以把介乎走廊和通至黛絲的內房的那扇休息室

的門闔上，殊不知黛絲早已披了披肩，走到外房裏來竊聽吉納山敘述這一段故事了。她兩隻眼睛茫茫地對了行李櫃着，只見行李上的的大雨點子，閃着亮晶晶的光。

「這還有，還有瑪利安；人家看見她醉倒在柳條牀邊，這一個姑娘除掉最多喝一先令的麥酒之外，從來沒有聽到人家說她吃別的什麼的。雖然她是一個食量大的女人，這從她臉上可以看出来。這些姑娘們都是神經錯亂，發瘋了！」

「黛絲呢？」黛絲問心平。

「與黛絲照常的在家裏，可是我敢說，我能猜到她会怎樣的；她好像是很發愁，這也是半個可憐的小孩子。你看，先生，這些事都是我親正在那裏捆着你的箱子，收拾太太的晚衣，和別的衣服等東西送上車子的時候發生的，這樣子就攔了，所以弄遲了。」

「那麼，吉納山，請你把箱子送上樓，喝一杯麥酒，而後趕快回家去吧，我怕他們又需要你做事了，是不？」

「黛絲回到內室，坐在礦所旁邊，沉思地對着火裏看着；她聽見吉納山上下樓的墮脚步子聲音，一直等他把行李搬好了才止，而後又聽見他感謝她丈夫給他麥酒喝，和賞酒錢他的聲音。最後吉納山的脚步子走過了門邊便不聽見了，他的車子也咯吱咯吱地走了。」

安琪推上了那個大門的笨重的橡樹門門，而後進房走到她坐在爐所的地方，用兩手從她背後夾住她的嘴巴。他以為她一定很愉快地跳將起來，打開那個她急於需用的裝飾品了，但是他看了她不站起來便和她在爐火的亮光裏坐在一起。這時，晚飯桌子上的蠟燭，只放出朦朧的微光，不足以擾擾爐火的亮光。

「你已經聽見了那幾個姑娘的悲慘的故事了。」他說。「但是，你別把這事放在心裏使你愛悶。理德天生是病態的，你曉得。」

「一點理由也沒有。」黛絲說。「可是她們有理由的人反而掩蓋起來，裝得若無其事的樣子。」

這事已經使黛絲下了決心了。她們都是天真樸實的小姑娘，竟遭遇了片面的相思的惡運；她們應該得有一命運的優待。黛絲應該得着一命運的虐待——但是只有他一人當選。若是她取了一切而不報償，那她便是不德不義之人了。雖是極小的東西她也要報償的，她要在這個地方，這個時間把話說出來了。她向爐火裏看的時候，才下了這個最後的決心，他握了她的手。

這時無火焰的燃炭層子，把爐所的青邊和背面，爐子裏那個磨得很光的鐵柴架子，以

及兩頭合攏不起來的舊銅火鉗子，都染上了火光的顏色。爐上的架子的下面，和靠近爐所的桌子脚也被這種濃色的光照紅了。黛絲的臉和頸頸子也現出相同的熱力，身上每個鑽石都變成一顆金牛宮眼的一等紅星或是一顆天狼星，十有如一羣白的，紅的，閃着碧光的星子，跳動一次，便互換顏色一次。

「你記得今天早上我們說了要把我們各人的過失說出來嗎？」他看了她仍然不動，便突然想起來問她。「我們也許是隨隨便便說的，你可以這樣子的，可是我呢，我是不輕易應許的。我愛，我要向你直認我的罪過。」

這句話從他一方面說出來固然是非常適當，但是她聽了便好像受了天命的一種仲裁似的。

「你要認罪嗎？」她很快地說了這話，心裏也覺得頗愉快

「你想不到嗎？啊——你把我太看高了。喂，聽着。把你的頭放在這裏，因為我要你饒恕我，別生氣我，以為我從前不會告訴你，其實我早該對你說的。」

真奇怪了！他的情形似乎和她相同了。她默然無語，克萊爾接着說道：「

「我從前沒有說出來，因為我怕說出來了，便危及我得着你的機會，我愛，你是我一

生最大的一彩物——是我的特別研究生的獎學金。我哥哥的特別研究生的獎金是在他的大學裏得着的，我是在岡波色得着的。所以我不來冒這個險。一月以前我就想告訴你了——在你那天答應是屬於我的時候，但是我不能告訴你；我怕說了出來之後把你嚇得離開我。因此這話便擱下去了，我昨天又想告訴你，給你有一個機會逃脫我。但是我並沒有說出。今天早上也沒有說出，當你站在樓梯頭上，提出我們互相認過的時候——我真是一個罪人了！可是現在我必須說出來，因為我看你坐在這裏很莊重的樣子。我不曉得你能饒恕我媽？」

「當然！我相信——」

「我希望你能饒恕我。可是慢一些再說。你不曉得。從頭說起吧。雖然我那可憐的父親怕我永遠是個無教義的人，但是我還相信好的品行，黛絲，我和你一樣地相信。我從前也常想做一個牧師，但是後來總覺得我不能做牧師，便大為絕望了，我是稱讚清白，雖然我不能以清白自任，我是厭惡不清白，我想我現在是如此。一個人，無論他對於「十全靈感」（註七九）作如何的感想，他必須誠心誠意地贊成保羅的話：「你必須在言語，行爲，精神，信心，清潔上做一個榜樣」（註八〇）這是我們這一班可憐的人們的唯一保障。有一位和

保羅向訓的羅馬書八（註八一）說起「純潔正直的人」道：

「純潔正直的人毫無過失，

他不需要壓制人的精神和可。」

所以，存心改過行善，遲遲未能實行，因而墮入地獄的人很多，只要你已經強烈的感覺到這類的話，那你就看到我心裏多麼悔恨，而且當我有心對於人家行善的時候，我自己却墮落了。」

他於是把他那時的一段生活告訴她，就是他在倫敦的時候，被疑慮和困難所纏擾，像一塊硬木漂在大波浪裏一般，竟和一儂不相識的女人沉溺於四十八小時的淫佚生活。

「幸而我立刻醒悟過來了，才感覺到我的無謂的行爲。」他接着說道。「我不和他多說話便回家。從此以後我沒有再犯這種罪過。但是我喜歡以完全的坦白和信用來對待你，所以我不得不把這個告訴你。你能饒恕我嗎？」

她緊緊地捏了一捏他的手，當做一個回答。

「那麼我們立刻並且永遠把這事拋去不想吧！」——在這時期說起這些話，令人不爽快——還是談些比較愉快一點的事吧。」

「哦，安琪——我幾乎太歡喜了——因為現在你能饒恕我！我還沒有把我的事告訴你呢。我也要自己認過——記得吧，我以前說過的。」

「啊，不錯！你說來，小壞東西！」

「你雖然笑着，也許我的事和你的一般嚴重，或許更嚴重些。」

「決不會比我的再嚴重，最親愛的。」

「決不會，哦，決不會！」她有了這個希望便快樂得跳將起來了。「不，決不會再嚴重的，實在的，」她喊着，「因為正是相同！讓我現在告訴你吧。」

她又坐下來。

他們兩人仍然拉着手。爐格子下面的灰被炭火垂直地照亮了，好像曬乾了的垃圾一般。我們憑着我們的想像，也許能在這種紅炭的熱光裏，看到「末日」的熾熱的火，這種熱光照在他們兩人的臉上和手上，並且射入蓋到魯絲的眉邊的散髮裏，將她頭髮下面的嬌嫩皮膚也映紅了。她全身的大黑影子抵到牆頂和天花板上。她向前彎低了身子時候，頸項上的鑽石個個露着不祥的眼睛，像癩蝦蟆的霎眼一般。她把額頭抵着他的鬚髮，開始敘述她和亞力山大杜百難認識的故事與結果。她於是垂着眼皮，放開了膽子，低聲喃喃地說下去。



繡絲姑娘

（繡絲姑娘上冊完）

正風出版發行

英國文學史上第一把金交椅

全世界最偉大的文藝遺產！

# 浮華世界

▲英國薩克萊原著

▲趙瑞霖全譯并序

內附五彩插圖

裝幀精緻軼麗

本書可以說是英國文學史上佔第一把金交椅的小說鉅著，是全世界最偉大最輝煌的文藝遺產之一。自來批評家公認本書與託爾斯泰之「戰後與和平」，雨果之「悲慘世界」，併為十九世紀西洋三大反映或描寫洪水猛獸的「拿破崙時代」的傑作。而譯者趙瑞霖先生任教國立中央大學，專攻西洋小說，為現代中國優秀的譯作家。譯筆精緻，信而美，素為讀者所推崇。前所譯法國斯丹達爾之「紅與黑」一書，曾轟動一時。茲特為本社潛心逐譯此一代名著，使我們多得一份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全書八百餘頁，都六十餘萬言，將分三巨册刊行。內附色彩插圖多幀，並有譯者長序，印刷精美，為抗戰期內所少見。

← 世界名著 →

清子夫人

徐霞村譯

內容：清新幽婉細膩動人

譯筆：流利真實生動美妙

本書為法國近代印像派小說家洛諾氏的代表作，所寫係本世紀初三個法國海軍士官在日本結婚的故事。在這部小說中，我們不但可以接觸到洛諾那種清新而幽婉的筆調和他所描繪的那種異國情調的風景人物的畫面，而且也可以看到我國目前的橫暴的敵人四十年前那種懼外和媚外的態度，使我們明瞭這個東亞暴發戶的本來面目。

每册實價一百六十元

一年來暢銷第一

是愛好京戲的良友  
是學習胡琴的導師

國劇曲譜選集

有無師自通之妙

- (一) 本集搜羅目前最流行之名劇數十齣，生旦淨丑應有盡有，學者可隨心所學。
- (二) 京戲中之一切調門包羅無遺，各種音符條分縷析，學者細心鑽會，有無師自通之妙。
- (三) 詳細分析西皮二簧反二簧在胡琴上之音階，並附有銘版圖解，為學習胡琴之導師。
- (四) 本集用上等報紙單面精印，清晰異常，至封面軼麗，裝訂精美，猶其餘事。(每册一百五十元)

上海雜誌公司沙坪壩分店總經理

地址：沙坪壩正街六十八號

# 57  
18-16-3  
(2)

著名學文界世

---

娘姑絲黛

著名學文界世

# 寶鏡姑娘

譯石天呂

著代哈·英



# 世界文學名著

法·雨果著

|   |   |
|---|---|
| 悲 | 世 |
| 慘 | 界 |

蘇曼殊譯

本書係法國大文豪雨果氏的一部不朽的巨著，在世界文壇上為最偉大最成功的文學作品，牠的出版奠定了作者在文壇上的地位。書中敘述滑鐵盧戰爭中一串偉大的史實，反映當時光明與黑暗的鬥爭。內容悲慘悽惻，強烈叩人心弦；一切悲哀小說無出其右，世界各國均有譯本，其價值可知。譯者蘇曼殊先生，一代天才，本書經其翻譯，更為動人，名著名譯洵為難得。

正風出版社發行

著名學文界世

# 黛絲姑娘

【册下】

譯石天呂 著代哈·英



行發社版出風正



Thomas Hardy 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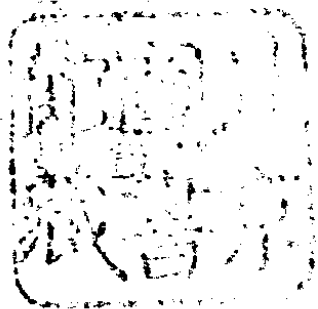
# 黛絲姑娘 下冊

## 第五章 她的報償

35

黛絲把她的故事敘述完了；甚至重複申明和附帶解釋的話也說完了。她講她的故事時候，從頭到底都是用低低的聲調。她並不替自己剖白，希望他寬恕她，也不哭泣。

但她敘述他的故事時候，房裏一切的東西似乎都爲她而變色。爐底鐵格子上的灰火現出陰黑而非常奇怪的容色，好像一點也不顧及她的困難。爐圍子儼然消閒地擺出冷笑的面孔，好像也不顧到她的窘迫。水瓶子坐着閃光。四周的物件都再三宣告它們毫無責任。但是自從他吻了她一下之後，什麼也沒有改變。桌布可以說，各樣東西的本體毫無變動，不過各樣東西的精神已經改變罷了。



她說完了之後，他們兩人由於以前親愛而有的種種祕密的印象，似乎都擠到他們腦袋子的角落裏去了，只在極頂盲目無知的時候，像回聲一樣地復現出來。

克萊爾只是做着撥火的不相干的動作，他對於她所告訴他的話還沒有徹底明瞭過來。他把剩餘的炭火撥了一撥之後便站立起來；這時他才明白她剛才所明告他的一番話的意義。他臉上現出沮喪的神色。他勉強聚精會神，所以不定地在地板上踱來踱去。但是憑他用什麼方法也不能精密自在地思索；這就是他有這種莫明其妙的行動的原因。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聲音也只是他所常聽的一種極平常而不能表達他的心思的聲音。

「黛絲！」

「哦，最親愛的。」

「我能相信你這話麼？看了你的態度，叫我又要相信你這話是真。哦，你自然不會是瘋狂的！你應該是瘋狂！但是你並沒有……我的妻，我的黛絲——你沒有一處證明像這樣一種假想的話是真的吧？」

「我並沒有瘋狂，」她說。

「但是——」他呆呆地望着她，而後又驚慌地說道：「爲什麼你從前不告訴我，啊，

不錯，你也許早已告訴我了——這是我阻擋了你，我記得！」

這句話以及他所說的別的話語都是他表面上勉強說出來的敷衍的話，其實他心的底裏仍是麻痺着。他轉過身子伏在一把椅子上。黛絲也跟着他走到房中間，向他瞪視着，但是她眼睛上沒有一點眼淚。立刻她跪在他腳邊，而後蹲伏在地上，跌做一團。

「哦，求你饒恕我吧！」她低聲說道。「同是一樣的事，我已經饒恕你了！」

他置之不理。她又說道——

「饒恕我，像你被饒恕一樣！我饒恕你，安琪。」

「你——不錯，你是饒恕我的。」

「可是你不饒恕我？」

「哦，黛絲，這種情形不能饒恕的！你以前是一個人；現在你是另外一個人了。天啦——我怎麼能饒恕像這樣一種離奇的——把戲！」

他停了一會兒沒有說話，心裏默想着這個思想；而後忽然又發出不自然的大笑來，有如惡魔的笑一般。

「別——別這麼笑！這麼笑，真要逼死我了！」她喊着，「憐恤我，哀憐我吧！」他

不回答。黛絲面色蒼白，忽然跳將起來說道——

「安琪，安琪！你這樣子笑是什麼意思？」她大聲叫道，「你曉得這對於我是怎樣麼？」

他搖一搖頭。

「我一直是在希望着，渴望着，懇求着，爲的是要使你快樂！我以爲這樣子說出來是一件莫大的快樂的事，如果我不如此做，我便是一個毫無價值的妻子了！這是我的一點點感想，安琪！」

「我懂得。」

「安琪，我以爲你是愛我——我，就是我這個人！若是你所愛的一個人是我，啊——你怎麼能這樣子望着我，這樣子向我說話？這真嚇死我了！我既然愛你，我便永遠地愛你——不管有什麼變更，不管受什麼羞辱，因爲你就是你。我不再有所要求了。那麼，你怎麼能——哦，我的丈夫，你怎麼能不愛我？」

「再說一遍，我所愛的那個女人不是你了。」

「那又是誰呢？」

「另外一個和你容貌相同的女人。」

她聽了他的話才感覺到她以前的顧慮是真實。他現在把她當做一個冒名頂替的騙子看待，以爲她外表裝做清白而實在是個有罪的女人。她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那雪白的臉子上現出恐懼之色，她的兩頰鬆鬆地垂着，她的小嘴幾乎擠做一個小圓洞了。她看出他對於她有這麼一種見解便嚇得渾身發軟，所以她搖搖擺擺地站立不穩了。安琪以爲她要跌下去，馬上向前走近幾步。

「坐下來，坐下來，」他溫和地說。「你是不大舒服；你自然會這樣子的。」

她果然坐倒下來，也不知道她是在什麼地方了，她那種緊張的神色仍然留存在她臉上，她的眼睛也使他看了不由得毛髮悚然，不寒而慄。

「那麼，我不再是屬於你的了，是不是，安琪？」她弄得束手無策，只得如此地問他。「不是我，他所愛的是另外一個像我的女人，他說。」

她想到這裏便自己哀憐自己，因爲她覺得她是一個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的人。她重行想起她的境況時候，她眼眶子裏充滿了眼淚；於是掉過臉便流出一陣自己哀憐自己的眼淚來。

克萊爾看到她流淚才放了心，因為他現在漸漸不大煩惱着已經發生的事對於她的影響，而煩惱着她所告訴他的那個故事本身很悲慘了。他很有耐心地靜等着，後來她那猛烈的悲哀漸消滅，她那一陣痛哭變成一時一時的抽噎了。

「安琪，」她突然用她那自然的語聲說着，因為她這時已經沒有她在恐懼中的那種瘋狂的聲音了。「安琪，是不是我這人太壞不能和你同居？」

「我還不會想到我們怎麼樣好呢。」

「安琪，我決不再要求你和我同居，因為我沒有這個權柄！我也不照我從前所說的話要寫信告訴我母親和我妹妹們，說我們已經結婚了！我們住在陶波色時候所定下的那種賢妻良母我也不做了。」

「你不嗎？」

「不，隨便什麼事我也不做，除非你吩咐我做我才做；如果你走開了，我也不跟着你去；如果你不向我說話，我也不問你為什麼理由，除非你對我說我可以問，我才問。」

「假如我真吩咐你做事呢？」

「那我願服從你像你的一個奴隸，便是為你舍身而死也可以。」

「你太好了。不過我覺得你現在自己犧牲的態度，和你從前自己保全自己的態度未免前後不合了。」

這是他們兩人互相詆斥的開端語不過，用精巧的諷刺語來譏誚黛絲，無異於譏誚一隻狗，或是一隻貓。這種諷刺語的美點，她絲毫也不能領略；她聽了好像只是些充滿了憤怒的有仇意的聲音罷了。她仍然保持緘默的態度，也不知道克萊爾正在竭力遏制他對於她的感情。一顆淚珠子忽然在他臉上慢慢地流下來；這一顆淚珠子實在不小，在臉上滾下來的時候，像顯微鏡上的透物鏡片一樣，把皮膚上的毛孔照得很大。這時他重行明瞭黛絲的自白使他的生命和他的思想範圍裏所發生的劇烈變化。他悟解了之後，拼命想在他所處的这个新的境況裏努力向前進展。他自然有採取一種行動的必要：是什麼呢？

「黛絲，」他用極溫柔的聲音說道，「我現在——不能留在——這個房間裏了，我要出去走一走。」

他悄然走出房間。他在吃晚飯的時候所嘗的兩杯酒——一杯爲黛絲，一杯爲他自己——仍然放在桌子上沒有喝動。這就是他們兩人吃他們的「愛」餐所發生的結果。兩三點鐘以前，他們由於一時的衝動還同喝一杯茶呢。

他輕輕地拉開了門出去，門合上的時候把黛絲從昏迷恍惚的神態裏驚醒了。他已經走了，但她也不能留在這裏，所以趕快披上外套，扳開了門，跟他走出去，吹滅了蠟燭，好像決不再回來的樣子，這時大雨停了，到了晚間天氣也清爽了。

她不久便趕上了他，因為他慢慢地而且無目的地走着。他走在她那灰白色的身子前面，愈現出晦暗，不祥，可嫌的樣子。她摸到她剛才一時引以自豪的那些寶石，更覺得受了莫大的譏刺。克萊爾聽見了她的脚步便回過頭來，但是看見了她來也等於沒有看見一般，仍然向前走過在他們的屋子前面的那座有個闊大的拱洞的大橋。

路上牛馬的足印裏填滿了水，大雨雖然把它們裝滿着水，但不會把它們完全沖毀。她走過這些小水潭的時候，只見反映於水潭裏的屋子很快地一閃便過去了；若是不在這些小水潭裏看見它們，也許還不知道它們是在她頭上閃爍着呢——這是宇宙裏這些極大的東西在極卑小的水潭裏反映出影子來。

他們今天所走過的地方還是和陶波色同在一個山谷裏，不過在河流的下去幾哩路罷了。四周的環境開豁，所以他無時不看見她。離開他們所住的那所屋子，一條盤曲繚繞的小路經過幾個草場，她便是在這些草場上跟着克萊爾背後走着，也不追上他或是引他注意，



只是默默無語而且呆呆地在他背後走着。

最後她無精打彩地走得和他並肩了，但他仍然不說什麼話。一個誠實的人受了欺騙，等到明瞭了一切之後他的苦痛更大，所以這時克萊爾的苦痛很大。曠野的空氣已經使他無意於僅僅依據衝動而做事了；他看見她臉上毫無煥發的容光——只看到她是一個簡單，粗俗，毫無趣味的女人。她知道這時「時間」正向她唱着譏諷她的詩——

看啦，當你的面容消瘦的時候，愛你的人轉為恨你；

你的命運衰落，你的面孔也不美麼。

因為你的生命將如樹葉一樣地凋零，如雨一樣地降落。

那麼，憂鬱便是你的頭巾，痛苦便是你的冠冕。

他仍然專心專意地在那裏默想着，黛絲雖然在他身旁，但也不能打斷他的思路，或是使他分神。她在他面前必定是太不重要了！她情不自禁地向克萊爾說道：

「我做了什麼——我做了什麼？我並沒有說什麼話干與你，也沒有說什麼話證明我對於你的愛情是假的。你不致於想到我是故意的吧？安琪，你是和你自己的思想生氣，我並

沒有什麼地方叫你生氣。哦，我沒有什麼叫你生氣，而且我也不是你所猜想的那麼一個欺騙你的女人！」

「哼……是的。不欺騙我，我的妻；可是不像從前一樣了。不，不像從前一樣了。你可別逼着我來罵你！我已經發過誓說我不罵你了；我竭力避免罵你的。」

雖然精神恍惚，但是仍向他懇求；其實她這時說話還不如不說好些。

「安琪！——安琪！——我那時只是一個孩子——一個小孩子在那事發生的時候！我一點也不懂人事的。」

「這固然不是你自己所造的孽，我也承認。」

「那麼你不饒恕我了嗎？」

「我是饒恕你的，但不僅僅是饒恕的。」

「並且愛我麼？」

對於這個問題他置之不答。

「哦，安琪——我母親說像這樣子的事也有——她知道好幾個例子比我這個例子還壞，但是丈夫們並不大見怪——至少後來也就饒恕她了。況且那種女人愛她的丈夫遠遠不及

我這樣子愛你呢！」

「不必，黛絲，不必狡辯吧。社會不同，習俗也不同。你大概要逼着我說出你是一個不識趣的不知好歹的鄉下女人，從來沒有什麼閱歷，什麼見識了。你不知道你所說的是什麼話了。」

「我只是在地位上是一個鄉下人，在天性上並不是的！」  
她氣忿地說着，但是怒氣來了一會兒又消滅了。

「這對於你更壞。我覺得發現你的家世的那個教士，如果絕口不說出來，那對於你好得多。我想到你家的衰落，便不由得聯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你的志操有點不堅。因為衰敗的人家便有衰敗的意志，墮落的行爲。天啦。爲什麼你把你的家世告訴我，反而給我一個把柄來叫我更輕視你！我以前還以爲你是自然的新生的驕子，殊不知你還是衰敗的貴族人家的一顆落後的種子！」

「像我這樣糟的人家多呢！理德家裏的人從前也是些大地主，擠牛奶的畢雷家也是如此。現在做車夫的魯貝豪斯家從前還是德貝歐家的後裔呢。你到處可以找着像我家這樣的人家；這是我們這一縣的特點，非我之過。」

「那麼對於這一條更壞。」

她僅僅得了他的譴責的大略印象，而沒有領悟他的譴責的細情；她只知道他不像從前那麼愛她了，至於其他的事，她却不管。

他們兩人又信步走着，一句話也不說。後來有人說有一個井橋的鄉下人，爲了請醫生治病，也在這個深夜裏出來遇到這一對愛人在草場上慢慢地走着。熱帶個在前，一個在後，兩人默默無語，有如送喪的人一般。那個鄉下人也着了他們幾眼，覺得他們臉上都有憂鬱不懌之色。他以後回來的時候又在這個草場上碰着他們，他們還是慢步走着，像剛才一樣，並不顧及時間和陰沉沉的黑夜。他自己有事，而且有他家裏的病人在心裏，所以不大關心這件奇怪的事，至於這些話還是他後來回想才記起來的。

在這個鄉下人一來一往的當兒，黛絲曾經對她丈夫說道：「

「我怎麼能忍心使你一生爲我而受莫大的苦痛。那裏便是河。我可以跳進去結果我自己。我並不怕的。」

「我已經有了許多罪孽，我不願再謀害人了，」他說。

「我可以丟下一樣東西表明是我自己尋死的——因爲我做了丟面子的事，無顏面見人。」

那麼他們不會責備你了。」

「別說得這麼太荒謬了——我不願聽這話！你對於這樣一個情節，居然有這麼一種思想，真是荒誕，像這種情節只是令人家譏笑，並不令人悲傷。你一點也不懂這種鬧事的性質。如果這事給人家曉得了，人家十個之中必定有九個把這事當做一種笑話說。求求你回家去，上牀睡覺去吧。」

「就是？」她很順從地說。

他們兩人繼續在向麵粉廠背後那個著名的雪渡（註二）教寺舊址去的路上走着。這個麵粉廠幾百年前是屬於寺院，現在仍然開工，因麵粉是人家一年到頭必需的東西。現在呢，寺院已經毀壞了，便是教條也是無常的東西。所以我們往往看見暫時的教務反而比永久教務更能持久。他們兩人不是繞着灣子走着，所以走了很久，仍舊離開他們那所屋子不遠。她因為服從他的吩咐，只得走過那座跨過大河的石橋，而後再沿着原路回家。她到了家。一切的東西依然和她出去的時候所見的一樣，爐子裏的火仍然燒着。她在樓下站了不到一兩分鐘便進入她的臥室。行李也在這臥室裏。她坐在牀簾上，呆呆地四周望了一望便解去了衣服。她把蠟燭移到牀跟前，燭光照在牀頂斜紋布的天蓋上，天蓋下面懸了一樣東西

她舉起蠟燭看看是什麼東西。原來是一枝擬寄生樹，還是安琪掛在上面的，她一看便知道了。這就是很難打包帶來的那個神祕的包裹的解釋，他沒有預先明白地告訴她，只說她日後便知道這個包裹的用處。這還是他在熱情達到最高點，和心神極愉快的時候掛在這裏的。不過這枝樹現在掛在這裏真是太可笑，太不合時宜了。

她既然不怕什麼，也不希望什麼，因為這時要安琪發點慈悲心是沒有指望的；於是呆呆地躺在牀上。憂愁停止之後，瞌睡自然承機而來。有許多快樂的心情阻止人安眠，但是黛絲的心境是歡迎她安眠，所以不到幾分鐘之後，孤獨的黛絲便入了睡鄉，馨香幽靜的空氣環繞她的四周，這個臥室在從前也許是她祖宗的新房呢。

後來克萊爾也回到屋子裏來了。他轉輕地走到起居室，拿了蠟燭，好像已經想出他的辦法似的，而後把他的氈子鋪在馬毛做的舊沙發椅子上做成一個臥榻。他在睡覺之前，赤着脚爬上樓，站在她的房門前靜聽了一會兒。她的呼吸有規律，這表明她已經熟睡了。

「謝謝天父！」克萊爾喃喃地說着，而後想到黛絲現在能無憂無慮地安眠着，因為她已經把她的煩累轉移給他負擔了，這句話雖然不完全實在，但也有幾分真理，所以克萊爾想到這裏不免又有一陣心酸。

他轉身下樓，而後又猶豫不決地回頭望一望她的房門。他忽然看見杜百維家一個主婦，因為緊靠黛絲的臥室路口便是杜百維家一個主婦的肖像。這個畫像在燭光之下看了更爲使人不快。他頓時覺得這個畫像的容貌好像隱含了不祥的陰謀，就是說那位主婦有做男人報仇的目的。她所穿的是加羅林朝代的露胸上衣，正如黛絲的上衣一樣。他於是又感覺到黛絲和這位主婦容貌相似的苦惱。

他受了這麼一種重大的挫折便轉身下樓。

他的態度仍然鎮靜而冷淡；他那捏緊了的小嘴表示他有自制的力量；他的面孔仍然現出自從她明告了她的故事以後的那種絕無生氣的樣子，可以說是一個不再做情慾的奴隸的人的面孔，但是他雖然得了解脫，仍舊沒有什麼利益。他現在僅注意人類經驗中悲傷的事，和一切突然發生的事了。一小時之前，當他誇獎黛絲的時候，他覺得天下也找不出另外一個人像黛絲那麼純潔，那麼甜美，那麼貞潔，但是——

差之毫釐，便有如隔了幾個世界！

他自言自語的時候，硬說她的真心並不在她那誠實而鮮妍的面孔上表現出來；但是黛絲沒有辯護的人爲她糾正他的見解。他又這麼想：她的眼睛並不表現什麼和她的舌頭所說的話

有不同之處，那麼她能在她面前極明顯的一個世界背後，看見另外一個不和諧的世界嗎？

他隱在起居室裏他自做的那個圓榻上，而後熄滅了燭火。漠不關心的黑夜便乘機而入。它已經把克萊爾的快樂吞下去了。現在正在無聲打彩細嚼着他的快樂；它毫不擾擾人家，也不改變面色，準像吞盡其他一千個人的快樂。

36

克萊爾在暗灰色的曙光裏起身。他對面的火爐裏只剩了熄滅了火的炭頭。那張擺了晚飯的桌子上的兩杯沒有喝動的酒，現在也走了氣，並且很稀薄了。此外他們兩人所坐的椅子仍然在那裏，還有其他的傢具也現出毫無辦法的樣子，好像很不耐煩，要問他們兩人的事將來究竟如何是好似的。樓上寂靜無聲，幾分鐘之後，有人來敲門，他知道是那個住在附近那層裏的婦人走來侍候他們兩人的。

現在忽然有第三者到屋子裏來自然使克萊爾很窘。他穿了衣服，打開窗戶，告訴那個婦人說今天早上他們自己能料理做事，不用她進來了。她手裏拿了一個牛奶罐子，他叫她

把罐子丟在門口。那個婦人走開了之後，他在屋背後找到些柴炭，趕快生了一個火。伙食



還有許多雞蛋，牛油，麵包之類，克萊爾不一會便把早飯做好了，因為他在牛奶場裏得了不少的經驗。家常的便飯是很容易做的。木炭燃燒的黑煙從外面煙囪冒出來，像些有違節日的樣子。本地人經過這裏便看見這柱黑煙，並聯想到這一對新婚夫婦的快樂而嫉妒他們。

安琪最後又向四周望了一望，而後走到樓梯腳邊叫道：「早飯預備好了。」

他打開了大門，跑到清晨新鮮空氣裏去走幾步，不一會便回來了。這時黛絲已經在起居室裏機械地整理早飯所需要的東西。她大概本來是穿好了衣服的，而且只在克萊爾叫了她兩三分鐘之後便到起居室裏來，所以她在克萊爾不會呼喚她之前必定早已穿好衣服。打掃好了，她把頭髮盤成一個圓的大髻，在頭髮裏穿的是六件新袍子，這是一件有白縐紗領子的淡青色棉布袍子。她的兩手和臉子冰冷，大概早已穿好了衣服坐在沒有生火的房間裏很久了。她聽了克萊爾呼喚她的那種極其客氣的聲調大受感動，一時竟認為尚有一線的新希望，但是看到了他的面色，她心裏的這一線希望似乎又立刻化為烏有了。

其實這一對新人現在只是他們從前的烈火所燒剩下來的餘燼。他們的憂愁今天又比昨

夜加重了幾分。現在好像決沒有什麼東西能再激起他們兩人的熱情似的。

他沉靜地向她說話，她也冷淡地回答他的問話。後來她走到他跟前，一望他那副消瘦露骨的面孔，有如一個人不感覺到她曾逝的面孔也是很顯明的同樣東西似的。

「安琪！」她叫了這聲，聲又停止了。只敢輕輕地摸了他一下，好像不大相信她的已往的愛人是生存在這兒似的。她的眼睛明亮，她那灰白的臉頰上雖然留了半乾半濕的閃光的淚痕，但仍舊是照常一樣的豐滿圓潤。不過她那平常很紅的小嘴現在幾乎和她的臉頰一樣的蒼白。她原來是生氣凜凜，很活潑的一個女子，自從內心受了憂鬱的壓迫，而後她的精神便日漸沮喪，所以現在她如果再受一點挫折，必定成病。而後她的眼睛也晦暗無光，她的小嘴也要瘦削了。

但是她仍舊是那副極其純潔的樣子。這自然已經用奇妙的詭計使黛絲絲的面孔上現出少女的美來，所以他呆呆地凝視着她。

「黛絲絲！說一句那事不是真的吧！長不一——不是真的！」

「是真的！」

「每一個字都是真的？」

「每一個字。」

他對他望着的好像懇求她說：「而她所告訴她的話是假的样子。其實，他真願她嘴裏說一個謊？縱然知道是一個謊也無關係，並且很願她能用一種巧辯的方法確實否認她有那件事。但她或重複說了那一句——

「是真的。」

「他活着嗎？」安琪於是又問。

「他還活着嗎？」

「這個人呢？」

「他活着。」

克萊爾臉上最後改露出失望的神色。

「他在英格蘭嗎？」

「是的。」

他胡亂地走了幾步。

「我的立場——」她突然說道。——我從前想到——隨便什麼人也要這麼想的

——我想到我既然拋棄了一切的雄心，而用身分，財產，以及一切的知識來爭到一個妻子，那我就該得着一位清白純潔的鄉下女人，好比我可以得着一個粉臉紅頰的女人一樣；但不過，我也不能責備你，我不願意。」

黛絲完全感覺到他的立場，所以其餘的話也用不着說了。這就是可慘的地方；她看出克萊爾已經失去了四週的一切了。

「安淇爾——如果我先前不知道對於你終久有一個解決的辦法，我也不堅持和你結婚了，固然我也希望你不會——」

她說話的聲響變粗了。

「有一個辦法？」

我是說：扔掉我，你能扔掉我的，

如何呢？」

「和我離婚？」

「天啦——你怎麼能經如此簡單地我怎麼能和你離婚？」

「你不能——我已經告訴你了？我想你可以拿我的認過的話做離婚的理由。」

「哦，黛絲——你太，太有點——小孩子氣——粗鄙——粗鄙了，我想！」

是什麼一種人了。你不懂法律——你不懂！」

「怎麼——你不能？」

「自然我不能。」

黛絲的臉上馬上現出慚愧的苦痛的神色。

「我以爲——我以爲，」她低聲說道，「哦，現在我知道你把我看得很壞——相信我——

相信我，我賭咒，我決想不到你不能的！我自然希望你不做這事；可是我相信，一點也

不懷疑，你儘管可以拋棄我，如果你下了決心，如果，你是完——完——完全不愛我！」

「你誤會了，」他說。

「哦，我早該那麼做的，昨天晚上應該做的——只是缺少點勇氣。我這人就是這樣！」

「有勇氣做什麼？」

他看她不回答便執住了她的手。

「你剛才想的是做什麼？」

「想結果我自己。」

「什麼時候？」

她受了他這樣的再三盤問，便扭着身子，露出輾轉不安的樣子。

「昨天晚上？」她回答說。

「在什麼地方？」

「在柳樹下。」

「天賦！——怎麼能夠？」他嚴重地問。

「先生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你不生氣我！」她畏畏縮縮地說道。「就是開我箱子吐

的糞子。可是我終於不能——做這件事，我怕做了這事要毀壞你的名譽。」

這種硬逼着她明說出來的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話他聽了大吃一驚。但是他仍然抱住她

，而後低下頭來，戰慄地說道：「聽我說。你無論如何切不可大膽地想做這種可怕的事！你怎麼能做！若是我把你當

作你的丈夫看待，你就該答應我不再想做這事。」

「我可以答應。我昨夜也知道做這事是有罪孽。」

「有罪孽！而你居然有這麼一個思想真是和你太不相稱了。」

「河津，安那？」她睜大了眼睛，低聲地對着她解釋說道：「這是我想出的這種辦法，全是為了你的——使你可以脫身，而沒有難過的事來敗壞你的名譽。我永遠不會後悔，到是爲了我自己。但是，我自己動手來做這事，究竟對於我太好了。這應該是你，我的丈夫，這應該是你動手的。我想我還要更愛你，如果這事可能，如果你能下手，因爲你沒有別的法子可以脫身。我覺得我這人毫無價值。我妨礙了你了！」

「那麽？」

「那麽。你既然不贊成，我就不做。我決不違背你的意願。」

他也知道她的話是實在。自從那晚她大爲失望之後，她的活動力已經將圓圈點了，再也不再有新計劃什麼危險的事了。

「那麽，你自然可以飯後，某處上就離開他，同坐在這邊，因此他們的徹滿的觀察，不能不覺得，她位而不厭，活了一雙，在這種環境之下，實在有點困難。但提個問題，是她的意思。我這也說，都不大吃東西，吃完了早飯。他站立起來，把他回家吃中飯的時候，到這邊，你硬逼我的，那個總動機，去研究製藥的轉業。他來到這裏，唯一的原因，便是這只，你她，嗚嗚咽咽地哭起來，轉過。」

「什麼時候？」

她緩了他這樣的再三盤問便扭着身子，露出轉不安的樣子。

「昨天晚上？」她回答說。

「在什麼地方？」

「在柳寄生樹下。」

「怎麼能夠？」他嚴重地問。

「先生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你不生氣我！」她畏畏縮縮地說道。「就是用我郵箱子上的

的鑰子。可是我終於不能——做這件事，我怕做了這事要毀壞你的名譽。」

這種硬逼着她明說出來的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話他聽了大吃一驚。但是他仍然抱住她

，而後低下頭來，戰慄地說道：

「聽我說。你無論如何切不可大膽地想做這種可怕的事！你怎麼能做！若是你把我當

作你的丈夫看待，你就該答應我不再想做這事。」

「我可以答應。我昨夜也知道做這事是有罪孽。」

「有罪孽！而你居然有這麼一個思想真是和太太不相稱了。」



安祥地睜大了眼睛，怔怔地看著她，解嘲說道：『這事我早該料到的，你  
至是爲了你的——使你可以脫身，而沒有難題的傳來，敗壞你的名譽。』  
到是爲了我自己。但是，我自己動手來做這事，究竟對於我太好了。這應該是你，我的丈夫  
，這應該是你動手的。我想我還要更愛你，如果這事可能，如果你能下手，因爲你沒有別  
的法子可以脫身。我覺得我這人毫無價值。我妨礙了你！』

『那好，』

『那麼，你既然不贊成，我就不做。』

『他也知道她的話是實在。自從那天晚上她大爲失望之後，她的活動力已經驟然萎縮了。』

飯桌裏靜止了。兩個人同坐在桌邊，因此他們的眼睛的視線不能  
而不說話。雙方的眼光在這種情境之下，實在有點爲難。但是，隨着時間  
都不大吃東西，吃完了早飯。他站立起來，把他回家吃中飯的時

那個激發研究製藥的時機，他來到這座偏僻的原因，更是不  
。這事他早該料到的，而對面的人，也早該料到的。

看見他經過那座大石橋，而後向麵粉廠的屋子那裏路便不見了。終於是轉回頭來注意房間裏的事，一口氣也不

拾呀。

的婦人來了。黛絲最初看見她家也是很驚，但是後來覺得她來了二點半鐘，她離開廚房，回到起居室裏來，而後等着黛望到安琪

錄。

一點鐘的辰光，黛絲看見他回來時，她離家還有四分之三哩遠，但是她臉紅了。她趕快跑到廚房裏取出飯菜，要在他進門的時候，硬把沖飯擺好在桌子上。他先走進他們兩人昨天在那裏同在一個盆子裏洗手的那個房間，等到他跨進起居室的時候，菜碗上的簍子好像出於他的意思似的統統都揭開了。

「真奇呀！」他說。

「是的。我看到你走過那橋的。」她說。

他們吃這一餐飯的時候，所談的都是些平常的節，就是關於他早上在那個寺院麵粉廠裏所做的事。他說到篩粉的方法，和那些舊式的機器，他說他看了那些東西並沒有增加什

麼知識，或是在改良的方法上有所認識？因為有一部分的機器很舊，自從先前為附近那個寺院——現在是甘肅城訂——裏的僧侶磨粉以來，便無直用到現在呀。一小時之後他又出去，到傍晚才回家，而後忙著整理他的筆記。她怕妨礙他，沒有到他面前去，等到那個老婦人走了，她跑到廚房裏，忙著做哥白小詩的筆記。

克萊爾回來寫點在門口。

「你不必像這樣子做事，」他說。「你又不是我的傭人，你曉得，你是我的妻子。」

她蹙起頭來，有點歡喜了，她說：「我可以說我自這樣想麼？」「當真？」她用極可憐的意義讚的口氣附和地說。「你的意思是說：我是名義上的妻子！只要這樣，我已經心滿意足，她不再有所要求了。」

「當然，你自然可以這樣想，你曉得我的意思，你說這話是對麼？」

「我不曉得，」她立刻眼悲痛地說，「我不曉得，」因為我不是一個有身份的以爲這是我聽的。我早也說過我不具有身份的執行了，因為這個原故我才不願和你結婚，這只是對付你是你硬逼我的！」

她嗚嗚咽咽地哭起來，轉過身子把背對着他，無論什麼人看了她這樣也要回心轉意。

只有安琪的心不為所動。他平常雖然溫紫多情，但是他的天性的底裏潛伏了一種依戀他的邏輯理論的硬質，有如一塊柔土裏藏了金屬的脈層一般；這種硬質能掃除任何妨礙的東西。從前加以他進教會，現在又阻止他容忍黛絲。而且他的戒備好比是曬光而不濕烈，所以他對於女人，只望他一旦失去了信仰便不再愛她。在這一點上看來，他是和許多性情易受激動的丈夫相反，因為他受激動的勇氣離他現在的地位甚遠。他雖然和許多輕視的丈夫所迷和折，所以一旦奮發起來之後，他的自制力真是驚人——幾乎不近人情了。他等着她停止了哭泣才說話。

「我願英格蘭一半的女人都像你一樣的有身份。看他一時怒氣勃發，很忿忿地連帶攻擊一般的女人說：『這並不是有一個有身份和無身份的問題，』」

他對她說這些話之後，又向她說了像這一類的話，因為他覺得他受了黛絲的外貌的欺騙，所以仍然不改變他對她的嫌惡的態。其實，他心的底裏仍有同情心，這時任何一個深於世故的丈夫也可以利用這個同情心來制服他。但是黛絲不想用這個法子。她認為一切的事都是她的應得之報，決不開口說一句話。她對於他的愛情的專摯，真是近於可憐的地步了。她雖然天生是一個急性的女人，但是聽憑他說什麼話，她也不致有不合理的舉

動。她並不專顧她自己，也不發怒；也不認爲他如此地待她是不善。她倒不大概是含棄了福音使徒的慈悲心而要學自己爲自己謀利益的現代人了。

今天的早晨，黃昏，和夜間與前兩天一樣地平平過去。只有一次她——就是從前的自由而能自主的黛絲——敢於首先向安琪接近。這是在飯後第三次動身到麵粉廠去的時候。他離開了桌子向她說了一聲「再見」。她也回答了一聲「再見」。並且同時把她的嘴湊到他的嘴邊。但他並不利用這個邀請他接吻的機會，便趕快轉過一邊說道——

「我一定準時回家。」

黛絲好像被人攔打了一下似的忽然畏縮起來。他從前常常不徵求她的同意便想碰到她那兩瓣嘴唇。他從前也常常很愉快地說：他的嘴和她的嘴所吐出的氣息，存她所持以生存的牛油，雞蛋，牛奶，和蜜糖一般的風味；並且說到他從這些東西取得着他的生存的滋養物。還說了其他像這類的愚妄的話。但是現在他不喜歡這些東西了。他吞了吻忽然畏縮起來便溫和地說道——

「你知道：我不得不想出一條路來。我們必須同居幾天，我如果即刻和你分手，那將引起人家對於你的謠言了。可是你要曉得這完全是爲了形式上的關係。」

「是的。」黛絲神思恍惚地說。

他出門到麵粉廠去了，但是走在半路上又停了十會兒，一時想到他剛才應該更為溫和地答復她，至少也要吻她一下。

他們兩人如此地過了一兩天的生活，確實是同住在這個屋子裏；但是精神上隔離的程度，比他們在沒有成爲愛人之前還更厲害。她也知道他雖然住在這裏，他的身心麻木，毫無一點活動能力，並且知道他急於要想出一種辦法來，她看了他一面如此的溫存，一面又如此的堅決，心裏大吃一驚。真的，他未免固執太過了。她現在也不再希望他饒恕她了。她幾番要想趁着他到麵粉廠的當兒逃走，無如她怕給人家知道了不特於他無益，並且還要拖累他，侮辱了他的名譽。

同時克萊爾也在沉思默想。他心裏不斷地思索着；他因思慮過度而成病，因思慮過度而憔悴了。他想起他以前那種家居的生活自然感受極大的苦痛。他踱來踱去，並且自言自語地說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黛絲偶然也聽到他說話。她默察這種情形，不能再像前一兩天一樣對於他們兩人的將來緘口不發一言了。

「我想——你和我同居不會——久的了，不是嗎安琪？」她說這話時，她那小嘴的兩

得下沉，這表示她完全是用機械的方法使她的臉上現出沉靜的神色。

「我不能久住，」他說，「而不輕視我自己，最壞的是住久了便要輕視你。我的意思自然是說：在平常的意義上，我不能和你同住。目前外不論我的感想如何，我不輕視你。我們既然說動頭，黛絲，那麼我們就打開窗戶說亮話吧，否則你不知道我的困難。那人現在還活着，我們怎能恰在一起？」從「自然」的眼光看來，他是你的丈夫，而不是我。如果他死了，那當然不同。況且，完全的困難並不在此，而在另外一種顧慮上。這與別人的將來有關，並不是與我們本身有關。你試想想：幾年之後，我們生了孩子，這伴們事辦他們知道了怎樣？」這事他們一定是會知道的。世界上沒有長個至壽至遠的地方，人終不會從那裏來或是從別處到那裏去。你想以想我們親生的骨肉在辱罵嘲弄成長以後，乘他們的年紀愈大，便漸漸完全感覺到這種辱罵嘲笑的意味了。他們知道了將如何大為覺悟，將有什麼一種前途？你對於這個可以發生的事加以思索之後，你老實說一句，你能不能說「住下來吧？」你想，我們寧可容忍我們自己的災難，而不必急急地再有別的災禍了，你看，是不是呢？」

她那因於煩惱的眼皮仍然像剛才一樣地向下垂着。

「我不能說住下來，」她回答說。「我不能說我還不會想到那裏呢。」

其實，黛絲心裏早已醞釀了一種希望了。她私下的希望自然是想和他同居，因為和他同居久了便有感情，有了感情便可以打破他那冷淡的態度。她雖然是很率真的，但也不是一個缺乏女人的特質的人；假如她果真看不到安琪馬上有這個提議，那她也不成其為一個女人了。她知道她若是不能達到和他同居的目的，便別無補救之策。她曾經對她自己說過：若是一味希望用手段來制服他，也不是正當的方法。但她又不能打消她和他同居的希望。他剛才所說的那句話已經明白表示他的最後的意見了。她覺得他的見解很新，她的確還不會想到那一點。他剛才說將來有了子女便要輕視她，她本來是一個誠實而白晝的夫人，聽了他的話自然相信他的話十分有理。經驗已經給了她一個很大的教訓了。他覺得在某種情形之下，有一種比度合法的生活還好的方法，那就是叫她已不度任何的生活。她像那些早已預知要受苦的人一般，能聽見上帝用詩人羅利普律頓（Raleigh）的話來說：「命令上的一種處罰的宣告，」你必須生，這句語好像專對她發似的。

這是一「自然」的詭譎和狡猾處。黛絲由往完全為她對於克萊爾的愛憎所造，所以忘却她自己引為一生不幸的事，將來也要使她的子女遭新罪惡。



因此黛絲不能反對他的話。他有一個感覺過敏的人的那種爲自己的利益而奮鬥的性癖，所以心裏忽然想起一個解答來，然而他對於他所想的解答又有點愁慮。他的解答是根據她的特殊的天性而設想的；她也許很有把握能利用他的解答。而且她儘管可以再說一句話：「到了澳洲高原或是塔克薩斯平原，有誰知道或是留心我那不幸的事，或是責罵我，責罵你呢？」但是她如同一般的女人一樣，只把論時的意像當做是必然的東西。她也許是有理的。她憑她的直覺，不但知道她自己心裏的苦楚，並且了解她丈夫的痛苦；便是將來沒有不相識的人以這些話來責備他或是他的子女，但是他所設想的這些責罵的話語，也要由他那吹毛求疵的腦子裏送到他自己的耳朵裏去。

這是他們兩下冷淡相處的第三天，有些人也許倡着怪僻的論調說：若是克萊爾的獸慾思想更多，他便更高尚的一個人了。我們不說這話。不過克萊爾對於愛情的觀念，未免過於注重精神而達到錯誤的地步，過於着重想像而趨於不能實現的程度了。有了這種特性，他有時自然覺得無形體的存在，比有形體的存在更能感人，因爲無形體的存在時，我們所想像的一種存在便毫無有形體的東西的那些缺點了。她覺得她的性格已經不能按照她的預想，爲她作有力的辯護。她是另外一個女人，而不是從前那個能激發克萊爾的感情的女

人：她現在想起他所說的這句話來，很覺得他的話有理。

「我對於你所說的話已經思索過了，」她一面向他說，一面把食指在桌布上畫着，並且用戴了嘲笑他們兩人的戒指的那隻手支住他的額頭。「這完全是真的；這是必然的。你非離開我不可。」

「你怎麼辦呢？」

「我可以回家。」

克萊爾還不曾想到這一點。

「真的嗎？」他問。

「十分真實。我們應當分別，我們不啻使這事成爲過去。你從前說過我常常叫男人們違反他們的本心來聽從我；如果我時常在你眼前，我就要叫你違反你的理性和志願，改變你的計劃；那麼，後來你的懊悔和我的憂愁更大了。」

「你願意回家去嗎？」他問。

「我要離開你，回家去。」

「那麼就這麼說吧。」

她雖然沒有擡起頭來看他，但已經吃了一驚了。她馬上感覺到這個提議與他們的誓約有一種不同之處。

「我是愁慮將來也許有這麼一個結果，」她神色屹然不動地低聲說道。「我不埋怨你，安琪。我——我以為這樣頂好不過了。你所說的話已經使我很相信了。而且，如果我們住在一起，雖然沒有別人會責備我，但是將來幾年之後，你可以假借平常一點小事來向我發怒，你又知道我已往的事，你自己也要說話，你的話也許被我的小孩子聽見。哦，現在只是叫我受密的事到了那時還要叫我痛苦而死呢！我回家去了——明天。」

「那麼我也不住在這裏了。雖然我不願意給你叫你回去，但是我已經看出我們分開至少是短時期的——是最妥當的辦法。將來等我能把一切的事情看清楚了之後再說，並且我可以寫信給你的。」

凱絲絲偷看了她丈夫一眼。克萊爾面色蒼白，甚至是戰慄不安；她仍然像從前一樣，但是使她驚恐而沮喪的還是她丈夫心裏所表示的那種決心——就是他那抑制粗鄙的情感，而專取精緻的情感的意志，抹殺實質而尊重概念的意志，也就是他那輕視肉體而側重精神的意志。各種性癖，意向，和習慣這時在他那想像勢力的支配之下都像暴風中的枯葉了。

他也許看到她望着他，因為他解釋說道：「我離開了人家之後，我對於人家的態度反而更和善些。」他又譏諷地說：「天父知道，也許等厭倦了之後，將來有一天我們還要妥協；許多人都是如此的。」

他當天便整理行裝，她也上樓捆行李，雙方心裏都知道明天早晨也許是他們兩人永久分離的日子，但是他們對於他們的行動，仍然加以種種安慰自己的推測，因為他們素來對於含有永訣性質的離別，常感覺到很深的苦痛。他們兩人都知道他們互相吸攝的魔力，她的才能姑且置之勿論，就在他們別後的數日之內雖然將比往日更大，但是時間久了也要變為薄弱。將來時間愈隔愈久，他反對和她同居的意見必將更為顯明。而且兩個人一旦分離之後，就是拋棄一個共同的住宅和一個共同的環境，新的東西便不知不覺地發生，而佔據了空出的地位，又有許多意外的事要阻礙各人的心意，而後舊的計劃都忘記了。

37

午夜來了，又寂寞無聲地過去了，因為福盧姆谷裏沒有什麼東西宣告它的來到。

二點鐘之後，在從前是杜百維家邸宅的這個幽暗的農舍裏便有一種軋軋的細聲。黛絲

住在樓上臥室裏，她聽到了這個聲音便醒了。原來是從那個沒有釘緊的樓梯，三角階板上所發出來的聲息。她看見她的臥室的門開着，她又看見她丈夫小心翼翼地踏着步子穿過一道月光。他只穿了襯衫和褲子，她看到他的眼睛不自然地向着空處凝視之後，她心中的快樂頓時消失。他走到房間的中間而後站定了不動，並且用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抑鬱的聲調喃喃地說道——

「死了！死了！死了！」

克萊爾平常受了一種劇烈的激刺之後，往往在夢中起來走路，甚至做出許多奇怪的事來，像他在結婚之前那一天從街上回家，到了夜裏在臥室裏重演和侮辱黛絲的那個人爭鬥的情形一樣。黛絲也知道他現在夢中行走是由於他心裏有不斷的憂想的結果。

她完全忠實地信仰他，所以無論他是睡着，還是醒着，她絲毫不怕他。他進來了便是帶着手槍在手裏也不能攪擾她，知道他能保護她的信心。

克萊爾越走越近，到了她面前便彎着腰俯伏在她身上。

「死了，死了，死了！」他喃喃地說。

他仍然注視着她一會兒，心裏好像有說不盡的苦痛，後來更彎低了身子，用手抱住她

，把她捲在被單裏，像把她裹在死衣裏一般，而後又恭恭敬敬地像對於一個死人一樣把她從牀上舉起來，抱着她走出房間，嘴裏喃喃地說道——

「我的可憐，可憐的黛絲——我的最親愛的，最親愛的黛絲！又美又好，又真心！」這幾句親熱的話他在醒覺的時候決不肯說出來的，所以她聽了他的話，她那孤寂的，饑餓的心立刻感覺到有一種說不盡的甜蜜。若是這樣能使她脫離她的厭倦的生活，她也用不着什麼移動或是掙扎的方法來拋棄她目前所處的境況了。因此她躺在他懷裏一動也不動，也不敢呼吸；她不知他將如何處置她，只得聽他把她抱到樓梯頭上。

「我的妻——死了，死了！」他說。

他抱着她走了幾步便靠在樓梯欄杆上一會兒。他要把她摔下地嗎？她這時幾乎絲毫不望慮她自己，只想到他明天早上要和她分別，也許是永久的離別，所以她雖然不安全感地躺在他懷裏，但心裏只有逸樂的感覺而無恐懼的念頭。假如他們果真滾下樓去，兩人都跌得粉碎，那是多麼好，多麼合意呀！

但是他沒有讓她滾跌下去，反而支在樓梯扶手上，就便在她的嘴脣子——就是白日裏他所輕視的嘴脣子——上吻了一下。而後重行用力抱緊了她而下樓梯。樓梯板的聲息不會

驚醒他，他居然抱着她平平安安地走到樓下地板上了。他鬆了一隻手撥開門門，而後走出去。他穿了襪子的腳趾頭雖然輕輕地在門邊上碰了一下。但他毫不介意。到了門外露天裏，地方很大，他能轉身自如，因此他把她架在肩膀上行走。她僅僅用薄被裹着，並不大重，於是他負着她跨出屋外之後便向距離這裏有幾碼遠的一條河那邊走去。

便是克萊爾心裏有什麼最後的主意，她還不能猜出：她只能像一個第三者揣測他的心思。她已經安心安意地把自己完全交付在他手裏了，所以隨便他如何看待她，隨便他如何處置她，她也覺得十分歡喜，她的心旌搖蕩不定，正懼怕着明天的別離，所以現在覺得安琪果真承認她是他的妻子而不拋棄她，也是一種莫大的安慰，縱然他一面承認她是他的妻子，一面又越權來傷害她。

呀！現在她知道他所做的是什麼夢了——他夢到那天日耀日早晨他抱着她和其他幾個擠牛奶的女工走過一段水潭的事，那幾個女工也和她一樣地愛他，不過黛絲不承認這話罷了。這時克萊爾抱着她還不想走過步橋，只在橋的這一邊向着那附近的麵粉廠走了幾步。最後便在福盧姆河岸上停立着。

福盧姆河水在這幾十哩長的草地上徐徐地流着，分叉的地方很多，所以無目的地造成

了無數蜿蜒屈折的曲流環繞着許多無名的小島嶼，而後又漸漸匯合於一，成爲一條大河，滔滔不絕地向前流去。在他抱着她所站立的地方的對面就是河水會合之處，河流到了這裏又闊又深，中間有一座狹窄的步橋穿過去，但是現在這座橋上的扶手欄杆已經被秋雨衝毀，只剩下木板，離急流的水面只有幾吋，所以便是頭腦沉着的人打這橋上過去也要目眩頭暈。黛絲在白天裏已經從窗口看到少年人一進一退地用靈技巧才走過去了。她丈夫或者也着到這同樣的事；但他不管什麼危險便跨上步橋，而後邁步沿着橋板向前走着。

他打算淹死她嗎？也許他有這個意思。這地方孤寂無人，河流又深又闊，所以要把她淹死是極容易做到的一件事。若是他願意，他儘管可以淹死她，免得明天分別之後又要各過各的孤獨無聊的生活。

急湍在他們脚下奔騰着，旋轉着，並且震蕩了，攪碎了反映於水面的月影。一球一球的水沫淌過去，受了攔阻的水草在橋樑背後搖蕩着。若是他們兩人這時都同時落在流水裏，他們的手互相抱得很緊，是不易得救的。那麼，他們毫無痛苦便與世長辭，也沒有人來責備她，或是責備他和她結婚了。那麼他和她最後的半小時也是最親愛的半小時了。但是如果他們不投河而同歸於盡，到了天明他醒了之後又要厭惡她，只多不過把這個時間當做



一個片刻即逝的好夢罷了。

這個念頭在她心裏鼓蕩着，但她不敢任性，怕她一動果真把他們兩人同時投入無可挽救的深淵裏去了。她如何重視她自己的生命，已經證明了，但是他的生命，她是無權干預的。他居然安安全全的抱着她走到橋那邊去了。

到了這兒，他們便在組成那個寺院的一個種植地，他又抱着她向前走了幾步，後來到了這個寺院的禮拜堂唱詩所的廢址。朝北的牆邊有寺院裏方丈的一個沒蓋的窄石棺，惡作劇的人遊行到此地往往躺在石棺裏伸直了腿睡一下。克萊爾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石棺裏。他在她嘴唇上再吻了一下，而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好像一個極大的志願已經實現了似的。於是克萊爾也橫睡在她身邊，立刻便因為力竭精疲而睡着了像木頭一般。剛才使他有氣力的這個內心一時的強烈的興奮現在也過去了。

黛絲在石棺裏坐起來。這一夜天氣雖然在這一季中還算亢爽，溫和，但他只穿了一半的衣服也就覺得很冷，如果在這裏停留過久便有受涼的危險了。若是聽他一個人自便，他十分之八要在這裏睡到天亮，說不定凍死了也未可知。她已經聽人說過夢中行走的人暴死的事。但是她怎麼能喚醒他，讓他知道他所做的是呢？若是讓他知道了，使他發覺了爲了

她而有他自己的無謂的行爲，他又懊悔萬分了。黛絲跨出石棺，輕輕搖了他一兩下；他仍舊不醒，除非用力才行。這時她不得不想出一種辦法來，因為被單太薄，她的身子也顫抖了。剛才她在強烈的興奮之下還不太感覺什麼寒冷，不過那個幸福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她忽然想起用話來說服他；於是竭力在他耳旁低聲說道——

「我們還是向前走吧，親愛的，」同時拉着他的手膀示意給他。她看他毫不反抗，知道他默許了才放下心來。她這一句話又使他重入新的夢境，他在這新的夢境裏只以爲她是引導他到天堂去的一位。她於是挽着他走過那座石橋，爾後站在他們的律宅門前。黛絲赤着腳在冰冷的石頭上走着，只覺得寒澈骨髓，但是克萊爾穿了毛襪，所以他沒有什麼不大舒服的感覺。

。不再有什麼困難了。她引誘他躺在他自己所做的那個沙發臥榻上，把他用厚被蓋好，並且臨時生了一個木材的火，烘乾了他身上的濕氣。她以爲如比照料他，她的行動的聲息會驚醒他了，她心下自然很盼望把他喚醒；殊不知他的身心疲倦達了極點，他睡下來之後一動也不動了。

第二天，他們見面的時候，黛絲以為安琪不大知道，也許完全不知道她如何參與昨夜出行的事，固然他自己也許有點感覺他到昨夜沒有安靜地睡好覺。他今天早晨從一種有如身心寂滅的熟睡中醒了起來；他初醒的那幾分鐘之內，他的頭腦裏還存了他在夜裏做了一種非常的行動的模糊觀念。但是不一會他又想到他的情況的實際事實，而拋棄了對於這件事的猜想了。

——他等寸又等，希望他能想出點主意來。他也知道他昨夜所決定的主張，若是到了今天早上仍然不消滅，那麼縱然出於一時感情的衝動，也有很好的根據，可以說是近乎一種純粹合理的根據，因此他目前應該相信他的主意是對的。他於此地在這灰白的晨曦裏觀看和她分離的決心，他看到他這個決心並非是一種強烈的憤慨的本性，乃是毫無二點熱情，但是仍然存在。於是他不再躊躇了。

早飯的時候他們捆紮剩餘的幾件東西，這時他的面容上才明顯地表現他昨夜出力過分，今天極端疲倦的樣子。黛絲幾乎把昨天晚上所事全部告訴他，但是她仔細想了想，一下也就不願說出來，因為如果給他他知道他昨夜對她表示一種為他的常識所不贊同的深情，他必定生氣，憂鬱，說出矛盾的話來了。而且如果告訴了他，給他知道在他沒有理性的時候，

他的意趣已經妨礙了他的威嚴，那麼他必定更加憂鬱了。如果告訴了他，豈不是有如趁着一個人酒後感覺到他在酒醉中所做的超乎常軌的事時候譏笑他嗎？

她心裏也猜到牠對於昨夜的忘想至少總有一點模糊的記憶，不過他不願提起這事，怕她要利用這個機會懇求他不必離她而遠行了。

他早已寫信到附近一個鎮市僱了一輛車子。早飯之後，車子來了。她知道這就是他們的結局的開始——至少是暫時的一個結局——因為她看到昨夜的事對她所表示的那番深情，便想起她將來也許有與他重聚的可能。行李放在車頂上，他們兩人坐在車廂裏，馬夫趕着車子走的時候，麵粉廠主人和那個老傭婦看了他們兩人遠行分離，不免有些詫異的神色，但是克萊爾解釋說：他發現那個麵粉廠並不是他所欲考察的一種新式的工廠，所以他們離開此地。這個解說倒也是實情。除此而外，他們兩人動身時候絲毫不表現什麼完全失敗的態度，或是叫人看了他們兩人不是一同去省親的。

不一會，他們走到與他們幾天以前，從裏面極愉快地跑出來的那個牛奶場復近的路上。克萊爾要和客理克見面，結束他的事，黛絲同時也不得不拜訪客理克的妻子一次，否則又將引起人家猜疑她和她丈夫不知陸的情形了。

他們兩人要使這一次的拜訪越謹慎越好，所以在大路邊停了馬車，而後下車順着一條小路走到牛奶場去。沼地上的細柳已經割去了，他們在那些殘餘的根樁子上，還能看到克萊爾從前在強迫她允許做他的妻子時候，跟着她走的地方；在左邊便是她前次被他的豎琴的歌聲所迷醉的那個園子，遠遠的在牛欄背後便是他們第三次在那裏擁抱的草場。夏天這裏全是金黃的景色，現在却是灰白的景色了，一切的顏色都變得平凡惡劣，肥沃的土壤現在皆是污泥，河流也冷靜了。

牛奶場主子客理克從院子欄柵裏看見他帶兩人硬跑到前面來迎迓，臉上堆滿了喜色，陶波色和這個牛奶場附近的地方的人，看見這對新婚夫婦時候，認為這是很適當的一種表示。客理克妻子也從屋子裏走出來，而後另外幾個舊伴侶也出來歡迎，只是馬利安和理德兩人不見。

黛絲竭力忍受着他們的惡作劇的揶揄與溫和的打趣，其實這些揶揄有使她受到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的影響。他們夫婦之間已經有了對於他們分離的事保守秘密的默契，所以他們一切的舉止行動都像平常一樣，絲毫不動聲色。黛絲雖然願意在這裏不談他們的事，但不得不聽他們講到馬利安與理德的行止。理德已經回家，馬利安也離開牛奶場到別處找工

做去了。他們都愁慮她不會有好結果。

寶絲欲排遣她聽了馬利安和理德的消息的愁悶，於是獨自一人走到她所喜歡的那些乳母們跟前，分別用手撫摸着它們，而後向它們辭別。後來她和克萊爾離開牛仍場的時候，兩人並排站着，好像表現靈肉一體的一般。真箇知道他們的真情的人必定能看出他們的態度裏含了何種特別的憂愁。他們在表面上還是兩個身體，一條生命，所以兩人並肩而立，她的裙子碰着他的身子而且同是面對着一個方向——面對着另外一個方向的牛奶場裏人的方向相反——並且說到告別的話是用「我們」的口氣，殊不知他們兩人的心早已如地球的南北極的遠隔了。或許他們的態度上有一點板硬和惶惶不安的樣子，或許他們堅守共同的話語時有點不自然的神色，這種態度顯然與新婚的少年夫婦的天然含羞有別，所以他們走去了之後，客理克的妻子向她丈夫說道：

「她那一雙眼睛的神色那麼不自然，他們這一對夫妻站在這裏像一對鐵人；說着話好像是在夢中一般！你覺得是這樣嗎？寶絲很有點改變了常態，現在不大像一個得意的，家裏小銀好的人的新娘了。」

他們重行上車，沿着大路前進，經過天氣城和鹿脚路；直到了鹿脚路的飯店，克萊爾

才遺去了他的馬車和車夫。他們在這裏休息了一會兒，等到過了黑野谷又另僱一個不知道他們新近的關係的人的車子向她家走去。走過納特堡，到了中途在有許多十字路的地方，克萊爾叫車夫停了車子，而後向黛絲說起若是她有意回家就在這裏和她分手。他們在車夫的面前，不能自由談話，所以克萊爾請她陪着他在一條小支車上走幾步，她答應了。他們吩咐車夫等候幾分鐘之後便走開了。

「現在，我們兩人都要互相諒解，」他溫和地說道，「我們兩人之間沒有一點氣忿，雖然現在我有一種不能忍受的事，但是我總竭力容忍下去。我只要知道我自己到什麼地方去，我立刻便告訴你。若是我能叫我自己把這事忍耐下去——假如還是有希望，是可能的話——我就來找你。可是等我來找你好些，你不必先來找我。」

這種命令對於黛絲未免太苛刻了。她把他對於她的觀念看得很清楚；她覺得他只是把她當做一個已經大大地欺騙了他的人看待。一個已經做了像她所做的事的女人，便應該忍受這一切的待遇嗎？可是她不和他辯駁。她只把他的話重複說了一遍。

「必須等你來找我，我不能先找你嗎？」

「對的。」

「我可以寫信給你嗎？」

「自然可以——如果你生病，或是需要些什麼。我盼望你沒有這種情形；那麼也許我先寫信給你了。」

「我贊成這些條件，安琪，因為你最知道我應該受什麼懲罰；只是——只是——你別處罰我過重，弄得我不能忍受就是了！」

這是她對於他們的事共總所說的一句話。若是這時黛絲狡猾一點，若是她在這條孤僻的小路上和他吵鬧一下，而後昏迷過去，或是去哭一陣，那麼他雖然有那種難以取悅的氣忿，在這時也不能抵抗她了。但是黛絲的忍耐直心實使他很容易處置她；而且她自己就是他的一個最好的辯護者。她素來對於一切的事都是逆來順受，這大概是杜有維一家對於命運所表現的一種極其明顯的態度；況且她現在又加了一重高傲心，自然更不願與他計較了。其實，這時有許多紋綫她可以幫助一下，去訴述她的苦衷，但是她不去撫摸。

他們最後所談的話是關於實際的事。他已經從銀行裏取出了一筆款子，現在把錢裝在一個小包裏遞給她。若是他了解他的教母的遺囑，他必定知道那些寶石等物乃是黛絲一生享用的。但是他現在叫她把那些寶石交給他送到一個銀行裏去保存，她立刻答應了。



這些專商最好了之後，他和黛絲回到馬車所停放的地方，而後扶了她上車。他付了車資便告訴車夫送她到什麼地方去。他拿了他的手提皮包和傘——這是他來到這裏總共所帶的東西——而後向她告別，他們兩人於是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便分手了。

這輛輕便的馬車徐徐地爬上山去，克萊爾看着車子向前行，心裏還存了萬一的希望，以為黛絲必定從窗口回頭看他一次。可是她決沒有想到這事，也不敢於做這事，她只是好像死了一半似的，昏倒了在車廂裏。他仍然望着她的車子向前進，心裏煩悶極了，於是引用一个詩人（註八四）的一行詩，但是更改了一兩個字——

上帝不在天堂·世間一切皆是乖誤！

他等黛絲的車子走過那個山脊之後才轉過頭來動身走路，心裏也不知道他是否仍然愛她。

38

黛絲的車子走進黑野谷了，當她年幼時代所見的景色一一在她的面前展開來的時候，她好像從昏迷中忽然覺醒了似的。她心裏只是盤算着她如何與她父母見面。

她到了瑪瑙村口附近的一個關柵門邊。這次是一個不相識的人開了柵門，而不是原來

認識她的那個在這裏守門有許多年的老頭兒。原來那個老頭兒大概在今年元旦日便離開這裏到別處去了，因為守這關柵門的人多半在新年的第一日更換。她最近不曾收到一封家信，於是詢問這個看守柵門的人近來家鄉有什麼消息。

「哦——沒有什麼消息，小姐，」他回答說。「瑪瑙還是瑪瑙。有些人已經死了，以及其他的事。約翰杜百惟爾的一個女兒在這一星期裏已經和一個什麼鄉紳結婚了，不是約翰自己家裏；他們是在別處結婚的；那位姑少爺的地位很高，約翰家境又不大好，所以不能參加他們的婚禮。這位新郎不曉得怎麼知道約翰，在血統上說來，是一個古代貴族的後裔，到如今還有他家的祖宗的骨頭葬在他們的墓地裏，可是他家的產業在羅馬人時代便失去了。不過約翰爵士——現在我們是這樣子稱呼他——他竭力慶祝那個結婚的日子，做東道，邀請各村的人吃飯；約翰的妻子在清漪泉唱歌，一直唱到十一點鐘以後才止。」

繡絲聽了這話，心裏焦急萬分。她覺得既然有了這麼一種情形她也決不能公然乘着馬車，帶着行李和零件東西回家了。她問了那個看守柵門的人可否把她的東西暫時寄存在他屋子裏，那個人並沒有拒絕，因此她遣走了馬車，而後由一條背街的小路向她家所在的那個村子一頭走去。

她看見了她家的煙囪時候，自己問自己道：「我怎麼能走進我家的門？」這時她家裏的人正在平心靜氣地設想着她和一個比較是有錢的男子到遠處度着蜜月旅行，將來前途無量呢；殊不知她還在這裏，孤零零的獨自一人走回家，而在這廣大的世界上竟找不着另外好一些的一個地方可以容身。

她到家的時候並沒有逃脫了別人的視線。她在園子圍籬旁邊遇着認識她的一個姑娘——就是她在學校讀書時候所認識的兩三舊友之一。她這位舊友問了一兩句關於她何以回家的話，而後不顧她那憂愁的面容便插嘴說道——

「你的先生在那裏，黛絲？」

黛絲立刻解釋說她的丈夫因事到別處去了。她於是離開她的學友，翻過籬笆，走回家去。

她走進園子便聽見她母親在後門旁邊唱歌；等到看見後門才知道她母親在門階石上正絞着一幅被單。杜夫人不會看到她來，所以絞好了被單又走進屋子裏去了。她也跟着她母親進去。

那個洗衣盆子仍舊放在原來的老地方，在懸舊的大桶上；她母親剛才把那幅絞乾了的

被單放在一邊，正預備招手伸進盆子裏去再洗衣服。

「呀——黛絲——我兒——我以為你結婚了——幾天以前——這次是真的——我們還送去了那蘋果酒——」

「是的，母親；我是的。」

「要是將結婚麼？」

「不，我是結過婚了。」

「結過婚了！那麼你的丈夫呢？」

「哦，他暫時走開幾天。」

「走開了！那麼你什麼時候結婚的呢？在你所說的那一天麼？」

「是的，星期二，母親。」

「今天只是星期六，他居然走開了？」

「是的；他走開了。」

「這是什麼意思？你所得到的這種丈夫該死，後說！」

「母親！」苔絲走到她母親跟前，把臉子埋在她母親的懷裏，嗚嗚咽咽地說道。「我

不曉得怎麼對你說了，母親！你親自向我說過，也寫過信給我，叫我不要告訴他。但是我老老實實地告訴了他——我不能不告訴他——所以他走開了！」

「噫，你這小獸子——你這小獸子！」杜夫人忿然大聲說着，把水灑在黛絲和她自己的身上。「天啦！我不是曾經對你說過的嗎？你這個小獸子！」

黛絲於是哭得扭動着身子；她許多日子以來的精神上的緊張給她這麼一哭便緩和而寬鬆了。

「我曉得——我曉得——我曉得！」黛絲在哭泣中喘着氣說道。「但是，哦，我的娘呀，我不得不說；他太好了——我當時覺得如蒙蔽他，不把那事告訴他，那我這個人便太壞了！如果——再有這事發生——我還要照這樣子做。我不能——我不敢——得罪他！」

「但是你先和他結婚就是罪過！」

「是——是的；我的苦痛就在這裏。不過我想他如果決定不把這事看得很輕，他能根據法律扔掉我。呀，我很願你曉得——我願你只一半曉得我怎麼樣愛他——我如何着急要把他弄到手——我吃了多麼大的苦，一面很喜歡他，一面又想對於他光明正大！」

黛絲所受的感觸很大，所以雖然想說話也說不下去，於是束手無策地倒在椅子上。

「可是，可是，已經做過了也取消不了啦！真的，我不懂，爲什麼我所養的孩子總比人家的孩子跋些——很愚笨，只知道把學問人濫說，其實如果不告訴他，他也未必能知道，便是打聽到了，也太遲了！」這時杜夫人很像一個可憐的母親，也不禁流下淚來。「你父親將怎麼說，我還不曉得。」她接着說；「因爲他這幾天以來，天天在羅立福，清滴泉飯店裏談到你的婚姻，並且說到我們家有了你，便可以恢復我們應該享有的地位了——他這個可憐的獸子！——想不到你弄得這麼糟！天，天啦！」

好像使事情集中起來似的，這時她們聽見杜自推爾回來了。但是還好，他不曾立刻走進房裏來。杜夫人叫黛絲暫且避開，不和她父親見面，讓她自己先把這個不好的消息報告她丈夫。玉安在失望之後便容忍這個禍事，有如她從前容忍了黛絲第一次那個亂子一般，有如她容忍一個落雨的假日或是落薯的沒有收成一樣。這種不幸的事突然臨到她門頭上來，好像一點也不顧及她們是應有美德或是應有德行；這只是她們必須容忍的一種偶然發生的乖戾的事，並不是一個教訓。

黛絲退到樓上去了，她看見房裏的牀舖都移動了地位，一切的東西都重新佈置過了。她從前所睡的牀已經改給比她小的兩個孩子睡覺，現在她沒有位置了。

樓下那個房間沒有釘天花板，所以黛絲能聽見樓下的人的行動和言語。不一會她父親帶了一隻活潑潑的雞子進房。他已經把第二匹馬出賣了，所以現在只是一個步行的小販子，手裏提了一隻籃子在外面走。今天早晨他便帶了這隻雞在手裏了，因為他時常帶了一隻母雞在身邊，給人家看到他是做事，並不是遊手好閒。殊不知這隻雞給他捆着放在羅立爾飯店裏已經有一點多鐘了。

「我們剛才談到一件事，關於——」杜白惟爾於是把他在飯店裏和人家談到教士的話詳細地告訴他的妻子，這是因為他女兒嫁給一個教士的人家才和別人談起這話的。「他們從前也有（註八五）的稱號，像我的祖宗一樣，」他說，「雖然現在他們的稱呼，嚴格地說來，只是「教士。」後來因為黛絲希望不要把她的婚姻的事弄得盡人皆知，他才沒有把詳細的情形說給飯店裏的人聽。他盼望他女兒快些取消這個禁律。他主張他們一對小夫妻採用他家原來的姓頭——杜百維。他認為他家原來的姓頭比黛絲丈夫的姓頭好得多。他問他妻子今天黛絲有沒有信來家。

杜夫人告訴他說沒有信來，但是不幸黛絲已經親自來家了。

杜百惟爾聽了他妻子把黛絲的事給他說了之後，心頭頓時起了一陣非常的憂鬱，這個

愛德把他剛才在酒杯上所得着的快樂打得粉碎。其實她女兒的事對於他都靈敏的知覺並沒有若何的影響，他所顯慮的是別人聽到了他女兒的事之後對於他的譏諷。

「呀，居然是這個結局！」約翰爵士說。「我家在金斯比教堂下面的祖墳和周拉德紳士的酒窖一樣大，我家的祖宗，七顛八倒的葬在那裏，是這一縣真正的杜百維家的骨頭和骨髓，像歷史上所紀載的一般。既然這樣，那麼就可以知道羅立福和清滴泉的那些人要對我說些什麼話了：他們必定擠眉弄眼地說，「這就是高攀一門子好親事；這就是你恢復到那挪曼王時代的你家祖宗的真正地位！」玉安，我覺得這是太不能忍受了我頂好還是結果我自己，什麼爵號，什麼一切的東西都不要了——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不過他們兩人果真結了婚，她能想法子叫他留她嗎？」

「自然，那何消說。但是她不想這樣做。」

「你想，他真正和她結了婚嗎？——還是像第一次——」

可憐的黛絲聽到這裏再也聽不下去了。她心裏十分厭惡這個地方，因為連她父母也懷疑她的話。命運給與人們的打擊如此的出乎意料之外——若是她父親對於她有這一點懷疑，那麼鄰居以及熟識的人的懷疑豈不是更大嗎！哦，她自然不能在家裏住下去的！



因此，她只在家裏住了幾天。幾天之後，她接到克萊爾的一封信箋，告訴她說他已經到了英格蘭的北部，現在正從事考察一個農場。這時她正是想求到她是克萊爾的真正妻子的美名，並且想掩飾她與她丈夫相距甚遠的事實不給她父母知道，所以她利用這封信來做她要再離家的原因，使她父母心裏存了她是出去到她丈夫那兒去的一個印象。她更要庇護她丈夫，使他免受虐待她的譴責，因此她在克萊爾所給她的五十鎊錢之中，挪出一半交給她的母親，好叫人家看了覺得安琪克萊爾的妻子是有錢的。她把二十五鎊交給母親，並且說到這是在過去的幾年中，使她父母受了許多困苦和恥辱的一點點孝敬心的表示。她尊重地說了這些話之後，便向她父母辭別。杜白惟爾一家的人得了黛絲這份津貼的幫助之後，在短時間內又活潑起來了。她母親很相信，並且說起他們這一對少年夫婦間所生的裂痕已經被他們兩人的熱情化除了，所以他們兩人是不能分開，必須同居在一起的。

### 39

克萊爾在結婚三星期之後，步行下山，向他家而走的時候，那個屹立於黃昏天空中的教堂尖閣好像詢問他爲什麼今天回家似的。在這日暮的辰光，鎮市上沒有一個人看到他回

家，自然也想不到他在這時回家。他像一個鬼怪似的突然回來了，他自己的腳步聲是他所欲去掉的一種阻礙。

克萊爾覺得人生的形像已經改變了。在這時期之前，他僅在論理上認識人生；現在他以實事求是的一個人的眼光認識人生了，其實他也許還不知道什麼叫做人生呢。但是現在他覺得人生不復如意大利的美術在憂鬱中而有甜蜜的滋味，却像維爾滋（註八六）陳畫館裏人物畫的張目而視的兇態，和萬貝耳（註八七）的人物畫的含有惡意的睨視神色。

這一星期中他的舉止行爲亂雜極了。他依照古今偉人和聖賢的所建議的方式，已經機械地從事於農業計劃的研究，好像並沒有看出什麼出奇的結果，所以他得了一個結論：他覺得那些所謂偉人與聖賢之中只有極少數的曾經超出他們自己的範圍以外，試驗他們的意見是否可以實行。「最主要的是：不可混亂，」這是一個異教的道德家所說的話，也就是克萊爾心裏的意思。可是他心裏實在有點混亂。拿撒勒人（註八八）耶穌說，「不可使你們的心受煩惱，也不可使你們的心害怕。」克萊爾就是誠心誠意地附和這種說法，但是他裏心還有煩惱。他很想和這兩位大思想家見面，誠懇而坦白地向他們訴說他自己的苦衷，並且請求他們把方法告訴他！

他的心情已經變得很快淡，很頑固了，後來他認爲他是在用一個旁觀者的消極的趣味來觀察他自己的生存。

他相信他心裏現在所有的淒涼悲愁都是由於黛絲是杜百維家的後裔的結果。但是當他發覺了黛絲是出於一個絕代的老世家，而不是出於他所夢想的一種下等階級的新興的家族時候，爲什麼他那時不毅然決然地拋棄了她而恰守他原來的主義？這完全是他背棄教會之後所得的結果，也可以說這是他應得的一種懲罰。

因此他很厭倦，又很憂慮，他的憂慮與日俱增。他心裏疑心也是否待黛絲不公平。他雖然吃着東西，也不知道他是吃的什麼東西，雖然喝着東西，也不曉得什麼味道。時間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當他已往的各種行爲的動機湧現於目前時候，他看到那個把黛絲作一個寶貴的所有物的觀念是很密切地與一切的計劃，言語，以及行爲都混合起來了。

他東走西跑，有一次在一個鎮市的邊境看到一張紅藍二色的招牌，招牌上說明有意於農業的人遷居到巴西帝國的種種利益。那裏的土地以非常有利的條件供人耕植。因此他才想到巴西去的一個新觀念。將來黛絲也可以到那裏去和他在一起；而且到了那個情況，觀念，和習俗不同的國家，那些傳統思想和習俗將不會像在這兒能拘束他們，使他們不能在

一起生活了。簡單說一句，他的心思已經很強烈地傾向於往巴西去嘗試一下，尤其是因為到巴西去的日期很近，他更急於要去了。

他抱了這種目的回愛明斯特的；他想把他的計劃告訴他的雙親，並且用頂好的話來解釋他不借黛絲一同回家的原因，只是絲毫不洩漏他們兩人實際上已經分離的事實。他走到大門時候，一彎新月照在他臉上，正如那天深夜一兩點鐘，他抱了黛絲渡河到那個僧侶的墳地上去的情形一般；不過現在他的臉子比從前更為消瘦些了。

克萊爾這次回家，不曾預先稟告他父母，所以他到家的時候，攪亂了全家的空氣，有如翠鳥深泳於池中的時候攪動了一池幽靜的池水一般。他的父母坐在應接室裏，他的兩個哥哥現在都不在家。安琪進門之後便輕輕地把門合上。

「可是——你的妻子呢，安琪？」他母親大聲說道。「你怎麼突然回來了！」

「她在她母親處——暫時的。我是匆匆來家，因為我已經決定到巴西去了。」

「巴西——呀，那裏全是天主教徒，真的！」

「真的嗎？我還沒有想到這個。」

他父母聽到他要到一個天主教國家去的消息一時很為納悶，而且覺得這事的新奇，但

是他們的煩悶仍然不能移轉天然對於安琪的婚姻的興趣。

「三星期之前，我們收到你的一封信，說你們已經結婚了，」克萊爾老太太說，你父親還把你教母的禮物送給她，這是你所知道的，自然我們連一個人也不到場是頂好，尤其是因為你願意在牛奶場裏和她結婚，而不在她家裏和她結婚。假如我們去了，那豈不是使你怪難處的，同時也不能使我們得着快樂。你的哥哥們十分感覺到這一點。現在這裏既然做了，我們也不埋怨你，尤其是因為你已經選擇了這種職業而不了宣傳福音的事，她自然和你很配合的。……但是，安琪，我很盼望我能先見她一面，或是對於她能多知道一點。我們自己沒有送禮物給她，因為不知道什麼東西是她頂喜歡的，但是你必須認爲我們的禮物是耽擱了。安琪，我和你父親兩人心裏絲毫沒有一點憤怒，反對你這次的婚姻；但是我們想：現在還是把我們對於你妻子的歡喜藏在心裏，等到我們看見了她之後再表現出來好得多。而你竟沒有把她帶來家。這似乎有點太奇怪了。有什麼事發生了嗎？」

他解釋說他和他妻子兩人，都認爲最好的辦法是：她目前回到她娘家去，他到這裏來。

「我可以告訴你，親愛的母親」他接着說道，「我常想不叫她到這裏來，等到我覺得

她能到你面前來的時候，我才叫她來。可是我這個到巴西去的頭願是最近才有的。假如我果真去，那麼我還是不帶她同去的好，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的出國旅行。她可以住在她娘家，等我回來了再說。」

「那麼在你動身之前我看不見她了？」

他的父母在他動身之前大概看不見黛絲了。他已經說過他原來的計劃是暫時不給她回家——免得與他父母的主見有礙，或是傷了他父母的感情；並且是爲了別的原故而堅持他的主張。若是他馬上就出去，他在一年之後便回家，那麼他第二次帶了她動身出去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看到她了。

匆忙中預備的晚飯已經送進來。克萊爾趁着這個機會重行解釋他的計劃。他母親不會看見新媳婦的失望仍然留在心裏。她的母愛已經使她傳染了克萊爾最近對於黛絲所表示的熱情了，所以他母親認爲拿撒勒既然出了好人，那麼陶波色牛奶場裏也能有風姿動人的女人。她看着她兒子吃飯。

「你能把她的模樣兒描寫出來嗎？我相信她一定是很標致的了，安琪？」

「對於這一點那倒是不成問題！」他立刻說道，這時他的苦痛爲熱情所掩了。

「那麼她是純潔有德的一個女子也是毫無疑問的了？」

「純潔，有德，她自是的。」

「我能看見她很清楚了。那一天你說她的模樣兒好；身段豐圓；有像愛神的弓的紅嘴唇；烏黝黝的睫毛和眉毛；有很大的一捲頭髮像船上的纜繩；一雙大大的眼睛是紫羅蘭的顏色，又有點青色，又有點黑色。」

「我說過，母親，」

「我看得很清楚了。她住在那樣偏僻的鄉下，自然在看見你以前大概沒有看見外面的少年。」

「大概沒有。」

「你是她的第一個愛人嗎？」

「是的。」

「比這些樸實，紅嘴，健壯的鄉村裏的姑娘更壞的妻子也有。當然我特願要——不過我的兒子既然將來要辦農業，那麼自然要娶一個習慣戶外生活的妻子比較是合宜些。」

他父親倒不像他母親那麼重三倒四地問他。但是到了晚禱之前宣讀一章聖經的時候，

他父親對他母親說——

「我想：安琪既然回來了，我們宜讀箴言第三十一章，豈不是比平常所唸的那一章聖經更切合些嗎？」

「是的，自然，」克萊爾老太太說。「利慕伊勒王的言語（她像她丈夫一樣，把聖經記得很熟，並且能指出那一章那一節）我兒，你父親已經決定唸箴言裏稱讚一個有德的婦人那一章給我們聽了。我們不用你提起，我們自然會把那些話來說她。她一切的行爲，願天父保佑她！」

克萊爾的喉間忽然起了一陣哽咽。他們從房角裏搬出一張家常讀經檯子，而後放在爐所的中間。上帝的兩位僕人進來了，於是安琪的父親開始宣讀上面所說的那一章中的第十節——

「有德的婦人，誰能得着呢？她的價值遠勝珍珠。未到黎明她就起來，把食物分給家裏的人。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她覺得她所經營的有利，她的燈終夜不滅。她觀察家務甚勤，並不吃閒飯。她的兒女起來稱讚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稱讚她說，有德的女子很多，惟獨你超過一切。」



廣告之後，他母親說道：

「中，我不得不想到你父親所唸的那一章中，有好好處和你所擇配的那個女人很相合。你曉得，那一個全德的女人就是一個做工的女人，不是一個遊手好閒的人，不是一個外表好看的太太；是一個用她的手，用她的頭腦，用她的心為別人行善的人。她的兒女起來稱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稱讚她說，有德的女子很多，惟獨你超過一切。可是我跟我這教員的兒女，安琪。她既然是清白純潔的一個女人，那麼，她自然是很文雅，能到我身邊來的。」

瓦萊爾不忍再聽下去了。他眼睛裏所裝滿的眼淚有如一箇一箇的鉛一般。他立刻向他所愛的兩個誠篤而樸實的土人請了晚安，其實他的父母並不知道他們自己心裏的慾欲與惡習，只曉得這些東西是纏繞的，而且是在他們的身之外的東西。於是安琪走進臥室裏去了。

他母親也跟着走來，敲着他的門。安琪打開了門。看見他母親站在門外，一雙眼睛表況急於要知道什麼事的樣子。

「安琪，」她問，「你這樣很快地走開了，有什麼事嗎？我很覺得你改變了你的常態。」

了。」

「母親，我沒有十分改變，」他說。

「爲了她嗎？啊，我兒，我知道是這個原因——我知道是爲了她。你們在這三星期之內爭吵了沒有？」

「不能一定說是爭吵，」他說。「我們只是意見不——」

「安琪——她這個姑娘的歷史能受我們考查嗎？」

克萊爾老太太很關心兒子的幸福，她已經指出安琪衷心煩惱的癥結之所在了。

「她是純潔無疵！」他回答說，其實他覺得說了這個謊話便是立地鑽進地獄裏去他也很願。

「那麼其餘的話不必說了。究竟，自然裏的美好的東西總不及一個純潔無疵的鄉下姑娘。一種粗魯的態度在最初是使像你這個受過教育的人覺得不喜歡。但是只要和你在一起，時常受了你的教訓之後，她那粗魯的態度後來一定會消滅的。」

他母親這種極端盲目而寬大的諷刺語，安琪聽了深覺他爲了婚姻而完全破壞了他自己的事業，但是自從黛絲宣佈了她的故事之後，他還是第一次有這個思想呢。的確，如果他

只是爲了他本身的關係，他也決不大留意他的事業；他是爲了他父母，和他那兩位哥哥，才希望至少能成就一種體面的事業。這時他面對着蠟燭，燭火沉默地表現給他看，使他知道它是照着明達的人而不願照着一個受了欺騙的人或是一個失敗的人的臉子。

他心裏強烈的興奮冷淡了下去之後，他有時也生氣他那位可憐的妻子，因爲他覺得是他妻子逼着他說謊來蒙蔽他的父母。他設想她坐在他房裏，並且怒氣沖沖地向她說着話。後來他覺得黑暗爲她那悲傷地申訴的柔聲細語的聲音所攪擾，她那如絲絨的嘴唇好像在他眉毛前面擦過去；他覺得在空中能嗅到她那溫暖的氣息。

這一天夜裏他所輕視的那位妻子也想着他何等偉大，何等的好。但是他們兩人都籠罩在比安琪所見的暗影——就是他自己的弱點的暗影——更深的一種暗影裏。他雖然很想有獨立自主的判斷，但是他這位高尚而有善意的少年——是最近二十五年以來所產生的榜樣少年——因爲突然想起他早年所受的教訓，現在仍然是習俗的奴隸。沒有一個先知曾經告訴他說：他那位年輕的妻子，像任何其他的天生憎惡罪惡的女人一般實在應受利慕伊勒王的話的誇獎，因爲她的真正價值應當根據她的意向，而不得根據她的成就來估定的，他自己不是一個先知，自然也不知道這事。況且在這種情形之下，近在眼前的人常蒙不利，因爲

他明白表現他的缺點而沒有暗影替他掩飾；相反這的人反而受到尊敬。因為物遠則貴，美，便是有污點也很美了。克萊爾在想着魯絲的缺點便忽略了魯絲的優點，並且忘了世界上有欠缺的人比十全的人更多。

40

吃早飯的時候大家都討論巴西的問題。雖然有那些農工移居巴西不到一年便回來的使人掃興的報告，但是大家對於克萊爾往那裏去辦農業的計劃都抱了無窮的希望。飯後克萊爾到鎮市上去結束些與他有關的瑣碎的小事，並且到本地的銀行裏取出他所有的存款。他回家的時候，在教堂旁邊碰到張仁慈小姐。張小姐好像是從教堂裏的神體所分出來的一種人似的。她挾了一大包聖經，大概是上聖經班出來的。她的人生觀是如此：凡是使別人頭痛的事反而使她發生愉快的微笑——這是一種使人家羨慕的結果，但是從克萊爾看來，這是由於她爲了神祕的宗教思想而犧牲了仁愛的結果。

張小姐已經打聽到他快要離開英格蘭，所以說起他的計劃是極好而且頗有希望。

「是的；在謀利益上講，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計劃，」他回答說。「可是，親愛的仁慈

，這個計劃打斷了我的生命了。也許到一個修道院裏去還好些。」

「一個修道院！哦，安琪！」

「怎樣？」

「呀，你這個壞人，一個修道院就是說一個僧侶，一個僧侶就是說天主教！」

「而且天主教就是罪惡，罪惡就是永墮地獄。你在危險中了，安琪克萊爾！」

「但是我以信仰基督新教爲榮，」她厲聲說道。

克萊爾爲痛苦所逼，而有極端厭惡他自己的真由主義的那種狂暴的心情，所以他招呼她走近一步，而後瘋狂地在她耳朵裏輕輕說出他心裏所有的那些最左道的思想。他看了她那一副瘦削的臉子上露出恐懼之色，他自己臉上一時的笑容也隨之消失了，後來她臉上復現出她對於他將來的幸福的愁慮。

「親愛的仁慈，」他說，「你必須饒恕我。我想我要發瘋發狂了！」

她覺得他是瘋了。他們兩人的會晤完畢之後，克萊爾重行回家。他暫且把那些珠寶石之類存在本地的銀行裏，等到快樂的日子來到再說。他又付了三十鎊錢叫銀行裏的人在幾個月之後匯給黛絲，因爲她也許需要錢用；而後又寫了一封信到瑪瑙村，把他近來所做

的事告訴了她。他覺得這三十鎊錢，和已經交給她的那五十鎊錢，給她目前應用大概也夠了。如果有緊急的事體發生，她可以依照他所說的話寫信向他父親請求的。

他不想讓他和父母和黛絲通信，所以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不把她的住址告訴他的父母；他父母一點也不曉得他們兩人分離的真正原因，因此，也沒有提起叫他把黛絲的住址告訴他們。他就在這一天離開了家，因為他希望凡是必須完成的事能愈速完成愈好。

他在離開英格蘭之前還要到井橋去一趟，因為他和黛絲結婚之後在那個屋子裏住了三天，那麼，些微的房金以及他們所租的那幾個房間的鑰匙必須交給房東，還有他們所留存的兩三件零碎東西也要取回來。他是在這個井橋的屋子裏遇着大不幸的事。但是他打開了起居室的門向裏面觀看的時候，首先便想起他們兩人是在和這個相同的一天下午極愉快地跑到這個屋子裏來的；而後又想到兩人初次同居的快感，和第一次同在一張桌子上吃飯以及握了手在爐邊談心的樂趣。

克萊爾來到的時候，那個房東農夫和他的妻子都在田裏做工，於是他獨自一個人在屋子裏等了一會兒。他上樓到他從來不曾到過的那個黛絲所住的房間裏去，他所預想不到的已往的種種情感現在都湧上心頭。牀上很整齊，還是像黛絲在離開這裏的那一天早晨親自

鐸的一樣。樺寄生樹仍舊掛在牀頂天蓋下面，像他原來所放的一般，不過過了三四星期之後已經變了色，葉子和果子都起了縐紋了。安琪取下樺寄生樹，而後壓碎了塞在爐底鐵格子裏。他站在這裏，算是第一次起了疑心，因為不知道在這個當兒他所採取的辦法是否聰明，更不必說他的辦法是否寬大了。但是他沒有受別人的很大的蒙蔽嗎？他跪在牀邊，心裏充滿這許多矛盾的感受，不由得眼睛也濕了。「啊，黛絲！如果你早些告訴我，我也就饒恕你了！」他傷心地說。

他聽見樓下有腳步聲，於是站立起來走到樓梯頂上。他看見一個女人站在那段樓梯的下層階板上，他俯視仰起了她的臉來才認出是那個黑眼睛，面色灰白的葉絲後愛德。

「克萊爾先生，」她說，「我來奉看你和你的夫人，向你們問安的。我以為你們已經回到這裏來了。」

這個姑娘的祕密他早已猜到了，但是他的祕密她還沒有猜到呢。她委實是很愛他的一個老實的姑娘——學習農業的人如果娶了她做妻子，也許覺得她是和黛絲一樣的好。

「只是我一個人在這裏，」他說，「我們現在不住在這裏了。」他解釋了他來到這裏的原因之後便問道：「葉絲，你打那一條路回家？」

「我現在沒有家在阿波色牛奶場了，先生。」她說。

「爲什麼呢？」

「爲什麼呢？」

「在那裏怪愁悶的，所以我離開了。我住在這條路的那邊。」她向相對的方面指着，就是他正要走去的那一個方向。

「可是——你現在是到那裏去嗎？我能送你去，如果你願意乘我的車子去。」她那橄欖色的面容更加深了顏色。

「謝謝你，克萊爾先生！」她說。

不一會，克萊爾找着了那個房東處夫，解決了租金的數目以及其他因爲他突然辭退了這幢屋子所應接洽的事。他上了馬車，葉絲也跳上去坐在他身邊。

「我快要離開英格蘭了，葉絲，」他一面趕着車子，一面說着。「是到巴西去。」

「你的夫人也願意去嗎？」她問。

「她目前不去——大概在一兩年左右不會去的。我是去考察——看看那裏的生活是什麼樣。」



他們很快地向東行了許多路，葉絲一句話也不說。

「她們那幾個人都好吧？」他問。「理德好吧？」

「她好像有神經病似的，當我上次看見她的時候；很瘦，兩個嘴巴子都凹下去了。她好像是很衰弱的一個人，再也沒有人愛她了。」葉絲恍恍惚惚地說。

「還有馬利安呢？」

葉絲降低了聲音說道——

「馬利安喝酒了。」

「果真！」

「真的。牛奶場主子已經辭退了牠了。」

「你呢？」

「我不喝酒，我也沒有衰弱。但是——我現在不大善於在早飯之前唱歌了。」

「爲什麼你這樣？你記得你在早上擠牛奶的時候常唱這是在愛神的花園裏，和裁縫的

短褲唱得很好嗎？」

「啊！是的！先生，當你初次來到那裏的時候，我是唱的，不是當你在那兒有一些時

候之後。」

「爲什麼你沒有興致了？」

她那一雙亮晶晶的黑眼睛向他臉上看了一會兒當做一種回答。

「葉絲——你真太癡——爲了像我這麼一個人！」他說了這話便耽於幻想裏了。「那麼——假如說我上次要求你和我結婚呢？」

「假如你以前向我要求，我必定答應你的，那麼，你也娶了一個愛你的女人了。」

「當真！」

「一百二十分——一點不假！」她低聲說道。「哦，天啦，你從來不知道，到了現在才知道嗎？」

一會兒他們到了向一個村子去的一條支路上了。

「我必須下去了。我住在那邊，」葉絲突然說道，但她自從剛才承認了她愛他的話說出之後已經許久未發一言了。

克萊爾勒住了馬的韉繩。他忿恨他的命運，並且懷恨社會上的禮教；因爲是它們把他閉閉在一個角落裏，使他沒有正當的出路。爲什麼他不自由地造成他的未來的家居生活，

以向社會報仇，而服服貼貼地甘願受因襲的習俗的懲罰？

「只是我一個人到巴西去，」他說。我和我的妻子分離不是爲了旅行的原因，實在是爲了私人的關係。我也許以後不再和他同居了。我也許不能愛你；但是——你能代替她陪我同去嗎？」

「你當真願意我去？」

「是真的。你已經受夠了虐待，很希望得着點安慰。況且你至少是沒有什麼私利的心來愛我的。」

「好——我願去，」葉絲停了一會兒說。

「你願？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葉絲？」

「這就是說：你在那裏的時候我和你同居——這對於我很好的。」

「記着：你現在別在行爲上相信我了。但是我應該告訴你，你別忘了這是不正當的行爲，從文化的眼光看來——就是說，西方文化。」

「我不管的，到了極痛苦的時候沒有一個女人願到這個的，而且也沒有別的路可走。」

「那麼，別下去，仍舊坐在這邊吧。」

他趕着馬車經過了許多十字路。一陣雷陣的走過，一點也不表現什麼憤感出來。

「黛絲，你真的很——很愛我嗎？」他突然發問。

「我是真的——我已經說過我是真的了。當我們在牛奶場的時候，我無時無刻不在愛你。」

「比黛絲更愛我嗎？」

她擺一擺頭。

「不，」她喃喃地說，「比不上她。」

「爲什麼呢？」

「因爲沒有人比黛絲更愛你了！……她簡直可以爲你而捨身。我不能比她再好了。」

其實黛絲也樂得趁着這個時機，像她班山頂上那個先知（註八九）一樣，說一兩句偏頗的話，但是她那不文雅的性情自從與黛絲相處之後，早已受了黛絲的性格的感化，不得不作出於善意的承認了。

克萊爾沉默不說話了。他聽葉絲這一番出乎意料之外的，強硬而英直的話之後，心中不自得頓時起了一陣熱潮。他喉嚨裏好像有一樣東西在裏面哽咽着。「她簡直可以爲你而捨身。我不能比她再好了！」這兩句話又在他耳朵裏重復了一遍。

「葉絲，把我們剛才的閒談忘了吧，」他說了這話便連忙掉轉馬頭來。我不曉得我剛才說了些什麼話了！現在我把車子掉過頭來，仍舊送你到向你的那條路的分枝地方去。」

「對於你這麼誠實！哦——我怎麼能忍耐下去——我怎麼能——我怎麼能！」葉絲後愛德重行想起她剛才的言語行爲，不由得大哭起來，並且敲着她的額頭。

「你懊悔你剛才對於那個不在這裏的人說了一句公道話嗎？哦，葉絲，別懊悔，懊悔反而弄壞了！」

她心潮漸漸平靜下去了。

「好極了，先生。大概我也不知道我剛才說的是些什麼話了，當我答應你和你同去的時候——我希望——其實不能成爲事實的事！」

「因爲我已經有了一個可愛的妻子了。」

「對囉，對囉！你已經有了。」

他們走到半點鐘以前所經過的那條路的一角。她從車子上跳下來。

葉絲——求求你忘了我那時的輕浮的話吧！」他大聲說道。「我那時太疏忽，太鹵莽了。」

「忘了嗎？決不，決不！哦，這對於我並不是輕浮的話！」

他覺得他應該多受她那傷心的呼喊所表現的譴責；他心裏有說不出的憂鬱，於是跳下車來握着她的手。

「但是，但是，葉絲，我們和好而別，不是嗎？你不知道我必須忍受的是什麼事呵！」

他委實是一個豪爽的女子，她不許再有什麼痛苦來阻礙他們的別離。

「我饒恕你，先生，」她說。

「喂，葉絲，」當她立在他身邊的時候，他不知不覺的便處在勸告人的地位，很莊重地說道：「你看見馬利安的時候，我請你告訴她要做一個好孩子，別再荒唐了。允許我這一個，對理德說世界上比我好的人很多，叫她爲了我的原故做事要放聰明些，好些——記着這幾個字——聰明些，好些——爲了我的原故。我贈這幾句話給她，好像一個臨死的人傳

給臨死的人一般；因為我將來決不會再和她們見面了。而你呢，葉絲，你說了關於我妻子的那一番誠實的話已經喚醒了我，使我不做那些極其謊謬和欺詐的事了。女人也有壞的時候，但是在這些事上總不及男人那麼壞。爲了這個原因我決不能忘記你。你時常要做一個誠實的好姑娘，像你一直到現在一樣；把我當做一個無價值的愛人，但是要把我當做一個忠實的朋友。答應我。」

她答應了他。

「今天賜福給你，保佑你，先生。再會！」

他於是趕着車子向前走。葉絲到了那條小路上等到看不見克萊爾的時候，便突然倒在土墩子上，心中苦痛極了。這一天晚上，她回家很遲，在到家裏時候，她臉上現出緊張而不自然的容色。但是誰也不知道葉絲如何度過介乎她和克萊爾分別之後與她到家之前的那個愁悶的時間。

克萊爾和葉絲分別之後，他腦子裏也湧起了許多痛苦的思想，只見他的嘴唇顫動着。但他並不是爲葉絲而憂愁。到了傍晚的時候，他幾乎拋棄他原來到附近一個車站的計劃，而趕着車子越過分開他和黛絲的家鄉的那個南維薩州高地背部。可是他不去的理由並非是

他輕視她的性情，也不是他鄙薄她的心境。

這都不是他的理由；他的感想是：葉絲所明告他的話雖然證實了葉絲對於他的愛情很深，但他覺得那些事實還沒有改變。若是他當初是有理，那麼他現在仍然是有理。而且現在他有一種勢力使他在他所走的那條路上繼續向前進行，這時除非有一個比今天下午那個魔力更大的人物才能轉變他的心。不久他歸回家找葉絲的。當天晚上他乘了火車到倫敦。五天之後便在搭船的港口和他那兩個哥哥握手告別了。

41

上面所寫的是冬季裏所發生的事。現在讓我們接着敘述十月裏一天的事，這大概距離克萊爾和葉絲分別的時期有八個多月了。葉絲回境况大變；我們看不到她是有人替她負着她的夫小箱子的新娘，而只覺她孤零零的一個人，提了籃子，挾了包袱，像她從前沒有做新娘的時候一樣。別的女人在這個新婚之後的期間，早已有她丈夫爲了她的安撫，替她預備許多筆很多的生活費用了，但是葉絲親在所能拿出來的銀錢，只是一個空虛的錢袋子。自從她離開瑪瑞村之後，冬季裏三季已經過去了。在這兩季中，她並沒有做什麼艱苦費



力的工作，因為她是在白拉第港附近一個牛奶場裏做些輕鬆的散工。這個牛奶場是在黑野谷之西，從這裏到她的家鄉與陶波色是一樣的遠。她甯可做苦工，而不願依靠安琪津貼她的錢來維持生活。現在她的精神疲滯極了，她那機械的工作不但不能遏止並且還要加重她那疲滯不振的心情，她心裏時常想到另外那個牛奶場，另外的那一季，想到她站在那那位溫柔的愛人面前——但是她看到他在她面前，正要抓住他的時候，他像幻影一般立刻又不見了。

她在這個牛奶場裏只做到牛奶逐漸減少的時期為止；她只是一個臨時補缺的女工，並沒有找着第二個像陶波色的長期工作。但是現在割麥的時期到了，她只得離開這個牛奶場到別的鄉下農場去再找工作，等到割麥的時期過了再說。

克萊爾所給她的五十鎊錢之中，除掉她撥去了一半報償她父母為她受苦和其他的費用之外，尚餘二十五鎊，現在她只用法很少的數目。但是不幸之至，現在接連又下了好幾天雨，在這幾天之內她無工可做，於是不得不依靠安琪所給她的金鎊。

其實她不忍用去這些金鎊。這些錢都是安琪親自放在她手裏的，並且還爲了她才從銀行裏拿出來的。一個個的雪亮的金鎊，自從經過他的手一摸之後便成爲神聖的記號，這金鎊

些金鎊除掉他們兩人的經驗所造成的歷史之外並沒有別的歷史。所以用去了這些雪亮的金鎊便像拋棄了極寶貴的紀念物一般。但是她又不能不用錢的，因此這些金鎊一個一個的從她手裏逃走了。

她不得不隨時把她的住址告訴她的母親，但是沒有把她的境況告訴她。她手中的錢快用完了的時候，她母親的信又來了。她母親的信說到他們現在的境況很苦，秋雨又從茅屋頂上下來，所以他們的茅屋非重新翻蓋不可，但是上次翻蓋了一次，至今還欠人家的錢，現在自然說不到完全翻蓋的話了。至少樓上必須添置新椽子和天花板，所以加上上次所欠的翻蓋費，共需二十鎊錢。信裏又說到黛絲的丈夫是一個有資產的人，現在他必定回家了，因此問她能不能把這個數目的錢寄給他們。

黛絲剛收到克萊爾從銀行裏匯來的三十鎊錢；她看了她娘家的境況如此困苦，於是收到了那筆款子之後，立即匯了她母親所需要的二十鎊回家。她在她那剩餘的錢之中又用去半部做冬衣，於是只留了一筆有名無實的款子給她度目前的嚴冬歲月。後來她所有的錢都用完了，克萊爾雖然說過，如果她再需要錢財，她可以寫信向他父親索取，但是她覺得他這句話仍有商量的餘地。

黛絲越想起不願採取她丈夫所教她的辦法。爲了克萊爾，她始終保持他那純潔，自尊和由於錯誤的觀念而起的羞恥心。因此她不把她和克萊爾長久分離的事實給她父母知道，也不把她已經用完了她丈夫所丟給她的那許多錢的情形告訴他的父母，或是對她丈夫說：她現在又處在極窮困的境况裏了。她以爲克萊爾的父母大概已經很輕視她了，若是知道了她以爲別人的賙濟爲生，那麼必定更加輕視她了。結果，黛絲決不給他的父親知道她目前的境况。

她以爲她不願和她的公婆通信的念頭必定與時俱滅；反而她漸漸不願和她自己的父母通音信了。自從她新婚後回家住了幾天又重行離家之後，她父母心裏還存了一種印象，覺得她終久必到她丈夫那裏去。至今她並沒有擾亂他們這個謬誤的信念；至少他們仍然以爲她是很符服她前等她丈夫回家，並且空望着她丈夫到巴西去了小住數月便回國來找她，或是寫信給她叫她到巴西去；無論如何他們兩人必定重歸於好，而後在一起生活的。她仍然懷了這個希望。所以她不能讓她父母知道她現在是一個棄婦，況且在補救第一次企圖失敗的這次婚姻成功之後，她更不能讓她父母知道她自從接濟了他們的需要之後，她只依靠她自己謀衣謀食了。

她心裏忽然又想到那些珠玉寶石。她不知道克萊爾把這些東西存在何處；這倒無關緊要，只須確實是她能應用這些東西，而並不變賣它們。不過這些寶石縱然完全屬於她的，她也覺得她無資格享受，如果取而自肥，那豈不是一種極可鄙的事嗎？

同時她丈夫在巴西所過的日子也是很苦。現在他正臥病巴西的庫理鐵巴附近一個地方，他生病是由於他在雷雨中受了涼和受了困苦的工作的影響。他現在和那些從英國來辦農業，做農工的人的情形相同，他們都是受了巴西政府允許給他們許多利益的欺騙而到這裏來的。他們還上了一種毫無根據的話的當：當人家都說凡是在英格蘭高地耕種的人，他們的體質既然能抵抗高地的氣候，那麼也能抵抗巴西的氣候，殊不知他們來到這裏，遇着巴西平原上的氣候之後，大家都不勝驚愕之至。

現在回轉來敘述。自從赫黛把她的金鏟用完了之後，再也沒有錢了，況且在這個嚴冬歲月更不容易找一件事做。她雖然不大感覺到無論在那一種人生的範圍裏，智慧，能力，健康和志願是稀罕的東西，但也不想再找民內的工作去做。她所怕的是城市，大廈，以及有資產的和染了社會惡習的人，或是沒有鄉村的風俗習慣的人。她覺得一憂慮——是從那文雅方面來的。實際的社會也許比她心裏所設想的好些，因為她在社會中的經驗很少。

但是她總覺得沒有事實證明這句話是不錯，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出於本能地要想避免社會。

春夏三季她曾經在白拉第港以西那些小牛場裏做過臨時補缺的女工，但是那些小牛場現在不需要她了。陶波色場主若是憐憫她，也許可以給她一個位置；但是她從前在那裏的時候生活過得很舒服，現在也不願意再回去了。若是她回到陶波色去了，她決不能忍受一切的興趣都是逐漸降低，而且不忍看見人家責備她所崇拜的丈夫。她看不上他們哀憐她，更聽不下他們互相對於她那離奇的境遇的竊竊私語。如果他們各人把她的故事藏在心裏而不說出來，那麼他們縱然知道她的境遇，她仍舊可以硬着頭皮忍受下去。她怕他們互相交換關於她的意見。黛絲也不知道她爲什麼心裏有這個分別，她只感覺到這麼一個區別罷了。

她現在正在路上走着，快要到這一縣的中部高地的一個農場了。她到農場去做工還是馬利安介紹的，馬利安的信幾經轉才送到她面前。馬利安好像聽人說黛絲已經和她丈夫分離了——她大概是離棄後愛德說的。這位性情溫良而會喝酒的姑娘知道絲黛身處困境，於是趕快告訴黛絲說，她自從離開陶波色之後就到那個高地去了，並且告訴黛絲說：她

很盼望黛絲能到她那裏去和她會一面；若是黛絲果真像從前一樣能再做工，農場裏有缺額，她儘管可以整裝到那裏去的。

白晝一天一天的縮短，她要得着她丈夫饒恕的希望也逐漸消滅。她機械地向前走着；她一面走一面把她自己和她過去的生活歸併，並且掩飾她自己使人不認識她，也不去着想有什麼偶然的故事發生足以使別人很快便知道她的下落，因為這事對於別人的快樂固然不大重要，但是對於她自己的快樂是有莫大的關係。

黛絲雖然處在她那地位孤獨的困境中，但她來到這裏一點也不引起人家的注目。她那天然動人的風姿上現在又加了她跟克萊爾所學到的那種高貴的氣度了。她穿了她結婚時所做的衣服雖然偶然也有人看她，她仍然不大感覺到什麼不安，但是自從她不得不穿上鄉下耕種的女工所着的外衣時候，立刻便有人當她面前說些侮辱她的話了。不過也只有十一月的一天下午那一次，除此以外也沒有什麼別的情形發生使她覺得可怕。

其實她情願到卜理特河以西的鄉下去，而不願到她現在所來的這個高地農場裏來做工，因為那裏靠近她丈夫的家，她可以時常在那些地方走來走去，誰也不認識她，並且還想在某一天到她丈夫的家裏去一趟。但是她現在既然到這個亢爽的高地來了，也不得不向東

方的白垩牛頓村子走去，因為今晚她想在這個村子過宿。

這條狹窄的小路又長又無變化，因為白晝縮短。不知不覺的黃昏便來到了。她已經走到一個山岡頂上，從這個山岡下去全是蜿蜒彎曲的小路。她忽然聽見她背後有腳步聲，頃刻間有一個男人已經趕上她了。那個男人走到黛絲身邊說道——

「我的標致的姑娘，你晚上好罷。」她很客氣地回答了他的話。

這時雖然一切的景緻都給暮色籠罩起來，但天空的餘輝仍然照在她臉上。那個男子回過頭來惡恨恨地睜大了眼睛看着她。

「用不着說——自然是——這就是在牀屈基停留了一會兒的那個小女人——是杜百維少爺的朋友？那時我也在那裏，雖然我現在不住在那裏了。」

她也認識他是一個家道小康的鄉下人，就是當她未和安琪結婚之前，到一個鎮市買東西的時候，那個在飯店裏向她說了些侮辱她的話而後被安琪打倒的人。她聽他剛才說了那話之後，頓時一陣憂鬱穿破了她的心，但她並不回答他的話。

「老老實實地承認罷，承認我在那鎮市裏所說的話是真的，雖然你那個相好的很生氣——是不，乖東西？照說，他打了我，你還應該向我陪禮呢。」

黛絲仍舊不回答他的話。她那被他所追逐的心靈，只得得有一條路可以逃走。她回頭觀看，突然沿路飛跑着逃去，後來跑到連至一個樹林的柵門。她鑽進柵門，而後向前直跑，不敢停留，等到後來鑽進很深的樹蔭裏，沒有人能看見她才停了脚步。

她脚下全是乾樹葉子，還有生長在脫落了葉子的樹叢裏的那些冬青屬灌木的葉子也很稠密，所以很能避風。她刮了些枯樹葉子，砌成一個大堆，坐在中間做了一個窩。黛絲於是爬進這窩裏來。

她睡在這裏當然有時醒着，有時醒的時候好像聽見許多希奇古怪的聲音，但是有時自己安穩自己說那聲音都是由於風的關係。她又想到她丈夫在地球的另外一邊，住在她所不知道的一個熱帶地方，而她自己却在這個寒冷的地境。黛絲自言自語地說：「世界上還有另外像我一樣的七個不幸的人嗎？」她想到她那厭倦而衰頹的生活又說道：「一切皆空！」她猶猶地想這句話說了有好幾遍，後來回想了一下才覺得這句話現代是最不充分的種種思想。所羅門在兩千多年前已經有了這一個思想了：（詩九〇）她自己雖然不是思想家的先導，但是她的思想比所羅門的更為進步。若是一切皆是虛空，誰又來管它呢？她覺得一切比虛空還壞——全是不公道，懲罰，勒索，和死亡。這位安琪克萊爾的妻子



把手放在她的眉毛上。她摸出她自己的眉毛的曲線，和髮那在皮膚之下可以看見的眼睛眶子的邊緣，因而想到她現在已經如此。那麼將來必定骨頭暴露出來了的日子也要來到。我很希望這個日子就是現在，她說。

她正在胡思亂想着這些事的時候，又聽見樹叢裏有一個新的奇怪的聲音。也許是風聲，不過這時並沒有什麼風。有時是一種震動聲，有時是一種撲翅的聲音，有時是一種喘息或是咯咯地叫的聲音。等了一會兒她才確實明白這些聲音都是一種野外的生物所發出來的。後來她更相信了，因為她聽見她頭上樹枝裏發出一些聲息，繼之又有像一個很重的東西跌落下地似的。若是她在另外一個很快意的境況之下隱藏在這樹林裏；她聽了這些聲息便要大吃一驚了，但是現在這裏一個人也沒有，所以她並不害怕。

後來天空果然發亮了。樹林外面已經天亮了多時，但是樹林裏面剛才天亮呢。

等到天色明亮的時候，她立刻從她那一堆樹葉子裏爬了出來，大膽地四面望了一望，於是看出一直在擾亂她的心神的是些什麼東西。她所藏身的樹林很長，一直綿亘到一個山頂為止，在圍籬之外便是耕植地。樹底下睡倒了好幾隻野鷄，它們的華麗的羽毛浸濕了血，有幾隻已經死了，有幾隻無力地抖動它們的翅膀，有的注視着天空，有的脈息跳動得

很快，有的彎了身子，有的伸直了身子——個個都在劇痛中掙扎着，只有幾個可算是有辛福，因為它們的痛苦早已跟着它們的生命同時在夜裏完結了。

黛絲立刻看出這是什麼一回事。這些野鷄都是昨天被獵鳥圍趕到這裏來的；那些中彈而死的，或是在日暮之前已死的，早已被他們尋到了帶走了，只有那些受傷很輕的逃走了而後隱藏起來。它們棲在厚密的樹枝裏，後來到了深夜，失血越多，身子也越弱，因此到了支持不住的時候便一個一個的從樹枝上脫落下地，而後發生像黛絲在夜裏所聽見的聲息。

像這些獵鳥的人，黛絲幼年時代也曾看見過。他們一時在籬笆子裏看一看，一時又在矮樹叢裏窺一窺，或是描準他們的槍打鳥。他們都穿了奇怪的服裝，眼睛裏閃着一道兇惡而嗜殺的光。她也聽人說過這些人雖然在打鳥的時候很粗暴，很兇惡，但是並不是全年都是如此，他們都是有禮貌的人，只有在秋冬二季的幾個星期之中，像馬來半島的居民一般，突然很瘋狂地跑來跑去專以毀壞生命為目的——從這個例子說來，那麼這些無辜的鳥雀，都是飼養出來，專為滿足他們的嗜欲的了——他們如此地對付自然界萬類中比他們弱小的生物也未免太粗野，太無義快心了。

黛絲看了同類的生物的痛苦好像是她自己的痛苦，所以她立刻想到替那些未死的野鷄解除痛苦。她的方法是用手把她所能找到的野鷄一個一個的替它們扭斷了頸子，而後按照它們原來的地位放着，讓獵圍裏的人第二次來搜尋。

「可憐的，親愛的鳥兒吓——看到了你們這樣的痛苦還想不到我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嗎！」她大聲說着，當她扭斷那些野鷄的頸子時候，她的眼淚向下直流。「況且我身上還沒有一點刺痛！我沒有被人割斷，我沒有流血；我還有兩手可以養活我，可以穿衣。於是她越想越慚愧，因為她昨夜所有的憂鬱完全是由於她感覺到在人類所訂下來的苛刻的法則上應受懲罰，殊不知這種苛刻的法則在自然裏毫無根據。

42

現在天空已大亮了。黛絲於是動身趕路。她小心翼翼地走到大路上來，其實她無須如此謹慎的，因為附近沒有一個人影。她耐着苦向前走，她回想到那些野鷄在夜裏如何忍受痛苦的時候，她心裏也覺得憂愁是相對的，而且她自己也有那耐苦忍痛的性情，只須能不顧別人的毀譽好了。但是如果克萊爾一日不拋棄他的主見，她也一日不能作此想的。

她到了白壘牛頓，在一個小飯店裏吃了一頓早飯。這個飯店裏有幾個少年喋喋不休地誇獎她的臉子。她又覺得有希望了，因為說不定她丈夫也用相同的話來誇獎她。因此她不得不善自珍攝，而遠離那些偶然愛慕她的男子。她有了這個目的便不敢再以她的容貌作犧牲了。她出了白壘牛頓村又走進一個小樹林，於是從籃子裏拿出一件便是在牛奶場也不會穿過的舊衣——這件衣服還是她先前在瑪瑙村麥田裏做工穿過一次。她想了一個巧妙的辦法，從包袱裏拿出一條手帕，而後齊帽子下面把她的下巴頰子，半邊臉頰，以及她的鬢角統統捆紮起來，好像患牙痛的人把臉包裹起來的一般。她於是拿出懷中小鏡，用了剪子把她的睫毛剪去；她如此地裝飾之後便沒有人不懷好意地誇獎她，而同時也可以安安靜靜地向前走那崎嶇不平的路了。

「怎麼是這樣一個奇形怪狀的姑娘了！」逼着她的兩個人之中，走在後面的那一個人向他前面的同伴說。

她聽了他這話不由得憐惜她自己而流出眼淚來了。

「我不管！」他說。「哦，我不——我不管！我可以時常這樣去睡，因為安琪不在這



很他的思想也不大擾亂她的心神了。她這時最緊急的是要馬上得着一個職業，和一個家，可以度過這嚴冬歲月。她已經有了那種短期受僱於人家的經驗，所以決不再接受短期僱工的位置了。

她於是向前走着，經過了一個田莊子又是一個田莊子，向着馬安利寫信給她的那個地方走去；雖然傳說那地方規矩很嚴，工作很苦，極不願到那裏去做工，但她不得不採取這個最後之策。她最初是想找點輕鬆些的工做，後來因為沒有希望又想找比較重一些的工做，但是結果她從做她所最喜歡的擠牛奶和養雞的事一變而做他所最不喜歡的粗重的事——就是耕植地上的工作；這種粗重的工作她自然不願做的。

第二天傍晚她走到那個崎嶇不平的白堊高原，中間全是些有史以前的半圓形的墳墓——好像乳房很多的大神母西比利（註九一）仰天而臥的樣子——這個高原從她家鄉那個山谷起一直伸延到她的戀愛發生地的那個山谷為止。

這裏天氣又乾燥又冷，綿亘很長的土車路，在落雨之後不到數小時又吹得雪白而滿佈了塵埃。這裏樹木很少，幾乎看不見什麼樹木，便是能夠生長在籬笆裏，也要被佃農用山楂樹灌成活的籬笆所壓倒！因為這些農夫都是大樹，矮樹，以及茂盛的天然敵人。在她

，布正伯羅和維特孔多山頂隱約可見。這一對山峯好像很親密的，從這高地看去，有謙卑而無傲慢的態度，不像她幼年時代從黑野谷那面望去，好像全是些屹立於天空的稜堡一般。再向數十哩遠的南方看去，向海邊越過重山峻嶺，便有一條如磨光的鋼一般的東西。這就是英吉利海峽，這裏的海岸距離法國西很遠。

她面前的低窪下去的地方便是一個村莊的廢址。其實，她已經到了馬利安所住的那個火石谷了。她沒有法子，好像命中註定要到這裏來似的。她的四周全是一片堅硬的土壤；看了這種土壤，便明白這裏所需要的是最粗重的工作了。但是她走了許多路也該休息，況且天又下雨，她不得不停留的。這個村子的進口處有一所茅屋，這所茅屋的三角屋頂凸出伸到大路上來，她在沒有找着一個住宿的地方之前，仍然站在這個三角屋頂下面躲避，一面看着暮色沉沉，漸漸籠罩着大地。

「誰能想到我是安琪克萊爾的夫人呢？」她說。

這個三角屋頂下的磚牆溫暖了她的脊背和肩頭，她後來才知道她所依靠的牆裏面便是這所茅屋的爐所，因此熱氣從磚牆透過來。她在牆上溫暖了手，又把她那為雨所漬濕的紅嘴巴子靠在這磚牆上。這個三角屋頂的磚牆現在是她的唯一的伴侶，她不願離開，却願在這

裏過夜了。

黛絲在牆外能聽見屋裏的人在成天做工之後，團聚在一起談話的聲音。他們搬動晚飯碟子的聲息也可以聽見。但是在這個村子的街道上，一個人影也看不見。最後有一個女人來了才打破這種沉寂幽靜的空氣。雖然是很冷的一個黃昏，但是那個女人只穿上印花布袍子，戴了夏天所戴的那種圓頭覆布帽。黛絲立刻想到這個女人也許是馬利安，後來她越走越近，等到在這隱隱的暮色裏可以辨別清楚時候才看出來實在是馬利安。她的臉子比從前更胖，更紅了；她的衣服比從前所穿的也壞些。若是在從前的時期，黛絲也再不願在這種情形之下重認舊交；但是現在她太寂寞了，所以馬利安向她問安，她也向馬利安道好。

馬利安很莊重地詢問了她一些話，但是聽了黛絲的境况仍然和從前一樣，似乎又受了很大的感觸，其實她早已微聞黛絲和克萊爾分離事的了。

「黛絲，克萊爾太太——是親愛的他的那個親愛的妻子！我的孩子，你的情形果真是很壞嗎？爲什麼把你那漂亮的的面孔像這樣子捆紮起來？有人打了你嗎？不是他吧？」

「不，不，不是，馬利安，我這樣子捆紮起來，便沒有人擁抱我了！」  
她厭惡極了，馬上便把可以觸起這些妄想的那個捆在臉上的手帕扯去。



「你又沒有戴上領子。」（黛絲在汗奶場裏時候常戴上一條小白領子。）

「馬利安，我知道，」

「你在路上丟掉了嗎？」

「沒有丟掉。實在是：我絲毫不顧我自己的容貌了；所以我不把它戴上。」

「你又不戴上你結婚的戒指嗎？」

「我戴的；不過不是露在外面。我用絲帶把它戴在我的頸項上。我不願意人家從婚姻上想到我是什麼人，或是知道我是結過婚；如果他們知道了，而我現在的生活却是如此，那真有點太難以爲情了。」

馬利安停了一會說道——

「你是一位上等人的妻子；但是你的生活像這樣，真太不公平了！」

「哦，很公平，很公平；雖則我不大快樂。」

「可是——這是他娶和你結婚的——而你居然如此的不快樂！」

「有時，妻子是不快樂的，這並不是由於她們丈夫的過失——是由於她們自己的。」

「你沒有過處，親愛的；這是我很相信的。他也沒有。這必定是由於在你們兩人以外

的事。」

「馬利安，親愛的馬利安，你可不可以給我一次恩惠，不問我這些事吧？我丈夫已經到外國去了，我已經用去了不少的錢，超過他所給我的了，所以我不得不暫時重做我從前所做的工作。別叫我克萊爾太太！還是像從前一樣，叫我黛絲。他們這裏需要人嗎？」

「要的；他們時常需要人，因為很少有人願意到這裏來做工。這是一個飢瘦的地方。這裏的出產是小麥和燕青。雖然我在這裏做工，但覺得像你這樣的一個人也來到這裏真是可惜。」

「但是你那時也像我一樣，是一個好好的擠牛奶的女工。」

「是的，自從學會了喝酒之後，我便離開那裏了。天啦，這酒現在是唯一安慰我的東西了！如果僱用了你，便叫你做削燕青的事。這也就是我這裏所做的工作；但是你不會喜歡的。」

「哦——隨便什麼事！請你替我說一說好吧？」

「還是你替你自己說的好。」

「好極了。馬利安，記着——如果我得了一份事，一個字不可提到他。我不願污穢了

他的名譽。」

馬利安的性格雖然比黛絲粗魯些，但她畢竟是一個誠實可靠的姑娘。她後來答應了黛絲所要求的話。

「今天晚上是發工錢的日期，」她說，「如果你和我同陣去，你馬上就可以知道。我看到了你不大暢快，我心裏也憂愁；這是因為他走開了，我曉得。如果他在這裏，你也不致於不快樂，雖然他不給你錢用——雖然他把你當做一個奴僕看待。」

「對透了：我不致於不快樂！」

他們兩人並肩而行，不一會便到了那個氣氛暗淡而莊嚴的農場。這裏附近一帶地方看不見一棵樹，而且在這時期也沒有一塊綠油油的草場——四處皆是休耕地和闊大的蕪菁田，中間有等高的小樹所編成的一律整齊的籬笆隔開。

黛絲站在農場門外等着，等到一羣工人已經領了工錢之後馬利安才進去替她介紹。農場主不在家，但是他妻子今晚代表他在家裏照料一切。老闆娘子並不反對僱用黛絲，因為黛絲答應做到舊通告節（註九二）為止。況且現在願下田做事的女工很少，而且女工比的男工便宜，如果把女子和男子一樣能做的工作給女子做，那麼利益更大了。

黛絲既然和這個農場訂下約來做工，目前她無別事可做，只有去找一個住宿的地方了。後來她在溫暖她兒子的那個有三角屋頂的茅屋裏找到了一個宿處。這裏的工作雖苦，但是有了這個糊口的事做，無論如何這個冬季總可以混過去了。

晚上她把她的新住址寫信告訴她的父母，惟恐她丈夫有信寄到瑪瑙去。但是她沒有把她的困苦的境况告訴他們：她怕他們責備克萊爾。

43

馬利安說過這個火石谷是一個貧瘠的地方，細想起來這句話實在不是言過其實的描寫。在這裏，唯一肥腴的東西只有馬利安一個人；而她還是輸入品，不是本地的土產。鄉下的村莊大概有三種：一種是地主自己管理的村子，一種是本村人管理本村的村子，還有一種既不是本村人管理本村的村子，也不是地主所管理的村子（換一句話說，就是一個有定居的鄉紳佃戶的村子，一個是擁有自由保有不動產的人或是依據公簿而有不動產的人的村子，一個是地主在外，將田地出租於別人耕種的村子，）在這三種村莊之中，火石谷村子是屬於第三種。

黛絲開始做工了。她那精神上毫無忌憚的勇氣與肉體上的膽怯所混合而成的堅忍心理，在是她的重要特質了；她有這堅忍心才能勉力做苦工。

她和馬利安做工的地方是在很長的一塊有一百多英畝的蕪菁田裏，這塊蕪菁田是火石谷最高的地方，比那些多石子的白堊平原還高，原來是白堊石層的硅土脈露出於地面上的地層，就是無數的珠莖形的，尖角形的，陽物狀的白色燧火石所組成的岩層。蕪菁的上半年已經被畜牲吃掉了，所以這兩個女人的工作是用叫做「耨」的有鈎子的叉子掘起蕪菁的下半年或是埋在土裏的半截根，不給畜牲完全吃掉。蕪菁的葉子早已沒有了，一片皆是黃灰色的荒涼的田地，有如人的一副臉子，從下巴頰子到眉毛皆是黃的皮膚。毫無一點特色。天空也和這些田地一樣，不過顏色不同；換一句話說，只是一片毫無特色的穹蒼。因此，這上下兩個面孔終日相對，白色面孔俯視着下面的褐色面孔，褐色面孔向上仰視着白色面孔，在這二者之間只有這兩個姑娘，她們匍匐在褐色的面孔上像蠅子一般。

沒有人走到她們面前去；她們成天機械地做着工。她們的身子裹在「哈色」式的罩衣裏——就是有袖子的褐色罩裙，在背後繫到衣服的底邊為止，使她們的長袍不給風吹得亂翻，——並且穿了短裙子，露出高齊踝節的短靴子來，又戴了蓋到手腕的黃羊皮長手套。

她們彎了腰，低下頭來做工，她們頭上所戴的頭巾顏色陰澀，令人看了便想起古代意大利人對於兩個聖母瑪利的觀念。

她們兩人繼續不斷地做工，並不感覺到她們在這一片景色裏是很孤寂，也不想與他們的命運是否公平，到了下午，天又下雨，馬利安說起她們不必再做工了。但是她們如果不做工，便得不着工錢；因此她們只得再做下去。這塊蕪菁田的地位很高，大雨不須降落，只是跟着呼號的大風橫刮下來，像些玻璃薄片黏附在她們身上，後來她們兩人全身都濕透了。黛絲到現在才實際體會這是什麼意義。潮濕是有不等的程度；在日常談話裏，一點點潮濕也叫做濕透。但是站在田裏慢慢地做工，感覺到雨水浸到身上來，最初是在大腿和肩頭，而後到了臀部和頭上，後來到了背心，胸前，並且還要繼續做工，等到鉛灰色的陽光縮小了表示夕陽已經下山才止，像這樣做工自然需要一點堅忍心，甚至需要點勇氣。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她們兩人並不大感覺到潮濕的不安。她們都是年輕的姑娘，現在正談她們們同住在牛奶場裏的時候相親相愛的情形，陶波色那一片大青草地確實是一塊樂土，因為夏季所贈送給他們的禮物獨厚，在實質上是送給一切的人，而在情感上是送給這

兩位姑娘。黛絲深願馬利安不談到她的丈夫，但是這個問題有一種極大的魔力，所以她和馬利安自然而然便互相談論起來了。因此，她們的潮濕的帽帘子雖然在她們臉上猛烈地拍動，她們的罩裙雖然緊貼在她們身上使她們感覺疲乏，但是今天整個下午她們兩人都在綠色中，溫暖的，浪漫的陶波色的回憶中生活着，

「在晴天，從這裏你能看見福盧姆谷附近幾哩以內的一個隱隱約約的小山，」馬利安說。

「啊！你能嗎？」黛絲說了這話頓時感覺到這個地方的新價值。

所以這兩個勢力像在別處一樣地正顯着它們的作用：一個是天生的享樂的意志，一個是受環境支配的反抗享樂的意志。馬利安有一種協助她的意志的方法，就是到了下午她從衣袋裏拿出一個瓶口用白破布塞住的酒瓶，同時邀黛絲合飲。黛絲不必借助於酒，她的夢想能力，目前已經使她逍遙於理想的世界裏了，所以她略飲了一口便不喝了，後來馬利安安住酒瓶呷了一大口酒。

「我已經喝慣了，」她說，「現在離不了它了。這是唯一的安慰我的東西——你曉得我失去了他：你沒有；也許你用不着這酒的。」

黛絲覺得她的損失之大，與馬利安的相等，但是她受了她是安適的妻子——至少她在名義上是他的妻子——的體面心的支配，也只得承認馬利安的原則是對的了。

黛絲在這幾天天天在霜刀雨箭裏做工。她不是挖蕪菁，便是修剪蕪菁所謂修剪蕪菁，就是用鉤頭刀刮去泥土和細筋，而後把根貯藏起來為將來之用。如果天下雨，她們還可以躲在一種茅草蓋的圍籬之下做這種工作；但是如果下霜，她們縱然有那厚皮手套也不能使她們手裏所拿的那些結凍的塊子不割傷她們的手指。黛絲仍然希望着。她始終認為克萊爾是最豁達大度的一個人，所以她深信他既然有這個性格，那麼將來必定和她重歸於好。

馬利安已經受了酒的刺激而有一種滑稽的態度了。她在地上找出了上面所說的那些奇形怪狀的火石便叫着大笑起來。黛絲仍舊很滯鈍的。她們時常向着福盧姆谷那一帶鄉村望；她們一面注視着籠罩大地的灰色的霧，一面又想像她們往日在那裏的生活。

「啊！」馬利安開口道，「我極喜歡有另外一個人，或是我們那些舊同伴之中有一兩個人能到這裏來！那麼我們在那裏天天能再談起陶波色，談到他，談到我們在那裏的快樂的日子，以及我們常說的舊事，大概一切的事都能復現出來，在想像中！」當這些幻象復在於馬利安眼前的時候，她的眼睛也溫順去了，她的說話聲音也不清楚了。「我來寫信給



葉絲後愛德？」她說，「她現在住在家里一點事也不做，我曉得；我要告訴她我們都在這裏，再叫她到這裏來；也許理德現在更好了。」

葉絲並不反對這個建議。兩三天後，她聽到馬利安說葉絲已經有回信給她，並且已經答應到這裏來了。

這裏已經有好幾年沒有像今年這麼一個冬季了。今年的冬季偷偷地來到，而且按步就班的有如下棋的人一着一着地下棋一般。有一天早晨，有很多的幾顆樹和籬笆矮樹上的荊棘好像脫去了植物的外皮，而加上動物的皮膚似的。樹枝子在夜間披一種白色毛茸蓋着，好像外皮上生了毛一般，每個樹枝都比平常要大四倍；因此一叢小樹，或是一顆樹有了慘澹暗灰色的天空與地平線襯着，便成爲極美的一幅白線條子的輪廓畫了。茅屋和牆上的蜘蛛網只有在這個下雪的天氣裏才能看見，它們掛在下房，柱子，以及欄門的凸出的地方，好像白毛絲布的線圈一樣。

在這濕氣結凍的時期之後又有短時期的一陣乾霜。這時北極地帶的奇怪鳥雀都不在聲不作氣地飛到這個火石谷高地來。它們都是些有悲慘的眼睛的瘦削怪物——它們已經看見人類所不能到的那個寒冷的北極區域內種種極可怕的變動的景色了；它們看過冰山受了極

的射照而破裂，又看過雪山受了極光的影響而溜行。它們的眼睛曾經爲大風雨的急旋和水墮組成的變動所蒙蔽，現在仍然表現那種神色。這些無名的鳥雀飛到離黛絲與馬利安很近的地方，但是它們並不報告爲人類所不能見。而在它們已經看見的事物。它們不像一個旅客喜歡暢談他所親見親聞的事；它們泰然自若，默然無聲，只顧這個高地上眼前的事情，而把它們所不重視的已往的經驗早已置之度外了。它們現在所注意的只是這兩位姑娘用掃帚掘土的動作，因爲她們能翻出這些候鳥所喜歡吃的東西出來。

一天有一種特殊的東西來到這鄉間空氣裏了，好像是一種濕的東西，但不是雨的濕氣；又是一種冷的東西，但不是霜的寒氣。這東西使這兩個姑娘覺得眼淚發冷，眉毛凍痛，並且寒氣刺入她們的骨髓，所以她們身體內部所受的影響比身體外部所受的影響更大。她們知道就要下雪的意思，到了晚上果然下雪了。黛絲仍舊住在那個暖和的有三角屋頂的茅屋裏，這個茅屋能使任何孤獨的過客走到那裏，停立在牆邊便得着快樂。黛絲在夜裏醒了，她聽見茅屋上有瑟瑟的聲音，這表明屋頂已經變爲風的運動場了。到了清晨，她點了燈起身，而後知道大雪已經從窗隙裏吹進來在裏面堆成一個極精細的白粉圓錐體，並且從烟囱裏光刮下來，在地板上積了有腳底深的一層。她一走動她的鞋子便丟下些印跡。門外暴風刮得

極厲害，所以廚房裏瀾漫着雪霧；但是這時門外仍然漆黑，什麼東西也看不見。

黛絲知道既然下了這一場大雪，便不能繼續到田裏去掘蕪菁了。她在一盞小燈的亮光之下吃着早飯；早飯吃完了，馬利安也來了。馬利安叫她和其他的女工一同到麥倉裏去抽麥稽。因此，等到外面一片黑暗開始，為零亂的淡灰色微光時候，她們吹滅了燈，穿上最厚的單裙，把圍巾繞在頸項上，並且搭在胸脯，而後動身到麥倉去。白雪從北極地帶跟着麥雀飛來，有如一柱白雲，所以個別的細小雪花看不清楚。暴風吹來帶了冰山，北極海洋，鯨魚，以及白熊的氣味，並且把大雪吹得在地面上飄過而不積在地上。她們兩人斜着身子徐徐地在軟土田裏緊靠籬笆走着，但是這些籬笆有如篩子一般，而非庇護她們的東西了。天空中飛舞着雪花，所以天色蒼白。這些雪花離中心地旋轉着，顯出無色的一團紛亂的狀態來。但是這兩個姑娘反而覺得頗有樂趣，因為在一個乾燥的高地上，這樣一個天氣並不使人掃興。

「哈，哈！這些狡猾的北方烏雀曉得下雪了。」馬利安說。「的確的，它們從北極星一路來就飛在雪的前面了。你丈夫親愛的黛絲，我想我的話是很對的。你丈夫這時正受着炙人的天氣的苦呢。天哪，我極希望他現在能看一看他的漂亮妻子！這裏的天氣不但是

與你的美一點無害——其實，並且還增加了你的美呢。」

「馬利安，你不能在我面前談到他。」黛絲嚴重地說。

「好罷，不過——你當真喜歡他，是不？」

黛絲不回答。眼睛裏凝了眼淚，忽然面朝着她所想像的那個南美洲所在的方向望着，

並且擡起嘴來對着雪風吹出一個熱情的口吻。

「是了，是了，我曉得你很喜歡他了。但是——說一句真話，這對於一對結過婚的人確

是一種奇怪的生活，好吧——我不再說一個字了！罷了，這裏的天氣如此，我們在麥倉裏

還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抽麥摺是一種極苦的工作——比削蕪菁還苦。我身子很壯，能吃苦

；可是你比我瘦弱得多了。我真不懂主人為什麼給你做這事。

她們兩人進了麥倉。這個很長的麥倉一端裝滿了小麥。麥倉的中部是做抽麥摺的工作

地方。昨天傍晚已經放好了很夠這幾個女工整天抽割的麥把子在那個抽麥摺的鐵子上了。

「呀，黛絲來了！」馬利安說。

果然是黛絲；她向前走進來。昨天她下午遠道從她家裏走來；她以為路程不遠，就擱

了，所以剛在下雪之前時候才到。她還在飯店裏宿了一夜。這裏的農場主子已經答應了她

母親僱用她，並且叫她今天到這裏來。所以她怕來遲了令他失望。

徐黛絲、馬利安、葉絲之外，還有從附近一個村子裏來的兩個雄糾糾的女人。黛絲看了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她記起來了；她們是姐妹二人，一個是銼牌皇后黑皮桂兒，一個是她的妹妹鑽石牌皇后——就是那天半夜裏在牀屈基和她爭吵，並且還要和她打架的那兩個女人。她們沒有認識她的表示，大概實在是不認識她。因為那時和她相遇的時候，她們吃了酒，而且又是暫住在那裏的人。像現在在這裏一樣。她們能做男人所做的工作，如掘井，紮籬笆，挖壕溝，開鑿道路，她們可以成天做工而不感覺到一點疲倦。她們也是有名的抽麥稽子的人，這時姐妹二人目中無人地向着黛絲、馬利安、葉絲三人看着。

大家都戴了手套，在棧子前面坐成一排，於是開始做工。這部棧子有兩根直立的桿子，中間有一根桿子橫貫着，待抽的麥把子便是放在這根橫桿子下面，麥穗朝外放着；這個橫桿子用直立的鏈子釘緊，麥把子逐漸減少，橫桿子也逐漸向下沉落。

白日的顏色強了，陽光從倉門底下進來而不從天空射下來。女工們把麥把子從棧子上，上一把一把地抽出來；但是自從這兩個奇怪的女人來到了，不斷地說着本地的醜事之後，馬利安和黛絲便不能如意地暢談着她們的往事了。立刻她們聽見馬蹄得得的聲音，原來是

農場主子騎着馬到麥倉門口來了。他跳下馬，進了麥倉，走到黛絲跟前，而後出神地對着她的半邊臉看着。最初她不會掉過頭來，但是他釘住她望了很久，所以她不得不回過頭來看一看。她一看便知道她的主人是牀屈基人，就是那天在大路上所遇的那個人，因為他證起她的歷史她才逃走的。

他站了一會兒，等到黛絲把已經抽過的麥捆子送到外面的麥堆子上之後才說道，「噯，你就是那個我那天以禮貌待你，而你却認為是惡意的小女人嗎？我聽到我們僱了你做工，馬上就想到你必定是那個小女人！罷了，你以為你第一次在那個飯店裏和你的相好的已經佔了我的上風，第二次在路上你突然逃走了又佔了我的上風了；但是我想我現在是佔了你的上風了吧。」他說完這話又大笑了一陣。

黛絲站在那兩個雜糾糾的女人和這位農場主子之間，像一個小鳥被囚在一種彈簧羅網裏，一句話也不回答，只是繼續抽着麥捆。她在她的主人臉上看出他對於女人不會無禮貌的；所以也不怕他了。其實這還是他上次受了克萊爾的屈辱才有這一次向黛絲惡罵的。黛絲也情願男人們有這種知恥之心，所以他雖然罵了她，她也忍耐下去。

「我猜，你以為我那時愛上你了，是不？有些女人是這種獸子，看了外貌便以為是獸

心真意。算了罷，最好莫如在這冬天到野外去，把這糧無意思的觀念趕出你們的頭腦子！不過你已經畫了押，答應做到通告節了。喂，你打算請求我饒恕你嗎？」

「我想你還應該向我請求呢。」

「好極了——聽你的便好了。可是瞧着吧，瞧着誰是這裏的主人。這就是你今天所抽的麥把子嗎？」

「是的，先生。」

「你的表現太壞了。你看看那邊他們怎麼做的」（指着那兩個健壯的姐妹。）「其餘的人都比你做得好。」

「她們從前都學過這個，我沒有學習過。但是我想這對於你並沒有什麼分別，因為這是按工領錢的工作：我們做多少便拿多少錢的。」

「啊，這大有分別呢。我要把這個麥倉今天弄清。」

「我將做一下午的工，不像別人到了兩點鐘便離開了。」

他很快地看了她一眼便走開了。黛絲覺得她再也不會找着一個比這再壞的地方，但是無論如何總比對她懣懣好。到了下午兩點鐘，那兩個抽麥把的專家把細口酒罈裏所剩的半

「派因脫」酒一口便喝乾了，而後放下鐮刀，掘完了麥把子便走開了。馬利安和黛絲也要走，但是聽到黛絲還要去做下去，補足由於她缺乏技能而未做完的工作，便不願先走了。馬利安看了外面大雪還沒有停止，忽然大聲說道，「現在只有我們在這倉裏了。」後來她們又談到她們各人在陶波色牛奶場裏的經驗，自然也談到她們愛慕安琪克萊爾的故事。

「葉絲，馬利安，」黛絲看出她自己像一個人的妻子地方很少，便以十分動人的莊重的態度說道，「我不能像從前一樣和你們談論克萊爾了；你們知道我不能的；因為，目前他雖然走開了，但還是我的丈夫。」

在這四個愛慕克萊爾的姑娘之中，要算葉絲最孟浪，最苛刻。「他從前自然是一個頂好的愛人，」她說；「但是我不承認她是一個好丈夫，因為他離開了你那麽樣快。」

「他不能不走開——他必須去到那地方看看是什麼樣！」黛絲解釋說。

「那麼他也該和你度過冬季再去的。」

「啊——完全是由於一個偶然的事——一個誤會；我們也沒有辯駁，」黛絲這句回答的話真是一字一淚。「也許在他那一方面有許多話好說呢！他不像那些丈夫走開的時候不告訴他們的妻子，況且我時常可以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以後這三個姑娘都是出神地繼續做工，割了麥穗子，抽出麥秸揀在手膀下面，而後用鉤頭刀把麥穗子割去，所以這個麥倉裏只有抽麥措和鉤頭刀子割麥穗的聲音。不料黛絲身子發軟，突然昏倒在她腳邊的一堆麥穗子裏。

「我早已知道你吃不了這苦！」馬利安大聲叫道。「這種工作需要身子比你健壯的人才能做。」

正在這時候那個農場主子進來了。「啊，這就是你在我走開的時候工作的情形，」他對她說。

「但這是我自己的損失，」她辯駁着說。「又不是你的。」

「我要把麥子弄完了，」他固執地說了這話之後，便從麥倉的另外一個門走出去了。

「好孩子，別理他，」馬利安說。「我已經在這裏做過工。你儘管去躺在那裏，葉絲利我兩人可以把你的數目補足起來。」

「我不願累你們替我做。我身子比你們高些。」

但是她終於被馬利安勸服了，她靠在拋棄在麥倉另外一端的那一堆碎麥桿頭子上躺了會兒。她剛才昏倒在地大概因為她聽了她們重談她和她丈夫分離的事而受了莫大的激

刺，並不是因為她做了整天的苦工，做得很累。她躺下來在一種有知覺無意志的情態中，所以她仍然感覺到她們兩人抽麥稻和割麥穗子的響聲。

她雖然躺在麥倉的角落裏，除掉這些抽麥稻子和割麥穗子的響聲之外，仍然能聽見馬利安和黛絲兩人囁嚅私語的細聲。她自然明白她們還是接着談論剛才所提出來的那個問題；但是她們的聲音太低，她聽不清楚她們所說的是什麼話。後來黛絲更急於要知道她們所談的話了，於是勉強爬起來重行做工。

但是黛絲這時也無力做下去了。她昨天晚上走了十幾哩路，到了半夜才上牀睡覺，今天清晨五點鐘又爬起來。至於馬利安呢，她的身體本來健壯，又得了那一瓶酒的幫助，因此她那背心和手膀還能受得住用力，而不感覺到什麼痛苦。黛絲力勸黛絲走開，因為這時她覺得好一些，可以做下去不必叫黛絲幫忙了。於是她和馬利安平均分配麥把子而後接着做下去。

黛絲欣然答應了，她出了大門，在雪路上走到她的宿處去。馬利安因為喝了那一瓶酒，現在漸漸便有那種略有浪漫的意味的感覺了——這是她每日下午必有的情形。

「我再也想不到他居然會有這麼一回事——決想不到！」她恍恍惚惚如在夢中的說道。

「我也那麼愛他！我不怪他娶你。不過他這次對於葉絲是太精了！」

黛絲聽了這話，嚇了一跳，她的手指幾乎被那把鉤頭刀割斷了。

「是關於我丈夫的事嗎？」她訥訥地說。

「是的。葉絲說，『你別告訴他；』但是我實在不能裝在肚子裏，非說出來不可！是他要求葉絲的。他要求她和他同陣到巴西去。」

黛絲的臉子變得如外面的雪景一樣的白，她臉上的曲線也變直了，「葉絲不肯去嗎？」

「她問。」

「我不知道。橫豎他後來改變了他的意思。」

「呸！他不是有意的！那是他說笑話！這是男人們常有的事。」

「他是有意，因為他和她坐在馬車裏向車站走了許多路。」

「他又沒有帶她去！」

她們又沉靜地抽着麥稽，後來——預先並沒有什麼徵候——黛絲突然破聲大哭起來。

「哎呀！」馬利安說。「我不告訴你好了！」

「你不該告訴我很好。我簡直過許多是不理會的、愁悶的生活，還不知道將來怎樣呢！」

「我早該常常寫信給他。他是說遊我不可以到他那裏去，但是他並沒有說我不能隨意寫信給他。我不能再像這樣延誤時光了！我已經大錯而特錯，而且太疏忽，把一切的事都叫他做！」

麥倉現在更幽暗，她們看不見做工了。黛絲晚上回家進了她自己那一小間白粉牆的臥室之後，便急忙執了筆寫信給克萊爾。但是忽然起了疑心又寫不下去。後來她把繫在絲帶上，和掛在她的心旁的那個戒指摘下來戴在手指上，終夜未除，使她自己相信她實在是她那位在逃的愛人的妻子；而他離開了她之後不多時竟要求葉絲和他同到外國去。她知道了這種情形，怎麼能寫信給他，向他有所懇求，或是表示她仍然喜歡他呢？

## 44

葉絲和馬利安在麥倉裏說出來的那一番話，又提起黛絲在她心裏醞釀已久的那個到愛明斯特走一遭的念頭。克萊爾對她說過：若是她有意寫信，她可以把信送到愛明斯特，而後由他父母轉寄給他；並且說過若是她有困難，她也可以直接寫信給他。但是她良心上覺得毫無向他要求之理，因之也就沒有把信送給他了。自從結婚之後，她丈夫家裏的人，和

她自己的父世，都好像不覺得有她這麼一個人似的。雙方的家庭都忘了她，但她認爲這種待遇與她那自恃不靠人的性格相合，因爲她除掉想到她個人所應得的東西以外，決不過分要求人家作爲恩典或是哀憐她而給她的東西。她只憑她自己的能力謀生活；她從前由於一時的衝動，把她和克萊爾的名字寫在教堂婚姻簿上，而成爲一個奇怪的家庭的準份子。現在她也願拋棄她是這個家庭的一份子所應有的那些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權利。但是，但是她聽了葉絲的啟事之後，心裏慄慄不安，好像有寒熱病似的，因此她那拋棄那個權利的能力也有限了。爲什麼她丈夫不寫信給她？他已經明白告訴她說：他至少可以讓她知道他的行止；但是爲什麼他到現在還不會寫一封信把他的地址告訴她？他果真對於她很冷淡了嗎？還是他有病呢？是不是要她迎合他，而先接近他？她如此地掛念他，自然能鼓起勇氣，走到愛明斯特去探問一下，並且可以表示她對於安琪查無音信的憂慮。若是安琪的父親果真是照他從前所說的那樣一個好人，那麼，他父親必定能深知她內心困苦的情形。至於境遇上的艱難她可以掩飾的。

她不能在週日以內離開這個農場到愛明斯特去；她唯一的機會只有星期日的某一天。火石谷位於白雲高原的中部，現在鐵路還沒有建築到這裏來，因此她只得徒步走去。從這裏

到愛明斯時來回有三十哩路。她非費全日的功夫，起早動身不可。

兩週之後，地上的積雪是融化了，但是接連着又有一陣堅霜，她於是趁着道路堅硬的時候去試一試。在一個星期日清晨四點鐘時候，她下樓走到外面星光裏去了。恰巧這個星期日的天氣還好，她脚踏在地上發出叮叮的聲響，有如敲打鐵砧一般。

馬利安和葉絲兩人對於她此次出行很有趣味，因為她們知道她的出行是與她的丈夫的事有關係。她們住在沿着這條上略爲過去的一個小屋子裏，但是都在傑絲動身的時候來幫忙，並且勸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使她公婆看了歡喜。但她知道克萊爾老先生素來主張那種嚴格喀爾文派教義，所以她自己對於此次出行很冷淡，甚至不相信有什麼好結果。自從她和安琪結婚之後，一年已經過去了，但她仍然保存一些那時所製的衣服。她從這些舊衣之中選了幾件，穿在身上，也很美麗，像一個不作時裝的樸實的鄉下姑娘一般。她穿的是一件灰色軟呢袍，一條白色綴紗盤在她那粉紅色的臉子和頸項上，還穿了一件黑天鵝絨短褂，戴了一頂帽子。

「這真是萬分可惜的事，你丈夫現在不能看見你——你真是一個美人兒！」葉絲一面看着傑絲站在介乎門外藍色星光和門裏黃色燭光之間的檻上，一面說道。葉絲這時完全感

了她自己，所以豪爽地說出這話來；她不能反抗黛絲，而且沒有一個心比榛子大些的女人能在黛絲面前反對黛絲，因為她對於與她同性的女人的魔力非常之大，所以別的女人見了黛絲，她們的怨恨和競爭之心都給她的魔力壓制下去了。

她們最後替她這裏牽一牽，摸一摸，那裏略微刷一刷之後便讓她走了。她走到黎明之前那種半透明的空氣裏。她放大了脚步子走着，她們聽見她的腳踏在大路上的響聲。便是葉絲也希望她能成功；葉絲這時心裏很愉快，因為她雖然一時受了克萊爾的誘惑，但並不曾負了她的朋友，而她也不認為這是她的美德。

克萊爾和黛絲結婚才一年，但是這一年恍如一日；她們分離也好像只有幾天，並不到一年。這一次她興頭頭地在一個亢爽的冬天早晨動身走路；她在白雲質的豬背形的山嶺裏的稀薄空氣中走着，並不覺得無聊。她這次出行自然是夢想得着她的婆婆的歡心，並且把她的全部歷史告訴她，請求她贊助她，而後把她的職的丈夫招回家來。

不一會她走到一個闊大的斜坡邊境，在這陡陡的斜坡下面便是那個一片土壤肥美的黑野谷，在這黎明的時候，黑野谷完全為霧氣所籠罩。從這斜坡看下去，只是深青色的大氣，不像她剛才走過的那些高地的空氣毫無顏色。火石谷的田地範圍很大，一塊田往往有五

十至一百英畝；但是在她下面全是些不到五六英畝一塊的小田；這些小塊子的田地很多，所以從這高度看下去，有如一個網子的那些網眼。這斜坡以上的景緻是淡褐色，以下的景緻是青色，和福盧姆谷的景色一樣。但是她的憂鬱還是在那個福盧姆谷裏遺成的，所以她現在不像從前那麼愛它了。她覺得美不美並不在乎一樣東西的本體，而在乎那樣東西的象徵。

——她向右靠着黑野谷邊境向西走，經過新托克上面，又穿過從雪頓亞伯司到鐵工橋的大路，而後沿着中間有一個名叫「魔鬼的廚房」小山的犬堡山和高司道山一帶走着。再向上走了一些路便到了手十字柱，這裏有許多淒涼，孤立的石柱，表示這是演奇蹟或是行兇之地。再向前走了五哩路，又穿過那條很幽僻的長灰路。她到了這條路的盡頭，而後下山由一條橫路走到一個村鎮名叫愛弗惜。她已經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她在此地憩了一肩，又飽吃了一頓早飯——並不是在橡子吃的，因為她不願到飯店裏去；她只在教堂附近一家茅屋裏吃的。

——她的後半個旅程是由本維路穿過一片比較平坦些的鄉原。她向前走着，路程愈短，她的信心愈強，同時她的目的快要達到了。她把她的目的看得太清楚了，而對於山川景色毫



不介意，所以她有時幾乎走錯了路。後來大約到了中午的時候，她才站在愛明斯特邊境一個柵門的旁邊。

愛明斯特的教堂上的方塔外觀很嚴正，她知道克萊爾教士全家的人和其他的教徒這時正聚集在這個方塔下面做禮拜。她懊悔她不會設法在週日以前的一天到這裏來。克萊爾教士那麼一個好人也許反對一個女人選擇星期日來看他，因為他不知道黛絲有特殊的情形。但是現在黛絲既然來了也只得向前走了。她脫去了跟她走了這麼遠的路所穿的那雙厚靴子，套上一雙漂亮的薄薄的漆皮鞋，而後把這脫去的那雙厚靴子塞在柵門柱子旁邊那些籬笆樹裏，因為放在這裏面她回來的時候不容易尋找。她於是走下山岡，後來越走越近教士的住宅時候，她那臉子在高地嚴寒的空氣裏所得來的鮮麗的顏色，現在都漸漸的淡薄下去了。

她希望一種偶然的事發生於她有利，但是結果並沒有什麼東西給她一種方便。教士住宅草地上的小樹在寒冷的風裏擺動着，發出極不暢快的聲息。她縱然穿了她所有的漂亮衣服，縱然勉力想像，也不能感覺到這所屋子是她的公婆的住宅；但是在天性上或是在感情上並沒有什麼東西把她和他們隔開；就是說：在痛苦，快樂，思想，生死，以及死後的情

形上他們都是一樣。

她抖擻了精神，跨進屋前那個旋轉的柵門，而後按了一下門鈴。鈴已經按了；她不能退回去了。其實按了一下仍然不行。並沒有人出來應門。還要出點力氣，還要按一下。於是她又按了一下門鈴。她按鈴的時候，舉止慌張，加之她又走了十五哩長路，身子十分疲倦，所以她不得不用手支着腰，抵在門廊的牆上等候消息。大風凜冽，青藤葉子多枯槁變爲灰白色，這時不斷地互相撲着攪昏了她的神經。有一張染了血跡的紙片，被大風從買肉人家的灰堆子上捲了起來，落在柵門外面路上撲上撲下的亂跳；這張紙太單薄，所以不能停在地上不動，又因爲它太重，所以不能飛開；此外還有幾根草兒給它做伴。

第二次的鈴聲更響，但是仍然沒有人出來應門。她於是跨下門廊，開了柵門出去。她把柵門捲起一半的時候，雖然猶豫不決地朝屋子前都望了又望，好像還要想回轉身來的樣子，但是她終於嘆了一口氣，把柵門完全合上。她心裏覺得她已經被人看見了，她已經被人認出來了——至於人家怎麼看見她，認識她，她自己也說不出——並且覺得屋子裏的主人已經下了命令拒絕接見她了。

其實這完全因爲屋子裏的人都在教堂裏。她也記得她丈夫向她說過他父母常常強迫全

家的人以及僕人早晨同去做禮拜，而後回家吃冷的飯食。因此她只有靜等他們做完了禮拜再來。她不願站在這裏等候，怕給人家一看便知道是她，她想走過教堂到這裏的那條路上去找個地方憩一憩。她剛走到教堂的墳地柵門時候，做禮拜的人如潮如水地湧了出來，她也擠在人叢中。

那些在愛明斯特教堂裏做禮拜出來的人都注視黛絲，好像鄉鎮上一羣人在走回家的時候看着一個不相識的女人一般。她提快了脚步子，爬上她剛才走到這裏來的那條路，想在路旁籬笆裏找着一個躲避的地方休憩一下，等到教士全家的人吃完了中飯便可以接見她了。不一會，她走在那些做禮拜的人之前去了；只有從羣衆後面走出來的那兩個少年，手挽了手，邁步跟在她背後走着。

這兩個少年越走越近，她聽見他們談話的聲音；她處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很機警的，所以在他們的語聲裏認出她丈夫的口音來。用不着說這兩位少年是她丈夫的哥哥。她這時完全忘了她的一切計劃了，她唯一的恐懼就是怕他們在她還不會準備和他們會面之前追上她，因為她雖然覺得他們不會立刻認出她是克萊爾的妻子，然而總有點怕他們仔細地察看她。所以他們兩人越走越快，她也越走越快。他們顯然是在回家吃飯之前，作此短距離

的散步運動，使四肢暖和些的，因為他們做禮拜，坐了很久，四肢冰冷了。

在山岡上只有一個人走在黛絲前面——好像是一個有大家風範的小姐。這位姑娘雖然有點拘泥和矯作賢淑的樣子，仍是一個有趣的人。當那兩個少年很快地追上來的時候，黛絲也快要趕上這位姑娘，他們在她背後所說的話，她都聽得很清楚。最初他們所說的話還和她沒關係，後來其中有一個看見了走在他們前面的那個姑娘便說道，「那裏是張仁慈。讓我們來追上她。」

黛絲知道這個名字。她曉得這就是她的公婆本來打算替安琪聘定做他的終身伴侶的那個女人，倘若這位姑娘沒有她那使人厭惡的個性，他也許早已和她結婚了。黛絲雖然事前不知道，但是只須稍等一下，也可以知道一切，因為後來那兩個弟兄之中有一個說道：「啊！可憐的安琪，可憐的安琪呀！我看見了這個姑娘一次，我沒有一次不為他惋惜的，因為他草草了事，屈就一個什麼牛奶場裏的女工。這自然是一種可怪的事。究竟她已經到他那裏去了沒有，我也不知道；但是幾個月之前，他寫信給我的時候還沒有提到她去了的話。」

「我不知道。近來他什麼話也不對我說。最初他和我疏遠，是由於他有特殊的意見。」

自從他草草地結了婚之後，便完全和我疏遠了。」

黛絲在這很長的山崗上越走越快，但是她不能不引起他們注意而走到他們前面去。後來他們一齊穿過她身邊，走到她前面去了。那個走在頂前面的姑娘，聽了他們的脚步子聲音便回過頭來。於是有一陣問安以及握手之事，於是三個人並排走着。

不一會他們都到了山岡的頂上，用不着說他們是以這個地方為他們散步的終點。於是三個人同時放緩了脚步子，轉身走到那個柵門，就是一小時之前黛絲沒有下山的時候站在那裏觀看愛明斯特全景的地方。他們正在談話的時候，那兩個弟兄之中有一個用傘支着籬笆上，後來撈出一樣東西來。

「這裏有一雙舊靴子呢，」他說。我想這是行路的人丟在這裏的。」

「這是一個騙子，他以為赤着腳到我們鎮上去可以叫我們哀憐他，」張小姐說。「是的，這一定是的，你看：這是一雙很好的行路的靴子，一點也沒有壞。喲，做這種壞事！讓我帶回家送給窮人去。」

這雙靴子是庫斯伯克萊爾發現的，他用他那手枚的鈎頭子把這雙靴子鈎起來送到張小姐的手裏；於是黛絲的一雙靴子便撥作濟窮之用了。

黛絲已經聽見他們所說的話；她用她那毛織的頭巾遮掩着臉，而後從他們身邊溜過去。等她再回過頭來看的時候，他們已經帶了那雙靴子離開那個柵門下山走回去了。

於是黛絲又舉步向前行。她眼睛眶子裏不由得流出眼淚——流出盲目的眼淚來。她也知道這完全是感想，完全是毫無根據的感觸作用，使她知道剛才這一回事是她自己的定罪的理由。但她又不能忘了這次的事；她是一個孤苦無依的弱女子，對於這些不吉利的兆頭自然沒有抵抗的能力。所以她決不想回頭再到教士的住宅那裏去了。她覺得剛才已經被那兩個最上等的牧師追逐着上山，把她當做一個可以輕蔑的人看待。他們輕視她雖非出於惡意，但她只遇着了兩個兒子而不會遇着父親。未免太不幸了。因為安琪的父親雖然有主見胸襟狹窄，但總是一個仁愛的老耆，不像這兩個兒子一味拘泥不化。她重行想起她那雙靴子時候，又不免哀憐她的衣服也同時受了他們的嘲弄。並且覺得她此生已無希望了。

「啊！」她仍然嘆着氣哀憐她自己說道，「他們那裏知道我是穿了那雙靴子走那些高低不平的路，爲的是愛惜他替我買的這雙漂亮的皮鞋——不——不——他們不知道的！而且他們也不會想到我這件袍子的顏色是他替我選擇的——不會——他們怎麼會想到？便是他們知道，他們也不關心，因爲他們並不關心他這個可憐的人！」

她於是爲她丈夫悲傷，殊不知這許多日子以來，她所有的憂愁和困苦都是由於他那根據習俗的標準而判斷的結果。她只顧向前走，而不知她一生中未來的大難就種在這裏，因爲她只依據她丈夫的兩個哥哥評判她的公公，並且在這個最關緊要的時期忽然失去了膽量，不敢回頭去見她的公婆。其實她目前的境況很能博得她的公婆的同情。只有人們比較可以挽救的煩難不能得着他們兩個老人的注意和重視的時候，他們立刻才有極端的憎惡之心。他們急於救那些古羅馬的稅吏（註九三）和罪人，因此往往忘了對於那些猶太文士（註九四）和法利賽人的憂慮說一句話。他們這個弱點也許在這時能使他們把她當作爲他們所愛的一種迷途的人看待。

她於是一步一步地沿着原路回去，心裏毫無一點希望，只相信她一生的危機快要來到。其實危機還沒有來到，她無法可想，惟有回到那個和饑瘦的地方去度此殘年，等到將來能鼓起勇氣的時候再來看她的公婆。她一面走回法又一面很高興地揚起她的頭巾，好像讓世界上的人都看到她至少能露出個決非張狂所能露出來的臉子。她揭起她的頭巾之後仍然很憂愁地擺一擺頭。這也無用，這也無用，她說。沒有人愛它；沒有人看它。誰來關心像我這樣一個被拋棄的人的容貌呢？

她現在是隨意徘徊着，並不是踏着大步向前直進。這樣地走路既無精神，又無目的，只憑着她的意向罷了。她在這條又長又幽僻的本維路上走了一些時候也覺得累了，於是走了幾步便靠在欄門上，或是站在記哩石邊愁容會再向前走。

她這是在路上走着，後來走了七八哩路才走到那個又陡又長的山岡。這個山岡下面便是那個愛弗借村。今天早晨她還在這裏吃了一個早飯，不過早上來到此地的時候抱了莫大的希望，現在毫無希望罷了。她於是又坐到那個教堂附近的茅屋裏。這個茅屋是村子這一頭的第一百零一號。傑絲趁着屋子裏那個婦人到伙食房裏替她拿牛奶去的當兒向街上望了一望，而後才看出這是一個十分荒涼的地方。

「這裏的人都做下年的禮拜去了嗎？」她說。

「沒有，我的姑娘，」一位老太婆說。「做禮拜還早，鐘還沒有響。他們都到對面那邊麥倉裏聽講道去了。又有個熱情的傳道的人趁着這上午做完了禮拜休息的當兒講道——是一個很好的，火性的基督徒。他們說。可是，天啦，我不去聽他，平常教堂裏所講的已經很夠激烈了。」

不一會傑絲進了村子，街上兩邊的房屋也反響着她的脚步聲，好像踏進一個死人的地



方一般。到了村子中部時候，她那脚步聲便被別的聲音攪擾了；她看到那個麥倉在她面前，才知道另外的聲音就是那個傳道的人說話的聲音。

那個傳道的人的語聲在這幽靜而明爽的空气裏很清楚，所以她雖然站在麥倉背面也能聽到他所說的是些什麼話。他所講的教義是屬於反對遵從道德律的一派，就是聖保羅神學裏所解說的那個唯信仰論的一派。那位傳道的人興高采烈地演說他這種主見，但只是狂熱地亂叫着，因為他毫無說理與辯證的技能。黛絲雖然不會聽到他開端所講的話，但是因為他時常反覆重說，她也知道他所說的是幾句什麼經文了——

「啊，無知的加拉太人啦，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已經活現在你們眼前了，誰又來迷惑了你們呢！」（註九五）

黛絲站在麥倉背後靜聽，她對於那個傳道的人所說的話頗有興味，因為他所講的教義就是安琪父親一派的激烈的意見。後來他又開始敘述他如何獲得這種意見的經驗，黛絲聽了興味更濃。他說他從前是罪大惡極的一個人。他曾經侮辱過人家，也曾和放蕩的以及淫蕩的女人接觸過。但是有一天他忽然覺悟了，他的覺悟大概是受了一位教士的感化；他最初還侮辱過這位教士，但是這位教士的臨別贈言深印於他的心裏，後來由於天父的感化，

那些臨別贈言在他心裏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後他才改過為現在這麼一個人。

除掉他所講的教義之外，更令爾絲吃驚的是他那說話的口音。奇怪得很，他說話的聲音活像亞力山大杜百維的一樣。她一面苦惱地懸想着，一面走到麥倉的前面。這時低低的冬季太陽一直射在這一邊的有兩扇門的入口處；其中有一扇門是開着；所以太陽光射進門裏來成為長條形，一直伸過打麥的地板達到那傳道的人與他的聽衆身上，他們都舒舒服服地躲在這個倉裏，凜冽的北風也刮不到他們。在這裏聽他講道的都是些鄉下人，其中有一個男人她大概也認識，因為她從前在那一個重要的時期曾經看見他提了一個紅油漆罐子。但是她最注意站在麥袋子上，面對着倉門聽他講道的那位中心人物。下午三點鐘時候的太陽正照在他身上，她和這位勾引她失節的人打了一個照面，但她乍看還不大相信就是他，後來聽清楚了他的話才漸漸領悟過來，終於她的懸想一變而為牢不可破的事實。

## 第六章 海邊信道者

45

她自從離開牀屈基之後，不曾見過杜百維一次，也沒有接到他的一封信，只是此刻才與他會面。

這次的邂逅相遇，恰在一個抑鬱苦悶的時期，在一切的時期中，這是適宜於突然相遇，而毫不表示驚異的一個時期。他站在那裏止悲傷着他已往不端的行為，顯然是一個悔過信道的人了；但是她一眼看見了他之後，頓時恐懼便抓住了她的心，以致足軟手麻，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這當然是由於受了剝奪了她的理智那個回憶的影響。

黛絲回想到她上次看見過他這副臉色，現在却又看見了！……他的面貌還是像從前那副美好而可惜的樣子，不過上唇的黑鬍子已經不見，兩頰添了齊整的舊式鬚鬚罷了。他穿的是半教師式的服裝，他的外貌已經大為改變，現在毫無那種花花公子的習氣，所以黛絲乍看到他的時候，竟給他迷住了一會兒，而不能立刻認出他就是亞力山大杜百維。

最初，像絲毫得做她這麼一個人的勝算，居然滔滔不絕地吐出聖經上那些莊重的語句來，真是離奇之至，而且也太不相合。三四年前，她也聽見他用這種極熟悉的聲調說話，但與他現在所說的主旨極不相同，所以她這時聽了他前後懸殊的話語，心裏頗厭極了。

他現在只可以說是外貌的改變，而不能說是真正的改過遷善。他從前嘴唇上那些耽溺於酒色的縐紋，現在好像已經一變而為有信道的發現的皺紋了。他那善於勾引女人的嘴唇形狀現在也好像有所禱的表示了。在往日他那臉頰上含了有放蕩意味的紅色，但是今日已經受了福音的感化，一變而為表示誠虔信道的紅光了。他的獸性已經變為宗教的狂熱，異教的信奉已經改而為保羅教派的崇拜。他那凸露的圓溜溜的兩隻眼睛，從前曾經兇惡地射在黛絲身上，但是現在却閃着光來，表示他有一種未純熟而猛烈的崇拜上帝的信心了。從前他的慾望受了阻遏時，他臉上立刻現出僵硬的含有怒氣的曲綫來，但是現在他那曲綫很多的臉子仍舊現出他還要耽溺於獸慾的一個不再匡救的重行墮落的人。

他的容貌似乎是做作的，所以和他原來的容貌不同，而顯出為他的天性所不欲發現的印象。說來也很奇怪，他如此地裝做高尚是一種錯誤，他愈裝做高尚便愈表顯他的虛偽。但是實在是如此嗎？她來顯再容忍這種狹隘的見解了。世界上像杜百維悔過遷善以求

靈魂解脫的人很多，爲何她獨獨要認爲他不能改邪歸正？這完全是她受了習俗的見解的束縛，所以用壞的舊曲所譜出來的好的新歌詞，她聽了便發生不快之感。殊不知一個人罪惡愈大，則悔過改善之後，便成爲更偉大的一個聖徒；像這種例子很多，用不着窮究基督教的歷史才能找出來的。

這些印像在她心裏盤繞着，她好像有點感動了。她驀然看見了他，大驚之下，頓時停止脚步，渾身發軟，但是立地便想走開，不給他看見。她進門的時候是背着太陽，所以他沒有把她看清楚。

但是當她移動的時候，他立刻便認識她是黛絲。他看清楚是她之後，不由得頓時起了種如電一般的感應，自然比她看見了他所受的影響更大。他似乎立地失了他對於宗教的熱情，和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的才能。話語到了嘴裏，他的嘴唇便顫動；當她的面孔對着他的時候，他便是用盡氣力也說不出一句話來。自從他首次看見了她的面孔之後，他的眼睛常對着別的方向而不敢對着她看，但是每隔一二秒鐘，便突然轉過頭來瞥她一下。這種痲麻的狀態，爲時不久；因爲他的興奮過去了達到萎靡的時候，黛絲的能力又恢復了，她於是趕快走過麥倉，向前直奔。

他們兩人相對的立場有如此的改變，黛絲在能思索的時候，便大吃一驚。從前曾經陷害她的那個亞力山大，現在已經信仰聖靈，而她仍然與上帝為敵。結果好像那傳說上所說的，有一個淫婦的影子突然出現於他這位牧師的祭壇上，於是他的宗教的熱情幾乎消失盡了。

她連頭也不回轉便向前直跑。她的背脊似乎天生對於目光有靈敏的感覺——甚至可以說她的衣服也是如此——她覺得十分感覺到她在倉外的時候，他的視線一直釘住她身上。她一路來早已裝滿了一肚子的酸澀的愛戀，但是現在她心中憂鬱的性質却又有變化了。這時，她沒有要想得到扣留太久的感情的那種渴望了；她只有對於仍然包圍着她的一件難真寬恕的往事的一種肉體上的感覺。這種感覺加強了她對於錯誤的感覺，而使其達到一種以正失望的地步。她久已渴望她現在的生活能與她過去的生活完全隔斷，但是現在仍舊沒有隔斷。其實過去的事決不能完全成爲過去，除非她自己也成爲過去的一個人不可。

她一路走，一路如此地精神想着，後來穿過長灰路的北部，看見在她面前上升到那條白雲高原的大道，再沿着這個高原的邊境走一段路，便可以看見火石谷的農場了。這一條大道很長，浮面灰白，一直望去沒有一個人影，或是一輛車子，只是偶然有棕色的馬羣，

點綴了這條乾燥乏趣的大道。她用力爬上這個高原時候，突然感覺到她背後有腳步聲；她掉過頭來便看見那個很熟悉的人影——穿了很奇怪的一個美以美教徒的服裝——就是此生她所極不願遇着的那個人。

但是黛絲這時絕無思索或是逃走的時間；她只得平心靜氣的，讓他來追上她。她也看出他臉上現出莫大的興奮的神色，不過他的興奮是由於他內心的衝動，而不由於他的行路的速度。

「黛絲！」他喊着。

她放緩了脚步子，但不回頭來看。

「黛絲！」他又喊着。「是我——亞力山大杜百維！」

她於是掉過臉來看他，他也走到她面前了。

「我也曉得是你，」她冷淡地回答說。

「可是——這樣就算了嗎？不過我也不該再想什麼了。自然，」他微微地笑了一下又說道，「你看見了我像這麼一個人，自然有可笑之處。可是——我不得不容忍遷就的。；我聽說你早已走開了，又沒有人知道你的下落。黛絲，你曉得不曉得我為什麼跟着你跑

來！」

「我很曉得：我誠心希望你沒有那個思想！」

「不錯——你可以這樣子說，」他一面和她向前走着，一面莊重地向她說道，「可是別誤會我的意思；我這樣子請求你，因為我怕你也許有誤會的，當你在那裏突然露面的時候，你看到——如果你是看到的話——你看到我頓時何等地渾身發軟，四肢無力。那只是一時激奮；如果想到你過去對於我是什麼，便知道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後來意志幫助我度過了那個難關——你也許以為我說這樣的話是個騙子——而後立刻便想到：世上凡是以我的責任和欲望所要救濟的人，使他們將來不致受天罰和譏諷，其中唯一的一個受了莫大冤曲的女人當然是你。我完全爲了這個目的來訪——沒有別的心思。」

她的回答也含了很少的嘲笑的成分：「你已經拯救了你自己的嗎？慈善始於家庭，他們說。」

「我並沒有做什麼事！」他急躁地說道。「天父已經爲我們安排了一切了，有如我剛才向那些聽我講道的人所說的話。黛絲，憑你再傾出多少侮辱我的話，總抵不上我自己剛才詛罵我自己的多——是指我前幾年的劣根性。不過，說起來這也是一個很奇怪的故事，



隨便你信不信。但是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我是如何悔過而信道，我盼望你至少能留神聽我說話。你聽人說過那位愛明斯特的教士嗎？我想你必定聽說過了——就是克萊爾老先生？是他那一教派中最懇摯的一個人；也是教會中稀少的幾個思想激烈的老人之一——並不像我所投進的那種極端的一派基督教那麼激烈；但是在國教的教士中倒是稀有的一個人，因為現在一班後進的教士都漸漸以他們的詭譎之說來惑世，把真正的教義弄得毫無力量，所以到了現在，他們只有前人的皮毛罷了。我和他意見不同的地方只是在教會和國家的一個問題上——像經文上的解釋：「主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而後與他們分離」——只是這樣罷了。我極端相信他從能低首下心地在這個鄉區裏救濟許多人，你舉不出另外一個人所救的人有他所救的人那麼多。你聽人說過他沒有？」

「已經聽人說過。」她說。

「兩三年之前，他代表一個教會團體到牀屈基去講道，我——那時我是個極壞的人——我侮辱他老人家，而他毫無私心，只是平心靜氣地和我理論，並且爲我指示路徑。他並不怨恨我的行爲，只說將來我也許能得着聖靈的初結的果子——又說到那些嘲笑的人將來必定還要斷廢。他的話含了一種說不出的魔力，於是深印在我的腦子裏。尤其是我母親去

世給我一個重大的打擊，後來我漸漸就看見光明了。從那時起，我唯一的欲望，就是要把我的見解傳授別人，這就是我今日所要做的事，固然我最近才到這裏附近一帶來講道。我開頭幾個月的功夫都是花費在向英格蘭北端那些不相識的人講道，我願在那裏試一試我初步的笨拙的才能，等到得着了一點勇氣才受最嚴格的試驗，等一看我是否誠懇；而後再向認識的人，以及我在盲目無知的時代所交接的朋友講道。黛絲，若是你能知道痛快地譴責你自己的快樂，我相信——」

「別再說下去吧！」她生氣地喊着，而後又轉過去走到路旁一個旋園木旁邊，俯伏在欄木上。「我不能相信有這種突然的事體！我很生氣你像這樣子對我說話，若是你知道——」若是你知道你已經給了我多大的困苦！你，並且像你的那些人，都是在世界上盡量地取樂，而使像我這一類的人過苦痛，憂鬱的生活；當你們取樂取足了之後，便想到用悔過信道的方方法預備到了天堂裏再得快樂，這對於你們自己自然是很好的事。咄，咄，這些人真可恥——我不相信——我討厭聽到這些鬼話！」

「黛絲——」他又說，「別這麼說！那時我覺得是一個極新的見解！而你居然不相信我？你不相信什麼？」

「你的悔過信道。你的對於宗教的計劃。」

「爲什麼原故？」

她降低了聲音說，「因爲一個比你好的人不相信這個。」

「好一個女人的理由！誰是這一個比我好的人？」

「我不能告訴你。」

「罷了！」他言下有一種一觸即發的怒氣；「我決不說我是一個好人——而且你也知道我不會說這一類的話。的確，我新近才學好；可是往往一個新學的人所見更遠。」

「不錯，」她回答說。「但是我本大相信你已經悔過信道，有了新的精神了。亞力山大，我怕像你所感覺到的這種一剎那的光輝是不能持久的！」

她說了這話之後，便離去她所憑依的旋關木，把臉子對着他，因此他的眼光也射在她這個很熟悉的面孔和身體上，並且繼續地打量她。這時他的獸性自然是安靜了，但是還不能說他的獸性已經沒有，或是說他的獸性完全遏制下去了。

「別這麼看着我吧！」他突然說，

黛絲剛才完全不知道她的動作和態度，現在給他這句話提醒了，馬上便縮回她那注視

他的「雙烏溜溜的大眼睛」而後臉羞紅了，支吾地說道：「請你饒恕我。」於是從前時常來到她心頭的那種感想現在又在她心裏復現，她覺得她暫時寄寓在「大自然」所賜給她的軀殼裏時候竟有如此的行爲，當然是她自己的大錯。

「不必——不必。不必請我饒恕你。你知道你戴了頭巾反而把你的漂亮的臉子遮蓋起來了，爲什麼你不把它扯下來呢？」

她把頭巾扯了下來，忙着解釋說道，「戴了是擋風的。」

「我這樣子命令你，我未免太苛酷，太專橫了，」他又說。「頂好我還是不能多看你。這對於雙方都是很危險的。」

「咄！」黛絲說。

「我受女人們的臉子的影響也受夠了，現在我也不怕了。一個福音教徒是不應該注意這些事的，這又提醒我，使我想起了我所要忘了的舊事了。」

以後他們向前走的時候只是偶然之間說一兩句話，黛絲心裏很詫異，不知他究竟伴着她走多麼遠，但也不高興斷然命令他回去。他們來到一個柵門或是旋關木的時候，常常看見柵門或是旋關木上印了許多紅色或是藍色的字，多是從聖經上摘下來的語句。她問是誰

有這種苦心把那些經文印佈出來；他說寫那些字的一個工人是他和另外幾個與他同在一個區域裏講道的人所僱的，因為他們試用種種可能的方法來感化一般壞人的心。

後來他們走到那個名叫手十字柱的地方。在這一片灰白而荒涼的高原之中，這個地方要算是最荒僻了。此地幾乎找不出處處是美術家，或是愛好風景的人，所能得着的景緻。此地的美是慘澹的，無變化的一種消極的美，和別處的美大為不同。這個地方名為手十字柱，因為這裏豎了一根不知來歷的粗石柱；柱子上刻了一隻人手，刻工很粗，也不知是從本地什麼一個石山地層裏掘出來的石頭。記載這個石柱的歷史和宗旨的書籍很多，但是各人的說法不同。有人說這個石柱是從前的一個十字架，現在只剩了這一段殘石；有人說這個石柱是完整的，並不是殘石，當時人家建立這個石柱當做地界或是聚會之地的標誌的。但是不論這個古跡是什麼來源，四圍的景色總有一點陰祟，嚴肅的氣味，便是最恬靜的過客看了也要受很深的印象。因此我對這石柱，總覺得有一種神秘的氣息。

「我想我現在要離開你了，」他們快要走到手十字柱的時候，他忽然向她說。「我今晚六點鐘還要到方丈村去講道，我是從這兒向着邊走去。黛絲，你攪亂了我的心——我不能——也不願說是什麼原因。我必須走開了，不能恢復我的力氣。……這是什麼原因，你

現在居然說話很流利了？是誰教你說這一口好英語？」

「我在困苦中學了許多東西，」她含糊地說。

「你有什麼困苦？」

她於是把她第一次所受的困苦告訴他——就是與他有關係的那一個困難的事。

杜百維聽了一時說不出話來。

「以前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後來才喃喃地說。「當你那時覺得你的困難快要來到的時候，你為什麼不寫信告訴我？」

她一語不答。不一會他又打破了沉寂的空氣，開口說道——

「罷了——下次再見吧。」

「別再來，」她回答說。「下次別再到我這裏來！」

「讓我想一想。可是在我們分別之前，請你到這裏來！」他跨上那個右柱子說。「從前這是一個十字架。我不相信什麼聖跡；但是我有時很怕你——比你現在怕我的程度更深。爲了減少我的恐懼起見，請你把你的手放在這個右手上，而後發誓說以後你決不來引誘我——用你的美艷的風姿或是行爲。」

啊，天啦——你怎麼會問這些無用——無聊的話！我做夢也想不到我有這種思想！」

「不錯——不過你發誓好了。」

黛絲一半因為受了他的恐嚇，也只得聽從他的吩咐，把手放在石頭上發誓。

「可惜，你不是一個信徒，」他接着說道，「一個無信仰的人也許抓住你，攪亂了你的心神。可是現在不會再有了。至少在家裏我能為你禱告，我一定為你禱告；但是誰知道什麼事不會發生？我去了。再會吧！」

他轉身走到籬笆的缺口處，縱身跳過去，免得他的眼睛再看她一下，而後一直穿過一段高地，向方丈村的方向走去。當他行走的時候，他的步履表現他是心神不寧，不一會，他忽然想起從衣袋裏掏出一本小冊子來，小冊子裏夾了一封信，因為他時常披閱，信已弄污，並且磨光了。杜百維把信翻開來讀。這還是幾個月之前克萊爾教士寫給他的一封信。

信的開端是說克萊爾教士很喜歡聽到杜百維已經悔過信道，並且感謝杜百維把這件事寫信告訴他。克萊爾教士在信裏又表示他寬恕杜百維已往的行爲，並且對於杜百維所擬的計劃十分贊同。他已經費了數十年的光陰從事於傳教的事業，所以她極願杜百維也進教會，並且願幫助他進一個大學研究神學，將來可以做傳道的事業；但是現在杜百維既然怕

延誤了時光，不願再進大學，他也不堅持這一點的重要性。他以為世界上各人必須盡各人的本分做事，並且依照聖靈所鼓勵人的方法去盡力做事。

杜百維好像自己嘲弄他自己似的把信讀了一遍又讀一遍。他一面走路，一面又在記錄簿子裏讀了幾段筆記，後來他的臉色才沉靜下去，這時他的心神已經不復為靈絲的影像所攪擾了。

同時靈絲順着山岡的邊境走着，因為從這邊境回家，路程最短。她走了不到一哩路便迎面遇着一個牧童。

「我剛才走那裏經過的那個舊石柱有什麼意思？」她問他說。「從前是一個聖十字架嗎？」

「十字架——不是，不是十字架！小姐，那是一個不吉之兆的東西。古代有個惡人被人把他的手釘在一個柱子上，而後吊死了，後來她家裏的人替他豎了那麼一個石柱。他的骨頭就埋在石柱下面。人家說他已經把他的靈魂賣給了魔鬼，他有時還出來走動呢。」

她聽了這個出乎意料之外的消息，心裏有點覺得可怕，於是離開牧童，向前再走。她快到火石谷的時候，天色已晚。她在村口遇着一對男女，但是這一對男女還不會看到她。



他們並不是在那裏談着什麼秘密的情話，那位女郎用清晰冷淡的語聲回答那個男人的一片熱情的話，所以他們兩人的語聲瀰漫着這寒冷的空氣裏，可以說在幽暗的黃昏時候是唯「安恩人們的東西了。黛絲聽了他們的語聲，心裏也暢快了一會兒，後來她推想他們這次的會晤必定也有來源，和她從前那個使她開始感受困苦的會晤有相等的魔力。她愈走愈靠近他們的時候，那位女郎便泰然自若地掉過臉來認識她了。那個男人看到黛絲舉了很竊賊立刻跑走了。那位女郎就是葉絲後愛德，她看見了黛絲便忘了她自己的事，而問黛絲今天出行有無結果。黛絲沒有把結果詳細地告訴她，葉絲也是一個伶俐的孩子，她看了黛絲不願多說話，便談起她自己的事，就是黛絲剛才所見的一幕戲。

「他是安培請得霖，就是常到陶波色來幫忙的那個人，」她淡淡地解釋說。「他果真打聽到我在這裏，找到我了，所以他也跟着來了。他說他這兩年以來愛上了我。但我還不會回答他的話呢。」

## 46

自從黛絲那天到愛明斯特空走了三趟之後，好幾日已經過去，現在她又到田裏做工了。

。冬日乾燥的大風呼呼地刮着。只有茅草編成的高籬笆擋住了風，使風的勢力達不到她的身上。在這籬笆避風的一邊，有一架削蕪菁的機器，這架機器最近才塗上藍色的油漆，所以在這四周皆是一片荒涼蕭蕭的景色裏愈顯得顏色鮮麗。機子的對面有一個長土墩，就是冬初貯藏蕪菁根的土穴。黛絲站在這個土穴沒有掩蓋的一端，用鉤頭刀子削去蕪菁的細根和泥土，而後拋到機器裏去。另外一個男人搖着機器上的手柄，只見新削皮的蕪菁從槽子裏一個一個的脫落下來，於是除蕪菁片子的新鮮氣味之外，尚有呼呼的風聲，與機器切蕪菁片子以及黛絲用鉤頭刀子削蕪菁根的聲音互相應和着。

這一大片拔去了蕪菁的櫻色的田，現在漸漸現出一條條的深櫻色條紋，而後這些深櫻色條紋又逐漸加闊。在這些闊條子的旁邊，有一樣有十隻腳的東西從容不迫而不停止地翻上一下。從田的這一端走到另外一端，就是兩匹馬，一個人，犁頭在他們中間走着。翻起這塊拔去了蕪菁的田裏的土，以備春季下種。

有數小時之久沒有什麼東西闖進來打破這單調無趣的境界了。後來在這兩匹耕田的牲口對面，遠遠的現出一個小黑影來。這個小黑影子先從一個籬笆有缺口的三角進來，而後爬上斜坡，面對着這些削蕪菁的人，然後再向前進，便漸漸變大，而有九柱戲中所用的柱

子那麼大了。等了一會，才看出是一個穿了黑色衣服的人，從火石谷那面走來。站在切燕菁機子旁邊的那個男人不斷地對準這個來人注視，因為這時他的二雙眼睛開着。但是黛絲一直是忙着削燕菁，所以不會看到他來。後來她的同伴叫她注意，她才看見他。

向前走來的這個人並不是他們那個苛刻而嚴厲的主人格羅貝；他穿的是半牧師式的服裝，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是那個在從前是粗蠻的亞力山大杜百維了。他現在不大熱心傳道，所以對於宗教沒有什麼很大的熱情的表示。他一眼看見那個司機子的人也在田裏之後，心中頗覺不安。黛絲臉上早已泛了蒼白的愁色。她看見杜百維來了便立刻拉下頭巾，將她的面孔遮蓋起來。

杜百維走到她面前恬靜地說道——

「黛絲，我有話和你說。」

「你又拒絕我請你不到我身邊來的要求了。」她說，

「不錯，可是我有個好理由。」

「那麼，說出來。」

「是你所想不到的一個極重大的理由。」

他四周探望了一下，怕他說話給別人聽見。他們兩人距離那個搖轉削蕪菁機子的男人還有一些路，而且機子的機軋聲已經很能使亞力山大所說的話不能傳到別人的耳朵裏去了。於是亞力山大站在黛絲和那個男工之間，把臉對着黛絲，如此那個男工便看不見她了。

「是這個。」他突然表示悔意接着說道，「我們上次相遇的時候，我只想到你我兩人的靈魂，所以我忘了問一問你的生活狀況。上次你穿了很好的衣服，所以我沒有想到這事。可是現在我看出你的境况很苦——比你從前，比我——第一次認識你的時候——更苦，這是你所不應該受的困苦。你吃這苦，大部分是由於我的。」

她不回答，杜百維對她望着，臉上現出急於要知道她的情形的樣子；後來她低下頭來接着做工，她的面孔完全被頭巾遮蓋起來了。她覺得唯有不斷地做削蕪菁的工作才不感覺到他。

「黛絲，」他於是極不滿意地嘆了一口氣說道，「從來和我有關係的例子之中，要算你這個例子最壞了！我完全想不到有這麼一個結果。等你把那話告訴了我之後，我才知道我真是一個痞棍了。若是我污穢了你那清白的生活，這完全是我的罪過——完全是我們在林屈基時候做了那種放縱的事。你是真的杜百維的後裔，而我是冒牌的一個。你那時在

絕很輕，怎麼知道可有的事哩！我十二分誠懇地說：做父母的人撫養他們的女兒，如果完全不顧到象人所謂的圈套和羅網，而叫他們的女兒處在危險的境地；不管他們的動機是好是壞，還是由於他們對於女兒漠不關心的結果，我認爲是做父母的人的莫大的恥辱。」

黛絲仍然祇聽而不答，她削好了一個蕪菁條下去之後，又機械地拿起另外一個放在手裏削，這時她現出她只是一個愁眉不展的、在田裏做工的鄉下女人了。

「但是這還不是我這次來所要說的話，」杜百維接着說道。「我的境况是如此。你離開了康屈基之後，我母親便去世了，現在那地方完全是我的了。可是我想把它賣去，而後到非洲去專心做傳道的工作。我對於這事毫無一點經驗。但是，我所要求於你的是——你不可以給我這個權來聊盡我的責任，爲了我從前欺騙了你，我要補過；就是說，你可以不可以做我的妻子，和我一同去？……我已經帶來了這個寶貴的東西——許可證書。這是我老母臨死所希望於我的。」

他怔忡不安地在衣袋裏摸索了一陣，而後拉出一張羊皮紙的東西。

「這是什麼？」黛絲問。

「結婚證書。」

「咄，不要，先生——不要！」她吃了一驚說道。

「你不願？爲什麼不願？」

他問了她這話之後，他臉上頓時顯出不完全出於他的責任心受了阻礙而有的那種失望的失望。這自然是他對於黛絲的舊情又復活了才有這種表現，也可以說這時他的責任心和欲望都同時出現了。

「真的，」他用躁急的老調說着，而後背轉過來，又向着搖轉機子的那個男工望了一望。

黛絲覺得他們兩人的話決不是在這裏可以說完；於是告訴了那個男工說有人來看她，所以她不得不和她的客人走幾步路。她後來與杜百維走過那塊有一條一條的花紋的田。他們到了新犁的一部份田溝時候，他伸手想攙了她跨過去，但是她自己向前跨到犁溝的頂上，如同沒有看見他似的。

「黛絲，你不和我結婚，不使我做一個自重的人嗎？」他和她兩人跨過那些犁溝之後，立刻又重問她道。

「我不能。」

「爲什麼？」

「你知道我對於你是沒有感情的。」

「但是久而久之，你就會有——也許在你果真饒恕我的那一天。」

「決不！」

「爲什麼這樣子堅決？」

「我愛另外一個人。」

那句話給他聽了大吃一驚。

「真的嗎？」他大聲說道。「另外一個人？但是你重視道義嗎？」

「咄——別說這話吧！」

「橫豎，你對於另外一個人的愛，大概是一種瞬息即逝的感情，不久你便要抑制你這

個感情——」

「不——不會。」

「會的，會的！爲什麼不會？」

「我不能對你說。」

「在義理上你必須說。」

「好，那麼……我已經和他結過婚了。」

「啊！」他喊着；而後突然停住了又凝視着她。

「我不願意說出來——我無心說出來！」她解釋說。「在這兒，這是一個祕密，無論如何，人家不大知道這事。所以我盼望你，求求你別再追問我，好嗎？你必須記着；我們兩人現在只是兩不相識的人了。」

「不相識的人——我們麼？不相識的人！」

他面孔上突然顯出他從前那種嘲弄女人的神氣來，但是不久他又毅然決然地把它抑制下去了。

「那個人是你的丈夫嗎？」他無心地指着那個司機子的男工問道。

「那個人？」她高傲地說。「我想不是吧！」

「那麼是誰呢？」

「別問我所不願說出來的話！」她懇求着說；而後擡起頭來對着他，這時她那一雙烏黑毛所遮着的眼睛閃出一道光來，好像是要求他不再說這話的樣子。



杜百維聽了心裏很爲煩悶。

「我只是爲了你的原故，才問你的。」他性急地解釋說。「天吶！——天父饒恕我，說這一句話——我來到這裏，我可以賭咒說是爲你好的。——別這麼樣子看着我吧！——我受不了你的顏色了！真的，在沒有基督教之前，或是有了基督教之後，從來沒有這雙眼睛！瞧着——我不慌張，我不敢。我老實告訴你：我現在看見了你，又喚起我對於你的愛情。在從前，我相信我對於你的情意早已跟着許多的感情消滅了。但是我那時以爲我們日後結婚了便可以洗淨了我們的罪孽。我常常對我自己說，「無信心的丈夫可以受了妻子的薰陶而成爲聖潔，無信心的妻子也可以受丈夫的感化而成爲聖潔。」但是我的計劃完全失敗了；不過，雖是失望，我還要忍受！」

他心神不寧地把眼睛對着地上尋思。

「結過婚了！——結過婚了！」他一面裝作鎮靜的樣子說着，一面又把那張結婚證書慢慢地撕成兩半，而後塞在他的衣袋裏；「既然這事不成，那麼讓我来做點好事，爲你和你的丈夫吧，不管他是誰。我所能問的話很多，但是我也不必違反你的意願再問你了。如果我知道了你的丈夫是誰，我更容易使他和你有益處。他在這個農場

裏嗎？」

「不在，」她喃喃地說。「他離開這裏很遠。」

「很遠？離開了你？那是什麼一種丈夫呢？」

「哦，別攻擊他！這完全是由於你的！他後來知道——」

「啊，真的嗎？……這真可悲了，真慘！」

「真的。」

「但是他居然離開了你——把你一個人丟在這裏做這苦工！」

「並不是他把我丟在這裏做這苦工的！」她馬上很熱情地爲她那位丈夫辯護。「他不

知道這事！這完全是我自己要到這裏來的。」

「那麼，他寫信給你嗎？」

「我——我不能對你說。有些事我們兩人都守祕密的。」

「這自然就是說他不寫信給你。你是一個棄婦了，我的親愛的黛絲！」

他突然掉過頭來抓住了她的手；她手上戴了軟皮手套，所以他只執着那些粗的毫無生

氣的皮手指。

「你決不可以——你決不可以！」她嚇得大嚷起來，一面又把手套從手套子裏抽出，好像從衣袋裏抽出來一般，於是只剩下一隻空手套在他手裏。「哦，請你走開吧——爲了我和我丈夫——求求你走吧！」

「是，是，我就走，」他匆匆說了這話，把手套擲還給她，而後掉過頭去便想走開。但是臨走的時候又掉過臉來說道，「黛絲，天父在上，我剛才抓着你的手決無戲弄你的意思！」

田裏突然有一陣得得的馬蹄聲，這個聲音到了他們兩人背後才停止；他們兩都有心事，所以沒有注意。後來又有一種說話的聲音送到她的耳朵裏：

「你到底爲什麼事在這時候走開了不做工？」

場主子格羅貝早已遠遠地看見他們兩人站在這裏，所以騎了馬走過來看看他們兩人站在他的田裏做什麼事。

「別這麼樣對她說話！」杜百維一面說，一面臉上泛起一陣絕非基督徒所應有的一種忿怒的顏色來。

「真的，先生！那麼美以美會的教士和她有什麼相干？」

「這是什麼人？」杜百維掉過臉來問黛絲。

她走到他跟前。

「去罷——我求求你！」她說。

「怎麼！把你丟給這個惡漢子？我看了他的面孔便知道他是一個粗鄙的人。」

「他不會害我。他又不是愛上了我。到了通告節我就可以走開了。」

「罷了，我只有依從你了。但是——罷了。再會吧。」

其實，她對於這位保護她的人的恐懼心，比對於那個謾罵她的主人的恐懼心還厲害。

自從杜百維走了之後，格羅貝仍然叱責她，但是黛絲完全很冷淡地忍受着他的叱責而不發

一言。她自從有了以前的經驗之後，覺得現在得了這麼一個隨時可以打罵她，而且心如鐵

石的人做她的主人，也是很好的一種調濟。她一句話也不說，回過頭來向她做工的所在地

的那個田頂上走去，心裏仍舊疑神想着剛才與杜百維晤談的話，所以格羅貝的馬鼻子碰到

她的肩頭，她也不感犯到。

「如果你這樣子和我訂了約爲我做工，做到通告節，我看看你究竟能不能做完，」他

咆哮着。「女人們真壞——一時是這樣，一時又那樣！但是我可忍受不了啦！」

她很知道她不會壓迫農場裏另外幾個女人像她剛才壓迫她一般，也知道他是因為從前被丈夫打了一頓，懷恨在心，現在才如此壓迫她的。因此她心裏又胡思亂想了一會兒；她覺得若是她果真答應了這位有錢的亞力山大的要求，而做了他的妻子，那麼不知道又有什麼結果了。假如她允許了他，她的地位立刻便可以提高，而完全擺脫她的工役的生活，不但脫離了她眼前的主人的壓迫，並且可以打破全世界的人對於她的輕視，那豈不是很好嗎？「但是我不，決不！」她帶着氣說道，「我現在不能和他結婚了。我覺得他太可惡了。」

到了晚上，她寫了一封委婉動聽的信給克萊荷，信中不提及她的種種艱難困苦的情形，只使他相信她對於他有永久不變的愛情。無論什麼人讀了她的信，若是從於言外求意，必定看出來在她那深情流露的字句裏，隱含了一種莫大的恐懼，——近乎一種挺而走險的事——就是怕有一種沒有洩露的，秘密的事情快要發生。但是她沒有把她的心思盡行向他傾吐，安琪從前曾經叫葉絲陪着他同到巴西去，那麼也許他現在完全不把她放在心裏了。她把信投進她的信箱裏，也不知道安琪是否能看到她這封信。

從此以後她每天的工作很重。不久便到了對於農人有重大意義的一天——就是聖燭節

(註九六)市集。鄉下農工們都在這個市集日期和農家訂通告節以後的十二個月的新約，還有些想更換工作地點的農工也按時趕到舉行市集的那個鎮市上去。火石谷農場的工人十有八九都想跑走，所以清晨便有一大陣人出來，向著那邊山岡起伏的鄉下，約莫有十里至十二哩遠的那個鎮市上去。黛絲雖然也想在通告節離開這個農場，但並不會趕市集去。她心裏還有一個模糊的希望，如果她所希望的事能實現，那麼她也沒有另行找工作做的必要了。

這是二月裏極溫和的一天，人家幾乎以為冬天已經過去了。今天只有她一個人坐在茅屋裏，她還沒有吃完中飯，杜百維的影子忽然遮住了她屋子的窗子。

黛絲立刻站立起來，但是拜訪她的人已經敲門，她也無理由可以逃避了。杜百維這次敲門和走到門前的態度已經與上次她所看見他的態度大為不同了。這次他的一舉一動都表現他很覺得慚愧的樣子。最初她想去開門，但是她覺得如果不去開門也不合理，因此她站立起來，拔了門門，而後迅速地又走回原處。他進了屋之後，對她看着，而後在椅子上坐下來才開口說話。

「黛絲——我實在忍不住了！」他一面不顧一切地說着，一面揩着他那興奮過度而很熱的紅臉頰，「我在家裏覺得我必須要來看你，至少要來向你請安。我可以老實告訴你吧

我從前並不想到你，自從那個星期日看見了你之後，我一直是在思念你；現在我再也不能把你的影像趕出我的腦子，憑我想盡什麼法子也不可能！一個好女人自然難得一個壞男人；不過事實是如此。黛絲，只求你肯爲我寫廣告吧！」

他雖不滿意然而竭力忍耐着。這時他的態度可憐極了。但是黛絲仍舊毫無憐憫之情的表示。

「在不准我相信那個足以左右世界的天文，將爲了我而改變他的計劃時候，」她說，「我怎麼能爲你寫廣告？」

「你真是這樣子想嗎？」

「真的。我的思想已經受了矯正，我不能作別樣的想法了。」

「矯正了！受了誰的？」

「我丈夫的，如果你一定要我說出來。」

「啊——你丈夫——你丈夫——這真是有點奇怪了！我記得你那一天也提起他。黛絲，對於這種事，你的真正信仰是什麼？」他問。「你好像是沒有宗教——也許是由於我的關係。」

「我有。但是我不相信什麼神怪的事。」

杜百維半信半疑地望着她。

「那麼你以爲我所定的計劃是錯了嗎？」

「大錯。」

「哼——可是我很相信它呢。」他侷促不安地說。

「我相信基督在山上垂訓的精神。我親愛的丈夫也相信。……但是我不相信——」  
她於是說出她所不相信的話來。

「這完全是。」杜百維冷淡地說，「凡是你那親愛的丈夫所相信的，你也相信；凡是他所反對的你也反對，你自己一點也不加考究，不加推想，你們女人都是如此。你的腦經完全做了他的奴隸了。」

「啊，因爲他知道一切。」她得意洋洋地說着，表示她對於安琪極端信仰，其實她這句誇獎她丈夫的話便是一個惡毒的男子也受不起；她的丈夫更不必說了。

「不錯。不過你不能老白不分，發個兒容納他的意見。他這人真妙，居然教你這種懷疑的思想。」



「他從來沒有強迫着我半斷！他也不知道我辯論那事！這是我作如此看法的。他已經研究了許多教義之後，他所信仰的自然比我所信仰的正確些；況且我完全沒有研究過什麼教義。」

「他時常對你說什麼？他必定說過什麼話？」

她回想了一下；憑着她的敏銳記憶力忽然想起安琪的話語裏的語句；其實她並不了解那些語句的真意。從前她坐在安琪身邊時候，聽得他一聲獨自言語一壁應用着一種屬於辯論的三段論法。她於是恭恭敬敬地用安琪的腔調和態度，一句一句的說給杜百維聽。

「再說一遍，」杜百維很留心地聽她吃完了之後又要求着說道。

她重行說了一遍。杜百維也喃喃地跟着她說。

「還有別的嗎？」他立刻問道。

「另外一個時期他好像這樣子說過：『』於是又說了一些安琪所說的話，也許是和從哲學文作（註九七）到赫胥黎（註九八）的短篇論文集的一類著作有同等的價值的東西。」

「啊！哈！你怎麼能記得這些？」

「那時我要相信他所相信的。雖然他並沒有盼望我如此；後來還是我想出種種的法子，好言好語地叫他把他的思想告訴我一點兒。我不能說我十分懂得他這個思想；可是我知道他的思想是對的。」

「哼。你想一想，你居然把你自己所不懂的東西來教我！」  
他又尋思着。

「所以我精神上與他相共。」她又說道。「我不願有不同的。凡是對於他很好的東西，對於我也很好。」

「他知道你和他一樣，都是毫無信心的人嗎？」

「不——我從來沒有告訴他——如果我是一個無信心的人。」

「是了——你今日比我更快樂了。假絲。你既然不相信，你應該宣傳我的教義。那麼你不能傷害你的良心。我十分相信我應該宣傳我的教義。但是像魔鬼一般，我又相信又害怕，因為我突然不講我的教義而耽溺於我對於你的熱情。」

「怎樣？」

「何消說？」他淡淡地說，「我今天遠道而來，這裏完全是在看你的表演，但是我原來是

從家裏轉身趕到鑄工橋市集，我預備今天下午兩點鐘到那裏去，站在貨車上宣講福音，許多弟兄他們這時都正盼望我來到了。你看這就是佈告。」

他從胸懷衣袋裏指出一張廣告紙，上面印着日期、時間、聚會的地點，以及宣講福音的人——杜百維。

「那麼你能趕到那裏去？」蘇絲望問大夏時鐘而說道。

「我不能趕到那裏去了。我已經到這裏來了。」

「那麼你果真說好了要講道，而且非去不可？」

「我是說好了去講道。現在我不到那裏去，因為我受了我的如火的熱情的支配。我要和一個我從前所輕視的女人會面了。——不過說一句真話，我從來沒有輕視過你；如果我從前輕視你，我現在也不愛你了。我從前不輕視你是由於——別的不必說，也是由於你是清白貞潔。那是你很快，很堅決地退避了我。當你看到那種情形時候，你不會依了我，住下來，不離開我。所以那時世界上只有這個女人我不輕視，而你就替她。但你現在儘管可以輕視我。我以為我是在高山上崇拜上帝，殊不知我仍然在樹林裏奉淫亂的偶像。哈！哈！」

「啊，亞力山大杜百維！這是什麼意思？我曾經做了什麼事得罪了你？」

「做了什麼事？」他冷笑道。「沒有故意做什麼事。可是完全是你使我重行墮落。你自然是無心的。我問我自己說：我真是那種不收德的奴僕嗎？自從我脫離了世上的污穢，後來又糾纏在裏面，而為那些污穢所制。服。我（註九〇）他們末後的狀況比死前更壞。我。是他們那種人嗎？」他把手放在她的肩頭。這靈絲姑蘇，我沒有第二次看到你以前。我已癡了。至少已經走向濟度之路去了。這他等面說其面突然用手搖動她的身子，把她當做一個小孩子看待。當那麼，為什麼你又來勾引我？我沒有第二次看到你那兩隻眼睛和你那個小嘴之前。其真的。這自從夏娃之義。世界上從來沒有像你那樣使人癡狂的小嘴——我沒有第三次看見你以前，也是意志十分堅定的。一個人。」他說話的聲音降低了，他那雙烏黝黝的眼睛閃着光。靈絲姑蘇。你這勾引人的淫婦。你這該死的巴比倫妖婦（註一〇〇）——我遇着了。你便不能抵抗你了。」

「我不能忍受你再來看我。這靈絲姑蘇向後倒退着說道。」

「我曉得。——我再說一遍。我不責備你。但是事實是如此。那天我看到你在田裏被那人虐待的時候，我想瘋了也想不到我有什麼合法的權柄可以保護你。這我不能有那權柄。」

而他有這權柄的人反而拋棄了你，完全不顧你！」

別攻擊他——他不在這裏——她受了很大的激刺大聲叫道。「要敬重他——他從來沒有做過什麼事對不住你！你饒了他的妻子吧，別讓什麼污辱他的名譽的事傳播開來害了他了！」

「就是——就是，」他好像從夢中驚醒了說道。「我已經爽約，沒有到鑄工橋市集去，向那些可憐的醉漢，發狂講道了——我這樣子惹人家開玩笑還是第一次呢。若是在一個月之前，我對於這樣一種事便要大吃一驚了。我要走了——我賭咒——啊——我怎能走開——」

「後來他又突然說道：『黛絲，擁抱一下——只是一下子——看了老朋友的分上——』」

「另外一組力山大及我，我是一個弱女子！我負擔保存一個好夫的榮譽之責——想一想——你該覺得羞恥吧！」

「前——前——前——不錯——不錯——」

這時他扭緊着嘴唇，痛恨他自己有這個弱點。同時他的眼睛也表現他對於世俗的快樂和宗教皆無信仰。他那不時暴發的舊的怒氣，在悔過遷善之後已經潛隱在他臉上那些皺紋裏了。但是現在他的舊的怒氣似乎又復活了。他於是猶疑不決地走出去，不負他的行為的責任。

了。

杜百維雖然口頭說他今天沒有到鑄工橋去講道，只是一個信徒的重行墮落的行爲，但是他聽了黛絲摹倣安琪所說的一番話之後，受了很深的印象，後來他離開黛絲之後，黛絲的話語仍然深銘於心。他默默地向前走着，好像他所有的精力都失去了，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今天他的意見會保持不住。可知他那一時的悔過信道並不是由於理性的真正覺悟；他是像一個放蕩的人，偶然想着新感覺，並且因為他母親去世之後一時受了點感觸，所以才悔過而信道。

自從黛絲的幾滴邏輯的水，落在他那沸騰的熱誠之海裏去了之後，他那醉心宗教的熱忱之海已經停止沸騰了。他再三思索她傳授給他的那幾句精確的話，而後自言自語地說道：「那位自作聰明的人只顧把那些話告訴她；殊不知他告訴了她那些話之後，反而爲我闢了一條路徑，叫我更容易再把她弄到手！」

## 47

這時火石谷農場裏的工人正在打末尾一堆麥子。三月裏黎明的時候，天色常是朦朧不

清楚，所以看不出東方的地平線是在何處。正對着曙光而升起來的是一個梯形的麥堆子，這個孤立的麥堆子已經給冬季的雨雪漂白了。

葉絲後愛德和黛絲到了她們的工作地點時候，一種沙沙的聲音表示別人已經先她們面來了。不一會天色漸明，麥堆子頂上又添了兩個男人的側身相。他們忙着揭去麥堆子上的覆蓋的東西，就是除去草桿，而後再把一束一束的麥把子擲下來。這種工作正在進行的時候，葉絲，黛絲，以及其他的女工都穿了淡棕色的罩裙，站在那裏等候，身子冷得打抖，因為場主孑格羅貝堅持要她們在清晨到這裏來做工，而後不到天黑工作便可以做完。這時麥堆子稍微可以看得清楚些了，緊靠這個麥堆子簷下便是些女工所服役的那個有皮帶子和輪子的紅色東西——就是打麥機子。這架機子不斷地旋轉着，並世苛刻地保持它的規定的需要，而不顧及他們的肌肉和精力是否有持久的耐性。

離這裏不多遠的地方又有一個模糊不清的東西，通身漆黑，時時放出啾啾的聲音，表示它已經貯蓄了很多的力量了。一條長烟囪伸到一棵椴皮樹邊，裏面噴出熱氣來，所以不待天色大明便可以看出来是這個地方一切動作的主源的那個發動機。汽機旁邊站了三個男人，面色漆黑，樣子猥醜，身材高大，身邊堆了一堆煤炭；他正站在那裏出神地望着。

這就是司機子的人。他的態度和他的膚色極不相稱，着了好像是陀斐特（註①）裏的一個人。由於迷了路而走到這個只有黃麥和灰土的地方來，使這裏的土著都驚惶不安。

他的感覺和他的外貌是一樣。他雖然在農業界裏做工，但並不算是農業界裏的人。他所服侍的是火和烟；這裏的土著所服侍的是草木、風、雨、霜、和太陽。他帶了他的機子。從這一個農場到另外一個農場，從這一縣到另外一縣，因為這時蒸氣打麥機子還是巡行維薩縣的這一部分地方，替農家打麥。他說話有特別的北方腔調，他的思想只想限於他自己。他的眼睛只注意到他的機子。他的周圍的事物他幾乎完全看不到，而且也不去注意。他只與本地的土人作必要的來往，好像受了一種命運的支配，不得不到這裏來替他的這位開羅王似的主人服役。他那發動機子的主動輪子上有一根長皮條一直牽到麥堆子下面的紅皮打麥機，這根皮條可算是他和農業發生關係的連絡線了。

他們揭開麥把子時候，他只是冷淡地站在他那架輕便機子的旁邊。這時清晨的空氣在這架很熱的黑色汽機四周顫動。一切的預備工作都與他無關，他的機子裏的火燒得徹亮的。在那裏等候着，裏面的蒸氣也達到了很高的壓力，不一會那個長皮條便可以飛轉了。在這



架機子的範圍之外，也許有小麥，草，以及其他混亂的東西，但是從他看來都是一樣，毫無一點分別。若是和地的一個大問他如何稱呼他自己，他必簡略地回答說，「司機的人。」

這時在明亮的白日中做揭開麥堆子的工作了；於是男工們佔據他們的地位，女工也爬進去，於是打麥子的工作開始了。場主手搖器具——就是大家稱呼他爲「他」的——事前已經到了。黛絲遵從他的命令，跨上機臺子，和以麥把子供給打麥機子的那個男人站在一起。她的職務是解開葉絲後愛德傳遞給她的麥把子。葉絲站在她旁邊，但是站在麥堆子上。她把葉絲遞給她的麥把子打開了之後，那個司機子的男人接在手裏，而後鋪在那個旋轉的鼓形輪子上，剎那間這個輪子便把麥把子上的麥子一粒一粒地分出來了。

在這預備的時期裏暫時停頓了一兩次之後，這使那些厭惡機器的人大爲開心——大家都從事工作了。他們很快地做到吃早飯的時候，而後這架打麥機子才停了半小時。飯後他們又繼續做工，農場裏其他的工人便努力堆麥糞子，因此這個麥糞堆子在麥把堆子旁邊逐漸擴大而增高。他們後來又站在原處趕快吃了兩頓點心，只須再做兩小時的工作。吃中飯的時候便到了。這時鐵而無情的輪子仍然不停地旋轉，所以打麥機子的嗡嗡的聲音幾乎鑽進那些站在鐵絲機罩子旁邊的人的骨髓裏去。

這個逐漸加高的麥糞堆子上站了幾個年老的男工，他們正談着他們從前常在麥倉椽木地板上用連枷打麥子的事。從前各項工作都是用手，便是簸麥也是用手，他們認爲手工雖然遲緩，但是結果手工的作品比機製的東西好得多。那些站在麥堆子上的人也偶然說一兩句話；只有站在打麥機子上那兩個累得出汗的人——黛絲也在內——不能用互相談話的方法來調濟他們做工的勞苦。她如此繼續不斷地做工未免太辛苦了，所以現在她心裏很懊悔，覺得她不該到這個火石谷村子來。麥堆子上的女工——尤其是馬利安——還能不時停止一下，在吃一口麥酒，或是喝一杯冷茶，或是抹臉，或是揮除她們衣服上的麥糞和麥皮殼屑子時候互相交換幾句話；但是黛絲簡直毫無休息的機會，因爲機子上的鼓形輪子不停轉，供給麥把子的那個男人也不能停手，同時黛絲必須以解開來的麥把子遞給那個男人，所以她也無法停手，只有馬利安和她掉換位置做工，她才能有片刻的休息。馬利安有時跟她交換位置，替她做半小時的工作，但是格羅貝反對這事；他說馬利安手術太慢，不能做解麥把子的職務。

格羅貝爲了節省金錢才找女人來擔任這個特別的職務，但他選擇黛絲的本意是由於黛絲做解開麥把子的工作，手術敏捷而有力，又能耐久——這也許是實情。到了麥把子不能

按照規定的分量供給的時候，那種阻礙人家說話的打麥機子的嗡嗡的聲音便立刻增高，有如狂叫怒鳴一般。黛絲和她身旁那個司機子的男人連回過頭來看一看的機會也沒有，所以她完全不知道中飯之前早已有一個人從柵門路進田裏來，現在正站在第二個麥堆下面望着他們做工。尤其是望着黛絲。這人穿了一套極時髦的絨布服裝，並且手裏旋轉着一根閃亮的手杖。

「那是誰？」黛絲後愛德向馬利安說。她已經先向黛絲問過這話了，但是黛絲不曾聽見。

「總是一個人的愛人，我猜，」馬利安簡單地回答。

「我願和你賭五塊錢，我說他是來找黛絲的。」

「不是。有一個熱情的說教的人最近在她後頭釘梢，不是這麼一個花花公子。」

「你不知道什麼這就是那個人。」

「就是那個說教的火？他大不同了。」

「他整天沒有穿他那黑色衣服，沒有戴白圍巾，又把兜里的鬍子剃去了。但這就是他。」

「真的嗎？那麼讓我來告訴她去。」馬利安說。

「別去。她自己馬上就可以看見他了。」

「可是，我想這太不對了；他一面傳教，一面又向一個已經結婚的女人吊膀子，雖然她的丈夫在國外，雖然可以說她是一個寡婦。」

「哦，不，他對於她也無害的。」葉絲淡淡地說。「她的心已經不能從它所居住的地方再鼓舞起來了，好像一輛陷住的貨車不能從它所在那個洞裏擡起來一般。天啦，隨便是獻殷勤，勸誘，或是七雷都不能離開一個女人，除非到了她自己覺得她應該斷絕的時候才能斷絕。」

中飯的時間到了；機輪子也不旋轉了；於是黛絲離開她的位置。她的兩隻腿剛才跟着機子顫動了許久，所以她幾乎不能走路了。

「你該像我一樣，喝一「磅特」酒。」馬利安說。「那麼你的臉子也不會這麼蒼白了。哎呀，天啦，你的臉子——好像你是被夢魘壓過似的！」

這位溫柔敦厚的馬利安忽然想到黛絲既然如此的疲倦。如果給她發現了那個走進來拜訪她的客人，那麼她吃飯更無胃口了。殊不知馬利安正想引誘黛絲從麥堆子另外一端的梯子下去的時候，那位客人便走上前來，仰頭望着她。

黛絲只叫了一聲「哦！」不久會她又說，「我就在這裏吃飯！」就在這麥堆子上。」他將因為離開住宿的地方很遠，有時都在麥堆子上吃飯。但是今天天風刮得怪厲害，所以馬利安和其他的人都下去坐在那個逐漸加高的麥堆堆子下面去了。

這位來客雖然改變了服裝，但仍舊是最近是為福音派教徒的那個亞力山大杜百維。只要看他一眼便知道他那個固有的色慾已經復活，並且知道他雖然長了三四歲，現在又恢復了他從前那種華麗的裝扮，和幽雅的態度。黛絲第一次認識她這位「堂哥哥」的時候便看見他是如此。她於是決定留在原處，而後坐在從平地上看不見她的那些麥捆子裏開始吃飯。不一會，她聽見梯子上有腳步聲，這地看見亞力山大出現在這個像一個長方木架子的麥堆子上。他跨過麥捆子，而後和她對面而坐，一句話也不說。

黛絲繼續吃着她的一頓簡單的午餐，乃是她隨身帶來的那一塊厚烘餅。這時其餘的人都圍聚在麥堆堆子下面，那裏有鬆的麥韻子，因此他們用麥堆鋪成一個很舒服的休息之所。

「你看，我又來了。」杜百維後來開口說道。

「爲什麼你時常來打擾我？」她大聲說道。她的怒氣直從指頭尖子上表現出來。

「是我打擾你嗎？我倘要問你為什麼打擾我呢？」

「我實在沒有打擾過你！」

「你說你不打擾我？其實你真正打擾我！你在我心頭裏時常煩惱我。剛才你那很埋怨着我的一雙眼睛，現在又復現於我跟前，正像你剛才所表現的一樣，無論是在夜裏或白天都是如此。黛絲，我的熱情一直是穩洶湧，極嚴正的一條河，向天國流着，但是自我對我說了我們兩人的那個孩子之後，便突然在你的這個方向，找到了一條無阻礙的，立刻便滔滔不絕地衝過去了。我的宗教的河流立地便乾涸了，這都是由於你！」

她張開口，瞪着眼睛望着。

「怎樣——你已經完全拋棄了傳道的職務了嗎？」她後來問。

她已經跟安琪學到了許多近代的懷疑思想，所以很輕視一時的熱誠，但是她是一個女人，所以聽了他的話之後也有點驚嚇。

杜百維故意裝做莊重的態度說道：

「完全。我已經爽約好幾次了，自從那天下午沒有到錢工桶市集去，向那些醉漢子講道之後，便不知道那些弟兄想到我是什麼一個人了。啊，哈！那些弟兄！用不着說，他們一定

去我講告——爲我而哭；因爲他們都是好人。但我還顧什麼？我對於講道已經失去了信仰，你叫我怎麼還能接着做下去？——如果再做這事，豈不是最卑鄙的一種假冒爲善的人字嗎？我站在他們中間，豈不是像許米乃和亞力山大（註一〇二）交與撒但之後才知道不能毀謗尊神嗎？你真是大報仇了！我從前是看了你天真爛漫，所以欺騙了你。四年之後，你看見我是一個熱心的基督徒；你又來打動了我的心，要使我永遠沉淪！但是，黛絲堂妹，這是我從前常常對於你的稱呼，這只是我說話的方式，你不必現出憂慮的臉色來，你自然沒有做什麼事，你還是保存你那付標致的臉子和嫵娜的身段。你沒有看到我之前，我已經在麥堆子上看到你的臉子了。——看那件緊身的罩裙襯着，把你的臉子顯得格外好看。還有那頂帘子的帽子——你們鄉下姑娘們決不可以戴這種帽子，如果你們想免除危險。」他沉靜地注視了她一會兒，而後又冷笑了一聲說道：「我相信那位獨身的道傳編者——我想我就是他的代表——假如他果真被這樣一個漂亮的臉子所迷，他必定像我一樣，爲了她的原故，不再着手從事於講道。」

黛絲本來打算和他理論，但是在這個當兒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他於是不顧一切地說道：

「是的，你所給我的這個天堂也許和別的天堂一樣好。但是嚴重地說來，黛絲，」杜百維站立起來，走近幾步，而後斜靠在麥把子上，用手臂支着身子，「自從上次看見你以後，我一直是在心裏思量着你敘述他。所說的那些關於宗教的話。我想了又想，已經得了一個結論：我很覺得我原來的陳腐的計劃真正缺乏常識；我不懂我何以受了克萊爾教士老先生的熱誠的感動很大，如癡如狂地認真做傳道的事業，甚至我的熱心還超過他——至於你得了你丈夫的知識的幫助——他的名字你始終不告訴我——上次所說的那種所謂無精錄的道德主義。我完全看不出什麼道理來。」

「那麼，你至少能有慈愛和清廉的信仰，假如你沒有——就是你說的那個所謂——信

「不對，不對！我不是這一種人！假如沒有人說，」做這個，這對於你死了之後很好；做那個，那就對於你很壞，——那麼我就不起勁了。該死，假如我沒有可以對她負責的人，我決不再對於我的行為和熱情負責任了；親愛的，假如我是你，我也不的。」

「她很想和他辯駁，並且想說他那笨拙的腦子裏已經把兩件不同的東西——神學與道德——混為一談，因為在原始的人類時代，這兩樣東西分得十分清楚。但是——來她想起安琪



不寫信給她。——原來她完全缺乏辯論術的訓練，況且她是一個富於情感而非富於理智的人，因此她想到這裏的時候，雖然有意和他辯駁也說不出口了。

「罷了，沒有關係。」他接着說這。「我愛，我們現在還是像從前一樣！」

「不像那時——決不像那時——大不同了！」她辯駁着說。「我那時對你毫無一點感情。哦，你爲什麼不保持你的信仰，弄得失去了信仰便像這樣子對我說話！」

「因爲是你把我的信仰打破了的，所以這是你的罪惡。你丈夫何能想得到他所教導你的話反而害了他自己？」哈哈——我十分快活，雖然你又使我做一個叛教的人！黛絲，我現在比從前越發愛你了，而且我也憐惜你。你雖然一切都守祕密，但是我看你的境况很煩——被一個應該撫愛你的人把你置之度外了。」

這時她一點食物也嚥不下去，她的嘴唇乾焦，她的喉嚨哽咽着。坐在麥精堆子下面吃着喝着的工作的語聲和笑聲，好像隔了四分之一哩路遠似的，一陣一陣地送到她的耳朵裏來。

「這太刻毒了！」她說。「你——你怎麼能以這種話對我說話，假如你果真有一點心意對於我？」

「不錯，不錯，」他退縮了一步說。「我不是爲了我的行爲來責備你。黛絲，我到這裏來是告訴你：我不願你在這裏像這樣做工，我是特意爲了你才來的。你說你有個丈夫，而他又不是我。不錯，也許你有；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你也不會把他的姓名告訴我，他完全是像一個神話上的人物。縱然你是有一個丈夫，我想我和你，比他和你接近些。無論如何，我要設法幫助你，叫你不受苦；但是他並想不到他這個人！我常讀的那位嚴厲的先知荷西阿（註一〇三）的話又來到我的心頭了。黛絲，你知道他那幾句話嗎？——「她必追隨她的愛人，卻追不上；她必尋找他，卻尋不着；而後她說：『我要回到我的前夫那兒去，因爲我那時的光景比如今還好！』」黛絲，我的車子在山脚下等着——我的親愛的，不是他的！——別的話用不着說，你就可以知道了。」

他說話的時候，她的面孔上早已泛了絲紅色的怒氣了；但她並不回答。

「爲了你的原故我才重新墮落！」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想摟住她的腰，「你也該承擔一半責任；你永遠丟去你稱他是你丈夫的那個響子吧！」

她吃厚糕餅時所脫下來的一隻皮手套是放在她的膝頭上，她突然抓住手套的上半截猛烈地扔在他臉上。那隻手套又厚又重，好像武士所戴的手套一般，而且正打在他的嘴上。

她這種行爲也許是復演她的武裝的祖宗所慣施的手段。亞力山大斜靠在麥細子上，嚇得猛烈地一跳起來。被她那隻手套所擊中的地方頓時現出赤色的一塊。不一會，鮮紅的血便從他嘴裏滴在麥藉上。但他忍耐着，平心靜氣地從衣袋裏掏出一條手帕來抹着他那流血的嘴唇子。

黛絲同時也嚇得站立起來，後來又坐下。

「儘管罰吧！」她一面說着，一面把眼睛對他瞪着，好像一個麻雀，在沒有被活捉的人把它的頸子扭斷之前，感覺到毫無抵抗的希望而瞪着眼睛的一般。「儘管鞭我，亂罵我，你不必顧到那些坐在麥藉堆子下面的人了！我不會喊出來的。做了一次犧牲品便永遠是犧牲品——這是定律。」

「不，決不。」黛絲說。他溫和地說：「這一層我倒可以完全原諒你。但是你不該太不公平。你忘了這一件事：我早已和你結婚了。如果你給我權柄做這事。從前我是不是明明白白地要求你做我的妻子？是不是曾答應我？」

「你要求過。」

「而你竟不依我。但是你必须記着。」他回想起他從前如何誠懇地要求她，以及她現

在如何對他忘恩負義的時候，他的脾氣又上來了。他說話的聲音也硬了，於是走到他身邊，兩手抓住她的肩頭，只見她在他掌握中顫動。「記着，我的姑娘，我會經做過你的主人呢！我又要做你的主人了！如果你此後做人家的妻子的話，你必須做我的妻子！」

那些打麥子的江人在麥階階將下面開始忙碌了。

「我們也有這一陣子也夠好，他放鬆了手，說道：『由現在我要離開你了，你不要再來討我的回話。你還不知道我呢！但是我很知道你了。』」

她一句話也不說，仍舊自顧自地望着。杜若離向後退幾步，越過麥把子，跨過溝渠，下去了。這時下面的江人都站立起來，伸一伸懶腰，把他剩所吃的麥酒搖得應聲打肚腸裏去了。於是打麥機子又重行工作。在這麥階階沙沙的聲響裏，作作的響兒，像絲如做夢一般地，來回靠近那個作嗡嗡之聲的鼓形輪子旁邊，而後又不斷地解解開麥把子的工作。

到了下午，農場主子格羅貝吩咐他們趁着晚上有月光可以看見的時候把那一堆麥子打完了，因為那個有打麥機子的男人已經約定明天到別的農場去工作了。於是，轟隆，嗡嗡，沙沙

沙之聲繼續而作，片刻休息的次數比平常更少了。

等到三點鐘吃點心的時候，黛絲才擡起頭來，向四周望了一會兒。她看見杜百維已經來了，站在圍籬的柵門旁邊，但她看他來了也毫無詫異的表示。杜百維看到她擡起頭來便很客氣地向她搖手招呼，並且行了一個飛吻禮。這就是他和她吵過又和好的表示。黛絲低下頭來，很小心的不向那個方向看去。

下午的時間慢慢地如此過去。麥堆子逐漸降低，麥楷堆子便逐漸漲高。另外有車子把一袋一袋的麥子運走。到了六點鐘的辰光，麥堆子離地面只有人的肩頭高了。雖然很多的麥把子平，大部分是從黛絲的手裏經過的——已經給那貪得無厭的機器吞下去了，但是那裏似乎還有無數的麥把子等着土機手。那天大熊麥楷在早晨是沒有的，現在看來在如是這架作嗡嗡之聲的狼吞虎嚥的紅色機器所排洩出來的廢物一般。等到陰霾多雲的白日過去之後，西方天空中忽然射出一道憤怒的陽光——這是天氣險惡的三月裏日落時候常有的現象——直射在打麥子人的那些有倦容的汗濕了的面孔上，把他們的面孔以及女工的下半截衣服染成紫銅色，所以女工的衣服像幽暗的火烙緊貼在她們身上似的。

麥堆子裏有一陣苦痛的嗚氣聲。以麥把子供給機器的那個男人也疲倦了。黛絲看到他

那紅頸項上蓋滿了灰塵和麥殼子。她仍舊站在她的位置上，她那副汗濕了的通紅的臉子也蓋上一層麥子的灰塵，她那白帽子也被這麥灰染成棧黃色。女人之中只有她一人站在機臺上受着輪子旋轉的搖撼，而且麥堆子降低了之後，她和馬利安、葉絲三人已經隔開，不能像剛才一樣能和她們掉換位置做工了。機子震動，她身上每根細筋也連帶震動着，所以這種不斷地搖撼已經把她送到一種昏迷的幻境中。她那兩隻手只是機械地運動着，毫無一點知覺。她幾乎不曉得她是在什麼地方，也不會聽見葉絲在下面向她說到她的頭髮已經披落下來的話了。

他們這些工人之中，便是最活潑有氣力的，現在也面色灰白，眼睛珠子突出來睜得很大了。黛絲擡頭一次，便看見現映在北方灰色天空上的那個麥堆子加高一次，上面站了只穿襯衫的男工；在這麥堆子前面便是那個繩梯似的紅色長吊梯，麥堆不斷地從這梯子向上吊，遠遠地看了有如一道黃河滔滔不絕地向山上逆流着，而後河水又在麥堆子頂上噴湧出來。

她雖然不能說出亞力山大是站在什麼地方，却知道他是在這打麥場上的某一處地方看着她。他逗留在這裏也有他的理由，因為麥堆子快要抽完到了只剩底下一層的麥把子時候

他們常做捕鼠的工作，所以不是打麥子的人也走進來幫同打鼠——都是些各色各樣的打獵的人，帶了捕狐犬和滑稽的樂笛的人，以及拿着棍子與石子的莽漢子。

但是翻到麥子堆底下有老鼠的那一層還要再做一小時的工作。當方丈村附近巨人山那邊的殘輝消逝了之後，白臉子的月亮便從另外一邊靠著密得頓寺和薛子福地方的地平線上升起來。到了最後兩小時，馬利安爲了黛絲很覺不安，因爲不能走近黛絲身邊去和她說話。其餘的女人都喝酒以壯氣力，但是黛絲素來對於酒有戒心，所以做工時一滴酒也不進口。她仍然不斷地做工：若是這種工作她不能勝任，她必定自動地走開。如果在一兩月之前被場主子格羅貝辭退，她還認爲毫無關係，甚至認爲是她的痛苦解除的機會；但是杜百維既然時常在她身邊轉來轉去，如果現在有這事發生她便極爲就變了。

拋麥把子和以麥把子供給機子的人，現在已經把麥堆子抽得很低，所以站在平地的人也可以向他們說話。場主子格羅貝突然跑到機臺子上向黛絲說：若是她希望和她的朋友在一塊兒，他可以另派一個人來代表她的位置。她聽了自然大吃一驚；她知道這個所謂「她的朋友」就是杜百維，她也知道格羅貝是依從她的朋友——或者可以說是仇敵——的要求而作此許可的。她搖一搖頭，又接着做工。

後來捉老鼠的時期到了。那些弱小的動物隨着麥堆子下降而向下爬着，後來一齊都在麥堆子的底部了。現在它們最後的躲避的地方既然被人揭開，它們自然向着空地上四處亂竄，這時酒喝得蕙蕙半醉的馬利安突然用一種尖厲的聲音叫着告訴她同伴說：「有一個老鼠鑽進她身上去了！」其餘的女人早已溜進巷子，或是站在高處，預防這還可怕的事發生。老鼠終於被人逐走，一時大吠聲，男人喧嘩聲，女人尖厲的呼喊聲，驚聲，喧嘩聲，以及像地獄修羅場上種種喧嘩的聲響大作，急急便在這時候解完末了一個麥把子。同時那個鼓形輪子旋轉也慢下去了，呼呼的聲音也停止了，後來她從機臺子上走到平地上。

剛才看着他們捉老鼠的那個不速之客，趕快走到她身邊來。

「究竟——我那無禮的打了你一下怎樣？」她勉強低聲說道。她精疲力竭，蹲在沒有力氣把話說高一些了。

「如果我生氣你對我所說的話，或是生氣你待我的行為。那我真太厭了，」他厚臉從前在牀屈基勾引他的那種語氣回答她道。「你那瘦細的手脚如何地顫抖！你簡直像一頭失字血的小牛那樣柔弱，你知道你自己是如此的。我既然來了，你也用不着做工了。你怎麼這樣子固執？我已經向你那位場主子說起他不應該僱女人來做蒸氣機打麥子的事。這事不



是女人做的，好一些，的農場都不用女人做這事，他也很知道。現在我陪你走幾步，送你回家去吧。」

「好極了，」她很疲倦地走着說道。「你儘管和我走幾步好了！我很記得你上次不知我的境况而來找我和你結婚。也許——也許你現在好一些，比從前和善些，不像我一向所想到的那麼一個人了。凡是出於善意，我自然很感激；凡是出於別的意思的，我自然很厭惡。不過，有時我簡直不懂你的用意。」

「假如我未能把我們兩人以前的關係變為正當，至少我能幫助你。以後，我將比從前更加注意你的感覺。我對於宗教的狂熱已經過去了。但是我還保存一點溫厚的性情；我想我有的。黛絲，求求你相信我吧！我已經使你沒有憂慮，爲了你自己，也是爲了你的父母和你的妹妹們。如果你表示相信我，我能使他們個個都舒服。」

「最近你看見了他們嗎？」她連忙問道。

「看見了。他們不曉得你在什麼地方。我也是偶然找着了你的。」

她走到她所寓居的那個茅屋牆外時候停下了脚步，寒冷的月光從園子籬笆的樹枝裏斜射在黛絲的有倦容的面孔上。杜百維也站在她身邊。

「別提起我的幾姊妹們吧！別又使我很悲傷吧！」她說。「假如你真願意幫助他們，一天曉得他們需要幫助的，你就幫助他們，不必告訴我。啊，不，不必！」她大聲喊着：「我決不要你的東西，無論是給我，或是給他們。」

他不再伴着她向前走了，因為她和人家住在一起，在門裏，一切的事都是公開的。她回到了她自己的房間裏，跳進盆子裏沐浴，與同屋裏的人在一塊兒吃了晚飯之後，便沉思起來，她退到靠近牆邊的一張桌子坐倒下來，就着一盞小燈的亮光寫了下面一封熱情洋溢的長信——

我的丈夫——

讓我如此稱呼你——我必須如此稱呼你——雖然你想起我這麼一個無價值的妻子使你生氣。我在困苦中惟有向你泣訴——我沒有另外一個人的！安琪，我現在不能抵抗一個人的引誘了。我不敢對你說這人是誰；我也不願把這事告訴你。但是我何等思戀你，恐怕你真想不到呢！在一種極可怕的事情快要發生之前，你能立刻到我這裏來嗎？我知道你不能，因為你是在一個很遠的地方。我想非死不可。若是你不能趕快回來，或是叫我到你身邊去。你所給我的懲罰確實我是應受——真的，我很知道我是應受一切的懲罰。假使我生氣也是對的，正當的。可是，

安琪，求求你別一味只是這樣半信不疑神說好話，雖然我不應該愛你的好話，但求求你別到我這裏來吧！假如你真來了，我能死在你的懷抱裏！若是你能饒恕我，雖死我也樂意。

安琪，我活在世界完全是爲你的。我太愛你了所以不怨恨你走開。而且我知道你必須找着那一個農場的。你別以爲我將要說一句苦痛或是埋怨的話。只求求你回到我身邊來好了。我愛，沒有你，我多麼無聊；哦，真正無聊！隨便做什麼苦工我也不怕，祇要你寫一句給我，說：『我馬上就回來，』我便能安心等下去了。安琪——哦，十分快樂地等下去了！

自從我們結婚之後，我早已認爲我的宗教就是：一舉一動，也要忠心於你，所以，假如我不知道之前，有一個人向我說一句稱讚我的話，我就認爲是對你不住了。你現在還想到我們兩人同在牛奶場裏時候你所常感覺到的嗎？若是你還想到，你怎麼能還離我？安琪，我仍舊相信從前你初次戀愛我的那個人一樣，是嗎？仍舊是一樣——並不是你所討厭的那個人。我自從你遇着你的之後，已往的事於我何干？已往的事完全是死的東西。我受了你的感化之後已經充滿了新的生命，自然也變成另外一個人了。我怎麼還是從前那個女人？爲什麼這一點你也看不到？親愛的，若是你稍微自負一點，相信完全是你的感化之力使我有這麼一個變化，那麼，你便要

以想起回到你這無可憐的妻子身邊來了。

在快樂的時期，我還很誠坦地想到我相信你時時刻刻很愛我，但是我早就該知道像你這樣一個可憐的人對於這一種愛是沒有分的。但是我衷心憂悶極了，不特爲了這已往，並且爲了目前，我總能你誠懇地想，我想我常不愛你，我心裏何等悲傷，何等苦悶，若是我能像你用心每天痛一分，能像你我的心天天而由終日受痛苦一樣，那麼我想你對於我這無可憐的人，便能表示一點同情，可惜之情了。

安珠林極力說我優美，他優所用的是「標致」兩個字，因爲我顯爲說謊話。也許我和他備所說的話相合，但爲我並不是重視我的容貌；我愛我的容貌也完全因爲它是出於你的，我親愛的，那麼我至少有一樣東西是值得爲你所喜，我對於這十分感覺到這一點，所以我爲了我的容貌而過着煩惱的時候，我常常把我的願意向東西捆紮起來，而只要人家相信好了。哦，安珠，我告訴你這些話並不是出於虛榮心，大抵你將來可以知道我毫無此心，這話是爲了要你回到我身邊來。

若是你眼裏不能到這這裏來，可示可以讓我來找你了，我實在就愛極了，我現在就過着來做

一件爲我所不願做的事了。我自自然然一分一寸也不容讓，但是我怕有比這件不樂意想的事快要發生，而且我因爲有了從前那個錯誤，現在好像毫無抵抗的能力了。關於這事我不願多說，但總起來使我心酸。若是我重行陷入一種可怕的羅網裏去，恐怕我第二次的情形將比我第一次的情形更壞。哦，天敵，我不敢再想下去了！讓我立刻來找尋吧，不然你就馬上到我這裏來吧。

但是我不能做你的妻子，我也樂意而且很喜歡做你的奴婢，和你住在這起，那裏我就能與你接近，時常看見你，還想你是屬於我的口。

你既然不在這裏，這白日於我有何意義？我也不願去看田裏那些山鳥和歐掠鳥，因爲從前你和我常常捉它們；現在我看不見你，我何等心愛可憐論在天且是在這起，我願望着對你愛慕我，我願和你晤面！親愛的，到我這裏來！請我這番懇求免得使我愛個呢吧！

你忠實的而心路的蘇絲。

49

這封泣訴的信終於送到幽靜的教士住處，放在吃早飯的桌子上。武明斯特位於火石谷之西，天氣溫和，土壤肥美，所以在這個山谷裏做種植的事業，費力小而收穫多，與在火石

谷做種種的事業迥不相同，而且從蘇蘇的眼光看來，這裏的人也和火石谷的人不同，其實並無分別。安琪完全爲了穩妥起見才叫她把信送給他父親，而後由他父親轉寄給他，因爲他雖然悶悶不樂地奔到巴西去做開發的事業，但仍然隨時隨地把他的變動的通信地址告訴他的父親。

「假如，」克萊爾老先生看了信封便對他的妻子說，「假如下月底安琪果真照他所說的話預備離開泥阿回家，我想這封信可以催他快些來家，」因爲我相信這是他妻子寫給他的，他想到他的鴉鶻，深深抽了一口氣，於是這封信便迅速地轉寄給安琪了。

「真的我盼望他一路平安到家，」克萊爾老太太喃喃地說。「我便是臨死的一日也要感覺到我們待他太壞了。他雖然沒有什麼信心，你也早該送他進康橋，給他和他的兩個哥哥的機會一樣。那麼他受了狂當的影響，也許已經不再沒有信心，也許早已做了牧師了。不管什麼牧師不做師，那樣便對於他更爲公平了。」

這是克萊爾老太太，爲了兒子的事，攪擾她丈夫的離亡的一次悲訴。她也不敢多說，因爲她又虔誠又能體諒她丈夫，並且知道她丈夫對於這事也覺得有點不公平而心憂。她常

聽他夜裏醒在牀上爲安琪一壁禱告，一壁嘆氣。這位有不妥協精神的福音派教士，他到現在仍舊不以爲給他這個無信心的幼子和他另外兩個兒子受同等的大學教育爲正當，因爲他一生的使命是宣傳他的教義，他那兩個做牧師的兒子所負的使命也是相同，他怕安琪受了大學教育之後反而要誹謗他的教義。若是一面用手安放一個柱脚在他那兩個有信心的兒子脚下，一面又用相同的方法來提拔他這個無信心的兒子，他覺得這個辦法未免與他的信仰，立場，和希望太不相合了。但他仍然溺愛這個取錯了名字的安琪，並且私下憐惜他，好像亞伯拉罕和愛撒克同陣上山的時候亞伯拉罕很憐惜愛撒克的一般。（註一〇四）其實他心裏自發的悔憾比他妻子明白責備他的話還厲害百倍呢。

他們爲了兒子的不幸的婚姻自己責備自己。若是安琪不是命中注定要做一个農人，他也不致於滯進鄉下女兒裏面去了。他們並不大知道安琪何以與他妻子分離，也不知道這一對小夫妻分離的日期。他們最初以爲這一對小夫妻分離，也許是由於雙方互相憎惡的結果，但是後來安琪寄來的幾封信裏，有時又提到他想回家找他的妻子的話；因此，他們又覺得他們的兒子和媳婦的分離決不會是由於他們所猜想的那個原因。安琪已經對他說過：黛絲是住在他娘家；他們雖然懷疑，但決不干涉這一種爲他們沒法改善的事。

安琪這時正騎着一匹騾子從南美洲內地到海岸邊境去。他一路走着，一路望着一片無垠的鄉野。他自從到了這個新大陸之後，一直是過的不暢快的日子。他初到此地便生了一場大病，到現在病還沒有完全脫身。所以他逐漸就要拋棄他在此地開辦農場的計劃，但是他只須可以住在此地的時候，並不把這個改革的觀念告訴他的父母。

那些相信在南美洲可以不勞而食的農工繼安琪而來的很多，但是來到此地之後大半都吃了很大的苦，有些死了，有些已經憔悴得不堪了。他看見許多英國農場的農人的妻子，抱着她們患寒熱病而將死的嬰兒，一步一步地走着，到了一個地方便停立下來，只用手在糞土裏挖了一個地窟，而後仍然是用手當作挖墳墓的器具，把她們的兒子埋在裏面，而後灑了一滴眼淚，又慢慢地走回去。

安琪原來並想不到巴西來，他的目的是要在英國北部或是東部的地方創辦一個農場。他因為一時無法可想才到這裏來，尤其那時英國農人到巴西來的運動與他那要擺脫他已往的生活的志願偶然相合。

他離開家鄉來到巴西才一年，但他在精神上已經老了十幾年了。這時他所認為有人生價值的事物只是在乎事物能否動人的哀憐，而不在乎事物本身的美與不美。他既然對於舊



的神祕的宗教思想早已失去了信仰，現在也不相信對於道德的舊的評價了。他覺得舊的道德的評價，必須重行訂正。但是誰是有道德的男子？我們可以更切當地說，誰是有道德的女子？一個人的美與不美不但是在乎他們的成就，而且也在乎他的目的和一時的動機；所以他一生的歷史有無真正的價值也不能根據已成的事來判斷，而在乎看他有無志願和理想。

那麼他對於黛絲如何作想？

他用這種見解來看待黛絲之後，便很懊悔他從前對於她倉卒下了一個判斷。他果真永遠拋棄了她嗎？他現在決不再說他將永久拋棄她，其實精神止他可以優容她了。

他對於黛絲的思戀與日俱增，和黛絲住在火石谷時候的情形正是相同，不過這還是在她覺得可以自由把她的境況和感想告訴他之前的情形。他現在心亂如麻，莫知所措，但也不問她為什麼不把她的近況告訴他。因此她的緘默反而給他錯解了。若是他能了解，她的緘默是有何等的深意！——她完全是遵守他的囑咐。——其實他已經忘記他對於黛絲的囑咐了——她雖然天性是很膽大，但不想再要求什麼權利，祇以他的判斷為絕對真確而默默聽命於他而已。

安琪隨着騾子在內地鄉下走着的時候，另外一個人也騎着馬和他並肩而行。這個人是英國人，也是到此地來創辦農業的，和安琪的情形相同。他們兩人都是心境抑鬱，於是互相暢談着家鄉的事。信任是能產生信任的。尤其在異域相逢，人家往往把他們所不願告訴家裏人的生活情形，轉而詳細說給他們所遇着的一個不相識的人聽，因此安琪一面便走着，一面便把他那快樂的婚姻的細情告訴他的同伴。

這位生客所到的地方比安琪廣，所交接的各國人民也比安琪多。所以這位以四海為家的客人，覺得這些與社會標準乖離的事，對於家庭的習慣，固然是重大，但是這些事只是有如整個地球上一大片大陸之有高低不平的小山谷和山脈罷了。他對於這事的見解與安琪的見地完全不同。他以為把已往的黛絲，與將來的黛絲相比，已往的黛絲毫不重要，並且明白地說到安琪不應當離開了她而到此地來。

第二天他們遇着了陣大雷雨，渾身濕透，如落湯雞。安琪的同伴忽然患寒熱病，這病了這一星期的末日便去世了。安琪費了數小時的功夫把他葬埋了之後才向前趕路。

自從這位豁達大度的客人去世之後，他所說的幾句簡略的話似乎因人死而更高貴。其實安琪和他只是萍水之交，除他的姓名外又一無所知，但是事後受了他那幾句話的影響比

受那些哲學家所推論的倫理思想的影響還大。他把他自己的見解和這位客人的見解相比之後，愈覺他的見解淺狹，而自形慚愧。因此有兩種矛盾的見解湧現於他心頭。她一向是爲了頌揚希臘的異教思想而犧牲了基督教的；但是從希臘文化的眼光看來，一種違法的屈服也並不一定是名譽的事。他對於不貞節的憎惡心，是和神祕的宗教思想一同得之於先天的遺傳。這種不貞節的結果既然是由於受別人的欺騙，他也該可以認爲他的憎惡心，至少是有修改的餘地了。他現在頗爲悔恨。他決不忘了葉絲後愛德的話，現在又想起她所說的話了。他問過葉絲愛不愛他，葉絲回答說愛他。他又問葉絲是否和黛絲一樣地愛他，葉絲回答說他比不上黛絲，因爲黛絲簡直可以爲他而捨身，她不能比黛絲更甚了。

她又想到黛絲結婚那天的模樣和舉止行動。那天她的一雙眼睛如何地凝視着他；她如何重視他的話，把他的話當做神的話一般看待！而且那天傍晚，黛絲坐在爐邊把她的故事添裸裸地向他訴述時候，她那一副臉子在火光之前看了極爲可憐。她怎能想到他會不愛她，不保護她？

這時安琪已經由一個批評她的人一變而爲替她辯護的人了。他曾經自語自語地說了許多譏諷她的話，但是一個人不能時常嘲弄人家便可以生活；因此他也不再說那些嘲弄她的

話了。其實他說譏笑她的話的錯誤完全是由於他重視普通原則，而不顧及特殊的例子。

但是這種理論未免有點陳腐了；愛人們和丈夫們，在今日之前，已經越過這個地步了。克萊爾自然待她太刻薄了。男人往往虐待他們所愛的女人或是已經戀愛女人；女人對於她們所愛的男人亦復如是。不過這些苛刻的待遇，若是和普遍的苛刻待遇比較起來便是柔情了，譬如：境遇對於氣質的苛刻，手段對於目的的苛刻，今日對於昨日的苛刻，今後對於今日的苛刻。

黛絲的家世——古代望族杜百維的嫡系後裔——有一個時期他極端輕視，但是現在他似乎又受了她的家世的感動了。爲什麼他從前不知道一個人的家世有政治與想像二種價值的區別？從想像的價值說來，她是杜百維家的後裔自然有重大的意義，經濟學家雖然認爲毫無價值，但是夢想家和講盛衰消長的道德家便認爲是最有用的一種要素。可憐的黛絲現在只有這一點家世與姓頭的名貴處，但是不久她的家世便與大理石牌坊以及金斯比鉛棺裏的骨頭同等湮沒無聞了。所以「時間」將來也要無情地破壞它自己所造成的一切離奇而可愛的事蹟。他再三回想黛絲的面容，好像看到她臉上突然有她祖宗的威儀的表現；他看見了這種表現之後，遍身有如冷氣浸逼似的，從前他也有這個感覺，並且使他起了厭惡之心。

的也是這種感覺。

黛絲雖然有不良淑的經歷，但是仍然保持着一种勝過她那幾個年輕的女同伴之處。在以法蓮拾取剩下來的葡萄不是強過亞比以謝所摘的葡萄麼？（註一〇五）

於是復生的愛情說話，爲黛絲所寫的那一封懇摯的信，預作準備，這時她的信正由他的父親轉送給他，他住在巴西內地，所以在許多日子之後，他才能收到她這封信。

同時黛絲覺得安琪可以答應她的懇求而回國的希望很大，但是有時又覺得希望很小。使她減少希望的是：她那促成分離的事實還沒有變更——將來也決不致於變更；而且從前在他面前，既然不能化除他對於這些事實的成見，現在不在他面前，更是無能爲力了。但她仍然一心想到這個必須留心處置的問題：就是如果安琪回來，她將以何種方法使他快樂。她時常嘆息，懊悔她從前沒有注意他在豎琴上所常彈的曲子，並且懊悔她從前不曾追問在那些鄉下姑娘所唱的山歌之中，他所喜歡的是幾個什麼曲子。她間接詢問了從陶波色跟葉絲而來的安培謝得霖，幸而安培記得她們在牛奶場裏引誘乳牛下奶所唱的幾個歌曲之中，安琪是喜歡愛神的花園，我有臘犬，和天亮了三個曲子，而不喜歡裁縫的短褲，和我長成這樣一個美人，其實這兩個曲子也寫得很好。

她忽然起了念頭要把他所喜歡的幾個曲子唱會；在閒暇的時間她私下練習唱着，尤其要唱熱天亮了：

起來，起來，起來吧！

爲你的愛人去摘一束鮮花，

一切最美麗的花朵，

園子裏應有盡有。

斑鳩和小鳥，

在樹枝上築巢，

這正是五月初的辰光，

天亮的時候！

在天氣寒冷乾燥的日子裏，她獨自一人做工的時候常唱這幾個曲子。便是鐵石心腸的人聽了她唱這個曲子之後也要心軟。她有時想到安琪大概不會回來聽她唱歌的時候，她的淚珠子不知不覺的奪眶而出，流到嘴巴上來，她所唱的這幾個曲子的歌詞模倣她心裏的

痛苦，而皮響着。

黛絲天天耽溺於這種夢想裏，所以不覺得這一季快要過去，也不覺得白天漸長，通告節快來；到了舊通告節她在這裏做工的期限便滿了。

但是在通告節不會來到之前，又有一件意外的事發生，使黛絲想到極不同的事情。一天傍晚的時候，她照常和其他同屋子的幾個人坐在樓下那個房間裏。這時忽然有一個人敲門來訪問黛絲。她從門路迎著朦朧的微光，看見一個身材有婦人那麼高，而身子只有小孩子那麼闊的一個人影，就是一個長而瘦的，像女孩子一樣的人影，在這黃昏的殘光中，她認不出是什麼人，後來聽到這位姑娘叫了一聲「黛絲」才知道是她的妹妹。

「誰？」是利沙魯吧？」黛絲用驚訝的口氣問道。一年前她離家的時候她妹妹還很小，現在突然長得這麼大了，但是利沙魯一點也不領悟她自己長大了的意義。從前她的袍子很長，現在，人長大了，袍子便短了，所以她那瘦細的大腿，手，和手膀都表示她還是一個年青而無經驗的小姑娘。

「是的，我已經走了整天的路了，黛絲，」魯莊重而嚴肅地說：「爲了要找着你了，我很疲倦了。」

「家裏有什麼事了？」

「媽媽的情形很壞，醫生說她活不長了；爸爸也不舒服，他說像我們這樣一個貴族人家的人就不應該做這平常的，吃苦的工作，我們不曉得怎麼樣是好了。」

黛絲聽了這話，如入夢境，等了許久才想起叫利沙魯進屋坐下來。利沙魯吃茶的時候，她的主意決定了；她非立刻回家去一趟不可。她在這裏做工的期限是到舊通告節為止，就是四月六日，但是現在距離那個節期很近，因此她決定不顧一切，立刻動身回家。

若是今晚起程回家，便省去了十二小時的功夫；但是她妹妹太疲乏，不能再走遠路，所以今晚她們兩人不能同時動身。黛絲走到馬利安和葉絲所住的地方，把她家裏所發生的事告訴她們，並且重託她們把她回家的原因委婉地向格羅貝解說。她回到寓處便替魯做了晚飯，又把魯送到她自己的牀上睡覺。她於是盡量捆包她所有的東西，裝在一個柳條籃子裏，後來吩咐了魯第二天早晨動身之後便獨自一人起程回家。

50

時鐘敲了十下之後，她鑽進晝夜平分時候的寒冷的黑暗裏去，於是在白色的星光之下



開始走十五哩的長路回家。在孤僻的鄉間，黑夜倒可以保護一個沉靜地走路的人而不使他遇着什麼危險。黛絲知道這一點，所以她專檢總白天也許怕走的路回家。現在路上沒有盜賊？便是對於鬼怪的恐懼現在也被對於她母親的憂慮擠出她的腦子以外去了。她於是一哩一哩的向前走着，一時上山，一時下山。後來才走到布耳伯羅。到了午夜，她從布耳伯羅高地向前望見極遠的一片混沌陰暗的地方——就是她出世之地的那個山谷。她已經在高原上走了五哩路，現在只需在平原上走十哩或是十一哩路便可到家了。這條向下的蜿蜒曲折的路，她在星光之下恰好可以看見。不一會她走到一個地方與她剛才所走的那一片高原顯然不同；她不但走路的時候感覺到不同，並且能以嗅覺辨別一種不同的味道來。這地方就是黑野谷的堅硬的黃土地，與還沒有建築法定通行稅的柵欄路的一部分黑野谷地方。在這些堅硬的黃土地地方，迷信最能久持。從前這地方是一片大森林地，便是在這個陰濃鬱綠的季節，仍舊表現往日那種有森林的景象，所以遠景和近景融成一片，其中以樹木和籬笆爲最顯明。此地從前有被人逐獵的牡鹿，有被人追逐而後投入水裏的女巫，還有當你經過那裏時候向你低聲微笑的那些綠色燦爛的仙女——這地方現在仍舊充滿着這一類的迷信，好像是一個羣鬼出沒之所了。

她進了納特堡村子時候從一家飯店門前經過，這個飯店的招牌哨噠，啾噠的響聲與她的腳步聲相應和，這時除她之外沒有別人聽見這個聲音。她憑着想像力好像看見茅屋裏那些筋肉軟鬆的人們在黑暗中睡在紫色小方塊所綴成的被單裏；這些人正受着催眠的鼓勵，等到漢比墩山現出一點淡紅色的霧氣時候，他們又有力起來做工了。

她走了許多蜿蜒多岐的小路，到了三點鐘時候，她轉了最後一個灣子便跨進瑪瑙村，而後經過她那一天結隊遊行的時候第一次看見安琪的那塊草地；安琪那時不會和她跳舞，這時一種失望的感覺仍然逗留在她心頭。她遠遠的在她家所在的那個方向看見一盞燈火。這火是從臥室窗子射出來，有一個樹枝在燈火前面擺來擺去，所以這燈火好像向她霎眼一般。她看到了她家的屋子——現在已經用她的錢重新翻蓋了——又觸起無限的回憶。這所屋子似乎是她的身體和生命的一部分；屋背窗子的斜面，三角屋牆上的精美的紛飾，以及砌在烟囱頂上的那些破磚層，都和她的性情有相似之點。她看見這些東西都有一種失去知覺的昏迷現象，這表示她母親是有病。

她不願驚動一個人，所以輕輕地打開了她家的大門而後進去。樓下房間沒有人住，通宵陪伴她母親的一個鄰友走到樓梯頂上，而後低聲告訴她說：她母親這時雖睡着了，但是

病勢仍未轉機。黛絲自己做好了晚飯便到她母親的臥室裏坐着，以代那個鄰友看護她的母親。

到了早晨她看着她的妹妹弟們，真奇怪，他們都長高了，她離家才一年，而他們長得如此之速，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她尋思了許久，只想到她今後必須費全部的精神，供給他們的衣食，而完全忘了她自身的種種憂慮了。

她父親像她母親一樣，不時也有疾病，但她父親還能照常地坐在椅子上。黛絲到家之後的第二天，她父親歡顏悅色，非常的有精神，他對於生活已經簽訂了一種合理的計劃了；黛絲於是問她父親是什麼計劃。

「我正想到派人到這一部分英格蘭地方上所有的年老的考古家面前去，」他說，「請求他們捐助一筆款子來維持我，我相信他們必定認爲我這個計劃是一種浪漫的，美術的，正當的事。他們常常化費成千成萬的金錢保存古跡，考察骨頭，以及像這一類的事；那麼若是他們知道了我，像我這個活的古跡，他們看了應當更外重視了。我盼望有人去一趟，去告訴他們說有一個活的古跡和他們住在一起，而他們毫不想到他！如果發現我的那個遺漢教士仍舊活在世上，我相信必定早已做了這事了。」

黛絲對於她父親這個高大的計劃暫時不參加任何意見，因為他必須解決眼前的種種緊急的問題，她家的景況，似乎並不因她匯了一些錢回家而改善。家內的需要既然不缺，她於是注意於外面的事。現在正是種植的時期，村子裏人家的菜園和分配給他們的田地在這春季大半已經耕種過了，唯有杜百維爾一家的菜園和分配的田地還沒有耕種。她吃驚地發覺是由於她家的人把家裏所有蕃薯種子統統吃完的原因——這完全是他們不想前顧後的過失。她立刻設法買了些別的種子。幾天之後她父親的身子好些了，加之有黛絲再三地懇求，他也能到園子裏去照料一切了。黛絲自己是在離瑪瑙村有二百碼遠的一塊租來的田裏做工。

她在病人房裏禁錮了幾天之後，自然喜歡在外面做這種工作，她母親已經好得多，她現在也無須坐在房裏侍候她母親了。用力做工，往往可以減輕思慮的痛苦。她家所租的一塊地是乾燥而空曠的園地內，那裏像她家所租的那一塊田地總共有四五十塊之多，所以等到在白晝裏受僱的工人做完了工之後，晚上在這些田地上的工作極盛。這種掘土的工作平常在六點鐘便開始，而後無限止地延長到天黑或是有月光的時候才止。這時有許多一堆一堆的枯草和其他的廢物在這些田地上焚燒着，因為天氣乾燥，枯草燃燒得更為容易。

一日，天晴，黛絲，利沙魯兩人和她們幾個鄰居在田裏做工，到了日光射在劃分各塊田地的界線的白拴上還未停止。天色漸暗，太陽久已下山了，燃燒着的茅草和甘蔗菜梗子的一閃一閃的光照着田地上，於是各塊田地的形狀在爲風所吹而飄浮的濃煙之下或隱或現。當火光極明亮的時候，平浮在地面上的一陣一陣的黑煙也照得雪白，但是把做工的人都遮蓋起來，使他們不能互相見面；所以看了這個景色，那個所謂在白天是一塊牆，在黑夜是一道火光的「雲柱」的意義便可以明瞭了。

暮色漸暗的時候，有些在田園裏做工的男女都歇工回家，但是大多數還是留在田裏做工，等播種完了才能回家。黛絲已經叫他妹妹先回家，但她自己還在這裏做工。她也在一個燃燒着了的茅草堆子地上用鐵鋤鋤土，鐵鋤上的四個叉子觸在石子和乾土上發出尖細的回聲。有時茅草火的黑煙把她完全籠罩起來，而後又離開她的身體，被燒着的草堆子的火光照得很亮。她今天晚上所穿的衣服很奇怪，所以她的容貌格外顯明，因爲她穿了一件洗過無數次而變白了的長袍，外面套上一件黑色短襖，叫人看了，聯想到她是一個參加婚禮的客人，又像是一個送殯的客人。離她背後不遠，便是穿了白圍裙的女人們，在這黑暗中只見她們的裙子和灰白的臉子，除非火光一閃的那一剎那間，才能看見她們的全身。

向西看去，便是標明田界的籬笆上那些枝葉強韌的荊棘，後面襯着下層天空的灰白色微光；越向上望去，天色越深，由灰白色一變而為深藍色了。這時木星高掛天空，光芒燦爛，像盛開的水仙花一樣。所以各色的東西都有倒影射在地上。此外還有幾個沒有分類的星子羅列天空。遠遠的地方有大吠聲，乾燥的道路上不時也有鱗鱗的車聲。

到時分還早，她那鐵耙子上的又尖子仍然的喀喇喀喇地響個不停。這裏空氣清新，頗有春天的意味，所以在田裏做工的人站在這個清新的空氣裏更有精神。大概這個地方，這個時間，和這些爆發聲音的火裏，以及神祕的火光和暮色裏有一種特殊的勢力使黛絲和其餘的人都喜歡繼續地做工。在冬天下霜的日子，日暮到了有如陰祟的妖怪之來臨，但是在炎熱的夏天，日暮到了便有如愛人的來到也無不所以在這三月裏，日暮到了，人人也得着不少的安慰。

他們都不大互相觀看，因為火光照亮了翻過來的土面時候，大家都把眼睛釘在地上看着。因此黛絲一面鋤土，一面默默地唱着小曲，心裏覺得安穩回來聽她唱歌是決無希望了。等許久，她才看到一個男人緊緊靠在她身邊做工，這人身穿粗布罩衫，和她一同鋤着那一塊地，她乍見還以為是她父親派了這個人來幫助她做工的呢。你鋤土越走越和她相近

的時候，她更感覺到有她在她面前。有時黑烟把他們兩人隔開；後來等到這陣黑烟轉變方向，移動了之後，他們兩人又能互相看得見，但是和其餘的人隔開。

黛絲不向和她在山塊兒鋤土的男子說話，這個男子也不向她說話。她心裏只想到這個男人大概是瑪瑙村的工人，在天黑之後才來，她因為離家已久，也不認識他是什麼人了。不一會，他鋤着土，越走越和她相近，他那鋤叉上反照出很清楚的火焰，像她的叉子上所反射出來的一股。她走到火邊，添一把乾草；她看見他也走到火的另外一邊，抓一把乾草，扔在火裏。火光一閃，她看見杜百維的面孔了。

真想不到他到這裏來，他穿了一件有褶皺的粗布罩衫——這種罩衫現在只有不講究時髦的古板的農人才穿——他穿了這麼一種奇怪而滑稽的服裝，黛絲看了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杜百維突然發出低聲的大笑來。

「如果我好說笑話，我又要說：這多麼像一個天堂！」他歪了頭看着她，忽然說道。

「你說什麼？」她低聲問。

「給說笑話的人必定說：這裏正像天堂。你是夏娃，我是另外那一個東西，扮做一個

下等動物來引誘你。我講神學的時候對於密爾頓的作品裏有一段事我讀得很熟。有幾句說

「皇帝，路程不長，就在近邊，

在一行桃金娘樹的對面。……

……若是你容許我來引導，

我不久便可以帶你到那裏。」

「那麼，你領導我吧。」夏娃說。（註一〇六）

等等。親愛的，最親愛的黛絲，我唸這幾句給你聽了之後，你也許說這話不真確，因為你把我想得太壞。」

「我從來沒有說你是撒旦，或是想到你是撒旦。我完全沒有像這樣子想到你的。我只是對於你很冷淡罷了。怎麼，你穿了這件衣服到這裏來鋤土，完全是爲了我嗎？」

「完全。來看看你；沒有別意。我走來的時候，在路上忽然看見這件罩衫掛着出賣，我想了一下便買了，因為穿了這衣服才沒有人注意我。我來是反對你像這樣子做苦工的。」



「可是我喜歡做這事——這是爲了我父親的。」

「你在那個地方做工的期限完結了嗎？」

「完結了。」

「你打算再到什麼地方去？去找你那親愛的丈夫嗎？」

她厭惡他提起她丈夫來故意屈辱她。

「哦——我不曉得，」她痛心她說。「我沒有丈夫！」

「這倒是實話——像你所說的。但是你還有一個朋友，我已經不願你願不願，決定叫你過舒服的日子了。你回家去看一看便可以知道我送了些什麼東西到你家裏了。」

「哦，亞力山大，我絕對希望你不要給什麼東西給我！我不能拿你的東西！我不願——這是不正當的！」

「是正當的！」他說。「我不忍再看一個我所喜歡的女人在困難中而我不救她。」

「但是我的境况很好！我的困難是——只是——並不是爲了生活！」

她掉過臉來，又只願做她的鋤土的工作，淚珠子滴在鐵耙手柄和土塊子上。

「只是爲了小孩子們——你的弟弟和妹妹吧，」他接着說。「我一直關心他們的

黛絲的心怦怦地跳着——因為他的話打動了她的心。他早已看出她的弱點，並且猜到她的主要的憂鬱之所在。自從回家之後，她的全付精神都用在那些小弟弟和小妹妹身上去了。

「若是你母親的病不好，就該有一個人替他們做事，因為你父親大概也做不了許多的

。」「有我幫助，他能做。他非做工不可！」

「並且有我的幫助。」

「不要你的，先生！」

「你真好！」杜百維大聲說。「他以為我們是一家；他一定很滿意。」

「他不會。我已經把實情告訴他了。」

「那你更壞了！」

杜百維氣忿忿地跑到籬笆旁邊，脫去了掩飾他的那件粗布罩衫，而後捲疊起來，扔在茅草火裏走開了。

黛絲印後便不能再照常做工了。她心裏很覺得不安。她不知杜百維是否已經回到她家去討；於是拿着鐵耙動身回家。

她在離家約莫有二十碼路遠的地方忽然遇着她的一個小妹妹。

「啊，黛絲姊——你看怎麼樣！利沙魯在那裏哭，有許多人在家裏，媽媽好得多，可是他們都說爸爸快要死了！」

她這個妹妹只覺得這個消息的重大。而不感覺到這個消息的可愛，所以她睜大了兩眼對準黛絲望着，後來看出黛絲聽了她的報告之後，受了莫大的感觸，便說道：

「黛絲姊，怎麼，我們不能再和爸爸說話了嗎？」

「爸爸只有一點小病！」黛絲惶惑不安地說着；她的寸心已亂了。

利沙魯走上前來。

「他剛才斷氣。來替媽媽看病的那個醫生說他沒有指望了，因為他的心已經長得合攏起來了。」

的確，杜百維爾一對老夫婦已經交換了地位：垂死的一個居然逃出危險，僅染微恙的一個反而去世了。這個消息自然有重大的意義。除掉個人的成就不計外，她父親的生存實

在有一種價值；否則這個死的消息也沒有什麼了不得了。這裏的田地和房屋只以三個人的生存壽命為租賃的期限，（註一〇七）杜家三個人只剩了他一個，而他現在又死了。原來的產主早已想把這些房屋給他的長期僱工居住，因為長期僱工們所需要的屋子有限。況且鄉下對於終身保有不動產的人和自由保有不動產的小家戶同等地嫌惡。因為這些人家都有獨立不羈和不受約束的態度，所以租約到期之後便不能續訂了。

因此，杜白推測——從前是杜百維——家的人看到一種命運降臨到他們頭上來。當他們是這一縣的高貴，傲慢而有威風的人時候，他們已經促使這種命運降臨到像他們現在這樣寸土毫無的人的頭上許多次了。所以天下的事往往都是在一起一落，和繼續變遷交替的狀態中。

51

舊通告節的前夜終於來到，一年之中，只有在這一天農工們都是如瘋如狂地活動着。這一天是受雇於農家的工人訂約滿期的一日，也就是聖燭節時候所訂的下一年做工的契約實行的日期。所以農工中凡是不願繼續在原地做工的人，現在都遷移到另外的農場去了。

從一個農場轉移到另外一個農場做工的農工人數，年年增加。在黛絲的母親年幼時代，瑪瑙村的農工大抵終身在一個農場做工，便是這些農工的父親和祖父也是在這一個農場裏做工；但是近年以來他們每年遷移的慾望已經達到最高點了。現在年幼一輩子的人，都以爲時常掉換農場做工，是一種快事，這種快事可能爲一種利益。這一家其實是埃及（註一〇八）但是另外一家從遠處看了便似爲是迦南，等到遷移到這一家來了住定下來之後，便覺得這裏是埃及了。因此，他們時常遷移。

但是鄉村生活裏有這樣的日漸顯明的變遷，並非完全由於農業界的不安狀態。同時鄉下的人口也逐漸減少。從前鄉下除掉農工之外，尚有許多有趣味的以及受過相當教育的人，他們的地位自然比農工高。黛絲的父親就是屬於這一階級的人。此外還有木匠，五金匠，鞋匠，小販子，以及其他不易歸類的人。這一類的人，大半都像黛絲的父親一樣，是終身享用不動產的人，或是依據公債而保有不動產的人，或是自由保有不動產的小家戶，所以他們有他們的固定的宗旨和行爲。但是長期租借的房屋和田地，期滿歸還原主之後，便很少再租給原來的佃戶，所以原主如果不需要這些房子給他們的工人居住，便把房屋折毀。凡不是本地直接受雇的人大半都被人藐視？因此有些工人逐走了之後，有些人的生

意也頓時跌落，因為工人住在這裏的時候，他們才有生意可做，工人走完了他們也只得跟着他們同走了。這許多人家在從前是組成鄉村生活的主要分子，鄉村裏的習俗都賴他們而保存，但是現在他們只有到大城市裏去找一個寄身之所。統計家很滑稽地稱爲這種經過的狀況是「鄉下人向大都市遷移的趨勢」，其實，這如同水受了機器的壓力而向山上逆流的趨勢罷了。

瑪瑙村的小屋子，大半都因為這種關係逐漸折毀而減少，現在所保存的屋子都是原主留給他們所僱的工人居住。自從使黛絲一生不幸的那件事發生之後，人家皆認爲只是爲了道德的理由，也必須叫杜白惟爾全家的人在租約期滿之後立即遷移。這一家也實在沒有什麼節制，持重，和貞潔的卓越模範。兩個家長有時飲酒，小孩子們幾乎不大到教堂裏去，而且他們的長女還有那個不明不白的結合的故事。現在不得不用一種方法來使全村清潔，所以，在這第一天的通告節，在可以驅逐杜白惟爾全家的人的一日，這所寬敞的屋子便給一個車夫和他全家的人搬來居住。於是寡婦王安，和她的子女黛絲，利沙魯，亞伯拉罕，以及另外幾個年幼的孩子們都不得不到別處去了。

這是他們遷居前一天的黃昏時候，因為濃濃細雨灌蔽了天空，不一會天就黑下來了。

他們只有這一夜住在他們出世的這個家鄉村子了，於是杜夫人，利沙魯，亞伯拉罕出去向幾個朋友去辭行，只有黛絲在家裏守門，等着他們回家。

這時她跪在窗臺凳子上，她的面孔緊靠着窗簾子，外層的雨水板，由內層的玻璃板滑落下來。她面對着一個蜘蛛網凝視着，網上的蜘蛛大概已經餓死了，因為網子牽在一個沒有蠅子飛過的角落裏，這時正在從窗隙吹進來的微風中顫動着。黛絲是默想着她全家人的景況，同時也就看出她自己的惡運之所在。若是她不回家，她母親和她的姊妹們也許能作週期的住客。但是她回家之後，立刻便有些細心的人和有聲勢的人注意到她了。他們看見她在墓地上跋來跋去，拿了一把鏟子在那裏修繕一個快要湮沒的嬰兒小墓；於是知道她又住在家裏了。她母親爲了庇護她而常受人的辱罵，所以她母親後來也嚴厲地答辯人家的謾罵，並且提議馬上就離開此地。人家已經遵守她的話，於是他們不得不搬家到別處去了。

「我早該不來家，」絲絲很悲痛地對她自己說道。

她這時正在凝神細想着這些事，所以不曾注意到一個穿了雨衣的男子，隨着馬從街上走來。大概是因爲她的臉子靠緊在窗子玻璃上，他一眼便看見了她，而後牽了馬走到茅屋的門前，馬蹄子已經跨到長滿了小草的狹窄的牆腳邊境了。她等到他的馬鞭子碰着窗子才

看見他來。這時大雨已經停止了，她依從他的手勢打開了窗子。

「你看見了我嗎？」

「我剛才沒有注意，」她說。「我聽到你來，但是我以為只是一輛車子。我剛才恍恍惚惚的如在夢中。」

「啊！你大概聽說過杜百維家的馬車嗎？我想，你知道這個傳說。」

「不。我的——有一個人前次正要說下去，但沒有說完。」

「如果你是一個真的杜百維，我想我也不應該告訴你。至於我呢，我是一個假冒的，所以沒有關係。那個故事很慘的。是這樣：有一種馬車的聲音只有杜百維家的嫡系子孫可以聽見。人家說聽見了這種聲便是不吉之兆。這故事是講一件謀殺的案子，是幾百年前杜百維家有一個人所犯的案子。」

「你既然開始說了，你就說完了吧。」

「就是。說是杜百維家從前有一個人勾引了一個美麗的女子，把她裝在馬車裏就走；她想跳出馬車逃走，在這爭持的當兒，他殺死了她，——或是說她殺死了他——我忘了是誰殺死誰了。這不過是這個故事的一種說法。……我看你的盆子，木桶已經理好了紮在一



「走了。搬到別處去，是吧？」

「是的，明天——舊通告節。」

「我聽人說你們要搬家，但我不大相信；這似乎太突如其來的一件事了。爲什麼這麼快？」

「我父親是最後一個享有這個產業的人，自從他去世之後，我們也沒有權住下去了。固然我們也許可以住在這裏像週期的居戶一般——如果不是爲了我一個人的關係。」

「有人說了你什麼話嗎？」

「說我不是一個——正當的女人。」

杜百維的面孔羞紅了。

「這真是莫大的羞恥！這班卑鄙醜惡的勢利的人！希望他們的醜惡的心燒成焦渣子，他很氣憤地喊着。」這是你們離開的原因，是不是？被他們驅逐走了嗎？」

「並不是一定說我們被他們驅逐走的；他們既然叫我們快些搬走，那麼現在趁着大家都在遷居的時候走開是最好也沒有了，因爲走了也許有更好的機會。」

「你們到那裏去？」

「謝斯比。我們已經在那裏租了屋子了。我母親很跋，她掛念着我家的祖宗，所以她要到那裏去。」

「可是你們不宜於住在那種寓所裏，在那麼像一個小洞的鎮市裏！為什麼不到蘇屈基去，到我家花園屋子去住？自從我母親死了之後，那裏沒有一隻鷄了。屋子和花園還在那裏，這是你知道的。那屋子只租一天就可以發願得好，你母親住在那裏去了很舒服。我還可以帶小孩子們送進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學校裏去。真的，我必須做一點事來幫助你！」

「不過我們已經在金斯比租了屋子了。」她說。「而且我們可以在那裏等候——」

「等候，等候誰？自然是在等候你那位太好的丈夫了，黛絲，注意。我知道男人是什麼性情，你必須記着你們兩人分離的原因，我十分相信他決不會與你和好如初。我已往雖然是你的敵人，但是現在是你的朋友，你自然不相信我的話。到我家去住吧。我們可以養一些鷄子，你母親很會照料它們，小孩子們讓他們進學校去。」

黛絲的呼吸突然加速了。末了她說——

「我怎麼知道你一定會做這些事？你的見解會改變的——而後——我們就要——我母親又要——無家可歸了。」

「不——不會。我可以寫下字據來擔保我沒有這事，如果你必定要我寫的話。你去想一想吧。」

黛絲搖一搖頭。但是杜百維堅持要她答應。她從來沒有看見他如此的堅決；他決不容許她說一句不奉陪的話。

「請你告訴當母親，」他用力說道。「讓她來決定——這不是你的事。我明天早上就叫人把屋子打掃乾淨，粉刷好了，生起火來；到了傍晚就可以乾，那麼你們就可以直接搬到那裏去了。」

黛絲又搖了一搖頭；她的眼睛好像爲複雜的感情所阻塞了。她不能擡起頭來看杜百維。

「你曉得，我已往復對不住你。」他接着又說道。「而且你又把我那種瘋狂的態度醫治好了，所以我很喜歡——」

「我強願你仍然保存着你那種瘋狂的態度，那麼同時你能夠保存你那種騙人的慣技了——」

「我很喜歡有這一個機會來報答你。」她明天我等着你母親的東西在我家卸下來……

：「請你務必遵守信約，——親愛的，美麗的黛絲！」

他說到末了一句話的時候，聲音很低，而後他又把手伸進那個半開的窗子。她頓時發怒，連忙拉上窗子的支門，不幸他的手膀夾在窗子和窗子的直棹之間。

「該死——你太刻毒了！」他抽出了手膀說道。「不，不是——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罷了，我明天指望你，至少你母親和你和小孩子們要來。」

「我不來——我有很多的錢，」她大聲說。

「在那裏？」

「在我公公那裏，假如我向他要。」

「假如你向他要。但是你不願向他要的，黛絲；我知道你的性根；你決不會向他要的——你寧可先餓死！」

他說完了這話便騎着馬走了。他恰好在街道的一角遇着那個提了油漆罐子的人，那人問他是不是從此拋棄那些弟兄而不顧他們了。

「你滾蛋！」杜百維說。

黛絲在原處呆呆地坐了許久，後來突然有一種反抗她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的感覺，使她

眼睛眶子裏流出熱情的眼淚來。她的丈夫安琪未免待她過於苛刻，使她太吃苦了。她以前還沒有這個感想；但是他待她真是太刻薄了！她一生中——她可以從她心的底裏發誓——決沒有存心做錯事，但是結果她丈夫反而對於她有這種的苛刻的判斷。無論她的罪過如何，便是有罪，她固錯誤也不是有意做的，而是疏忽之罪，那麼她受她丈夫的懲罰，為什麼要如此的長久呢？

她急着抓了手邊的一張紙，而後潦草地寫了下面這一封短簡：

安琪，我真不像你爲什麼如此的待遇我！我不應該受你這種待遇的。我已經從頭到底仔細想過了。我決不饒恕你！你知道我原無存心做那個錯事害你的——爲什麼你如此的虐待我？你真太刻薄了。我一定設法忘了你。我在你受最嚴重的傷是後悔。

她等到郵差打門口走過的時候，拿了她的信跑出去送給他，而後又回來無精打采地坐在那個窗子旁邊。

她寫了這麼一封信，與用委婉的語氣寫一封信是一樣。安琪怎麼能讓步答應她的懇求？一切的事實還沒有改變；自然也沒有新的事發生使他改變他的意見。

天色漸漸黑下去了，爐子裏的火光照耀着全室。兩個稍大一點的孩子已經同他們的母

親出去了，四個頂小孩子——他們的年齡不一，從三歲半一直到十一歲為止——穿了一身黑衣服，圍坐在火爐邊，喋喋不休地談着他們的事。屋子裏沒有點燈。金絲絲也加入他們談話了。

「親愛的弟妹們，這是我們睡在這裏的最後一夜了，就是說：睡在我們出世的屋子裏，」她很快地說着。「我們應該想一想，是不是？」

他們頓時都墜靜無聲。近來他們因為要到一個新的地方去，雖然終日很開心，但是他們也到了相當的年齡，聽了金絲絲的話便想到從此不住在這裏的情況，似乎都要破聲大哭了。金絲絲看了他們如此，馬上硬改變了話頭。

「親愛的弟妹們，爲我唱一個歌。」

「我們唱什麼歌？」

「隨便你們唱什麼；我不計較的。」

停了片刻便有一個孩子領頭唱着一支曲子；於是加上第二個孩子的聲音，而後第三個和第四個孩子也和着他們唱着。他們所唱的是他們在老日學校裏學到的歌曲：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有憂愁和痛苦。

在這假世界上我們相遇之後又要分離；

到了天堂我們便不再分離了。

這四個小東西，他們用早已解決了這個問題的那些大人的恬靜而容忍的態度唱着這歌，他們好像對於這個問題毫無疑義，所以也覺得無須再想了。他們唱歌的時候，臉上現出很費氣力，好像要把這個字音清清楚楚地吐出來的樣子。他們一面唱着，一面向那搖蕩不定的爐火中心凝視着，頂小的那個孩子的聲音，也摻入其他幾個孩子的歌唱的休止部分中。

黛絲轉身離開他們，而後又走到窗子旁邊去了。外面已經漆黑，她仍舊把臉子靠在窗子玻璃上，好像向着外面黑暗中窺看什麼似的。其實她是背過臉來遮掩她的眼淚。若是她相信那些小孩子們所唱出來的話，那麼一切的事現在都大不同，她儘可以安心地離開他們，把他們去給上帝和他們的未來的天國了！但是事實上既然沒有這種方便，她自己不得不盡她的本分，做他們的上帝了。所以從黛絲的眼光看來，這位詩人（註一〇九）的兩行詩裏含了極深的諷刺——

我們到這個世界上來，並不是赤身裸體的，

是有許多模糊的彩雲環繞着。

從黛絲的眼光看來，一個人是受了一種嚴厲的貶謫的處分，被迫而出世的，其實他活到世界上來，毫無一點理由，至多也不過能減少他一生的無謂罷了。

不一會她在沉沉的夜色裏看見她母親，利沙魯，和亞伯拉罕在潮濕的路上走來了。社夫人的木屐啾啾，啾啾地響到大門，黛絲打開了大門。

「我看見窗外有馬蹄印子，」王安說。「有人來看我們嗎？」

「沒有，」黛絲說。

圍坐在爐邊的那幾個小孩子莊重地向黛絲望着，而後其中有一個說道——

「黛絲姊，怎麼，不是那個少爺騎馬來了嗎？」

「他不是來看我們的，」黛絲說。「他打這裏經過，順便向我說一句話。」

「那人是誰？」她母親問道。「你的丈夫嗎？」

「不是，不是：他決——決不會來的，」黛絲覺得毫無希望，因此這麼回答。

「那麼他是誰？」

「你不必再追問了。你以前還見過他，我也看過他。」



「啊！他說了什麼話？」玉安急於要知道是什麼人，所以又問黛絲。

「等我們明天到了金斯比，在我們的屋子裏住定下來之後我再來對你說——完全告訴你。」

她說那個人不是她的丈夫。但是由肉體上的關係而說，唯有他是她的丈夫，因此她愈想愈憂愁。

## 52

第二天上午一兩點鐘時候，天色仍然漆黑。大路附近一帶人家裏的人都被鱗鱗的車聲所攪擾，一夜不安於枕；這種聲音時來時往，一直鬧到天明才止，在這一月的第一週內常有這種聲音，如同在這一月的第三週內時常有杜鵑的啼聲一般。這是人家遷居時初步遣送車子的聲音，一來一往的，全是空貨車放到搬家的人家，裝運他們的什物；因為受僱的農工，常用他們的主人的車子，裝載他們到主人家裏去。一個人家的傢具必須在一天之內搬完，所以午夜之後，街上便反響着車子的聲音，車夫想趕着六點鐘之前到搬家的人家，那麼車子一到便立刻可以把傢具搬上車了。

但是黛絲和她母親並沒有一個着急的農場主子趕早把他的車子放來迎接他們。她和她母親是女人，又不是長期的僱工，別的地方也不特別需要她們；因此她們只得自己拿出錢來，雇一輛貨車，裝運她們的傢具，而不能一個錢不化便能把她們的東西運走。

到了早晨，黛絲向窗外探看一下，只見黑雲佈滿天空，風雖然很次，但幸而沒有下雨。她看見他們所雇的那輛貨車已經來了，才放下心來。通告節的一天如果下雨，搬家的人家絕對不會忘記：因為下了雨之後，便有濕的傢具，濕的被單，濕的衣服，甚至有種種不幸的事繼之而來。

她母親和利沙魯，亞伯拉罕都醒了，但是小孩子們還讓他們睡覺。這四個人朦朧的燈光之下吃了早飯，而後全家的人上車子的時間快到了。

動身的時候，大家都十分愉快，有一兩個比較有友誼的鄰居跑來幫忙。大一些的傢具裝上車子之後，便在車子中間用被單做成一個圓窩，預備給杜夫人和小一些的孩子們在途中坐着。東西裝好了之後，還歇了許久才動身，因為他們上車的時候，馬具已經卸除，現在又要重行裝上去。大約到了兩點鐘的辰光，車子才發動，煮飯的鍋子在車軸上擺來擺去，杜夫人和幾個小孩子們坐在車頂上，杜夫人恐怕撞壞時鐘的機械，特意把時鐘放在膝頭

上，所以貨車突然傾側一下，時鐘便端端地打着一點，或是一點半鐘的脆弱的響聲。黛絲和他的大妹妹在車旁走着，等卸出了瑪瑞村再上車子。

他們昨夜和今天早上都到了幾個鄰村的家裏去辭別，所以這時有些鄰友也來送行。這送行的人雖然心裏覺得這一家不會成爲一個幸福的家庭，但仍然爲他們祝福，因爲他們認爲杜白淮爾一家全是溫柔敦厚的人。不久會，這輛車子爬上高岡，到了高地，風也刮得更高了。

今天是四月六日。杜白淮爾全家人所坐的車子在路上遇着許多別的車子，每輛車子所裝載的貨物的頂上都坐了全家的人，因爲這裏面有一種不變的原則，大概這些鄉村工人的特別的情形，有如六角形是蜂窩的特別形狀一般。傢具的排置是有固定的方法，照例，碗碟櫃是放在下層做基礎，櫃子上有明亮的手柄，並且密佈了手指的印跡，和其他的形迹，所以這架主要的櫃子是直豎在車子前部，緊靠驢馬的尾巴，如同是他們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帶着走的「約櫃」一般。

有些人家的人是很活潑有生氣，有些人是很悲傷，有些人在路旁的飯店門口便停下來。到了相當的時候，杜白淮爾全家的人也停下來休息，並且餵食物給馬吃。

在這停下來休息的當兒，黛絲在一家人家的女眷當中，看到一個有三口派因脫「容量」的藍色有柄的杯子，在空中一上一下地擺動着，這一家坐在貨車頂上的人，也在離開這個飯店不遠的地方停下來了。那個杯子上擺動的時候，她也跟着它向上一看，而後看到執着杯子的人是她的一个熟人。黛絲走到那輛車子的跟前去了。

「馬利安，葉絲！」她對着她們兩人喊着，原來她們是和一個搬家的人家同坐在那輛車子上，因為她們住在這個搬家的人家的屋子裏。「你們今天也搬家像別人一樣嗎？」馬利安和葉絲說她們也是搬家。她們覺得火石谷的生活太苦，所以不曾預先通知她們的主人格羅貝使離開那裏跑出來了。她們把她們的目的地告訴黛絲，黛絲也把她的目的地告訴了她們兩人。

馬利安靠在車上所裝的貨物上，而後降低了聲音說道，「你知道那個跟着你屁股後面轉的男人吧？——你一定猜到我是說的什麼人了——那人在你走了之後又到火石谷去問你。我們沒有告訴他你到什麼地方去，因為我們知道你不願和他見面。」

「啊——可是我又看見了他呢！」黛絲喃喃地說。「他已經找着我了。」  
「那麼他知道你是到什麼地方去嗎？」

「我想他知道的。」

「丈夫回來了嗎？」

「沒有。」

這時各人的車夫已經從飯店裏出來了，她向她的兩個舊友辭別，於是兩輛車子背道而馳。馬利安，葉絲，和那個農人的家眷所同坐的一輛車子油漆得很亮，有三匹壯馬挽着，馬具上有雪亮的銅飾。杜夫人全家所乘的一輛車子，走起路來，作輾軋之聲，好像載不住上面所裝的貨物似的，因為這輛車子只有兩匹馬挽着，大概自從造好了之後便沒有加油漆了。看了這兩種相反的情形，便知道一個已經受人家僱用的人，和一個還沒有受人家僱用的區別。

路程很長，這兩匹馬儘一日的功夫走完這許多路，自然十分費力。她們雖然動身很早，但是從一個名叫青山的一部分高地的背後繞過來的時候，天時已經不早了。在馬匹停立撒尿和呼吸的當兒，葉絲回頭一望。在山下面，就是近在他們的面前，便是他們所要到的那個鎮市金斯比，也就是葉絲的父親所歌頌的那些祖宗的所在地。金斯比可以說是杜百維的鄰家之地，因為杜家的人已經住在這裏整整五百年了。

這時有一個男人從鎮市的邊境地方對着他們走來，等到看見了他們車子上所裝載的東西，便提快了脚步子向前而行。

「你是那個他們稱你爲杜太太的嗎？」他問繡絲的母親。這時杜夫人已經下了車子步行剩餘的幾步路了。

她點一點頭。

「我是那個貴族後裔，最近去世的約翰爵士的寡婦，如果我顧到我的權利來說話；我們是回到桂家的祖宗地方來了。」

「噢？我還不曉得這件事呢。可是如果你是那僕杜太太的話，他們叫我來是告訴你：就是你所定的那幾間屋子已經租出去了。我們本曉得你來，我們今天早上接到你的信，知道——但是已經太遲了。你一定可以在別處找着屋子的。」

繡絲聽了這個男人的一番話之後，面孔立刻滿臉灰白了。她母親也太爲失望，一時莫知所措。

「現在我們怎麼辦，繡絲？」她母親悲痛地說。「歡迎你到你祖宗的家鄉來了！那麼讓我們再向前走吧。」

他們勉力向鎮市上走去，黛絲留在這裏守着車子，並且照料小孩子們，而她母親和利沙魯兩人便去探問房子去。一小時之後，王安找不着屋子又回到車子所在的地方來了。車夫說要把傢具卸下來，因為兩匹馬已經累了半死，而且他還要趕着今天晚上回家，至少非走一半的路程不可。

「罷了——就在此地卸下來吧，」王安不顧一切地說道。「我總可以找着個地方住宿。」後來車子停在墓地的懸腳下，不一會車夫便把那一小堆子傢具卸下來了。她把剩餘的幾個先令付了車資，車夫拿了錢立刻便走開，因為他不再替這磨一個人家做事自然十分喜歡。傍晚的時候，天氣清爽，所以車夫也猜想他們不致於受什麼苦。

黛絲束手無策地對着那一堆傢具發愁着。在這黃昏時候，春天的寒冷的夕陽照在水壺，鍋子，和在微風中飄蕩的乾草網上；又照在碗碟櫥的銅把手，和他們年幼時代都在裏面睡過的那個柳枝編的搖牀，以及擦得乾乾淨淨的時鐘的匣子上——這些東西都閃出埋怨的光來，好像是說它們都是收藏在屋子裏面的東西，不應該放在露天之下。四周皆是圍圍的小山，斜坡——現在都劃為小牧場了——和表示從前杜百維邸宅所在的青草基地。此外，艾格墩的很長的一片草地，從前也算在杜百維家的產業之內。附近還有那個教堂的側堂

——名叫杜百維側堂——巍然屹立，氣象沉穆。

「你家的墳墓是自由保有的不動產嗎？」黛絲的母親，巡視了教堂和墓地一週回來之後說道。「何消說，自然是。孩子們，這就是我們可以歇宿的地方，等着你祖宗替我們找一所屋子吧！黛絲，利沙，亞伯拉罕，你們來幫助我，我們可以先做一個窩給小孩子們睡，而後再走一遭去找屋子。」

黛絲無精打采地幫助她母親做事，一刻鐘之後，那架四根柱子的牀便從那一堆傢具裏撥下來，而後搭在教堂的南邊牆腳下，就是在杜百維側堂的一部分屋子裏，在這側堂下面就是那些大墳墓。牀架子的天蓋上有十五世紀造的一個極美麗的格子細工的窗子——名叫杜百維窗子——在這上面一部分窗子上，還可以看出許多紋章的裝飾，和杜百維爾家裏的古印與湯匙上的紋章一樣。

王安把帳子罩在牀上做成很好的一頂帳幕，而後把小一些的幾個孩子放在裏面。

「便是實在無法可想，我們也能在這裏睡一夜，」她說。「但是讓我們再向前面試一試着，找點什麼東西來給他們吃！哦，黛絲，你把我們弄到這個地步，你一定要和上等人結婚有什麼用呢！」



她又帶着利沙魯和亞伯拉罕走到隔開教堂與鎮市的那條窄路上。他們剛才走到街頭便看見一個男子騎在馬上，上下觀看。「啊——我正在找你們！」他騎在馬上走到他們跟前說道。「這真是全家聚集在這個歷史上有名的地方來了！」

這個男子就是杜百維。「黛絲在那裏？」他說。

王安也不大喜歡亞力山大。她約略向教堂那一面指了一指便向前走；杜百維聽說他們出來是找屋子，於是對他們說如果他們再找不着屋子，他還要來看他們。他們走了之後，杜百維也騎着馬到一個飯店裏去了，不一會他丟了馬又徒步走出來。

在這個當兒，黛絲和那幾個睡在牀上的小孩們說了一會兒，她一時竟想不出什麼方法來使他們舒服，於是獨自一個人在墓地上踱來踱去，這時墓地已經漸漸被暮色籠罩起來了。教堂的大門還沒有關，她一生中還是第一次走進這個教堂呢。

在他們的牀架上那個窗子裏面，便是他們幾百年前的祖宗的墳墓。那些墳墓都有天蓋，像祭壇的形狀一般，上面的雕刻已經剝蝕，破爛了，嵌於石板上的長方形黃銅板上所雕刻的字也磨光了，銅板上還有帽頂眼，好像沙石岩上的燕子窩一般。這可算是使她看了便想起她家的人已經絕代的最有力的證物了。

她走近一塊烏黑的石碑跟前，看見碑上刻的文字是：

### 杜百維家祖墳之墓門

黛絲不像一個主教長能認識細而長的黑字體的拉丁文，（註二〇）但她知道這是她祖宗的墓門，而且知道她父親酒醉時候所歌頌的那些詩是葬在裏面。

她沉思默想地轉回頭來，經過一個祭壇形的最古的墓，墓上有一個偃臥的石像。最初她在黑暗中不曾注意，如果現在不感覺到那個石像是在那裏移動，也不會看到。她走近石像跟前，立刻發覺是一個活人，於是大吃一驚，跌倒地上，幾乎昏過去了，後來才看出那個活人是杜百維的形體。

他趕快從石棺上跳下來扶着她。

我看着你進來的，」他帶笑地說，「你那時正在沉思默想着，所以我爬到那上面去，不敢打擾你。你全家的人現在和在我們腳下的你那些祖宗聚會，是不是？聽着。」

他用腳跟重重地頓着地板，只聽見下面發出一種深沉的回聲來。

「我相信他們有一點被我震動了。」他接着說道。「剛才你以為我也是一個石像。並

不是。舊制壞了。我這小小的假冒的杜百維所能幫助於你的，恐怕比下面全體真的杜百維對於你的幫助大得多呢。……現在你儘管吩咐我。叫我做什麼呢？」

「走開吧！」她喃喃地說。

「我要——我要找你母親去，」她溫和地說。但是他經過她身邊時候，又輕輕地說，「記着：要客氣些！」

杜百維走了之後，她俯伏在幕門邊說道：

「爲什麼我生在這個門的錯誤之一面！」

這時，馬利安和葉絲坐在那個農人的傳單上，正向她們的迦南之地走着——殊不知她們的迦南之地，在今天早上離開那裏的一家人看來，確是在埃及。這兩位新娘坐在車子裏，許久想不到她們是到什麼地方去；她們正談着克萊爾和黛絲，以及始終要把黛絲騙上手的那個男子的事，因爲她們早已聽說，並且聽到那個男子和黛絲以前的關係了。

「她裝做從前不認識，其實並不是如此，」馬利安說。「他從前曾經把她騙到手，自然有很大的關係。如果他再來把她勾引去了，那真是高分可惜的事了。葉絲，萊克爾先生既然對於我們不會有什麼用意，我們爲什麼願意他娶她，而不設法替他們兩人調解？假如

他果真知道她現在已經到了什麼一種窮困，窘迫的境界裏，假如他知道有什麼人在她身邊轉來轉去，他大概會回來照料他自己的人。」

「我能讓他知道嗎？」

他們兩人一路都是想着這個問題，後來到了她們的目的地了。但是新到一個地方，她們的精神完全用在布置一切的東西上。她們住定下來，到了一月之後，便聽見克萊爾快要回家的消息，但是關於黛絲的事她們絲毫也不知道。她們一時激於對於克萊爾的舊情，和對於黛絲的好意，拔開墨水瓶蓋子，兩下計議，寫了下面這一封短箋。

先生尊鑒——

請看一看你的夫人吧，若是你真愛她像她那麼愛你一般。她已經被一個貌似朋友的敵人，逼得她處在極窘迫的境況裏了。先生，現在有一個應該離開她的人接近她了。一個女人，總不能讓她過分地受磨難，便是繼續不斷的一點一點的水，也能洩穿一塊石頭——甚至一塊鑽石呢。

兩個同情者謹上。

她們把這封信寄至愛明斯特，因為她們只聽說安琪克萊爾是愛明斯特教士家裏的人。她們把信送去了之後仍然意氣昂然，覺得她們寫這封信完全由於她們豁達大度的結果，但是有時在憂鬱的時候也不免唱一陣，又哭一陣。

第七章 話算應驗了

53

這是愛門斯特克萊爾教士家裏一個黃昏時候。在那青色燈罩之下的兩支蠟燭，正在教士的書房內燃燒着，但是教士並不坐在房裏。他不時也進來撥一撥燭火；在這日漸溫和的春天，像這樣兩支小燭火已經夠了。他撥過了燭燭火頭之後，又跑出房外；有時在大門處站一會兒再走進應接室裏去，而後又回轉到大門邊來。

教士住宅的大門朝西，屋子裏雖然佈滿了黑暗，但是門外還有朦朧的微光。克萊爾老太太已經在應接室坐了很久，現在也跟着他走到大門邊來。

「時間還早呢，」教士說。「便是火車按時而到，他在六點鐘才能到白聖牛頓，十里鄉下的道路，有五哩是喀理木小路，我們那匹老馬不會走得很快。」

「不過，我們那次在一點鐘之內就走完了。」

「這話有好幾年了吧。」

他們夫婦二人如此地談着銷磨時間，他們也知道說話是白費氣力，只有靜等是主要的事。

後來路上有行動的細聲，不一會那輛舊馬車果然停在柵欄門外了。他們看見一個人從馬車上跳下來，似乎有點認識他，但是如果街上遇着他，而不是在這特殊的時間知道他一定坐着這輛馬車回來，必定看不出這個人是他們的兒子。

克萊爾老太太連忙從漆黑的走廊跑到大門，她丈夫也慢慢地跟着她後頭出來。

這位新回家的兒子剛要進門的時候，看見大門口露出他的雙親的兩付焦急的面孔，並且看到他們兩人眼鏡上反射了從西方射來的閃光，因為他們正對着夕陽的殘光站着。安琪是背着日光走來，所以他們只能約略看見他的形體。

「啊，我兒，我兒——你終於回家來了！」克萊爾老太太喊着，她現在只是關心他衣服上的灰塵，而不大計較他以前說了些使他們母子分離的邪教話了。其實，最信道的女人之中，有誰真正相信聖經上那些應許和警誡的話，像她相信她自己的兒女一般呢？若是將神學與她的兒女的快樂比較起來，又有誰不拋棄她的神學呢？他們一同走到那個燃着蠟燭的房間裏，他母親立即看着他的臉子。

「呀，這不是安琪——不是我的兒子——不是離家的時候那個安琪了！」他一面很憂鬱地喊着，一面便掉過頭來走了。

他父親看見了他也大吃一驚。他因為受了憂鬱和不良的氣候影響，臉色發黃，和他從前爲子家裏有那些可笑的事，而匆匆離家時候的容貌大不相同了。現在他瘦得幾乎現出隱在身體裏的骨骼，甚至隱在背帶背後的鬼魂也可以看得出來。他和克律勿利（註二三）所畫的那個已死的基督一樣了。他一雙凹下去的眼睛眶子顏色蒼白，眼珠子也無光。他老臉宗臉上那些刺刺和皺紋已經掉了二十年在他的面孔上表現出來了。

「我在那裏生病，」他說。「現在好了。」

他那兩條腿站立不穩，好像是證明他這話是不正確的；於是他立刻坐倒下來，才沒有跌在地上。他風塵僕僕的趕了一天的路，而且到家又有點興奮，所以昏沉沉的忽然渾身無力了。

「最近有我的信來家嗎？」他問。「唉呀我收到你上次轉寄給我的那封信，因為經過內地，就攔了許多日子才收到，否則我也許早已回來了。」

「那封信是你妻子的，是吧？」

「正是。」

最近只來了另外一封信。他們知道他很快就要動身回家，所以不會轉寄給他。

他連忙把信拆開，他看出了黛絲在匆忙中潦草書寫的信裏所表現的情感之後，心中大為不安。

安琪，我真不懂你爲什麼如此的待遇我！我不應該受你這種待遇的。我已經從頭到尾仔細想過了，我決不饒恕你！你知道我原來毫無存心做那個錯事害你的——爲什麼你如此的虐待我！你真太刻毒了！我一定設法忘了你。我在你手裏所受的皆是冤屈！

黛。

「這的確是實在的！」安琪一面說着，一面把信扔掉。「也許她決不會和我和好了！」

「安琪，別對於一個土人如此的焦急吧！」他母親說。

「土人！我們都是土人。我盼望她是像你所說的那樣一個土人；可是現在讓我說出我從來不會對你說的話，給你聽吧。她父親是一福挪曼人老世家的後裔，正像許多不出名的



，過鄉村生活的那些稱爲「土著」的人一般！」

不一會他上牀睡覺了。第二天早上他覺得很不舒服，於是獨坐在房裏尋思。他自從和黛絲分別之後，種種的情況都改變了，所以他在赤道之南的地方接到她第一封書信時候，便認爲立刻回家，饒恕了她，而後饋遺她懷裏去是一件極容易的事；殊不知回來之後，現在才曉得不像從前所想的那麼容易了。她原來對於他是多情的，但是她最近寄來的這封信裏却表示由於他一再遲延，她已改變她對於他的評判——他也承認她改變她對於他觀念是應當的——所以他問他自己是不先通知便當着她父母面前去看她好，還是先通知她而後再看她去好。假如說在最近幾個星期之內，她對於他的愛情已經一變而爲憎惡，那麼他突然和她會面，勢必引起許多怨言煩語了。

因此，克萊爾認爲寫信到瑪瑙村去報告他已經回家，給黛絲和她家裏的人有個準備好些。他以為她仍然和她父母住在一起，因爲他出國的時候曾經吩咐她住在她娘家的。他就在這一天把信發出去了；到了本星期的末日，杜夫人果然回覆了一封短信，他看了仍然心中不安，因爲信不是從瑪瑙寫來的，而且信上沒有註明地址。

先生——

我寫這信是告訴你說：我的女兒現在不在我身邊了。我也不大知道她是什麼時候可以回來，但是如果她回來了，我立刻便告訴你。我現在不能隨意告訴你她現在暫且住在什麼地方。不過我可以說我和家裏的人離開瑪瑙有一些日子了。

王安杜白惟爾。

克萊爾看了這信之後，知道黛絲現在近況尚佳，才放下心來。她母親雖然對於她的下落緘口不言，但他也不以為憂。她們分明都是生氣他。他可以等候杜夫人來信報告黛絲回家的消息，因為杜夫人明明在信裏說到不久便有音信，他不該向她再有什麼要求了。他的愛情已經是一種所謂「在找到改變的時候便改變」（註一三）的愛情。他離家之後已經得了不少的奇怪經驗：他已經看出科泥力亞（註一四）就是福斯泰那（註一五）福萊茵就是琉克里細亞。（註一六）他已經想到應以石擊死的那個被捉住的女人，和後來做了皇后的烏利亞（註一七）的妻子。他也問過他自己何以不根據實質評判黛絲，而祇就她的閱歷評判她；又問他自己為何不會根據意志而根據行為來判斷黛絲。

一兩天又過去了，他仍然在家裏等候杜夫人所允許寫給他的第二封信，同時在家裏小住數日也可以恢復他的體力。現在他的體力已經有恢復的現象了，但是杜夫人的第二封信

還沒有送來。他於是檢出他在巴西所接到的那封信，就是黛絲在火石谷寄給他的那封信。他讀了一遍又重讀一遍，信裏的話自然又打動了他的心，他第一次讀這封信的時候也受了相同的感動。

我在困苦中惟有向你泣訴——我沒有另外一個人的。……我想我非死不可，若是你不能趕快回來，或是叫我到你身邊去。……求求你別一味只是這樣——稍微待我好些。……假如你真來了，我能死在你的懷抱裏！若是你饒恕我，墜死我也樂意。……祇要你寫一兩句給我，說：「我馬上就回來，」我便能安心等下去了，安琪——哦，十分快樂地等下去！……你試想一想——想一想我常久不見你，我心裏何等悲傷！啊，若是我能使你的心每天痛一分鐘，像我的心天天而且終日受苦痛一樣，那麼我想你對於我這個孤苦可憐的人，便能表示一點憐惜之情了。……便是我不能做你的妻子，我也樂意而且很喜歡做你的奴婢，和你住在一起，那麼我就能與你接近，時常看見你；設想你是屬於我的了。……無論在天上或是在地下，我所渴望的只是：我要和你晤面！親愛的，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免得我受個苦吧！

克萊爾越越相信她現在不愛他了，他立刻想親自走去尋找她去。他問起在他出國之

後，黛絲有沒有向他父親索錢。他父親說並沒有這事，於是克萊爾才第一次想到這是她的自尊心阻礙了她，並且想到她已經受了莫大的窮困的苦痛。他父母在他的話語上，也許推測出他們這一對小夫妻分離的真正原因了。他父母這一派基督徒特別關心那些墮落的人，所以他們縱然對於黛絲的家世，率真的天性，和窮困的境況不表同情，但是看了她有罪孽，也要立刻對於她發生憐惜之心的。

他連忙整理幾件行裝，準備動身，同時又披閱馬利安和葉絲最近寄給他的那一封短箋，信的開端是——

「先生尊鑒——請看一看你的夫人吧，若是你果真愛她像她那麼愛你一般。」並且在信尾署了「兩個同情者謹上。」

## 54

一刻鐘之後克萊爾從家中動身，他母親看着他那瘦削的影子走到街上去了便不見了。他沒有乘他家裏那輛老馬車去，因為他知道他家裏是少不了那輛車子。他走到一個飯店裏去僱了一輛馬車，在上馬具的時候他急得巴不得立刻就走。幾分鐘之後，車子出了鎮市便

爬上一個山岡子，這就是三四個月之前，黛絲抱了一肚子希望從上面走下來，而後希望打得粉碎，又復行走上去的那個山岡。

不，會本維路顯露在他面前了，路旁的籬笆和其他的樹木都發了紫色小芽；但是他並不注意這些東西，他一路走着，一路想着別的事。不到一點半鐘，他的車子已經繞過新托克地境的南邊，爬上山岡，到了那個不祥的手十字柱孤僻的地方，就是一時突然悔過遷善的亞力山大逼着黛絲說出她以後決不任意勾引他的誓語那個所在。去年那些凋殘的灰白色蘆葦梗子仍然赤裸裸地逗留在土墩子上，本年春季的綠色蘆葦嫩芽現在又從它們的根上發出來了。

他順着凸出於其他新托克地方之上的高地邊境走着，再向右轉便到了令人精神煥發的那個火石谷的石灰質地境，就是黛絲在這裏寫過一封信給他的地方，所以他猜想這必定是她母親的信裏所說的那個她所寄居的地方了。現在他在這裏當然找不着她；這裏的農工和那個農場主子雖然很記得她名叫「黛絲」，但他們都不知道什麼「克萊爾夫人」，所以發覺了這事之後，心頭上不免又加上一重憂愁。她和他分離之後，必定早已不用「克萊爾夫人」這個名義了，而且她對於她們兩人完全分離的莊重的感覺，不但表現在她不用他的姓

名上，並且也在她寧可吃苦做工而不向他父親索錢的情形上顯示出來。

他在此地聽他們說：黛絲不會預先通知便離開這裏，回到黑野谷去了。於是他不得不尋找杜夫人去。杜夫人明明在信裏告訴他說黛絲目前不住在瑪瑙村，但是，真奇怪，杜夫人又不把黛絲的真實住址對他說，所以他非親自到瑪瑙村去探問一下不可。那個農場主子雖然對於黛絲無禮，但是對於克萊爾很為奉承，他放了一輛車子，並且派了一個人送克萊爾到瑪瑙村去，於是他把送他來到火石谷的那輛小馬車打發回愛明斯特，因為這匹馬的一天的行程期限已經到了。

克萊爾到了黑野谷邊境，便不願再借那個農場主子的車子向前走了。他先把送他來的車子打發回去，而後在一個飯店裏宿了一夜。第二天他步行到了的親愛的黛絲出世之地的那個村子。今年時期尚早，一切的花果樹木還沒有現出什麼很濃厚的顏色來，便是所謂春天的景色也只是冬天的景色上加了一層稀薄的綠衣，並且與他的期望相同罷了。

黛絲幼年所住的那所屋子，現在已經給完全不認識她的一家人家佔據了。新住在這個屋子裏的人很高興地在園子裏做工，好像和別人家的歷史比較起來，這所住宅從來不曾有過像現在這麼一個興旺的時期似的，所以別人家的歷史簡直不能與他們的歷史相提並論。

他們在園子裏走來走去，心裏完全盤算着他們自己的事。他們的行爲與以前那些住在這裏的人的行爲恰恰相反；他們很高興地談着目前的事，似乎認爲黛絲住在這裏時候的事毫無一點趣味。春鳥只顧在他們頭上唱歌，好像也不以某人不在而感覺到寂寞或是不便。

克萊爾在這裏探問了之後，才知道約翰杜白惟爾已死，杜夫人和小孩子們都離開瑪瑙村了。他又打聽到杜夫人和小孩子們先是說瑪瑙比去住，但是事實上他們是到另外一個他們所說的地方去的。這時克萊爾對於這所屋子厭惡極了，因為黛絲不住在裏面，於是立刻走開，不再回頭看十看這個討厭的屋子。

他走到他第一次看見黛絲跳舞的那個草場上。現在他覺得這個草場和那所屋子同樣的討厭——甚至比屋子還討厭些。他向前走到一塊墓地；在那些新立的墓碑之中，他看見一塊比其餘的墓碑樣子好一些的石碑。碑文是：

大英雄，竟去世。

謹建此石，以祀故約翰杜白惟爾之靈。據約翰杜白惟爾係古代望族杜百維後裔，即威康王一世時代白安杜百維爵士之嫡系子孫。歿於公曆一八一八年三月十日。

這時有一個人——顯然是教堂裏照管送殮挖墳穴的人——已經看到克萊爾站在墓地上

，於是向前走近幾步說道，「呀，先生，這就是一個不願葬在此地的人，他願遷移到金斯比，葬在他祖宗的墓地上去。」

「那麼爲什麼他們不尊重他的志願呢？」

「唉——沒錢麼。先生，哎呀——我真不願對人說起這事了，但是——這這塊上面刻了華麗的字的石碑至今工料的錢還沒有付清呢。」

「啊——這碑是誰造的？」

那人把本村一個石匠的名字告訴他，於是克萊爾離去墓地，逕往石匠家裏去。他探問了之後才知道那個人的話是不假，於是付清了錢，便動身向杜夫人所遷居的地方走去。

路程很長，克萊爾必定走不完的，但是他情願一個人孤獨地走着，所以最初他不雇一輛車子，也不順着蜿蜒的鐵路向他的目的地走去。到了沙士墩，他實在走不動，不得不雇一輛車子了。下午七點鐘時候他才走進王安所住的地方，自從離開瑪瑙村之後，他已經走了二十餘哩了。

村莊很小，他不費什麼功夫便找着了杜夫人的住宅。杜夫人是住在有圍牆的園子裏，的屋子距離大路尚遠，但是她把那些不適用的傢具通通收藏在這所屋子裏。不知何故，



她極不願他去拜訪她，所以他也覺得他不曾得着她的同意便闖到她門上來了。後來她親自走到門前，夕陽的殘輝正投射在她臉上。

竟萊爾和她會面還是第一次，但是這時他心裏別有所思，所以只看到她仍舊是一個有風度的，作算婦打扮的婦人。他不得不說出是黛絲的丈夫，以及他來到此地的目的。他說話的時候很爲侷促不安。「我要立刻看見她，」他又說道。「你說你還要寫信給我，但是你並沒有寫。」

「因爲她沒有回來，」玉安說。

「你知道她現在好吧？」

「我不曉得。其實你應該曉得的，先生，」她說。

「我也承認這話是對。但是她現在住在哪裏？」

「玉安自會陪開始便一直把一隻手按着她的頰，顯露出她很窘的樣子來。」

「我對這不大十分清楚她現在是住在何處，」她回答說。「她從前是——但是——」

「她從前是在什麼地方？」

「不過，她現在不在那裏了。」

她推諉不說了。這時年紀小些的幾個孩子已經走到門邊，其中頂小的一個牽着他母親的裙子喃喃地說道：

「是不是就是這個少爺要和黛絲結婚？」

「他已經和她結婚了。」王安低聲說道。「進去。」

克萊爾看見她不大願意說，便問道：

「據你看，黛絲願不願我去找她？如果不要，那便自然——」

「我想她不願的。」

「你這話是真的嗎？」

「我想是真的。」

她掉過頭來打算走開。但是又想回過頭對着那封在牆上的信。

「我相信她願意的。」他竭力答辯着說。「我比你她知道她些些。」

「這倒是實話。先生，我從來沒有真正知道她的性格。」

「杜太太，請你把她的住址告訴我，可憐我這個孤獨不幸的人吧！」

黛絲的母親仍然很不自在，她願她那隻直直前手的抹着她臉，後來看見克萊爾很痛苦，

的樣子才低聲說道——

「現在她在沙河。」

「噢——在那裏？沙河已經變爲一個很大的地方了，他們說。」

「除掉我只知道她在沙河之外，其餘的事我一概不知。我從來沒有到那裏去過。」

王女顯然是說實話，所以他也不再勉強她多說了。

「你現在缺少什麼嗎？」他溫和地說。

「不缺少什麼，先生，」她回答說。「我們現在衣食都足。」

克萊爾不待跨進她的屋子便急地走開了。向前再向三哩路有一個車站。他付了車夫的車資，而後迺往車站去。不一會，末班火車便載了克萊爾到沙河去了。

55

他到了沙河之後，立刻在一個旅館裏找定了一個住宿的房間，而後把他的行李打電報稟告他的雙親。到了十一點鐘時候，他走到街上去了。這時已經是很遲了，不能前去拜會或訪問任何人了。他勉強地延遲他的目的，等到明天再說。但他還不能上床去睡覺的。

這個時髦的海水浴場，東西有車站，有碼頭，此外還有松林，運動場，和樹木蔭濃的花園；所以安琪看了，以爲這地方好像是術士揮了一揮咒棒，突然變出來的一個仙境；只是上面稍微積一點塵埃罷了。向東望去便是那一片很長，很闊的艾格撒荒地，這個新興的遊樂城市就在那一片黃褐色的古地邊境日漸繁榮起來。城郊外一哩以內的崎嶇不平的土地，皆是屬於有史以前的東西，個個河流都是大不列顛的安靜的水道，自從該撒時代以後，這地方沒有掘動一塊土地。可是外來的東西，像先知的葫蘆一般，已經突然在這裏繁殖起來，於是黛絲也被吸引到此地來了。

他趁養午夜的燈光，在這個舊世界裏的新世界的曲徑上徘徊着，又在樹木之間，星光之下，看着組成這個城市的這些結構玲瓏的住宅上的巍然獨立的屋頂，烟囱，園亭，和高閣。這個城裏全是些互相隔離的大廈，可以說是英吉利海峽上的一個地中海式的逍遙之地。在這深夜，全城的氣象更爲森嚴。

大海就在附近，但是海水不攪擾人家。海水潺潺地響着，他還以爲是那裏的松聲；松濤與海的聲音髮髯，他還以爲松濤就是海濤呢。

像他妻子黛絲那麼一個鄉下女子，她怎麼能住在這個繁華世界？他越想越莫明其妙了。

這裏有牛奶場她能做擠牛奶的工作嗎？這裏顯然也沒有什麼田地可以耕種。她大概是在這些大廈裏做傭工吧？他發來踱去，看着人家窗子裏的燈火一個一個的熄滅，但不知那一個窗子是她的臥室。

胡亂地揣度是無用的，所以到了十二點鐘他便回旅館睡覺了。在熄燈之前，他又把黛絲那封熱情流露的信讀了一遍。他無論如何也睡不着——雖是和她相處甚近，但是咫尺天涯，不能與她會面——他不斷地掀開窗簾，注視對面的屋背，心裏想到他不知她這時是在那一個窗框子裏安眠着呢。

他差不多竟夜未眠。他早晨七點鐘起身。不一會，他出了旅館，向城裏的郵政總局走去。在郵局門前，他遇着一個精明的早班送信的郵差從門裏出來。

「你可知道一個名叫克萊爾夫人的住址嗎？」安琪問。

郵差擺一擺頭。

克萊爾想起他也許依舊用她原來的姓名，於是問道——

「杜百維爾小姐呢？」

郵差仍然不知道。

「先生，你曉得，這裏每天有來有往的客人，」他說，「如果沒有屋子的名字，簡直找不到。」

這時另外有一個郵差跑出來，克萊爾又提她的姓名向她重說了一遍。

「杜百維爾，我不曉得；但是這裏有個姓杜百維的，住在蒼鷺居，」第二個郵差說

「對啦！」克萊爾大聲叫着，他心裏十分歡喜，以為她已經改用了她原來的真姓了。

「蒼鷺居是在那裏？」

「是一所時髦的寓所。呀，這裏全是些寓所。」

克萊爾得了郵差的指導，馬上便去尋找那個寓所。不一會他和一個送牛奶的人同時到了那個寓所。蒼鷺居雖然是一所尋常的別墅，但是地方偏僻，人家平常不會住在這裏。他以爲黛絲大概是在人家做傭工；他心裏想：如果她是這個別墅裏的傭工。她必定走到後門去看那個送牛奶的人，那麼他到了後門便可以看見她了。但是他躊躇了一下，忽然又回轉到大門前來，按了一下門鈴。

這時是清晨，出來開門的是那個房東女人。克萊爾——問黛絲——杜百維或是——杜

百維爾是不是住在裏面

「杜百維夫人？」

「是的。」

安琪爲人家都把黛絲當作一個已婚的女人看待，所以雖然黛絲不用他的姓名，他心裏仍然很歡喜。

「煩你告訴她說：有一個親戚急於要和她見面。」

「這時還早。先生，叫我說什麼名字呢？」

「安琪。」

「安琪先生？」

「不是：說安琪好了。這是我的教名，不是姓。她懂得。」

「讓我看看她醒了沒有。」

房東女人領着他到前面一個房間——就是膳堂——他從彈簧窗簾子裏向外看到一塊小草地，草地上有山籬圍和別的庭樹。她的境况顯然不像他所愁慮的那麼壞，他心裏忽然想到她必定索回那些珠玉寶石，而後賣去了才買了這所屋子。他這時一點也不責備她。頃刻

間他的靈敏的耳朵聽到樓梯上的脚步声，他的一顆心怦怦地跳着，幾乎站不穩了。「哎呀！我已經完全是改變了的一個人了，不知道她看見我的時候對於我怎樣了！」他自言自語地說着，後來房門開了。

黛絲走出來站在門檻上——他看了大爲詫異，因爲黛絲的情形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她那天然美麗的風姿有衣服襯托着，格外鮮妍。她披了裝扮時所着的一件寬鬆的淺灰色羊毛外衣，有半喪服的淡色的繡飾，並且穿了相同的顏色的拖鞋。她那頸頸子高出毛襪領子之上，她那令人深記不忘的一束深褐色頭髮，一半捲成一團盤在頭後，一半掛在她的肩頭——這分明是由於她匆匆跑出來的結果。

他舉起兩隻手之後又落下去；因爲她不會走到他面前來，仍舊立在門口。他現在瘦得只剩了一副黃皮骨架子了，他站在她面前愈顯得消瘦，所以他以爲她討厭他的容貌了。

「黛絲！」他用乾粗的聲音說道，「你能饒恕我離開了你嗎？你能——到我身邊來嗎？你怎麼會——像這樣子了？」

「太遲了，」她說話的聲音很硬，她的兩眼閃着不自然的光來。

「我以前把你看錯了——我那時不會看出你的真性格，」他又說。「後來我就漸漸看



出來了，我最親愛的黛絲！」

「太遲，太遲了！」她一面說一面搖手，好像十分不能忍受心中的痛苦似的。「別到我跟前來，安琪！不——你不能。離開些！」

「我親愛的妻子呀，因為我被病魔纏倒了，你就不愛我了嗎？他又不是那種朝三暮四的人——我是特意來找你的——我父親母親現在都歡迎你回去了！」

「是——是的，是的！但是聽我說，聽我說，現在已經太遲了！」

她如同一個在夢中要逃命的人一般，雖然急欲走開也不能移動一步了。「他知道一切的事——他果真知道嗎？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你怎麼會尋到這裏來？」

「我四處探問了才找着的。」

「我等候你——等了又等！」她突然用從前她那種悲痛的響亮的聲調說道。「殊不知你不回來！而且我也寫過信給你，你又不來！他天天向我說你決不會再回來，並且說我是一個馱子。自從我父親去世之後，他又對於我，我母親，和我全家的人很好。他——」

「我不懂你所說的話。」

「他花言巧語地說服了我，把我又勾引到他身邊去了。」

克萊爾深刻地望着她，領會了她的意思之後，頓時像一個染了時疫的人一般，全身發軟，只是垂頭喪氣地向下看着。他看她的手，覺得她的兩隻手從前是紅潤的，但是現在又白又纖細了。

她接着說道——

「他在樓上。我現在恨他至極，因為他對我說了一個謊——說你不再回來，而你居然回來了。這些衣服都是他叫我穿的；任憑他怎麼待我好，我也不介意。但是——安琪，請你不可以走開，下次不再來嗎？」

兩人仍然死板板地站在那裏。他們兩顆受了挫折的心裏所蘊藏的憂愁，直從他們的眼睛裏透露出來，看了可憐極了。這時他們兩人都急於要找出個方法來擺脫目前的窘狀。

「啊——這是我錯！」克萊爾說。

他說了這一句便說不下去了。其實他這時說話和不說話，都是一樣的不能表達他心裏的意思。但是他近來已經有了一種模糊的感覺；他覺得原來那個黛絲在精神上已經不認識在他面前的這個身子是屬她自己的，而讓它像水中的屍體一般的飄流着，現在已經流到和它的生存意識隔絕的一個方向去了。

頃刻間他忽然看見黛絲已經走了。他站在那裏，精神過度，所以他的面孔更外冰冷，而且更爲消瘦。一兩分鐘之後他在街上走着，但不知走到什麼地方去。

56

這所陳設精緻的蒼鷺居的房東女人是白魯克。她倒不是一個性格極其怪僻的女人。她所計較的是房客口袋裏的金錢，她受了算學上那個「損益原則」的束縛很久，以致實利的思想太深而毫無純粹的好奇心了。但是自從清晨有這麼一位安琪來拜訪她那租金出得多的房客杜百維夫婦——她認爲他們兩人是一對夫妻——之後，她那早已抑制下去的好奇心現在又恢復了。

黛絲剛才是在門路上向她丈夫說話，並不會走進膳堂裏去。白魯克房東女人是站在走廊背她門自己那個起居室內，她的房門半開着，所以她零碎聽到他們兩個可憐的人的談話——若是這裏能用「談話」兩個字。她又聽見黛絲上樓，克萊爾走出去和她關門的聲息。而後又聽見樓上的房門也關起來，這表明黛絲已經回到她的房裏去了。黛絲還沒有穿好衣服，所以白魯克房東女人知道她一時不會出來的。

白魯克房東女人於是輕輕走上樓，站在前房的門口，這個前房是一個應接室，與背後的一個房間——臥室——只有摺門相隔。這一層樓上全是頂好的房間，租給杜百維和黛絲居住是以每週計算。背後的房間現在寂靜無聲，惟有那個應接室裏有聲音播送出來。

她最初所能聽見的全是些繼續不斷的，低細而悲痛的單音字，好像一個受縛於地府裏的旋輪上的人所發出來的哀號一般——

「哦——哦——哦！」

而後一時又沉默了；不一會又有一陣沉痛的嘆息聲，繼之又有——

「哦——哦——哦！」

房東女人從鑰匙眼裏窺看。她只能看見間房裏一小部分地方。她看到房間的一角有一張桌子，桌上罷了早飯菜，旁邊有一張椅子。黛絲跪在這把椅子面前，把面孔俯伏在椅子上。她的兩隻手托着頭；她裝扮時所着的那件外衣衣裙，和睡衣的繡飾，都拖在她背後地板上，以及她那未着襪子的腳上；她的拖鞋從腳的上脫落在地毯上。她嘴裏不斷地咕嚕着，她的話語裏含有說不盡的失望似的。

後來背後那個臥室裏發出一個男人的聲音來——

「有什麼事了？」

她不回答，仍然自言自語，並不呼喚，其實她的話是悲歌而不是獨語。白魯克房東女人只聽到一部分的話：

「於是我親愛的丈夫回來找我了……我還不曉得……你太刻毒，用了你那勾誘的手段說服了我……你仍然沒有停止用這個手段——沒有——你沒有停止！我的妹妹，弟弟，和我母親的需要——這是你使我感動的事……而你說我丈夫決不會再回來——決不會；你又罵我，說我如果盼望他回來，真是一個大傻瓜……後來我聽了你的話才屈服於你！但他果然來了！現在他又走了。他這次走了，我便永遠失去他了……他一點也不愛我——只有恨我了！……哦，我已經失去了他了——又失去了他——爲了你的原故！」她在掙扎的時候把頭放在椅子上，而後忽然又掉過臉來對着房門。白魯克房東女人能看出她臉上所表現的苦痛，並且看見她的嘴唇子流着鮮血，因爲她的牙齒咬得太緊。她的兩隻眼睛閉着，她眼睛上潮濕了的長睫毛也黏貼在她臉上。她又接着說道：「他現在快死——看了他的面色，他好像快要死了！……是我的罪過反而害死了他而不害死我自己了！……哦，你已經把我的生命撕得粉碎……叫我成爲我從前曾經哀求你不再叫我做的一個人了！……我的

丈夫決不再，決不再——哦，天嘍——我不能忍受這個——我不能——」

房裏的男人還說了些更嚴厲的話，而後突然有一陣絆絆之聲；她已經站立起來了。白魯克房東女人以爲她要衝出門外，於是連忙退下樓來。

其實那個應按室的門並沒有打開，她用不着走的。但她覺得在樓梯頭上再去窺聽是不妥當，因此她又走到她自己的住室裏去。

房東女人仍然留心靜聽，但在樓下隔了一層樓板也聽不清楚，於是走到廚房裏去吃早飯。她吃完早飯之後，立刻回到樓下前面一個房間裏做縫紉的工作，等候房客按鈴叫她把早飯的碗菜等物收去，這時她很想做這件事，藉此可以到他們的房裏去，看一看他們兩人究竟爲了什麼一回事。她坐倒下來了之後，便聽見樓板上微有輾軋之聲，好像有人在樓上走着，而後有衣服拖在扶梯欄干上的沙沙的聲音，和前門開關的聲音。後來她又聽見黛絲走出大門到街上去。黛絲是穿了顯出她是一個小康之家的少婦出行所着的衣服，和她來到這裏時候所穿的衣服一樣，不過現在她的帽子和黑羽毛上披了層面紗罷了。

白魯克房東女人不會聽見她樓上兩個住客分離時候的告別話語。他們兩人也許爭吵過了，也許杜百維仍然睡着，因爲他從來不是早起的一個人。

房東女人於是跨進她自己的後房，又做她的縫紉的工作。等了一會兒，那個出去的女住客仍然沒有回來，男住客也不按鈴叫她。她默想着這遲延的原因，和那位一大早便來拜訪的客人與樓上這一對夫婦的關係。她靠在椅子上尋思着。

她正在尋思的時候，擡起頭來，忽然看見白色天花板中間有一塊爲她從來所不曾看見的東西。她最初看到那東西只有薄餅那麼大，但是不久便變爲有她的手掌那麼大了，後來她又看出是一塊顏色鮮紅的東西。長方形的白天花板中間有了這樣紫紅的一塊東西，真像很大的一張紅心紙牌！

白魯克女人素有疑懼的習性。她站在桌子上，用手指摸着天花板上的紅塊。誰知道是一塊濕的東西，她覺得是一塊血跡。

她連忙從桌子上跳下來，走出住室，跑上樓，想推門走進煙接室背後的那個臥室裏去。但是她已經是很膽怯而發抖了，所以不敢去握房門的把手。她靜聽了一會兒。房裏的沉寂的空氣只被一種有規律的一滴一滴的聲音所打破。

啾啾，啾啾，啾啾。

白魯克房東女人飛跳下樓，打開了大門，便跳到街上去。恰巧有一個在附近一個別墅

裏做傭工的男人打她門口經過。她認識他，於是立刻請求他陪着她進門上樓去；她怕她的房客已經遇着什麼危險的事了。那個男人答應了她，而後跟着她走到樓梯頭上。

她先打開了那個應接室的門，而後倒退幾步讓那個男工先進去，她於是跟在他背後走。誰知道房間裏沒有人；那餐早飯菜——是很豐富的一頓早飯，有咖啡，有雞蛋，有冷火腿——擺在桌子上還沒有吃動，像原來擺上桌的一般；只有那把切肉的刀不見了。她請他穿過摺門到內房裏去。

他打開摺門，向裏面走了一兩步便馬上縮回頭來，面孔上現出死板板的樣子。「天哪——牀上的人已經死了！我想他是被人用刀殺死的——一大攤血流到樓板上去了！」

房東女人立刻報警。靜寂的屋子裏馬上便有許多脚步子踏來踏去的回聲，其中有一個人是外科醫生。傷口不大，但是刀尖子已經深入受傷的人的心了。他仰臥着，面色灰白，一動也不動，死了，好像刀刺入他的心之後便不動的樣子。一刻鐘之後，一個到城裏來暫住的客人，在牀上被刺的消息，便傳遍了這個蹣跚的海水浴場的各處。



同時，安琪克萊爾已經機械地順着原路走着了；他跨進旅館，坐倒下來吃早飯，睜大了兩隻眼睛，只是呆呆地望着。他無知覺地繼續吃着，喝着，後來忽然想起索取房金的單子；他付了房金之後，便提着手提皮包走出了旅館。

他離開旅館的時候，接到他母親給他的電報，電報紙上只有幾句話，說到他父母知道了他的行止很為喜歡，並且說到他哥哥庫斯柏向張仁慈求婚而張仁慈已經允了。

克萊爾摺電報紙，順着路走到車站。他到了車站才知道一小時之內沒有車開走。他坐下來等着，等了一刻鐘之後便覺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他心中悲痛之至，並且麻木無知，現在既然沒有什麼目的，也不必急急趕路了。但是他自從在這個城市裏有了這麼一種不快的經驗之後，也急於想脫離這個地方，於是轉向第二站走着，等到火車來了便再上去。

他在空曠的大路上走了不久，便進了一個山谷，再向前走了幾步才看見大路從山谷的這一邊伸延到另外一邊。他已經在這個山谷的凹地上走了大部分的路了，現在正爬上西邊的斜坡。他停了脚步休息一會兒，無意中回頭一望。為什麼他回頭一望，他自己也說不出理由來，只是好像有一種東西逼着他回頭似的。他越向前走，他背後那條路也漸漸看不清楚了，但他回頭一望，他看見一個小黑點子在他背後那塊白色空地上動着。

這個黑點子原來是一個跑着走來的影子。克萊爾以為有人追趕他，於是站在那裏等候着。

他後來看出從斜坡跑下來的人影子是一個女人，但再也想不到是他的妻子，所以她越跑越近的時候，他仍然看不出是她，因為她現在穿了完全不同的一套衣服。後來他等她走得最近的時候才相信她是黛絲。

「我看見你——離開車站轉過來——剛剛在我快到車站的時候——我一直跟着你跑了這許多路！」

她面色蒼白，喘着氣，連全身的肌肉都顫動，所以他一句話也不問她，只緊緊地握了她的手，把她的手挾在膈肢窩裏，而後領着她前行。他領着她在樅樹林裏的小徑上走着，因為他怕在大路上遇着行人。他和她到了很深的樅樹林裏之後，他停了脚步，對她望着，好像心中有許多話要問她，但不知從和何說起。

「安琪？」她等到這時才說道，「你知道我為什麼跑來追趕你呢？告訴你吧，我已經殺死他了！」她說話的時候臉上現出一種可憐的蒼白的微笑。

「怎麼！」他看了她那希怪的態度，認為她是神經錯亂了。

「我已經殺死了她——我不知道我怎麼會，」她接着說道。「但是，安琪，這是爲了你，也是爲了我自己。我早已——當我那次用手套打他的嘴的時候，我怕我總有一天要做這事，因爲在我年幼無知的時候，他害了我，並且因爲他害了我，我又害了你。他來到我們中間，破壞了我們兩人的事。現在他不能有所作爲了。安琪，我從來一點也不愛他，我只有愛你；你曉得，是不是？你相信嗎？你沒有回來找我，我不得已才到他那裏去的。爲什麼那時你走開——爲什麼你那樣——當我那麼愛你的時候？我想不出什麼理由你要那麼。但是我也不怪你，安琪，我既然殺死了他，你可不可以饒恕我得罪了你？我既然殺死了他，我一面跑着，一面想到你必定能饒恕我。我這樣子把你奪回來了，好像對於我是一道燦爛的曙光。我不忍再失去了你——你那裏知道我何等的不能忍受你不愛我？親愛的，親愛的丈夫，現在說一句你愛我吧；我既然殺死了他，說一句你愛我吧！」

「黛絲，我愛你——哦，我愛你——現在一切都恢復如從前了！」他說了這話便熱烈地抱緊了她。「但是你是什麼意思——你已經殺死了他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已經殺死了他；」她如在夢中喃喃地說。

「怎麼，身體的嗎？他死了嗎？」

『死了。他聽見我哭着想你，所以他刻毒地罵我，並且辱罵你；於是我用刀刺死他。我心裏忍無可忍了。他從前曾經爲了你而辱罵我。然後我穿好了衣服便跑出來找你。』

他漸漸相信她已經照她所說的話做了那事了；他對於她這種一時激於氣憤的行爲很爲恐懼，但是同時看了她對於他的愛情如此的專摯，又頗爲詫異，他以爲這完全是因爲她有了這種專摯的癡情，才抹殺了她的道德心。她毫不想到他所做的那件事有極重大的關係，所以自己仍然覺得很爲安心。他看了她睡在他懷裏快樂地哭着，並且不知道杜百維家的血統裏有什麼一種潛伏的遺傳氣質，使她做出這種反常的事。他心裏一時又想到古代杜百維家那個馬車上殺人的傳說，因爲杜百維家的人做這種事向來是有名的。他竭力應用他那紛亂與激奮的腦子去推論，他認爲她在那個瘋狂而憂鬱之極的片刻中，她的心神必定已經失去了均衡，所以使她陷入了個無底的深淵。

如果這事是真的。那就很可怕了；如果只是一時的精神錯亂的舉動，也就令人心憂了。但是被他所擯棄的妻子現在是在他懷裏，這極極親愛的女人，她現在完全相信他將保護她。她也想到他絕不致於不保護她。於是柔情終於克服了克萊爾的心。他不斷地用他那蒼白的嘴唇子吻着她，並且執着她的手說道——

「我決不拋棄你！最親愛的，不管你已經做了什麼事，或者是沒有做；我一定盡力設法保護你！」

於是兩人在樹林裏踱着，黛絲不時也回過頭來望他一下。他雖然面容憔悴，但她仍舊不以為他面貌上有一點錯處。不論在人品上說，或是在心智上說，她依舊認為他是一個十全的男子。現在他仍然是她的安亭納司，（註一一八）甚至是她的阿波羅。（註一一九）她今天看着他那消瘦而有病容的面孔，仍然以為他的容貌，和她第一次遇着他的時候所見的有同樣的美，因為她覺得這就是從前曾經熱切地愛她，並且相信她是純潔的一個女子的那個人的面孔。

他怕萬一有事發生，現在不照原來的計劃到城外那個車站去了。他仍然領着她向樅林裏鑽進去，因為這裏的森林很大，縱橫有好幾哩地。他們互相摟着腰在乾的縱針地上走着，兩人都是如醉如迷，因為這時他們感覺到他們兩人終能團聚在一起，除掉他們兩人之外沒有別人，便是遇着了個屍體他們也不去注意。他們如此地走了幾哩路，後來黛絲如同突然醒悟了一般，向四面窺看一下，於是膽怯地說道——

「我們是向一個確定的地方走去嗎？」

「最親愛的，我不曉得。爲什麼你問這話？」

「我不曉得。」

「我們再向前走幾步吧；到了黃昏時候，隨便在那裏找一個地方住宿好了——便是在一個偏僻的草屋也可以，黛，你還能走路嗎？」

「我能，只須你的肩膀攬住我，我能永久——永久地走着！」

從大體說來，這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因此他們提快了脚步子，不由大路而專檢大概是向北去的那些幽僻的小徑走着。今日他們雖然走了一天的路，却不知道他們走了一些什麼路，也不會想到潛逃的問題，或是改裝躲避，或是長期隱遁的計策。他們有如兩個小孩子，所想到的只是暫時的事，而無預防的思想。

到了中午時分，他們走近一個路旁的飯店，黛絲很想進去吃一點東西，但是安琪勸她站在這個一半是林地，一半是原野的鄉下樹林裏靜等他回來。她的衣服樣式很新，而且她帶來的那把象牙柄小傘在這個偏僻的地方也是罕見的；如果到了那個飯店裏去，這些東西必定引起人家的注目。不一會他回來了，帶了足夠五六個人吃的食物和兩瓶酒——便是有什麼不測的事發生，這些食物也可以維持他們兩人一兩天的生活了。

他們坐在幾棵枯樹枝幹上吃着，到了下午一兩點鐘時候，他包起剩餘的食品又向前行。

「我覺得我很能走很遠的路了，」她說。

「我想我們還是不確定什麼地方，只願向這鄉下內地走去吧，因為在這鄉下可以躲避幾時，不會被人找到，比在海岸附近好得多，」克萊爾說。「後來，等到他們忘了我們，我們再進行到一個口岸去。」

她一句也不回答，只是緊緊地抱着他，於是兩人一直向內地走去。雖然是英格蘭的五月時期，天氣清朗，而且在下午天氣很熱。他們走了幾哩路之後，已經深入新森林的腹地，到了黃昏時候，他們繞過一條小河的一角便在一條小河的橋背後看見一塊大木板，板上塗了白字，「此精緻之大廈出租，屋中設備，一應俱全，」下面附註出租的詳細條件，和向倫敦某某經理處接洽的話。他們走過一個牆門之後便看見這所格式整齊而寬敞的大廈了。

「我知道，」克萊爾說。「這是白蘭姆家的邸宅。你看見那個門是關着的，而且草也長滿了那條門前的馬車路。」

「有幾扇窗子是開着，」黛絲說。

「是使房間通風的，我想。」

「那許多房間都是空着，我們却沒有一間房子住呢！」

「你疲倦了，黛絲，」他說。「不一會我信就可以停步了，」他吻着她那小嘴，而後又領着她向前走。

他也很疲倦，因為他們已經胡亂地走了十四五哩路，於是不得想不到他們以後住宿的計劃。他們遠遠的看見孤立的茅屋和小飯店，心裏很想在失去了胆量的時候便走到一個小飯店裏去，於是他們動身走去。後來他們走得很慢，而後便站着不動了。

「我能不能在這些樹林裏睡覺？」她問。

他覺得時令尚早，還不能在野外露宿。

「我早已想到我們剛才經過的那所空的大屋子，」他說，「我們還是走回去再到那裏去罷。」

他們又轉回頭來走着，費了半小時的功夫才站在那所大廈的大門外面。他叫她在原處，而後自己邁去看一看有什麼人在屋子裏。

她坐在柵門內灌木裏，克萊爾慢慢地爬進屋子裏去。他進去了許久還不會出來，黛絲焦



意萬分，其實並不是爲了她自己，而是爲了克萊爾就心。他從一個小孩子處打聽到看管這所大廈的是一個老女人；她住在附近一個小村子裏，只有晴天才早晚到這裏開窗子，而且每天是在日落的時候來關窗子。「現在我們可以從下層一個窗子爬進去，到裏面休息去，」他說。

他得了他的護衛，便慢慢地走到屋子的前部。這所大廈的百葉窗子，像些失明的眼珠似的，擋住了人家的視線，使外面人一點也看不見屋內的情形。他們再向前走了幾步才到大門。大門邊的一個窗子是開着。克萊爾先爬進去，而後再拖着黛絲進去。

除廳堂之外，所有的房間都是黑漆。他們爬上樓梯，樓上的百葉窗子也是緊緊地關閉着，只有前部的半個窗子和後部的上層窗子開着，所謂白日裏開窗子流通空氣，也是敷衍了事的一句語罷了。克萊爾拔開一個大房間的門門，在黑暗中摸索着走進去，而後把房裏的百葉窗子打開了兩三吋闊。這時一條很長的眩目之光射進房裏來，把沉重的舊式傢具，紫紅色掛帷，以及一架很大的四根柱子的架牀通通顯露出來；牀上雕刻了幾個奔馳的人物，顯然是阿特浪塔（註一二〇）和人競走的刻像。

「終於休憩了，」他放下他的手提皮包和一包食物說道。

他倆兩人沉靜地坐了許久，後來才看見那個看管屋子的老女人來關窗子；他們怕也罷，他們所住的那個房間的門，但是他們事前早有準備，已經把百葉窗子完全合上像先前一樣了。那個老女人約莫在六七鐘時候進了屋子，但不曾走近他們所住的那個廂房。他們隨即她關窗子，上窗梢子，鎖了門而後走開。於是克萊爾把窗子打開數吋，在窗隙所放進來的亮光之下和黛絲吃着東西。房間裏一盞燈也沒有；不一會，兩人都被黑沉沉的夜色所覆蓋了。

58

這一天夜裏特別肅靜。到了深夜一兩點鐘時候，她把他從前在睡眼中心願一切的危險，而抱着她走過那條福盧姆河，以及把她放在那個寺院殘址上一個石棺裏的墓，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他到現在才知道有那麼一回事。

「爲什麼你第二天不對我說？」他說。「如果你說了，豈不是這許多誤會和不幸的事都避免了嗎？」

「已往不答吧！」她說。「我不去想現在以外的事。爲什麼我們去想呢？誰知道明天

『還有什麼呢？』

但是第二天早晨顯然並無憂慮。到了早晨，天下雨，又有濃霧。克萊爾知道那個看管屋子的人僅在晴天來開窗子，所以他離開了黛絲，大膽地爬出他們所住的那個房間，在屋子裏四處探看。屋內沒有食物，只有水。他趁着下霧的當兒走出屋子，到兩哩遠的一個小鎮市店鋪裏買了一點茶葉，麵包，牛油，和銜製的小水壺，酒精燈等物回來，他們有了這幾樣東西，便可以生火燒東西吃，而沒有黑煙冒出屋外給人家看見了。他回到了房間便喚醒了黛絲，而後兩人同時吃着他所買來的東西。

他們兩人都不願出去走動，白天過去了黑夜又來，於時一天一天的如此過去，後來他們躲在這個房間裏不知不覺地又過了五天，沒有一個人或是一個人的聲息來攪擾他們的恬靜的生活。他們所見的只有天氣的改變，他們唯一的伴侶只有新森林裏的鳥雀。他們好像互相都有默許似的，織口不談他們結婚以後的舊事。婚後那些鬱悶的日子似乎含糊不清楚了，婚前以及現在兩個時期都把婚後那個時期遮蓋起來，現在看了猶如從來沒有婚後那些不愉快的日子一般。他有時也提起他們離開這個屋子向前走到南安浦墩或是倫敦去的話，但是黛絲極不願走動。

「爲什麼我們把這甜蜜的可愛的的生活打斷了！」她反對他的提議說道。「凡是必須要  
 來事，一定會來。」她又從百葉窗子的縫隙裏看了一眼說，「外面全是紛擾；屋子裏多麼  
 安心！」

他也跟着她向外面窺看一下。的確，屋子裏有愛情，有團結，各人忘了各人的過失；  
 屋外全是慘酷和無情。

「而且——而且，」她把她的嘴巴子壓在他的嘴上說道，「我怕你現在對於我的感情  
 不能持久。我也不希望你現在對於我的感情能持久。我不勉強你。我現在甯可以死，只要  
 不看見那個我被你輕視的時間來到；如果我死了，便是你輕視我，我也不知道了。」

「我決不輕視你。」

「我也希望你不。但是想到了我已往的生活，我不懂人家怎麼能不輕視我。……想起  
 幾他的時候我多麼瘋狂！但是從前我決不忍傷害一個蠅子或是一條小蟲，便是看了一個雀  
 子在籠裏也常放聲大哭起來。」

他們兩人又住了一天。到了晚上，陰沉沉的天空，清爽了，所以那個看管這所屋子的  
 老女人第二天一大早便醒了。燦爛的日光使她非常有精神，她決定趁着這個晴天把那所屋

子的窗子通通打開來流通空氣。她在六點鐘之前走進屋子裏來，把樓下房間的窗子打開之後，便上樓到各個臥室裏去。她剛要用手轉動他們兩人所住的那個房間的房門把手時候，好像聽見有人在房裏呼吸的聲音。她穿了拖鞋，而且年紀又大，所以走起路來毫無氣息。但她聽見了之後立刻便掉過頭來倒退了幾步，而後怕她耳朵聽錯了，復行又掉回頭來走到門邊，輕輕地轉動房門把手。門鎖壞了，但是門裏有一樣傢具撐住，所以她只能把門打開一兩吋的隙縫。早晨的陽光從百葉窗縫裏射在克萊爾和黛絲的臉上，他們兩人正酣睡着，黛絲的嘴張着，像一朵半開的花在她的嘴巴子旁邊。看管屋子的老女人看了他們兩人這種天眞爛漫的樣子，又看到黛絲的華麗的夜服掛在椅子上，絲襪子放在旁邊，還有一把精緻的小傘，以及其他她來到的時候所穿的衣服。她乍看這種情形，心下很爲忿怒，覺得這一對厚面皮的放蕩的人，居然大膽地在這裏做出這種不知羞恥的事來，但是再等了一會兒之後，不由得心軟了，轉而對於這一對文雅的私奔的人有憐惜之情。她合上了門，輕輕地退回去與她的鄰居商量她所發現的這個奇怪的事。

看管屋子的那個老女人走了不到一分鐘之後，黛絲醒了，繼之克萊爾也醒了。兩人都覺得有什麼東西攪擾了他們的清夢，但是說不出是什麼東西，於是心裏越惹越不安。穿他

上衣服，而後從百葉窗子的一兩吋寬的縫隙裏仔細觀看外面的草地。

「我想我們馬上就走開吧，」他說。「今天天晴。我很覺得這屋子左右附近有人。無論如何，那個老女人今天必定來的。」

她也承認他的話很有理由，於是兩人把房間裏的東西收拾好了，便提了他們所帶來的幾件東西輕輕地從窗子裏爬了起來。他們到了樹林子裏時候，她掉過頭來對這所大廈又看了一眼。

「啊，快樂的屋子呀——再會吧！」她說。「橫豈我的生命只有幾個星期。為什麼我們不住在那裏？」

「黛絲，別說吧！不一會我們就可以完全脫離這個地方了。我們還要像前幾天一樣向前再走，向正北方走。沒有人想到來到這條路來尋找我們。便是有人搜尋我們，他們大概是到維薩各口岸去找。我們到了北方就可以找着一個口岸逃走了。」

他說服了她之後，便依照他的計劃去做。他們成直線地向北走着，因為在那個屋子裏小住數日現在都冇力氣走路了。快到中午的時候，他們走到在他們前面的那個有小尖閣的麥耳恰斯德城。黃昏到了，克萊爾照常地買了一些食物當晚飯吃。於是兩人仍然向前走着。

，大約在晚上八點鐘左右便走過那個上維薩和中維薩交界的地段了。

在鄉下走路，而不太注意走的是些什麼路，這對於黛絲並不是一件新奇的事；她反然表現她從前那種敏捷行路的能力。他們非走過這個麥耳恰斯德古城不可，因為城外有一座橋，他們必須走過這座橋，才能通過橫梗在他們面前的那一條大河。大約在午夜的時候，他們進城在一條蕭條冷落，偶從有一兩盞路燈點綴的街道上走着，但是他們怕脚步子有回聲，不在石路上走。他們左邊就是那座巍峨聳立的莊麗的教堂，後來走了一些路之後這個教堂又看不見了。他們出了城，順着有法定通行稅柵欄路走着，兩邊全是一片大平原。

天空雖然密佈了烏雲，但是仍有零碎的，散佈的月光照着他們行路。不一會月亮下去了，烏雲好像在他們頭上浮着，於是黑夜完全像一個大黑洞了。不過他們還能沿路緊靠草地走着，以免脚步子着地有回聲。這倒不是一件難事，因為這裏沒有什麼籬笆或是圍牆，四面皆是孤寂而漆黑的曠地，只有勁風不斷地吹着。

他們兩人如此摸索着走了兩三哩路，克萊爾忽然感覺到草地上有一所大建築物在他面前。他們幾乎迎面撞上去。

「這個奇怪的地方是什麼地方？」安琪說。

「它哼呢，」她說。「聽着！」

他靜聽着。大風吹在這所建築物上發出一種沙沙的聲音，像一架獨泣大聲啼的琴音一般。他又靜聽了一會，但並沒有聽見別的聲音。他舉起手來，向前走了一兩步便摸到那個建築物的直立的表面。這個建築物好像是堅石做的，沒有接縫或是裂縫。他伸手再向前一摸，碰到一個巨大的長方形石柱？於是伸起左手又摸到附近一個相同的石柱。在他頭上很高的地方有一樣使烏黑的天空更黑的東西，有如一根聯接兩個石柱子的橫額線。他們小心翼翼地穿進去，地面上反響着他們腳步的細聲；但是他們仍然覺得是在門外走着。這個建築並沒有屋頂。黛絲很害怕；安琪也莫知所措，於是說道——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們向旁邊一摸，又遇着另外一個高塔似的石柱，和第一個相同，是方形而且很強硬；在這方形石柱以外，還有接一連二的石柱。這地方好像全是門，全是石柱，有些柱子上有額線橫貫着。

「這就是風神廟，」他說。

第二根石柱是孤立的，另外幾根柱子合成一個三石塔；還有些是平臥的，左右兩翼



成爲一條能容一輛馬車通過的砌道。不一會他才明白這是些豎立在這一片大草原上的獨有柱子。他們兩人向裏面走去，後來到了中間。

「這是大石臺！」（註二二）克萊爾說。

「是神廟嗎？」

「是的。還是紀元以前的東西；比你杜百維家老得多呢。親愛的，我們怎麼辦？再向前走，我們才能找着一個地方住宿。」

黛絲實在疲倦極了，她臥倒在附近一條長方形石板上，旁邊有一根石柱擋住大風。這塊在白天有太陽照在上面的石頭很熱，但是她四周全是些把她的裙子和鞋子弄濕了冷的青草；所以這兩樣東西一冷一熱適成相反。

「安琪，我不想再向前走了，」她伸手碰着他的手說道。「我們可以住在這裏嗎？」

「我怕不能。這裏在白天從好幾哩的地方便可以看得很清楚，雖然現在不是這樣。」

「我母親家裏有個人在這裏附近做牧童，我現在想幫來了。你在陶波色的時候常說我是一個邪教徒。那麼現在我到了我家了。」

她躺在地上，安琪跪在她身邊，把嘴放在她的嘴上。

「親愛的，你要睡了嗎？你是躺在祭壇石上呢。」

「我很喜歡在這裏，」她喃喃地說。「這地方又幽靜，又孤僻——在我有了極大的愉快之後——沒有什麼，只有天在我的臉之上。這世界上真真像沒有別人，只有我兩人了。」

我很願沒有別人——除她利沙魯之外。」

克萊爾覺得讓她在這裏睡一睡也好，等到天亮了再說。他把他的大衣披在她身上，而後坐倒在她身邊。

「安琪，如果我遇着了不測的事，你可不可以看了我的分上，照料利沙魯？」當他們兩人靜聽了柱子裏的風聲許久之後，她如此地問他。

「我一定照料她。」

「她很好，很老實，又很純潔。哦，安琪——如果你失去了我，我盼望你娶他；我看，不久就可以做這事。哦，我很盼望你能娶她！」

「如果我失去了你，我就失去了一切了！況且她是我的姨子。」

「這沒有關係，最親愛的。瑪瑙村裏常常有人和小姨子結婚。利沙魯很溫柔，很可愛的，她現在模樣兒長得又標致。哦，我們死了之後，我很願和她共享你一個人！安琪，我

很希望你教訓她，撫養她成人，爲了你自己……：她有我的一切長處，而沒有我的一切短處；果真她是你的，那麼就好像死亡也不能把我們二人隔開。……我說了一遍，也不願再說了。」

她說不下去了，他也尋思着。他在石柱中間看見遠遠的北方天空上有一道亮光。那一大片像一個壺蓋子一般的均勻的凹形烏雲忽然揭起，把白天從地平線上放進來，於是那些如高塔一般的獨石柱子和三石塔都漸漸顯露出來了。

「從前人家在這裏祭上帝嗎？」

「不是，」他說。

「他們祭誰？」

「我想他們是祭日神。那塊很高的孤立的石頭是對着太陽，太陽不一會就要在它背後高升起來了。」

「親愛的，你這話又提起我一件事了，」她說。「你記得在我們沒有結婚之前，你從來不會干涉我的信仰嗎？但是我仍然知道你的心，我的思想和你的思想一樣——並不是由於我自己的原故，只是由於你的思想是如此。安琪，請你現在告訴我，你想：我們死了之

後還可以會面嗎？這是我所要知道的。

他用嘴吻了她一下，才避免了他的回答。

「哦，安琪——我怕這就是說我們不能會面！」她抑制住了她的哭泣說道。『但是我極願能和你再見一面——十二分，十二分願意！怎麼——安琪，甚至於像你我如此地相愛還不能嗎？』

他像比他自己更偉大的一個人一般，在這緊要關頭的時候，不回答這個緊要的問題。他們又沉默不語了。一兩分鐘之後她的呼吸有規律了，她握着他的手的那隻手也鬆了，她是睡着了。東方天邊一帶帶有銀色的白光，所以這個大平原的遠處地方顯得漆黑而且很近。從這裏看去，一片的景色都帶着那種平常黎明時期應有的冷淡，沉默，和朦朧的樣子。那些朝東的石柱子和柱子上的額線對着陽光而立，在這些石柱子的遠遠的前面，便是那個如火焰形狀的太陽石；那塊祭祀石是介乎二者之間。頃刻間夜裏的風歇了，石頭上有那些杯狀的，顫動的小水池子。同時朝東的那個斜坡上似乎有什麼東西在那裏行動——只是一小塊黑點子。原來是一個男人的頭從太陽石外邊的回地對着他倆人所在的方向走來。克萊爾懷疑他們沒有再向前多走路，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決定仍然不動。那個人影子一

直向他們所在的那些環形石柱子裏走來。

他聽見他背後有脚步声。他回過頭來看見那些平臥的石柱子那邊又有一個人影子；而復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他右邊附近的三石塔下，又看見一個人影子，還有一個人在他左邊露出來。旭日的紅光剛巧照在從西方而來的那個人身上，克萊爾看得出他是身材高大的一個人，而且好像受過操練的人走着路一般。他們這些人到這裏來顯然有他們的目的。那麼她所說的話是不假了！他連忙站起來向四面看一看能否找着一樣利器，或是石子，或是看一看有無逃走的方法。這時那個走得靠近安琪的人已經到了他面前了。

「先生，任憑你怎麼樣都是無益，」那個人說。「我們一共有十六個人在這平原上，而且這全國的人都喚醒了呢。」

「讓她睡醒了再說吧！」那些人聚攏起來的時候，安琪低聲哀求着他們說道。

他們看見了她睡在什麼地方之後也不表示反對，於是大家站立在旁邊靜等。他走到那塊石頭面前，彎了腰俯伏在她身上，握着她的一隻手；她的呼吸現在又快又短促，像一個比她小一些的人，而不像一個婦人的呼吸了。大家都在這天色漸明的陽光中靜等着，他們的面孔和手好像鍍了白銀似的，其餘的身體各部還在黑暗中呢。這時那些石柱子的閃着青灰

色的光，那個大平原仍然是一大塊烏黑的影子。日光逐漸增強，投射在她那無知覺的身上並且從她的眼皮下面射進她的眼睛裏去，後來把她喚醒了。

「安琪，是什麼事？」她驚醒了說道。「他們已經來捉我了嗎？」

是的，最親愛的，」他說。「他們已經來了。」

「這是當然的，」她喃喃地說。「安琪，我很快樂——的確是快樂！想不到快樂能如此之久。其實我所得着的快樂已經太多了。我已經受夠了快樂了；現在我不再活着給你來輕視我了！」

她站立起來，擺一擺身子便向前走，那些走來捉她的人都在旁邊，並沒有走開。

「好，走就是了，」她泰然自若地對他們說道。

59

這是七月裏一個天氣晴朗而炎熱的早晨，地方是英國南部山岡起伏的礮瘠之地的一個富饒的園地。這是在往日是非薩縣舊都的文登色新城。在這炎熱的夏季，凡是以磚瓦和砂石砌成的三角屋頂房子的外層苔蘚都給太陽曬乾了，草地上的溪流，水位很低。在這斜坡式的大

道上，由西門口到那個中世紀的十字街，再從中世紀的十字街到一座橋為止，有好幾個人不慌不忙地正在做打掃街道的工作，這是一個舊式的市日將要來到的預報。

出了上面所說的那個西門，有一條大道——這是文登色斯城裏的人都知道的——逐漸上升，恰好有一哩長的斜度；到了路的盡頭，城裏那些屋宇都丟在後面了。在這條城邊的大道上，有兩個人很快地走着，好像不大感覺到攀登斜坡的苦楚——其實，他們不感覺到什麼苦楚是因為他們有心事，並不是因為他們心裏十分快樂。他們是從這條大路下面一所高牆的大屋子側門裏走到這裏來的。他們似乎急於要脫離城裏那些屋宇和與它們同類的東西，所以專檢這條路程最短的大路走着。兩人雖然年紀很輕，但都是低了頭，悶悶不擇地走着，這時太陽好像無情地對着他們微笑。

這一對人之中，有一個是安琪克萊爾；另外一個，身材高大，一半是姑娘一半是婦人的模樣，完全是黛絲的化身，有和黛絲一樣美麗的眼睛，只比黛絲纖瘦些——就是克萊爾的小姨子利沙魯。他們的蒼白的兩副臉子，現在縮成只有原來的面孔一半大了。兩人都默然無語，只顧手攙着手，低頭向前走着，活像喬托（註一二）的畫裏的「二使徒」一般。

他們快到那個大西山頂上時候，城裏的詩鐘敲敲八下。兩人聽到鐘聲都大吃一驚，但

是向前走了幾步，才到豎立在草地邊境的那塊白色記哩石邊，背後是通到那條大路的一塊廣闊的高地。他們走進草地的時候，他們的意志好像受了一種勢力的挫折，於是兩人突然又停住了腳步，轉過身來，無精打采地站在那塊記哩石的背後。

從這山頂上望去，有無限的景色展開來在他們面前。他們剛才離開的那個城市便在他們腳下山谷裏，城裏的高樓大廈，看來有如「均等畫法」的畫裏的建築物一般——譬如那個闊大的教堂的高閣，挪威式的窗子，很長的側堂，與本部；還有聖托馬斯教堂的那些尖閣。那個文登色斯大學的尖閣，在右邊又有那個古代寄宿所的高塔和三角屋頂。現在每個旅客還可以在這個寄宿所裏取得他的一份佈施的麵包和麥酒。在城市背後綿亘着那個名叫聖略德鄰山的圓形高原。再向前望去，景色之外還有景色，一直可以看到地平線消失於懸掛在雲之上的燦爛的太陽的輝光裏。

在這一片鄉村的對面——就是緊靠城市的屋宇前面——有一座紅磚砌的大廈灰色的平頂，有好幾排有門的矮窗子。這所格式整齊的屋子和城裏那些愛德式的奇怪而玲瓏的建築對峙起來，相形益顯。這所大廈下面有水和長青的橡樹遮掩着，所以走在路上經過那裏的時候完全看不見這所屋子，但是站在這個山頂上，屋子的全部都看得很清楚。他們兩人



才便是從這所大廈的側門走出來的。大廈的中部有一座格式很醜陋的平頂八角形高塔，朝東而立。他們的臉子迎着日光，就是說：對着那個高塔的有蔭的一面，所以從這山岡頂上望去，那個高塔似乎是全城的美景之玷。他們兩人所注意並不是美麗的景色，而是這個全城的美景之玷。

這個高塔的飛簷上有一根很高的旗桿。他們的眼睛對準這根旗桿凝視着。鐘鳴了八下之後，不到兩三分鐘便有一樣東西在這旗桿上慢慢地升上來，而後在微風中展開。這就是一面黑旗子。（註一三）

「正義」是彰明了，萬神的主宰——用厄斯啓拉（註一二四）的話來說——也終止玩弄黛絲了。杜百維家的爵士和貴婦們仍然長眠於墓裏，其實他們一點也不知道。那兩個默默無語的人跪在地上好像禱告一般，停了許久，一動也不動。那面黑旗子仍然靜悄悄地在風中飄蕩着。他們恢復了氣力之後又站立起來，互相攙着手，並肩向前而行了。

在地一生一過中，名  
到不自讀新改者別以  
什麼更神在印兒更換  
不善“不研”主實”二對子  
因此這在人向年有人些  
了——以及更特看人處是  
也表為以死斯故地境  
“說書”來書兒  
古以，任長一上學，其他  
思會心善善”百法，其  
是子二…… 該論  
也以是杜百維先家上  
論  
更不學哈代心：用果  
或“克教”  
在能一十以內，理和  
大是罪 第七章 地境·克教  
是克教 話算應給  
克教了，子善，一代該  
的！亦的似是不  
—— 用哈代“笑  
“在人讀到下來山書刻心  
情則編書想寫，雖不知  
通神書刻心法則在自  
以兒竟寫起是。”  
（以心）刻刻在自心。  
不。寫。

# 附註

(註一) 一〇四八年於耶路撒冷所組織之武士團。此團體之目的在看護十字軍之患疾病或負傷者，及接待由他國來謁聖陵之人。

(註二) 阿立福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英國政治家。克氏於一六五三年改國體為共和，自為國民總督。

(註三) 爵士非世襲之爵位，故云。

(註四) 英格蘭道塞縣 (Dorsetshire) 以出產大理石 (Purbeck) 大理石著名。

(註五) 此語引自舊約傳道書第十二章第一節。

(註六) 復活節之第七星期日為降靈節。

(註七) 杜夫人誤讀阿立福克倫威爾為「阿立福格龍波」。

(註八) 此指英詩人蕭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註九) 此語出自蕭茲華斯所作初春偶成 (Lines written in Early Spring)。

(註一〇) 波理泥西亞 (Polynesia) —— 太平洋中之羣島名。

(註一一) 以名列之明君，以智慧著稱。所羅門遺囑啟事詳見誓約列王地上篇六及第七章。

(註一二) 三片木板所合成之十字形旋轉欄杆，立諸路口，行人可以轉動腕木而過而牛馬等不能通過。此等旋轉木，英國鄉間甚多。

(註一三) 馬爾賽斯 (Malthu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英之經濟學家。馬氏以為世界人口之增加若無何等障礙，則人口每隔二十五年必按比較或幾何級數而增加，食物則按等差級數或立階級數而增加，即前者爲一，二，四，八，後者爲一，二，三，四等。然人類之生存，端賴食物，故人口之增加，斷不能超過食物之供給。

(註一四) 渥伊德 (Dionysus) 爲古代英國色勒特民族所信仰之宗教。教民頗尊敬樹寄生樹，尤尊視橡樹上所生之樹寄生。

(註一五) 此乃英國大戲曲家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所作 (Measure for Measure) 劇中一童子向 Mariana 所唱之歌。

(註一六) 潘神 (Pan) —— 希臘神話中之半人半羊牧神。此神遊於林中，常吹其所發明之一種

附註

蘆笛，且有衆女神爲之侍衛。

(註二七) 薛林克神 (Syrinx) —— 女神名，爲潘神所追逐而化爲一簾蘆葦，後潘神即以之作成蘆笛。

(註二八) 羅蒂絲 (Lotos) —— 女神名，海王 (Neptune) 之女，爲卜萊愛白斯 (Priapus) 神所竊，追而化爲蓮花。

(註一九) 卜萊愛白斯爲酒神 (Dionysus) 及愛神 (Aphrodite) 之子。原爲陽性生殖力之操神，且爲葡萄園，花園，葡萄，蜜蜂，及魚類之保護神，此神之表象爲一有長鬚之老人，身著長袍，膝上置葡萄等物。

(註二〇) 塞李乃 (Silenus) —— 希臘神話中之森林神，爲神使 (Mercury) 之子，云係潘神之子，並爲酒神 (Bacchus) 之操養者與伴侶。此神之表象爲一短壯，禿頭，多鬚而扁鼻之老人，且普通作醉酒狀。

(註二一) 普拉西第理氏 (Praxiteles) —— 希臘之雕刻家，約生於紀元前三百四十年。

(註二二) 此指先知以利亞，見舊約列王紀上第十七章第一節。

(註二二) 此乃以利亞譏刺以色列人與先知以巴力神爲上帝之譏，事見舊約列王紀上第十八章第二十七節。

(註二四) 見註二二。

(註二五) 此指十誡中之第七誡命「不可姦淫」，見舊約出埃及記第二十章第十四節。

(註二六) 羅貝特都斯 (Robert South 1631-1716) ——英之神學家兼著作家。

(註二七) 作十字架形。

(註二八) 阿荷拉與阿荷利巴爲以淫蕩聞名之二姊妹。事見舊約以西結書第二十三章。

(註二九) 勞吉亞斯克姆 (Roger Ascham 1515-1568) ——英之著作家。

(註三〇) 聖奧各斯丁 (St. Augustine) ——第四世紀中之神學家。

(註三一) 吉萊密推洛 (Jeremy Taylor 1613-1667) ——英之主教兼著作家。

(註三二) 萬亞耳斯路 (Van Alsloot) 與薩拉特 (Salicet) 皆爲比利時家。

(註三三) 典出新約啓示錄第二十二章第六節。

(註三四) 語出舊約創世紀第三章第十七節。

附註

(註三五) 祈禱書中三篇頌歌之一。

(註三六) 希臘神話中(Neas)等神所居之山。

(註三七) 馬其頓王，生於紀元前三五六年，死於紀元前三二三年。

(註三八) 該撒(Caius Julius Caesar)——羅馬大將及政治家，生於紀元前一百年，死於紀元前

四十四年。

(註三九) 古埃及國王之稱。

(註四〇) 高加索種之游民，最初出於印度，約於第十四五世紀時流入歐洲，現散居蘇俄，土耳其，匈牙利，英國，西班牙等處，以下策，補鍋，賣筭等事為生活。

(註四一) 英國教會有高，低，廣三派之分。高派教會注重儀式，低派教會鄙視教儀，故又稱改進派。廣派教會則不若高派之拘泥於儀式，亦不若低派之完全不重儀式，蓋此派主張對於教條教儀應取寬大之態度，庶使人人皆可自由發表其意見。

(註四二) 此教語引自新約希伯來人書第十二章第二十七節。

(註四三) 巴斯噶(Blaise Pascal 1663—1662)——法國哲學家。

(註四四) 密爾頓 (John Milton 1608—1674) ——英詩人。

(註四五) 指約伯，見舊約約伯記第一章第一節。

(註四六) 見約伯記第七章第十五節。

(註四七) 俄彼得大帝年幼時曾往各地學習其所欲知之知識與事業，如在英之德福特學造船，於

德之哥尼斯堡攻砲學，於荷蘭之萊丁學解剖學，又於阿姆斯特丹城學雕刻。

(註四八) 安第斯 (Andes) ——南美洲山名，其最高峯 (Aconacagua) 達二萬三千餘呎。

(註四九) 示巴之女王，名不詳。羅王所羅門王之名而親見之，事見舊約列王紀上第十章第一

節至第十三節。此處答蘇以示巴女王自比，蓋稱頌安琪，言其有所羅門之智慧也。

(註五〇) 抹大拉的馬利亞 (Mary Magdalene) 耶穌所赦之罪人，其邪惡為耶穌所治愈，事見新

約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節。

(註五一) 亞蘭美 (Athenis) ——希臘神話中之女神 (阿林皮亞十二大神之一)，與羅馬人所稱之 Diana 相同。

(註五二) 德米特 (Demeter) ——希臘神話中之司沃壤與農業之女神，即羅馬人所稱之 Ceres 神。

(註五三) 最後禱告之歌，見祈禱書。

(註五四) 語出舊約傳道書第三章第五節。

(註五五) 利亞與拉結皆為拉班之女，拉結認其妹為美。雅各愛拉結，為其舅父拉班執贖役七年；七年期滿，拉班暗以利亞與之，雅各於是又為其舅父服役七年而得拉結。事見舊約創世紀第二十九章。

(註五六) 法國共和政曆之十一月為「寒月」，即自陽曆七月十九日起至八月十七日止。

(註五七) 指英詩人康平 (Thomas Campion, 1597—1629) 下語係引自康氏所作櫻桃熟了 (Cherry-ripe) 之第二節中。

(註五八) 威特曼 (Walt Whitman, 1819—1892) ——美詩人。

(註五九) 引自威特曼所作 Crossing Brooklyn Ferry 之三詩中。

(註六〇) 威克立夫 (John Wycliffe, 1328—1384) 英之改革家，且為聖經之翻譯者。

(註六一) 胡司 (John Huss, 1369—1415) ——波希米亞之宗教改革家。

(註六二) 路得 Martin Luther (1483—1546) ——德之宗教改革家。



(註六三) 喀爾文 (John Calvin 1509—1564) ——法之宗教改革家。

(註六四) 大赦 (Lariss) 位於小亞細亞東南部，乃古西里西亞國之首都，亦即保羅誕生之地。

(註六五) 提摩太，提多，與腓利門三人皆為保羅之友，且助其佈道。新約有保羅致三人之書四章。

(註六六) 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德之哲學家。雷奧帕第 (Giuseppe

Leopardi 1798—1837) 意大利詩人，哈代受二人悲觀思想之影響甚巨。

(註六七) 薛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英詩人。

(註六八) 科勒佐 (Antonio Allegri Correggio 1494—1534) ——意大利畫家。

(註六九) 魏拉斯開司 (Diego Rodriguez de Silyay Velasquez 1599—1660) ——西班牙畫家。

(註七〇) 見莎士比亞所作之哈孟雷特第二齣第一幕第三三九行。

(註七一) 引自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節。

(註七二) 引自新約哥林多前書第四章第十二至十三節。

(註七三) 見註(四十一)。

(註七四) 引自莎士比亞所作哈孟雷特第二齣第二幕第三一三行。

(註七五) 拜倫 (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 ——英詩人。

(註七六) 預告婚事之目的在宣佈男女姓名，見他人有無異議，英國自一二〇〇年倫敦西寺宗教大會後即有「未在教堂預告三次者不得結婚」之規定。其後復制為法律，凡正式舉行婚禮者必先預告，惟苟取得結婚證書，即未在教堂預告，亦可舉行結婚式。

(註七七) 葛萊維爾 (Queen Gluever) 為傳奇詩歌中所寫之英王亞瑟爾 (King Arthur) 之后，后之情夫為極著名之圓桌武士藍西洛 (Lancelot)。

(註七八) 此乃勞倫司僧勳 Romeo 與 Juliet 二人勿急於結婚之語，見莎士比亞所作 Romeo and Juliet 一劇中第二齣第六幕第九行。

(註七九) 持此論者謂聖經之所暗示，皆上帝之所託宣。

(註八〇) 此語引自新約提摩太前書第四章第十一節。

(註八一) 此指詩人賀拉西 (Horace) 生於西歷紀元前六十五年，死於紀元前八年。下詩兩行係引自其所作詩篇第一章第十二節中。

(註八二) 此派致國爲一〇九八年法國僧人羅伯·諾斯(Noël)在雪渡地方所創立。

(註八三) 緒利普律頓(René François Armand Sully-Prudhomme 1839—1907)

(註八四) 此派英詩人白朗寧(Robert Browning 1812—1880)白氏所作 Pippa Passes 中之第一

首歌結尾有兩行云。

God's in his heaven——

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

(註八五) S 爲冠於爵士及「從男爵」名前之稱號，古代教士之名前亦得冠以 S 故云。

(註八六) 維爾滋(Antoine Joseph Wattez 1806—1885)——比利時名畫家。

(註八七) 萬貝耳(Jan van Meers)——比利時畫家。

(註八八) 拿撒勒爲巴力斯坦之古城，耶穌幼年曾住於此，故通常皆以此城爲耶穌之故鄉。此句

見約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節。

(註八九) 指先知巴爾，見舊約民數記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八節。

(註九〇) 見舊約傳道書第一章第二節。

附註

(註九一) 西比利 (Ceres) 原為小亞細亞古代人民所尊奉之神，後羅馬人名之為大神母。

(註九二) 通告節係天使加百列通告耶穌降生於聖母之紀念節，即三月二十五日，英俗以斯日為結賬期。舊通告節為四月六日。

(註九三) 此等稅吏對人民憤懣壓迫手段，故為一般人所深惡。

(註九四) 猶太文士在古代為書吏，後為聖經及律法之解釋者。法利賽人為拘守教儀最嚴之一派猶太人。耶穌遇羅馬稅吏及罪人則以諷刺之態度勸其特為改善，而於文士及法利賽人則痛斥之，見新約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節至十三節，及第二十章全章。

(註九五) 此語引自新約加拉太書第三章第一節。

(註九六) 二月二日為聖燭節，即聖母馬利亞產後淨穢攜耶穌往聖殿之日。羅馬教以是日舉行燭隊，被除一年間聖壇上所用之蠟燭，故云。

(註九七) 法蘭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 所著。此書雖名為哲學文存，而內容係普通倫理與社會問題之批評。伏氏生平所作，以此書反對宗教及攻擊教會為最著。

(註九八) 赫胥黎 (Thomas Huxley 1825—1895) ——英之生物學家。赫氏所作之短篇文字甚多

，今已訂成九卷，一八八〇年後之作，對於羅馬教會之種種迷信，諷刺不留餘地，竭力排斥基督教。

(註九九) 見新約彼得後書第二章第十九至二十節。

(註一〇〇) 蕭赤色衣之淫婦，事見新約啓示錄第十七章。

(註一〇一) 陀斐特爲耶路撒冷南部欣嫩山谷東南部之地名，居民崇拜巴力神，後此地爲垃圾及污穢物之堆積地，人皆視爲地獄。

(註一〇二) 許米乃與亞力山大皆保羅時代之異教徒，保羅將彼輩交與魔王撒但，使彼等受懲罰而不再褻瀆上帝。事見新約提摩太書第一章第二十節。「獨身的宣傳福音者」係指保羅。

(註一〇三) 何西阿爲以色列之先知，以下聖節係引自舊約何西阿書第二章第七節。

(註一〇四) 亞伯拉罕九十九歲生子以撒。上帝命亞伯拉罕率其子至利通地方一山上將其子獻爲祭。事見舊約創世紀第二十二章。

(註一〇五) 引自舊約士師記第八章第二節。

(註一〇六)

此乃蛇魔引誘夏娃食分別善惡之樹果時與夏娃對答之語，見密爾頓所作天國喪失記 (Paradise Lost) 第九篇第六二六行至六三一行。

(註一〇七)

英國租屋與賃地有以一人之終身爲期，有以數人之生存壽命爲期者，如此一人死亡，則地主與佃戶或房主與房客所訂之契約即作無效，此乃英國定期租賃之一種。

(註一〇八)

埃及爲以色列人度奴隸生活及飽受壓迫之地。迦南爲上帝與伯拉罕相約之國，故有「應地之義」，事見舊約出埃及記，利未記，及民數記等篇。

(註一〇九)

此指英詩人華茲華斯。華氏信靈魂之生存是永久的，不特在此生之後，且在所謂「出世」之前。靈魂之入嬰兒之體，直接來自天上，故在塵世生存以後，仍將重歸其所自來之天堂。下詩兩行係引自華氏所作之 Ode on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長詩中。

(註一一〇)

原書中「杜百維家祖墳之墓門」數字爲細而長的燕字體之拉丁語，故云。

(註一一一)

克律勿利 (Cario Grivoli 1430—1495) —— 意大利畫家。

(註一一二)

此乃莎士比亞所作泰蓮羅詩一一六首中之第三行。

(註一一三)

科泥力亞 (Coneia) —— 古羅馬著名之節婦。其夫歿後，向其求婚者甚衆，而按

則一一嚴拒之，而專心教養其子女。

(註一一四) 爾斯泰那 (Faustina) ——古羅馬皇后，以淫佚著稱於史。

(註一一五) 福萊茵 (Phryne) ——古希臘寫妓，以貌美聞世。

(註一一六) 琉克里細亞 (Lucretia) ——古羅馬殉節之烈婦。

(註一一七) 烏利亞 (Uria) ——以色列軍隊中之希太族將領。彼以大衛王之命，被列於前敵

，受創而死，致大衛得遂其室願娶烏利亞之妻拔示巴 (Bathsheba) 爲后，事見舊約撒母耳記下第十一章。

(註一一八) 安亭納可 (Anthonus) ——古傳斯泥亞國之一美少年，西曆一二二年溺於泥羅河中，遂爲神。

(註一一九) 阿波羅 (Apollo) ——希臘神話中之絕美處之神。

(註一二〇) 阿特浪塔 (Atalanta) ——希臘神話中之美處而善疾走之女英雄。相傳此女曾約其求婚者競走，勝則嫁之，敗則殺之，後卒爲希波忒尼亞 (Hippomenes) 所敗。蓋希忒於競走時遺愛神 Aphrodite 所賜之三金蘋果於地，阿特浪塔俯而拾之，遂敗云。

(註一一二) 英格蘭南部沙立斯堡 (Salisbury) 平原上有名之大石臺 (Stonehenge) 爲上古時代之遺物；隨石環立如柱，大烏石橫置於上，中有十五呎長之青色大理石一方，俗稱「祭壇石」，一說此臺爲供奉太陽之神壇，現經多人考究，始知其爲銅器時代之建築物。

(註一一三) 喬托 (Giotto, 1266—1337) ——意大利名畫家。

(註一一四) 黑旗乃監獄宣告處決罪犯之表記。

(註一一五) 厄斯啓拉 (Aeschylus) ——希臘悲劇詩人，生於西曆紀元前五二五年，死於四五六  
年。



再 版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一 月

實 價 國 幣

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 名 學 文 界 世

黛 絲 姑 娘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印 翻 准 不 · 權 作 著 有

著 者 Thomas Hardy

譯 者 呂 天 石

發 行 人 陳 汝 言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總 發 行 所

正 風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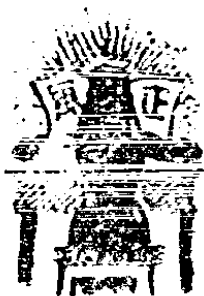
分 發 行 所

重 慶 臨 江 門 外 林 森 路  
成 都 祠 堂 街

聯 營 書 店

世界文壇名著

黛絲姑娘



誌審查處審查證忠圖字第〇四二三號

77 57  
187.1.23  
23

